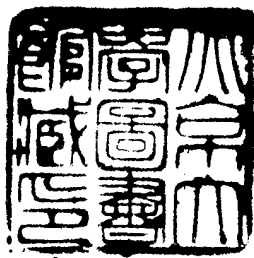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六二册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六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7.75印張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圓

史部第一六二册目次

史部・載記類

高麗史一百三十七卷目錄

二卷（四）

〔朝鮮〕鄭麟趾撰

雲南大學圖書館藏明景泰二年朝鮮活字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高麗史二卷》提要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教修

諸臣

安祐　金得培　李芳實

安祐小字援都耽津縣人金得培尚州人李芳實咸安縣人祐恭愍元年拜軍簿判書鷹揚軍上護軍累歷知樞密院事叅知中書政事得培父祿仕至判典醫初州吏金祚有女曰萬宫生七歲祚避丹賊趣曰華城追兵近

瞀黃棄萬宫于道既三日得之林下萬宫言夜有物來抱畫則去人皆驚異跡之乃虎也及長適州吏金鎰生祿得培登第補藝文檢閱累遷典客副令從恭愍入元宿衛及王即位授右副代言六年爲西北面紅頭倭賊防禦都指揮使尋拜樞密院直學士仍爲西北面都巡問使兼西京尹上萬戶芳實從忠穆入元侍從有勞及即位補中郎將遷護軍賜由百結恭愍三年轉大護軍宣城達魯花赤

會連祥叛芳實以龍州兵潛渡江直入連祥
家剌殺父子傳首于京七年祐爲安州軍民
萬戶府萬戶金元鳳副之慶千興爲西京軍
民萬戶府萬戶得培副之芳實以偏裨行宰
樞設祖都門外祐醉卧日午不起麾下觖望
明年紅頭賊移文曰慨念生民久陷於胡倡
義擧兵恢復中原東踰齊魯西出函秦南過
閩廣北抵幽燕悉皆款附如飢者之得膏粱
病者之遇藥石今令諸將戒嚴士卒毋得擾

民民之歸化者撫之執迷旅拒者罪之賊魁
僞平章毛居敬等衆號四萬氷渡鴨綠江陷
義州殺副使朱永世及州民千餘又陷靜麟
州殺都指揮使金元鳳遂據麟州祐率兵進
擊賊奔潰追斬三十餘級賊入鐵州祐將七
十餘騎行戰地登山息馬猝値賊帥毛貴揚
兵大出將士皆懼失色祐談笑自若便旋盥
漱從容跨馬引兵直前阻淸江而陣賊數騎
登橋麾稍賈勇兵馬判官丁贇奮劍大呼先

登橋斬賊將一人賊稍却祐與芳實將軍李
蔭李仁祐等奮擊大破之賊退屯麟靜等州
事聞王遣使賜祐金帶宣州支縣民聞賊近
皆潰賊遣兵千餘取其穀祐得培領步騎一
千逐之賊擔負不能走追至賊屯賊盡銳迎
擊之祐等敗千戶吳仲興將軍李仁祐死士
馬物故者多退屯定州賊遂陷西京又明年
芳實遇賊于鐵化斬百餘級諸軍次生陽驛
揔二萬時天寒士卒手足凍皴顚仆甚衆賊

知我軍將戰殺所虜人以萬計積尸如丘我
軍進攻西京步兵先入躪死者千餘賊兵死
者無慮數千人賊退屯龍岡咸從王以祐爲
安州軍民萬戶府都萬戶芳實爲上萬戶金
於珍爲副萬戶祐等進軍咸從賊乘我軍未
陣突擊之我軍敗走賊以精騎躡之祐芳實
於珍大將軍李珣等殿以拒之賊不得逼會
東北面千戶丁臣桂引兵一千而至與賊殊
死戰斬數十級賊追至五十里而止我步兵

登山以免其被殺掠者千餘賊四百餘人屯涓州山谷間聞其黨敗於西京還趣義州中郎將柳塘郎將金景在義州修城門聞之召州千戶張倫發龍州等處兵擊之賊入保靜州城塘等進攻殲之我軍又戰于咸從判閣城府事辛富將軍李堅死諸軍力戰賊勢窮入柵自保我步兵入柵擊之騎兵環柵亂射殺二萬級擒僞元帥沈剌黃志善賊退保甑山縣芳實以精騎一千追至延州江祐得培於珍亦率精騎繼至賊窘渡江冰陷死者殆數千賊登岸作隊爲抗拒狀我軍疑窮寇死戰斂兵不追是夜賊遁芳實蓐食追之賊徒飢困安鐵數州之間死者相枕芳實追至古宣州以輕騎蹙之殺數百賊死戰芳實以人馬困憊斂兵而止餘賊三百餘一日一夜至義州渡鴨江而走芳實祐等追不及而還祐等初從鴨綠抵西京又自咸從還至鴨綠凡九戰祐得培與慶千興遣李珣金仁彥告捷

王勞諭召還命泥城萬戶金進守鴨綠夏防祐等上牋賀曰紅衣之爲寇驚悍狼貪雖白額當前孤綏兇狡所欲必得險阻所遇莫不屠殘虐焰俱焚望之膽破臭風如遡動則心悲以吾久玩大平之民當彼敢行死拒之賊誠亦難哉淸江安州之役不利雖臣輩之無良西京咸從之戰見功是社稷之有德原野積屍之累萬關津突騎則逾千所欠漏厥兇魁而以爲遺恨然繩木自盡者多則其窘匆問抑夫妻相刎者半則所計已窮度彼中心無復東意雖然在賊中便弓馬稍多本朝之人比年間作罪辜儻是宣城之擊如不交舊惡當更虞將來殿下念臣等久於水草之勞愍於死亡之辱允納凱歸之報明垂召入之言不覺蛟泣之沾膺欣瞻龍顏則拊髀所有邊事悉歸夏防然而顧一方之形容假數年則蘇息糟糠得接於口亦尚幸焉酒肉將求於民不可忍也使華往返宴飮賞需除朝夕

粥飯外宜一切禁之驛館緣于道塗騶吏出於州縣州驛相去更日而行供給次番盡月而代除安州以南外嘉定隨郭宣鐵龍麟之人宜不出本州以待賓客姑寢其驛館人民不得已而奴辱於虜軍官無乃何而逃竄於山勢非苟然力不贍爾除謀故外宜先數其愆而第宥之使恩威並行而不侍平民奴婢良家子孫將士自為功或有在於俘獲主帥雖出令安能究於倉皇除漢兒男女外亦宜令所司體察督還本元臣等昨者在行陣聞往往事有可訊瀆以今月初吉離軍上赴天朝謹奉牋陳進以聞王批答云窮寇之來肆毒有如蜂蠆義兵所至定威奚啻雷霆當其奏凱而還嘉乃馳牋而賀師既旋大饗將士拜祐推忠節義定亂功臣中書平章政事得培輸忠保節定遠功臣政堂文學芳實推誠協輔功臣樞密院副使紅賊七十艘又寇西海道遣芳實擊于豐州斬三十餘級賊乘

舟遁去王宴群臣賜芳實玉帶玉纓公主曰何不愛至寶輕以與人王曰使我宗社不為兵墟百姓不為魚肉皆芳實功也予雖割肌膚以與之尚不能報況此物乎十年紅賊偽平章潘誠沙劉關先生朱元帥以龍鳳紀元率衆二十萬渡鴨綠江寇朔州泥城祐為上元帥得培為都兵馬使芳實為都指揮使知肅州康呂火民戶而逃賊屯撫州芳實以彼衆我寡按兵不進請移殷順成三州陽岩樹德江東三登祥原五縣民及粟于岊嶺柵從之芳實遣判司農事趙天柱左丞柳繼祖大將軍崔準等擊賊于博州敗之禮部尚書李珣邀擊于泰州斬七級芳實與指揮使金景磾至价州擊斬百五十餘級祐遣趙天柱鄭履張臣補李元桂洪瑄鄭詵等以步騎四百至博州擊斬百餘級芳實又以百騎擊斬二十級于延州祐領諸軍進屯安州獻捷曰丁贊王安德金仁彥許子麟朴壽年金琦鄭元

甫俞之招邊安烈權長壽趙麟趙仁壁等皆
力戰有功乞加賞以作士氣王命祐爲都元
帥曰閫外之事將軍制之爾其賞罰用命不
用命賊襲安州我軍敗上將軍李蔭趙天柱
死賊獲景磾爲其元帥移文曰將兵百十萬
而東其速迎降正遣密直提學鄭思道金玑
守岊嶺柵賊夜伏兵萬餘於柵旁鷄鳴以鐵
騎五千攻破柵門我軍大潰祐得培等單騎
奔還祐行收兵與摠兵官金鏞等屯金郊驛

鏞遣左常侍崔瑩請遣京兵王知事急遂謀
避亂使京城婦女老弱先出城人心洶洶賊
先鋒至興義驛王及公主將南行鏞祐芳實
等馳至以爲京城不可不守瑩尤痛憤大叫
曰願上小留募丁壯守宗社宰臣相顧默然
駕幸旻天寺遣近臣往通衢大呼招集義兵
都人皆散應者纔數人祐等無如之何白王
曰臣等留此禦賊請王行王遂南幸出崇仁
門老幼顚仆子母相弃躝藉滿野哭聲動天

地後數日賊陷京城留屯數月殺牛馬張皮
爲城灌水成氷人不得緣上又屠炙男女或
燔孕婦乳食之恣其殘虐王在福州以鄭世
雲爲摠兵官督諸軍十一年祐芳實得培貴
裳韓方信李餘慶安遇慶李龜壽崔瑩率兵
二十萬屯東郊天壽寺前世雲督令進軍諸
將圍京城世雲退屯兜率院時方雨雪賊弛
備餘慶當崇仁門麾下護軍權僖詗知之曰
賊之精銳皆聚於此出其不意攻之可克翌

日昧爽僖率數十騎突入鼓譟奮擊賊衆驚
駭諸將乘之四面急擊我
太祖以麾下親兵二千人先登大敗之日晡
時斬賊魁沙劉關先生等賊徒自相蹈藉僵
屍滿城斬首凡一十餘萬獲元帝玉璽二金
寶一玉印三金銀銅印金銀器牌面等物諸
將咸曰窮寇不可盡也乃開崇仁炭峴二門
餘黨破頭潘等十餘萬奔渡鴨綠江而走賊
遂平攻城之日賊雖窮蹙築壘固守諸軍進

門迎之
太祖止路旁家夜半賊開圍而走
太祖馳至東門賊及我軍爭門雜遝不可出
有後至賊以槍刺
太祖右耳後勢急
太祖拔劒斫前七八人躍馬踰城馬不跌人
皆神之鏞素與世雲爭寵又恐祐得培芳實
等成大功爲王所重欲使祐等殺世雲因以
爲罪而盡殺之乃矯旨爲書使其姪前工部

尚書金琳密諭祐等令圖世雲且曰世雲素
忌卿等破賊之後必不免禍盍先圖之祐芳
實就得培牙帳曰今世雲畏賊不進鏞書如
此不可不從得培曰今甫平賊豈宜自相剪
滅昔攘苴擅誅莊賈衛青不殺蘇建古今明
鑑不可不愼若不獲已執致闕下聽上區處
不亦可乎祐芳實乃退及夜復來言曰誅世
雲君命也我輩成功而不奉命其如後患何
得培堅執不可祐等強之於是置酒使人邀

世雲既至祐等目壯士於坐擊殺之王聞變
遣直門下金瑱頒赦令諸將赴行在以安其
心既而福州守朴之英言于宰相曰芳實獨
殺世雲祐等亦遇害王恐生他變即召瑱還
將調兵討之判事金賢土將軍洪師禹來獻
諸將論世雲書王大悅賜賢金銀布帛復遣
瑱頒赦召之英責曰汝何妄言予念其老不
置於法止令罷歸鄉里又遣知奏事元松壽
賜諸將衣酒祐至咸昌縣王擇大臣有計畫

者往迎之以備非常乃遣侍中柳濯濯至跪
進酒請元帥立飮祐不敢濯曰今公收復三
韓僕敢以爵位爲心一柸之後豈復請立飮
耶因泣下明日祐凱還詣行宮上謁鏞令睦
仁吉引至中門使門者捽其首祐辭色不變
王叩所佩囊大呼曰幸小緩願至上前獻囊
書就戮王未及聞捽者更擊殺之曳下庭王
不知其死傳旨曰汝等擅殺鄭世雲身首異
處今不斬汝以有大功也囊書即鏞給祐等

殺世雲書也鏞恐琳洩其謀先斬之遂白王
曰祐等擅殺主將是不有殿下也罪不可赦
王聞祐死其幼子裸立道旁哀之召留禁中
問其所歸遣之麾下士驚潰王召賜酒食勞
之鏞與洪彥博柳濯廉悌臣李岩尹桓黃裳
李春富金希祖稟旨搊榜云祐等不忠擅殺
世雲祐已伏辜有能捕得培芳實者超三級
錄用分遣大將軍吳仁澤御史中丞鄭之祥
萬戶朴椿金庾等捕之是日芳實赴行在至

龍宮縣王命芳實舅右散騎辛珣按廉成元
揆往迎椿至稱有旨芳實下庭跪仁澤拔劒
擊之即仆絕良久復蘇踰垣走椿追執之芳
實欲拔椿劒之祥等從後擊殺之得培至基
州聞變率數騎逃歷山陽縣先塋側流其弟
得齊于花山囚得培妻孥鞫之其壻直講趙
云仡謂妻母曰直言之母受苦楚妻母隱忍
久之乃告庾椿之祥元揆等捕斬之梟首尚
州年五十一觀者莫不嗟悼得培門生直翰

林鄭夢周請王收屍爲文以祭曰嗚呼皇天
我罪伊何嗚呼皇天此何人哉蓋聞福善禍
淫者天也賞善罰惡者人也天人雖殊其理
則一古人有言曰天定勝人人衆勝天天定
勝人果何理也人衆勝天亦何理也往者紅
寇闌入乘輿播越國家之命危如懸綫惟公
首倡大義遠近響應身出萬死之計克復三
韓之業凡今之人食於斯寢於斯伊誰之功
歟雖有其罪以功掩之可也罪重於功必使

歸服其罪然後誅之可也柰何汗馬未乾凱
歌未罷遂使泰山之功轉爲鋒刃之血歟此
吾所以泣血而問於天者也吾知其忠魂壯
魄千秋萬歲必飮泣於九泉之下嗚呼命也
如之何如之何芳實子中文祐子年甫十餘
遊市街人爭以物饋之曰令我輩獲安寢食
三元帥之功也至有垂涕者

鄭世雲

鄭世雲光州長澤縣人從恭愍入元宿衛累

官大護軍王即位錄其功爲一等與金鏞有寵於王楊廣道按廉金南得皆厚忽亦中郎將鄭谷谷同僚權石和等訴於王世雲鏞與南得等請王杖流石和等于海島又與鏞忌密直副使任君輔有寵譖以詐傳王旨流濟州歷軍簿判書知門下省事錄誅奇轍功爲一等八年紅賊陷西京以世雲爲西北面都巡察使自黃州還言賊入西京積柴修城無進遏計願勿驚擾以安衆心轉叅知政事倭寇楊廣道京城戒嚴令百官從軍諫官請王宮辭世雲曰諫官從軍古所未聞如國體何命免之十年紅賊陷京城王幸福州世雲以樞密兼鷹揚軍上將軍從行性忠清日夜憂憤以掃賊恢復自任王亦倚信世雲屢請亟下哀痛之教以慰民心遣使督諸道兵討賊王遂以世雲爲總兵官教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惟時與勢輕重在人可不愼哉恭惟太祖肇創鴻業列聖相承休養生民

逮于寡人狃于宴安軍旅之事廢而不講以致紅賊侵犯播越而南每念宗社痛楚何堪令分遣諸將合兵攻賊乃授鄭世雲節鉞往董厥師賞罰用命不用命其各處軍官軍人敢有故違節制及隔越馳聞者聽以軍法從事於戲師出以律有國之所當先國耳忘家爲臣之所當急惟爾士衆體予至懷世雲詣都堂憤然揚言曰吾甚寒微如吾爲相國家宜亂竹嶺以南居人匿竄者不給糧并從軍此議已定今何不然紀綱乃爾安能制難頭柳淑曰吾明日出師公其往發軍淑曰諸軍已到竹嶺大院矣世雲曰軍若後期公亦不得免責淑即往督之又謂鏞曰今兩相玩寇如此孰不效耶若不殲賊縱竄匿山谷可得而生可得而國乎守侍中李嵒曰今寇賊闌入君臣播遷爲天下之笑三韓之恥而公首倡大義仗鉞行師社稷之再安王業之中興在此一擧惟公勉之吾君臣日夜望公之凱

還也世雲行擢授中書平章事位二相三宰之閒王遣弓達赤權天祐賜衣酒世雲附奏曰諸將有報獲賊者勿先論賞臣雖捕獲不敢數馳報以煩驛騎大戰之後具狀上聞西京人高敬至軍前言府民脫賊者無慮萬人請遣將鎭撫世雲大悅遣禮部尚書李珣往撫之督赴京城十一年世雲督諸將圍京城自退屯覺率院賊平遣大將軍金漢貴中郎將金景奉露布詣行在曰嘗軫濟世之心旁求俊彦敬承分閫之命恐累聖明竊聞興衰有數理亂無窮安民之要禦寇爲難大王去邠未能防狄人之逼明皇幸蜀不得制羯狗之侵掃赤眉而劉漢重興破黃巾而曹魏繼統悉惟時運匪獨人爲當去歲之仲冬値滔天之勍敵論其肆毒雖豺虎之莫如觀其行兵亦孫吳之難抗日將自恣世無誰何乘勝長驅既橫行於天下遠引直入遂大振於海東懸鋒不可當颷風皆自靡百萬精甲奄屯

住於都城億兆斯民蕩流離於道路嗟哉黎烝甚於塗炭況乘輿之遠狩實將相之深憂肆舉雲合之兵遂攻蟻聚之虜士卒得建瓴之勢赴敵何難頑嚚爲破竹之魂迎刃輒解制天下所不能制誅一世所不能誅魚可息於鼎中兔難脫於網外因單一奇何足法葛亮八陣可爲師凌雪入城李愬取蔡州之地背水爲陣韓信拔趙壁之旗事雖不同義則允合昔蒐兵於己亥曾掃賊於朝鮮再究寇侵之強皆非臣等之績茲蓋伏遇殿下勇智天錫聖敬日躋遠播休風遵禮樂於三代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梟獍之所以馴犬羊之所以伏無不關於聖化亦皆囿於至仁理之自然否則復泰斯乃重興之際實是更始之初臣等敢不競奮鷹揚之勇致清明於會朝載伸鰲抃之誠佇瞻望於行在王喜賜漢貴黃金二十五兩帛二匹景帛二匹即遣內詹事李大豆里賜世雲衣酒大后公主亦賜

衣酒尋爲安祐等所害洪彦博聞其死曰揔兵之出師也言貌甚傲其及宜矣贈僉議政丞葬以禮又追錄扈從及收復之功俱爲一等

安遇慶

安遇慶世系履歷未詳恭愍八年從安祐等擊走紅賊後與祐等收復京都錄功俱一等又討興王賊錄功亦一等元以平紅賊功遣使授奉訓大夫廣文監丞元立德興君爲王納之遇慶以贊成事爲都指揮使屯義州移書婆娑府脫脫禾孫曰本國自太祖神聖大王創業垂統正嫡承襲四百餘年元王始事朝廷世祖皇帝命不改土風元王嫡子忠烈王尚公主生忠宣王忠宣王亦尚公主生忠肅王義爲君臣親爲甥舅今我國王忠肅王之嫡子入侍天庭十有餘年頗著功績尚公主爲駙馬承正統莅下國事大之禮恪謹一心不幸紅賊橫行天下剽殘天民所摘火烈天威難制越己亥冬僞名毛平章黃院判等賊十餘萬闌入東國至于西京我軍大發一掃無餘又於辛丑年沙劉潘平章關先生等賊三十餘萬深入王京吾王赫怒諸將奮勇盡殲其衆社稷獲安人民受賜兩度破賊之事旣以具呈中書省矣東民以謂上國必當厚賞引頸北望豈意本國人崔濡等挾其仇怨貝錦誣詞簧惑天聽使我主上至于失職以忠宣棄妾孽子塔思帖木兒爲王三千里外遠勞天民夫崔濡等事我先王阿諛逢迎陷於不義癸未年間南行不返崔濡惡實使之也本國人言及於此未嘗不痛哭流涕今濡等又以筵簧之口掩我大功廢吾王而使本土無辜之民不遑寧居此本國之罪人也吾王使宰相李公遂柳仁雨許綱洪淳等賀正矣謝恩矣賀聖節矣又賀千秋矣且啓稟矣濡等互相壅蔽奪其方物表箋使不得達拘留使价唯已之從且世祖皇帝命不敢

土風正嫡承襲其來遠矣濡等冒弄朝廷立
孽庶爲王改易〻風而使世祖皇帝詔旨墜
於空虛此天下之罪人也本國人搥胷切齒
曰亂臣賊子人得而誅之古有常憲如濡之
輩罪不容誅雖剖心腹必無朝廷之議大小
奮慍雷然一辭必擧大兵往討濡等惡輩食
肉寢皮然後已物議洶涌不可止過令以精
兵百萬往討高麗逆黨約已定矣師之所過
荊棘生焉大軍一擧馬首指北雖加禁厲人
心憤怒氣炎如火所觸必焚天下無辜忍受
其禍本職所管各部人物即宜收帶家口早
入山寨遠避軍鋒又區別崔濡等高麗逆黨
毋使諸色軍馬濫及於禍有能捕濡等惡輩
傳首納款不唯本國釋怒上國亦知濡等欺
天亂法正伏其辜將有厚賞本職悉詳即便
施行又當飛報行樞密院同知施行初遇慶
令兵馬使金之瑞王天桂分守要害宋芬碩
守義州弓庫門護軍金得和將十餘騎候鴨
綠江邊夜半報賊到楸島遇慶遣人告急於
都巡察使李龜壽都兵馬使洪瑄巡撫使池
龍壽時士卒凍餒不能興黎明賊渡江遇慶
將官屬七十餘騎登城望之賊圍弓庫門遇
慶引軍趣之賊已踰城入殺守門卒芬碩尚
未知也遇慶身先士卒與邢天奉咸石柱金
得和玄奴价崔黑驢羅成等七戰却之賊登
山覘我軍寡且無援分步騎爲七隊鼓譟齊
進我軍不能支奔還入門黑驢下馬執槊立
門外賊不得逼遲我軍畢入上馬徐驅而入
龜壽瑄龍壽等不意賊奄至各將十餘騎至
我軍屢與戰不利瑄馬蹶爲賊所擒我軍大
敗走保安州賊入據宣州王命贊成事崔瑩
爲都巡慰使又命我
太祖自東北面率精騎一千赴之泥城都體
察使李珣都兵馬使禹磾朴檣等引軍來會
我軍復振賊候騎至定州遇慶將精騎三百
掩擊敗之虜其將宋臣吉剮以徇賊奪氣於

是遇慶龜壽龍壽都兵馬使羅世爲左翼珣
碑椿我
太祖爲右翼瑩爲中軍行至定州
太祖見諸將退北言其刦懦不力戰諸將忌
之時賊已屯隨州之獺川諸將謂
太祖曰明日之戰君獨當之
太祖知諸將忌之稍有憂色明日賊分爲三
隊
太祖居中手下老將二人爲左右各當其一
隊奮擊之
太祖所乘馬陷泥濘甚危馬奮躍而出衆皆
驚異
太祖射賊將數人賊乃潰去二人拔劍亂擊
之賊已奔崩唯塵埃蔽空而已倭屠喬桐京
城大震王命遇慶與龍壽珣領三十三兵馬
使分屯東西江昇天府以補之未幾瑀推誠
亮節宣力翊贊功臣號與吳仁澤等謀除辛
旽事洩杖流南原後爲叔瑩其家旽誅復召

爲贊成事出爲西京都萬戶與珣往擊五老
山城克之虜元樞密院副使哈剌不花還

崔瑩

崔瑩平章事惟清五世孫也父元直仕至司
憲糾正瑩風姿魁偉膂力過人初隸楊廣道
都巡問使麾下屢擒倭賊以武勇聞補于達
赤恭愍元年趙日新作亂瑩與安祐崔源等
協力盡誅授護軍三年拜大護軍與柳濯從
元丞相脫脫等征高郵前後二十七戰城將
陷脫脫被讒師罷明年與賊淮安路累戰于
八里莊又泗和等州賊八千餘艘圍淮安城
晝夜力戰却之賊復至瑩身被數槍奮擊殺
獲殆盡旣還國與印璫攻破鴨綠江以西八
站六年出爲西海平壤泥城江界體覆使明
年倭四百餘艘寇吾乂浦瑩設伏與戰克之
又明年爲西北面兵馬使紅賊入西京瑩與
諸將戰于生陽鐵和西京咸從之間頗有功
又明年拜平壤尹兼西北面巡問使時倭寇

未復饑孚相繼瑩廣置賑濟場給粮種勸耕
稼癘戰死者骸轉左散騎常侍十一年與安
祐李芳實等收復京都錄勳爲一等圖形壁
上賜上田臧獲爵其父母妻除典理判書十
二年金鏞謀亂遣其黨犯興王行宮瑩聞變
與禹磾安遇慶金長壽等率兵馳赴擊賊盡
殺之錄勳一等又賜土田臧獲進判密直司
事賜盡忠奮義佐命功臣號轉評理有人得
鏞所畜猫兒眼精珠獻都堂一座傳玩瑩獨
不顧曰鏞之志此等物喪之諸公何玩耶尋
陞贊成事十三年賊臣崔濡奉德興君渡鴨
綠江我師與戰敗績賊乘勝長驅入據宣州
中外洶懼命瑩爲都巡慰使將精卒急趣安
州節度諸軍瑩聞命即行率厲將卒誓必滅
敵朝野恃以無恐瑩道遇亡卒輒斬以徇宣
令始肅與諸將分軍擊賊于獺川大敗之遣
兵馬副使安柱報捷王喜賜柱馬一匹銀二
錠東寧路萬戶朴伯也大入寇延州瑩遣其

將擊却之後王命豐儲倉使丁得年賜閹人
米得年以命不由兩府不奉旨王怒欲杖流
之瑩曰責在臣等非得年之罪也乃釋之十
四年倭寇喬桐江華瑩以東西江都指揮使
率兵鎭東江瑩嘗責密直金蘭以女與辛旽
旽疾之至是瑩獵高峯縣旽譖于王王遣李
珣讓之曰倭入昌陵取世祖眞卿爲東西江
都指揮使而不知以金續命代卿而卿猶領
其兵田獵無時何也予雖不言臺諫其不論
乎今以卿尹鷄林可亟之任瑩聞命向闕歎
曰今之得罪者鮮克保全吾得尹鷄林聖恩
厚矣遂行旽復誣以瑩與李龜壽等交結內
官離間上下遣其黨李得林鞫訊瑩誣服曰
請速即刑乃削三品以土爵籍其同民流之
得林之鞫瑩也必欲殺之鄭思道時鎭合浦
死執以爲不可得林訴吨并罷之二十年召
還復拜贊成事二十二年爲六道都巡察使
籍軍戶造戰艦黜陟將帥守令有罪者專斷

人謂瑩素不識朝士賢否故黜陟未精又今年七十以上番斂者有差補軍官民多亡命怨讒大興二十三年爲慶尚全羅楊廣都巡問使憲司言瑩嘗爲都巡察使六道騷動不可復爲巡問瑩泣訴曰臣赤心徇國今乃致謗如此請罷臣職王雖直瑩猶令臺諫都堂薦可代者尋以論瑩罷大司憲金續命耿持平崔元濡爲延安府使賜瑩盡忠奮義宣威佐命定亂功臣號

太祖高皇帝遣林密等令我取濟州馬二千匹以進哈赤石迭里必思肖古禿不花觀音保等只送三百匹密等怒王遂議伐濟州七月以瑩爲楊廣全羅慶尚道都統使廉興邦爲都兵馬使李希泌邊安烈爲楊廣道元帥睦仁吉林堅味爲全羅道元帥池湧羅世爲慶尚道元帥金庾爲三道助戰元帥兼西海交州道都巡問使領戰艦三百十四艘士卒二萬五千六百人討之教曰耽羅元屬本朝世修職貢垂五百載近牧胡石迭里必思肖古禿不花觀音保等殺我使臣奴我百姓罪惡貫盈今授瑩節鉞往征其督諸軍尅期殄殲賞罰用命不用命無憚大吏宰樞會餞諸帥皆泣下瑩與安烈獨自若八月師至羅州瑩閱兵于榮山與諸將條約曰諸道船不可相混宜各樹幟檣上以識之船置頭目官勿亂行船既發各整伍樵汲以時若遇倭寇左右夾擊能擒獲者大加爵賞既至濟州各率戰艦同時俱進毋或失次軍士各占信地通烟相報諸軍動靜聽都統使角聲毋或有違攻城之日民有黨哈赤不順命者縱兵悉誅降者勿逐賊魁家產悉輸官且得公私契券金銀牌印信馬籍亦皆輸官得者有賞守佛宇道殿神祠者勿擾貪貨寶不力戰者罰得貨寶先回船逃者論以軍法又曰王命臣伐叛吾言即王言從吾命則事可濟諸將皆免冠謝行至黔山串諸將曰發船既久風又漸

高宜速行師瑩曰令日風不利西海戰艦以百計亦未至豈可先去諸將憤懣至晋吉泊瑩又以無風欲留諸將曰兵機貴速淹留不進後如有議咎將誰執瑩不應興邦曰諸將之言不可不聽瑩從之日巳午尚猶豫未發安烈麾下士先發船瑩大怒懸播竿以徇俄而諸道船揚帆齊發瑩不得已令舉碇放船西海船亦至中途遇大風諸船四散日晩將抵楸子島忽風雨大作船觸崖石多絶纜失檣翼日至濟州瑩部署諸將四面分攻石迭里必思肖古禿不花觀音保等以三千餘騎拒於明月浦瑩遣前濟州牧使朴允清以書諭之曰令興兵問罪勢不得已除賊魁外星主王子土官軍民宜悉按堵如故雖黨賊者降附則亦從寬典如或違逆大兵一臨玉石俱焚悔無及矣與諸將下岸師逡巡不進乃斬一裨將以徇於是大軍齊進左右奮擊大破之乘勝逐北至三十里暮還明月浦沿涯

爲營賊殺安撫使李[illegible]諸將屯漢拏山下休兵時我師多獲賊馬悉爲騎兵矣賊魁三人來挑戰陽敗而走將誘致曉星五音之野以騎兵蹂之瑩知其謀命銳卒急逐賊魁遁走入山南虎島瑩遣前副令鄭龍領輕艦四十艘圍之自率精兵繼進石迭里必思率妻子與其黨數十人乃出於是肖古禿不花觀音保知不免投崖而死瑩腰斬石迭里必思幷其三子又斬肖古禿不花觀音保首遣知兵馬使安柱以獻東道哈赤石多時萬趙莊忽古孫等猶率數百人據城不下瑩率諸將攻之賊潰走追獲之搜捕餘黨盡殺之死者相枕得金牌九銀牌十印信三十馬一千匹印信付萬戶安撫使星主王子馬分養于諸州卒有殺馬牛食者或斬首或斷臂以徇士卒股慄秋毫無敢犯者十月瑩與諸將班師王已薨復命于梓宮痛哭失聲辛禑元年判三司事二年都堂以禑命欲宥在[illegible]

鄭思道康興邦成大庸鄭寓尹虎鄭夢周等議已定瑩出獵不與其議及還錄事請署其案瑩怒曰國家大事必大臣合議然後行何不預告遽取署耶遂不署瑩姪女壻判事安德麟擅殺人楊廣道按廉楊以時械送憲司時瑩判巡衛府事都堂以瑩故欲輕德麟罪移牒巡衛府瑩怒曰德麟殺無罪人憲司可斷決況我在巡衛豈宜推鞫遂還憲司倭屠連山開泰寺元帥朴仁桂敗死瑩聞之自請

擊之禑以老止之瑩曰蕞爾倭寇肆暴如此今不制後必難圖若遣他將未必制勝兵不素鍊亦不可用臣雖老志則不衰但欲安宗社衛王室耳願亟率麾下往擊請之再三禑許之瑩不宿而行時賊使老弱乘舟示若將還潛遣勇銳數百深入寇掠所過望風無敢當者至鴻山大肆殺虜勢甚盛瑩與楊廣道都巡問使崔公哲助戰元帥康永兵馬使朴壽年等趣鴻山將戰瑩先據險隘三面皆絕

壁唯一路可通諸將畏怯不進瑩身先士卒盡銳突進賊披靡有一賊隱林薄射瑩中脣血淋漓神色自若射賊應弦而倒乃拔所中矢瑩益力遂大破之俘斬殆盡遣判事朴承吉獻捷禑大喜賜承吉白金五十兩遣三司右使石文成賜瑩衣酒鞍馬又遣醫魚伯評賚藥治創瑩凱還禑命宰樞郊迎具雜戲儀衛如迎詔禮及入見禑賜酒問曰賊衆幾何對曰未能的知其數然不多諸相又問曰賊

若多此老幾不生矣論功擬拜侍中瑩固辭曰爲侍中則不可輕出於外待倭寇平然後可乃封鐵原府院君論賞將士有差柳榮瑩妻之姪瑩愛榮朝廷欲悅其意超拜榮密直副使商議榮即遂也後瑩麾下進鴻山破陣圖禑命李穡製贊三年瑩與李仁任誅池奫判書文天式將聘于元丞相納哈出瑩謂天式曰丞相若問奫死宜以病歿對天式曰願諸公勿使復有如此之亂瑩慚服尋以老病

禑不聽倭乘夜入窄梁焚戰艦五十餘艘海明如晝死者千餘人萬戶孫光裕中流矢乘劒船僅免瑩嘗戒光裕曰耀兵窄梁江口愼勿出海是日光裕纔出窄梁大醉熟眠賊突至遂見敗賊又寇江華府萬戶金之瑞府使郭彥龍適入摩利山賊大掠虜之瑞妻而去禑遣羅世李元桂康永朴壽年趙思敏等擊賊于江華瑩爲都統使次昇天府以備之賊弃江華退寇守安通津童城等縣所過

一空至童城語曰無人呵禁譏樂土也瑩與慶復興仁任等次敬天議備禦之策瑩歎曰倭寇肆虐如此元帥舉何顏乎遂泫然泣下元帥石文成但問歌妓來否觀者歎崔石憂樂不同瑩又曰光裕違吾節度使賊跳梁至此賊初寇江華阻江安集使妄報賊退使我緩不及擊若官軍早報則賊如檻中虎耳乃囚安集于巡衛府之瑞遣人告瑩曰賊已載婦女玉帛置德積島復以三十七艘來寇請

遣援兵瑩不聽曰汝府有騎兵千餘何所用哉賊取汝妻曾不奮擊坐視江華陸沈令又請兵欲以與賊乎又謂諸相曰遠道元帥提不腆之兵暫失期會尚置軍法況在畿甸領巨艦五十戰士千餘不戰而敗走者乎賊入江華遽弃兵渡江使一府蕭然赤地者乎釋此不誅何以號令吾欲斷罪第嫌專殺耳遂請禑治之乃下光裕之瑞彥龍于獄以李希椿爲江華萬戶金仁貴爲府使時有童子自

賊中逃還諸將召問賊狀曰賊常言所可畏者唯白首崔萬戶耳鴻山之戰崔萬戶至則士卒爭先躍馬蹴踏之甚可畏也瑩言喬桐江華實要害之地豪強爭占土田軍資不繼請罷私田充軍食禑然之乃徙喬桐老幼於內地留壯者治農桑又令諸元帥出麾下士各十人又發愛馬宮司倉庫人爲兵使戍江華瑩點閱怒部伍不整遣人請曰臣願斬隊伍長禑曰都統使無乃已殺乎重則杖之輕

則原之一日禑敎巡衛府曰孫光裕金之瑞
郭彦龍之罪當以軍法論然方大旱其並減
死籍其家流遠先是金縝爲慶尙道元帥大
集一道名妓與麾下士晝夜酣飮縝嗜燒酒
軍中號曰燒酒徒卒伍偏裨少忤其意輒鞭
辱衆怨怒及倭焚掠合浦營衆曰可使燒酒
徒擊賊我輩焉能戰却立不進縝單騎遁走
遂大敗於是廢縝爲民流昌寧縣尋徙嘉德
島斬合浦都千戶李東榑金元穀至是瑩見
下敎歎曰金縝孫光裕等皆敗軍宜殺以徇
向曲法原縝今又釋光裕等政刑如此何以
爲國禑又賜縝衣馬召還瑩不可曰縝不撫
士卒見賊逗遛以至敗軍得保首領幸矣今
返厚賜召還後有樹功者何以待之賞罰人
主大柄不可顚倒禑乃止時以旱雩且遍禱
諸寺瑩颺言於都堂曰今政刑紊亂有功不
賞有罪不刑天豈雨哉又僧徒以端午施食
遍衢士女坌集瑩見之詰僧曰若施食鬼神

當依山野淨處今方夏月設食與穢衢路是
汝欲聚美婦誨淫耳將繫獄僧徒懼四散以
京都濱海屢倭寇欲遷內地議可否衆慮後
禑皆欲遷瑩獨陳徵師固守之策禑不聽命
築宮城于鐵原瑩曰今遷都非特防農擾民
且啓海寇覬覦之心國將日蹙非計也請奉
太后從居鐵原殿下留此鎭之禑曰太后從
居予豈可獨留瑩曰太后年齒已暮脫有不
虞起居尤難禑然之事遂寢瑩又曰京城大
廣雖有十萬兵未易守也請築內城備不虞
睦仁吉曰不可動土禑曰以拘忌廢築城可
乎捨此欲都何處宜及農隙興工役四年倭
船大集窄梁入昇天府聲言將寇京城中外
大震戒嚴禑分命諸軍屯東西江兵衛列於
宮門以待賊至發坊里兵登城候望瑩督諸
軍軍于海豐贊成事楊伯淵副之賊覘知之
以爲得破瑩軍則京城可窺乃經諸屯捨不
與角趣海豐直向中軍瑩曰社稷存亡決此

一戰逐與伯淵進擊之賊逐瑩瑩奔我
太祖率精騎直進與伯淵合擊大破之瑩見
賊披靡率麾下從旁擊之賊殆盡餘黨夜遁
佼城中聞瑩奔益洶洶莫知所之禑欲出避
百官裝束累重會宮門以待之及諸元帥使
人來獻捷京城觧嚴百官畢賀朝廷以爲瑩
功賜安社功臣號五年新定君馬坰秀與其
于占匿良民事覺繫獄會因災變慮囚諸相
欲釋之瑩曰坰秀奴使良人至三十廣占土

田過百頃鄉愿莫甚豈宜得生仁任使堂吏
成牒曰凡匿民役使及犯死罪者其田並屬
軍須吏以告瑩瑩厲聲叱之曰此事已有定
法而不能遵必欲曲法宥匿民者又爭占犯
罪者土田何用牒爲仁任慚靦瑩坐司平鞫
坰秀罪報都堂都堂稽留不決瑩怒不出者
數日竟杖坰秀一百七斤杖其子致遠希遠
皆流之坰秀道死慶復興黃裳禹仁烈請瑩
第時鄭地與倭戰于順天兆陽敗績瑩謂復
興等曰諸相何不憂國倭寇陸梁至此一鄭
地雖勇其如衆寇何諸相有慙色禑遣諸將
擊倭瑩曰臣無家累關心雖死於賊無所悔
恨但臣之名稍聞他邦若死於賊恐傷國體
然倭寇侵暴如此臣不忍坐視生靈之魚肉
國之安危在臣一舉請率麾下士出征都堂
餞諸帥瑩獨不赴曰近門下府請禁迎餞豈
可以宰相先犯令乎俄而烽火再舉禑曰不
可重外而輕內命瑩勿往瑩麾下士李仁茂

朴衛等三十餘人訴云昇天府西海道之職
有功未受爵賞瑩以爲濫悉囚司平府禑命
原之瑩執不可禑曰吾欲原之卿何強耶瑩
不獲已釋之政堂文學許完同知密直尹邦
晏使其妻依禑乳媪張氏譜內宰樞林堅味
都吉敷請去之禑命堅味等歸私第禁出入
堅味等奔告瑩及復興仁任曰完等欲殺吾
二人以及諸公禑將作矣夜完等矯旨召瑩
者再三瑩恐禍及己率麾下兵與復興仁任

等會興國寺大陳甲兵集兩府百官耆老議
請鞫張氏禑趣召瑩瑩辭曰今有舉國觖望
事上若從衆意臣將入見禑曰卿被疾累日
不朝思一見之且欲問觖望事瑩欲入諸相
止之曰奸宄在內不可輕進公去則此軍必
亂軍亂國不靜矣瑩從之兩府臺諫詣闕請
下張氏按治禑不聽瑩等因張氏族黨康侑
權元順元甫等鞫之禑怒以爲宮中事非兩
府臺諫所知必因宦寺而洩下宦者鄭鸞鳳

獄李得芬金實勒歸私第令瑩罷兵曰卿欲
禦何賊擁兵不來耶卿嘗自謂累代忠臣忠
心安在瑩曰臣若赴召兵士必從引兵詣闕
則臣罪當誅且臣豈不欲進死闕下恐非上
意故不敢爾臣身雖微所繫甚大若死於姦
人之手國家危矣禑默然有間召復興仁吉
入禑泣曰此女養我即吾母也予之於親豈
不欲其生也卿等既以我爲君我獨不能救
一乳媪乎其釋勿治復興亦垂淚無如之何

禑使人問太后曰古亦有黜乳母者乎太后
曰豈可論古今有無當因時制宜耳復興仁
吉對亦如太后言禑不聽臺省百官請鞫張
氏又不聽密使人語大司憲禹玄寶曰可率
百官以退玄寶曰臣雖退百官必不從請速
下張氏百官具張氏罪奏太后太后曰豈可
以一女之故令舉國觖望乎趣張氏出張氏
入禑前不出禑亦不忍太后謂禑曰我欲徙
別宮不聞此事遂命輦將出禑遑解乃送張

氏于仁任家諭令不殺削國大夫人爵瑩詣
闕謝曰殿下去邪不疑臣敢不喜獨責臣爲
不忠臣實觖望禑曰事急不覺失言深悔之
門下評理金庾謂瑩曰以臣抗君無乃不可
乎瑩怒白禑下庾獄流合浦臺諫重房上疏
力爭乃流張氏斬宄邦晏侑權順甫及張氏
養女壻上護軍孫元美杖流元美兄知春州
事元迪尋斬張氏六年瑩兼海道都統使白
禑曰臣任事既多令文都統海道恐不能堪

且戰艦纔百艘戍卒僅三千臣若行師當用兵萬餘倉廩匱竭何以供億禑曰備禦事劇不獲已以卿兼之其無固辭且以今日軍需餉萬餘兵誠難矣請卿用三千使一當百瑩曰臣已老不得以時上謁今幸進見請陳一言願殿下操心惕厲無或豫怠百姓安危皆繫上心如何瑩與諸將出屯東西江以備倭瑩得疾諸將曰公之疾劇矣瑩曰將軍將兵出外豈可以疾爲念醫進藥却之曰吾旣老

死生有命何必服藥求生禑欲以陪僕賤者爲近臣以問瑩瑩曰小人得官必縱恣不可授乃止時　大明督進歲貢金銀馬匹細布侍中尹桓等議自宰相至庶人出布有差以辦瑩曰今士民多故生業不遂又令出布其弊不貲且徵求無厭豈能盡從宜先遣使請減貢額不得已然後爲之禑錄瑩功賜鐵券教曰蓋聞武王即位賚頌報功之典太公受封即有賞功之語劉又功疑惟重堯舜之理

所以爲後世之不可及歟惟卿實我世臣卿之祖先事我先王文章政事咸有可觀卿禀爽之資剛毅之氣卓冠一時有光前烈故其武功無與爲比庚寅以來水陸禦賊始以智勇聞于中外我先考選充侍衛日見親信超授護軍逆賊趙日新作亂卿扞禦有功及天子詔先考募勇士卿上體先考之心血戰江淮之間名聞中國顯揚國美紅賊闌入西鄙卿爲先鋒克捷有功及與諸將收復京都復

安社稷先考以興王寺爲行宮逆賊金鏞潛令金守夜半入宮殺害臣僚卿忘身奮忠悉除兇黨逆賊崔濡誣奏天子奉德興君慶先考領兵入界卿承命往督諸將克成大功耽羅哈赤殺官吏以叛卿奉命徂征殲厥巨魁秋毫不犯民獲按堵及予即位以來倭賊益張民之多難甚於前日卿躬先赴敵破賊鴻山燒船西海挫敵立威所向無前昇天府之戰密邇京邑宗社安危在於呼吸卿節度諸

軍賊雖下岸跬步即潰城中安焉不知有賊楊伯淵洪仲元潛謀結黨欲危社稷卿奮義一掃逆類其功之重可勝言哉觀今將帥之中戰多而功大惟卿一人而已又況盡忠奮義尊主庇民宰相中眞宰相矣田民賞賜通例也然卿之清白出於天性必固辭不受故但賜鐵券以玉爲軸表異數也嗚呼功大而賞微予實歉焉卿或有犯雖至於九終不之罪至於十犯亦當末減子孫亦如之後之君

臣尚體予意七年拜守侍中贈其父純忠雅亮廉儉輔世翊贊功臣壁上三韓三重大匡判門下事領藝文春秋館事上護軍東原府院君母智氏爲三韓國大夫人禑欲出遊瑩諫曰今饑饉荐臻民不聊生農務方興不可盤遊無度以病民也禑曰先祖忠肅王亦好遊豫予之出遊獨不可乎瑩曰先王之時民安歲登猶可遊豫今日則臣知其不可禑遊龍首山乘醉馳馬而墜瑩泣諫曰忠惠王好

色然必以夜不令人見忠肅王好遊然必以時不令民怨今殿下遊戲無度墜馬傷體臣備位宰相不能匡救何面目見人禑曰自今改之京城物價踊貴商賈爭錐刀利瑩疾之凡市物先令京市署定其價識以稅印始許買賣無印識者將鉤脊筋殺之於是懸大鉤於市以示之市人震慄事竟不行時議遷都漢陽瑩曰讖書所載往事皆驗不可不信當速移都人皆重遷議遂寢城門都監發五部

丁夫修都城未幾頹壞瑩怒曰都監貪多不能監檢若此耶遂劾尹順等罷遣丁夫禑賜瑩田敎曰往歲倭賊深寇楊廣全羅卿能指揮諸將焚賊船於鎭浦復有雲峯之捷功大如山帶礪難忘嘗屢賜土田卿皆弃不收稅今賜父墓傍近高陽縣田二百三十結長源亭田五十餘結八年有投匿名書於李仁任壻姜筮家云王之即位不無嫌疑且甚無道曹敏修林堅味廉興邦都吉敷文達漢等謀

去李仁任崔瑩立定昌君瑤爲王前判事金
克恭聞以語人其人以告堅味堅味意克恭
將爲執而鞫之克恭不勝捶楚誣服獄官令
克恭寫字與匿名書筆畫頗殊仁任頗疑之
堅味必欲罪克恭獄官不敢辨白瑩曰克恭
造飛語驚惑國家謀害大臣罪不容誅判事
張子忠聞克恭言不告於國私告定昌君典
校副令鄭矩爲克恭壻亦知而不告克恭則
宜戮及妻孥矩子忠可杖流使官者金實白
禑曰今欲族克恭願上勿禁定昌君亦不宜
在朝請幷流之於是轘克恭以徇籍其家沒
妻子爲奴婢流矩子忠于遠地慶尙江陵全
羅三道因倭寇失業民多餓死瑩令諸道置
施與場擇慈良者主之出官米作糜粥賑之
麥熟然後已瑩欲造戰艦發諸道軍又募僧
徒召語僧錄曰僧亦欲禦侮乎曰僧所以安
以國家無虞也國有變僧何獨安瑩曰吾昔
爲六道都統使大作戰艦八百餘艘欲掃淸

海寇不圖李海等冒請先王分領其船卒以
敗功孫光裕領江口船艦一遇倭賊燒毀殆
盡今欲改造然方農月不可使民欲役以僧
徒唐太宗征本國本國發僧軍三萬擊破之
今若造戰艦禦寇功豈細哉使司宰令李光
甫造戰艦督役甚急人多怨咨不踰年造巨
艦百三十餘艘分守要害自後倭寇稍息民
反喜之瑩辭職尋領三司事禑移都漢陽瑩
曰遷都欲以安國願殿下毋輕忽夙夜恐懼
不墜先業十年判門下府事禑嘗賜田瑩辭
以倉廩虛竭不受乃自出米二百碩補軍餉
至是復出穀八十碩以補之乞退乃辭門下
侍中謝病不起上都統使印乞釋兵柄禑遣
知中事廉廷秀慰諭勉令視事瑩赴都堂極
言諸相侵奪兼幷之害遂具禁約共署之目
諸相曰後復有如前日者乎又曰予旣老矣
昧於事理所行有不合義者請勿含默以警
老人禑畋遼夜深乃還瑩聞之淚盈睫瑩嘗

與李成林等于松康興邦等爲造成都監判
事營壽昌宮及宮成瑩等賀禑使宦者李匡
言曰大廈五年而成何以報卿等瑩因告曰
今倭寇蠶食田制日紊民生困悴費邦無日
不與大臣圖議國政昵比群小遊田無度臣
將安仰以盡臣職乎匡入告禑赧然曰謹聞
教矣復判門下府事十一年禑與瑩畋于[illegible]
外賜鞍馬又畋于海州瑩從之自京城至海
上轉輸供頓絡繹百里寺人內豎恃寵暴

折辱按廉守令西海吏民皆不堪苦散走按
廉李須喪馬徒行泥淖中一道嗟怨禑樂而
忘返瑩面爭極言其弊禑然之還至白州欲
觀魚于延安府大池瑩立馬前諫曰臣麾下
士數千餘人馬斃者多況供頓未辦遊幸徽
隘之邑民害可勝言耶禑乃止一日禑至鄭
夢周第夢周方宴耆老瑩奉觴以進禑曰予
非爲飲酒來聞父王時老相皆會如見父王
來又因木從繩則直君聽諫則明卿何不陳

利害也飲酒誠非好事瑩免冠謝曰殿下此
言國家之福也願殿下念而不忘且臣昨所
獻書在乞賜舉行禑曰夢與卿對敵戰勝視
吾所乘馬乃驢也此何祥耶尹桓李仁任洪
永通曹敏修李成林李穡等稽首曰昔元世
祖以夢驢爲吉常繫殿庭欲夢而不得今殿
下夢之何吉如之大平之業可立待也但臣
等老恐不及見禑大悅痛飲賜瑩弓曰欲與
卿平定四方耳時瑩及我

太祖威名聞于
上國朝廷使臣張溥周倬等至境問我
太祖及李穡禑令瑩出屯于郊以我
太祖爲東北面都元帥不令溥等見之瑩尋
復領三司事十二年禑畋于西海道知鳳州
事柳藩因供頓多斂民財瑩惡其害民杖之
十三年張方平等至遼東不得入而還左侍
中潘益淳謂瑩曰公先王所倚重三韓所屬
望今國家危矣盍力圖之瑩嘆曰執政嗜利

積惡自速禍敗老夫將者之何時有人自遼
東逃來告都堂曰
帝將求處女秀才及宦者各一千牛馬各一
千都堂憂之瑩曰如此則興兵擊之可也十
四年禑與瑩密議誅林堅味廉興邦復拜瑩
侍中瑩與我
太祖入政房欲盡黜林廉所用
太祖曰林廉執政日久凡士大夫皆其所舉
今但問才之賢否耳惡咎其既往瑩不聽
太祖又遣人謂瑩曰罪魁已族兇徒已除自
今宜止刑殺布德惠瑩又不聽楊廣道安撫
使崔有慶捕誅林廉家奴八人遣人報都堂
瑩以獄辭不明且誅殺不盡大怒欲斬其使
太祖固止之禑欲納瑩女使人諭之瑩不可
曰臣女鄙陋且非醮婦所生常置側室不可
配至尊殿下必欲納之老臣剃髮入山矣泣
且固拒禑下鄭承可安沼等逢迎禑意遂納
之翼日至瑩第賜馬瑩獻鞍馬衣幣封其女
爲寧妃禑嘗憚瑩正直不往其第自此寵愛
寧妃屢往焉先是西北面都安撫使崔元沚
報云遼東都司遣承差李思敬等到鴨綠江
張榜曰戶部承
聖旨鐵嶺迤北迤東迤西元屬開原所管軍
人漢人女眞達達高麗仍屬遼東瑩與諸相
議攻定遼衛及請和諸相皆欲請和趙琳又
至遼東不得入而還瑩集百官議獻鐵嶺迤
北可否百官皆曰不可禑獨與瑩密議攻遼
瑩勸之公山府院君李子松詣瑩第力言不
可瑩托以黨附堅味杖流尋殺之元沚又報
遼東都司遣指揮二人以兵千餘來至江界
將立鐵嶺衛
帝已設官置站禑泣曰群臣不聽吾攻遼之
計使至於此遂徵八道兵瑩閱兵于東郊俄
而後軍都督府遣遼東百戶王得明來告立
鐵嶺衛瑩告禑令殺遼東旗軍持榜文至兩
界者二十一人只留思敬等五人令所在羈

管禑托以西獵遂與寧妃及瑩往西海道次鳳州召瑩及我
太祖曰欲攻遼陽卿等宜盡力
太祖反覆極陳其不可禑頗然之夜瑩復入曰願毋納他言禑次平壤督徵諸道兵作浮橋于鴨綠江使大護軍裴矩督之船運林廉等家財于西京以備軍賞又發中外僧徒爲兵於是加瑩八道都統使爲左軍都統使

太祖右軍都統使與諸將發平壤瑩曰今大軍在途若淹旬月大事不成臣請往督禑曰卿行則誰與爲政瑩固請禑曰卿往寡人亦往矣有人自泥城來告遼東兵悉赴征胡城中但有一指揮耳若大軍至不戰而下瑩大喜厚賜其人有僧稱道詵讖曰設文殊會則敵兵自屈瑩信之乃設會于穴洞瑩再三請曰殿下還京老臣在此指揮諸將禑曰先王遇害以卿南征也予何敢一日不與卿共處

于師次威化島左右軍都統使上書請班師瑩曰二都統使在可自來奏退師之語我不敢出諸口禑亦不聽督令進兵時亡元餘孽遁逃沙漠徒立虛號瑩遣裴厚約與爲援夾攻遼東其慮事粗略舉措狂妄類此左右軍都統使復遣人請瑩請速許班師瑩不以爲意我
太祖舉大義諭諸將回軍禑與瑩奔還京諸軍進屯近郊上書請去瑩禑不聽削敏修等爵以瑩爲左侍中諸軍遂入城瑩拒戰令安沼等率精兵禦之望風即潰瑩勢窮走花園不勝憤怒以槊洞刺守門者乃入諸軍圍花園數百重大呼請禑出瑩瑩在八角殿不肯出諸軍一時毀垣闌入于庭郭忠輔等三四人直入殿中索瑩禑執瑩手泣別瑩再拜隨忠輔而出
太祖謂瑩曰若此事變非吾本心然攻遼之舉非唯逆大義國家危殆人民勞苦寃怨至

天故不得已焉好去好去相對而泣遂流于
高峯初瑩欲因赴征諸將妻子事迫竟不行
贊成事宋光美密直副使趙珪安沼鄭承可
等議原沼承可被執因巡軍諸將會議移配
瑩合浦并流光美于原州沼于安邊承可于
寧海判密直印原寶于咸昌同知密直安柱
于陜州知密直鄭熙啓于陰竹皆瑩所親信
者也王昌立復執瑩囚巡軍令王安德鄭地
柳曼殊鄭夢周成石璘趙浚鞫瑩及內願堂

僧玄麟等玄麟始與瑩謀發僧兵及回軍又
與瑩拒戰者遂流瑩于忠州杖流趙珪于角
山密直使趙琳于豐州斬承可沼光美原寶
于流所後復執瑩囚巡軍典法判書趙仁沃
李濟等上疏曰崔瑩事我玄陵定亂興王驅
僧北鄙逮奉上王却倭寇於昇天以存社稷
盪群兇於今春以濟生民功則大矣然闇於
大體不顧群議決策攻遼獲罪
天子幾至覆國所謂功不掩罪者也願殿下

念事大畏天之意明正其罪以告祖宗之靈
以解
天子之怒以開三韓萬世之大平門下府郎
舍許應等上疏曰崔瑩以開國功臣之後遇
知玄陵奮其忠義歲癸卯德興將以孽代宗
瑩出萬死以正國統至上王朝海寇猝犯畿
甸瑩督諸軍力戰却之以安社稷林堅味等
濁亂朝政斲喪王室天怒於上民怨於下瑩
奮忠義而廓清之誠社稷之臣也然不學無

術加以老耄昧於事大之禮勸上西幸立威
費衆獨斷自用遂發攻遼之師得罪天子流
毒生民幾覆社稷前功盡棄以瑩之功不幸
有此叛逆之罪誠一國所不忍然在天下之
議所謂人得而誅之者也願殿下斷以大義
亟命決罪以謝
天子昌從之遂斬瑩年七十三臨刑辭色不
變死之日都人罷市遠近聞之街童巷婦皆
爲流涕屍在道傍行者下馬都堂賻以米豆

布紙瑩剛直忠清臨陣對敵神氣安閑矢石交於左右略無懼色莅軍嚴峻期以必勝戰士却一步便斬之以故大小百戰所向有功未嘗一敗初瑩年十六父臨終戒之曰汝當見金如石瑩佩服不事產業居第甚隘陋處之怡然服食儉素屢至空匱見乘肥衣輕者不啻如犬豕雖身都將相久典兵權關節不到世服其清務持大體不究細理終身將兵麾下士卒所識面者不過數十在鞍馬閑往往賦詠爲樂一夕與諸相飲聯句慶復興唱云天是古天人不古瑩對云月爲明月相無明見人不義必深惡痛斥仁任堅味提調政房專權自恣安烈等同心用事有人求官瑩曰汝學工商自可得官盖識秉政者用行賄輩也入政房必擇有功能者用之如無可舉者輒退不與諸相或有謀產業爭田民猶私隸紀綱者瑩皆欲矯之嘗謂仁任曰國家多難公爲首相何不憂慮但以家產爲念仁任默然每赴都堂正色直言不少隱左右無應者獨自歔欷而已嘗語人曰吾於國事中夜思之詰朝語同列則諸相無與我同心者不如致仕閑居性少鯁且無學術事皆斷以己意喜殺立威罪不至死亦多不免諫大夫尹紹宗論瑩曰功盖一國罪滿天下世以爲名言謚武愍子潭大護軍

鄭地

鄭地初名准提羅州人形貌魁偉性寬厚幼有大志好讀書通大義與人解說豁如也出入常以書籍自隨恭愍二十三年檢校中郎將李禧上書請習水戰王慨然曰禧草野之臣尚獻策如此百官衛士中曾無一人如禧者耶衛士柳爰廷進曰中郎將鄭准提嘗草平寇策第未獻耳地以速古赤適侍殿陛王顧問地即取諸囊中以獻王覽之大悅以地爲全羅道安撫使禧爲楊廣道安撫使並兼倭人追捕萬戶崔臣吉村德茂等亦上書如

李鄭萊以德茂爲京畿倭人追捕副使謂宰
相曰令爵禧等卿等勿以爲異冀其成功激
人心耳他日無功亦當不赦又援地麾下士
八十五人禧麾下士六十七人添設職令密
直司給地禧千戶空名牒二十百戶牒二百
時地與禧再三上疏凡數十條其略以爲深
陸之民不閑舟楫難以禦倭但發生長海島
及自請水戰者令臣等將之期以五年可淸
海道若都巡問使則徒費軍餉擾民生乞罷

之王召巡察使崔瑩議之瑩初巡察六道造
戰艦二千艘欲令諸道軍捕倭民皆厭苦破
家逃散者十之五六至是以地等建白事遂
寢辛禑三年夏倭寇順天樂安等處地以禮
儀判書爲順天道兵馬使擊之斬十八級擒
三人遣判事鄭良奇獻捷禑賜良奇白金
五十兩其母米十碩地鞍馬羅綢冬又擊倭
斬四十餘級擒二人遣判事鄭龍獻捷禑賜
龍布二百五十匹馬一匹四年倭寇靈光光

州同福等處地與都巡問使池湧奇助戰元
帥李琳韓邦彥等追及王果縣賊入彌羅寺
我軍圍而火之遂縱擊賊自焚死殆盡獲馬
百餘匹是戰地之功居多捷至賜地及湧奇
銀各五十兩倭又寇潭陽縣地與湧奇擊之
斬十七級尋爲全羅道巡問使八年爲海道
元帥倭船五十艘入鎭浦地擊走之追至群
山島獲四艘九年又與倭戰大破之禑賜金
帶一腰白金五十兩時方春疾疫大興舟師

物故大半有死海上者輒出陸以葬士卒無
不感咽地有疾禑遣散騎河忠國賫酒問慰
地帥戰艦四十七艘次羅州木浦賊以大船
百二十艘來慶尚道沿海州郡大震合浦元
帥柳曼殊告急地日夜督行或自權櫂卒益
盡力到蟾津徵集合浦士卒賊已至南海之
觀音浦使覘之以爲我軍㤼懦適有雨地遣
人禱智異山神祠曰國之存亡在此一舉冀
相予無作神羞雨果止賊旗幟敝空如戰櫂

海四圍而前地叩頭拜天俄而風利中流舉
帆船疾如飛至朴頭洋賊以大船二十艘爲
先鋒艘置勁卒百四十人地進攻先敗之浮
屍蔽海又射餘賊應弦輒倒遂大敗之發火
炮焚賊船十七艘兵馬使尹松中箭死地謂
將佐曰吾嘗汗馬破賊多矣未有如今日之
快也捷音至禑大喜遣李克明安沼連賜宮
醞以勞之軍器尹房之用奉使日本還道遇
倭賊被獲鎖頸置船底及是戰賊曰若不勝

必先斬之戰罷賊徒盡殲而之用乃免地以
病辭未幾知門下府事請造戰艦于諸道以
備倭從之尋爲海道都元帥楊廣全羅慶尚
江陵道都指揮處置使十年拜門下評理禑
遣宦者金實責地曰都統使崔瑩造戰艦備
水戰加以火炮其慮周矣卿爲海道元帥比
來倭寇侵擾州郡未能掃平罪實在卿地頓
首謝十三年地上書自請東征曰近中國聲
言征倭若並我境分泊戰艦則非惟支待爲

難亦恐覘我虛實倭非舉國爲盜其叛民據
對馬一歧諸島近我東鄙入寇無時若聲罪
大舉先攻諸島覆其巢穴又移書日本盡刷
漏賊使之歸順則倭患可以永除中國之兵
亦無因而至矣今之水軍皆善水戰非辛巳
東征蒙漢兵不習舟楫之比若順時候風而
動則易以成功但船久則朽師老則疲且今
船卒困於徭賦日思逃散宜乘此機決策蕩
平不可遲疑十四年禑遣我

太祖攻遼地以安州道都元帥隷焉遂從
太祖回軍時倭寇三道自夏至秋屠燒州郡
將帥守令莫有禦者以地威名讋倭寇命爲
楊廣全羅慶尚道都指揮使與諸將往擊之
倭自咸陽踰雲峯八羅峴至南原地帥都巡
問使崔雲海副元帥金宗衍助戰元帥金伯
興陳元瑞全州牧使金用鈞楊廣道上元帥
都興副元帥李承源等奮擊大破之斬五十
八級獲馬六十餘匹賊夜遁地以諸軍無食

不能追時人謂非此戰則三道民幾盡矣禑賜宮醞段絹恭讓元年爲楊廣全羅慶尙道節制體察使兼總招討營田繕城事金佇與邊安烈等謀迎辛禑事覺地以辭連流于外二年遣左獻納咸傅霖鞫地于雞林臺諫抗疏請論以法乃徙橫川臺諫復論駁不已又徙遠地事具安烈傳尹彝李初之獄起地逮繫淸州栲訊不服曰

李侍中仗義回軍吾以伊霍故事諷侍中深有意爾復何黨彝初歟言必誓天辭旨感慨有足動人者獄官不能取辭地退謂人曰人生會有一死生何足惜但王氏復國而死非其罪是可痛也明日將峻刑鞫之以水災免三年錄回軍功爲二等賜錄券及田五十結臺省刑曹議奏曰地以黨安烈坐罪實爲誣枉遂釋之退居光州別業召判開城未赴病卒年四十五謚景烈子耕

尹可觀

尹可觀海平府院君碩之曾孫有武略善騎射恭愍晩年令韓安洪倫等強辱諸妃嬪可觀亦昵侍左右王令通益妃可觀以死固拒王大怒榜之廢爲庶人辛禑時拜密直副使出爲慶尙道副元帥倭寇比屋義城等縣賊衆我寡屢戰不利可觀與戰于安東禮安等處敗績矢集右臂仍爲本道都巡問使鎭合浦倭賊百餘寇咸陽郡可觀與晉州牧使朴子安擊之斬十八級奪本國被虜二十餘人并獲器仗初倭賊皆由丑山島入寇可觀聞于朝爲置船卒自後倭患稍息銷兵器爲弁者爲農器開屯田以贍軍食性淸儉秋毫不取不近聲妓及還鞍勒破缺以麻繩補之後以判密直事卒

金長壽

金長壽鹽州人紅賊陷京城所在充斥長壽以檢校中郎將家居自稱萬戶率州人殺遊卒百四十四人奪其榜文遣州人崔英起呈

永卿馳報行在王嘉之超授上將軍兼萬戶賜紫金魚袋英起西海道安撫使永卿郎將賊犯興王行宮長壽從崔瑩自城中率兵馳詣行宮將入門諸相曰當審視賊所在乃入長壽厲聲曰賊在內何謂審視毀門拔劒而入斬一人賊以劒斫其額血流被面冒刃又殺二人衆從而入長壽為賊所害亂定論功為一等

列傳卷第二十六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教修

諸臣

尹桓

尹桓軍簿判書秀之孫也忠肅時拜護軍忠惠王授代言忠肅在元復位黨獄起囚桓于巡軍奪告身杖流海島遯亡入元桓嘗與曹益清執忠惠府押宋入郎洪莊等囚巡軍莊挾前憾譖之放桓于溓原忠惠復位授同知密直元授行省員外郎曹頔之亂侍從有勞賜輸誠亮節輔理功臣號除贊成事元授行省郎中王起新宮于三峴欲以奴婢實之命近臣各獻有姿色一兩婢桓與康允忠孫守卿等不得已皆曰唯命蔡河中邀至王顧桓曰卿等所議可語政丞桓愧不能言王促之再桓具以告河中曰王雖不命臣等議已有日況有命敢不奉承退謂人曰君上請奴婢於臣庶古所未聞王嘗通桓妻柳氏出桓為

江陵交州道都巡問使忠定初封漆原府院君賜輸誠亮節宣力保理功臣號王嘗宴群臣桓詰政房提調郭珊以受賂事珊不應桓攘臂毆珊左右止之不得恭愍朝復爲贊成事尋判三司事賜輸忠恊義同德翊贊功臣號拜左政丞改門下侍中尋以罪流後召還封漆原侯改封漆原伯復拜侍中賜推誠秉義同德燮理翊贊功臣號桓本武人王命監春秋館事賜王頂兒玉纓笠未幾罷辛禑三年北元遣使授平章事六年復爲門下侍中尋以病辭不允十二年卒年八十餘桓美鬚長大風儀秀偉歷事五朝三爲首相家鉅富嘗乞告歸漆原歲大饑人相食散家財以賑之取貧民稱貸契券悉燒之時方久旱水湧桓田浸及人田大熟慶尙之民稱之不已謚忠孝無子以孼女嫁南佐時佐時封宜城君辛禑十三年卒

李成瑞

李成瑞雞林府人忠定朝拜密直副使恭愍朝佐陞同知司事改尙書右僕射王避紅賊南遷命爲楊廣道都巡問兼兵馬使發兵有功興王之變從崔瑩擊賊又有功俱策爲一等又錄已亥擊走紅賊功爲一等陞贊成事尋以罪流于外明年召還後如元賀正元授大尉監大卿王起正陵以雲菴寺爲願刹給寺僧米月三十石凡所供給無不至寺僧又詣都堂請給餉客之需宰樞重違其請議給轉輸都監米五十石成瑞在告吏奉牒請署之成瑞嘆曰我年七十三始仕二十九入宰府今五十一年歷已亥之旱辛丑之賊凶荒亂離其變極矣未聞有倉廩罄竭而俸祿不給也今頒祿不給而於雲菴僧惟其所欲請養居僧則與之請食役夫則與之又給餉客之費以有限之財供無已之求國焉得不匱予備員宰相不可不言遂不署初成瑞竊元翰林學士承旨奇田龍妾爲憲司劾免王召憲

官還其効狀封月城君尹桓五年卒謚恭簡
妻朴氏初與辛旽通配徒役及成瑞卒又奔
于鄭天鳳憲司鞫而竄之竟不悛恣行無忌

李壽山 恬

李壽山遂安郡人忠惠時拜密直副使賜推
誠翊戴佐命功臣號封春城君恭愍元年趙
日新將作亂忌壽山遣其黨欲害之壽山匿
免後與蔡河中比拜僉議評理尋陞贊成事
又黨行省郎中諸奇敗以黨流于外召封壽
春君出爲東北面都巡問使定女眞疆域再
遷三司右使判三司事加推忠保節翊戴佐
理功臣號蒙古伶人梁濟率其徒詣都堂奏
樂壽山曰有樂不可無歌乃呼漢女唱歌與
諸相極歡判事許僉竊檜山府院君黃裳嬖
妾惑之所爲錯亂壽山與諸宰相會殿庭言
其狀相與笑噱聲徹御座王聞之曰李三司
老矣評論女色今可休矣都元帥慶千興却
德興兵凱還宰樞置酒慰之壽山被酒自擊
相板以板拍諸相以爲戲拍右侍中柳濯
正色不言其輕率無儀類此爲辛旽所譖罷
尋復職朝廷使臣林密蔡斌謁文廟諸生揖
林密答禮蔡斌不答旋更揖諸生皆入舍斌
怒壽山即讓曰我國之禮於尊長不敢一時
並揖斌恍壽山密令人促諸生更揖王見弑
太后乃慶復興欲立宗親李仁任欲立辛禑
猶豫未決都堂相視莫敢發言壽山曰今日
之計當在宗室仁任竟立禑禑二年卒謚恭
良恭讓立左常侍尹紹宗等上疏曰有功必
賞有罪必罰堯舜所以致治也玄陵無嗣畏
罵李仁任欲立辛禑大臣無敢有異議故判
三司事壽山獨請立宗室身雖已沒忠義感
人乞追加褒謚弔祭其墓錄其子孫以慰忠
魂從之子恬

恬恭愍朝登第累遷判典儀寺事辛禑時歷
禮儀典工判書陞密直副使改簽書密直司
事恭讓時知司事八關會重房不禮於密

直司遂搆隙交章相訟王皆留中不下怗心
慊之一日王宴群臣夜分乃罷將入內怗醉
引王裾曰殿下不念定昌君時歟國事將日
非矣何信竪兒而輕大臣乎遂脫帽投地[illegible]
顧還王此帽以手壞之王怒蹴其帽厲聲曰
怗使酒乃爾耶宦官姜仁富大護軍金鼎卿
執退之命下巡軍鞫之怗謂萬戶柳曼[illegible]曰
爾爲宰相負不孝不友之名臺省再論汝矣
何鞫我歟敢諫非罪亦非使酒旣而萬戶襲

克廉等至怗迎謂曰曼殊幾殺我今見公輩
吾得生矣克廉等鞫問怗尚以謂諫君當如
是克廉等白王曰怗實使酒王怒囚千戶金
龜聯提控鄭之度罷克廉曼殊等萬戶以趙
浚安翊柳珣金士衡代之召散騎金震陽執
義鄭熙曰怗予之潛邸交遊也雖自擬於朱
雲予陵固不如怗之頑率也命震陽熙同巡
軍鞫之怗曰竊直十三人上章請罪重房而
左右皆重房故不聽信竪兒輕大臣圖將不

國謂此也震陽等言李怗之發狂也備身於
策之人不能捍禦請令有司明斷其罪王下
上護軍權維盧弼大護軍洪恕洪原誠等于
巡軍諫官又上疏請置於法我
太祖白王曰怗實有罪然其言出於狂直請
貸其死王杖怗一百流合浦笞維等九人尋
以怗爲慶尚道都節制使自此以後入
本朝

李承老　云牧

李承老陜州人忠穆朝以將直學銓注坐受
賄貶守寧海恭愍時知密直司事遷政堂文
學以事貶于泰安王遣中使餞之未幾召還
封江陽伯弟云牧與辛旽比隣其女有姿色
已適高漢雨云牧邀旽于家使女行酒旽悅
而淫焉遂以云牧爲[illegible]揚上護軍漢雨大護
軍承老復爲政堂文學承老嘗私妻弟生子
詐稱遺弃兒養之承老妻恐事覺汚家聲不
形言色者二十餘年雖親近未之知也監察

大夫金漢貴執承老妻及弟訊之皆服流承老于中牟籍其家以妻弟爲承老所屬免之倭寇喬桐云牧與將軍李蒙古大追捕坐怯懦不戰繫巡軍云牧誘曰若不殲賊請受顯戮乃得遣之獲糧四千餘石以行議者料其無成功只獲一級有妖巫自提州來自稱天妄言人禍福遠近奔之猶恐不及所至貨財山積至天壽寺曰吾入京年豐兵息國家大平若上不出迎我必昇天都人皆感歸之如市云牧率騎卒與臺吏執巫斷其髮囚街衢獄杖而逐之官至典理判書以旽黨伏誅

黃裳

黃裳義昌縣人父石奇檜山君裳忠惠時被護軍恭愍初拜密直副使賜推忠協贊功臣號陞知樞密院事王嘗召兩府曰聞卿等皆畜鷹犬然乎侍中廉悌臣對曰臣素不好且未聞兩府有畜之者王怒曰今四方兵起民生甚艱卿等何不憂國而縱犬鷹蹂禾稼乎裳慶千興元顗皆好鷹犬故慚赧再轉判樞密院事錄誅奇轍功爲一等御史臺劾裳通判密直辛貴妻康氏敗亂風俗請鞫之王愛裳驍勇且以有功只免官王避紅賊南幸裳從之爲交州江陵道都萬戶與安祐等收復京都策扈從收復功俱爲一等拜叅知門下政事賜推忠奮義翊贊功臣號尋陞贊成事罷封檜城府院君元以平紅賊功授奉訓大夫經正監丞復拜贊成事加賜推忠奮義輔理翊贊功臣號辛禑時與諸將屢擊倭有勞裳於父忌日娶元氏元氏亦以世家女夫死未期無媒嫁裳憲司劾之請杖流遠州禑不許止流元氏裳以善射聞於天下元順帝嘗親引其臂觀之卒謚恭靖子允瑞

池龍壽

池龍壽史失世系忠穆朝補顯陵直恭愍時從安祐等擊走紅賊又與祐等收復京城錄

功俱一等授判典客寺事轉典工判書賜推
義宣力功臣號與安遇慶等却德興兵加賜
推誠推義宣力功臣號拜同知密直司事累
遷僉議評理改知門下省事尋出爲西北面
上元帥兼平壤尹初奇賽因帖木兒仕元爲
平章元亡與遼瀋官吏平章金伯顏等據東
寧府憾其父轍誅將欲寇邊王遣龍壽及西
北面副元帥楊伯顏安州上萬戶林堅味與
我

太祖往擊之以侍中李仁任爲都統使屯安
州師至義州令萬戶鄭元庇崔英成金用珍
等造浮橋於鴨綠江可並三四馬我
太祖與堅味先渡諸軍以次渡士卒爭橋有
溺死者凡三日畢濟是夕雷雨暴作衆皆疑
懼兵馬使李玖曰吉兆何疑諸將問其故玖
曰龍之動必有雷雨今上元帥龍其名而渡
江之日有雷雨戰勝之兆也衆心稍安師至
螺匠塔去遼城二日程留輜重賫七日糧以

行告諭遼瀋人曰遼瀋是吾國界民是吾民
今舉義兵撫安之如有逃隱山寨者恐爲各
枝軍馬所害即詣軍前告情使稗將洪仁桂
崔公哲等領輕騎三千進襲彼見我師少易
之與戰大軍繼至城中望見落膽其將處明
恃驍勇猶拒戰
太祖使李原景諭之曰殺汝甚易但欲活汝
收用其速降不從原景曰汝不知我將之才
汝若不降一矢洞貫矣猶不降

太祖故射擷其兜牟又使原景諭之不從
太祖又射其脚處明中箭退走既而復來欲
戰又使原景諭之曰汝若不降則射汝面處
明遂下馬叩頭而降有一人登城呼曰我輩
聞大軍來皆欲降守將勒令拒戰若力攻城
可取也城甚高峻矢下如雨又雜以木石我
步兵冒矢石薄城急攻遂拔之賽因帖木兒
遁虜金伯顏是夕退師成東張榜諭納哈出
也先不花等曰奇賽因帖木兒本國微臣呢

近天庭過蒙殊恩位至一品義同休戚天子
蒙塵于外義當左右先後效死勿去爾乃背
恩忘義竄身東寧府以其父轍伏誅挾讎本
國潛圖不軌年前國家遣兵追襲逃不血刃
又不赴行在退保東寧城與平章金伯顏等
結為心腹松甫里法禿河阿尙介等處團結
軍馬又欲侵害本國罪在不原今舉義兵以
問又與金伯顏等誘脅小民堅壁拒命哨馬
前鋒生獲金伯顏外哈剌波豆穗左不花高

達魯花赤摠管頭目盡行勦捕賽因帖木兒
又逃不首罪其所投各寨即捕獲飛報如有
隱匿者鑑在東京又榜金復州等處曰本國
與堯並立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鮮而賜之履
西至于遼河世守疆域元朝一統釐降公主
遼瀋地面以為湯沐因置分省叔季失德天
子蒙塵于外遼瀋頭目官等罔聞不赴又不
修貢於本國即與本國罪人奇賽因帖木兒
結為腹心嘯聚虐民不忠之罪不可逭也今

舉義兵以問賽因帖木兒等據東寧城恃強
方命大軍所至玉石俱焚噬臍何及凡遼河
以東本國疆內之民大小頭目等速自來朝
共享爵祿如有不庭鑑在東京翼日師次城
西十里是夜有赤氣射營熾如火日官盧乙
俊曰異氣臨營移屯大吉時萬戶裴彥等擊
高家奴于石城未還欲留待以乙俊言班師
初城陷我軍火倉廩殆盡由是軍中乏食諸
將請由直路龍壽不從欲觀兵循海邊還師

士卒大飢殺牛馬而食軍不得成列衆皆尤
之遂取徑而還恐有追兵野宿必令士卒各
作圂廁馬廐納哈出果躡後行二日曰作廁
與廐師行整齊不可襲也乃還三日師至松
站鎭撫羅天瑞得穀數百石以餉之師遂以
濟是役也風雪沍寒道途氷滑士馬多物故
者金伯顏者其父本國儈也藉通濟院婢生
伯顏仕本國為郎將入元歷臺省至平章師
還至安州伯顏有不遜言斬之

羅世

羅世本元人也恭愍朝與諸將擊走紅賊錄功爲二等累轉版圖判書爲喬桐萬戶倭入寇世逃還王怒命囚巡衛府辛禑初爲全羅道上元帥兼都安撫使倭五十餘艘來泊熊淵踰狄峴寇扶寧縣毀東津橋使我兵不得進世與邊安烈趙思敏等夜築橋分兵擊之賊步騎千餘登幸安山我兵四面攻之賊徒奔潰遂大破之尋判開城府事時倭寇江華世上書曰臣非有文章可以華國又非衣冠之後得處肉食之列常思効死以報萬一請提兵入江華擊走倭賊禑壯其志賜內廐馬二匹又賜十匹分與麾下世與思敏李元桂康永朴壽年等擊郤之倭五十艘復寇江華殺府使金仁貴虜千餘人又寇水原世與元帥楊伯淵率戰艦五十艘擊走之世過江華境有一婦匿水滸指示一家曰賊諜入彼世疾趨圍而夫之殺賊二十九人倭四十五艘寇信州瓮津文化等縣世與元帥趙仁壁德符等擊之斬數級不克而退報于朝曰賊勢甚強我師疲弱難以制勝請遣軍助之倭又寇信州文化安岳鳳州世與德符梁伯益朴普老擊之敗績封延安君爲海道元帥倭寇延安府世與金海君金庾以戰艦五十餘艘往擊之又與庾擊倭于龍岡縣木串浦獲二艘盡殺之又與德符崔茂宣等領戰艦百艘追捕倭賊時賊五百艘入鎭浦口維船分兵守之登岸散入州郡恣行焚掠屍蔽山野轉穀于其船米棄地厚尺世等至鎭浦用茂宣所製火炮焚其船烟焰漲天賊守船者燒死殆盡赴海死者亦衆世等遣鎭撫獻捷禑喜賜鎭撫銀各五十兩百官陳賀及還大設雜戲迎之賜世等金各五十兩裨將鄭龍尹松崔七夕等銀各五十兩後拜門下評理倭寇丑山島禑命世往擊之世不卽行禑怒繫慶州獄尋釋之

金先致

金先致得培之弟以郎將從全羅道都巡問使柳濯擊倭手殺數十人累轉戶部郎中恭愍時從都元帥李嵒禦紅賊至西京賊勢甚盛嵒欲令賊無資糧使先致焚府庫先致曰若焚府庫賊之資猝入國中非計也嵒怒責之安祐在傍徐曰先致言是嵒從之賊平錄功爲一等圖形壁上賜土田臧獲選吏部侍郎出按楊廣道宰相欲壞南京宮室移營白岳先致將行奏曰前營南京人畜疲弊今復壞之恐百姓觖望王驚曰予實不知乃宰相自爲耳即命勿壞紅賊陷京從諸將收復官累密直副使出爲雞林府尹時強盜繫獄連坐者百餘人久未決先致辨理全活甚衆封尚城君賜推誠翊衛功臣號陞同知密直爲全羅道都巡問使辛禑初倭藤經光率其徒來聲言將入寇恐愒之因索粮朝議分處順天燕岐等處官給資糧尋遣密直副使金世祐諭先致誘殺先致大具酒食欲因餉殺之謀洩經光率其衆浮海而去僅捕殺三人先致懼罪詐報斬七十餘人事覺編配戍卒前此倭寇州郡不殺人畜自是每入寇婦女嬰孩屠殺無遺全羅楊廣濱海州郡蕭然一空由先致激怒之也後封洛城君加賜推忠保節贊化功臣號退居尙州卒年八十一子鍏銓鈞

金以道

金以道從恭愍入元宿衛及王即位東還授郎將錄侍從功爲一等除義成倉使王幸廣朋寺飯僧以不能供億杖罷尋復職後以禮部侍郎爲慶尙道賑濟使還奏曰守令職在牧民苟非其人民必受病先王知其然守令必用登科士流今監務縣令皆出胥徒侵漁百端剝割生民敢望勸農桑修政教乎臣巡視義城縣有舊堤若加堰築雖旱可灌漑縣令不修衆臣奉旨已杖之願自今凡守令

專用上流王然之卒不能用累轉判典農事王之南亡福州也以道扈從王命以道發兵于洪州道又從諸將收復京城策扈從收復功皆賜錄券三善三介寇東北面以道爲知兵馬使從都指揮使韓方信禦之以道將兵六千守忽面忽面山谿險阻糧運不繼數請退守三關方信恐違朝旨不從三善三介逼忽面以道望風走時德興兵已據宣州與東北界隔一嶺若踰嶺則忽面已在賊後故方信不責奔敗使守三關三善三介又逼三關以道不能守和州以北皆沒及三善三介退方信復使以道守忽面以道銜之以道性褊急每語人曰三善三介之深入主將退次故也吾欲爲國家死守忽面重違主將節度退守三關爲賊所乘監察司聞之欲按方信罪王召監察大夫崔宰諭方信無罪事寢

具榮儉

具榮儉初名貞綾城人居沔州性强狠善殖貨官累典理判書嘗以私忿壞人廬舍肆侵暴繫行省獄對省官言又倨傲省官杖之恭愍朝封沔城君初康允忠訪宰臣趙碩堅與語碩堅妻張氏窺而悅之及碩堅卒使婢請允忠允忠不應婢三反乃往通焉後復有醜聲允忠弃之榮儉初娶安珪之女生二子又娶金子章之女生二子五女會金氏亡張固邀榮儉私之因以爲夫榮儉與柳濯等征高郵張又多穢行榮儉還而絕之張怨之及奇轍等伏誅元顯譖榮儉與左使韓可貴不捕轍等支黨王命下二人巡軍張舅判事金成與安祐申青等又訴于王王矯命斬之王知之遣人止之使者到巡軍已梟首于市矣遂籍其家尋許收二人屍還其財産張又通大護軍李仇祝爲御史臺所鞫榮儉子偉與信義

吳仁澤

吳仁澤恭愍朝從安祐等擊走紅賊錄功爲二等累遷上將軍又從祐等收復京城又與

崔瑩誣興王賊錄功俱一等賜端誠亮節功臣號後判密直司事興密直副使金達祥有寵於王擅機密號爲內相時國家連年興師帑藏匱竭德興兵又至有功者皆賞以官仁澤達祥首建議添設文武官遂典銓注赴征將士皆得超遷人樂從軍然請謁大盛賄賂公行工匠賤隷無不除授官爵大濫宰相有勸王南巡避難者王頗然之仁澤田紅賊之難南幸而能收復者以其被賞稱賊故人人

懷憤雲合致死而殲之德興非紅賊比所過皆爲其民大驚一南都殲以北誰從殿下者今日之策覲祉爲上議遂寢王召瑩柳淑慶千興曰吳仁澤金達祥濫典銓注遺棄賢良進用親姻不記功勞惟視賄賂工匠之賤布列中外傷和召災罔不由此予甚悼之當屏諸遠方以荅天意時仁澤達祥方在都堂遣中使宣旨流仁澤于淸風達祥于沃州國人大悅仁澤子前軍簿判書英柱三司判官英

佐興其母卜於肅人石天祿曰崔瑩李龜壽何時見斥天祿曰不久矣言洩乃流英柱于杞溪英佐于川寧并杖流天祿辛旽當國召拜知都僉議仁澤與千興等謀去旽事洩繫巡軍杖流尙州又杖流英佐于水原皆沒爲奴後仁澤聞旽必欲殺已與英柱英佐逃旽遣使楊廣全羅慶尙道搜捕又繫仁澤妻子判事玉天桂養仁澤少子旽疑與仁澤同謀繫巡軍拷掠殺之尋獲仁澤杖配忠州城烽卒

金普

金普金海府人忠定朝拜知密直恭愍初轉僉議評理鎭撫郞侍從功爲一等賜忠勤亮節匡輔功臣號撥亂義成德泉倉有倉奴附倉官欲納布受信州租稅普許之吏具牒請糾正鄭暉請署暉問之吏曰欲省陸運價錢耳暉問信州去京遠近吏給曰七八日程也暉乃署之後知爲吏欺收其牒倉官共嫉之

他日暉又見庫外別置米五碩詰之吏以狀
餘爲解暉意倉官竊用告于臺普由是積不
平訴暉於王繫巡軍尋釋之王遂罷義成德
泉官及監檢糾正稱內房庫別設提舉以掌
之未幾召臺官諭曰閣卿等以革倉官欲劾
金普予將復置勿彈諸道按廉期滿皆遞有
李資者曾附普按楊廣道至是又附普請勿
遞普白王下旨曰今農月不可煩驛騎但遞
江陵道存撫普妻兄金隨新除江陵存撫故

也資仍按楊廣普適居母憂時人語曰李資
此行爲金相賻喪也金鏞等忌普擅權謀斥
之察訪崔淵希鏞意又惡資廉問資賄普物
多少遣人勾取文書繫從吏逼令解去鏞忿
普復職誘人上書請行三年喪矯旨下都評
議司普因此久不復職旣而封金寧府院君
奇轍等伏誅普以叢興逮捕杖流加羅山辛
旽用事引爲都僉議贊成事尋拜左侍中賜
忠勤亮節同德輔理功臣號普屢毁旽於王

旽譖普竄之

◦邊光秀　李善

邊光秀恭愍時爲兵馬使國家以全羅軍須
漕運阻倭不得通選京北界武士刷喬桐江
華東西江戰艦八十餘艘命光秀及兵馬使
李善分將往護之至代島有內浦民被虜者
逃來告曰賊伏兵伊作島不可輕進善不聽
鼓譟先進賊以二艘逆之佯退光秀等追之
俄而賊五十餘艘圍之兵馬判官李芬孫中

郞將李和尚等先與戰盡爲賊所殺諸船兵
望見喪魄投海死者十八九光秀善等觀望
不戰而退戰卒大呼曰兵馬使何棄士卒而
退耶願小駐爲國破賊光秀等終不救士卒
無所恃氣益沮喪由是大敗唯副使朴成龍
力戰身中數矢所乘船僅全兵馬判官全承
遠與判官金鉉散負李天生殊死戰賊追之
不敢近賊船二艘忽從西橫擊士卒不能支
皆投水獨承遠力戰中數槍亦投水然髻罥

故得不死登船有一卒中矢亦投水援船不能上承遠引登船晝夜手櫂三日得到南陽府戰艦還者唯光秀善等船二十艘而已喬桐江華東西江哭聲相聞光秀等竟不坐國人恨之後章眺譖光秀流三陟

鄭之祥

鄭之祥河東郡人因其妹往來于元値恭愍入侍隨從有勞及王即位驟遷至監察持平不諳事理爲全羅道按廉入境過勢家所使

亂搒掠侚示諸郡一道寒心埜思不花本國人也入元有寵於順帝其兄徐臣桂爲六宰弟應呂爲上護軍依勢作威福國人畏之不花降香至本國所至縱暴存撫按廉多被辱罵莫敢違忤至全州之祥迎候禮謹不花待遇甚倨接伴使洪元拈有憾於之祥之祥不聽元拈激怒不花曰之祥慢夫使不花縶縛辱之之祥忿恚大叫給州吏曰國家已誅諸奇不復事元命拳相金敵直爲元帥守鴨江此使者易制耳若等何畏而不我救將見下州降爲小縣也邑吏呼噪而入解縛扶出之祥遂率衆執不花元拈等因之奪不花所佩金牌馳還京過公州執應呂以鐵椎撾之數日而死之祥來白王王驚愕下巡軍命行省貟外郎鄭暉逮捕全州牧使崔英起及邑吏等又遣車蒲溫賚内醞慰不花還其牌元遣斷事官買住來鞫之祥王誅諸奇釋之祥爲巡軍提控再轉戶部侍郎御史中丞官至判宗

卒性嚴酷凡戮死罪必遣之之祥妻寡居潭陽爲倭賊所害辛昌時子從爲典理佐郎上復讎箋自請爲召募別監得兵百餘人隨朴葳擊對馬島後改渾

任君輔

任君輔豐州人恭愍初拜密直知申事與大護軍卓五十四爭寵罷尋復職進密直副使宦者金伯顏帖木兒詐傳王旨以君輔爲内乘提調事覺杖伯顏帖木兒流君輔于泰安

郡又以君輔遲留移配濟州牧子既而召還奇轍等伏誅追捕其黨君輔祝髮匿三角山捕獲杖于市辛旽始用事引君輔復拜密直副使遂與金蘭睦仁吉掌庶務于宮中寵幸無比陞知司事賜誠勤翊贊功臣號又陞判司事君輔雖因旽復相內懷慚愧嘗白王曰崔瑩李龜壽等皆癸卯定亂功臣將有十世何罪貶黜且師傅本僧也雖國朝之人豈可使賤僧爲政取笑天下王不聽君輔退謂人曰予以累葉衣冠幸蒙上恩承乏政府使無識僧得肆其姦後世其謂我何金普亦屢言於王旽譏普罷相欲幷斥君輔王曰普與君輔同時復進今復無故盡逐人謂我與卿進退太輕不如緩之自是君輔雖在政府不復與聞國事及鄭樞李存吾以論旽見逐君輔營救旽益嫉之會旽譖睦仁吉竄全州君輔言仁吉舊人不可以小失去旽因譖曰奇因龍之還燕君輔有密言王信之遂竄于驪興

子巨欽

羅興儒

羅興儒羅州人骨貌輕儇善詼諧頗涉書史屢舉不第開塾舍以訓童蒙恭愍朝補中郎將爲影殿都監判官須髯皓白督丁夫運石手執旗竿登石上麾而呼之王悅累遷禮儀摠郎以王命監造木蟠龍爲殿門飾遂以技巧稱陞司宰令遷司農少卿撰中原及本國地圖敘開闢以來帝王興廢疆理離合之迹曰好古博雅君子覽之胸臆間一天地也遂進于王王見而嘉之興儒能言前代故事王愛幸常目爲老生朝夕在左右或命賦詩或戲語時賜御膳至手調羹予之興儒輒夸語於人寫所賦命題詩送史館曰老臣獲紆上知類太公之遇文王賜謄給札賦詩同太白之遇玄宗豈無秉周柱董狐之筆者乎其自飾要名類此憲司劾興儒盜用影殿之材免其官辛禑初判典客寺事上書請行成日本

以通信使遣之自辛巳東征之後日本與
我絶交好興儒初至疑諜者囚之有良柔首
本我國僧也見興儒遂請釋之時興儒乖僅
六旬紿曰吾今百有五十矣倭人駢闐聚觀
至有畫像作讃而贈之者

睦仁吉

睦仁吉泗州人恭愍入元宿衛仁吉以中郎
將侍從及王即位錄功爲一等又錄誅奇轍
功爲一等累遷兵部尚書王避紅賊南幸仁

吉從行轉知密直司事仁吉素與典法判書
李子松有憾子松奉使如元都堂餞之仁吉
使酒扼子松吭而罵之監察司劾之仁吉訴
臺官于王典法司再劾之王不聽諫官田祿
生等上疏曰仁吉暗險麤暴起自微賤位至
宰輔挾功驕恣肆其狂暴陵辱子松憲司劾
之曾不知愧欲蓋其愆反訴臺臣是恃殿下
之恩而蔑殿下之耳目也殿下豈可以負纖
微勞輕左右耳目之司乎非所以示公道也

王不得已罷封泗城君僉議監察典法復請
乃罷歸田里丑遣人賜彩段二匹興王之變
衛士皆散無一人侍衛者惟定主謂左右曰
人皆謂睦仁吉禹磾爲愚戇然二人在必不
逃難遂召仁吉還故事密直商議者雖與議國
政不得署文移一日會議諸相曰商議亦相
也同議而不署可乎商議金貴位在仁吉下
先署之既而仁吉至嫌其先已乃不署評理
崔瑩怒白王令署之仁吉竟不從其恃寵倨

傲如此策已亥平賊辛丑扈從功俱爲一等
拜僉議評理仁吉嘗夜徼巡有人走入魯國
公主從兄哈剌不花第索之甚急哈剌不花
訴于王王怒辛旽恐仁吉白其兇詐乘王怒
譖之竄全州後與吳仁澤謀除旽事洩杖流
清州爲官奴籍其家起拜贊成事辛禑時仁
吉與李竱李溥爭田有隙欲中傷之及池奫
伏誅仁吉誣構爲奫黨繫巡軍獄尋釋之仁
吉嘗在都堂揚言曰倭賊肆侵掠吾輩在此

飽食略不愧恥可謂有人乎仁任怒其言逼
已乃遣仁吉擊倭于全羅道六年大司憲禹
玄寶等誣劾仁吉陰蓄異志削職遠流籍其
家尋卒于貶所

金庾

金庾金海人恭愍朝與諸將平紅賊收復京
都錄功爲二等又策興王定亂功爲一等元
之立德興也庾奉使在元國人在元者皆從
之庾執節不貳及還拜密直副使賜推誠翊
祚功臣號以旌之累遷知門下事辛禑時授
判開城封金海君轉門下評理乳媼張氏之
獄起庾責崔瑩抗君瑩怒白禑杖流合浦未
幾釋之以之賂賛成事與李子庸洪尚載等
奉使如
京師先是我使入朝由遼東輒不達故令庾
等航海而往海道險惡不及期
帝責庾等稽緩且曰向者汝國殺朕使臣又
弑汝君其權臣爲誰嚴加栲問庾以李仁任
對
帝引庾于內誘之曰汝先國王無子朕所知
今王誰之子庾不之辨明日本國宦者崔安
至興聖寺紿庾從者段得春曰汝主所出庾
非已奏汝何諱耶得春曰庾言妄矣得春退
至鍾山寧國寺以語譯者鄭連仁任家奴亦
在行中聞之
帝流庾等于大理距天竺二千餘里明年放
還且許通朝聘庾等至禑賜酒勞之曰卿等
奉使 天朝竄于絕域跋涉二萬八千餘里
三年乃得生還予甚憫焉各賜鞍馬仁任家
奴以所聞得春語告仁任仁任白禑令賛成
事禹玄寶密直姜淮伯鞫之流庾于清州連
于漢陽時人以爲庾之還多賫錦綺紗羅不
賂仁任故擯罷尚載在海被倭寇囊橐一空
故免於禍辭庾從使十二年復下庾獄杖
流順天府籍其家仁任戒押行吏往還限五
日庾遂死[illegible]

楊伯淵

楊伯淵性使撻喜容飾貪財好色恭愍朝累轉判閤門事奸判密直辛貴妻康氏康氏贊成允成女也憲司劾之罷職禁錮後爲上護軍從崔瑩定興王之亂策功一等驟遷密直副使陞判司事出爲西北面元帥擊倭于宣州斬五十餘級又從我
太祖擊東寧府辛禑初拜門下評理時有邊報瀋王率叛賊金義來伯淵爲安州上元帥與諸將往備之遼瀋草賊兵還尋英贊崔奴介等聞我國兵悉赴禦倭北境單虛遂率百餘人渡江入寇伯淵捕斬連等四十餘人擒奴介以獻時鴨綠江北屢有賊變國家疑金義引胡兵來至是始知非瀋王兵乃草賊也尋進贊成事提調政房時倭寇充斥以韓邦彥金用輝慶儀爲楊廣全羅慶尚道助戰元帥使伯淵督戰知密直洪仁桂副之民間聞伯淵等來語曰導邊倭寇勿遷元帥倭賊騎七百步二千寇晉州伯淵與慶尚道上元帥禹仁烈都巡問使裴克廉邦彥用輝儀仁桂等戰于班城縣大破之斬十三級餘黨悉竄山谷遣判事金南貴中郎將仝五惇獻捷禑喜賜南貴等白金各五十兩五惇辭以無功不受都堂曰君賜不可辭五惇曰然則既爲吾物請納都堂時議多之賜伯淵金五十兩羅絹鞍馬宮醞仁烈等六人銀各五十兩紗絹宮醞及還命兩府迎于天壽寺伯淵以功微賞重辭所賜金禑不聽曰賞猶未稱其功更命都堂宴慰之伯淵恃功頗驕矜李仁任林堅味等惡之嗾憲司劾伯淵潛通妻弟又奪前判事李仁壽妾又夜遣數十騎圍故密直成大庸母家強奸大庸側室爲尼守節者遂削職流陝州是夕宦者林甫韓軫矯旨召還使者爲巡綽官所捕鞫白禑曰上護軍全天吉嘗語臣云伯淵謀害兩侍中欲自爲首相請按治黨與禑命瑩朴曾老李元紘張夏

梁伯益都興等與臺省典法會巡軍雜治乃囚天吉軫甫前提學金濤等于獄訊之天吉軫甫皆服曰伯淵欲自為左侍中以瑩守侍中成石璘兼大司憲甫為班主唯濤不服被搒掠絕復蘇者三至更栲問乃曰辭與天吉等同復鞫天吉辤連石璘及知門下尹承順判密直金用輝同知密直柳曼殊等即下四人獄禑謂瑩曰毋以豎人妄語枉害諸相囚伯淵弟三司左尹仲淵上護軍李淵密直副使子淵及其親舊密直副使任毅辛廉典法判書安得禧判事金南貴曹淑卿李貴前直門下洪琳前少府尹趙希甫等鞫之辭連洪仲宣遣版圖判書表德麟典法判書柳藩殺伯淵仲宣于流所又殺濤李淵軫南貴琳甫淑卿梟首于市并籍伯淵仲宣濤軫家沒子女為奴婢杖石璘承順曼殊毅貴希甫有差配戍卒子淵仲淵廉得禧放歸田里天吉斃獄中用輝伯淵之妻兄也嘗與伯淵爭田民

有隙瑩等以為必不與謀釋不問瑩之斷此獄刑戮過重時人寃之

池湧奇

池湧奇忠州人恭愍朝累除三司右尹辛禑初轉禮儀判書拜密直副使陞同知司事賜輸誠奮義功臣號出為全羅道都巡問使倭寇長興府湧奇遣卓思淸與戰于會寧縣擒斬九人遷知密直司事又為全羅道元帥禑責湧奇不能禦倭杖其都鎭撫尋進密直使罷起為楊廣全羅慶尚道助戰元帥倭寇潘南縣湧奇與元帥李乙珍進戰却之獲一艘焚之斬九級賊投水死者亦多後以門下評理為全羅道都元帥尋改本道都巡問使擊倭斬八級以獻又與倭戰于應嶺驛力戰中矢從我
太祖定策立恭讓擢門下贊成事賜中興功臣錄券封忠義君教曰卿以英邁之資雄偉之器常懷郭李之忠實兼關張之勇撫軍則

有拊循之效臨陣則有敵愾之功自玄陵賓
天旽猾用事禑昌父子竇緣竊位濁亂紀綱
傷敗彝倫九廟震驚卿與侍中
李太祖舊諱奮不顧身決義定策以子於王氏最
親俾承正統既墜之緒得以復續已絕之祀
得以血食其視平勃之安劉漢狄張之復李
唐爲有光焉嘗命有司崇爵以封祖考立閣
以圖形像嫡長襲忠義之號支庶蒙來世之
宥錫之土田兼及臧獲尚慮功鉅賞微不足
勸後今賜卿銀錠馬匹絹帛錢判三司事彝
初之獄起憲司以湧奇爲金宗衍黨劾流三
陟井邑民王仲明等益富湧奇妻族也出入
湧奇家自謂忠宣王孼曾孫定陽君瑀知之
以告遂捕之大司憲金士衡等言池湧奇與
於功臣之列誠宜盡忠輔佐反以妻之孼從
兄弟王益富爲忠宣王曾孫陰養於家不忠
莫甚願殿下推益富收湧奇告身及功臣錄
券明正其罪於是下司平府鞫之欲益富與

[illegible]行當及其族十三人幸僧神照素善湧奇
[illegible]向王曰援立之功專在湧奇王信之右湧
奇謫方只收告身功券郎舍陳義貴等又言
池湧奇本系庸人寵遇既極顧乃懷姦挾詐
潛通宗衍反逆之謀以忠烈王賤妾之後王
益富謂之宗孫將欲倚賴覬覦非分情見事
白今只收職牒願斷以大義明正典刑王曰
湧奇雖姦詐不忠然已於祖眞前盟以宥及
永世不忍加誅義貴等復上疏極論憲司又
言湧奇以王氏餘孼潛匿家中愛養尊奉中
興之初稍有不道之言殿下即位之後又不
首告安知乘時竊發議以爲君而逞其不軌
之謀也王召鄭夢周趙浚議命杖百遠流籍
家產四年許外方從便奇卒于貶所子有容

河乙沚

河乙沚晉州人忠惠朝擢第一人及第恭愍
時爲江華萬戶倭船集東西江寇陽川遂至
漢陽府燒廬舍殺掠人民王責乙沚及漢陽

乃守禦不能禦並杖配烽卒辛禑初爲全羅道元帥兼都安撫使乙沚無才行又有藍篋之請賂權貴得任間寄士林鄙之乙沚捕倭一艘禑賜衣酒時乙沚發軍於定額外又發煙戶軍及別軍民頗失業體覆使郭璇還奏之即罷新發二軍柳濚代乙沚爲元帥未至乙沚輒歸晉州田莊倭賊二十餘艘乘間來寇羅州焚兵船又燒營舍民戶大肆剽掠禑怒命囚致乙沚于巡衛府杖百流河東縣尋釋之起爲雞林元帥初日本大內義弘請其先出於百濟以我爲宗國嘗欲禁諸島倭侵擾我疆會本國使韓國柱如九州請禁賊義弘遣麾下朴居士以其兵一百八十六人與之偕謂國柱曰以我軍爲先鋒責國師繼之海賊不足平也至是倭寇雞林居士率兵與戰乙沚逗遛不救居士軍大敗得脫者纔五十餘人

禹仁烈

禹仁烈丹陽人恭愍朝累遷判繕工寺事辛禑時拜鷹揚軍上護軍出爲慶尚道元帥兼合浦都巡問使倭入寇仁烈飛報偵卒言賊自對馬島蔽海而來帆檣相望已遣兵分守要害然賊勢方張防戍處多以一道兵分軍而戍勢甚孤弱請遣助戰元帥時江華之賊逼近京都備禦不暇雖得此報罔知所爲倭寇蔚州仁烈擊之斬九級又寇密陽仁烈與戰敗績典容副令崔方雨等數人死賊至靈山據險自固仁烈及副元帥裴克廉進擊不利又戰于栗浦斬賊將又斬十餘級獲馬六·餘匹我軍死傷亦多仁烈每戰獲賊馬兵仗輒分與有功士卒爭死戰然賊倍於我故不能敵請濟師禑遣我
太祖及三司右使金得齊知密直李琳密直副使柳曼殊爲助戰元帥仁烈與賊戰于太山新驛賊退仁烈夜遣精騎五百擊賊于沙弗郎松旨賊潰爭舟墜水中矢者亦多我

太祖素得人心又士卒精銳戰無不克故州
郡堅若實邊卒言賊船隱見海島不知多
少我
太祖行未至人心恟懼仁烈飛報繼至
太祖并日而行遇賊于智異山下相距二百
許步有一賊背立負身手叩其臀示無畏以
辱之
太祖用片箭射之一矢而倒於是賊驚懼氣
奪即大破之賊衆狼狽登山臨絶崖露刃圭
槊如蝟毛官軍不得上
太祖遣裨將率衆攻之裨將還白巖高峻馬
不得上
太祖叱之又使
恭靖王分麾下勇士與之偕行
恭靖王還白亦如裨將言
太祖曰然則我當親往見之乃謂麾下士曰
我馬先登則汝等要當隨之遂鞭馬至馳觀
其地勢即拔劍用刃背打馬時日方中劍光

如電馬一躍而登軍士或推或攀而隨之於
是奮擊之賊墜崖死者大半遂擊餘賊殲焉
未幾仁烈以病辭又出爲慶尚楊廣全羅三
道都體察使與倭戰中矢力戰破之遣人獻
捷禑賜酒及鞍馬尋知門下出爲慶尚道上
元帥兼都巡問使倭寇合浦仁烈與戰却之
斬四級仁烈中流矢我軍死傷者八十餘人
禑又賜衣酒倭寇蔚州清道密陽慈仁彥陽
等地仁烈與克廉河乙沚吳彥戰于蔚州斬
十級獲船七艘賊入蔚州刈禾爲糧侵及機
張仁烈募兵夜戰于東萊斬七級又與克廉
朴修敬彥擊倭于泗州大破之殺獲百四十
餘人禑遣典理判書鄭南晉賜仁烈等諸將
酒是戰也有韓加勿者力戰斬五級遂授職
陣鄭堂賻其妻子米十五碩布百五十匹倭
又寇班城縣登雄山頂樹柵自保仁烈與修
敬彥合圍攻之斬三十四級進贊成事籌議
恭讓即位金佇獄起辭連仁烈臺諫執論請

置極刑王不允但免官尋以仁烈爲雞林府尹命趣之官仁烈曰臺諫交章劾臣請竄臣一方以保餘生王曰若自求貶黜是實其罪也臺諫交章論劾不已乃流清風郡又辭連罪初繫獄竟釋之自此以後入 本朝

文達漢

文達漢平章事克謙六世孫也辛禑時授大護軍累遷同知密直司事賜推誠翊祚功臣號進知門下事轉評理出爲楊廣道都

體察使禑命之曰往察將帥勤怠士卒強弱其有逗遛不進者元帥則囚以待命餘皆直斷時倭賊千餘人陷沃州保寧等縣遂入開泰寺據雞龍山達漢與王安德都興進攻之賊棄馬登山公州牧使崔有慶判官宋子浩與戰于仇岾子浩敗死達漢又與安德與金斯革安慶朴壽年等戰于公州盤龍寺斬八級後禑如元巾浦登一小渚水方漲莫測淺深禑躍馬欲濟達漢曰水之淺深未可知也

豈宜遽入俄有一人渡而射獸禑望見大怒曰若果水深彼人飛渡耶文評理其誣我乎即令達漢歸第禁其出入尋削職久之崔瑩使密直副使崔鄲白禑曰達漢以愚直忤旨在家悔恨乞許出入禑許之瑩在政房復達漢職禑見達漢名曰曩者鄲使金實請宥達漢今已得免乎取筆勾去又削鄲實職遂下鄲實巡軍尋起達漢拜評理加賜推忠翊戴輔祚功臣號陞贊成事憲司劾達漢憑藉外

戚縱肆貪婪流合浦都堂乞置近地移鐵原尋拜三司右使恭讓即位臺諫交章以爲達漢以李琳妹壻居中用事恣行不義琳之族屬皆已流竄而達漢獨在輦下請收告身斥黜乃流于外四年封順平君卒子繼宗孝宗

金湊

金湊樂安郡人登第恭愍朝累遷成均直講諫官鄭樞等上書論辛旽王怒下獄鞫之辭連湊杖流于鄉尋宥許從便拜祕書監丞辛

禑時除司憲執義累轉知申事遷密直提學
恭讓初進門下評理兼大司憲與同僚上書
曰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三里之城七里之
郭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
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夫彼衆我寡戰於平原
曠野則勝敗存亡在於呼吸若堅壁固守則
雖四面圍之曠日持久而不能下庚寅以來
倭奴肆虐侵陵郡邑剽掠人民郡縣無城堡
雖以固守望風奔潰使賊如入無人之境以

致四十年生民之患自修築城堡之後倭寇
不能侵掠生民免於俘獲此目前之明效也
夫人之一身腹心爲重而肢體次之以一國
言之則都城腹心也郡縣肢體也肢體雖完
而腹心苟虛則受病無日矣今郡縣雖有城
郭而都城頹圮非所以爲社稷長遠之計也
乞於農隙集諸道丁夫更廣內城舊基修築
之王納之復上疏曰頃陳修城之策卽賜兪
允然只仍羅城舊基陜隘太甚徒勞無益萬

有一朝不虞之變則王畿之民不知所止流
移四散必矣願命攸司因舊基廣之今者諸
郡民聞殿下修城之令愛國度至京都者亦
多竊聞有還放之議是則失信於民也乞督
攸司及期修築且停中外土木之役以專其
事王以役巨命待後年又言世子朝見之時
侍御僕從當用正人司僕副正邊佗介在僞
朝多行不義再被竄逐中興之後全軀足矣
又求爲內乘官從世子入朝請奪告身明正

其罪命削內乘職又論漢陽府尹柳爰廷媒
子自娶以亂風俗之罪流之然湊亦不能齊
家妻妾皆有醜聲自此以後入　本朝

崔雲海

崔雲海字浩甫通川郡人父祿護軍有功於
高郵之戰恭愍王追念其功授雲海忠勇衛
散員累轉典工摠郎辛禑時出爲忠州兵馬
使斬倭六級獲兵仗以獻又爲順興榮州等
處助戰兵馬使兼慶尚道兵船都管領事屢

擊倭必捷遂除順興府使賜馬絲帛兵器遂之時倭賊據客館侵掠無虛日雲海日與戰獲牛馬財貨輒與士卒及州民又於一處聚境內人民作粥賑恤民不餓死咸稱慕之賊退超授典法判書倭寇原忠丹陽提川雲海爲助戰都兵馬使屢戰獲首級以獻賜馬絲帛授忠州牧使倭寇全羅道移全州牧使尋拜密直副使賜忠勤佐命功臣號又爲楊廣道廣州等處節制使兼判廣州牧事擊倭下新昌走之雲海妻權氏性妬悍在廣州妬傷雲海面裂其衣折良弓拔劍刺馬擊犬斃又追雲海欲擊之雲海走免即去之然猶未絶嫁永興君環門下府牒憲司鞫之自此以後入　本朝

列傳卷第二十七

列傳卷第二十八

[illegible]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illegible]

李穡

李穡字穎叔贊成事穀之子生而聰慧異常讀書輒誦年十四中成均試已有聲穀仕元爲中瑞司典簿穡以朝官子補國子監生員在學三年穀在本國卒自元奔喪恭愍元年穡服中上書曰草土臣穡言臣聞當國家無事之時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及國家有事之後匹夫之言重於太山臣以匹夫之賤冒進敢言狂妄之罪宜在不宥然消渙之微高深所資芻蕘之言聖人所取儻殿下曲賜採擇宗廟幸甚社稷幸甚臣聞經界之正井地之均治人之先務也洪惟我祖宗創垂之制持守之規無所不至四百餘年末流之弊豈盡無有而田制尤甚經界不正豪強兼并鵲之巢而鳩之居者皆是也有司雖以公文朱

筆先後定其賓主甲者有力乙便無理而況
公文朱筆又多魚目混珍者乎然此受田之
家皆王之臣陳力之餘所以代耕彼雖失之
此乃得之是猶楚人失弓楚人得弓猶之可
也奉於民之所天者唯在於田數畝之田終
歲勤動父母妻子之養猶且未贍而收租者
已至若其田之主一則幸矣或有三四家者
或有七八家者苟力焉而相牟勢焉而相訟
孰肯讓哉以是供其租而不足則又稱貸而

益之於何而養其父母於何而育其妻子民
之窮困職此之由詩不云乎哿矣富人哀此
惸獨殿下即位之初首以田制爲務繼降宥
旨眷眷於此深謀遠慮出自聖心猗歟偉哉
愚以爲羨魚不如結網膠柱何能調瑟不更
其法難去其弊乞以甲寅柱案爲主參以公
文朱筆爭奪者因而正之新墾者從而量之
稅新墾之地減濫賜之田則國入增正爭奪
之田安耕種之民則人心悅人心之悅國入

之增爲理之君所大欲也殿下何憚而不爲
或曰富人之田難以遽奪積年之弊難以遽
革此則庸君所行非所望於殿下也若其施
爲之方潤色之事輔相大臣必有運籌者矣
豈新進小生所能妄議然其行與不行唯在
殿下誠與不誠耳近年倭寇侵疆至貽聖上
宵旰之憂世臣老德相與謀猷其所以處之
之方俱得其要然臣以父憂居濱海之地謀
於野者熟矣今之爲計不過有二曰陸守曰

海戰車不可濟川舟不可行陸人性亦猶是
也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楊粵之人其性耐暑
今夫平居之民不習水故足未蹈舡而精神
已昏一遇風波則左顚右倒相與枕藉乎舟
中之不暇欲其坐作進退以與敵人賈勇難
矣臣以爲陸守則發平居之民利其器械屯
其要害盛軍容謹烽火以眩倭人之目此則
按廉郡守足任之都巡問使何所用之折衝
守令櫱貲供億如是而已海戰之術則臣以

爲本國三邊控海島居之民無慮百萬方之
隊之長其長技其人又不以耕桑爲事而以
漁鹽爲利比因此賊離其居失其利怨之之
心比之陸居豈止十倍馳一騎奉條畫沿江
召募必其賞賚數千之衆一朝可得以其所
長之技敵其所怨之人其有不勝者乎况殺
敵得賞不猶愈於魚鹽之利乎又以追捕使
領之常在船上則州郡得便盗賊可敗矣二
者禦寇之要道也盖陸守而不海戰則彼以
我爲櫓其來未可量也海戰而不陸守則彼
或出其不意而其害有不小矣故陸守所以
固我也海戰所以威彼也如此則不兩得乎
文武不可偏廢文經武緯天地之道也唐虞
三代遐哉邈乎且以兩漢言之高祖之興蕭
角也有如蕭何者運籌而無汗馬之功此文
也有如韓信者分兵而有攻戰之勞此武也
光武中興之時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則其文
武並用經緯俱張而爲後世之不可及也由

是觀之雖當戰鬪之時不廢講論之道况當
昇平之時可忘戰守之備乎是以先王知其
然立官設職崇文重武未嘗舉此而遺彼焉
我國家熙洽漸磨加以東漸昇平百年民不
知兵萬戶之府係皇朝所立既是虛額諸衛
之職爲膏粱所占又且無軍以令准古雖曰
重武而無用武之實矣近以倭賊中外騷然
幾不土著又聞中原之民頗染賊腥尚賴皇
天眷顧我元之深意吾皇涵養生民之洪恩
今且宴安不至顚沛然居安思危則雖滿不
溢思患預防何憂難焉苟或因循一朝有緩
急將何以備之乎楚國失猿禍延林木城門
失火殃及池魚其可安然坐視乎况我國東
有日本北有女眞南通江浙之船止有朝天
之路西走燕山倭賊之來既已倉皇失措至
請甲兵于浙之賊萬一帆船而來女眞之人
萬一南壓其騎則何來之民其遽爲干城之
卒歟若變起倉卒人皆跼蹐無以衛社稷扶

君王矣每慮及此竊自寒心臣願設武舉之
科令充諸衛之士試以武勇而習其藝賜以
爵祿而作其氣國足精兵人樂為用庶幾無
他日噬臍之患矣昔賈誼當文帝無事之時
大息痛哭況今薪火已然猶寢其上乎寧使
微臣獲僭言之罪不使聖朝有無備之譏臣
之願也孔子之道大以遠非臣所能贊揚古
今崇奉廟學規模亦非臣之所能悉論國家
內立成均十二徒東西學堂外滲州郡亦各
有學規模宏遠節目緻密觀祖宗之意所以
崇重儒道者深且切矣蓋國學乃風化之源
人材是政教之本不有以培之其本未必固
不有以濬之其源未必清古之帝王有令名
於天下者亦致意於斯耳殿下以生知之資
夙慕聖人之道痛學校之廢遂下修葺之令
非惟吾儒之幸實生民之福也然其朋徒解
散齋舍傾頹有由然矣臣請言之古之學者
將以作聖今之學者將以干祿誦詩讀書嗜
迂未深而繁華之識已勝彫章琢句用心大
過而誠正之功安在或變而之他誇其投筆
或老而無成嘆其誤身其中英邁傑出為儒
之宗匠為國之柱石者幾何人哉詩云愷悌
君子何不作人作人之妙實在王化士流之
[illegible]如此則在上之人庸得辭其責乎又況登
仕者不必及第及第者不必由國學孰肯弃
捷徑而趨歧途哉朋徒解散齋舍傾頹良以
此夫臣伏乞明降條制外而鄉校內而學堂
考其材而陞諸十二徒十二徒又摠而考之
陞之成均限以日月程其德藝貢之禮部中
者依例與官不中者亦給出身之階除在官
而求舉者其餘非國學生不得與試則昔之
招不來者今則麾不去矣臣將見人才輩出
殿下用之不竭矣佛氏入中國王公士庶尊
而事之自漢迄今日新月盛肆我太祖化家
為國佛刹民居參伍錯綜中世以降其徒益
繁五教兩宗為利之窟川傍山曲無處非寺

不惟浮屠之徒淩以卑陋亦是國家之民多於遊食識者每痛心焉佛大聖人也好惡必與人同安知已逝之靈不恥其徒之如此也哉臣伏乞明降條禁已為僧者亦與度牒而無度牒者卽充軍伍新創之寺並令撤去而不撤者卽罪守令庶使良民不盡髡緇臣聞殿下奉事之誠尤篤於列聖其所以祈永國祚者甚盛甚休然以臣之愚竊惟佛者至聖至公奉之極美不以為喜待之甚薄不以為

怒況其經中分明有說布施功德不及持經聽政之餘怡神之暇注目方等留心頓法無需不可但為上者人所則效虛費者財所耗竭防微杜漸不可不慎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臣願於佛亦宜如此臣亦知逆鱗必至於碎首但恐濫觴或至於滔天故冒萬死不惜一言臣又復思惟盛衰相因理之必然我國家承世幼沖陪臣執權紀綱失墜人思其治殿下以聰明寬毅可以有為之資當亂極思

治可以有為之時宜渴求周賢矣來見京邑爰爰宜急於聽政矣而未見庭燎晰晰賢能豈盡登庸姦邪豈盡屛退未聞一政之行徒缺百姓之望如此而望其治成是猶卻步而圖前南轅而適燕臣甚為殿下恥之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修心之要出治之方無過於此惟殿下留心焉二年擢魁科授肅雍府丞中征東省鄉試第一名充書狀官如元應舉明年赴廷試讀卷官參知政事杜秉

彝翰林承旨歐陽玄見穡對策大加稱賞擢第二甲第二名勅授應奉翰林文字承仕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尋還國王授典理正郎藝文應教四年陞內書舍人又如元禮任翰林院權經歷五年以母老棄官東歸上書言時政八事其一罷政房復吏兵部選也王嘉納遂以穡為吏部侍郎兼兵部郎中以掌文武之選六年試國子祭酒遷右諫議大夫請行三年喪從之七年以言事忤[illegible]

貴一時諫官皆左遷擬穡尙州其夜命以穡
爲樞密院右副承宣翰林學士謂宰相曰李
穡才德出衆非他人比用舍不如此輒以伏
人心自是參掌機密凡七年十年紅賊陷京
王南幸扈從錄功爲一等十一年王聽僧讓
寺僧言賜田會穡奉御寶印監試榜王遣宦
官命幷印賜僧牌穡白曰此事宜議諸大臣
不可輕易王怒甚穡恐卽印牌王怒稍[illegible][illegible]祥
命俾印榜知都僉議柳淑諫曰僧以非理干

贊聖政穡爭之誠是殿下聽非理而罪學臣
於理何至怒稍霽乃印榜穡上箋辭職曰臨
事徑情反激怒雷霆之下撫躬對影著難容
天地之間主不允十二年元授征東行中書
省儒學提擧本國授密直提學同知春秋館
事賜端誠保理功臣號自是與國政雖在罷
閑有大政則必就問焉十四年拜書密直司
事十六年重營成均館以穡判開城府事兼
成均大司成增置生員擇經術之士金九容

鄭夢周朴尙衷朴宜中李崇仁皆以他官兼
敎官先是館生不過數十穡更定學式每日
坐明倫堂分經授業講畢相與論難忘倦於
是學者坌集相與觀感程朱性理之學始興
元授征東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十七年侍
中柳濯等上書諫馬岩影殿之役王大怒下
濯等獄使穡鞫之王欲以事誅濯命穡制諭
衆文穡請濯罪名王曰久爲首相多行不義
致天大旱一也奪演福寺田二也公主之薨

三日闕祭三也其葬降用永和公主之例四
也不忠不義孰大於此穡曰此皆旣往事也
近日濯等請寢影殿之役雖以四事歸罪國
人皆以爲上書之故且此四事皆非可殺之
罪願更思之王益怒趣益急穡伏俯曰臣寧
得罪安敢爲文以成其罪凡上書之事非獨
濯領都僉議亦知之矣時辛旽爲領都僉議
方在王側不得已乃曰老夫亦知之但以上
怒不敢告耳王命侍中李春富封御寶春富

俛伏不敢進晩曰宜令言者封之乃命穡
恐王益怒乃封之書曰臣穡謹封王曰以予
否德不從予言持此去求有德者事之我太
祖初豈王孫哉予避位矣乃移御定妃宮不
許進膳翼日怫欲解王怒啓王下穡獄使贊
成事李仁任知都僉議柳淵訊之坐以不從
王命穡曰臣自布衣謬蒙上知不有戰功不
經吏職但以文墨小才驟至宰相上恩深重
圖報無由嘗謂苟可以有益上德者不惜身

命力言之以報萬一今柳侍中在縲絏穡爲
問事官而敢盡言者欲王動心省悟不濫殺
大臣也因泣曰穡之泣非爲見恤於獄官非
冀望達於上聰又非畏死也但恐因此一失
主上之名不美於天下後世也仁任等以聞
王遂感悟放瀷等命穡曰沐浴而朝予將與
之言明日穡進謝王曰母嫌前怒宜更盡心
十八年改三司右使二十年拜政堂文學加
文忠保節贊化功臣號我

太祖爲知門下府事王謂近臣曰近日物議
何如對曰皆言國家得人王笑曰文武皆用
第一流以爲宰相誰敢議之王每召見穡及
李仁復必令左右洒掃焚香幸僧神照白王
曰君見臣何必致敬如此王曰爾何知此二
公道德非庸儒且穡學問合肌膚而得骨髓
雖中國亦罕比焉敢慢哉尋丁母憂起復仍
舊職二十二年辭免封韓山君辛禑三年加
推忠保節同德贊化功臣號禑以穡爲師傅

穡追父穀志成大藏經禑聞之命知申事盧
嵩降香八年判三司事稱病不視事明年復
封韓山君尋復判三司事十年以病辭進封
韓山府院君
帝遣張溥周倬等來溥等至境問穡安否禑
以穡稱爲判三司事出迎詔命十一年上書
乞退禑不聽尋檢校門下侍中十二年知貢
舉以舊例享禑于花園禑以師傅敬重之親
執手引入欲對揚坐穡固辭禑親奉內醞爲

賜之命作詩穡書云聖主開興運恩風荷異
恩科場命分桂甲食特羅尊當面山光滴臨
身日色溫經筵參小技茂渥似乾坤是試穡
嚴立禁防舉子年未滿二十不許赴試判門
下府事曹敏修子赴試不中同知貢舉廉興
邦欲取之力請於穡穡不聽十三年禑修西
普通塔命穡作記其略曰我太祖創業垂統
弘揚佛法以保子孫者非前世帝王之所可
及先王能體太祖之心歸崇三寶今殿下修
塔如此殿下之心上合於太祖又可知矣嗚
呼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將不在於今日乎識
者譏其諂主佞佛一日穡稱病不出曰侍中
李成林生長矮屋及爲宰相廣占田民一時
並起三第左傾廉興邦亦以取斂爲事誤國
家者必此二人也十四年我
太祖回軍欲擇立宗室曹敏修謀立昌以穡
爲時名儒欲藉其言密問於穡穡亦欲立昌
乃曰當立前王之子遂立昌昌起穡拜門下

侍中賜推忠保節同德贊化輔理號賜馬一
匹王大妃亦遣宦官饋酒果自然慇懃
帝每徵執政大臣入朝皆畏懼不敢行及穡
爲相曰今國家有釁非王及執政親朝無以
辨之王幼不能行是老臣之責也即自請入
朝我
太祖餞之曰慷慨哉是翁昌及國人皆以穡
老且病固止之穡曰臣以布衣位至極品常
欲以死報之今得死所矣設死道路以屍將
命尚得達國命於
天子雖死猶生遂與李崇仁金士安如京師
賀正且請王官監國穡以我
太祖威德日盛中外歸心恐其未還乃有變
請一子從行
太祖以我
太宗爲書狀官及入朝道有一官人語穡曰
汝國崔瑩將精兵十萬
太祖觀之易如捕蠅汝國之民

同極之德何以報之
帝素聞穡名引見數四禮待甚厚從容賜語
曰汝在元朝爲翰林應解漢語穡乃以漢語
遽對曰請親朝
帝未曉曰說甚麼禮部官傳奏之穡以不入
朝語頗艱澁
帝笑曰汝之漢語正似納哈出回至渤海與
二客船同行及半洋山颶風大作二客船皆
沒我

太宗所乘船亦幾不救人皆驚懼顚仆
太宗神色自若穡還語人曰今
皇帝心無所主之主也我意
帝必問此事則
帝不之問
帝之所問皆非我意也時論譏之曰
大聖人度量俗儒可得而議乎時田制大壞
哉
太祖與大司憲趙浚欲革私田都評議使司

議田制穡以爲不可輕改舊法持其議不從
穡謁禑于黃驪府未幾乞解職擧李琳自代
昌以穡爲判門下府事穡嘗與洪永通李茂
方等設白蓮會於南神寺佛者以穡藉口益
肆其說又久典文衡以其子種學再掌試種
學素不能文士林頗譏穡私其子昌將親朝
穡曰邀野寒甚宜早行既而昌母李氏憫昌
年幼言於都堂寢其行昌命穡琳及我
太祖劒履上殿贊拜不名各賜銀五十兩彩

段十匹馬一匹下教奬諭初崇仁副穡赴京
至是崇仁以買賣事被劾流竄穡不自安上
牋乞退昌不聽命中官賜酒慰諭穡不出昌
趣令視事又命贊成事禹仁烈賜酒于第穡
又上牋辭昌不聽蓋穡嘗愛崇仁文章其再
上牋意欲救之也穡遂歸長湍別業昌遣中
使李匡存問又遣知申事李行賜酒敦諭請
還穡不起恭讓即位穡自長湍還詣闕賀王
召入內下床而待乃曰平生閑遊不意今日

得此也願卿補之復以爲判門下府事王親祼大廟告即位將事之夕有司請撤禑母神主穡曰此事未保其終姑徐之左司議吳思忠門下舍人趙璞等上疏曰判門下李穡事我玄陵以儒宗位輔相及玄陵薨無嗣權臣李仁任自欲擅權貪立幼主而穡助議立禑諸將回軍議立王氏之際大將曹敏修以仁任姻親欲立子昌以繼其邪謀問計於穡穡亦嘗以昌爲心遂定議立之其子種學宣言

於外戚曰群臣議立宗室卒立世子吾父之力也穡之回自京師也與李崇仁金士安等相期謁禑於驪興而穡先期獨見其獨見之際所言公歟私歟是未可知也及

天子有命曰雖假王氏以異姓爲之非三韓世守之良謀忠臣義士議復立王氏以遵

天子之命而賊臣邊安烈欲立奇功以要富貴與穡及禑黨李琳及金佇鄭得厚等謀迎辛禑以沮復立王氏之議若以爲既已十五

年委質爲臣而不可復有他心則何負於五百年之王氏而忠於十五年之辛氏哉穡世仕王氏受恭愍罔極之恩附仁任則立辛禑而絕王氏諸將議立王氏則附敏修黜禑而立昌忠臣義士議復王氏則附安烈黜昌而迎禑其在禑昌亦爲反側之臣矣然此不足論也世爲王氏之臣諂附賊臣使王氏之宗祀永絕其爲罪惡天地宗社之所不容也嗚呼王莽簒漢成於張禹者非禹與其謀而效

其力也但以禹爲儒宗素有重望者而附於莽則莽無所忌憚國人亦且信從而不附於莽者反爲罪人然不能自解於朱雲之請斬不能自逃於後世之公論穡附禑昌爲國人倡罪反有重於禹也且穡爲仁任所重保其富貴而仁任與其黨堅味興邦恣行貪欲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奪占田民怨積罪盈卒致敗亡而穡不言其非爲禑師傅屢蒙賞賜乳臭子弟咸擢高科布列要職見禑肆其暴虐

殺戮無辜而穡不正其過見禑妄興師旅將
犯上國之境以基東方無窮之禍而穡又不
言之國家以私田瘠公家而害民生興辭訟
而毀風俗議欲革之以正田法而穡爲上相
固執不可使其子種學揚言於人以倡巨室
怨謗之端李琳貪墨辱劣國人所知穡又欲
納交外戚以圖保全薦琳自代又以儒宗佞
佛印成藏經舉國爭効惟恐不及以誤風俗
使子弟言於人曰非吾父意追祖穀之志耳

是則陷父於異端而不之恤也又以奉昌朝
見迎立辛禑之計未遂托李崇仁被劾歸于
長湍觀望事變及殿下即位公然而來受判
門下之職立於百官之上了無怍色曲學阿
世飾詐釣名請下攸司論穡父子及敏修之
罪以戒後世爲人臣而不忠者王命罷穡種
學等敏修告身思忠等復上疏論劾流穡于
長湍種學于順天遣糾正田時鞫敏修于昌
寧時欲以敏修立昌之謀出於穡取辭敏修

不服曰立昌之罪予固獨當穡實無與焉累
日逼之乃服二年憲司上疏請治穡敏修立
昌又欲迎禑之罪諫官又上疏請下穡敏修
于憲司嚴加鞫問置之極刑命削穡職與敏
修徙遠地左常侍尹紹宗以穡門生不署名
臺諫復請穡罪王遣思忠時及執義李皐鞫
穡于長湍命之曰毋令穡驚動若不服當更
稟旨穡果不服曰倡立辛昌非穡所知穡若
妄言上天監臨請與敏修對辨思忠遣時以

聞王命加栲訊時還宣旨使獄卒執杖立左
右竟日通夜逼之且示敏修昌寧獄辭穡曰
回軍議立之際敏修問穡宗親與子昌孰當
時敏修以主將領兵還且與昌外祖李琳爲
族同心穡不敢違以禑立已久當立子昌爲
對無首倡擅立之語去年朝
京師到禮部尚書李原明曰汝國逐父立子
天下安有是理王與崔瑩皆被拘囚是何義
耶予應之曰崔瑩教王誅犯遼陽將軍曹敏

仗頭
李(太祖舊諱)以為不可到義州不敢發塋數趣之
不獲已回兵繫塋獄於是王怒欲害諸將故
太后廢王寘于江華去開京二十餘里舊都
勝地怡養性情無如此地且宰相侍衛儀仗
器物朝夕膳奉皆如平昔何放之有及還謂
侍中
李(太祖舊諱)曰原明之言耳可得聞口不可道驪
興遠地迎置近地可免放君之名但此語而

已固無迎立之議恩忠等取辭乃還穡嘗語
人曰昔晉元帝入繼大統致堂胡氏以為元
帝姓牛而冒續晉宗東晉君臣何以安之而
不革也必以胡羯交侵江左微弱若不憑依
舊業安能係屬人心含而創造難易絕矣此
亦乘勢就事不得已而為之者也穡於立辛
氏不敢有異議者亦此意也臺諫再論穡欸
修罪不報交章復論請移穡于咸昌臺諫又
穡琳王欲與辛相讀知申事李行曰臺諫

之論安知非功臣意耶手書疏尾曰依申以
穡為座主令右代言趙仁沃代署名臺諫劾
行黨附座主專事蒙蔽又劾仁沃侵官王不
得已皆罷之我
太祖及功臣七人上書以為臺諫論列非臣
等所知人以此歸咎臣等禑昌之黨疾臣等
造言興謗臣等請避位弭謗以保性命遂皆
杜門大司憲成石璘聞之亦上書辭職臺諫
論執愈堅王素未信李穡謀亂且禹洪壽謝

馬成範之父故怒臺諫彈劾不已不進膳臺
諫伏閤請命王曰穡等皆已流竄勿更論
請王以功臣等不視事命評理裴克廉等
都堂大提學安宗源左使權仲和等白王曰
都堂庶事至繁如兩侍中不可一日無也遂
令九功臣就職王曰卿等其圖之對曰古者
一相辭職都堂皆改批今亦宜改九功臣批
令出視事王從之九功臣詣闕拜謝王召入
內殿賜酒慰之乃出視事臺諫以言不聽辭

皆左遷爲守令流行于清州王昉趙胖遷自
京師白王曰禮部召臣等曰爾國人有坡平
君尹彝中郎將李初者來訴于
帝言高麗
李侍中立王瑤爲主瑤非宗室乃
李侍中姻親也瑤與
李侍中謀動兵將犯　上國宰相李穡等以
爲不可即將李穡曹敏修李琳邊安烈權仲
和張夏李崇仁權近李種學李貴生等殺害

將禹玄寶禹仁烈鄭地金宗衍尹有麟洪仁
桂陳乙瑞慶補李仁敏等遠流其在貶宰相
等潛遣我等來告
天子仍請親王動天下兵來討乃出彝初所
記穡敏修等姓名以示之胖與彝等對辨曰
本國事大以誠安有是乎因問彝曰爾[illegible]至
封君頗知我乎彝憮然失色禮部官曰
天子聖明亦知其誣矣爾速還國語王及宰
相將彝書內人等鞫問來報於是臺諫相繼

上疏請鞫彝初之黨留中不下會宗衍逃逸
下玄寶仲和補夏仁桂有麟于巡軍大獄遣
起令臺省刑曹雜治之先鞫有麟峻急辭連
崔公祐崔七夕曹彥趙瓊公義韓成金忠安
柱郭璇鄭丹鳳朴義龍等并下獄初有麟從
弟思康素無行嘗爲僧犯贓亡入
上國改名彝有麟家臣丁夫介從胖赴
京師知而不言及還先往有麟家言其狀有
麟在獄憂憤不食而死梟首于市籍其家因

夫介逮繫穡琳仁烈仁敏地崇仁近種學貴
生等于清州獄遣門下評理尹虎密直副使
朴經右司議李擴[illegible]佐郎中孝昌田時與
楊需道都觀察使柳玽鞫之虎等在清州鞫
諸囚皆不服忽雷雨大作前川暴漲毀城南
門直衝北門城中水深丈餘漂沒官舍民居
殆盡獄官蒼黃攀樹木以免故老謂自有州
以來未有水災如此其甚者王以水災下敎
釋之仍安置咸昌尋宥穡許從便三年憲府

從治穡種學不從憲府復論穡罪王勉從
之流于咸昌諫官又論穡學流遠地俄許京
外從便穡上書謝曰臣以不才幸遇殿下入
繼正統即於初政叨受判門下事滿溢是懼
愆增競惕未決旬日遽被彈劾連章累牘請
寘極刑關臧三改益峻不衰臣之性命在於
朝夕苟非殿下好生之德與天同功臣豈能
得至今日以沐聖上作解之澤哉臣聞命之
日急於謝恩即離貶所踰嶺而北蒙犯風雪

忠驟之閒宿疾發動難於跋涉致此淹留未
得遲造闕庭伏望憐臣衰憊永示好生之德
王覽書即命驛召穡及崇仁種學穡還京謁
我
太祖于私第
太祖驚喜迎之上座饒進酒請穡立飲穡不
讓人皆非之穡飲而罷王聞之曰此二公疇
昔之情好也王嘗謂左右曰向者省憲數上
疏請誅穡予以爲穡嘗事玄陵言事忤旨雖

怒甚猶待以禮又爲僞朝奉使 大明
帝寵待優渥召待便殿屢賜宴慰天下想望
其爲人以玄陵之睿鑑
皇帝之威靈禮貌如彼況如寡人其敢害之
居數日穡與崇仁種學詣闕謝恩召入內殿
賜酒慰之命還告身復封韓山府院君領藝
文春秋館事四年宴群臣于壽昌宮穡醉發
聲大笑侍近大護軍金鼎卿止之穡惶恐趨
出鄭夢周柳曼殊等醉輒喧呼是日稍戢盖

懲於李恬使酒得罪也誅夢周鞫諫官金震
陽等辭連穡種學種善流種學種善于外王
使謂穡曰卿之二子得罪於朝卿其去矣兩
江之外惟卿所適穡憮然曰臣顧無田宅累
安歸乎遂貶衿川尋徙驪興入
本朝封韓山伯卒年六十九賜祭賻禮葬之
謚文靖穡天資明敏博覽群書爲詩文操筆
即書略無凝滯勉進後學以興起斯文爲已
任學者皆仰慕掌國文翰數十年屢見稱中

國平生無疾言遽色不露圭角不治生產雖
至屢空不以爲意然志節不固無大建白學
問不純崇信佛法爲世所譏有牧隱集五十
五卷行于世子種德種學種善種德官至同
知密直司事種學簽書密直司事

禹玄寶

禹玄寶字原功丹陽郡人父吉生赤城君玄
寶恭愍朝登第補春秋檢閱累遷執義拜左
司議大夫時正言尹紹宗草疏將請去金興

慶斬金師幸罷影殿役玄寶知之詆以紹宗
曠職劾去之與同僚金允升徐鈞衡崔積善
盧嵩等上疏曰事貴變通言要切時不通乎
變事雖有成不切於時多言何補臣等承乏
言責未有一言能副聖慮敢不罄竭衷懷思
有以補聖德之萬一國家自庚寅年以來倭
賊爲寇連兵追捕未能擒制近年以來狂暴
尤甚殺害將帥擄掠人民沿海州郡遠近騷
然至於再犯京畿無所畏忌將來之患固難

測量將相大臣恬不爲意制禦之方未有成
筭如或群賊乘閒突至將何以處之凡事預
定則有備無患倉卒則智者難謀願殿下謀
及宰相謀及將帥謀及朝臣問以計策豈無
方略可施者乎早定規畫毋失事機議者以
謂賊善舟楫不可以水戰若造船艦是重困
吾民是不然水賊不可以陸攻其勢明甚且
擄賊禁暴本欲爲民其可念小弊於民而貽
大患於國乎今東西江並置防守賊泛海[illegible]

揚而來我軍臨岸拱手而已雖精兵百萬其
如水何哉宜作舟艦嚴備器仗順流長驅塞
其要衝賊雖善水安能飛渡倘得勢便擒捷
掃蕩亦可必也不教民戰是謂弃之況戰者
危事一勝一負存亡關焉不可不愼國家素
無預備民不知戰一旦有變搶攘顚倒方始
驅聚以充卒伍兵刃未交望風披靡以此而
戰烏乎有成雖孫吳爲將亦無能爲矣宜預
先將帥蒐卒鍊兵教而習之使人人耳熟金

鼓目慣旌旗皆以戰爭不爲驚駭之事則[illegible]
遇勁敵皆能敢鬪豈有狼狽失次者乎用兵
之道專在於將良將之才自古爲難宜擇子
弟有器識者並令學兵法習武藝常加教閱
訓養精銳待其成才而用之良將何難得而
用兵其有失律之患哉古有兵書取人之料
即此意也食者民天不可不重孔子言兵先
言足食食如不足兵雖衆將焉用哉國家用
兵已多年矣未有蓄積以備不虞況今雨澤

愆期豐歉難知宜廣儲偫以贍軍食人事動
於下天變應於上天人相與之際休咎之徵
不可誣矣邇來乾文示警地道興怪非一而
再安得不謂之異乎古者有以祥而致災以
災而反祥者在人主戒謹與否耳願殿下益
加修省以弭天變殿下臨御以來勵精圖理
屢下德音頒示條令其於憂國愛民慮甚遠
也法悉備也然而理効無著教化未孚其故
無他但有司者以爲文具備舊弊耳願取丙

申以後累降條畫申勅有司舉行無遺便民
之道不出乎此王下都評議使司然竟不行
辛禑初授密直代言陞提學轉同知司事兼
大司憲禑乳媼張氏將祭松岳禑使宦者鄭
斸鳳言於玄寶曰今禁酒令嚴乳媼欲祭松
岳何如玄寶曰酒祀神之物若受司醞帖則
可矣進政堂文學仍兼大司憲久之拜門下
贊成事提調政房改三司左使尋復爲贊成
事賜純忠翊戴佐理功臣號我

太祖回軍禑削諸將職以玄寶爲右侍中纔
數日而罷封丹陽府院君恭讓即位金佇獄
起辭連玄寶郎舍上疏請置極刑不報復上
疏請正典刑籍沒家產又不允郎舍伏閤待
命王以玄寶於佇辭證不相干只免官郎舍
更疏請不聽尋判三司事[illegible]彝初獄以宋
異得免憲府言不可輕赦又不聽大司憲金
士衡等上疏言罪涉彝初者已皆遠竄而唯
爲玄寶權仲和張夏慶補等留在京城不宜

罪同罰異請一切遂之王以情狀未明事在
赦前不允翼日又請皆不報於是士衡與執
義安景儉崔遠掌令許周崔鯱持平趙庸以
言不聽辭職不允令視事又皆稱疾不出刑
曹又上䟽請竄玄寶等王下都堂都堂請從
刑憲之請王不得已流于遠地尋宥許從便
憲司上書請李穡罪而不及玄寶糾正朴子
良等相與譏議時玄寶子洪得爲執義赴衙
子良等不庭迎大司憲金湊言子良等不迎

執義又譏憲官爲曠職以下陵長請罪之下
子良等于巡軍鞫之子良曰沮王氏議立昌
者穡也謀迎禑欲使王氏不立者玄寶也二
人之罪同一律也本府論穡而不論玄寶其
以子洪得爲執義也洪得論穡罪是卽論其
父也與同列論父之黨而不卽辭去是不有
其父也其父謀絶王氏知而不諫是不有王
氏也是無父無君之人也何以迎爲頃者命
省憲刑曹議玄寶等罪乃以罪疑惟輕論然

謀迎禑以絶王氏逆節初於上國將害本國
罪之大者省憲刑曹不能糾治反從輕論故
曰曠職萬戶柳曼殊曰所司論玄寶等罪密
封以聞若等何由知之子良曰聞諸糾正安
升慶乃囚升慶鞫之升慶曰前此請鄭道傳
第問曰聞公上書言事甚切然乎道傳曰然
具言書中之事予聞之遂不迎洪得又見道
傳問曰近者省憲刑曹論禑昌彝初之黨具
密封以聞見乎道傳曰若等以禑昌彝初之

黨爲大惡然其事已矣吾所聞止此爾於是
杖子良升慶配水軍改洪得爲典校令省憲
刑曹上䟽劾流道傳于奉化縣臺省交章論
玄寶罪請削職遠流䟽再上王以其孫成範
爲駙馬故皆留中召臺諫曰玄寶罪狀雖或
明白予必赦之況罪狀未明會被流放又在
赦前其勿復論臺諫退上䟽又請不允知申
事成石璘代言柳廷顯等曰事關大體不可
不聽王仰而思之臺諫復面請王勉從之命

玄寶因令有司請鞫罪狀宣歸所處乃流鐵原尋宥之封丹山府院君鄭夢周誅鞫諫官金震陽等辭連玄寶王以成範故釋不問都評議司執玄寶與其子知密直洪壽典醫副令洪富判事洪康上護軍洪得禮曹正郎洪命及宗室南平君和壽延君珪寧原君琦益山君敍福原君諧順寧君聃保寧君福門下贊成事安翊判開城府事金南得密直使崔乙義前清州節制使王承貴前密直副使鄭興知由事安瑗左代言柳廷顯右代言許應判事朴興澤前延安府使李竣內府令申元弼兵曹摠郎崔咸宦官姜仁富流遠地徙經歷張至和白王曰玄寶等辜罪犯過蒙寬宥猶不改心乃更謀亂禍機愈迫及上聞將玄寶等分配于外臣等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藏用先發後聞又上疏曰賞罰人主之大柄也賞罰不明則善惡混淆紀綱紊亂而危亡隨之伏見禹玄寶洪壽父子本

以邪媚之行依阿取容竊位爵祿但知其家不知有國無一念及於生民無一言及於公道頃在僞朝黨於林廉廣行賄賂占奪民田免於戊辰之誅幸也而玄寶則參於金佇得厚之謀洪壽則與於迎立辛禑之議屢被彈劾竊免已罪險遣彝初造飾大言訴於
上國請親王動天下兵謀害本國此實萬世不赦之罪近年以來臺省抗疏論罪者數矣但賴殿下寬慈幸蒙原免誠宜改行易慮以報聖恩顧乃深銜向之論已者擬欲報仇朋比夢周援引私昵諂佞之徒布列攸司又與宗親等無時聚謀誣陷忠良擾亂國家罪不容誅臣等備員相府以社稷大計不可坐視而不言故於前日將罪魁玄寶及其子洪壽等五人黨與南平君和等二十人已竄逐斥于外而罪惡貫盈未厭衆心伏望明正其罪籍沒家產以明國家罰惡之典王命流玄寶于雞林皆削職遠流憲府上疏曰殿下即位

以來變故相仍朝廷不聽此無他賞罰不明恩義不分之致然也禹玄寶素無節義阿世取容位至宰相洪壽蕤回諂媚一無可稱貪縁戚里寵待優渥並宜恭謹守職以補王室也既與安烈逆謀又與夢周陰謀構亂所犯屢著罪在難宥恃殿下數宥之恩忽社稷安危之計曾無戒懼日益驕矜謀去忠臣惟事報復遂使中外相疑臣隣不輯竊為殿下痛甚法者國家之大柄不可以私撓也今都評

議使司上疏論列而殿下屈法寬貸以缺衆心伏望殿下計以社稷斷以大義明正其罪垂戒萬世郎舍亦上疏請一依都堂所啓皆不報憲府復上疏曰天祐聖神以復王室而殿下勵精圖理幾至昇平實三韓万世之幸也而禹玄寶父子前日所犯皆關國體法不當宥賴上寬仁獲全性命而乃懷報復之忌日肆姦邪之計朋比夢周連結宗親陰圖構亂貽患國家是誠宗社之罪人恐殿下不得

而教也竊念殿下即位以來禍亂相繼迨今不得無非此人之為也薄昭文帝之親舅也一犯法而文帝不小假貸以存漢法楊妃玄宗之寵姬也一有變而玄宗割愛正法以安衆心蓋不得已也願殿下深思熟慮斷以大義永絶禍階郎舍金子粹等言禹玄寶構釁生事之罪在所不赦輔臣憲臣上章請罪而殿下不以大義處之務從寛典是愛克厥威流於姑息而大有乖於從諫之美意也願明

示威斷一依前日所奏以快衆心王命永不敘臺諫復交章請罪留中不下伏閤力爭王曰玄寶父子罪雖重予本惡殺不忍加誅且予既從臺諫之言已遠流矣臺諫宜亦從予言毋强言也臺諫又言癡陽等獄辭云洪壽洪富指嗾上疏請明正其罪於是更流洪壽洪寶遠地永不敘玄寶入　本朝封丹陽伯卒年六十八輟朝三日賜賻致祭官庀葬事諡忠靖

李崇仁

李崇仁字子安京山府人恭愍朝登第授肅雍府丞累遷長興庫使兼進德博士本國選文士應舉

崇仁爲首選以年未二十五不遣歷禮儀散郎藝文應教門下舍人辛禑時除典理摠郎與金九容鄭道傳等請却北元使坐流削職尋釋之起拜成均司成轉右司議大夫與同僚上疏曰從諫人君之美德故書曰惟

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殿下春秋鼎盛國家多故正當勵精求理之時也近日憲司請開書筵即賜俞允群臣喜慶以爲聖學日進當日與老成大臣講論治道終始惟一不可怠忽先王克謹天戒不敢逸豫故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又曰無曰高高在上日監在玆竊聞近日書雲觀上言乾文有變是天仁愛殿下而譴告也宜寅膺徽業恐懼修省上以奉上天仁愛之心下

以慰群臣顒望之情守令民之司命苟非其人民受其害民之憔悴莫甚此時乞令兩府臺諫六曹各舉所知舉非其人罪及舉主近來遷代太速雖得其人未見其效須倣三載考績之法滿三年方許遞代令按廉殿最以聞如有政績尤著者不次擢用興師動衆必有其名故遣將帥宜有節制國家已於各道置三元帥一道之任宜專委三元帥近來一有小寇三元帥外別遣諸元帥諸兵馬使非

惟委任不專率無成功往返之間民受其苦乞自今本道之任專委三元帥聽其成敗以明賞罰仍乞各道元帥依六道都巡察使罷自貌率本道軍官毋得奪占以毀輪番設官分職各有攸當故先王置內侍府以待中官是爲令典不可改也乞復置此官將中官之小心謹愼者隨品轉用毋與朝官設險守國先王之制故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近來海寇大熾侵至畿甸中外城郭頹圮不修民無

所據沉移莫禁盜益深入乞內自都城外至
沿邊州郡各令有司以時修築務要堅固使
民安業且有功而賞人必相勸無功而賞人
必不服國家土田之賜本以待有功近來冒
受賜牌占田太多者有之乞令有司根究推
刷其不盡與南幸興王癸卯三等功者收其
田雖在三等之例其所占過其數者收其贏
數以充軍須功臣之號除有功外亦宜重惜
近因倭寇諸道貢賦大半未納百官之俸歲

減一歲崇敬府尚瑞寺及興福崇福典寶三
都監已無所職但糜廩祿乞皆革罷近來官
爵眞添相雜其謝牒但有堂後署而無印信
恐後日必有假濫乞東班則典理司西班則
軍簿司印信署給尋拜密直提學與政堂文
學鄭夢周纂實錄崇仁與夢周會權門燕飲不
勤編摩時議譏之轉同知司事以李仁任姻
族杖流通州召還簽書密直司事與李穡金
士安如　京師賀正還拜藝文館提學辛昌

時與朴天祥河崙等辨永興君環眞僞坐誣
憲司請置極刑崇仁逃獄卒反接崇仁子次
若索之鞭背流血過梨峴適遇我
太祖獄卒匿次若路傍家次若大呼曰願
令公活我
太祖驚問之謂獄卒曰豈可責子索父耶即
命釋之令從者一人歸次若于家乃與侍中
李琳白昌曰即位之初宜布寬仁請宥天祥
等且崇仁侍講書筵啓沃有日乞令供職於

是流天祥等于遠地崇仁乃出赴書筵憲司
劾之崇仁辭不允諫官具成佑吳思忠南在
沈仁鳳李堂等上疏劾崇仁曰傳曰爲人臣
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此天下古今之常典
也苟爲臣子而不孝不敬罪莫大焉臣等竊
惟崇仁性禀姦貪言行邪佞才無經國慮不
及遠但以文墨末藝出身臨名久居樞要往
者仁任用事旣爲黨比堅味盜國又爲腹心
頃辰威福恣行不法父母之喪未滿三年不

得掌試國家之制也而崇仁爲散騎常侍當
母憂求爲監試試官而不可以朝服試之故
以常侍高官降求上護軍以掌其試且母死
纔踰百日啗肉自若以毀人紀是不孝也比
來上國以群兇貪饕絶我國矣而群兇伏誅
聖上中興侍中李穡以天下名望力疾入朝
而崇仁從行不改本心身親買賣有同商賈
以浼我侍中之行而使中國之人唾我三韓
士大夫之面雖詩成七步口誦堯舜之言曾

犬豕之不若眞所謂小人儒也豈可以爲侍
讀而置諸左右乎至于近日肆其姦謀誣陷
宗親欲敗父子兄弟夫婦之大倫而情見辭
窮違命隱匿殿下以侍讀之故命赦勿問又
降宣麻優禮待之而崇仁不知天地包容之
恩遷留旬月不卽進謝其無上毀禮之意甚
矣其爲不敬孰大於此敗常亂俗帝王所不
宥願令憲司案罪痛理遠竄四裔以懲不孝
不敬與夫辱國之罪以正人倫以勵士節昌

下其䟽于憲司令究問是夜憲司使臺卒守
崇仁家崇仁穴墻逃獲之上䟽劾流京山府
又劾前秘書監朴敦之嘗蒸妻母令又從李
穡入朝親自買賣幷流遠州敦之卽啓陽也
與崇仁素善故及簽書密直司事權近上䟽
論救崇仁曰近日臺省論執崇仁罪狀殿下
優容復其爵位而論者愈堅指爲不忠不孝
殿下重違諫憲擯黜崇仁以示至公然有君
如殿下之明有臣如崇仁之賢而反以大惡

得罪以累聖明甚可惜也不得不辨夫謂崇
仁爲不孝者以其母歿三年之內爲試貢也
然當是時其父元具旣老且病命在朝夕恤
恤然欲及其生得見其子掌試之榮也國家
重崇仁之才憫元具之志俾掌監試若崇仁
苟辭則是知有死母而不知有生父也欲免
其身後之謗而不恤其父當時之志也故雖
內不自安而黽勉就職是雖有過孔子所謂
觀過知仁者也誠是孝子之不幸不可謂之

不孝也令之仕者或有父母俱歿三年之內
冒干口傳赴試登第者或有踐華要坐府司
刑人殺人不以爲愧者不審此人父母俱歿
爲祿養乎爲自己也爲父忍母猶爲不孝爲
自已忘父母得爲眞孝乎況我國人能行三
年喪者萬或有一國家又設起復之法以奪
其情者罪崇仁必求能行三年喪者用之則
是弃爲得一臣恐殿下不能得人而用之也
不察崇仁愛父之情累以不孝之名豈不甚

高麗史卷百十五　四十四

可惜乎夫謂崇仁爲不忠者以其推辨求與
眞僞之事既稟上命宜即自詣遷延不進以
至隱避也然崇仁大臣求與眞僞之辨言語
之小失也以國家舊法處之不過送一公緘
問之而已又況前日憲司上書以爲大臣犯
法不使就吏戮辱殿下然之定爲判格故崇
仁恃國家之舊法信殿下之判旨不即就辨
及至憲司發怒推致然後知舊法之不足恃
判旨之不足信勢窮事迫至於隱避是雖怯

懦亦由處之失道使之驚懼非是崇仁心懷
不忠敢拒上命也其涉求與眞僞之事蓋其
天性慈祥篤愛朋友適與可興輩比隣相從
得聞其言非是崇仁誕妄僞爲此言也及復
爵位不即進謝者識畏憲司亦非不敬上命
也若夫奉使中國身親貿賣之事其致謗有
由焉指揮姓陳者其妻即崇仁妻之宗族也
因往其家經過市巷又欲遊觀行于道上有
與崇仁不協者因爲此言以誣毀之聽者不

高麗史卷百十五　四十五

察以爲貿然若果貿賣以辱國家則臣之奉
使適在崇仁使還之後當得聞之臣在中國
未嘗一聞崇仁貿賣辱命之事不審議者其
足未嘗蹈中國之境其耳何得聞此事乎謗
者果能賢於崇仁者乎徒信謗者之言而不
稽崇仁之行又何偏也惟我國家臣事
大明以來表箋詞命多出崇仁之手恭愍得
謚上王襲爵皆崇仁文章之力也得免歲貢
金銀馬布亦崇仁之力也

皇帝屢稱文章之美謂我國有人物者亦是崇仁之功也崇仁文章簡潔高古閑世難生中國罕有國家詞命不可不使此人掌之也議者不此之察反信小人陰毁之言敢以大惡加之豈不甚可惜乎親親尊賢二者爲天下國家之大經也殿下親重宗室欲雪其冤特命所司以明來興眞僞之由親親之道可謂得矣崇仁久爲侍講之官殿下所受敎之臣也縱有疑謗不爲辨理即命放黜尊賢之

道有未至焉臣竊爲殿下惜之也亦宜爲之特命所司推明其謗自出之由謗者果能不買中國一毫之物者乎崇仁行貨必不能神運而鬼輸用車幾兩馱馬幾匹其車果皆崇仁之貨乎其馬果借他人之例乎一一推明謗者眞無一毫之買車載崇仁之貨馬借他人之例然後明正崇仁之罪則崇仁自服而萬世稱殿下之公矣若謗者亦有販買之物其車非盡崇仁之貨其馬非借他人之例則

謗者眞誣陷君子之小人宜正謗者誣陷之罪以雪賢臣受屈之辱則尊賢之道亦得而萬世皆稱殿下之明矣議者又以爲崇仁讀書通理素有重名難同其他無知之人所犯雖小宜置極刑又何不思之甚也不識義理無補國家者有所犯則以爲不足數恒容而保之能通文章有益邦家者小有疑則以爲不可赦必推而陷之則是後進之士皆欲爲苟免無恥之人誰肯苦心極力窮經通理得

虛名而取實禍乎其毁人心術壞士風而誤後學也甚矣自古有議賢議能議功之法賢者能者或有所失議其賢能從以末減所以使人人皆勉於賢能也今之議者反重賢能之罪是沮後人爲善之志也假使崇仁誠爲有罪若議文章之功特加赦宥後進之士皆勉於爲學矣況今崇仁之罪如臣所陳皆有可議者乎伏望殿下下臣此書于都評議使門下府司憲司推詰謗者明其曲直以雪其

恥以不眞賢以尊師儒以勸後學公道言臣
昔周公孔子皆大聖也周公未免於有過孔
子未免於被毀微孟子之辨則匡章未免爲
不孝無同舍之歸則不疑未免爲盜金古之
賢人不幸被誣亦多有之願殿下不以被謗
爲輕崇仁也殿下若以臣言爲可槩而施之
以爲不可宜付有司以正臣朋比罔上之罪
臣等欲與崇仁同被重責雖死無恨不欲坐
見崇仁以誣得罪而貪位畏威苟容緘默也

大司憲趙浚時起復故以父母俱歿三年內
踐華要坐府司等語爲已發也深銜之崇仁
雖有才然行已則所失固多近之論救亦不
可謂至公近嘗言摘之入朝也主安儀從商
人白巨麻多賣金銀以行崇仁令減其數巨
麻恨之搆虛事昌下近書于都評議使司令
議使司移門下府門下府牒憲府問崇仁伴
行通事宋希正希正云崇仁賣白金苧麻布
入市買彩段十六匹絹二十餘匹亦綵五匹

色絲五六斤又鞫私隷白仁者亦如希正言
諫官上疏論近曰臣等上疏論崇仁罪殿下
命憲司鞫之崇仁逃匿簽書密直權近上疏
極言崇仁無罪且揚其賢請鞫論崇仁者臣
等不得不辨乞賜垂察惟我先王上法三代
以立喪制及國家多故權從唐宋之制奪情
起復然其起之也甚謹必使禮部奉旨牒中
書中書牒諫院諫院牒憲司憲司復牒禮部
督起視事故名卿大儒固有不得已而起復

者蓋急於用人才非所以榮其人也是以宗
廟大享正至誕節與夫八關燃燈凡諸朝會
則不與焉此國家成法也雖頑愚之人至於
吉禮皆曰吾父母三年之內不敢與焉況冠
帶而掌國試乎崇仁讀書登第盜名一世斬
焉在衰絰之中諂附林廉求爲常侍而處華
省又掌國試夫常侍諫官也不可以公然毁
禮故降求上護軍爲監試試官以吉服入文
宣王廟坐明倫堂啗肉自若揚揚然榮耀於

人以禽獸之行導三韓後學之輩臣等誠恐以不正之學累殿下惟新之理故不得不追論之也權近反以其學試爲孝父是欺殿下而毁人倫也近非不知崇仁之犯法毁禮爲有罪而臣等之論劾爲有理也但阿私所好飾詐文非蒙蔽上聰欲害所司耳且崇仁誣陷宗親詐窮獄成乃逃殿下以侍讀之故命赦之臣等再論其罪而又逃其爲不敬孰大於此而近反謂之賢以臣等爲誣陷君子請

加推鞫是欲使諫官杜口而開殿下拒諫之漸也所謂一言喪邦者也其買賣之事一行宋希正及白仁等明白納辭而近黨比崇仁欲害所司敢以妄言欺罔上聰其罪莫甚乞下憲司收其職牒與希正白仁等對鞫以正其罪下都評議使司議之郞舍復上疏曰崇仁誣陷宗親欲毁人之大倫其罪一也毋喪三年之內吉服掌試啗肉飮若以毁風俗其罪二也奉使上國身親買賣與市人爭利失使臣之節其罪三也所司法官奉王命辨宗親眞僞而逆命逃匿其罪四也所司劾奏殿下赦勿問又降宣麻優禮待之而不卽進謝其罪四也崇仁之罪如此而權近朋比飾詐欲以掩庇誹害所司其罪有甚於崇仁罔不在赦不宜付相府而更議也且案罪定法非宰相之事也乞下憲司收其職牒明正其罪昌命勿鞫奪告身流牛峯縣起居舍人孟思誠以嘗受業於近不署名於疏恭讓時諫官

論崇仁與河崙前爲仁任腹心後徇瑠毒計以督辛昌朝見而欲立辛禑以絶王氏之血食徙流他郡尋初獄起逮繫淸州以水災免未幾許從便召還給告身除知密直司事同知春秋館事又以鄭夢周黨削職遠流尋卒崇仁天資英銳文辭典雅穡每歎賞曰此子文章求之中國世不多得

高皇帝嘗覽崇仁所撰表嘉之曰表辭誠切中原士大夫覩其著述亦莫不歎服有陶隱

集行于世子次點次若次壽次參

列傳卷第二十八

列傳卷第二十九　　高麗史一百十六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

敎修

沈德符

沈德符字得之寧海府青鳧縣人父龍吏曹正郞德符忠肅末蔭補司醞直長同正恭愍朝累遷判衛尉寺事辛禑初除右常侍陞禮儀判書拜密直副使商議會議都監事出爲西海道元帥進知密直司事賜推誠協贊功臣號尋判司事轉知門下事復爲西海道元帥與羅世等擊倭于鎭浦獻捷禑厚加賞賜久之拜贊成事時遣使如京師獻歲貢命德符檢方物于平壤府禁私挾金銀者押物禹堅犯令斬以徇又出爲東北面上元帥遇倭賊于北青咸州之境要外平斬先鋒五十級倭又寇端州德符與戰敗績倭百五十艘又寇咸州洪原北青哈蘭北等處殺虜人民殆盡德符與知密直奚徵密

直副使安柱青州上萬戶黃希碩大護軍鄭
承可等與戰于洪原之大門嶺北諸將皆敗
先遁唯德符突陳獨入中槊而墮賊欲復刺
麾下劉訶郎哈馳入射之遂連斃三人奪賊
馬以授德符轉戰出陣於是德符軍亦大敗
賊勢益熾我
太祖請往擊之至咸州部署諸將營中有松
在七十步許
太祖召軍士謂曰我射第幾枝第幾箇松子
汝等觀之即以柳葉箭射之七發七中皆如
所命軍中皆蹈舞歡呼明日直指賊所屯兔
兒洞伏兵於洞之左右賊衆先據洞內東西
山遙聞螺聲大驚曰此
李(太祖舊諱)硨磲螺也
太祖率上護軍李豆蘭散員高呂判衛尉寺
事趙英珪安宗儉韓那海金天雀景李玄景
河石柱李柔全世韓思友李都景等百餘騎
按轡徐行過其間賊見兵少行緩不測所爲

不敢擊東賊就西賊爲一屯
太祖登東賊所屯處據胡床令軍士解鞍息
馬久之將上馬百步許有枯楂
太祖連射三矢皆正中之賊相顧驚服
太祖令解倭語者呼謂曰今主將即
李(太祖舊諱)萬戶也汝其速降否則悔無及矣賊
酋對曰唯命是從方與其下議降未定
太祖曰當因其怠而擊之遂上馬使豆蘭呂
英珪等引致之賊先鋒數百追來
太祖陽北自爲殿退入伏中遂回兵親射賊
二十餘人皆應弦而斃與豆蘭宗儉等馳擊
之伏兵又起於是
太祖身先士卒單騎衝突賊後所向披靡出
而復入者數四手斃賊無算所射洞徹重甲
或有一矢而人馬俱徹者賊徒奔潰官軍乘
之呼聲動天地僵尸蔽野塞川無一人得脫
者是戰也女眞軍乘勝縱殺
太祖令曰賊窮可哀勿殺生擒之餘賊入千

偰山亦盡擒之禑攻遼德符以西京都元帥
行從我
太祖同軍辛昌立拜判三司事我
太祖與德符池湧奇鄭夢周偰長壽成石璘
趙浚朴葳鄭道傳議曰禑昌本非王氏不可
奉宗祀又有
天下之命當廢假立眞奉定妃敎放昌于江
華迎立定昌府院君瑤是爲恭讓王即位之
夕王壻姜淮季父蓍入謂王曰諸將相立殿
下者兵欲圖免已禍非爲王氏也殿下愼勿
親信思所以自保王壻丹成範侍側聞之告
其母尹氏尹氏從兄紹宗聞之以告九功臣
九功臣言於王曰殿下甫即位讒言遽入臣
等惶懼無已殿下若信讒言即罪臣等若以
臣等黜僞姓復立王氏爲有功於宗社請罪
讒人使上下無間焉王顧左右默然九功臣
俯伏良久而退尋賜忠勤亮節翊贊佐命功
臣號拜壁上三韓三重大匡門下侍中判

評議使司事吏曹尚瑞司事領孝思觀事
八衛上護軍領經筵事封青城郡忠義伯賜
中興功臣錄券敎曰有德者尊之以官有功
者勸之以賞若稽古昔自有成規卿秉心忠
勤飭躬廉簡用舍隨時安危注意適時通變
善應兵機人用樂從惟其所令乃能諭群帥
於危疑之際回大軍於險阻之中而使權姦
摧沮狂謀
中國復修舊好尹承順回自
京師
帝責本國以君位絶祀雖假王氏以異姓爲
之亦非三韓世守之良謀於是守門下侍中
李(太祖諱)與卿共謀相與徇義忘身坐定大議
天命所在人心亦隨朝市不驚兵革不用異
姓之禍不日而除邦國之基旣傾而再平王
氏之祀已絶而復續在昔平勃之安劉漢狄
張之復李唐雖時異而勢殊諒忠同而氣合
功在社稷澤及生民余惟仰成嘉乃丕績

上卿面極備恩數告祖廟而指誓山河立閣
圖形鎸碑頌德宗加三代祖考宥及永世子
孫錫之土田副以臧獲仍賜銀一錠馬一匹
卿其永肩乃心以輔予德王將幸長湍觀戰
艦臺諫上疏諫止之王遣人問德符曰今日
之舉將如何對曰人君行止非臺諫所能止
也王决意將行臺諫猶不退成石璘直入奏
曰臺諫之言不可拒王勉從之又下教録回
軍功賜田西京千戸尹龜澤告我

太祖曰金宗衍與侍中沈德符判三司池湧
奇等謀將害
侍中判繕工事趙裕又謂予曰沈侍中令其
鎭撫前密直副使曹彦郭璇前判書金兆府
前判事魏种張翼與裕等勒麾下兵將害
侍中我
太祖以其言密告德符裕德符族姪且麾下
鎭撫也德符怒下裕獄語在宗衍傳
太祖白王曰臣與德符同心奉國本無猜貳

趙裕之事必虛妄請勿鞫令我二臣終始保
全王將釋之德符聞之大驚泣請曰裕辭連
於臣今若不問則臣之不與謀何以辨之請
與裕對鞫王召德符入德符不顧而出步至
巡軍自請繫獄王命知申事閔開召之德符
乃進謝王命釋裕憲府上疏請將裕龜澤對
鞫王命評理朴葳同臺諫鞫治裕初不服葳
欲先拷訊龜澤執義柳廷顯曰先鞫告者何
義也葳變色默然乃拷訊裕裕服絞殺籍其

家憲府又劾德符遂因彦璇兆府种翼于獄
皆杖百遠流罷德符又流湧奇等臺諫交章
曰德符爲國首相乃令趙裕金兆府等姦兇
之輩掌其兵權以致禍萌欲掩裕罪輕自就
獄取笑於人又不從判肯累日擁兵不放無
人臣之禮今麾下皆已服罪德符尚在國中
人相疑忌禍不可測願殿下竄之遠方以絶
國人之疑以杜禍亂之萌連日伏閤固請乃
流德符于兎山明年起封靑城郡忠義伯復

拜侍中從世子如京師諫官以德符獲罪未久上疏止之不聽加賜安社功臣號後興守侍中裴克廉等上疏請罷諸道觀察使復按廉使罷節制使經歷都事復掌務錄事罷新定監務諸驛丞諸道儒學教授官資贍楮貨庫人物推辨都監東西迺運所水站及戶口成籍牛馬烙印州郡鄉社里長等法又諸司有受稟事皆直報都堂勿隷六曹尋辭職改判門下府事自此以後入 本朝

李琳

李琳固城縣人父嶠監察大夫琳恭愍朝累官密直副使辛禑時陞判司事禑納琳女冊爲謹妃封琳爲鐵城府院君琳母李氏爲三韓國大夫人妻洪氏爲卞韓國大夫人琳好佛嘗欲往慶尚道四佛山寺禑以國舅不可輕出止之華藏寺僧覺然自稱得道雖達官亦惑之婦女坌集醜聲流聞憲司鞫之素敬信者皆惜之琳尤痛之立門外大叫曰此僧有何罪耶辛昌時拜門下侍中命劒履上殿賛拜不名琳乞解職不聽恭讓即位金佇邊安烈之獄起辭連琳及子貴生流遠地遣執義南在等鞫之諫官尹紹宗等上疏曰今見慶尚道都觀察使金湊執義南在判事孫興宗獻納成傳霖等同鞫李貴生獄詞云去歲十月禹仁烈先到邊安烈家貴生隨父琳繼至安烈謂琳曰令李乙珍李庚道郭忠輔等害侍中

李[illegible]然後仁烈與王安德禹洪壽等往驪興迎辛禑計已定矣仁烈不言微笑其情固當鞫問貴生之言明白與臣等前所論奏金佇之言如出一口仁烈安德洪壽等黨於安烈欲立辛禑絕我王氏之罪天地所不容祖宗所不宥而王氏臣子不共戴天之讎也殿下旣不私安烈而誅之仁烈等三人尚未就誅反側之禍甚可畏也請將仁烈安德洪壽明正典刑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以懲萬世亂

氏之黨疏上留中不下臺諫交章上疏曰伏
覩
宣諭聖旨高麗國中爲陪臣者忠逆混淆雖
假王氏以異姓爲之亦非二韓世守之良謀
此則
皇帝以剛明果斷之資信賞必罰能一天下
而明睿所照知我外國之事如見肺肝其天
下之人稱明見萬里者信矣其懷諸侯繼絶
世之義亦至矣今侍中
李太祖舊諱素蘊忠義常腐心於僞朝而不敢發
及辛禑狂妄日甚遂有攻遼之擧崔瑩主之
侍中
李太祖舊諱力沮不得行至鴨江擧義回軍退禑
黜瑩而議立宗親主將曹敏修以李仁任姻
琳之親謀於李穡立禑子昌則
李太祖舊諱之忠憤益切矣及見
宣諭之語慨然有反正之志出萬死計倡大
義定大策奉殿下而復正統宗廟得以血食

臣等以爲此
天子所謂忠也仁任欲專政固寵詐以辛旽
之子禑爲玄陵所御宮人所出而立之以其
族弟李琳之女妻之其後曹敏修李穡共立
子昌邊安烈李琳李貴生鄭地禹仁烈王安
德禹洪壽元庠等又謀害侍中
李太祖舊諱欲絶我王氏之祀幸賴宗社之靈兇
謀不遂向使安烈之計得行豈惟侍中
李太祖舊諱不得免禍王氏宗親亦無遺類而殿
下之大事去矣臣等以爲此
天子所謂逆也安烈雖伏誅而其餘逆黨未
正鈇鑕故臣等上疏請罪殿下不唯不允反
加褒奬書再上而又不下忠逆混淆大爲中
興初政之累也古今人主優柔不斷以致禍
亂者甚多臣等大爲殿下惜之臣等所言只
爲社稷殿下所重未知何事殿下儻有此輩
恐三韓之人以姻婭之私窺殿下也又恐
天子謂忠逆混淆亦如前日也伏望殿下斷

以公義將李琳貴生鄭地仁烈安德洪壽元
庠乙珍庚道等明正其罪則忠逆分辨朝廷
清明亂臣賊子知所戒矣不報臺諫復䟽曰
法者天下古今所公共非一人所得而私也
是故願理之君有罪者雖至親必罰有功者
雖仇怨必賞周之管叔成王之叔父也將危
周公而見誅漢之上官安昭帝之親舅也以
謀霍光而赤族是皆以公滅私爲國不顧家
者也假使周公霍光見疑於成王昭帝則周

漢歷年之久亦未可期唐之張柬之等五人
忠義社稷之臣也中宗以其推戴之力入紹
正統灼知武三思之罪逆而牽於私意優柔
不斷卒使忠義功臣柬之等五王皆不得保
其首領尋亦不自免此以私滅公知有家而
不知有國者也千載之下惜中宗之不斷恨
五王之失計也我玄陵初政之美殿下所親
見也及其末年遠忠直近憸邪而賞罰失當
遂使功臣無一得全卒致十六年異姓之禍

今
天子剛明果斷信賞必罰能一天下而以一
驛死之故猶懷親王之疑以謝天下
天子之尊而不得赦其子者誠以法者非一
人之所得私也戊辰回軍之後諸將議立王
氏曹敏修以主將沮衆議謀於李穡李琳而
立昌李穡既與敏修李琳共謀立昌又謀迎
禑此二人者世爲王氏之臣而又爲大將大
儒宜其首倡大義以圖興復顧乃沮衆議而

立異姓則其爲祖宗之罪人三韓之世讎而
謀逆之罪明甚矣權近賫
天子復立王氏咨中路私拆預知密旨不付
都堂先示李琳則其欺
天子負王氏黨附異姓陰謀不軌得罪於祖
宗亦大矣李琳李貴生李乙珍鄭地禹仁烈
李庚道王安德禹洪壽元庠等與逆賊邊安
烈謀害社稷大臣以迎辛禑凡謀殺大臣者
尙且不宥況擁立異姓使我列聖之靈永不

血食者乎倘使逆謀得遂則殿下何以成中興之業祖宗何以享孝孫之祀然則此逆黨者非列聖子孫所共戴天非王氏臣子所共立於三韓之地上者也願殿下爲三韓社稷慮爲萬世子孫計斷以大義明正其罪王召

我

太祖及沈德符曰臺諫所論敏修權近旣已罪之卿等宜諭臺諫更不論執遂從琳于鐵原禑于咸昌地于橫川貴生于固城流仁烈于清風杖乙珍庚道謂安德洪壽有功庠但開安烈言皆原之臺諫復請曰罪莫大於反逆天下萬世所不可赦者也邊安烈潛圖不軌欲殺大臣迎辛禑以逞其欲臣等上疏請鞫其黨殿下命申孝昌朴爲生鞫李乙珍乙珍云李琳李貴生鄭地李庚道元庠實與其謀又命臺省巡軍鞫之貴生明言謀逆之狀問李琳則亦與貴生同而殿下皆宥之或反褒之或止杖之遠竄者或從近邑或有削爵

而置近境者或有不削爵者等爲逆黨而罰之不同有如是大矣刑政之公矣將見紀綱不振讒佞日盛兇逆得志爭臣杜口忠良觖望而危亂將至中興之大業瓦解矣琳貴生與逆魁安烈潛圖不軌其狀已著禹仁烈與琳貴生往安烈第其同謀之狀明矣安烈欲使仁烈王安德禹洪壽迎辛禑人固多矣而必使二人迎禑則其與謀也必矣仁烈素無節行阿附仁任安德貪緣軍功竝至將相殿下反以此二人爲有功而加爵賞何哉洪壽於辛禑時參掌機密頗有不廉之誚惟承家蔭驟至卿相乙珍庚道頑愚無知拔身行伍濫稱軍功以盜爵祿今皆爲逆魁之腹心首居刺客之列豈可杖之而已乎權近私拆天朝復立王氏之咨先示逆黨以趣逆謀罪固不容誅矣曹敏修秉主將之權沮衆議立異姓李穡爲世儒宗於復立王氏之議固當悅而從之乃反沮之皆王氏祖宗之罪人也無

以元庠與謀之狀乙珍已明言之亦豈可不
辨而遽捨之乎願殿下深慮萬世子孫之計
明正其罪以副三韓臣庶之望命配琳貴生
敏修穡仁烈地近乙珍庚道安德洪壽庠等
于外諫官再上疏力爭不聽臺諫復交章曰
向者邊安烈畜憤於革私田及至禮部洛文
之來欲盡滅王氏以固辛氏乃與李琳禹仁
烈王安德禹洪壽李貴生等潛謀不軌以李
乙珍李庚道爲刺客欲害忠良以謀亂國家

十六

若其計得行則王氏之中興其可望乎今反
加逆黨以官職而寵異之是勸萬世大逆不
軌之黨也侍中
李(太祖舊諱)才兼將相心在社稷隣敵畏其威中
原慕其名國之存亡實繫是人若非是人殿
下何以成中興之大業太祖列聖三十一代
在天之靈何以享殿下之孝祀乎今若不去
逆黨漸使得志則臣等恐社稷之忠臣必爲
唐室之五王未免逆黨之中傷矣柰何殿下

以姻婭之故曲法赦之乎乞明正典刑以戒
後來不聽臺諫復上疏曰大逆天地之所不
容人倫之所不赦故仲尼作春秋而誅亂討
賊必先誅未發之禍心況其已著之大逆乎
殿下既爲太祖之神孫則安烈之黨殿下之
世讎也國人明知其罪而殿下宥之則殿下
亦祖宗之罪人矣柰何以姻婭之故聽信讒
言宥此逆黨遂使憸邪之輩得志於內忠義
之臣解體於外乎凡謀逆者先植黨與而後

十七

敢於爲惡未知殿下以謂安烈無黨與而獨
謀乎伏願殿下割恩正法明置琳等典刑又
不允彝初獄起繫琳淸州尋以水災免憲司
又言不可輕赦不聽尋宥琳及貴生郞舍許
應等上疏曰殿下即位之初以李琳善仁裕
王興申雅等常在僞朝憑恃女寵毁法亂紀
悉皆流竄尋蒙恩宥完聚京都無所懲戒請
下憲司屛諸遠方王從之流琳于忠州仁裕
豐州興淸州雅全州琳病死貶所子貴生茂

生

王康

王康宗室疏屬恭愍二十年應舉中會試康
於儕輩年最少王召見謂曰判官曹崇禮進
士閔安仁老成儒者尚未中第況此少者乎
必假手也使寫會試策題不克王怒停殿試
命自今年未十五歲者毋得赴試踰數月覆
試賜同進士第補成均直學累遷江寧府丞
辛禑立授典理摠郎遷成均祭酒尋爲西北
面安撫使安集郡縣流離人物恭讓朝拜判
典農寺事出爲楊廣全羅慶尚道水軍體察
使兼防禦鹽鐵使尋轉禮曹判書附密直副
使兼楊廣全羅慶尚道水軍都體察使鹽鐵
漕轉招討營田繕城事教曰國家中遭否運
僞主昏淫權臣貪暴紀綱大壞加以倭寇陸
梁州郡凋瘵漕轉不通倉庾虛竭撥亂之後
思得才能以革舊弊堂臣薦卿以任海道不
數年閒果有成效簡鍊戎兵而島吏遠遁漕
轉糧餉而國用不竭予嘉乃功今授以三道
都體察使以摠水陸之事其軍吏有功者具
名以聞予將擢用奉翊以上申請科罪三品
以下聽卿專斷康屢運三道軍須稅貢都堂
必設宴勞之康以利國爲己任務盡魚鹽之
利錢貨之入鉅萬計國家賴之康侵年海道
民多怨咨時謂康爲聚斂之臣康獻議曰楊
廣道泰安瑞州之境有炭浦從南流至興仁
橋百八十餘里倉浦自北流至尊堤城下七
十里二浦閒古有浚渠處深鑿者十餘里其
未鑿者不過七里若畢鑿使海水流通則每
歲漕運不涉安興梁四百餘里之險請始役
於七月終於八月於是發丁夫浚之石在水
底且海潮往來隨鑿隨塞未易施功事竟無
成康嘗舉前牧使呂稱爲副使將代己任人
以劉晏之徒目之

朴葳

朴葳密陽人初補丂達赤辛禑時爲金海府

倭擊倭于黃山江斬二十九級賊投江死者亦衆又倭賊五十艘至金海南浦膀示後來賊曰吾崔乘風利泝黃山江直擣密城嵗偵知之設伏兩岸將舟師三十艘以待之賊見膀一艘先入江口伏發嵗亦突至逆擊賊狼狽自刃投水死殆盡時江州元帥裴克廉又與倭戰賊退鞫家臺萬戶著大鐵兜鍪至手足皆甲令步卒翼左右躍馬而前馬旋濘而止我軍迎擊斬之報至褒賞嵗克廉甚厚後

爲慶尚道都巡問使斬倭十四級禑攻遼以元帥行從伐

太祖回軍復爲慶尚道都巡問使與安東元帥崔鄲擊倭于尚州中牟縣破之賜弓矢絲段又擊倭于高靈縣斬三十五級又以戰艦百艘擊對馬島燒倭船三百艘及傍岸廬舍殆盡元帥金宗衍崔七夕朴子安等繼至搜本國被虜男女百餘人以還辛昌下教獎諭曰我朝昇平日久武備稍弛肆致島倭忿爲寇掠迄今四紀擾我三陲國家唯務守禦將帥尚稽徂征而卿發憤于懷仗義而往凌不測之鯨波覆積年之蟻穴室廬船艦盡爲煨燼俘虜人民得還鄉閭足以雪國家之恥足以復臣民之讎捷報初來予心寔喜今遣門下評理徐鈞衡賜卿衣領鞍馬銀錠等物嵗上箋謝時人以爲嵗但燒廬舍舟楫實無俘獲尋改都節制使捕倭船一艘斬三十二級後以判慈惠府事從我

太祖定策立恭讓拜知門下府事封忠義君賜功臣錄券及廐馬一匹白金五十兩帛絹五端敎曰卿以寛弘之度豁達之資逢時展才委身鞅掌其處事之敏衛上之忠玄陵稱之四爲守令三鎭南服寇戢民安蔚有聲績才超耿賈之儔勇在關張之右城于州而金湯之利始驗剿其船而海道之警悉除載惟對馬之役有光辛巳之征

天子賁立異姓爲王卿與守門下侍中

太祖首倡大義推戴寡躬以安邦家之基
以定君臣之分惡乃丕績曰篤不忘追崇祖
考之號仍加世宥之恩錫之土田副以臧獲
卿其膺此異數益勵忠誠企宗衍之獄起辭
連歲流豐州壽錄回軍功賜錄券及田自此
以後入 本朝

李豆蘭

李豆蘭初名豆蘭帖木兒女直金牌千戶阿
羅不花之子襲世職爲千戶恭愍時豆蘭遣
其百戶甫介以一百戶來投仍居北青州事

我
太祖屬麾下辛禑時遼瀋草賊四十餘騎侵
掠端州豆蘭與端州上萬戶陸麗青州上萬
戶黃希碩等追至西州衛海陽等處斬渠魁
六人餘皆遁胡拔都來寇端州副萬戶金同
不花內應盡以貨財故後陽被執麗希碩等
累戰皆敗時豆蘭以母喪在青州
太祖使人召謂之曰國家事急子不可持服

在家其脫衰從我豆蘭乃脫衰拜哭告天佩
弓箭從行與胡拔都遇於吉州平豆蘭爲前
鋒先與戰大敗而還
太祖尋至胡拔都著厚鎧三重襲紅褐衣乘
黑牝馬橫陣待之意輕
太祖留其士卒拔劍挺身馳出
太祖亦單騎拔劍馳進揮劍相擊兩皆閃過
不能中胡拔都未及勒馬
太祖急回騎引弓射其背鎧厚箭未深入即

又射其馬洞貫馬倒而墜
太祖又欲射之其麾下大至共救之我軍亦
至
太祖縱兵大破之胡拔都僅以身遁時判書
金世德妻尹氏寡居數年有穢行其母以嫁
前洪州牧使徐義纔數日尹氏惡義而出之
憲司劾之遣卒守其家李仁任等受尹氏厚
賂謀欲寢之謂豆蘭屢立邊功以尹氏妻之
拜禮儀判書又從

太祖大敗倭賊于咸州兎兒洞賜宣力佐命功臣號拜密直副使攻遼之舉從
太祖回軍尋商議同知密直司事會議都監事辛昌立授知司事恭讓即位錄回軍功賜錄券土田陞密直使與張思吉擊倭于西海道進知門下府事同判都評議使司事自此以後入 本朝

南誾

南誾宜寧縣人性豪邁無檢束自幼好奇計辛禑時補社稷壇直時倭寇大熾三陟郡城小且危國家難其守誾自薦知郡事既到郡賊猝至誾率十餘騎開門突擊之賊敗走召授司僕正禑攻遼從我
太祖至威化島與趙仁沃等獻回軍之議且密謀推戴以
太祖嚴謹不敢發言旣還密白
太宗太宗戒以勿言轉三司右尹監門衛上護軍恭讓朝拜鷹揚軍上護軍兼典法判書

錄回軍功賜土田錄券陞開城尹遷密直副使上書曰從諫如流人君之德責難於君臣子之恭昔高宗命傅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古之君臣更相勉勵如此後之人君可不鑑哉近殿下坐正殿進百官以天之譴告與夫八事之弊自責下教求言然其直言極諫者非一而優游不斷臣恐內多欲而外施仁義也昔賈誼上書以為有痛哭者一流涕者二長太息者三夫以文帝之時內外晏然紀綱備舉誼之言尚爾矧當今日可言者多矣臣以庸劣衛殿下之重恩受殿下之厚祿凡所見聞不以上達是不忠也故以數語不避群邪切齒陰中之禍敢冒聰聽自甲寅以來忠臣義士常腐心於偽姓而不敢發辛禑之狂妄日熾遂有戊辰攻遼之舉諸將仗義回軍退辛禑而黜崔瑩議立宗室之賢主將曾敏修不顧萬世之法力沮衆議謀於一大儒立

禑子昌則忠臣義士之憤益深切矣及見尹
承順權近資來
聖旨曰高麗國中多事爲陪臣者忠逆混淆
雖假異姓爲之亦非三韓世守之良謀永延
九功臣慨然有撥亂反正之志出有死無生
之計倡大義定大策而推戴殿下爲恭愍王
後以奉王氏之祀此實祖宗在天之靈有以
啓迪之也逆臣邊安烈因權近之私擠預知
密旨黨附外戚反欲迎禑永絶王氏幾使
聖天子存亡繼絶之恩不得行其爲逆謀實
金佇鄭得厚所明言官吏國人所共聞故臺
諫交章論劾而安烈伏辜餘黨免於鈇鑕國
人靡不缺望向使安烈之計得行則殿下之
大事去矣金宗衍潛結奸黨同惡相濟以圖
不軌令尹彝李初流言
上國請親王動天下之兵遂啓
聖天子疑我之心罪莫大於此者而使臣王
昉趙胖之還辭證明白何置而不問乎使臣

鄭道傳韓尚質等欽奉
宣諭聖旨曰高麗有多小地方也有賢的也
有愚的自要小見識使那小人來則其爲不
軌之迹明矣始謀之黨見矣誠宜命有司推
鞫其狀明示重典聞于
天子可也而罪同罰異或誅或免何哉向使
宗衍之黨之計得行而
天子不得明見萬里則三韓之民無遺類矣
趙裕之言一也或遠竄或近流或有杖之者
或有誅之者或有召還京師慰而安之者是
亦何心哉向使趙裕之黨之計遂行則忠義
社稷之功臣不得保全矣戊辰回軍之際沈
湧奇乃曰有親王之子孫在焉其言果驗於
王益富之事也然則湧奇之扶擁益富而潛
圖之迹甚明矣殿下殺益富而赤其族活湧
奇而全其首領則殊失用刑之公矣益富之
死也爲有罪則湧奇之生也何幸歟湧奇之
生也爲無罪則益富之族奚罪歟向使湧奇

之計得行則殿下之享國未必保也大逆不忠之黨皇天后土之所不容三韓臣子所不共戴天之讎也殿下為得而私之管叔成王之叔父也將危周公而就戮上官安昭帝之親舅也以謀霍光而亦族假使周公霍光見疑於成昭則周漢歷年之久未可期也殿下不以王法為念牽於姑息之仁臺諫論劾而反見斥逐群邪保全而反見任用是勸不忠不義於將來也忘祖宗五百年之社稷也然

則其於皇天眷命殿下之意何其於
天子復立王氏之意何其於祖宗扶佑殿下之念何其於臣民共戴殿下之心何臣恐三韓之人以姻婭之故有以窺殿下之私心也臣之所言公則請將安烈宗衍趙裕之黨與夫湧奇等即下憲司明正其罪布告中外以快人神之憤以懲亂賊之徒可也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公於萬世臣何惜一朝之命不顧萬世之法乎臣之所以極言不諱者寧得罪

於殿下冀不獲罪於祖宗也又念君子陽類磊磊落落無所回互用之則升其國於明昌而衆臣和於朝萬物和於野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小人陰類唯唯諾諾變亂是非用之則降其國於昏暗而日月薄食水泉沸騰山谷易處霜降不節此必然之理也伏惟殿下親君子訪以時政得失問以古今亂理從容談笑涵養德性無言不聽靡事不擧非法不道非禮勿行絶宦官遠小人斥異端存天理而

滅人欲則可以共新於理化可以仰荅於天心天災消地道寧賞罰明禮樂興陰陽和而風雨時天命益新人心益附隣國益慕之矣願殿下深思之熟慮之道傳以罪配羅州閭力不能救且自上書後怨讟旁興王亦忌之故稱疾自免諫官金震陽等劾論削職流遠地尋召拜同知密直司事時右侍中裴克廉等奉王大妃教將廢王事既定乃白我
太祖太祖怒曰廢之而將立誰耶闇對曰我

等必得明主願勿憂遂發王王將出閽蹕曰
禑玄寶父子謀迎辛禑又黨於金宗衍欲危
社稷於是大臣省憲以宗社大計請罪玄寶
父子上以姻婭之故優游不斷曾未知五百
年三韓之業在禑氏之手也昔商王大甲
欲敗度縱敗禮伊尹放之桐宮既而大甲處
仁遷義伊尹迎大甲復紹成湯之業今上若
能遷善改過則不待朝夕而復矣王曰予本
不欲君爾等也而群臣強立之且予不敏未
諳事機豈無忤群下之情乎因泣下曰禑氏
於我爲仇讎矣遂行自此以後入
本朝

列傳卷第二十九

列傳卷第三十　高麗史一百十七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鄭夢周

鄭夢周字達可知奏事襲明之後母李氏有
娠夢抱蘭盆忽墜驚寤而生因名夢蘭生而
秀異肩上有黑子七列如北斗年至九歲母
晝夢黑龍升園中梨樹驚覺出視乃夢蘭也
因改夢龍既冠改今名恭愍九年應擧連魁
三場遂擢第一人十一年選補藝文檢閱十
三年從我
太祖擊三善三介于和州累遷典農寺丞時
喪制紊弛士大夫皆百日卽吉夢周於父母
喪獨廬墓哀禮俱盡命旌表其閭十六年以
禮曹正郎兼成均博士時經書至東方者唯
朱子集註耳夢周講說發越超出人意聞者
頗疑及得胡炳文四書通無不脗合諸儒尤
加嘆服李穡亟稱之曰夢周論理橫說竪說

無非當理推爲東方理學之祖十七年轉成
均司藝二十年改大常少卿俄遷成均司成
二十一年以書狀從洪師範如京師賀平蜀
還至海中許山遭颶風船敗[illegible][illegible]於島師範
溺死[illegible][illegible]者纔什二夢周瀕死乃生割韉
而食者十三日事聞
帝具舟[illegible]取還厚加恩恤遣還辛禑元年拜
右司議大夫移成均大司成初
皇明肇興夢周力請于朝首先歸附至是恭
愍被弒金義殺使國人恟恟不敢通使
朝廷夢周又陳大義以謂遽來變故當早辨
奏使
上國釋然無惑豈可先自疑貳構禍生靈於
是始遣使告哀且辨釋[illegible][illegible]時北元遣使
賜詔權臣李仁任池奫欲復事元議迎其使
夢周與文臣十數人上書曰爲天下國家者
必先定大計大計未定則人心疑貳人心之
疑百事之禍也况吾東方僻在海外自我太
祖起於唐季禮事中國其事之也視天下之
義主而已頃者元氏自取播遷
大明龍興奄有四海我上昇王灼知天命奉
表稱臣
帝嘉之封以王爵錫賚相望者六年于玆
今上即位之初賊臣金義因禮送天使中
路擅殺叛入北元與元氏遺孽謀納瀋王既
殺天使又背其君惡逆甚矣誠宜正名其罪
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而殺之然後已也
國家不遣不問金義之罪反使宰相金湑奉
貢北方吳季南封疆之臣也擅殺定遼衛三
人張子溫等金義一行之人也不達定遼衛
公然遣歸又置而不問令北使之來議迎大
臣禮接境上乃曰才欲激怒北方以緩師也
夫元氏失國遠來求食冀得一飽以延須臾
之命名爲納君實自利也絕之則示我之[illegible]
事之則反驕其志其欲緩師實速之也爲[illegible]
其詔加我以大逆之罪因以赦之我本無[illegible]

又何敢焉國家若禮待其使而送之則是與
國臣民無其實而自蒙大逆之名不可使聞
於四方爲臣子者其可忍乎又况
朝廷初聞金義之事固已疑我矣又聞與元
氏相通而不問金義之罪則必謂我殺使與
敵無疑也若興問罪之師水陸並進國家其
將何辭以對之乎其欲緩小敵之師實動天
下之兵也此理甚明人所易曉廟堂之上若
不能言者其故不難知也盖以前日辯示之
變當時宰執恐被
朝廷責詰實有與金義通謀欲以絶上國安
師琦請見自刎是也師琦既死宜速定計以
快衆憤而至今未有聞也人情洶洶恐生他
變伏惟殿下斷自宸衷執元使收元詔縛吳
季南張子溫并金義帶行之人送至
京師則曖昧之罪不辨自明乃約與完遼衛
按兵待變聲言向北則元氏遺種斂迹遠遁
而國家之福無窮期矣池李隱忌之貶流彦

陟二年許任便居住時倭寇充斥濱海州郡
蕭然一空國家患之嘗遣羅興儒使霸家臺
說和親其主將拘囚興儒幾餓死僅得生還
三年權臣嫌前事舉夢周報聘于霸家臺請
禁賊人皆危之夢周略無難色及至極陳古
今交隣利害主將敬服館待甚厚倭僧有求
詩者援筆立就緇徒坌集日擔肩輿請觀奇
勝及歸與九州節度使所遣周孟仁偕來且
刷還俘尹明安遇世等數百人且禁三島侵
掠倭人久稱慕不已後聞夢周卒莫不嗟惋
至有齋僧薦福者夢周憫倭賊奴我良家子
弟乃謀贖歸力勸諸相各出私貲若干且爲
書授尹明以遣賊魁見書辭懇惻還俘百餘
人自是每明之往必得俘歸四年拜右散騎
常侍歷典工禮儀典法版圖判書六年從我
太祖擊倭雲峯還拜密直提學明年簽書司
事十年拜政堂文學本國與
朝廷多隙

帝怒將加兵于我增定歲貢乃以五歲貢不
如約杖流使臣洪尚載金寶生李子庸等于
遠地至是當遣使賀
聖節人皆憚行規避浸及乃擬遣密直副使
陳平仲平仲以[illegible]千匹賂林堅味遂辭
疾堅味即擧夢周禑召面諭曰邇來我國見
責
朝廷皆大臣過也卿博通古今且悉予意今
平仲疾不能行乃代以卿卿意何如對曰君
父之命水火尚不避况朝天乎然我國去南
京凡八千里除候風渤海實九十日程今去
聖節纔六旬脱候風旬浹則餘日僅五十此
臣恨也禑曰何日就道對曰安敢留宿遂行
晨夜倍道及節日進表
帝覽表畫日曰爾國陪臣必相托故不肯來
日迫乃遣爾也爾得非往者以賀平蜀來者
乎夢周悉陳其時船敗狀
帝曰然則應解華語特賜慰撫勑禮部優禮

以送遂放還尚載等十一年同知貢擧取士
故事每試一場輒考較出榜初場不合格者
不得入中場終場亦如之嬖妃叔盧龜山童
騃無學中場不入格禑大怒欲罷試李成林
廉興邦等請龜山父英壽請使龜山赴終
場英壽辭以不可獨入於是并試不合格者
十數人竟取龜山德昌府行首文允慶本官
官李匡從者竊書其友策夢周黜之知貢擧
廉國寶乃取之崔瑩戲語人曰前月監試學
士尹就弃寒士取皆童致天大雹殺穀麥
今東堂學士復致何等天變耶十二年如
京師請冠服又請蠲免歲貢夢周奏對詳明
得除五年貢未納者及增定歲貢常數及還
禑喜甚賜衣帶鞍馬拜門下評理明年請解
職封永原君與河崙廉廷秀姜淮伯李崇仁
建議革胡服襲華制十四年拜三司左使辛
昌元年改爲藝文館大提學從我
太祖定策立恭讓拜門下贊成事同判都評

議使司事戶曹尚瑞司事進賢館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領書雲觀事
封益陽郡忠義君賜純忠論道佐命功臣號
教曰撥亂反正誠社稷之忠臣崇德報功實
國家之令典惟卿天人之學王佐之才射策
而連捷魁科鷹薦而克伸孝志惟根本培植
於內者確乎不拔故英粹發越於外者煥乎
有文先王任用而俾掌絲綸後生景慕而如
仰山斗倡鳴濂洛之道排斥佛老之言講論
惟精深得聖賢之奧教誨不倦蔚有人材之
興德望由是而益崇聲名以之而大振
聖明勃興之伊始國家歸附之最先愼簡臣
僚舉充書狀航滄海而乃往因颶風之所漂
僅脫萬死以旋歸儼荷九重之眷顧追玄陵
賓天之後當金義奔胡之初有權臣執狐疑
之心謂庾官憚駿奔之役莫肯遣使於上國
將欲嫁禍於生靈卿與鄭道傳等力言以爲
邇來變故之相仍盍具事情而申達苟獲罪
於
天子難延祚於邦家故有使介之行以明臣
子之分顧東方之寧謐繇卿輩之謨猷厥後
胡使之來書辭不順當時郡逆之議大小皆
然率[illegible]伯英[illegible]之[illegible]仁任池奫
之輩未得見容[illegible]人[illegible]南有數年往還日本
者經歲由小所[illegible]之[illegible]致
天朝譴責之嚴因步危疑人心洶懼跋履山
川親瞻天日始通王覲之途終減歲貢之額
惟自昔周徑事大之禮肆至今克有保民之
休譽自甲寅以至己巳不幸有禑昌僭竊之
禍居常懷狄張興復之忠天實臨於爾心事
竟成於有志洪武二十二年十月門下評理
尹承順等回自
京師欽奉
聖旨高麗君位絕嗣雖假王氏以異姓爲之
亦非三韓世守之良謀是年十一月十五日
御筆[illegible]策寶

天子之命禀太妃之言推戴寡躬俾承正統續十六年既絶之祀延千萬世無疆之休於是整頓紀綱修明禮樂正田法而息爭訟汰冗官而擧賢良廓廟施爲實堯君舜民之志經筵啓沃皆伊訓說命之言奇材允協於股肱盛烈難忘於帶礪苟無褒崇之異數何以勸勵於將來是用立閣圖形勒碑紀績追贈三代祖考宥及永世子孫錫之土田副以臧獲仍賜白金五十兩廐馬一匹於戲予惟襲

十一

艱大之業思免厥愆卿益輸弼亮之誠以永終譽王御經筵夢周進言曰儒者之道皆日用平常之事飮食男女人所同也至理存焉堯舜之道亦不外此動靜語默之得其正即是堯舜之道初非甚高難行彼佛氏之教則不然辭親戚絶男女獨坐巖穴草衣木食觀空寂滅爲宗豈是平常之道時王欲迎僧粲英爲師故夢周講及此然王方惑佛不納[illegible]初獄起臺諫論其黨甚力夢周請罔封[illegible]四

代大赦臺諫猶論執不已王下都堂令夢周以爲罪狀不白今又經赦不宜復論刑曹劾夢周右彝初黨夢周再上牋辭皆不允召夢周宴慰之尋拜壁上三韓三重大匡守門下侍中判都評議使司兵曹尚瑞寺事領景靈殿事右文館大提學監春秋館事經筵事益陽郡忠義伯三年王謂經筵官曰今人知守國故事而不知本朝之事可乎夢周對曰近代史皆未修先代實錄亦不詳悉請置編修

十二

官依通鑑綱目修撰以備省覽王納之卽命李穡李崇仁等修實錄不果行成均博士金貂上書毁佛王怒欲抵以死罪兵曹佐郞鄭擢上疏曰竊聞金貂排斥異端極言不諱上以其破毁先王成典將置極刑臣竊爲殿下惜之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所謂先王成憲者不過三綱五常而佛氏皆背之非貂毁先王成典乃殿下自毁之也願赦貂任直之罪代言等畏王怒不敢啓夢周與同列

上䟽曰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
於信近日殿下下敎求言曰言之者無罪於
是人皆抗䟽極論政事之得失民生之休戚
眞所謂不諱之朝也有國子博士生員等亦
以排斥異端上書陳説言語不謹觸犯天威
在朝之臣不勝恐懼臣等以爲斥誣佛氏儒
者之常事自古君王置而不論况以殿下寬
大之量蕞爾狂生在所優容乞霈寬恩一皆
原宥示信國人王從之貂等得免又䟽曰賞

十二

罰國之大典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罰一人而
千萬人懼非至公至明不足以得其中而服
一國之人心也自殿下踐祚以來省憲法司
交章舉劾以爲某人乃沮立王氏之議扶立
子昌者某人與於逆賊金宗衍之謀於衍在
所爲内應者某人於諸將承
天子之命以辛禑父子爲非王氏議復王氏
之時謀迎辛禑求絶王氏者某人送彝初於
上國請覲王動天下兵者某人陰養先王孽

孽潛謀不軌者章䟽屢上雖勞聖慮之勤尙
未分明向必於其間有罪者尙蒙寬宥
無辜者未能昭雪其於公道似乎未洽是以言
者紛紛至今不已臣等以爲宜令省憲法司
共議其罪狀有連涉人等獄詞文案更加詳覆
其人罪在不赦宜置于法某人情在可恕宜
從輕典某人無罪被誣宜令辨釋獄事既上
殿下坐朝門召宰輔臣僚親臨聽斷俾無冤
抑然後加以罪黜施以肆宥則人心服而公

十三

道行矣從之於是省憲刑曹論列立罪曰興
立王氏之議扶立子昌者曹敏修李穡也與
於金宗衍之謀爲内應者朴可興池湧奇李
茂鄭熙啓李彬尹師德陳乙瑞[illegible][illegible]次李
仲英陳元瑞金軾李龜蕃也但湧奇茂熙
啓彬師德乙瑞元瑞軾仲英等嘗示閑疏然
又無供辭情狀可疑然湧奇茂各在功臣之
列位至將相宜盡心輔佐而名聯[illegible]宗
衍有所依賴欲遂其謀其情難測軾龜蕃

雖有供辭辭不分明情亦可疑謀迎李稠永
絶王氏者邊安烈李乙珍李庚道元庠李貴
生鄭地禹玄寶禹洪壽王安德禹仁烈及播
黜是也六道安烈雖無供辭既已伏誅然不
播遷與國獄並乙珍與安烈同謀擾亂國家
供辭明白今據乙珍之辭則庚道之與謀亦
無疑矣且以安烈腹心爲其都鎭撫豈有安
烈謀事而庚道不知者乎運與乙珍同類敢
聞庠貴之知情不言且稜李稠父子供辭則
洪壽與玄寶[illegible]而無供辭其情可疑以[illegible]之
供辭觀之其無隱諱明矣以朴義龍供
辭觀之則[illegible]之誤迎辛禑固可罪也玄寶安
德仁烈黜辱事已當免職分配乎外當書供
辭故聞其時開事巡軍官府云玄寶等之與
謀金佇已明言矣然不以其時與佇對辨又
無供辭情在可疑而仁烈則以奎官坐巡軍
不明取佇之供辭安德則都屯史敗軍發怒
見禍於難與濊目之程其開難則又觀李

父子供辭則安烈之欲使仁烈安德迎稠明
矣其見於尹初書者邊安烈金宗衍已伏誅
李琳曹敏修病死禹仁烈鄭地李崇仁權近
李貴生禹玄寶權仲和張夏李種學慶補已
承服李穡陳乙瑞李仁敏韓俊鄭龍仇天富
李大卿皆無供辭其不在彝初書中而見於
洪仁桂供辭者崔公哲已杖死崔七夕安柱
公義郭宣鄭丹鳳曹彥王承貴張忠立已承
服趙卿病死陰養先王孽孫者亦池湧奇也
湧奇陰養益富事狀明白其罪不可赦也王
御正殿召夢周及判三司事裴克廉大司
憲金湊門下評理柳曼殊左常侍許應右常
侍全五倫諫議朴了文全伯英獻納權幹正
言柳沂金汝知掌令崔咸金畝持平李元緝
李作刑曹判書具成祐摠郎成溥正郎河係
宗佐郎朴猗等議定五罪王曰自寡人即位
[illegible]臺諫每以五罪交章上疏然罪狀不白
雖可罪之不唯予之軫念臺諫因此或落職

貳左遷紛紛未已即今宜以明辨其有罪者
不可以私赦被誣者亦不可不赦卿等毋面
從退有後言乃問立昌迎禑之事欲寛李穡
曰戊辰年諸將回軍議立王氏問計於穡而
曹敏修以辛昌外戚爲時大將穡實怯懦故
曰父廢子立有國之常乃立昌襲位罪可恕
也夢周對曰然但穡無節操耳何有罪乎湊
駁曰當殿下龍潛之日僞辛稱玄陵之後穡
知其非王氏而倡立子昌曰父廢子立是成
辛氏爲君也成辛氏爲君則殿下以辛氏之
臣而簒辛氏之位矣穡爲世大儒就斷國論
貪生忘義罪可恕乎當時大將如
諸軍事可不恃賴而固畏敏修乎諸郎舍但
唯唯汝知獨希旨曰臣亦以謂穡等無罪也
王又欲原禹玄寶朴可興湊又曰殿下似有
私意王勃然變色曰卿以予私耶遂釋穡玄
寶等以無供辭而但有金佇鄭得厚之言也
王命敏修安烈轄其家湧奇可興依舊付處

仁烈安德麟外方從便餘皆京外從便初安
德麟亦在京外從便中湊曰安德麟藍浦之役專
軍覆沒其還也必道驪興而謁辛禑議迎立
謂之罪狀未白可乎外方從便其賜亦大矣
王從之夢周啓王著令曰今後如有論上項
人等罪者以誣告論尋賜夢周安社功臣號
四年夢周取　大明律至正條格本朝法令
參酌刪定撰新律以進夢周忌我
太祖威德日盛中外歸心又知趙浚南誾鄭
道傳等有推戴之謀嘗欲乘機圖之及世子
奭朝見而還
太祖出迎黃州遂畋于海州墜馬
體甚不平夢周聞之有喜色遣人嗾臺諫曰
李（太祖諱）今墜馬病篤宜先剪羽翼趙浚等然
後可圖也遂劾浚道傳誾及素所歸心者五
六人將殺之以及
太祖
太祖還至碧瀾渡將宿

太宗馳至告曰夢周必陷我家
太祖不答又告曰不可留宿於此
太祖不許固請然後力疾遂以肩輿夜還于
邸夢周憂不濟事不食已三日
太宗又白曰事已急矣將若何
太祖曰死生有命但當順受而已
太宗與
太祖弟和壻李濟等議於麾下士曰李氏之
忠於王室國人所知今爲夢周所陷加以惡

名後世誰能辨之乃謀去夢周
太祖兄元桂之壻卞仲良洩其謀於夢周夢
周詣
太祖邸欲觀變
太祖待之如初
太宗曰時不可失及夢周還乃遣趙英珪等
四五人要於路擊殺之年五十六
太宗入告
太祖震怒力疾而興謂

太宗曰汝等擅殺大臣國人以我爲不知乎
吾家素以忠孝聞汝等敢爲不孝乃爾
太宗對曰夢周等將陷我家豈可坐而待亡
此乃所以爲孝也宜召麾下士備不虞
太祖不得已使黃希碩白王曰夢周等黨庇
罪人陰誘臺諫誣陷忠良今已伏罪請召後
聞等與臺諫辨明於是鞫臺諫流之并流其
黨梟夢周首于市揭榜曰飾虛事誘臺諫謀
害大臣擾亂國家

太祖麾下士又上疏籍其家夢周天分至高
豪邁絶倫有忠孝大節少好學不倦研窮性
理深有所得
太祖素器重每分閫必引與之偕屢加薦擢
同升爲相時國家多故機務浩繁夢周處大
事決大疑不動聲色左酬右答咸適其宜時
俗喪祭專尚桑門法夢周始令士庶倣朱子
家禮立家廟奉先祀又以守令雜用參外吏
及秩卑人劣始選用參官有清望者黜其黜

陟又以金穀出納都評議司錄事白牒施行
事多猥濫始置經歷都事掌其出納又內建
五部學堂外設鄉校以興儒術其他如立義
倉賑窮之設水站便漕運皆其畫也所著詩
文豪放峻潔有圃隱集行于世
本朝贈六匡輔國崇祿大夫領議政府事修
文殿大提學兼藝文春秋館事益陽府院君
謚文忠子宗誠宗本

金震陽

金震陽字子靜雞林府人性慷慨不群少篤
力學恭愍朝登第調藝文檢閱不十年歷
華要出為西海道按廉有聲績由門下舍人
陞左司議恭讓時彝初獄起震陽語同僚曰
彝初之事三歲小童亦知其誣憲司劾以輕
論大逆以沮正論請削職遠流不敍王止罷
其職起為右散騎常侍尋轉左常侍與右常
侍李擴右司議李來左獻納李敢右獻納權
弘左正言柳沂等論三司左使趙浚前政堂

文學鄭道傳前密直副使南誾前判書尹紹
宗前判事南在清州牧使趙璞等曰鄭道傳
起身賤地竊位堂司欲掩賤根謀去本主無
由獨舉織成萋斐之罪連坐衆多之人趙浚
於一二卿相間偶起雖嫌與道傳同心相扇
變亂賣弄權勢誘脅諸人於是患失乾沒之
輩希旨生事之徒響應而作其中南誾南在
等為扇亂之羽翼尹紹宗趙璞等為造言之
喉舌唱和而起廣張罪網施刑於不可刑之
人求罪於本無罪之地衆心危懼咸怨咎囂
一以傷天地生物之和二以傷殿下好生之
德歲庚午清州大水辛未城市乘桴天災薦
至年穀不登豈非所召也殿下若曰浚為功
臣雖有罪當恕臣等又竊聞去年戊辰
開國伯立殿下之心已發於回軍之日而浚
不在軍中其不參其議明矣王曰已
開國伯立殿下之策已定矣浚則却之而言
也頗

開國伯不許之故殿下得以立焉執此論之浚前不察謀於始議之日後欲沮其既定之黨謂之殿下之功臣可乎浚若曰吾嘗無此言不唯左右諸相聞之天高聽卑昭然可畏焉能廋蔽至哉

開國伯之忠也遏僞朝猾夏之舉而活斯民也如彼拒趙浚立他之謀而立殿下也如此其忠之至可謂貫乎日月矣向若行兵萬里挑戰上國則斯民之衣食於斯含飽鼓腹於

壽域之中其可得乎況天子特遣使介錫以內帑之珍寵遇世子序於諸侯之上又可得乎若浚也者其言如彼其心可知然則不惟不得為功臣實為大不忠之臣也贋緣僥倖反得功臣之名齒於功臣之列寫容垂耀與大功臣無異超資受職與眞功臣十倍而榮莫大焉曾不思遷善掩罪猶復陰與羽翼喉舌之輩無時聚謀豈徒然哉臣等竊畏必有不遂其所圖而又有不

虞之論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也又臣等聞浚於上前作泣作哀外示遷善之狀內興寃罪之計此乃僞悔也殿下天性正直以為實然臣切恨之浚當姦計方肆之初天誘其衷遂悟昨非而悔之如是則其悔也眞矣厥今其同惡唱亂之輩幾乎垂翅而衆怒群積極矣安得不如是而免其罪乎此實不得已而然也非僞悔而何哉若他日幸復乘勢其生變有甚於前必矣伏望殿下毋恃而早圖

之可也又臣等聞閹寺陳言曰殿下內多慾而外施仁義此言何謂也且聞於國家翻覆殊功驟登台府殿下之賜大矣乃希合浚與適傳之意曾無感恩知足之心敢發輕辱不敬之言所以激上意而逞其欲也其用意甚惡如此誠可畏哉蓋此人輩厭罪惟均殿下若因循不斷不唯天怒人怨恐有不可及之後悔也臣等本非故欲害人者也安敢效彼輩私讎未報勞心忉忉者為哉但以公義如

此事勢如此故不敢不請也此言如斷皇天
上帝實先誅臣等可不畏哉可不畏哉伏望
殿下收浚閭在紹宗璞等職牒功券鞫問其
罪明正典刑道傳仍於貶所典刑垂戒後來
疏上留中不下震陽之疏雖尊
太祖其實將欲危之也震陽等勝憲司發吏
卒守浚閭于家浚讀書不輟曰吾爲社稷耳
又何憂乎明日震陽等伏閤更請王召侍中
沈德符鄭夢周議遂依申流浚遠地削閭紹
宗在璞職亦流遠地道傳亦在流中而知申
事李詹遺忘不錄震陽等據依申遣人于奉
化執道傳囚于甫州司憲府大司憲姜淮伯
執義鄭熙掌令金畝徐甄持平李作李申又
上疏請浚等罪并劾判典校寺事吳思忠罪
與紹宗同乞并究理命削職遠流震陽等又
言古人曰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去惡不去
根其惡長浚道傳惡之根也閭紹宗在璞養
其根而滋蔓者也昨臣等上章請誅而惟道

傳特蒙允許餘止收牒罪同罰異請將浚等
並置極刑王愕然曰我初無誅道傳之語命
移流道傳于光州浚于泥山閭在璞紹宗思
忠皆聚水原遣巡衛府千戶金龜聯刑曹正
郎李蟠與楊廣道觀察使[illegible]同鞫未行我
太祖自海州輿疾夜還于邸鄭夢周李穡禹
玄寶等以謂若劾浚閭置極刑則璞紹宗思
忠之輩不足制也陰誘臺諫連日交章伏閤
廷諍請誅浚道傳等王命先鞫閭等諸人辭
連浚道傳然後可並鞫之及夢周誅我
太宗與
太祖第和議令
[illegible]王啓曰若不問夢周之黨請罪臣等王
不得已下臺諫于巡軍且曰流之於外可矣
不必問也翌日兩府詣闕請鞫命判三司事
裴克廉門下評理金湊同巡軍提調金士衡
等治之臺官曰據門下府移牒爲之非吾等
本意也震陽曰鄭夢周李穡禹玄寶使李崇

仁孝種學趙瑚謂臣等曰判門下
李穡恃功專擅今墜馬病篤宜先竄羽翼
趙浚等然後可圖也於是因崇仁瑚種學與
其弟種善與周弟禮曹判書過司宰令蹈及
其黨鄭溭李堂鞫之皆服乃召浚還思忠在
璞並復職有道傳閔紹宗流震陽擴來敢弘
熙敵甄作中崇仁瑚種學種善瑀過蹈堂于
還地按律者言震陽等罪當斬
太祖曰予不好殺久矣震陽等承夢周指嗾

耳豈可濫刑曰然則宜痛杖之
太祖曰既已寬之何杖之有震陽等由是得
免玄寶孫成範淮伯弟淮季皆玉變壻故玄
寶之黨及淮伯皆不坐沂亦以病免又流詹
及代言李士穎于外
太祖麾下柳曼殊尹虎黃希碩等上書請籍
夢周家并治其黨王從之奪震陽擴崇仁瑚
種學種善告身臺諫交章曰金震陽輩構釁
生事以致禍亂者其謀非一日其黨非一人

今又因仍姑息置而不問則臣等恐罪疑
自而釋衆心無自而安變故之生姦邪之作
將不弭矣願殿下令巡軍萬戶府將震陽等
究問情狀隨其輕重以明其罪以斷厲階王
命更勿鞫訊但據前日獄辭分其輕重以聞
於是杖震陽一百徙流遠地尋卒

姜淮伯

姜淮伯晉州人父蓍門下贊成事淮伯辛禑
初登第累遷成均祭酒歷密直提學副使簽

書司事賜推忠協輔功臣號恭讓即位以淮
伯趙浚徐鈞衡李至爲世子師淮伯以年少
無學固辭陞判密直司事兼吏曹判書上疏
曰吉凶非自外至禍福惟人所召安有憑佛
教信術數以冀福利之理乎佛氏之道清淨
寡欲爲第一義若窮竭民力造佛造塔則反
得罪於佛氏而殃禍隨至矣近日演福之役
民有破産失業是乃傷仁政之大端也天時
地利不如人和一治一亂自然之理安有地

氣衰王而國祚有盛衰乎開國以來四百餘
年何嘗巡住三京而朝三十六國乎辛禑信
圖讖而移都南京矣未知何國朝於漢江乎
災異之出實惟上天仁愛人君正當恐懼修
省日愼一日檢身節用時使薄斂則上答天
譴下慰民心何必遷都漢陽驅農民以供
營繕之役科斂數發使失耕穫之時以搖邦
本而傷和氣哉且與邪佞斷喪良心之斤斧
也今殿下於宮中構新亭植花卉以爲宴安
之所臣恐侈心自此而生矣又御衣鬪令倉
庫買賣供進一匹之絹價或倍蓰謀利之徒
坐取重利乞令倉庫奴隷習織綾絹以供內
用王納之出爲交州江陵道都觀察黜陟使
召還拜政堂文學兼大司憲與同列言人事
乖於下天變應於上今星失其躔月有食旣
又當農月耕播之時寒氷未解候如隆冬必
有召致不可不慮願殿下恐懼修省明其政
刑恪勤天戒以答天心仍勑京外不急土木

之役一皆停罷以弭災氣王從之諫官金震
陽等承鄭夢周指嗾劾趙浚鄭道傳等罪淮
伯亦率臺官上疏論劾浚等及夢周誅震陽
等皆杖流淮伯以王壻淮李兄得不坐遂稱
疾辭職左常侍金子粹等上疏曰姜淮伯等
羅織無辜欺罔震聰而殿下命一二大臣窮
問得情震陽鄭熙等十人皆服厥辜遠竄于
外獨淮伯與柳沂苟免在家若不與於其議
者罪同罰異願殿下斷以大義削淮伯沂職
流遠地以正邦憲王不得已從之流淮伯子
晉陽入　本朝爲東北面都巡問使卒年四
十六子宗德友德進德碩德順德

李詹

李詹洪州人恭愍王幸九齋試經義賜詹等
七人及第授藝文檢閱三轉爲正言上疏
曰史典之法尙矣古者諸侯無私史邦國之
志藏於王室而已及其三史繼作列國皆有
史官掌記時事本朝自統三以來褒貶可記

之事皆多史官筆不停書易也而後乃編
然其所載只陰晴日曆耳若其先王行事之
跡與夫國家黜陟之典官或失之其故何歟
大抵事之形迹雖已著明已之耳目皆不可
信史臣非不欲見聞於闕下書生辭色拙訥
人亦不以情狀告之故退而瞞不知何事嘉
言善行至於再傳而狃於私見然後掇拾以
爲實錄是非混淆世莫能矯是豈獨天地之
罪人抑殿下之罪人也然亦非史臣之罪遠
史臣之過也傳曰君舉必書此言君之言動
左右史皆得以書之也伏望殿下親近史臣
言動施爲令悉書之又令諸司具事以報而
錄之則紀載必不差謬此乃殿下觀感修省
之機也臣又聞古之帝王未有宴安而能致
治者文王不遑暇食宣王常設庭燎二君用
心於民如此其勤故垂統之功莫不緜遠中
興之業益有光明終始成周而爲有道之長
後世人主之所當取法也殿下即位之初勵

精圖理御殿聽政自宰相至于群有司咸得
進言各以其職聞奏故民情上達事無壅塞
幾致昇平及其涉歷萬機自有私見以謂臣
下之言莫能予智賞罰廢置斷自宸衷無所
咨諏故國之理亂政之得失庶官無敢言者
誠可嘆也願殿下親臨庶政自宰相至于大
司憲六部尚書諫議大夫皆得以言事之得
失則昇平之理庶幾可復若計較小功糾摘
細過有司之任非殿下所當爲也殿下近値
冬雷之變以爲此百職懈位政刑不明之應
乃令諸司日書坐目具劄子以聞此誠殿下
畏天勤民之美意也然以身教者從以言教
者訟若殿下昧爽夙興平旦視朝以示百官
誰敢曠官尸祿以自安乎苟不然則必將托
以疾病事故誣殿下者多矣焉能入人而誅
之臣計以爲使考功考各司勤怠凡在官者
日出而聚日午而散其有不如法者憲司糾
理伏惟殿下法文宣之威憲無安於位無倦

政以達輿情王從之令每月六衙日六部
臺省官親奏事又令史官近侍全羅道都巡
問使李金剛貪財嗜酒色奪羅州牧使河乙
沚玉頂兒又漕運後期致漂沒憲府將劾之
知申事康興邦聞之曰金剛賄賂絡繹憲府
何能爲金剛果以賄免罪後拜四宰諫官不
署告身辛旽謂詹曰何不署金剛告身詹曰
何可署也吾父若祖俱令同正吾得爲正言
足矣旽默然後貶知通州事召復爲正言辛

禑初陞獻納與正言全伯英上疏請誅李仁
任池奫貶知春州事伯英榮州事尋杖流河
東蒙宥從便累歷門下舍人典理摠郎李昌
立拜司憲執義書唐太宗帝範以進曰主者
高居深宮虧聽阻明恐有過而不聞有闕而
莫補所以設鞀樹木思獻替之謀傾耳虛心
佇忠正之說故忠者瀝其心知者盡其策臣
無隔情君無偏照昏主則不然自聖而拒諫
故大臣稍祿而莫諫小臣畏誅而不言肆其

荒暴自以爲德兼三皇功過五帝至於身亡
國滅豈不悲哉臣嘗得是書而讀之人主紡
躬關化之道求賢納諫之方去邪誡盈之訓
備載其中臣令承乏言責雖使臣觸冒天威
抗辭極諫豈出於是書之外哉伏惟萬機之
暇幸垂睿覽恭讓即位轉成均大司成改右
常侍經筵講讀官歷工禮二曹判書尋拜密
直代言時成均博士金貂上書曰人事動於
下則天變應於上災異固不虛生德必未孚

於帝心政必未協於輿望刑賞必戾於正任
用必失其宜寃抑必有所未伸財用必有所
妄費此無他以好恠也好恠則失中失中則
不和此天地之氣所以未順也所謂恠者釋
氏也釋氏潔身亂倫逃入山林此亦一道也
然其禍福之說妖妄尤甚其曰張皇梵采能
厭妖異而降香絡繹供億浩廣未見天災地
恠之消弭也其曰我以祈福能使人壽而不
惜萬錢俾之祝壽未見百齡之驗也其曰賴

我接引破地獄生樂土然死無復生者其見
樂土與地獄者誰歟其曰地鉗之應置金剎
寶塔以鎮之然三代以上未有釋氏不知何
物以鎮之而致雍熙之治歟且其法曰禁而
相生養之道以求所謂清淨寂滅者然其徒
寄食吾民無所愧恥可笑之甚也嗚呼爲此
道者閉口居山與禽獸同群然後可也雜處
民間毁傷風俗亦獨何哉殿下中興雖在先
王之法猶有所損益之者况此誤世之大惟

尤好而不黜之可乎奈何造塔之役農民勞
憊禪僧之養錢穀虛耗上所好者下必有甚
焉恐斯民駸駸然入于釋氏弃恒產而背君
父矣昔梁武帝三捨身於同泰寺殫府庫以
事浮屠卒之淨居呵呵之聲爲千古所笑也
我玄陵師懶翁惑辛旽深尚是教終未獲福
此則殿下之所親見也淫祀又惟之甚者也
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三代以後正道
不行天下之人相懼以神相惑以妖家爲巫

[illegible]淫于祀弃父母之神於草莽而諂事[illegible]
[illegible]嗚呼神不享非禮其能使之有以感
[illegible][illegible]如是而欲合帝心弭天灾其可得歟故
邪氣凝而陰陽失道夏霜冬雷日食星變風
雹氷旱蝗歲無之天之示警至矣此皆人心
風俗不正而好惟之所致也臣願因天聽驅
出家之髮還歸本業破五教兩宗以補軍營
中外寺社悉屬所在官司奴婢財用亦皆分
屬於巫覡於遠地不令在京都使人人設家

廟以安父母之神絕淫祀以塞無名之費而
[illegible]立禁令剃髮者殺無赦淫祀者殺無赦議
者謂此二弊根深蔕固不可遽革然殿下中
興一新法制豈可因循若能革之堯舜之治
可及也若妄任微臣不聽讒言聽以便宜痛
禁則不出數年庶乎其盡革也王覽疏不悅
會貂以陵辱長官下巡軍罪當笞王指貂名
曰此人嘗上書詆毁佛法者也欲殺之而不
得罪名肯曰自我太祖以來歷代崇信佛法

令貂斥之是破毁先王成典以此罪之不忍無辜王然之命刑曹按律刑曹以貂罪輕遲留不決王益怒[illegible]只坐陵辱長官罪一日王御經筵[illegible]貞觀政要至唐大宗欲征伐高麗房玄齡上表諫之之語詹曰我國自古能守臣節昔梁武帝爲侯景所逼而我道使往朝至則朝市蕭[illegible]單使者見而泣侯景執之以問答曰不知[illegible]時是以泣侯景義而釋之唐玄宗避祿山之禍西幸蜀我使至玄宗喜親製詩十韻賜之此皆載在簡編昭然可觀至若元末北遷上都而奔問猶謹此臣等所親見也故固守臣節他國莫及況今堂堂

天朝安敢稍違臣節知門下金士衡亦曰我國僻在遐陬山川險阻若能謹守侯度誰敢侮之王深納其言詹進九規一曰養德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導之教訓傅傅之德義保保其身體故書曰立大師大傅大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易曰以行育德又曰愼言語節飲食蓋事之至近而所係至重者莫過於飲食言語而已在身爲言語於天下則凡命令政敎出於身者皆是愼之則必當而無失在身爲飲食於天下則凡貨財資用養於人者皆是節之則適宜而無傷推養身之道而養德養天下莫不然也後世作事無本知求理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殿下旣以經筵官爲師當委以傅保之任凡宮中言動服食皆使經筵官知之戲言過舉應時諫止隨事箴規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矣二曰慮事臣聞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萌動乎其間矣書曰惟幾惟康又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易曰作事謀始又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夫事有先後而慮者處事精詳之謂也事物之來有以應接而於獨知之地尤加省察然後

[illegible][illegible]其序物得其和禮樂興焉鬼神感焉不
然則反是矣嗚呼不慮胡獲伊尹告大甲慮
善以動傅説戒高宗令玆[illegible]臣所陳亦不爲
無據伏惟殿下裁之三曰改過易益卦象曰
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夫人孰無過過
而能改善莫大焉昔成湯改過不吝孔子曰
過則勿憚改人主居萬民之上享一國之榮
驕奢過至淫佚易來此或不察必至於過差
矣出一言而大臣不可則當察之委身而順

十七　二十八

之若黽勉順之而曰姑且如是事終不爾則
是吝之也行一事而省憲不可則當察之捨
已而從之若隱忍從之而曰業已爲之不宜
中止則是憚之也人莫難於知過莫甚難於
改過孟子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
過則順之豈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子夏曰
小人之過也必文若有一毫吝憚之心必至
文過遂非之地矣伏惟殿下慎其所存而已
四曰敦本天爲萬物之本而物亦各自有本

論一已則身爲理天下之本論五常則孝悌
爲行仁之本論爲天下國家則誠爲九經之
本且民爲邦本農爲養民之本也有子曰君
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正謂此耳夫禮失之奢
喪失之易而其本則儉戚而已仁流於姑息
孝敗於狎褻而其本則愛敬而已是故人君
必敦本抑末而後民不偷薄矣恭惟殿下立
法祛弊以布初政而有司以省徭役禁淫祀
獻議且請行三年之喪以敦慎終之義而其

十七　二十九

儉戚之風則殊未之見也頃者殿下憫因捷
之寬滯數布寬恩且令中外始置家廟以勸
追遠之道而其愛敬之實則抑末可知也法
制之類此者率多臣竊思之夫上所以使下
者信也故曰信者人君之大寶也今盛國大
妃尚康強無恙殿下誠能夙夜問安以行文
王之孝則民化而敬矣常時供御務令裁損
遂罷無名之費仍停不急之務則寧儉之風
興矣竊惟孝慎之殿遺像儼然陟降左右瀕

瞻而興哀則寧戚之化行矣儉戚愛敬乃丧禮仁孝之本信之一字所以行儉戚愛敬之本也其法制之未盡行者當躬行以率之堅如金石信如四時務敦本之教行抑末之令則浮靡之俗可變而淆訛之風可弭也伏惟殿下留意焉五曰謙已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故聖人序卦大有之後受之以謙古之明君卑以自牧虛以受物故高而不危滿而不溢以致國祚之緜長也不然則反是矣今殿下每出言必先曰予不敏直不讀書不更事何足以知之臣愚以爲是乃自知明而無矜已誇人之失也人亦孰不樂告以善哉一言可以興邦是心足以王矣臣猶記在玄陵朝爲正言以臨報平近史實具疏以聞時方興土木役民於影殿故疏未拆而臆以爲必是事也怒氣甚盛及拆而視之乃他事也則反曰吾固知堅儒淺近言耳當時雖勉強從之逆料物情而不中不嗜善言而

自足是乃驕吝之心也臣願殿下秉心無驕行已謙抑終始不渝則謙而又謙自不知其入於道矣六曰施仁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所得以生者也論其體則五常之一論其用則愛之理論其施之之方則自親親而仁民而愛物自有等殺不可混施也殿下常自謂予之過固在於仁慈臣愚以爲此誠天地生物之心生民永賴之本非過失也但有優游與果斷之異耳譬之仁慈路頭也優游果斷二岐也從仁慈而出於果斷則應機酬酢事無執迷之惑矣入於優游則臨事罔知所措終爲倒行逆施之舉矣殿下既有仁慈之美意當兼行制事之義節文之禮是非之智一日萬機惟斷乃成則民安物阜開壽域於四方矣昔帝堯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以致時雍是乃施仁之序也齊宣王功不至於百姓而不忍過堂之一牛是乃仁之失序也大本已失豈可謂之仁哉伏惟殿下法

帝堯而戒齊宣捨優游而取果斷施仁之[illegible]
不啻慈仁之路不差可以入德矣七曰比類
臣竊見殿下嘗有意於貞觀之理讀政要者
于今二年矣凡物必有其類比而同之則未
有大相遠者竊惟太宗之爲燉煌公即殿下
之爲定昌君時也貞觀元年即殿下即位之
始年也比古死刑除其大半即殿下之仁慈
也上畏皇天下懼群臣即殿下之謙已也引
諸學士講論文籍即殿下之經筵也吞蝗數

枚即殿下之憂旱也樂聞諫諍即殿下之求
言也群臣之罄竭心力知無不爲如玄齡者
有之轉籌帷幄坐安社稷如如晦者有之處
繁理劇如戴胄者有之以諫諍爲已任如魏
徵者有之激濁揚清嫉惡如讎如王珪者有
之矣然太宗自武德以前經略四方戰勝攻
取則與殿下潛邸時異矣除隋之亂草創唐
室則與殿下一姓再興異矣貞觀中終歲斷
死刑纔二十九人則今日之罹刑者多矣弘

文之講論或至夜分而今日之經筵或作或
徹矣殿下之謙已果以未副天意人望爲念
乎殿下之憂旱果能如忘物之成疾乎太宗
末年諫者頗有忤旨殿下之求言果不如是
乎群臣之陳事千里如對面語果如玄齡乎
勸行仁義綽有成效果如魏徵乎犯顏執諫
果如戴胄乎一言而感人主果如王珪乎今
既比類而同之而其異者不可不慮也太宗
末年魏徵上疏論比貞觀初漸不克終者凡

十條今日即貞觀之初也今日以後即不克
終之幾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伏惟殿
下自謂與太宗孰愈以太宗之英明而魏徵
之說如是之切也臣竊比焉伏惟殿下戒之
八曰明政賞罰國之大柄也賞當功則千萬
人勸罰當罪則千萬人懼苟或僭濫民無所
措手足矣古先哲王爵人於朝刑人於市皆
與衆共之故賞者不德君罰者不怨上以其
功罪之攸當也後世公道日昧爲善者不必

勸賞為惡者不必獲戾混於所施變亂是非
良可嘆已伏惟殿下鑑前令之得失秉心平
直如持權衡無有此佂彼昂之殊則賞之者
如庶草之過春陽自生自長而造化自若也
罰之者如衆卉之値秋霜自凋自落而玄天
幽嘿也故賞曰天命刑曰天討言天以賞罰
之柄付之人君為人君者代天而行耳令殿
下之賞善罰惡[illegible]盡出於天道之無為抑有
說乎令人謂事之無大得失者曰可東可西
臣竊以為甚無謂也此必求售其所欲者議
闘大以瞞人耳夫天下之理公私而已耳天
下之道善惡而已耳其兩立而不相容如薰
蕕氷炭之相反也泛指而通稱之可乎有議
人者曰某人雖有某功可賞然有某罪可罰
也則人主罔知所施若其功輕罪重罰之可
也罪輕功重賞之可也功罪相等較其錙銖
斷之可也殿下當於賞善罰惡之時心無二
致務要果斷則可東可西之說自不行矣伏

惟殿下防其害源開其利本顯罰以示之明
賞以化之則威立而惡者懼化行而善者勸
矣九曰保業國家重器也得之至難守之至
艱要在夙夜兢惕修德行仁以保先王之業
而已夫保業之術無他如守巨室令人有巨
室於此將以傳之子孫為無窮之規則必固
其堂基壯其柱石彊其棟樑厚其茨盖高其
垣墉嚴其關鍵既成又擇子孫之良者使謹
守之日省而月視欹者扶之弊者補之如是
雖千百年無頹毀也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
法者柱石也大臣者棟樑也百吏者茨盖也
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可
不朝念而夕思也夫人君謹守祖宗之成法
苟不驕之以逸欲敗之以讒諂則世世相承
無有窮期若逸豫以驕之讒諂以敗之則神
怒民怨遂至顚沛而不振矣臣不敢遠引古
昔請以僞朝之事言之僞辛以猜忌狂暴之
資當王氏不弔之時竊我寶器恣行無度又

不量力師出無名至使生靈於大國罪盈惡積以底滅亡向使偽辛小心恭己謹守法度而不借大臣同軍之力定策之功則天命未可知也殿下之今日亦未可期也詩曰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伏惟殿下遵聖祖之成憲戒偽朝之覆轍以保中興之業以固後世之基則人道順於下而天變弭於上矣陞知申事以事流于桂城未幾釋之任便居住自此以後入　本朝

成石璘

成石璘字自修昌寧縣人父汝完昌寧府院君石璘恭愍朝登第選補史館累遷典醫注簿王見而器之命爲劄子房必闍赤歷典理佐郎典校副令王曰石璘善書且諳錄陞爲知印遷典理摠郎不阿附辛旽旽惡之譖于王出爲海州牧使召還爲成均司成擢密直代言陞知申事辛禑初拜密直提學倭賊大至入昇天府石璘爲助戰元帥隷元帥楊伯

淵將戰諸將欲退度橋石璘曰若度橋人心貳矣安能力戰不若背橋而戰諸將從之人皆殊死戰賊果敗賜輸誠佐理功臣號進同知司事伯淵之獄起辭連石璘杖百七配咸安戊辛蒙宥從便封昌原君賜端誠翊祚佐理功臣號拜政堂文學出爲楊廣道都觀察使時適饑荒石璘請置州郡義倉從之仍令諸道皆置義倉召拜門下評理從我
太祖定策立恭讓俄兼司憲府大司憲與同僚上疏曰偽主所除官爵不可混於聖朝請皆收奪其以軍功都目除拜者吏兵曹覈其眞偽移牒尙瑞司俟其改授方許帶銜雖素負名望衆所信服者亦令臺省具聞改授其有冒妄者痛行糾理並以詐偽論王難之下都堂議又上疏曰臺諫職專諫諍宜近禁中今在疏外事無大小必具疏聞不唯煩冗下情亦不能盡達殿下卽位之初尤宜開廣聰明豈可深居安逸以虧中興之業願自今事

有可言者使得面啓其大者只令疏聞從之
賜中興功臣錄券封昌城郡忠義君下教褒
奬曰卿端懿之資慷慨之志早通鄒魯之書
遠繼鍾王之筆荷玄陵簡注之深將爲大用
以逆旽忌憚之甚遂致左遷不阿世而取容
唯樂天而知命嘗被憲司之薦致有觀察之
行予在潛邸悉聞高風辛禑盜據王位既逞
毒于生靈又得罪於上國守門下侍中
李大倡舊議首倡大義卿贊佐決策推戴寡躬書
惟功烈增光簡冊若不褒嘉何以勸將來
勒碑紀德立閣圖形錫之土田副以臧獲俾
昆襲忠義之號永世蒙赦宥之恩仍賜白金
五十兩廐馬一匹卿其膺此異數諒我至懷
賜端誠保節贊化功臣號遷三司左[illegible]請職
宦官祿王止罷月俸尋以疾辭不允加賜定
祚功臣號轉藝文館大提學拜門下贊成事
以李穡禹玄寶之黨與弟石瑢流于外自此
以後入

列傳卷第三十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教修

趙浚

趙浚字明仲侍中仁規之曾孫自幼倜儻有大志恭愍王在壽德宮望見浚挾書過宮前召見奇之問其家世卽命屬賓馬陪指諭王使洪倫輩強辱諸妃浚嘆曰人道滅矣復奚言哉且王以威福與奪常與群小謀而不及君子今日之勢岌岌乎殆哉母吳氏嘗見新及第綴行呵喝嘆曰吾子雖多未有登第者何用哉浚聞之跪泣指天誓曰予所不第者有如天自是勤學遂登第辛禑初以通禮門副使出按江原道威惠並行至旌善郡有詩云滌蕩東溟當有日居民洗眼待澄清識者知其有大志召拜司憲掌令轉監門衛大護軍知製敎撰祈禳疏云疏正直忠信之人狎諂佞讒邪之徒知申事金濤代言朴晉祿金湊曰王若問正直忠信而疏者何人諂佞讒邪而狎者何人則何以對令浚改撰遂白禑誥院所撰宜令書題宰臣監申然後判可禑從之累遷典法判書時倭奴充斥慶尚道陷爲賊藪州郡騷然民皆奔竄山谷國無紀綱將帥玩寇環視不戰賊勢日盛都統使崔瑩擧浚爲體覆使浚至召都巡問使李居仁數其逗遛之罪斬兵馬使兪益桓居仁及諸將股慄曰寧死敵莫犯趙公威咸力戰告捷一道賴安浚又上書都堂旌表孝子烈女之死賊者擢密直提學商議會議都監事禑召浚曰楊廣慶尚道倭賊大熾元帥都巡問使恇怯不戰卿其往察軍機浚曰臣母年踰八十又罹沉痾乞遣他人禑曰卿正直無私且有威望無以易卿浚曰殿下若命臣全制兩道其將帥逗遛敗績者聽臣區處則臣謹奉命不然元帥都巡問使位在臣上豈畏臣就死地乎將帥族黨忌之白禑止之倭寇江陵交

州道以浚爲都檢察使賜宣威佐命功臣號
禑荒淫無度權姦當國忌浚亢直不阿浚杜
門不出以經史自娛者四年瑩誅林廉浚方
居母憂起爲簽書密直司事浚辭不起浚嘗
憤王氏絶嗣與尹紹宗許錦趙仁沃柳爰廷
鄭地白君寧結爲友密誓有興復之志我
太祖見浚器宇不凡與論事大悅待之如舊
識及回軍擧爲知密直司事兼大司憲事無
大小悉咨之浚亦以經濟爲己任知無不言
先是田制大壞兼并之家奪占土田毒痡日
深民皆怨咨我
太祖與浚鄭道傳議革私田浚與同列上䟽
辛昌極論之語在食貨志舊家世族交相謗
毁執之愈固都堂議利害侍中李穡以爲不
可輕改舊法持其議不從李琳禹玄寶邊安
烈及權近柳伯濡附穡議道傳紹宗附浚議
鄭夢周依違兩間又令百官議議者五十三
人欲革者十八九其不欲者皆巨室子弟也

太祖卒用浚議革之未幾世臣巨室動浮言
欲復之浚又上䟽論之諫官吳思忠李舒李
竴等亦以爲不可復上書固爭從之浚又率
同列條陳時務曰謹按周禮天官冢宰以卿
一人掌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其司徒以
下各以其職聽屬焉而六卿之屬又有三百
六十是則三百六十之屬統於六卿而六卿
又統於冢宰也官職之增損名義之沿革代
有不同大義不出乎此六部也洪惟我太祖
開國之初設官分職置宰相以統六部置監
寺倉庫以承六部甚盛制也法久而弊爲典
理者不知選擧而流品濫爲軍簿者不典兵
額而武備弛至於戶口之盈縮錢穀之多寡
獄訟之無章盜賊之不理爲版圖典法者漫
不知爲何事禮儀之禮典工之工果能各擧
其職乎盖六部百官之本而政事之所出也
本亂而末治者未之有也於是百僚庶司渙
散無統不務庶績名存而實亡雖君相憂勤

而政事之修舉其亦難矣臣等願以六典之事歸之六部以各司分屬乎六部宰臣自侍中已下以次判司事密直又以次兼判書提綱於上以奉翊爲六部判書領諸郎及所屬假司各以其職聽命於下大事則六部郎小事則六色掌以時奉承行移如是則簡以制繁卑以聽尊上下相維大小相統如綱擧而目張領挈而裘順君相優游於上而百職奔走於下教令易行政事易擧也人主之職論相而已宰相之職進君子退小人以正百官而已相得其人則天下理矣況一國之政乎周召太公文武成康之相也蕭曹房杜漢祖唐宗之相也本朝之制中書則曰令曰侍中曰平章曰叅政曰政堂五者法天之五星也樞密之七則法天之北斗也宰臣樞密之合坐始於事元之初至于近代坐都堂與國政者至六七十人官職之濫古未有也願自今非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正己以正百官者非

清白忠直疾惡好賢國爾忘家者非戰勝攻取勇冠三軍威加殊俗者不許兩府漢之光武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減損吏員十置其一以致中興之理凡不急之官雜冗之吏一皆汰去以復祖宗代天設官之成憲以示盛朝惟新之化六寺七監本無判事近來又陞通憲奉翊不親視事曠官廢職坐費天祿願自今陞通憲奉翊之階者如有材幹者降其階使親其職新授者不許階奉翊通憲春秋書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夫子蓋傷夫周家以父兄之故官其幼弱之子弟尸天祿而曠天工也我文廟三十有八年之理蔚有太平之盛者以其所用皆老成之人也願自今公卿士大夫幼弱子弟不許拜東班九品以上官其有冒受者罪其父兄糾正職察百官爲人主之耳目凡祭祀朝會以至錢穀出納悉皆監檢秩卑而責重願自今令臺諫薦擧以授其職陞其秩於正言之次以振紀綱守令

近民之職不可不重近日所除守令頗有士
林所不知者願自今非經顯秩有名望者非
歷試中外有聲績者不許除授其田獵宴飲
之事一皆痛禁監務縣令職又近民近世仕
出多門人恥爲之乃以府史胥吏不學墻面
之輩以毒于民願自今以臺諫六曹所舉有
才幹者遣之陞階叅官以重其任諸安集一
切罷之其府史胥吏之徒只除權務之職其
公私奴隷州驛吏工商雜類冒受官職者請

許憲司不論官品皆奪其職供驛署專掌八
道之驛近年不坐公廳而在私家行移文牒
凡以權勢豪強之托親戚朋友之請乘馹騎
而率郵吏者絡繹不絶驛卒凋殘職此之由
願自今以供驛署屬軍簿司凡馬匹驛卒據
都堂文字方許發遣司僕掌乘輿之馬政周
之伯冏之任也親近左右其選最重近代別
立內乘內豎之徒專擅其職日者縱暴尤甚
其收芻槀也劫奪萬端輸轉入城也農牛瘡

什殘破纖縣毒流諸郡一州之內穀草之價
布幾至九百匹州郡皆是而又驅其貢戶名
爲驅史至千百人不付公籍私置農莊而役
使之若奴隷然害民病國甚可哀痛願自今
以尚乘屬之司僕寺不許內豎除授謹擇廉
幹者任之吏日入直凡其芻豆身親量給鐵
內芻槀計馬定數分月而供日使糾正監檢
每一番置獸醫五人驅史三十人餘皆罷之
屬之府兵凡都監有事則置無事則罷例也

造成都監初因宮闕之作而置後以繕工之
職歸之使管一國材鐵之用遣官吏而煩驛
騎竭民財而盡其力一木之曳至斃十牛一
爐之冶至廢十農一束之麻一把之葛至費
十布取之於民也剝膚槌髓用之於私也如
泥如沙願罷都監屬繕工寺并罷防禦火桶
都監屬之軍器寺愼揀廉正者官之且使糾
正監檢以盡串穿閫之材瓦被罪籍沒之居
室兩江之材諸窑之瓦供諸營造凡所木陶

瓦之役且停三年以休民力都城根本之地
風化之所先其民衛王室而已近來教養無
法奸詐相習力役煩重日就凋弊願罷都摠
都監將五部屬之開城府每一里擇耆老有
學者爲社長依黨序之法教養子弟其賤人
及工商子弟各事所業毋使群戲街巷以長
浮薄之風違者罪社長及父兄其都官宮司
倉庫奴婢及近日誅流人祖業新得奴婢令
辨正都監皆計口成籍毋使遺漏每有土木
營繕之役賓客佛神之供皆以役之其於坊
里雜役一皆除去以安其生以衛王室李仁
任專擅威福踰二十年罪盈惡積幸天殛之
願削官爵不賜謚誄以懲爲惡之人貞烈公
慶復興清白自守爲仁任等所逐卒於貶所
願賜教書弔祭其墓侍中李子松廉謹守節
死非其罪國人惜之願賜謚誄厚恤其家祖
宗衣冠禮樂悉遵唐制迨至元朝壓於時王
之制變華從戎上下不辨民志不定我玄陵

憤上下之無等赫然有志於用夏變夷追復
祖宗之盛上表天朝請革胡服未幾上賓上
王繼志得請中爲執政所改殿下即位親服
華制與一國臣民煥然更始而尙猶不順其
品制以梗惟新之政願令憲司定日立法其
不從令者一皆糾理近年奸凶相次執政隨
賄厚薄高下其官視其從違殺活其人士風
一變朝夕奔走於權門虛曠天工願令攸司
各以斷獄決訟之事當兩衙日上之各司日
坐本司視事其有奔走權門不供其職者停
職徵祿刑無定法內外官司出入由己令典
校一官皆文學之臣無他所掌願委刪定刑
書以惠萬世又中外官司相接之節文書相
通之格亦使刪定須行古者風淳俗厚詐僞
不生百官謝牒堂後宮署之世道日降奸詐
日滋近來上將軍已下令軍簿司印之奉翊
已下典理司印之防詐冒也今都評議使移
文中外官司者皆出納錢穀殺生威福發號

施令等事所係至重而使一錄事署名非通變防奸之道也願依印朝謝之例凡都堂文牒必令印之舊制下正牌於諸倉庫宮司必印以行信寶今內豎獨署其名亦非所以防奸也願凡所內用令都評議使供之毋下三牌以塞內豎盜竊之源士大夫於聽訟決事之官出納錢穀之司交通私書顚倒是非耗竊官物其弊彌甚願一切禁止如有違者其請與聽者以不廉論各司各成衆愛馬之求索外官之贈遺一切禁止如有違者亦以不廉論古者民年十六爲丁始服國役六十爲老而免役州郡每歲計口籍民貢于按廉按廉貢于戶部朝廷之徵兵調役如指諸掌近來此法一毀守令不知其州之戶口按廉不知一道之戶口當徵兵調役之際而鄉吏欺蔽招納賄賂富壯免而貧弱行貧弱之戶不堪其苦而逃則富壯之戶代受其苦亦貧弱而逃矣其併徵發者憤鄉吏之欺蔽痛加酷刑割耳劓鼻無所不至鄉吏亦不堪其苦而逃矣鄉吏百姓流亡四散州郡空虛者戶口不籍之流禍也願令當量田審其所耕之田以田多寡籍其戶爲上中下又戶分良賤守令貢于按廉按廉貢于版圖朝廷凡徵兵調役有所憑依及時發遣而守令按廉如有違者輒繩以理諸道魚鹽畜牧之番國家之不可無者也我神聖之未平新羅百濟也先治水軍親駕樓船下錦城而有之諸島之利皆屬國家資其財力遂一三韓自鴨綠以南大抵皆山肥膏之田在於濱海沃野數千里陷于倭奴蒹葭際天國家既失魚鹽畜牧之利又失沃野良田之入願用漢氏募民實塞下防匈奴故事許於亡邑荒地開墾者限二十年不稅其田不役其民專屬水軍萬戶府修立城堡屯聚老弱遠斥候謹烽火居無事時耕耘魚鹽鑄冶而食以時造船寇至淸野入堡而水軍擊之自合浦以至義州皆如此則

不出數年流亡盡還鄉邑而邊境州郡既實諸島漸次而充戰艦多而水軍習海寇遁而邊郡寧漕轉易而倉庫實矣水軍萬戶諸道元帥能置屯田修戰艦結人心施號令滅賊安邊者賜之島田世食其入傳之子孫其失一城堡亡一州郡者處以軍法毋得輕宥以示勸懲全羅慶尚楊廣三道貢賦之所出國家之腹心也今倭奴橫行攻陷我州郡蹂踐我禾稼殺戮我老弱奴婢我丁壯而擁旌節者嬰城竄伏莫有鬪志賊勢日熾願令大舉及時掃清西北一面國之藩屏頃者奸兇擅國廣置私人元帥萬戶加於舊額州郡供億不貲民不堪命相與流亡願自今擇文武兼備威望夙著者每一道元帥一人上副萬戶各二人餘皆罷之商賈之徒競托權門以千戶之任侵漁掊克靡所不至願自今令其道元帥擇威惠為民服信者除授之毋數易置權勢之家競為互市貂皮松子人參蜂蜜

黃蠟米豆之類無不徵斂民甚苦之扶老攜幼渡江而西可為痛哭願自今抑買者一切禁止如有違者痛繩以法前此被罪奸兇之徒抑買之貨其在民間未畢收者宜令刷括以充官用其鷹鷂貂皮之曲獻乞皆痛禁禾尺才人不事耕種坐食民租無恒產而無恒心相聚山谷詐稱倭賊其勢可畏不可不早圖之願自今所居州郡課其生口以成其籍使不得流移授以曠地俾勤耕種與平民同其有違者所在官司繩之以法昌下其書都堂又上書陳時務曰古之為國者必先立紀綱國之有紀綱猶身之有血脈也身無血脈氣有所不通國無紀綱令有所不行法令不行國非其國矣殿下即位大開言路相臣憲臣各陳時務然舊弊甫革新法不行怨讟方興紀綱紊亂病自血脈達于膏肓雖有扁鵲卒難治也願自今判付法制刊板施行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敢有犯法觸禁者一委憲司

治之謹按寢園祭禮文凡與祭者不飲酒不茹葷凡四日是謂散齋或在於本司或在於尙書省齋明端坐致其誠敬凡三日是謂致齋今則不然諸執事者自散齋至于致齋之日各於其家或與婦女狎處且不習禮文故其裸獻登陟贊謁奠徹皆不合度甚不敬也其於殿下報本追遠之意爲如何哉願自今凡與祭者散齋四日在於其家則令糾正監之正順已下令錄事察之致齋三日則集於公所以習禮文以致誠敬違者以不敬論本朝樂節凡宴饗賓客必用唐樂繼以鄕樂令娼妓歌舞聲音之節終不合於中和殊失禮樂之本謹按朝廷儀注其視朝宴饗只使伶人按樂而娼妓不與焉願遵此法宮中宴饗只奏唐樂毋令娼妓近前南州之民近因兵亂板蕩失業又因水災禾穀耗損咸不聊生誠宜培養邦本俾不搖動各道既有節制使又有觀察使徵兵調役紛擾如雲民不堪苦

其節制觀察使外諸奉使者一皆召還士大夫之仕官于朝者既已委質從仕克勤乃職固其分也今則不然顯官任職者託以覲親上冢冒干口傳便歸鄕曲淹延歲月曠官廢職非事君致身之義願自今父母奔喪外不許出關外其事有不獲已者必辭職然後乃行違者痛理州縣之吏在京都典掌其鄕之事曰其人法久弊生分隷各處役之如奴隷不堪其苦至有逋亡者主司督京邸主人日徵贖布人一匹稱貸於人而不能償之直趨州縣倍數督徵縱暴侵掠州郡凋弊亦或由此頃者繕工寺日徵其人贖布以供無名之費至不仁也既不能當其任以供其州之事又不能用其人之力以供國役徒剝民膏而用如泥沙斲喪邦本殊失殿下憂民之心也願自今一切罷去使還鄕里其各殿之役以近日革罷倉庫奴婢代之各司之役使者亦以辨正都監所屬奴婢充之司設幕士注選

之屬亦皆革罷以安民生尋知門下府事仍
兼大司憲賜推忠勵節佐命功臣號從我
太祖定策立恭讓與同列上疏曰賞罰國之
大柄也有功而不賞則人無以勸有罪而不
罰則人無以懲守文之主猶然況殿下中興
之初政乎我國家自太祖統三以來聖子神
孫繼繼相承至于玄陵不幸絶嗣祖宗艱大
之業歸于辛氏國統中絶王氏之廟不得血
食者十有六年民怨於下神怒於上守侍中
李太相諱出萬死之計奮其忠義與一二大臣
定大策戴殿下入承大統克紹前烈三綱九
疇既斁而復敘天命人心既去而復留雖平
勃之安劉氏張狄之復唐室豈能加於此乎
誠宜特加殊禮賜劒履上殿贊拜不名錫之
茅土宥及十世立閣圖形以報大功則後之
為善者知所勸矣曾國大長公主玄陵之配
也而以偽后韓氏為配以忝宗廟宜亟撤之
且韓氏之懿陵禑昌之胎藏亦宜搖破以雪
神人之憤其勢是憑濫加官號者汚城黃驪
固城禮安諸郡一皆降從本號其妃曰謹曰
懿曰淑曰憲曰安曰寧曰靖曰賢曰善諸妃
及諸翁主無論貴賤以一時之寵愛皆封爵
賜印內帑珍寶錫與無算願令攸司收印章
徵其珍寶以還內府其有係公私之賤者各
還本役諸妃翁主之父母兄弟濫入樞省或
至府院君封國大夫人翁主宅主者亦當收
其爵牒其中憑勢逞惡者流竄遠方則後之
為惡者知所懲矣苟賞罰不明則紀綱不立
而無以興善理矣王皆允之又上疏曰東方
自朝鮮之季離為七十合為三韓干戈爛熳
而相尋生民之肝腦塗地者歷兩漢三國六
朝隋唐迄于五代而未息我太祖受命起而
拯之躬擐甲冑櫛風沐雨南征北旆始成一
統垂五百年于茲矣閒者偽辛盜國宗廟絶
祀殿下新紹三十一代中絶之統三韓億兆
之民懽欣拭目以望殿下中興之理殿下一

身皇天上帝之所眷命太祖列聖之所付托山川鬼神之所依歸百萬生靈之所寄命崇高之極有甚於萬仞負荷之艱有萬於泰山一言之出如雷霆之動於天而三韓莫不聞一事之行如日月之出於天而三韓莫不覩敬之一字帝王所以作聖之基公之一字帝王所以致治之本願殿下上畏皇天之鑑臨下畏億兆之瞻仰賞一人則恐不合於上帝福善之心罰一人則恐不合於上帝禍淫之

鑒衆悅而後賞衆棄而後刑弊袴必藏一笑必惜命一官則曰斯人也果君子而可以理天工可以養天民而天不罪我乎潛邸之舊畏上帝而不敢私以賞戚里之親畏上帝而不敢私以爵勤咨訪以廣其聰明好學問以崇其德業接群下以禮奉毋后以孝去邪勿疑令出必行處九重則念吾民之不庇於風雨御八珍則念吾民之不足於糟糠服輕煖則念蠶婦之赤立而法大禹之惡衣臨宴享

則念農夫之餓殍而體隋文之一肉崇儉戒奢節用愛民樂直言而惡面從親君子而遠小人夫極言不諱面折廷爭無小回互知有社稷不知有其家者君子也殿下親之信之則堯舜之理可坐而致太祖之業可繼而興矣姻亞必欲進恩怨必欲報閭百姓之疾苦則泰然曰何與於吾身見人主之過失則默然曰口是禍門也唯行諂佞以盜富貴知有其家而不知有社稷者小人也殿下悅而庸

之則桀紂之亡可立待而太祖之烈不旋踵而敗矣二帝三王莫不由學精一執中堯舜之學建中建極湯武之學也願殿下擇鴻儒之通經史正心術者更日入直討論經史商搉治道以成緝熙光明之學且令史官更迭侍側左言右事無不悉書以詔萬世又爲世子開書筵以當世大儒爲師傅經明行脩之士爲僚佐朝夕與居講明經籍以明端本澄源之學且府兵領於八衛八衛統於軍簿四

十二都府之兵十有二萬而隊有正伍有尉以至上將以相統屬所以嚴禁衛禦外侮也自事元以來昇平日久文恬武嬉禁衛無人乃於近侍忠勇皆設護軍以下等官以代禁衛之任而祿之於是祖宗八衛之制皆爲虛設徒費天祿而其弓達赤速古赤別保等各愛馬寒暑夙夜勤勞甚矣而不得食斗升之祿而食四十二都府五員十將尉正之祿者非幼弱子弟即工商賤隸或食其祿而曠其職或勤於王事而不得食豈祖宗忠信重祿之意哉伏願殿下併近侍於左右衛併司門於監門衛併司楯於備巡衛併忠勇於神虎衛其餘各愛馬以類併於諸衛使之輪日入直考其勤怠各以其衛內護軍以下至於尉正之職隨品錄用使食其祿而勤其職則人樂仕而國祿省禁衛嚴而武備張矣司幕古之尚舍而今之司設也司饔古之尚食而今之司膳也今則司設食其祿而廢其職司幕勤其事而不食祿司饔以下之職亦然願以司幕司饔等愛馬併於六局以復先王之舊以革近代之弊則名實相稱而職事立矣非有功不侯我朝之法也僉侍中富軾削除僭亂平定西都進封樂浪侯僉政丞方慶伐叛耽羅問罪東倭得封上洛公願自今宰相非安社定遠功臣毋得封君宦官自國初至慶陵朝不得參官近來以宦中傳命之任得與論道經邦之列非所以尊朝廷也願自今宦官除授遵慶陵之制不許拜朝官又軍器繕工務劇員少請以上大將軍郎別將爲兼判事注簿等官如此則祿不費而事功舉矣其務頗寺監倣此兼攝庶便於公學校風化之源國家理亂政治得失莫不由斯近因兵興學校廢弛鞠爲茂草鄉愿之托儒名避軍役者至五六月間集童子讀唐宋人絕句至五十日乃罷謂之夏課爲守令者視之泛然曾不介意如此欲得經明行修之士以補國家

之職理其可得乎願自今以勸敏博學者爲教授官分遣五道各一人周行郡縣其馬匹供億並委鄉校主之又以州郡閑居業儒者爲本官教導而令子弟常讀四書五經不許讀詞章而教授官巡視一道嚴立課程身自論難考其通否豎名書籍誘掖奬勸以成實材其人材衆多有成效者擢以不次若不能教誨而無成效者亦將論罰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以其絶祀也故古者父母終既

葬於野虞而安神廟而祀之此事亡如事存之道也吾東方家廟之法久而廢弛令也國都至于郡縣凡有家者必立神祠謂之衞護是家廟之遺法也嗚呼委父母之屍於地下不爲家廟而祀之不知父母之靈何所依乎甚非人子之心也但習以爲常未嘗致思耳願自今一用朱子家禮大夫已上祭三世六品已上祭二世七品已下至於庶人止祭其父母擇淨室一間各爲一龕以藏其神主以

西爲上朔望必奠出入必告食新必薦忌日必祭當忌日不許騎馬出行對賓客如居喪禮每歲三令節寒食上墳之禮許從俗禮以厚追遠之風違者以不孝論傳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是以古者上自公卿下至胥徒莫不重祿凡仕於朝者未嘗涉意於營私專心乎公務自豪強兼併以來租稅日減祿秩歲縮先王制祿之數徒爲文具宜令有司參酌古制豐其祿秩則士有恒心而廉恥可興

矣京畿八縣徭役甚煩然非正官之所統觀察之所理又無守令之宣化故科斂不均賦役無藝民不聊生無所控告願自今依各道例縣置五六品官使開城府考績以明黜陟近年以來將兵之任不問其才但位宰相則率命遣之節制失宜賊勢益張以致侵掠郡縣蕭然古人謂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擇將制倭誠今日之急務也願令都評議使臺諫各舉威德夙著者命

為將帥以中軍政且軍政多門則號令不肅令一道三節制殊非古制願自今東西北面外每一道只遣一節制餘皆罷去兵者民之司命國之大政所以衛王室而消禍亂也本朝五軍四十二都府蓋漢之南北軍唐之府衛兵也遼金代接壤兩界立符帝而子之虎視天下求好於我而我太祖絶之虜遼宋三帝威振四海而莫敢旁窺式至于今者以祖宗之軍政得其律令也近世兵制大毁用兵

三十餘年軍政無統以無術之將戰不教之民望風奔潰千里暴骨叢爾倭奴為國之病可不為痛心哉願自今閑散四品以上屬之三軍軍置將佐五品以下屬之府衛而統于軍簿使上下相維體統相聯軍政出于一衆心統于一然後申明軍令訓鍊士卒則百萬之衆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何守不固何攻不取哉近世奸臣亂政材非將帥者布列重房百戰勤勞者方除添設賞罰無章軍士解

體所至無功願自今其有摧堅陷敵之功斬將搴旗之勇百戰勤勞之效者大則上護軍次則護軍中郎將以至別將散負皆受眞差以奬破賊之功則人皆親其上而死其長矣且近日舉義撥亂之時從事于軍者亦加官賞以勸後人國家選觀察使擇任守令撫綏五道獨東西北面尚循舊習未霑王化願自今依諸道例置觀察使巡行郡縣黜陟軍民之官近來驛戶凋廢凡鋪馬傳遞知路指路

之役州郡代受其苦以至流亡欲使州郡復業當先恤驛戶國家雖置程驛別監安集諸驛而一八不能獨理每驛置私屬以為耳目然非都堂所遣人人得以侵侮不能安集願自今每驛置五六品丞一人其薦舉如守令例且給半印而遣其有能致驛戶殷富馹騎蕃盛者觀察使報都堂以補守令之闕且授京官以示褒賞邊遠驛丞令觀察使舉補常平義倉之法救荒之長策耿壽昌義倉之奏

長孫平社倉之議其法蓋出於周官委人之
職有國家者所當先務也去歲盛夏興師加
以倭寇耕種愆期收穫失候今年又被水災
東南州郡蕭然赤立救荒之策不可不慮也
國家旣革私田所至皆有蓄積願自今郡縣
皆置常平倉其豐凶斂散之法一依近日都
評議使所奏竊聞楊廣道已置常平倉宜令
諸道依此施行守令有不如法者罰之食爲
民天穀由牛出是以本國有禁殺都監所以

重農事厚民生也韃靼禾尺以屠牛代耕食
西北面尤甚州郡各站皆宰牛饋客而莫之
禁宜令禁殺都監及州郡守令申行禁令其
有捕獲告官者以本人家產充賞犯者以殺
人論州郡因朔膳使客供支等事雖當盛農
驅集農民馳騁荊棘旬月弋獵農失其時民
不足食職此之由若夫鷄豚之畜則取之牢
中不擾於民願自今京畿築鷄豚塲二所一
令典廐署主之以奉宗廟祭祀之用一令司

宰寺主之以供御廚賓客之須至於州郡各
驛皆令畜之撙節愛養不害胎卵則不出數
年而供上祭祀賓客之奉充吾民養生之用
足而無弋獵廢農之患矣司饔每歲遣人於
諸道監造內用甆器一年爲次憑公營私侵
漁萬端而一道馱載至八九十牛所過騷然
及至京都進獻者皆百分之一餘皆私之弊
莫甚焉又有羽筋箭竹等差遣擾民非一願
自今各司愛民差遣外方者一切禁之凡係

此等事皆令呈都堂都堂下觀察使觀察使
分布所在州縣據案直納則庶便於民士卒
與倭奴戰而所得馬匹器仗與凡民殺賊所
得之物所在軍民官傳牒境內鞫如盜賊悉
輸京都以希重賞罔上毒民莫甚於此故士
卒解體賊勢益張甚非計也願自今諸道將
帥破賊者獻馘而已軍民所得倭物勿使推
鞫著爲令典則人樂其利而勇於戰矣犯者
內而憲司外而觀察使以不廉論罪相人君

之貳也爾與共天位代天工者也其尊莫有倫比不幸有罪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亦可也乃令下吏縲絏枷鎖梟首露體弃而不葬甚矣漢文帝時賈誼上䟽謂刑不上大夫帝深納之自是大臣有罪皆賜死無加戮辱以禮遇下故當時士大夫恥言人之過失以成漢家四百年之禮俗願自今兩府大臣雖有死罪其大逆不道外法文帝故事無加顯戮以成國家重大臣之盛典書曰罰不及嗣傳曰罪人不孥故舜殛鯀而相禹武王誅紂而封武庚即天地生物之心也至於近世殺人如飲食滅人之族猶恐其有後不仁甚矣願自今凡有罪者法三代盛王之制妻子無隨坐以示盛朝不忍之政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此成周之致理陳平不知錢穀之數君子謂知宰相體以其不侵官也本朝之制都堂揔百揆頒號令憲司察百官糾風俗典法都官辨曲直決獄訟其職也近者僥

倖貪利之徒欺罔大內冒弄都堂訟牒雲委行移之間因循苟且不勝其煩非設官分職之本意也願自今令訟者各詣攸司其直達大內都堂者一切禁之以尊大內以嚴都堂凡公私滋息一本一利耳比來貨殖之徒惟利是視一本之利或至十倍貸假之徒鬻妻賣子終不能償故國家已有禁令令供辦都監賣米滋息無窮至使貸者喪家失業非國家恤民之意也願自今一本一利毋得剩取三司及六部官以時親到所屬諸司將其所報勾校文書會計點考毋致陵夷如有不奉法者使憲司糾理大罪降等別敍除名不敍隨罪論之小罪下牒巡軍笞杖還職凡京外大小官吏除目既下累日不即上官赴任以致公務稽遲其文書錢穀皆爲奸吏所容匿此則弊之大者而又非臣子誠心事君之道也願自今除臺省政曹官外其京官大小貟吏自下批之後京官限三日外官限十日進

闕謝恩即行上官赴任稱權知行事新舊相
對將文書錢穀明立契券手相交付以憑考
課謝後即眞有不如法者京中憲司外方觀
察使痛繩以法比年以來紀綱陵夷州縣之
吏或稱軍功冒受官職或憑雜科謀避本役
或托權勢濫陞官秩者不可勝記州郡一空
入道凋弊願自今雖三丁一子三四代免鄕
而無的實文契者軍功免鄕而無特立奇功
受功牌者雜科非成均典校典法典醫出身

者自添設奉翊眞差三品以下勒令從本以
實州郡自今以後州郡吏不許明經雜科出
身免役以爲恒式王在潛邸廣植田園嘗惡
革私田至是欲復之浚又上書爭之語在食
貨志浚在憲司前後論列累數萬言皆砭切
時病弊政一一革進評理兼判尚瑞寺事掌銓
選賜中興功臣錄券封朝鮮郡忠義君敎曰
卿曾祖貞肅公從我忠烈王入覲元朝誅權
姦以正名復都邑以定國本深末茂爲奕蕃

衍以至于卿卿幼有大志克肖前人玄陵念
卿世勳知卿偉器引置扈從尤加眷顧及玄
陵薨無嗣李仁任立辛禑卿傷祖宗之絕嗣
誓天日以興復及禑得罪於
天子
李(太祖舊諱)議立王氏曹敏修以仁任之黨立禑
子昌而自爲冢宰
李(太祖舊諱)以絳侯梁公之忠始與國政寄卿憲
綱卿方在母憂不少辭而就職是卿誠以爲

非
李(太祖舊諱)無可與圖興復之功於是彈敏修以
貪婪撓法而逐之請追停仁任賜謚弔祭之
典蓋痛仁任之立異姓而絕宗祀也卿爲億
兆而忘一身忤巨室而任衆怒革私田而復
三韓建議遣使黜陟將帥守令而民安寇戢
令百官陳得失臺吏禁奔競省冗官興學校
置家廟禁火葬厚官祿給圭田兩府非登三
科者不除百司皆屬六曹大夫無加刑工商

收告身陞御史階置館驛丞官者不與朝官非有功不封君弱子弟不授官諸道省元帥八縣置守令覆試定律籍丁口置常平軍吏受真職水軍食島田私膳私書雜使別遣俱有常刑罪不及孥訟毋直達監務皆遣叅官守令專理本郡凡所陳列益時救弊之術頓綱振紀之法化民成俗之方豐財足兵之政結人心而收人望者至矣及昌請入朝而禮部責以異姓爲王時昌舅李琳爲冢宰秘不

發兇謀不測王氏之孤危甚於累卵卿冒萬死與夢周道傳贊

李太祖舊諱而定大策以寡人承玄陵之正統不刑一人不動聲色而除十有六年南面之辛氏太祖列聖絶祀而復享使天下知三韓之有人卿有力焉令錫之土田臧獲嫡長襲爵誓以帶礪宥及永世卿其夾輔寡躬以永終譽尋陞贊成事判禮曹事夢周嘗密白王曰定策之日浚不欲立殿下且浚爲大司憲論禹玄寶禹氏之黨皆疾之王右禹氏由是惡浚時奉使　朝廷者多不見禮故遣浚賀

聖節王聞其還曰予又見浚面尋判尚瑞蓋疏之也加賜忠勤勵節佐命定社功臣號移三司左使爲金震陽所劾繫水原獄召還復爲贊成事尋判三司事自此以後入　本朝

列傳卷第三十一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鄭道傳

鄭道傳字宗之檢校密直提學云敬之子恭
愍朝登第調忠州司錄累轉通禮門祇候連
喪父母廬墓終制召授大常博士王親享宗
廟命道傳按圖製樂器歷禮儀正郎藝文應
教成均司藝以文學見稱王甚愛之辛禑初
北元使來李仁任池奫欲迎之道傳與金九
容李崇仁權近上書都堂以爲不可迎仁任
慶復興却其書不受令道傳迎元使道傳詣
復興第曰我當斬使首以來不爾縛送于
明復興怒曰如此則與叛臣金義何異道傳
備陳利害辭頗不遜又白太后以爲不可迎
復興益怒與仁任不視事乃流道傳會津縣
臺省侍從官送至東郊廉興邦遣裴尚度曰
吾已言於侍中怒稍解姑徐待之道傳方飲

酒憤然曰道傳之言侍中之怒各執所見豈
爲拘也今王有命豈以公言止乎遂上馬去
宰相聞之以爲猶不悛欲遣人杖之會有釋
器之亂乃止尋宥任便居住結廬三角山下
講學學者多從之常以訓後生闢異端爲已
任固城妖民伊金自稱彌勒惑衆曰若不信
吾言至三月日月皆無光僧粲英曰伊金所
言皆荒唐無稽其言日月無光尤爲可笑國
人何信之如此道傳曰伊金釋迦其言無異
但釋迦遠言他生事人不知其妄伊金近言
三月事虛妄立見耳僧嘿然起除典儀副令
陞成均祭酒乞郡出守南陽府我
太祖薦之召拜成均大司成屢獻計辛昌立
充書筵侍讀未幾擢密直副使從我
太祖定策立恭讓封忠義君賜推忠論道佐
命功臣號拜三司右使教曰卿學通天人識
貫古今早捷科第遂躋膴仕居父母憂克終
聖制教誨幼弟俾克樹立臧獲強壯悉與弟

[illegible]自取老髡孝友之性然也玄陵選置胄庠
仍掌制誥倡鳴濂洛之道排斥異端之說敎
誨不倦作成人才一洗我東方詞章之習
聖明龍興我玄陵先天下奉正朔
天子嘉之賜祭服樂器王於是躬祼大室卿
爲大常協音律定制度尤爲玄陵所重玄陵
賓天權臣議立辛禑卿謂許錦柳伯濡曰勢
已成矣難以去之欲請王大妃臨朝計未遂
與伯濡嘆曰今日之擧無一介忠臣矣先是

金義偕
帝使赴遼東聞玄陵訃書遽生異圖殺使奔
胡卿與鄭夢周林樸朴尚衷白執政曰先王
不幸 天使不返不早達 朝廷社稷危矣
執政藉口以爲人皆畏難莫敢欲行卿與夢
周等論崔源入覲遂使東人免罪於
天朝權臣以禑稱玄陵後報于胡欲固其位
書成卿與尚衷樸不肯署名其事遂寢卿之
有秋張平勤與復之忠於此可見既而胡太

子遣使稱詔以來書辭甚逆權臣欲率國人
以迎卿乃力言以謂苟爲玄陵臣子者不可
迎此使執政黽勉從之然忤其意被斥南荒
凡歷七年殊無難色非信道篤者疇克如是
哉後金庾洪尚載金九容等入朝皆被拘留
朝聘道絕卿與夢周入賀
聖節倍日兼行
帝乃嘉之遣還庾尚載等我國不失事大之
禮宗社生靈之永賴惟卿與夢周之力也及

平東歸將欲大拜乃求外補意有以也南陽
之民感卿惠政至今稱之禑昌父子將繼僭
號殄絕我宗祀害虐我蒸民神人怨恫者凡
十六載及
天子責異姓爲王而卿與諸大臣定策以子
於神廟正派最親且長俾承宗祀一日之內
克復社稷以延萬世之洪休重功偉烈求之
古今罕有倫比卿展所蘊行所學革去弊政
修明禮樂眞所謂王佐之才也是用圖形紀

功追贈祖考宥及求世嫡長世襲仍錫土田
臧獲銀帛其服休命益勵忠誠時有獻大虎
者道傳曰諸道曲獻却之便否則請付有司
以備國用如大虎道路舁擧至數十人且其
肉不登俎豆將安用之王以爲然貢獻悉付
有司王御經筵謂道傳曰今欲罷僞朝添設
職其術何由對曰古之用人之法有四曰文
學曰武科曰吏科曰門蔭以此四科擧之當
則用之否則舍之其誰有怨又問秩高者處

之何如對曰昔宋時爲散官設大丹館福源
宮或授提調或授提擧今亦效此別置宮城
宿衛府而位密直奉翊者爲提調宮城宿衛
事三四品提擧宮城宿衛事然則政得其宜
體統嚴矣又問居外者處之何如對曰在京
城者處之如此則在外者爭來赴衛王室矣
然後以秩高下或爲提調或爲提擧王從之
置宮城宿衛府道傳又言唐用人之法條目
有五一曰敎養成其才德二曰選擧取其秀

出三曰銓注當其職任四曰考課覈其功過
五曰黜陟示其懲勸條目中又各有條目博
學經史通曉律令肄習射御三者敎養之條
目也文學才幹武藝門蔭四者選擧之條目
也有德望識量者爲相有智略威勇者爲將
敢言不諱者爲臺諫明察平恕者爲刑官通
習算數者主錢穀巧思精敏者主工匠此六
者銓注之條目也公耳忘私勤其職任爲公
瘠公肥私曠官廢職爲過此二者考課之條

目也進職秩加俸祿爲陟削官職竄貶爲黜
此二者黜陟之條目也本朝用人之法大毁
欲敎養則師道不明欲選擧則以私廢公欲
銓注則賢愚雜進欲考課則請謁煩盛欲黜
陟則賄賂公行五者皆廢何從得人乎近分
遣五道黜陟使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王
深然之令經筵檢討官韓尙敬書其言以進
金星貫月王謂道傳曰將有何災道傳曰咎
在上國不關我朝時議非之憲府劾檢討官

中元弼矯世子旨王爲罷其職既而怒言者
欲罪之道傳曰元弼乃殿下潛邸舊臣若宥
其罪言者必謂殿下喜怒出於私非初政美
事也王怒稍解拜政堂文學同判都評議使
司事兼成均大司成王命撰積慶園中興碑
賜衣一襲廐馬一匹省五軍爲三軍都摠制
府以道傳爲右軍摠制使道傳辭曰三軍之
作臣在中朝憲司所建白臣不知也然罷元
帥爲三軍以臣爲摠制使則諸帥失職者必
怏怏曰道傳革元帥自爲摠制怨刺並興臣
又不便弓馬不敢當且革私田改冠服等事
皆非臣所爲也左右皆目臣臣又冒處是任
則讒言日至臣其危乎願更命他人王曰大
國三軍古制也中爲權臣所廢寧相參攝元
帥六民莫非其有今革元帥立三軍此復古
之機也摠制寔重任議諸兩侍中以卿爲之
卿毋辭道傳曰儻有讒言請勿納求保微臣
遂不辭王悅王自南京還都次檜巖寺以誕

辰禮佛飯僧道傳曰誕辰飯僧雖非古典但
出於臣子則可矣未聞人君自祈福利不聽
王欲營演福寺塔殿令京畿楊廣民輸木五
千株牛盡斃民甚怨之道傳極書其害尋以
病乞退不允王下教求言道傳上疏曰臣伏
讀教書上以謹天文之變下以求臣庶之言
而以八事自責臣讀之再三不勝感嘆殿下
以天之譴告引而歸之於己開廣言路冀聞
過失雖古哲王未之或過也臣待罪宰相無
所匡輔以貽君父之憂至煩教諭之丁寧臣
實赧焉書謂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比之人身
實一體也故君倡則臣和臣言則君聽或曰
可或曰不可期於致治而已然則天之譴告
由臣所致也古者有災異三公策免爲大臣
者亦避位而懷之請免臣職以弭災異然念
古之大臣當請退之時必有陳戒之辭況今
獲奉教書安敢不效一得仰備採擇之萬一
伏讀教書曰涼德未修而不孚於帝心歟政

今有闕而未協於輿望歟臣愚以謂德者得也得於心也政者正也正其身也然所謂德者有得於稟賦之初者有得於修爲之後者殿下大度寬洪天性慈仁得於稟賦之初者然也殿下平日未嘗讀書以考聖賢之成法未嘗處事以知當世之通務安敢保德之必修而政之無闕歟漢成帝臨朝淵默有人君之度無補漢室之亡梁武帝臨死刑涕泣不食有慈仁之聞不救江南之亂徒有天質之

美而無德政之修故也伏望殿下毋以稟賦之善自恃而以修爲之未至者爲戒則德修而政舉矣伏讀教書曰任用之人或徇於私歟賞罰之道有戾於正歟臣愚以爲任用之人出於公私在殿下自知之耳臣何足知之然除目既下外人目而議之曰某也故舊也某也外戚也外議如此臣恐徇於私者雜之也賞者勸有功也刑者懲有罪也賞曰天命刑曰天討言天以賞刑之柄付之人君爲人

君者代天而行之耳賞刑雖曰出於人君固非人君所得私而出入之也殿下即位以來蒙賞受刑之人有事同而施異者金佇之言一也有置于極刑者有加擢用者金宗衍在獄致逃一也其監守官吏一誅一用其在逃謀亂一也同謀容隱之人或生或死臣愚不知刑誅而死者爲有罪邪則擢用而生者獨何幸歟擢用而生者爲無罪邪則刑誅而死者獨何幸歟禑昌竊我王氏之位實祖宗之

罪人而爲王氏子孫臣庶所共讎也其族姻黨與不加刑誅則屏諸四裔而後快於人神之心昔武才人以高宗之后奪其子中宗之位五王舉義退武氏復立中宗武氏母也中宗子也以母之親奪子之位胡氏尚譏五王不能斷大義誅其罪而滅其宗況禑昌之於王氏無武氏之親有武氏之罪則族姻及其黨與奚啻武氏之宗也頃者臺諫上言逐之於外縱不能明示天誅庶幾小雪祖宗臣民

之憤也曾未數月俱承寵召聚會京城出入
無禁今雖以諫官之言放其數人殿下黽勉
從之有遲留顧惜之意不知此擧果何義也
諸將回軍議立王氏此上天悔禍祖宗陰相
王氏復興之機也有沮其議卒立子昌使王
氏不復興者有謀迎辛禑求絶王氏者其爲
亂賊之黨王法所不容也殿下旣全其生置
之遠方可也今皆召還尸家慰而安之者以
其非爲誣也其沮王氏而立僞昌者諸將之
所共知也親自招服明有辭證其迎辛禑而
絶王氏者金佇鄭得厚言之於前李琳李貴
生招承於後辭證甚明此而謂之誣也天下
安有亂臣賊子之可討者也大抵人之所爲
不合於公義則必有合於私情殿下此擧以
爲合於公義則禑昌之黨皆祖宗之罪人也
以爲合於私情則黜禑昌之黨以遺後日之
患如尹彝李初之請親王動天下兵亦何便
於人情哉若曰有罪者赦之恩莫大焉他日

必得其力人心自安而禍亂自止矣臣愚以
爲刑法所以禁亂也人君所恃以尊安者也
刑法一摇禁亂之具先毁力未得而禍先至
心未安而亂不止矣請以中宗三思之事明
之武氏之黨最用事者三思中宗以母之親
姪誅討不加待遇甚厚自今觀之五王旣立
武氏之子爲帝故三思得免其机上之肉則
五王不惟有功於中宗於三思亦有天地再
造之恩也彼三思曾不是思自疑其罪爲世
所不與日夜譖五王曰權重恃功以惑中宗
之心中宗以三思愛已而親之以五王爲權
重而忌之五王日踈三思日密卒之五王戮
而中宗弑使中宗謬計不過曰不能保全功
臣而已豈知親見弑於三思之手乎以親則
母之姪也以恩則活其生也不得其力而得
其禍讒人之難保也如此讒人之謀其初不
過自保其身而已爲惡不止則馴致其道至
於亡人之身滅人家國以底自敗而後已如

三思者豈有古今之殊也天人之際間不容
髮吉凶灾祥各以類應今内則百官受職曠
民安業外則上國和通島夷讋服亂何由生
讒人交構於下則盧變之象著於上客星守
于紫微臣恐三思之在於側也火曜入于輿
鬼臣恐終有三思之禍也臣等雖遭五王之
害無足恤也爲王氏已成之業惜之也若曰
保無此事言之者妄也彼中宗之心豈不爲
保也卒貽後人之笑臣恐後之笑今猶今之
笑古也董子曰天心仁愛人君先出灾異以
譴告之欲其恐懼修省之也伏望殿下當用
人刑人之際不論其親踈貴賤一視其功罪
之有無處之各當其可使不相陵則任用公
而賞罰正人各得而天道順矣伏讀教書曰
民弊未盡除而財用妄費歟下情未盡達而
究抑未伸歟茂異之才未擧者誰歟讒佞之
徒未斥者誰歟臣聞三司會計佛神之用居
多焉財用之妄費者莫斯若也然佛神之害

自古難辨也爲其徒者曰此好事也善事也
歸我者國可富也民可壽也爲人君者聞是
説而樂之殫其財力諂事佛神人有言之者
則以爲我事佛而彼非之我善而彼惡也我
道而彼魔也我之事佛神爲富國也爲壽民
也非爲我也持是説以固其心而人之言莫
得而入也殿下即位以來道場高峙於宮禁
法席常設於佛宇道殿之醮無時巫堂之祀
煩瀆此殿下以爲善事而不知其實非善事
以爲富國而不知國實齊以爲壽民而不知
民實窮雖有言之者擧皆不納不自以爲咈
諫是臣所謂爲善福壽之説先入之也昔梁
武帝居萬乘之尊三舍身爲寺家奴殫江南
之財力大起佛塔其心豈以爲非利而苟爲
之也匹夫作亂身遭羈屬子孫不保而國家
隨之佛氏所謂修善得福者果安在哉此猶
異代也玄陵崇尚佛教親執弟子之禮於髡
禿之人宮中之百高座演福之文殊會無虛

無之雲菴之金碧輝映山谷影殿之棟宇聳干霄漢財殫力竭怨讟並興而皆不恤事佛可謂至矣卒不獲福豈非明鑑乎周末神降于有莘太史過曰國家將興聽於人國家將亡聽於神周果以亡由是言之事佛事神無利而有害可知矣伏望殿下申明有司除祀典所載外凡淫怪謟瀆之舉一皆禁斷則財用節而無所妄費矣殿下即位以來人或犯罪有不問者有放免者疑若無冤抑之未伸者也然赦者奸人之幸良善之賊也則其數赦乃冤抑之所在也近者臺諫以宗社大計上書論執皆遭放逐臣恐冤抑之未伸茂才之未舉者此其時也至於讒佞之人蹤跡詭秘言語隱密難可得而料也大抵君有過則明爭之人有罪則面折之落落不合矯矯獨立不畏他人之議者正士也秘其蹤迹惟懼人知在衆不言獨對浸潤者讒佞之人也殿下於外而士大夫內而小臣宦寺試以臣言

觀之則讒佞之情得矣人雖至愚皆知自愛至於妻子之計孰無是心昔漢成帝時日有食之言者皆以為外戚用事之象成帝疑之問於張禹禹以身老而子孫微弱恐得禍於外戚不明言其故卒使王莽移漢鼎谷永輩直攻成帝略無忌憚至於王氏之用事畏避不言漢室卒以亡亦為妻子計而不暇及漢室也臣雖狂妄不至病風敢不自恤乎臣以一身孤立於群怨之中非不知言出而禍至殿下以不諱問臣敢不以切直對此臣所以寧得禍而不恤切言而不諱者也伏望殿下留神採擇以白臣忘身徇公之意萬死無憾仍繳辭箋以進不允當時上書者甚衆而道傳對為第一王每稱之然以盡言不諱忤旨且以武三思比禹玄寶黨玄寶孫成範為駙馬故王不悅道傳而玄寶及李穡之黨亦惡道傳道傳又上書都堂請誅穡玄寶曰宰相之職昔責所專也故石介甫曰上則調和陰

陽下則撫安黎庶爵賞刑罰之所由關政化教令之所自出愚以爲宰相之任莫重於此四者而尤莫重於賞刑也所謂調和陰陽者非謂無其事而陰陽自調自和也賞而當其功則爲善者勸刑而當其罪則爲惡者懲矣竊謂刑之大者莫甚於纂逆其沮王氏而立子昌迎幸禑而絶王氏者纂逆之尤亂賊之魁也苟免天誅今已數年矣又飾其容色盛其徒從出入中外略無忌憚而其子弟甥姪

十七

布列要職莫敢誰何則今居宰相之任者賞刑之柄者無所辭其責矣宜當具論罪狀啓于殿下與國人告于大廟數其罪而討之然後在天之靈慰矣臣民之忿雪矣天地之經立矣宰相之責塞矣若曰人之罪惡非我所知也生殺廢置之權人主所司也宰相何與焉則董狐豈以趙盾不討弑君之賊加惡名乎春秋之時晉趙穿弑靈公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盾曰弑者非我也史曰子爲正

卿亡不越境返不討賊弑君者非子而何孔子曰董狐良史也趙盾良大夫也爲法受惡夫盾以正卿不討弑君之賊受弑逆之名而不辭然後討賊之義嚴而亂賊之黨無所容於天地之間矣故曰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必陷於纂弑之罪此之謂也愚雖不才得從宰相之後與聞國政敢不以良史之議自懼乎若曰所謂罪人有儒宗焉有連

十八

婚王室者焉其法有難議者也則昔林衍廢元王立母弟淐衍先定其謀而後告侍中李藏用藏用不知所爲但曰唯唯而已後元王反正以藏用位居上相不能寢其謀禁其亂廢爲庶人今李穡之爲儒宗孰與藏用其首唱邪謀沮王氏而立子昌者孰與藏用但唯林衍之謀而已胡氏曰昔文姜與弑魯桓哀姜與弑二君聖人例以遜書若其去而不返以深絶之所以著恩輕而義重也夫弑桓者

襄公也弑二君者慶父也文姜哀姜疑若無
罪焉聖人以二夫人與聞乎故深絕而痛誅
之如此夫嗣君夫人所出也不以子母之私
恩廢君臣之大義況其下者乎或曰禑之言
曰禑雖旽子玄陵稱爲己子封江寧大君又
受
天子誥命其爲君成矣又既已爲臣矣而遂
之六下可也此其說不亦是乎則曰王位太
祖之位也社稷太祖之社稷也玄陵固不得
而私之也昔燕子之與燕少子噲或曰燕可
伐歟孟子曰不可子之不得與人燕子噲不
得受燕於子之聖賢之心以爲土地人民受
之先君者也時君不得私與人也又周惠王
以愛易世子齊桓公率諸侯會王世子于首
止以定其位當是時嫡庶之分雖殊其爲惠
王之子一也且以天王之尊不得私與其愛
子以諸侯之卑率諸侯之衆上抗天子之命
聖人義之未聞世子拒父命桓公抗君命誠
以天下之義大也玄陵豈以太祖之位之民
而私與逆旽之子乎又
天子誥命一時權臣以爲玄陵之子欺而得
之也後
天子有命曰高麗君位絕嗣雖假王氏以異
姓爲之亦非三韓世守之良謀又曰果有賢
智陪臣定君臣之位則前命之誤
天子亦知而申之矣安敢以誥命藉口乎其
爲臣之說抑有辨焉綱目前書審食其爲帝
大傅周勃陳平爲丞相後書漢大臣等誅子
弘迎代王恒即皇帝位其書曰帝曰丞相者
非爲臣之辭乎曰大臣曰誅子弘者非討賊
之辭乎不獨此耳武才人稱帝已久狄仁傑
薦張柬之爲宰相柬之廢武才人迎立中宗
其薦爲宰相者豈非爲臣也廢武才人者亦
討其爲賊也百世之下稱周陳安劉張柬之
復唐之功未聞罪數公爲臣而廢舊主也穡
[illegible]玄賓雖仁義未足皆讀書通古之士豈不

因此說乎其執迷不悟倡爲邪說以惑衆聽
於此可見先王之法造言惑衆者在所當誅
况敢倡邪說以濟亂賊之罪者乎或曰其謀
迎辛禑者正予昌在位之時雖無辛禑之迎
王氏安得復興乎其曰迎辛禑而絕王氏以
罪加之之辭也當是時忠臣從上奉
天子之命議黜異姓以復王氏僞辛之黨先
得禮部咨知
天子之有命忠臣之有議謂予昌幼弱謀立
其父以濟其私此非謀迎辛禑而絕王氏乎
或曰播與玄寶於行爲前輩有斯文之雅故
舊之情予力攻之如此無乃薄乎昔蘇軾於
朱文公爲前輩文公以軾敢爲異論滅禮樂
壞名敎深訶力詆無少假借乃曰非敢攻訶
古人成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予亦畏上
帝故不敢不論夫軾之罪至於立異論滅禮
法耳以朱子之仁恕攻之至以成湯誅桀之
辭並稱之况黨異姓而沮王氏者社宗之罪

人而名敎之賊魁也豈以前輩之故而貸之
也况彼之言曰戊辰年廢立之時斯文有異
議所謂異議者議立王氏也又倡言於衆曰
諸將議立王氏吾父沮之吾父之功大矣此
言流聞於禑昌之耳者深矣使禑昌得志斯
文與諸將果得保其首領乎其自處之薄爲
何如也自以立王氏爲異議沮王氏爲已功
今以立僞辛爲異議沮王氏爲重罪不亦可
乎或曰予已上箋辭免獻書殿下論執罪人
又告廟堂無乃已甚乎必若是言昔齊陳恒
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曰陳恒弑其君請討
之又告三子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弑君者
在齊疑若無與於魯也孔子時已告老疑若
無與於魯之政也既已請於君疑若不必告
於三子也且以聖人宏大謙容入而請於君
出而告於三子必欲討其罪人而後已誠以
弑逆之賊人人之所得誅而天下之惡一也
且在魯而不忍在齊之賊况在一國而忍一

國之賊乎從大夫之後而不忍隣國之政況在功臣之列而忍王室之賊乎春秋書衛人殺州吁胡氏曰人衆辭其殺州吁石碏謀之使右宰醜莅也變文稱人是人皆有討賊之心亦人人之所得誅也故曰衆辭也且亂臣賊子人人之所得誅也而宰相不行誅討之舉可乎況石碏以州吁之故并殺其子厚君子曰石錯純臣也大義滅親以此言之亂賊之人不論親踈貴賤皆在誅絶也或曰陳恒州吁身行弑逆者也穡與玄寶未嘗弑也比而同之不亦過乎又安知誣其罪而誤蒙也則不有胡氏之說乎弑君立君宗廟猶未亡也移其宗廟改其國姓是滅之也豈不重於弑也今黨異姓而廢王氏之宗祀者實胡氏所謂移其宗廟而滅同姓也其罪亦不止於弑也又古之大臣人有告其罪者因服請罪如漢霍光以武帝顧命大臣擁立昭帝功德至大人有上書告其罪者不敢入禁中而待

罪於外以此觀之茍有告罪者則當涕泣切請躬對有司辨明其罪然後其心安焉豈有誘妻子上書假托疾病就醫於外不與明辨乎是則自知有罪辭屈難辨必矣春秋討賊之法雖其蹤迹未著尚探其意而誅之況蹤迹已著如此者乎昔高宗封武才人為后褚遂良許敬宗同為宰相遂良力言不可卒至戮死敬宗順高宗之旨曰此陛下之家事耳非宰相所得知也高宗用敬宗之言卒立武后敬宗終享富貴五王同議反正同受戮死無一異焉自今觀之敬宗之計得而遂良與五王為失矣然敬宗一時之富貴歘爾若飄風過耳泯然無迹遂良五王之英聲義烈輝映簡策貫宇宙而同存愚雖鄙拙恥敬宗而慕遂良傳曰始與之同謀終與之同死既不以愚拙棄之得參反正之議安敢畏奸黨之禍默然無言以苟免乎伏望法春秋討賊之法以孔子石碏之心為心則宗社幸甚又上

箋辭曰臣之得謗難可悉陳請以殿下之所
明知者言之殿下以臣充三軍都摠制府右
軍摠制使臣面請曰諸將用軍士爲私屬其
來尙矣一日革之舊家世族無其役而食其
田久矣一日名屬軍籍役加於身臣恐大小
歸怨於臣也殿下曰將帥之革憲司言之三
軍之設斷自予心卿何與焉保無此謗也臣
復曰臣若得謗必達於聰聞則殿下亦知臣
無其事而得其謗皆此類也而臣之他謗亦
明豈非幸之中者乎臣受命後果有謗之者
曰道傳回自中原而三軍之府遽設此以五
軍都督之法而爲之也舊家世族自此皆服
賤役矣萬口一談牢不可破戶口成籍堂臣
言之殿下可之其事出於臣在中原之時也
刷盲人巫師之子充樂工典儀寺奉殿下之
命而行之者也無籍冒名之徒怨戶籍之不
便於己者曰道傳之所爲也盲人巫師以此
讖爲出於臣而詛之革私田之議臣初以爲

皆屬公家厚國用而足兵食祿士夫而廩軍
役俾上下無匱乏之憂臣之志也而志竟不
行尋請殿下免提調官久矣而分田不均之
怨皆歸於臣然此小事也殿下之所明知臣
不得辨焉況事之大而怨之深者雖非臣之
所知臣何自而免也臣死於崔源之遣則內
以正先君之終上以不欺於
天子矣死於不肯署名之事則足以明僞辛
非玄陵之後矣死於胡使之却則上以脫君
父之惡名下以免一國臣民與弑之罪矣臣
身雖死有不死者存豈非榮乎若夫陷於讒
謗之口則上以遺君父不能保全功臣之累
下以招不能明哲保身之譏臣甚懼焉願殿
下解臣見職以保餘生諫官言道傳功在社
稷上箋辭職累日不叅待功臣不可如此其
薄乃復爲致堂文學臺省交章請玄寶罪王
以成範故不聽使人於我
太祖請禁臺省論奏

太祖嘆曰王曾謂我指揮臺省予時王忌
太祖功高得衆心又舊家世族怨革私田多
方誣毁禑昌之黨連姻王室朝夕譖訴王信
讒言日夜與左右潛圖除之
太祖困於讒說謂道傳南誾趙仁沃等曰吾
與卿等戮力王室而讒言屢騰恐吾輩不得
容吾當東歸以避之先令家人趣裝將行道
傳等曰
公之一身宗社生靈之所係豈可輕其去就
不如留相王室進賢退不肖以振紀綱如此
則王庶幾有悟而讒言自息矣今若退居一
隅彼讒者必誣以蓄異心禍且不測矣
太祖曰昔者子房從赤松子遊高祖不之罪
我心無他王豈罪我哉相與論議未決都鎭
撫黃希碩因家臣金之景白夫人康氏曰道
傳誾等勸
公東歸事將非矣不如去此數人康氏信之
告于

太宗曰道傳誾等皆不可保對曰
公困於讒說有引去之志道傳誾等力陳利
害以止其行者也乃責之景曰數人與
公同休戚者也汝勿更言王召道傳道傳辭
疾不赴遣代言安魯生諭乃至王問穡玄寶
罪道傳對如疏意語若縣河王曰穡罪狀稍
著玄寶罪猶未白道傳曰穡罪已著宜置極
刑以示不忠若玄寶者罪狀未白故臺諫交
章請流遠地臣亦以爲宜使淑隱異處王曰
穡玄寶事寢之已久今有抗疏者必卿疏爲
之階也卿迩不見寡人者亦以此也道傳曰
君臣之義情同父子譬如父責子不孝而明
日又變之如初者天理之不掩也殿下今雖
責臣後若推誠任臣敢不奮勵今當農月天
久不雨殿下召臣面議天乃雨昔霪霖禾穀
不茂殿下召臣議政事陰雨霽殿下以爲何
如脫有奸黨矯旨罪臣臣請面啓然後伏罪
王不悅憲司劾糾正朴符等不迎執義禹

洪得下獄鞫之辭連道傳出爲平壤府尹省憲刑曹上疏劾道傳陰誘糾正非毁臺諫請置極刑王以功臣宥之復論道傳濫居功臣之列內懷奸慝外施忠直變亂國政請加其罪王放歸其鄕奉化縣臺省交章曰道傳家風不正派系未明濫受大職混淆朝廷請收告身及功臣錄券明正其罪王只收職牒錄券移配羅州大司憲金湊等上疏論其子典農正津宗簿副令游爲庶人尋量移道傳于奉化縣鄭夢周嗾諫官金震陽等上疏曰鄭道傳起身賤地竊位堂司欲掩賤根謀去本主無由獨擧織成萋斐之罪連坐衆多之人請於是所典刑垂戒後來初玄寶族人金戩嘗爲僧私其奴樹伊妻生一女人皆以爲樹伊女戩獨以爲己女密加愛護以嫁士人禹延生女女適云敬生道傳故云後夢周誅召還賜米豆百石給其子告身復封忠義君自此以後入

本朝

列傳卷第三十二

列傳卷第三十三　高麗史一百二十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教修

尹紹宗　會宗

尹紹宗字憲叔贊成事碩之孫恭愍朝擢魁科選補史官累轉爲正言草䟽陳時事曰皇天生民而不能使之各得其所必命聖人爲之君以代治之故位曰天位民曰天民而設官分職則代天工也本朝之制中書則有令侍中平章參政政堂五者法天之五星也樞密則天之北斗也至於百官莫不皆然雖郎官之微亦皆上應列宿故名器官爵非人君之自有乃天之所有而人君代設之者也人君不可以名器爲已之私有而妄與之而人臣亦不可不量其才德而敢居之也自昔帝王分天下之民爲四等曰士農工商農工商各世其業以供上惟士無所事也而入學讀書修身正家事君治民之道皆得學焉

而後官之是以公卿大夫未有不盡其職而人君代天之政成仲尼曰名器君之所司也不可以假人政亡則國家從之而亡議名器踰慢則朝廷不嚴而王室卑王室卑則小人生陵慢之心民志不定上下不辨而社稷危矣我祖宗非能則不使在職非賢則不使在位有罪必誅無功不賞是以愚不肖者不得在官而百官正矣慶陵之入朝也中官李大順有寵於世祖請授其兄別將慶陵曰汝兄伍尉也越散員授別將非祖宗法也大順言於世祖曰顧謂我王帝曰官人有法制國有君朕何與焉汝其自請之則我祖宗之重名器在未有也自辛丑癸卯以來國用不足以官爵爲賞功之物於是小人濫冒軍功因緣賄賂不次超授其源一開至于今日商賈工匠公私奴隷皆得爲官羊頭狗尾遍川中外褻慢名器汚衊天工人人視朝廷官爵如土芥皆欲俯拾至有中郎將掃牛下奉翊真一

臣之許濫官名器亦甚也由是雖以五尉
而至散員散員而爲中郎將亦不喜也平時
如此爲有危急之難殿下復將何物以賞之
而勸以立功耶願自今非有軍功才德則雖
近倖者不妄授以官使工賤商賈各安其業
毋使賤人汚穢朝廷則民志有定上下有辨
朝廷有嚴而王室尊矣臣聞諸葛孔明有言
曰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
遠賢臣後漢所以傾頹也自古及今治亂興

亡之分決於人主所親信之得失耳殿下當
天下危亂國家忧虞之時深居九重或一月
不聽政親近頑童群小而宰接罕得接彼
頑童群小唯知逢迎上意承順顏色其所事
者不過鷹犬飮食男女之間而已殿下樂其
和順而日與之親昵不大爲盛德之累乎宮
禁嚴肅非雜類所得而窺也今也群小出入
有恣大內不嚴大內既不嚴則主上安得而
獨斷哉代言金興慶不學墻面唯唯諾諾非

獻替啓沃之責也殿下可悅其敏給阿順使出
納教命進退士大夫一國之事皆先關白興
慶然後得達宸聰夫偏聽生姦獨任成亂安
知他日不有李斯趙高之禍哉伏見三月朔
日有食之近年賊旽用事而七月日食七月
者三陰之月也而且有旽不測之謀今三月
五陽之月也陽甚盛而一陰獨存能勝大陽
此非小變也臣下必有蔽惑主上者君子道
消而小人道長矣願殿下畏天變而叔興慶

之權不使與國政黜群小之在內者毋深居
九重毋日晏不起毋獨任一臣日接宰相耆
德忠直之士力行祖宗之仁政則社稷之福
也臣聞養天民者興殘天民者亡是以人主
受天命而立天位則必上順天心以養天民
如父母之愛赤子然後民心附而天命固焉
太祖當泰封奢虐之際奉天討罪誅除群兇
愛養民生衣服取其禦寒暑宮室期於庇風
雨深仁厚澤涵育元元列祖相承咸以儉德

養民爲心景靈殿孝思觀顯毅二陵其制度
儉小不爲奢麗此皆子孫之所當法也殿下
即位于今二十有三年適當厄會國步多難
賊盹用事包藏異心蔽惑聖聰斲喪國脉遂
使殿下興仁熙殿之役抴百姓之髓朘白姓
之膏輸材鼓冶供給之費日以萬計辦事之
吏暴於猛虎督責之令疾於風雨中外之民
困於力役三農失時老弱失養而父母妻子
不相自保倉廩無半月之儲百姓無十日之

糧五道兩界積年所儲之軍須俱竭於供給
而亦不足矣三韓嗷嗷歸怨賊盹六年之間
大水大旱百萬生靈如在湯水之中而畏盹
之威不敢出諸其口垂頭拱手號訴于天地
曰是役也皆賊盹及中官廣大從臾而爲之
也盹既伏誅役猶未已民又怨之曰是役也
盹雖首唱實廣大欲固富貴而力贊之三韓
之民之怨廣大也甚於賊盹矣國家自庚寅
以來東禦倭寇丙申以後北禦韃靼己亥辛

丑之戰吾民死亡者大半不三年又有癸卯
之亂死亡又倍於辛丑矣己亥以至于今十
五年間水旱相仍饑莩相望民之存者僅十
之一羅慶二道連歲大饑而今年尤甚三月
大寒四月不雨麥不成穗而種不入土吾民
將何以生乎民者王之天食者民之天也民
無食則死矣王者無民則奚以獨守國哉今
京中倉庾空竭而兩界五道又饑饉不幸有
辛丑癸卯之變則將何以備軍餉乎百姓困

於土木困於賦歛寃怨通天不可遽解萬有
急難誰復有爲殿下効死哉嗚呼景靈殿太
祖皇考之別廟孝思觀太祖之眞之所在顯
毅二陵太祖皇考之墓也而其制度比之仁
熙殿正陵則百分不及一矣吾東方天下號
爲禮義之邦而子孫后妃陵殿反過祖宗天
下後世以爲何如也殿下奈何以一后之故
取天下後世之笑乎且預凶事非禮也而廣
大欲興事固寵冒妄殿下預作石室關者憤

歎以爲大不祥也而不忍言之今災異荐臻
百姓饑饉又非人主玩花卉之時也而廣大
乃作花園虧損殿下之德而離散民心其罪
固可斬也願殿下正廣大之罪斬于都市罷
陵殿石室之役壞花園以解天怒以弭民怨
疏未上獻納金允升知之與同議禹玄寶托
以紹宗累月在告曠職劾罷之辛禑初授典
校寺丞轉成均司藝改典儀副令藝文應教
紹宗不顧產業家甚貧知申事李存性白禑

賜米十碩移典校副令我
太祖回軍紹宗詣軍前因鄭地求見懷霍光
傳以獻其意欲復立王氏也辛昌立陞典校
令與同僚奏本朝舊制凡圜丘宗廟社稷山
陵眞殿神祠祭享祝文道殿佛宇詞疏本寺
官一人每月輪直清齋寫進上齋沐親押天
地宗社則必親祀佛宇道殿神祠則或命大
臣攝行近以祈禳猥多或命正字小臣代押
其源一開今唯四時大享親押其餘則皆代

押甚違誠敬之義願遵祖宗舊制祝文詞疏
齋沐親押圜丘社稷宗廟籍田大享必皆親
祀朔望眞及凡祈禳擇大臣攝行御正殿親
授祝文詞疏昌從之又奏殿下既允臣等親
祀之請今大享宗廟乃以大臣充大尉是殿
下不欲親享也以謂禮文未備幣物未具耶
則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可薦於神明豈
以文之未備物之未具而并棄其誠也哉以
謂權署國事不敢主祀耶則舜之受終禹之

受命皆攝政也而率百官親格于文祖神宗
之廟舜禹天下之大聖萬世帝王之所當法
也殿下不法之臣等竊爲殿下惜之今殿下
之不親享有三不可焉吾不與祭如不祭則
是不誠也無疾病大故而燕居九重使臣攝
行則是不敬也既許親祀下之兩府播之百
姓未幾而有攝祭之命是示國人以不信也
夫誠敬信三字人君之大寶也捨是三者能
有其國者未之有也禮將祭散齋四日致齋

三日令殿下端拱日御經筵開正道近正人
則散齋固無嫌矣願自今日致齋思誠格于
大廟躬服袞冕以告即位以申孝思呂下都
堂議俄拜右司議大夫極論李仁任罪又與
同舍許應閔開等復跡論仁任日寖不得上
會痕發背請告應等竄其書紹宗遷大司成
赴書筵以前跡進仁任族黨病之至有欲殺
者語在仁任傳紹宗在書筵上書曰易曰蒙
以養正聖功也天命之性本善無惡人與堯

舜初無小異古之聖王固稟胎教及在襁褓
有保以保其身體而適起居之宜有畏愼之
心有傳以傳之德義而節嗜好之過防聞見
之非特選端士與之出入起居所見必正事
所聞必正言外物之誘無自入天性之眞得
其養方寸之間受教之地澄淨無蔽故皆可
以爲堯舜矣臣竊見殿下所讀論語今十有
三月矣每日所新知者多不過三四字而已
尚或難讀以殿下明睿之資得於天稟其於

受學非不能也但由殿下暫御書筵須臾入
內狃於近習心繫外物而不在於書故也至
於近日怠學之端形於外師傅未退訓音未
通輒讀輒起俄稱御膳失時輒入於內聖學
何由而進聖德何由而明乎上王初立聰明
向學而姦臣爲盜國之計即罷經筵誤我上
王幾覆宗社殿下即位之初大臣以前朝爲
戒首開經帷以勸聖學以堯舜之聖望殿下
矣如或怠學則奈宗廟何奈生靈何今孟秋

吉傷穀風作害國家生民之大命上天之譴
莫大焉洪範云曰聖時風若曰蒙恒風若殿
下怠學之端見而咎徵之風應之天之以蒙
徵戒殿下豈不明甚哉古之時八歲而入小
學十歲而出就外傳居焉昔魯襄公年纔六
歲而出從天下諸侯之會問何嘗御膳必於
深宮之中乎昔程子爲講官而上言曰人主
一日之內親寺人宮妾之時少接賢士大夫
之時多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願殿下

毎朝問安慈闈之後出便殿進御膳命諸講
官館閣學士常侍左右從容宴語開說道理
至於日昃至於夜分天命之去留人心之向
背稼穡之艱難征戍之勞苦治亂之源興亡
之迹古今禮樂人物賢否日陳於前則上聽
積久自然通達習與性成堯舜同德比之常
在深宮之中熏染婦寺之邪化聖爲蒙其益
豈不甚大哉變便近習之褻慢實害聖德之
莨莠賢士大夫之薰陶乃養聖德之雨露凡
宮人內臣亦用程子經筵之奏並選年四十
五十已上厚重之人以備左右其年少者不
使進於左右以絶其導上邪私之原凡服御
器用以紂之象著玉盃爲戒以禹之惡衣服
爲法侈麗之物不進於前淺俗之言不接於
聽令領書筵知書筵古之大師大傅也侍讀
官之小師小傅也願自今 正殿受讀之際知
書筵進則必爲之起避席受經退則亦爲之
起侍讀進退亦爲之避席改容以致尊師重
傳之意此所謂湯之於伊尹必學焉而後臣
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必學焉而後
臣之故不勞而霸者也養成聖德莫急於此
願殿下上念太祖五百年之基統下念三韓
億兆之向望不罪微臣懇懇之言留納修省
以開千萬年之太平侍讀鄭道傳見之曰議
論切至深得告君之體恭讓即位以大司憲
趙浚爲左常侍經筵講讀官浚嘗從紹宗
學故有恩憐之舊凡有章疏紹宗皆具藁初
紹宗嫉李崇仁才高又忌李穡譽崇仁而不
譽已及求興君獄起紹宗譏崇仁於浚欲殺
之紹宗與同列請誅邊安烈疏六上從之王
欲覽貞觀政要命鄭夢周講之紹宗進曰殿
下中興當以二帝三王爲法唐太宗不足取
也請講大學衍義以闡帝王之治王然之初
禑之移江陵也門下評理尹虎柳曼殊簽書
密直禹洪壽同知密直俞光祐等押行又廢
昌之日兩議門下府事崔元沚密直副使柳

龍生守宮門判懿惠府事鄭熙啓懿惠府尹
李[illegible]密直副使金仁贊知申事李行等
守傳國寶密直使婁淮伯知密直尹師德封
府庫王論其功賜虎等為功臣紹宗言賞罰
國之大柄不可濫也我太祖征伐四十年稱
功臣者止六人金樂金哲代太祖而死尚不
與六功臣之列今殿下既以
和寧伯等九人告廟行賞虎等之功人所未
聞請削之不聽復上疏爭之竟不從王遣吏

曹摠郎李混迎曹溪僧粲英為師紹宗與兼
大司憲成石璘等伏閣諫石璘曰釋氏以清
淨寂滅為宗無補國家昔成湯師伊尹文王
師太公以致商周大平之治未聞以釋氏為
師也紹宗曰殿下如欲求師有元老大臣在
何用僧為遂退交章論奏曰綱常天下國家
之大本堯舜三代享國長久以臻至理由此
道也自漢明帝崇佛以來亂亡相繼至于梁
氏惑佛太甚宗廟以麪為犧牲綵帛禁織為

獸之形卒致侯景之亂餓死臺城唐憲宗迎
佛骨于禁中刑部侍郎韓愈極言以為自佛
氏入中國以來事之愈謹年代尤促憲宗不
聽未幾暴殂我太祖深懲積弊禁後代君臣
私作佛刹是時太師崔凝請除佛法太祖以
為新羅之季佛氏之說入人骨髓人人以為
死生禍福悉佛所為今三韓甫一人心未定
若遽去佛法必生反側乃作訓曰宜鑑新羅
多作佛事以至於亡聖祖所以披誕妄之源

本期後王之繼述者至甚切矣臣等竊聞殿
下將迎曹溪僧粲英于太內尊為王師臣等
為殿下惜之三代帝王以論道經邦燮理陰
陽者為師故湯師伊尹伐夏救民以開六百
祀之商武王師太公鷹揚誅紂以開八百年
之周姚秦以胡僧鳩摩羅什為師不旋踵而
亡前元以番僧婆羅跋蹄為師及其季世以
天子之尊奴事指空與其福壽卒致應昌之
敗佛之為教無父無君姚秦前元以五胡北

秋之偉不論帝王之治以毁綱常得罪於天
以速亂亡今殿下中興方將作法垂範爲聖
子神孫憲萬世之將遵今乃從襲胡狄之失
乃以胡敎爲師有國家者立政立事循其名
當責其實所謂師者師其道也釋氏以臣子
背君父逃入山林寂滅爲樂若師其法必見
三韓之民必絶九廟之祀然後稱其名耳願
殿下勿以無君父者爲師尊堯舜孔孟之道
以開三韓太平之業疏上王勉從之英至崇

仁門臺省遣吏邀之不得入而還王罷臺省
面啓之法紹宗與同列上疏曰堯舜咨四岳
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嘉言罔攸伏尚慮下
情之或壅而不達乃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
退有後言又曰汝亦昌言三代聖王率由是
道洛于蓊堯工執藝事以諫有誹謗之木有
進善之旌匹夫匹婦之言皆達于上上下交
而爲泰及周之衰謗者使監以止之遂失文
武之天下秦以忠諫者爲妖言而禁之至有

指鹿爲馬而莫有言者故得天下二世而亡
自漢迄元言路開則治且安言路閉則亂且
亡自異姓竊國以來臺諫緘口至於戊辰攻
遼之舉而無一人言者此殿下之所親見也
殿下即位以來五日一視朝令臺諫面啓時
政得失三韓蹈舞想望太平而今者乃令臺
諫勿復面啓豈不大爲中興之累乎一言喪
邦此之謂也願殿下更命臺諫面啓其餘各
司亦令各以其職進言以廣聰明以臻至理

又上疏曰臺諫人主之耳目不可須臾而[illegible]
左右也日者以辛禑父子事關大體殿下命
臺諫往驗其狀此所以重宗社一時之權宜
也因此遂分遣臺諫於外以虧殿下耳目之
任甚非中興之美法也願自今毋令臺省出
外以委繩愆責難之任從之王將幸長湍紹
宗與石璘等上疏云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
法後嗣何觀伏聞殿下將幸長湍閱戰艦此
誠安不忘危之意然自異姓竊國以觀逸遊

田毒痛生靈惡聲聞于上國今賴天祐興復
舊物宜以遊田爲戒乃何即位之初不修德
政復循僞朝之覆轍乎東作方興大駕之行
千乘萬騎道路供億之費弊不可言若以緩
急爲言則郊天拜陵耕籍田謁文廟在所當
先願殿下姑停此舉以解國人之惑不允又
上疏曰竊觀祖宗之制凡有所犯者不給田
以礪士行自異姓竊國以來姦兇得志賣官
鬻獄濫毁祖宗之法士大夫以土田臧獲自
成契券賂姦兇受官職以敗禮義廉恥之俗
殿下中興革私田以安民生給圭田以優仕
者意甚盛也反正之初宜崇節義戒貪邪一
新士習請令辨正都監收諸人所賂田民及
所鬻告身以礪風俗疏留不下遷紹宗爲禮
儀判書其餘臺諫亦遷他官以其彈劾不已
也紹宗嘗謂上護軍宋文中曰今
李侍中不能進君子退小人若一朝䧟於小
人之計悔何及哉況德符等聞之告于王王

怒欲罪紹宗我
太祖請曰廷臣直言者惟紹宗耳不可罪之
代言李士渭亦曰紹宗屢上書皆不聽今遽
罪之外議必謂殿下惡直臣也王曰予旣除
紹宗高官人惡得而言哉
李侍中功在社稷紹宗等敢辱之其可不罪
歟遂放于錦州初紹宗與友壻崔乙義爭臧
獲未决托辛禑嬖臣潘福海得之及爲常侍
喜論駁王甚惡之每舉托潘事訾之至是見
黨後錄回軍功賜田宥其罪諫官承鄭夢周
指嗾上疏論劾削職遠流及夢周誅乃宥入
本朝拜兵曹典書修文殿學士同知春秋館
事卒子淮弟會宗辛禑時登第累官至司宰
副令恭讓即位上疏曰玄陵上賓之後權臣
李仁任等以逆旽之子禑嗣我王氏九廟絶
祀者十有六年幸賴天祐王室旣亡而復興
殿下宜深思明斷以辛禑父子告于祖廟而
斬于都市然後得以慰九廟之靈荅臣民之

釁而杜禍亂之源矣夫管叔兄也周公弟也管叔與武庚流言倡亂周公誅而王室安焉王莽篡位天下思漢長安中有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邯鄲卜者王郎詐稱眞子輿而稱帝天下響應衆至數百萬光武困於滹沱饑頓於餓虎之喙然後能克而斬之以中興帝室曹操盜漢家四百年之天下及其子丕稱帝改元以據中夏諸葛亮相昭烈以圖興漢其言曰漢賊不兩立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攘除姦兇復興漢室其志將欲[illegible]丕告于高祖光武之廟而斬之然後足以小謝天下也當是時天下皆爲魏有而昭烈所據之地唯巖爾之蜀耳作史者皆書曹丕之年以帝魏矣獨朱文公修綱目黜曹丕之年而特書昭烈皇帝章武元年以正漢家之統唐之則天后廢中宗而自立爲帝改國號曰周欲傳天下於武氏唐已亡矣張柬之等舉兵復中宗之位誅張易之張昌宗遷則天於上陽宮復國號曰唐後之君子責柬之等不能以大義處非常之變而討唐室之罪人乃曰以武后至大廟數其九罪廢爲庶人賜之死而滅其宗中宗不得而與焉則足以慰在天之靈雪臣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此言深切而著明矣初二張之伏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柬之等曰二兇雖誅産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柬之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爲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謂賊武三思尚在故也既而中宗與韋后復信用三思柬之等五王果爲武三思所殺天下悲之彼辛禑父子盜據王位卜有六年姻親豪右布列中外萬一姦兇之徒推擁而出則臣恐噬臍無及而殿下之大事去矣周公之於管叔至親也而猶爲天下誅之則天中宗之母也君子以不誅爲責況今賊臣之子孫非有管叔則天之親今既反正有何所疑猶廩養而不誅以啓群邪之心乎其於

祖宗十六年絶祀之意何如其於季昶去草
之説何如夫天下之變常起於所忽終至於
不可得而制也其於殿下社稷之大計可不
爲深慮乎今在廷之臣孰不欲言之其不言
者恐其言之不行而有後悔也經曰君不密
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願
殿下與大臣謀於禁中以禍父子告于大廟
而誅之明示中外毋令再亂王室再毒生民
以垂萬世之統王從之會宗臣事禍昌職非
言官而上書請誅人有議者轉刑曹揔郎又
上疏曰國家運祚之長在乎人君積德累仁
培養邦本而已夫豈恃都城地勢之旺氣哉
盤庚之去耿以有河決之害大王之去邠以
有狄人之侵平王之東遷以有犬戎之亂今
無此數事而欲遷都漢陽物議驚駭胥動訛
言是殿下以江水赤沸太白晝見乃信讖緯
不經之言欲移蹕以避之殿下如欲弭災惟
當避殿減膳兢業小心下罪已之令以求直

言明其政刑愛養黎元而已僞禍惑邪臣之
言徙居漢陽貪殘之徒恣意誅求楊廣一道
爲之騷然今若移幸則修宮室備供儲將家
抽戶斂侍從百司宿衞臣庶將傾城以赴之
朝夕餱粻之不繼風霜雨露之無庇辛勤旅
次可勝言乎況今禾穀被野萬騎所至踐蹂
且盡漢陽吏民失其家室奔竄山谷披荊棘
刈蓬藋秋耕秋收又失其時臣恐民之受患
甚於禍時也又惑浮屠法貌之説重修演福
寺盡壞旁近人戶臣爲殿下不取願罷移構
黜法貌以副輿望昔晉惠帝時雨血太白晝
見太子與皇后見殺自是宗室相殘天下大
亂懷愍二帝終爲劉聰所虜夷狄亂華者數
百年唐高祖時太白晝見經天秦王殺太子
及齊王元吉太宗季年太白屢晝見而則天
廢中宗自立革唐稱周大殺唐之宗室社稷
幾亡天之垂戒豈偶然哉今春夏之交太白
屢晝見今又晝見經天者月餘天之所以戒

殿下者至矣殿下列花卉於宮中而日翫之又欲遊幸漢陽臣恐祗懼之心有未至也願以堯舜三王之心爲心以周公孔子之道爲道不爲邪議之所惑務於實德則天意可回而邦本可固矣

吳思忠

吳思忠初名思正其先迎日縣人後徙寧遠鎭登第累遷監察糾正歷獻納執義辛昌時爲司議大夫上疏論復私田之弊從之又與同列上書曰往者群姦秉權援引朋黨用舍顚倒骨鯁忠直之士指爲迂闊排而斥之貪邪諂諛之徒號稱賢能崇而陟之絶塞言路蒙蔽聰明邦家殄瘁幸賴天地宗社之靈群兇伏誅朝野廓清殿下初卽大寶旁搜俊布列庶官大開言路蒭蕘必採其禮樂制度之宜救時拯民之策臺省交章申奏殿下聽而行之然法雖立而民未見効革私田正經界之論巨室之所大忌有志之士勁直之言邪黨之所深疾胥動浮言以惑衆聽中外嘵嘵此扇亂之漸也况天變屢見星纏失度霜降之餘迅雷不收立冬之後蒸霧發洩此二氣有乖之驗也臣等竊謂殿下當克謹天戒好學從諫修省於上群臣當各供其職無敢怠荒恐懼於下然後天變可消人無不作能保無窮之業今也大臣每用樂宴飮供費十千實非敬天勤民憂災恤變之道願自今遊餞上國使臣及勞慰有功將帥外凡中外公私宴飮用樂痛行禁斷以謹天戒以節國用以厚民生昌納之恭讓初與僉人趙璞等上疏極論李穡曹敏修之罪又曰李仁任擁立辛禑之罪亦殿下之所親見也請委諸憲司斬棺瀦宅以聲其罪又曰三司右使金續命倡爲未辨其母之說見黜而死公山府院君李子松諫禑興師遂爲大戮請命攸司發其墓錄其子孫以慰忠魂命罷穡父子廢敏修爲庶人又與璞等上疏曰今殿下上承

天子之命下應臣民之望撥亂反正紹我祖
聖既絶之大統廢辛禑父子爲庶人此則正
名分定民志以開萬世大平之時也昔衛君
待孔子爲政孔子欲先正名曰名不正則民
無所措手足矣漢呂后取宮婢子弘爲惠帝
嗣大尉周勃以弘非惠帝子而誅之迎立代
王以定民志以開四百年之大平唐則天后
廢其子中宗欲立異姓武三思爲太子丞相
張柬之誅則天之黨張易之昌宗等復立中

宗留三思以待中宗自誅之薛季昶等謂柬
之曰去草不去根後必復生三凶雖誅三思
尚存公輩終無葬地矣若不早圖噬臍無及
柬之等不從曰大事已定彼一三思猶机上
肉耳後三思果殺柬之等而中宗亦遇弑矣
君子論之曰則天既得罪於唐之宗廟中宗
亦不得私於其母柬之等既立中宗以則天
賜死而中宗以大義不與其議則可以解祖
宗之怒而天地之常經立矣亦孔子正名之

義也今一二大臣推戴殿下以繼恭愍王後
以正辛禑非恭愍王之子布告中外三韓億
兆之民相謂曰吾生復見太祖之孫矣往者
洪倫之亂之源及禑母般若之言之死亦殿
下之所明知也聖天子之所已聞也今李穡
心亦知其非於仁任擁立辛氏之際會無一
言斂修立昌之時首倡定策今年又欲復立
辛禑其罪前疏未盡之矣今殿下既紹正統
李種學獨倡言於人曰玄陵既以禑封江寧

君而立府矣而又
天子爵命禑矣
李太祖舊諱何人敢違玄陵之命廢我驪興王乎
今殿下不正禑父子之罪以告大廟以定民
志又不正穡父子附禑昌之罪以絶群小之
陰謀則殿下亦不得一日安天位也或曰辛
氏父子
天子所知不可不待明降而正其罪是大不
然

天子既貴三韓陪臣以異姓爲君矣又安有
二命乎且戴上國欲存辛禑則未審殿下亦
可存而不定民志乎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
得而誅之先發後聞可也又何待於明降乎
仁任推戴辛氏之罪乃太祖列聖在天之靈
所共誅者也乃何不從臣等之請此而不[illegible]
則是開萬世亂賊之門也宜令有司斬棺[illegible]
宅籍沒家産瀦種學父子止於停職竄散則
萬世奸賊何所懲乎宜下攸司明正其罪尋
崇仁河崙前爲仁任腹心後徇禑奸計以[illegible]
辛昌朝見而欲立辛禑以家絶列聖之血食
罪不容誅者也亦令攸司論罪又種學以立
昌爲父之功言於宦官李芬芬言於李琳之
父黨附李琳欲遂奸計願下攸司鞫其
情狀以正其罪權近秘辭
聖旨先示李琳又示李穡其心不在王氏明
矣既而托以崇仁事上書被劾其間亦未可
知上流遠方不正其罪則何以懲後世不忠

之臣乎前漢陽尹文達漢以琳姻戚居中用
事恣行不義琳之族屬已皆流竄而獨在禁
下請收職牒斥去外方於是瀦仁任宅流穡
父子崇仁崙芬達漢又上疏曰宦寺本以宮
內掃除爲職無與外事至秦毁古制以趙高
爲中車府令而二世死於其手西漢以弘恭
爲中書令殺戮忠良而王莽篡曹節等用事
而東漢亡唐以仇士良爲中尉廢置人主宋
以童貫爲將帥陷二帝于女眞前元院使用
事遂失天下古今之明鑑也在我祖宗之制
宦寺無官文廟之世時號大平我朝賢聖之
君也而宦寺給事不過十數人亦未嘗食祿
忠烈王朝亦不許叅官至于玄陵使宦寺得
與兩府入衛之列卒致萬生之變亦殿下之
所親見也殿下即位復立內侍府階三品是
殿下以中興之主復蹈亡國之轍也願自今
宮中宦官給事者只給衣食罷內侍府不聽
遷成均大司成以其彈劾不已奪其言職也

尋判典校寺事諫官承鄭夢周指嗾論趙浚尹紹宗等請置極刑憲府乃劾思忠罪與紹宗同乞并究理命削職遠流及夢周誅召還任轉左常侍自此以後入
本朝

金子粹

金子粹字純仲雞林府人恭愍末擢魁科授德寧府注簿辛禑初爲正言時慶尚道都巡問使曹敏修擊倭于密城斬數十級禑賜衣酒及馬敏修上箋謝命子粹製回教子粹曰敏修摠一道兵金海大丘之戰怯懦敗績多殺士卒密城小捷功不掩罪衣酒廐馬賞已過矣又何回教且回教錄功績今敏修無功可紀不敢奉命禑怒下子粹巡衛府命池奫及大司憲河允源鞫之奫等欲坐以違旨子粹曰先王置諫官所以補君之失也自古王言有不可諫官諍之願諸公察國家置諫官之意奫大怒欲杖流議于都堂諸相畏之

無敢出言密直副使李寶林曰子粹雖小儒諫官也且所謂違旨者蓋如置人于東擅置于西者也子粹之罪恐不得以此論都堂是其言只請流之禑曰巡衛府已議其罪令復可輕耶遂不聽右使金續命入白太后曰昔武人不曉事然文臣皆言諫官雖忤旨不罪者所以開言路也今子粹罪小不宜重論太后乃謂禑曰予老經事多未聞杖辱諫官者爾人皆杜口國事將日非矣於是免杖流于全羅道突山戍奫等意子粹必與郎舍議又流諫議大夫鄭寓于慶尚道竹林戍數年許從便給告身久之拜典校副令累遷判司宰寺事恭讓朝除成均大司成世子左輔德上書曰伏覩教書以天文示異責己甚切訪求直言謹條狂妄之言殿下潛德著聞人心推戴廓除異姓之禍光復祖宗之業皆奉玄陵大妃之命而行之其主監定策之功實殿下之所由興三韓之所共賴故即位之始即封

王大妃以正位號獻冊寶甚盛典也殿下事之之禮當厚於所生者自去年南幸之時以至今日其於國大妃之殿親幸非一奉養亦至獨於王大妃之殿曾不一詣是狃於生育之恩忽於承祧之重其可乎傳曰爲之後者爲之子此古今之大義也王大妃萬世之後亮陰之禮固所自盡生事之禮其可不盡心乎願自今歲時伏臘必先詣王大妃殿以奉寒暄然後詣國大妃殿以明大義近日設封

崇都監以冊王世子王不能無惑焉殿下未受宣命而世子先受冊寶之禮其可乎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言先後之序不可亂也待殿下親朝

帝所受命而後徐議而行未爲晚也况今朝廷使臣來徵良馬萬匹百司疲於奔命當此之時强欲行封崇之禮恐未合於輿論也唐韓愈言於憲宗曰自黃帝堯舜至于三代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此之時未有佛法自漢

永平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降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此非韓子之臆說考之史冊瞭然可見殿下卽位之始修廣演福寺塔破民家三四十戶今又大起浮屠慶興土木之役廢今農務方劇而交州一道斫木輸材人畜盡悴曾不小恤欲以徼未可必得之冥福以貽現在生靈之實禍爲民父母豈可若是乎乞中降明勅以寢其役以寬民力或者以爲役遊手之髡徒無

害也髡徒果枵腹而赴役乎糜費國用莫甚於此斂怨于民亦莫甚於此殿下卽位以來其於大廟諸陵未聞有修葺營繕之舉而急於起塔是報本追遠之誠反不逮於求福利生之念矣豈非足爲盛德之一欠乎昔宋景有君人之言而熒惑退舍成王感流言之譏而雷電以風由是觀之人君一心之得足以感天心一行之失足以召天變願殿下存心以居對越上帝雖居幽暗之中常若有臨之

者及其應接之際尤謹其念慮之萌視聽言動必以禮出入起居罔不敬而其處事不蔽於私欲不流於姑息則此心之敬足以感天心而消變異斡教化而興邦國矣又何必崇奉浮屠大起塔廟而後國祚靈長也哉況無若新羅多作佛事以至於亡神聖垂訓其可違耶浮屠之說猶不可信況怪誕荒幻之巫覡乎國中設立巫堂旣爲不經所謂別祈恩之處又不下十餘所四時之祭以至無時別祭一年糜費不可殫記當祭之時雖禁酒之令方嚴諸巫作隊托稱國行有司莫敢詰焉故崇飲自若九街之上鼓吹歌舞靡所不爲風俗不美斯爲甚矣乞明勅有司除祀典所載外一禁淫祀痛斷諸巫出入宮掖以絶妖妄以正風俗近日下教求言甚切然臣嘗見臺省有言事者遽見天威或奪其見任或黜之外寄或抑之下官臣恐求言之教雖切而拒諫之念猶在也乞前日落職之臣一皆擧用所言之事一皆施行以勸將來則有志之士孰不爲殿下盡言乎成均生員朴礎等亦上疏曰伏惟國家自聖祖創業以來金枝玉葉繼繼承承無墜厥緒者幾五百年于玆矣中遭否運異姓之禍口不忍言惟我殿下以神聖之資應天順人掃除凶竪不勞兵刃誕受厥命克復宗社飛龍之初三韓億兆懽欣拭目想望太平此正復古中興以致雍熙之秋也臣等獲逢明時齒于胄學徒費廩祿踰歲聖恩慨然有志於堯舜君民排斥異端者有日矣然無路而不得行無位而不得達懷憤鬱抑竊議私嘆得通上聽一悟聖心雖被妖言之罪無所悔焉況今殿下發德音下明旨開廣言路求言如渴臣等安敢嘿嘿以負平生之志伏惟殿下更加優容不使盛朝有譏言而受戮者乃國家之幸也臣等竊聞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

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此天下之達道古今之常經不可須臾離也苟或廢焉者則覆載所不容日月所不照鬼神所共殛天下萬世公論之所共誅也彼佛何人也以世嫡而叛其父絶父子之親以匹夫而抗天子滅君臣之義以男女居室爲非道以男耕女織爲不義絶生生之道塞衣食之源欲以其道思以易天下信如此焉則百年之後人類絶矣天覆乎上

地載乎下其所以生育於其間者惟草木禽獸魚鼈龍蛇而止爾三綱五常之道竟何寓其於閒哉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類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夫婦父子君臣之倫僞啓三途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威福刑德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懲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塗生民

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以築樓殿宮閣以事之飾土木銅鐵以形之髡良人男女以居之雖桀之瓊宮象廊紂之傾宮鹿臺楚靈之章華秦政之阿房不加也是豈不出乎百姓之財力歟嗚呼痛哉其誰正之必也上之人總修於已敎成於下以明禮義使斯民知天理之所在然後可以正之矣洪惟我東方自新羅之季奉浮屠之法至於閭里比其塔廟佛氏之說洋洋乎盈耳

論於肌膚浹於骨髓未可以義理曉也亦未可以口舌辨也惟我太祖統三之初深懲積弊禁後代君臣私立願刹於是大師崔凝請除佛法太祖以爲新羅之季佛氏之說入人骨髓人人以爲死生禍福悉佛所爲今三韓甫一人心未定若遽革佛氏必生駭心乃作訓曰宜鑑新羅多作佛事以至於亡然則太祖之垂訓於後世者至深切矣歷代君臣不能體聖祖之遺意因循苟且營菴立塔無代

無之式至于今其弊滋甚為人心世道計
可不痛心哉傳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婦
不蠶或受之寒彼佛氏之徒不耕而飲食充
不蠶而衣服具安居自養者不知其幾千百
萬向是而凍餓者不知幾何人矣彼雖飲風
吸露巢居野處為國家者所當斥之者也況
坐華屋食精饌遊寺而揖君親者其可一日
容於天地之間乎識不共戴天者也奈何殿
下以英明之資惑於浮屠讖緯之說往遷于

南以國君之尊親幸檜菴以倡無父無君之
教以成不忠不孝之俗以毀我三綱五常之
典臣等為殿下中興之美惜也且誕降之辰
殿下宜率百官上壽太妃以示殿下中興孝
理之盛德於王雖臣庶也此之不為反邀胡
教匪匪於拜僧供佛以沮臣庶中興至理之
望可乎至有竊人之力斂人之怨瀆福塔廟
之役中外嗷嗷士民缺望臣等未知所營之
木鬼輸神轉歟所用之財天降地湧歟欲求

福於冥冥之中反貽患於昭昭之際臣等
一旦風塵再擾霜雹荐臻沙彌不能操干戈
塔廟不能禳飢饉昔後周壞經像而修甲兵
齊崇塔廟而弛刑政一朝合戰周興齊滅然
則佛代之不能作禍福於人世者亦可知矣
伏惟殿下法堯舜三代之所以興鑑齊陳梁
蕭之所以亡上繼聖祖之遺意下副吾儒之
素望使彼佛者勒還其鄉人其人以充兵賦
廬其居以增戶口焚其書以永絕其根本所
給之田使軍資主之以贍軍餉所屬奴婢使
都官掌之以分各司各官其銅像銅器屬於
軍器寺以修甲兵其所用器皿屬於禮賓寺
以分各司各官然後教之以禮義養之以道
德不數年間民志定而教化行倉廩實而國
用周然則向之背君父毀人倫逆天理者將
去其舊染之汚以發其秉彝之良心知父子
君臣之倫知夫夫婦婦之道男耕女織以生
其生含哺鼓腹以樂其樂致理之豐可以肩

三代而軼漢唐矣且令佞臣金琠以不肖之
資無知之見阿意順旨變亂是非欲與無父
無君之教以變古今聖賢之遺以爲太祖開
國皆蒙佛力指歸佛菩爲太祖之罪人太祖
聖德神功順乎天而應乎人心同堯舜行法
湯武三韓之民其歡感也如雷霆其懷戀也
如父母雖盡誅境內沙門如元魏盡鑄佛像
爲錢如周世宗放佛者安能使太祖不能成
統合三韓之功乎我國家自庚寅癸巳而上

通儒名士多於中國故唐家以爲君子之國
宋朝以爲文物禮樂之邦題本國使臣下馬
所曰小中華之館自庚癸之後不死兵亂則
逃入山林通儒名士百無一二存者彼學佛
者始倡邪說上誣群臣下誑愚民乃作太祖
九世之像曰太祖前身某生爲某院主某生
作某塔某生造某經至曰某生太祖爲某寺
之牛至某生乃得王位上覆之後今爲某菩
薩成書開板藏于深山以欺爲世玄陵見之

深加敬信於是內佛堂之法席演福寺之文
殊會講經飯僧至屈千乘之尊拜髡爲師親
執弟子之禮至于甲寅未蒙事佛之福臣等
未知太祖九世像釋迦達摩復生於東方親
見太祖於天堂佛刹而作此像歟太祖前身
爲牛爲院主之時親見者何僧歟彼之邪說
誣上以太祖爲牛此豈聖子神孫之所可聞
口者也嗚呼正學不明人心不正不修德而
惟福之是求不知道而惟怪之欲聞豈不痛

哉主不惜哉自孟子闢揚墨尊孔子以來漢
之董子唐之韓子宋朝之程朱子皆扶斯道
闢異端爲天下萬世之君子也王安石張天
覺等興佛教易風俗而爲天下萬世之小人
也若董韓程朱之輩安石天覺之徒並生於
今日則殿下用董韓程朱爲天下萬世之法
歟用安石天覺倡夷狄禽獸之敎歟臣等未
敢知也殿下若遵安石天覺之所好髡三韓
之民弃國弃家獎從王位入山求佛則納金

瑛之言可也若遵董韓程朱之學以正人心
明人倫去民之蠹賊以興堯舜三代之理以
先中興與天無疆之業則彼金瑛者當轘諸
都市以示三韓萬世中興大聖人之不惑於
邪說可也殿下以金瑛爲忠於國家之臣則
禑昌父子絶我太祖列聖三十一代之祀之
時彼瑛者能立興復王氏之策手薫大司成
鄭道傳發揮天人性命之淵源倡鳴孔孟程
朱之道學闢浮屠百代之誑誘開三韓千古
之迷惑斥異端息邪說明天理而正人心吾
東方眞儒一人而已是上天授殿下以皐陶
伊傅之佐以興堯舜三代之盛於中興之日
也殿下以道傳闢佛之策爲祖宗之罪人歟
金瑛奉佛之說爲殿下之忠臣歟臣等亦未
敢知也殿下疑道傳之正學信金瑛之邪說
則豈不取笑於天下見譏於萬世哉此臣等
所以敢言也爲理之本捨正人心何以哉蓋
人心之趨向不正則其本亡矣雖有屑屑於

事爲之末皆苟而已未有源未潔而流淸者
也亦未有本未固而末茂者也故臣等獨以
闢異端爲正人心之本獻焉伏惟殿下萬機
之暇特留宸念擧而行之非特當今之幸抑
亦永有辭于萬世矣若殿下以臣等之言勿
以爲迂採而納之臣等更爲殿下陳理道之
萬一疏上王大怒初司藝柳伯淳知礎等將
上疏指諸生止之曰天下旣廣雖有異端何
害吾道生員尹向曰天下安有二道伯淳曰
諸生之志則大矣雖上書王必不聽何補於
治向曰孟子云吾君不能謂之賊吾輩雖不
才安敢背前賢之格言受賊君之名哉伯淳
竟不能禁唯礎向及韓皐許遲金繼李子擬
等十五人上書餘皆不從伯淳又言於知申
事成石瑢曰礎等疏請勿上聞礎等知之譏
欲不受業子粹等惡其無禮博士金貂金租
學正鄭包學錄黃喜等以生員徐復禮不署
名於疏鳴鼓黜之子粹等又怒貂等不告長

官擅黜生貧囚貂等家奴召復禮還入學及
子粹赴衙貂等不庭迎子粹上箋辭職略曰
臣斗筲淺量樗櫟微材曾忝言官旋竄邊陲
之遠暫爲郡守遽罹縲絏之拘每因事而徑
情反招尤而速禍虛緣驟貴超拜大司成榮
幸逾濫又兼左輔德既尸素而曠職宜引退
而避賢况爲下官之侵陵能不中心之羞愧
君子貴於見幾小臣安於知止伏望賜以俞
音遂其悃抱不允下貂等于巡軍尋鞫之未

幾判典校寺事轉左常侍與同列上疏曰年
前
朝廷所遣宦官十人皆是本國之人乃有俛
倖冒進之徒或依倡妓或聯親戚邀請官爵
殿下一皆曲從員兼添設動以百數名器之
濫廉恥之喪一至於此乞付攸司盡奪其職
以儆後來又三司官數至十五署祿牌外無
餘事自今凡中外錢穀出納先報都評議使
司使司移文三司使精核會計量入爲出則

廩藏財用有所撙節且無曠官之譏矣王從
之尋拜刑曹判書自此以後入
本朝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良吏

高麗太祖初定三韓事尙草創未遑置州縣
官成宗始分十道定郡縣置守令自是厥後
遷廉問黜陟之使屢下勸農蠲租之詔宜若
良吏輩出而今見於史者惟庾碩以下數人
豈史逸而不傳耶此數人者或以淸愼律己
或以仁厚撫民俱有遺愛可謂不愧於古之
良吏矣作良吏傳

庾碩

庾碩平章事弼曾孫高宗初擢魁科籍內侍
累遷閤門通事舍人歷忠淸全羅二道按察
東南道都指揮副使皆有聲績後爲安東都
護副使時巡問使宋國瞻移牒於碩令修山
城又牒與判官申着同議着素貪汚碩恥與
共事所牒事皆委着日與儒士嘯詠而已着
[illegible]之訴于崔怡曰修城大事也副使不留意
狄兵若來必敗怡流碩于岩墮島將行老幼
遮道號哭曰天乎我公何罪公去我何生爲
攀挽使不得行押送別抄呵叱路得開妻携
子女以行私馬只三匹或有徒行者邑人泣
請留一日不得出騶從護送妻辭曰家公流
配妻子皆罪人也何煩人馬邑人固請竟不
許邑人嘆曰非夫人豈得配我公復起爲東
北面兵馬使先是有一兵馬使始以江瑤柱
餽怡遂爲常例江瑤柱海物出龍津縣捕之
甚艱邑民五十餘戶因之失業逃散幾盡碩
一禁絶之流亡盡還時守令爭事侵漁以媚
權貴碩移牒禁之有忌碩者取牒示怡怡曰
碩不餽我足矣何苦禁道內東北人感碩淸
德呼爲父母秩滿當還請借三年召拜禮賓
卿爲蒙古使館伴譯者以失禮告怡乃配蓮
花島崔沆襲權欲收人望召知刑部事有上
將軍金寶鼎欲奪人奴婢訟之碩立辨其僞

寶鼎恐之又大將軍李輔與一進士爭奴婢誣告進士辱罵我碩訊知其妄不問輔恚曰尚書右同風一小儒不顧重房三品官乎碩曰君謂我護一儒士者大將軍可盡護一國軍卒乎輔深銜之二人交訴下沆貶安北都護副使碩季女稍解書獻詩于沆乞留父沆慰諭之因與穀帛碩至安北數月而卒性剛直清白不阿權貴屢以微過見斥執節不小屈後朴惟氏守安東自謂為政不下於碩嘗

獨坐郡齋見一小吏有愧者語曰咫尺之地障以藩籬耳目莫得見聞況處一堂欲察四境之內不亦難哉今得無姦吏弄法窮民飲恨者乎小吏曰自官之來民不見吏吏之弄法有不及知民之飲恨未之聞也惟氏又語曰民以我何如庾使君小吏曰民稱庾使君有聞然後語亦及之惟氏歎服碩曾祖恐睿宗後宮出也睿宗嘗幸西都平州吏女在道左觀之姿甚艷睿宗召入生女遂嫁弼以國

[illegible]不得踐臺諫政曹

王諧

王諧父惟禮賓卿諧少登第累遷監察御史守洪不撓高宗朝由少府少監出按慶尚道揚清濁一道畏服崔怡子僧萬宗萬全營殖五十餘萬石取息於民分遣門徒催徵督[illegible]民盡輸所有租稅屢闕[illegible]曰民未[illegible]胥私債者罪之於是一[illegible]徒不敢肆[illegible]得以時輸後為晉州[illegible]長民懷及[illegible]

都留守晉民涕泣願留遂乞于朝曰借我王君一年乃復舊任諧沈毅剛正清白有大節凡所計畫無不便民三十三年卒聞者嗟歎曰國之重寶去矣

金之錫

金之錫未詳其世係高宗末為濟州副使州俗男年十五以上歲貢豆一斛衙吏數百人各歲貢馬一匹副使判官分受之以故守宰[illegible]者皆致富有[illegible]李著二人嘗守是州

代坐贓免之錫到州日卽蠲舊豆馬還廉吏
十人以充衙吏政淸如水吏民懷服先是有
慶世封者守濟州亦以淸白稱州人曰前有
世封後有之錫

崔碩

崔碩忠烈朝人登第累遷昇平府使秩滿入
爲秘書郞昇平故事每太守替還必贈馬八
匹倅七匹法曹六匹惟所擇及碩替還邑人
進馬請擇良碩笑曰馬能到京足矣何擇爲
至家歸其馬邑人不受碩曰吾守汝邑有馬
生駒帶來是我之貪也汝今不受豈知我之
貪而爲貌辭耶幷其駒授之自是其弊遂絶
邑人頌德立石號八馬碑

鄭云敬

鄭云敬奉化縣人忠肅朝登第補尙州司錄
有誣告龍宮監務臧者按廉遣云敬鞫之云
敬至龍宮見監務不問而還曰吏之貪汚雖
曰悪德非才足以弄法威足以畏人者不能
今監務老且不勝任詎肯賂乎按廉果知其
誣嘆曰近官吏尙苛酷司錄誠長者也州府
官者得幸天子奉使來欲加以非禮云敬卽
棄官去官者慚懼夜追至龍宮謝之乃還入
爲典校校勘累遷弘福都監判官忠惠時出
知密城時密人有貸宰相趙永暉布者永暉
訴御香使安祐移牒徵之云敬寢不行祐馳
入金海府以不及郊迎笞府使密之候吏奔
告邑人皆危之祐至問前有移牒何如云敬
曰密人貸布者趙自徵之非公所宜問祐怒
令左右辱之云敬正色曰今已郊迎天子之
命將何以罪我公不布德音惠遠民敢爲是
耶祐愧而止遷福州判官州吏權援嘗與云
敬同遊鄕學至是持酒肴求謁云敬召與飮
謂曰今與若飮不忘舊也明日犯法恐判官
不汝貸也州有僧於瓮川驛路爲賊所捶垂
死驛吏問其故曰予持布若干匹行見餉糞
田者又見耘田者俄有人自後厲聲曰我耘

田者呼與語汝何不過去及對即擊之奪布去未幾僧死吏執耘田者囚于州鞫之獄已成云敬自外還曰殺僧者恐非此人牧使曰已服矣曰愚民不[illegible][illegible]掠之苦恐怖失辭耳牧使令云敬更訊之[illegible]不執田主問曰汝餉糞田人時有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毋隱田主曰有一人言僧所持布可充酒價於是拘其人置外先鞫其妻曰吾聞某月某日而夫遺汝布若干何處得之妻曰夫以布歸曰賃布者還之即詰夫誰賃汝布者夫辭屈自服牧使驚問之云敬曰凡盜賊秘其迹惟畏人知其曰我耘田者詐也邑人皆服慈穆時以書雲副正充書狀官賀正如元時奇后專寵中貴多東人來饋頗倨傲云敬正色曰今日之饋爲舊主也中貴愕然曰秀才教我矣歷按楊廣交州道轉典法摠郎恭愍即位以云敬與佐郎徐浩守法不爲權貴所撓召入內殿賜酒尚書玄褒言曰兩宮寢殿地禁甚嚴令外人出入

無制宮殿司門[illegible]寺之職令使忽赤守之視事之時陛衛宜謹今左右如市奏事未了已洩於外掌刑之官不可昵近今鄭云敬徐浩賜酒寢殿皆戾古制王然之尋出牧全州有僧娶妻家居者一日出外爲人所殺其妻詐于官無證久不決云敬視事其妻又來詐即問其妻有所私者妻曰無但隣有一男常戲曰老僧死則事諧矣於是執其男置外先鞫其母曰某月日而子在家耶出外耶母曰是日男自外來言與友人飲酒醉困即問其男所與飲者誰即自服時有元使盧某暴橫所至凌辱守令疾馳入州欲罪以不及郊迎云敬引禮不屈[illegible][illegible]棄去父老呼哭盧亦愧服留之不得召爲兵部侍郎存撫江陵朔方入知刑部有訟事自都堂下云敬謂宰相曰式序百官能者進之不能者退之宰相事也至於法守各有司存事事皆由廟堂是侵官也[illegible][illegible]拜刑部尚書後以檢校密直提學[illegible][illegible]

梁州卒子道傳道尊道復道傳自有傳

忠義

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取義者也夫人孰不惡死哉而忠臣義士一遇變故雖鼎鑊在前刀鉅在後而不辟者以所欲有甚於生故也高麗自仁宗以降王室多難而伏節死義之士亦不乏人今敍次其事作忠義傳

洪灌

洪灌字無黨唐城郡人登第歷御史中丞文德寶文二學士睿宗嘗覽編年通載命灌撰集三韓以來事跡以進又與李軌許之奇朴昇中金富脩尹諧等論辨陰陽書仁宗朝拜守司空尚書左僕射李資謙之亂灌直宿都省聞變歎曰主辱臣死吾可自安詣西華門叩扉請入自內縋上之遂入侍王側及宮闕連燒資謙逼王出御延德宮灌老病不能步在後至西華門外爲拓俊京所害亂定賜子堦爵一級灌力學善書效新羅金生筆法從以死節贈推誠報國功臣三重大匡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禮部事上柱國謚忠平

高甫俊

高甫俊仁宗時人李資謙拓俊京謀不軌同知樞密院事智祿延與上將軍崔卓吳卓甫俊兄大將軍碩等謀誅不克資謙殺卓碩甫俊與卓子子升奔匿北山資謙使其黨朴求追捕之甫俊等登高岩罵求曰資謙俊京竊寵擅權流毒生民甚於豺狼將覆社稷汝輩皆媚諂以事之曾奴隸之不若吾儕舉義以謝吾民而不克者命也義士豈死於汝庸奴手乎乃呼天即俱投岩下而死

鄭顗

鄭顗清州人初名俊儒高宗四年顗以臺吏分司西京契丹兵入寇詔西京兵馬使上將軍崔俞恭判官禮部郎中金成等率西京兵

令撥五軍擊之時俞恭好侵漁士卒離叛
卒崔光秀不肯行竪纛召集軍士還向西京
俞恭倉黃失措成醉臥不省光秀遂據城作
亂自稱勾高麗興復兵馬使金吾衛攝上將
軍署置僚佐召募精銳傳檄北界諸城將舉
大事禱諸神祠顗素與光秀同里閈相善乃
憤其所爲率校尉金德白濡與玄甫申竹等
十餘人袖斧就光秀所與語因所殺之誅其
黨八人餘置不問城中遂安王大喜超授顗

攝中郎將仍屬內侍賜衣冠鞍馬加德儒別
將其餘賞爵有差顗累官將軍侍郎拜大將
軍二十年玄甫以西京叛大臣議招安以玄
甫嘗爲顗用即舉顗馳傳宣諭既至大同江
從者請無遽入顗奮然曰受命以出敢少躊
乎死固分也既見玄甫玄甫喜得顗欲以爲
主且誘且脅顗竟不屈遇害子儇仕至監察
御史儇子瑎自有傳

文大

文大高宗十八年以郎將守瑞昌縣蒙古
兵所虜蒙古兵至鐵州城下令文大呼諭州
人曰眞蒙古兵來矣可速出降文大乃呼曰
假蒙古兵也且勿降蒙古人欲斬之使更呼
復如前遂斬之蒙古攻城甚急城中糧盡不
克守將陷判官李希績聚城中婦女小兒納
倉中火之率丁壯自刎而死

曹孝立

曹孝立高宗四十年以文學在春州蒙古兵

圍城數重樹柵二重坑塹文餘累日攻之城
中井泉皆渴刺牛馬血飲之士卒困甚孝立
知城不守與妻赴火死按察使朴天器計窮
力盡先燒城中錢谷率敢死卒壞柵突圍遇
塹不得出無一人脫者遂屠其城

鄭文鑑

鄭文鑑登第補直學元宗十一年三別抄叛
賊以文鑑爲承宣使秉政文鑑曰與其富貴
於賊無寧潔身於泉下即投水死其妻邊氏

見文鑑死亦投于水邊氏西海按察使侃之
女也

孝友

孝友人之恒性也自世教衰民失其性者多
矣然則有竭力於是者可不表而揚之乎高
麗五百年間以孝友書於史冊見於旌表者
十餘人作孝友傳

文忠

文忠未詳世系事母至孝居五冠山靈通寺
之洞去京都三十里爲養祿仕朝出夕返省
面定省不少衰嘆其母老作木鷄歌名曰五
冠山曲傳于樂譜

釋珠

釋珠文宗時人早孤無托剃髮爲僧刻木爲
父母形加綵飾晨昏定省奉養之禮悉如平
日有司奏之王曰丁蘭之孝無以加焉命厚
賞之

崔婁伯

崔婁伯水原吏尚翥之子尚翥獵爲虎所害
婁伯時年十五欲捕虎母止之婁伯曰父讎
可不報乎即荷斧跡虎虎既食飽臥婁伯直
前叱曰汝食吾父吾當食汝虎乃掉尾俛伏
遽斫而刳其腹盛虎肉於瓮埋川中取父骸
肉安於器遂葬弘法山西廬墓一日假寐尚
翥來詠詩云披榛到孝子廬情多感淚無窮
負土日加塚上知音明月淸風生則養死則
守誰謂孝無始終詠訖遂不見服闋取虎肉
盡食之登第毅宗朝累遷起居舍人國子司
業翰林學士

尉貂

尉貂本契丹人明宗朝爲散員同正父求成
患惡疾醫云用子肉可治貂即割股肉雜置
餛飩中饋之病稍閒王聞之詔曰貂之孝冠
絶古今傳云孝者百行之源又曰求忠臣於
孝子之門則貂之孝在所必賞命宰相議加
褒賞韓文俊文克謙等奏曰唐安豐縣民李

女戶長金宗衍生子二曰海莊德麟德麟隨
我到此已十九年今在西隣白戶天老家為
奴何圖今日復見本國人遂開之下拜涕泣
母握還手泣曰汝眞吾子耶吾謂汝爲死矣
要左適不在還不得贖乃還東京依別將守
龍家居一月興守龍復往要左家請贖要左
不聽還哀乞以白金二十五兩贖之騎以其
馬徒步而從德麟送至東京泣曰好歸好歸
今雖不得從如天之福必有相見之期母子
相擁泣不能捨□中贊金方慶回自元至東
京召見還母子□嘆不已言於摠管府給引
□□送將至□州宗衍聞之迎于珍富驛
夫婦相見而喜遂舉酒以進退而痛哭一座
莫不潸然了陵年七十九見女喜倒地後
六年天老之子務德麟來還以白金八十六
兩贖之未數歲盡償前後所貸白金與弟德
麟終身講恭

黃守

黃守世居平壤府忠肅時爲本府雜材署丞
父母年俱七十餘有弟曰賢曰仲連曰李連
又有姊妹一人同爨而食日三時具甘旨先
奉父母送而共食二十餘年子孫服習無小
怠贊成姜融判密直金資親訪其第父母皆
皓首出迎于庭止之使坐融歎曰今世
士大夫閒亦所罕聞豈意此城中有此孝子
之門令府人具狀以聞里閭聳觀

鄭愈

鄭愈晉州人知善州事任德之子恭愍二十
一年與弟愻從父戍河東郡倭寇乘夜猝至
衆皆遁任德病不能騎馬愈與愻扶擁而走
賊追及之愈騎馬射殺數人賊不敢前有一
賊奮劍突進刺任德愻自以身蔽之且斬
四人力戰却之任德得免愻竟歿於賊事聞
授愈宗簿寺丞時又有民兄弟偕行弟得黃
金二錠以其一與兄至陽川江同舟而濟弟
忽投金於水兄怪而問之答曰吾平日愛兄

人爲令而分金忽萌忌兄之心此乃不祥
物也不若投諸江而忘之兄曰汝之言誠是
矣亦投金於水時同舟者皆愚民故無有問
其姓名邑里云

曹希參

曹希參守城人也累官郞將少尹嘗避倭寇
扶其母將往京山府城行至加利縣東江無
船不得渡賊追及之母謂希參曰吾老且病
死無恨汝其走馬以免希參曰母在予何往

遂與母匿田間賊獲之以槊刺希參又將害
其母希參蔽以弓馬貲產與賊以身蔽母云
願殺我勿害我母賊以繩縛希參殺之舍其
母而去辛禑時體覆使趙浚馳書聞于朝遂
立石紀事旌表之

鄭臣祐女

鄭氏丐達赤臣祐女也父以罪謫海州疾篤
寄書其家母得書痛哭鄭時年十七在室謂
母曰父死在朝夕我欲往見母曰汝父得

於國豈許汝往見耶曰我且請諸朝即馳至
京具狀告都堂不受鄭立門外候諸相出前
執侍中馬纓曰妾父臣祐罪非反逆遠竄異
鄉今又疾革請許妾往見諸相感泣即白辛
禑放臣祐歸田里

孫宥

孫宥淸州吏也每因公幹出入村落一毫不
取時稱淸白吏辛禑四年倭寇所居里兒女
攬衣號泣宥不顧徑走母家負而匿得免州

人敬服

權居義　盧俊恭

權居義白州人官累副令辛禑時喪母哀毁
廬墓三年又光州人盧俊恭亦廬墓三年時
喪制廢壞皆服百日而除二人獨能出於流
俗故國家嘉之並旌表門閭

辛斯蔵女

辛氏靈山人郎將斯蔵女也辛禑八年倭賊
五十餘騎寇靈山斯蔵挈家避亂至蔑浦賊

小其子息及悅推挽之會夏潦水駛纜絶舩
着岸賊追及之殺舟中人殆盡斯敵亦被害
有一賊執辛氏下舩辛不肯賊露刃擬之辛
大罵曰賊奴殺則殺汝既殺吾父吾之讎也
寧死不汝從遂扼賊吭蹴而倒之賊怒遂害
之時年十六體覆使趙浚上其事遂立石以
於

尹龜生

尹龜生贊成事澤之子累官判典農寺事退
居錦州立祠宇以朔望四仲俗節祭三代冬
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一用朱文公家禮考
妣祖考妣墓立石誌其忌日又於考墓立碑
墓南作齋宮刻高曾以下忌日于石俾後世
不忘恭讓三年全羅道都觀察使盧嵩移牒
錦州曰今國家下令立家廟無一人行之者
龜生自未令前立廟修祀敬事祖考其孝實
爲衆人之標準先王之政旌別淑慝樹之風
聲今宜旌表門閭立孝子碑給復其家以勸

諸人子昌宗紹宗會宗紹宗別傳

潘腆

潘腆安陰縣人以散員居鄉里辛禑十四年
倭賊猝至執其父歸腆以銀錠銀帶赴賊中
哀乞請買父賊義而許之

君萬

君萬儒人也恭讓元年其父夜被虎攫君萬
號天持弓矢入山虎食之盡負嵎視君萬哮
吼而前吐所食支節君萬一發殪之遂拔劍
剖其腹盡收遺骸焚而葬之

烈女

古者女子生而有傳姆之教長有彤史之訓
故在家爲賢女適人爲賢婦遭變故而爲烈
婦後世婦訓不及於閨房其卓然自立至臨
亂冒白刃不以死生易其操者嗚呼可謂難
矣作烈女傳

胡壽妻俞氏

胡壽妻俞氏未詳其世系高宗四十四年壽

出守孟州時孟避兵倚寓海中蒙古兵陷[illegible]
巖島壽過害俞恐爲賊所汚投水而死

玄文奕妻

玄文奕妻史失其姓氏元宗十一年三別抄
在江華叛文奕逃奔舊京賊船四五艘買而
追之文奕獨射之矢相接妻在側抽矢授之
賊不敢近文奕船膠于淺賊追及射之中臂
仆舟中妻曰吾義不爲鼠輩所辱遂抱二女
投水而死賊執文奕惜其勇不殺旣而文奕
逃還舊京

洪義妻

洪義妻史失姓氏忝恩朝義爲上護軍趙日
新作亂遣人害義于其家拔劒將斬義妻遽
以身蔽之號叫攀援鋒刃交加面目肢體多
折傷幾至死義得不死

安天儉妻

安天儉妻史失姓氏天儉忝恩朝爲郎將家
夜失火天儉適醉臥妻冒火入扶之以出力
不勝以身覆天儉遂俱焚

江華三女

三女者江華府吏之處子也辛禑三年倭寇
江華沁殺掠三女遇賊義不辱相携赴江而
死

鄭滿妻崔氏

崔氏靈巖郡士人仁祐之女適晉州戶長鄭
滿生子女四人其季在襁褓辛禑五年倭寇
晉州時滿如京賊闌入所居里崔抱諸子避
匿山中崔年方三十餘貌且美賊得而欲汚
之露刃以脅崔抱樹拒奮罵曰死等耳與其
見汚而生寧死義罵不絶口賊遂害之虜二
子以去子習甫六歲啼號屍側襁褓兒猶匍
匐就乳血淋漓入口尋死後十年都觀察使
張夏以事聞乃命旌表其閭蠲習吏役

李東郊妻裴氏

裴氏京山府八莒縣人三司左尹仲善女也
適郎將李東郊辛禑六年倭賊過京山闔境

擬無敢禦者東郊時赴合浦帥幕未還賊
騎突入裴氏所居里裴負其兒至所耶江江
水方漲度不能脫投水賊至岸持滿注矢曰
而來可免死裴顧罵賊曰何不速殺我我書
生女嘗聞烈女不更二夫我豈汚賊者耶賊
射之中其兒引滿又語如前竟不出遇害體
覆使趙浚具事以聞遂旌表里門

康好文妻文氏

文氏光州甲鄉人既笄歸判典校寺事康好
文辛禑十四年倭賊突入州兵倉卒不得制
文氏有二兒負幼[illegible]長走匿忽被虜欲自
絕不肯行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令前行又逼弃所負
兒文氏知不免遂置幼兒樹陰謂長兒曰汝
且在此將有收[illegible]者兒強從之行至夢佛山
極巒巖畔有石崖高可千尺餘上有路如線
文氏謂同被虜隣女曰汚賊求生不如潔身
就死奮身而墜賊不及止之罵[illegible]曰殺其兒
而去崖下有蘿蔓藉草又[illegible]得不死前有[illegible]

久而復蘇適里中人先在崖竇見而哀之饋
粥以養居三日聞賊退乃還鄉里莫不驚嘆

金彥卿妻金氏

金氏書雲正金彥卿妻也居光州辛禑十三
年倭寇剽掠鄉至其家家人四竄金與彥卿
奔匿林莽間賊執金繫頸以去欲汚之金仆
地罵賊大叫曰汝即殺我義不辱賊恚遂害
之

景德宜妻安氏

安氏昌平人判事邦爽之女適典醫正景德
宜居井邑縣辛禑十三年倭賊闌入安氏所
居里德宜時在京安蒼黃携二子與婢三人
匿後園土宇賊得之欲汚之安罵且拒賊捽
其髮拔劍脅之安極口罵曰寧死不從汝賊
遂殺之虜其一子一婢而去

李得仁妻李氏

李氏古阜郡吏碩女也適郎將李得仁居井
邑縣辛禑十三年倭賊至執李欲汚之李以

爲國捍逆爲賊所殺

權金妻

淮陽府民權金夜被虎搏家有丁壯七八人懼不敢出妻抱權金腰據門限大聲叫號虎舍之攫牸牛而去明日權金死恭讓二年交州道觀察使報都堂旌表其閭

列傳卷第三十四

列傳卷第三十五　高麗史一百二十二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敎修

方技

蓋以一藝名雖君子所恥然亦有國者不可無也自遷史立日者龜策倉扁傳而後之作史者皆述方技傳豈非是意耶作方技傳

金謂磾

金謂磾肅宗元年爲衛尉丞同正新羅末有僧道詵入唐學一行地理之法而還作秘記以傳謂磾學其術上書請遷都南京曰道詵記云高麗之地有三京松嶽爲中京木覓壤爲南京平壤爲西京十一十二正二月住中京三四五六月住南京七八九十月住西京則三十六國朝天又云開國後百六十餘年都木覓壤臣謂今時正是巡駐新京之期臣又竊觀道詵踏山歌曰松城落後向何處三冬日出有平壤後代賢士開大井漢江魚龍

四海通三冬日出者仲冬節日出巽方木貢在松京東南故云然也又曰松嶽山爲辰馬主嗚呼誰代知始終花根細劣枝葉然總自年期何不罷爾後欲覓新花勢出渡陽江空往還四海神魚朝漢江國泰人安致大平故漢江之陽基業長遠四海朝來王族昌盛實爲大明堂之地也又曰後代賢士認人壽不越漢江萬代風若渡其江作帝京一席中裂隔漢江又三角山明堂記曰擧目回頭審山

貌背壬向丙是仙蠶陰陽花發三四重親袒負山臨守護案前朝山五六重姑叔父母山衛從內外門犬各三爾常侍龍顏勿餘心靑自相登勿是非內外商客各獻珍貢名隣客如子來輔國匡君皆一心壬子年中若開土丁巳之歲得聖子憑三角山作帝京第九之年四海朝故此明王盛德之地也又神誌秘詞曰如秤錘極器秤幹扶踈樑錘者五德地極器百牙岡朝降七十國賴德護神精首尾

均平位興邦保大平若廢三諭地王業有衰傾此以秤諭三京也極器者首也錘者尾也秤幹者提綱之處也松嶽爲扶踈以諭秤幹西京爲白牙岡以諭秤首三角山南爲五德丘以諭秤錘五德者中有面嶽爲圓形土德也北有紺嶽爲曲形水德也南有冠嶽尖銳火德也東有楊州南行山直形木德也西有樹州北嶽方形金德也此亦合於道詵三京之意也今國家有中京西京而南京闕焉伏

望於三角山南木覓北平建立都城以時巡駐此實關社稷興衰臣干冒忌諱謹錄申奏於是日者文象從而和之睿宗時殷元中亦以道詵說上書言之

李寧

李寧全州人少以畫知名仁宗朝隨樞密使李資德入宋徽宗命翰林待詔王可訓陳德之田宗仁趙守宗等從寧學畫且勅寧畫本國禮成江圖既進徽宗嗟賞曰比來高麗畫

工隨使至者多矣唯寧爲妙手賜酒食錦綺綾絹寧少師內殿崇班李俊異俊異妬後進有能畫者少推許仁宗召俊異示寧所畫山水俊愕然曰此畫如在異國臣必以千金購之又宋商獻圖畫仁宗以爲中華奇品悅之召寧誇示寧曰是臣筆也仁宗不信寧取圖拆粧背果有姓名王益愛幸及毅宗時內閣繪事悉主之子光弼亦以畫見寵於明宗王命文臣賦瀟湘八景仍寫爲圖王精於圖畫尤工山水與光弼高惟訪等繪畫物像終日忘倦軍國事慢不加意近臣希旨凡奏事以簡爲尚光弼子以西征功補隊正正言崔基厚議曰此子年甫二十在西征方十歲矣豈有十歲童子能從軍者堅執不署王召基厚責曰爾獨不念光弼榮吾國耶微光弼三韓圖畫殆絕矣基厚乃署之

李商老

李商老中書舍人倬字之子倬字仲孚與妙淸善流滑州商老隨之及壯放浪遨遊酒徒有異僧授以醫方商老因業醫後至京有達官患疽商老治之驗毅宗患足疾不痊聞其名召鍼之立愈賜綵帛超授良醞令屬內侍眷待厚不數年遷至郎官明宗朝拜大府少卿時業及第彭之緒諳承宣宋知仁進士秦公緒陰與南賊石令史謀作亂王命內侍李存章郎將車若松等鞫之逮繫甚多更命內侍尹民瞻上將軍崔世輔按驗勿分眞僞皆流海島又閉城門大索其黨商老亦以讒逮遠配島百官雖知其寃然恐怖無敢言者尋召還復職籍內侍後拜吏部尚書商老無學術識者譏其不稱

伍允孚

伍允孚復興郡人世爲太史局官忠烈朝累遷判觀候署事允孚精於占候竟夕不寐雖祁寒盛暑非疾病不廢一夕有星犯天樽曰當有飲者奉使來有星犯女林曰當有使臣

來違童女皆驗又嘗卜筮元世祖召試之益
有名允孚言國家嘗以春秋仲月遠戊日爲
社按宋舊曆及元朝令曆皆以近戊日爲社
自今請用近戊日從之王親祫于大廟上謚
冊公主亦欲與祭允孚曰大廟祖宗神靈所
在可使公主懼而止允孚又言於公主曰天
變屢見加以亢旱請弛營繕修德弭災後如
有悔毋被不言之罪故言之公主將如元臨
發召孚樞令卜日作宮室允孚曰今年興土
功不利於人主臣不敢卜公主怒將奪官嘗
之柳璥諫止之宰樞遣人白公主曰寢殿材
瓦已備日官伍允孚以土功不利於王公主
世子不肯卜日乞令扈從日官文昌裕卜日
降旨公主怒欲流允孚王不得已免其官後
王以允孚不早卜日杖之允孚曰卜日者欲
避凶就吉也胥而涓之不如勿涓臣寧就戮
不敢阿旨火星食月允孚與昌裕泣白王曰
火星食月非常之變豈飯僧事佛所能禳乎

願愼厥施爲以消災變於是求直言罷造成
役徒允孚語典法摠郎朴仁澍曰司中事何
稽滯之多也仁澍曰內教判旨如雨安得不
滯允孚以告王王使語仁澍曰我非偏聽右
其人凡有告者欲令有司早剖決故命之耳
豈爲私耶仁澍對曰若不下判旨內教而臣
等容私聽理則罪當死矣一日龍化院池魚
死浮出莫知其徵允孚言歲甲戌東池有此
怪而宮車晏駕請王修省順昌宮災王召允
孚昌裕曰卿等嘗言當有火災何以知其然
也對曰天譴章章此火猶爲小災也允孚又
言天變可畏請設消災道場王曰天漸寒令
將往南京還當行之世祖親征乃顏王率兵
助征行至平壤先遣柳庇既行使允孚卜之
對曰某日庇必還而殿下亦自此返旆矣至
期登聖容殿後岡北望久之戲謂允孚曰汝
卜得無謬乎使左右執之允孚進曰今日尚
未昏可小待有頃驛騎揚塵而來果庇也庇

至日帝乎乃罷諸道兵王益信之允孚因
星變白王曰星變不利於王公主王問所以
禳之對曰百姓無怨可以禳之不若罷金羅
慶尚二道王旨別監及公主食邑王只罷公
主食邑以其布帛歸左倉充百官俸允孚性
切直每因災異言甚懇至時政有可言即入
諫不聽涕泣固爭期於必從王憚之嘗告朔
于奉恩寺且拜且泣曰太祖太祖君之國事
日非矣因嗚咽不自勝其誠懇類此爲人貌
醜寡言笑公主嘗謂王曰何故數引見此人
王曰允孚吾之崔浩貌雖醜不可棄也後公
主頗改容禮之嘗自圖天文以獻日者皆取
法焉官至僉議贊成事致仕卒

薛景成

薛景成雞林人自言弘儒侯聰之後世業醫
精其術初補尚藥醫佐累遷軍簿摠郎驟陞
同知密直司事轉知都僉議司事致仕忠烈
每遘疾必使景成治之由是有名元世祖不

豫遣使求醫安平公主賜裝錢及衣二襲遣
之用藥有効世祖書賜館廩勅門者時得出
入仍使周碁於前親臨觀之留二年告歸世
祖賞賜甚厚且曰得無念室家耶汝歸挈家
以來景成還欲與妻行王不可乃止未幾世
祖召之自是數往還世祖遇之益厚前後所
賜不可勝紀成宗寢疾又召之因留元忠宣
受禪韓國公主妬趙妃誣妃父仁規罪元遣
使鞫問以景成副之景成不與用事者通時
加贊成事致仕卒年七十七景成身長美風
儀性謹厚雖見知天子蒙幸國王未嘗爲子
孫求恩澤亦不治產業子文遇登第官至成
均大司成

宦者

高麗閹人其本系非賤則賤隸也高麗不用
腐刑在襁褓爲狗所啗者皆是然但備宮闈
永巷之任而已不得拜叅官其慮深遠矣毅
宗時鄭誠白善淵始用事然誠之爲祇候宰

極諫固爭而不奉旨蓋猶有先王之遺風
焉齊國公主嘗獻數人於元世祖頗得親侍
閽闥出納然藏有奉詔來使復其家官其族
恩寵至厚於是殘忍憸倖之徒轉相慕效父
宮其子兄宮其弟又其強暴者小有憤怨輒
自割勢不數十年閹刀鋸之輩甚多而政漸
紊閹人用事此輩或官至大司徒者遞授平
章政事首其次皆為院使司卿姻婭弟姪並
授朝命第宅車服僭擬卿相寵貴光榮漢南
閹人所不及國家每有奏請必賴其力故忠
烈之世已有封君者忠宣久留于元數出入
三宮此輩因與相狎多有請謁王擇其尤近
侍者皆封君賜爵餘皆拜檢校僉議密直由
是舊典盡壞而熏腐未燥者亦輕視本國如
伯顏禿古思方臣祐李大順禹山節李三眞
高龍普等皆反吠其主讒譖構禍言之可謂
痛心恭愍在位日久猶忌大臣以群小為耳
目倚任閹寺至列於經邦論道之位坐廟堂

議國政而麗之社稷亦不久矣可不戒哉作
宦者傳

鄭諴

鄭諴仁宗時為內侍西頭供奉官以毅宗乳
媼夫甚見宗即位賜甲第一區授內殿崇班
王寵愛無比王設曲宴右諫議王軾見諴帶
犀帶曰負恃此而不彈臺官無目者也御史
雜端李[illegible][illegible]作色曰君安知不彈耶即令臺
吏李份取其帶諴以賜物不肯與份強取之
諴訴于王王大怒命內侍李成允執份份走
入臺門乃執他吏閔孝旌以來中禁抄奴等
歐縛之囚宮城所王不悅罷宴解所御犀帶
賜諴下孝旌刑部獄臺官知王怒未霽還其
帶于內侍院內侍執事韓儒功曰汝既取矣
何用還為遂却之往來再三而後受之臺諫
伏閤論成允等王不聽臺諫杜門不出王黜
成允儒功等五人諫官不出臺官出視事尋
以諴權知閤門祗候臺官以宦者忝朝官無

古制爭之不聽臺官又不出王召諭之曰已收誠祗候制矣臺官拜謝而退誠怨之密誘人誣告臺省及份等推戴大寧侯暻爲王按問不驗宰相諫官伏閤奏誠以私怨謀陷臺諫罪不可赦論請不已乃罷其職黜之尋召還復充內侍郎將崔淑淸密謂左僕射權正鈞曰鄭誠與承宣直門下省李元膺等乘勢弄權吾欲誅之何如正鈞即以聞流淑淸于遠島未幾復誠權知閤門祗候王命右承宣

左諫議大夫李公升署門下省署誠告身宰臣及諫官論執不可公升往來再三王曰卿等不聽朕言朕食不甘味寢不安席平章事崔允儀右諫議崔應淸元膺公升等不得已署之給事中李知深司諫崔祐甫崔景義猶不署伏閤力爭左遷知深爲國子司業祐甫尙舍奉御景義殿中內給事誠自是得列搢紳權寵日盛多樹親黨引官奴王光就白子端爲羽翼蔽王耳目交搆讒訴陵轢朝臣侵

漁閭巷宰相臺諫畏威脅勢含嘿不言誠第在闕東南三十步許廊廡凡二百餘間樓閣崢嶸金碧交輝僭擬宮禁官寺亂法莫盛於斯王召知御史臺事李公升等署誠告身公升不奉旨知門下省事申淑率諫官上疏曰鄭誠之先在聖祖開創之時逆命不臣錮充奴隷區別種類使不得列於朝廷今授誠顯任以太祖功臣之裔反僕從於不臣之類有乖太祖立法垂統之意請削誠職凡與誠

結黨者亦降爲庶人王大怒還其疏諫官伏閤二日竟不得達左正言許勢修揮涙太息棄官而去復召臺諫督署之公升又不奉旨淑工疏力爭王不得已降制削誠職布告中外頃之復其職誠嘗饗王仍獻衣允儀元膺等侍宴樂聲聞外聞者莫不嘆息曰權在內豎矣

白善淵

白善淵本南京官奴毅宗嘗幸南京見而悅

之號爲養子宮人無比亦官婢也嬖於王善
淵狎之頗有醜聲善淵與王北就常出入王
臥內專擅威福胥吏蔡得文事二人如奴隸
得拜實城判官以竹造几案及籧篨之王悅
召爲內侍內侍金獻璜亦諂事善淵者也御
史臺劾奏削其籍廣州書記金鏐斂民財買
珍玩器皿重賂宦者於是善淵王肅恭薦屬
內侍禮成江人賂善淵肅恭榮儀請以禮成
爲縣善淵等勸王遊幸於江江人斂民白金
三百餘斤爲奇技淫巧王欲觀水戲命內侍
朴懷俊等以五十餘舟皆掛彩帆載樂伎縱
柵及漁獵之具張戲於前有一人作鬼戲含
火吐之誤焚一船王大噱善淵嘗惟王行年
鑄銅佛四十畫觀音四十以佛生日點燈祝
釐於別院王乘夜微行觀之又於萬春亭構
延興殿靈德亭壽樂堂鮮碧齋玉竿亭沿澗
植松竹花草王每汎舟南浦爲流連之樂皆
善淵懷俊劉莊等從臾而成之也

崔世延

崔世延畏其妻悍妬自宮爲閹宦者陶成器
方得幸於忠烈及公主世延附之得入宮闈
寵幸過成器不數年與成器俱拜將軍二人
倚勢橫恣王嘗幸奉恩寺還世延馳馬出入
仗前上將軍李貞止之不聽監察司畏不敢
劾中軍都領乃西班要職必歷諸軍都領而
後得補世延超授其兄世安諸軍都領指諭
等白王爭之王亦不能改也世延買贊成趙
仁規家嫌其隘陋更起構於後洞據近闕公
主望見謂世延曰此忌方不宜犯之世延不
從公主怒曰仁規宰相不以爲陋汝一小豎
耳不聽予言益廣其居耶命左右批其頰拽
脛因巡馬所尋釋之世延擅權用事多受賄
賂臣僚升黜多出其口雖宗室宰輔不敢違
其意郎將金弘秀與張良庇訟奴婢于典法
良庇度自屈盡以其奴婢四十餘口贈世延
世延遇弘秀慢罵之弘秀亦慢罵世延譖王

下弘秀典法獄佐郞沈愉阿世延意盡奪弘
秀奴婢流海島弘秀面叱愉曰爾爲法官阿
附小人乃流無罪之人而奪奴婢耶愉慚屈
世延又奪內侍朴樞奴婢二十餘口又誘良
民康柱爲奴柱不肯世延托以盜鈔十錠徵
銀甁十口柱貸銀甁四口納之匿上將軍車
信家世延謂信曰君何匿康柱信曰柱苦見
徵督貸我銀甁四口償之十錠鈔價已足復
欲徵于世延白王請以巡馬軍搜捕王許之
遂與世安到信家捕之意信詣王宮具言其
故時忠宣爲世子大怒數之曰汝奪弘秀及
樞奴婢流弘秀罪一也多畜獅犬噬殺壽興
宮婢宮主請汝毋畜獅犬汝厲聲曰宮主餘
生幾許禁我畜犬至使宮主泣下罪二也盜
內府財物罪三也雜以銀銅私鑄甁罪四也
欲奴康柱侵擾車信家罪五也此特大者耳
餘不勝數世延抗辨辭頗不遜世子白王曰
世延多行不義流毒一國宜竄遂以懲其惡

世延常父事印侯主納侯書有難色世子泣
固請侯怒世子世子叱侯曰寧相腹大如甕
者世延酒肉充之耳汝與世延同惡相濟此
奴輩當置一鎖世延知不免詭言曰願一言
於公主而死蓋欲訴王陰事以圖免也且曰
我則已有罪成器有甚於我公主大怒杖成
器并世延因巡馬所成器癡騃無知擬不如
世延成器謂世延曰我嘗薦汝令反譖耶諺
曰畜犬反噬汝之謂也於是籍沒成器奴婢
田莊資産銀甁至七十餘口世延以侯故不
籍産唯弘秀奴婢屬妙蓮社樞奴婢屬內房
庫世延盡以財寶與侯曰願免我配島侯以
爲若受賂不能救恐世延復用有異圖遂白
王流世延成器于遠島未幾俱召還世延從
王在元日令衛士拾馬矢以備行廚爨柴人
皆笑之宮人無比泰山郡人柴氏女選入宮
王之往來都羅山必從之爲留連之樂人號
爲都羅山寵幸方隆其附托者縱恣中外[illegible]

子甚寵之自元來與公主俱白王因譖下知
公主所以致疾者必內寵妬媢者所爲請鞫
之王曰且待服闋世子使左右捕無比及其
黨世延成器將軍尹吉孫李茂少尹柳琚指
諭丞時用宋臣且內僚金仁鏡文玩張祐中
郎將金瑾閹人李淑方宗氏宮人伯也眞因
之鞫無比巫蠱巫女術僧皆服稍得呪詛
狀斬成器世延宗氏瑾無比伯也眞流其
黨四十餘人國人震慴時宦者寵盛人皆歆

慕多自宮者監察司錄事崔成爲宮所笞屬
遂發忿自宮又昌寧縣民爲造成都監役徒
被徵銀不堪其苦至世延家前亦自宮

李淑

李淑小字福壽平章郡人母太白山巫女淑
有寵於忠烈封壁上三韓正匡平章君選入
元爲太監王有所奏請淑有功王待甚厚嘗
奉御香來請以愛妓子鄭承桂爲內乘別監
王既許猶不用以淑將餞金剛山設宴邀之
淑怒不至王更許之乃至後與王惟紹謀廢
忠宣王立瑞興侯琠事在惟紹傳

任伯顏禿古思

任伯顏禿古思尚書宋冕家奴也自宮爲閹
忠宣時侍元仁宗於潛邸佞
巧多不法忠宣深疾之伯顏禿古思知之思
不以中傷以仁宗及皇太后待之厚不得發
嘗無禮於忠宣忠宣請皇太后杖之又以皇
太后命刷其所奪人土田臧獲歸其主怨恨

益深及仁宗崩皇太后亦退居別宮伯顏禿
古思益無所恃厚嗝入思吉百計誣譖之英
宗遂使復給田民竄王于吐蕃伯顏禿古思
讒訴不已禍幾不測頼丞相拜住營救得
忠肅十年伏誅其兄瑞初名亏文伊以弟[illegible]
嘗爲密直副使至是聞其誅懼而逃乃籍
家

方臣祐

方臣祐小字小公尚州中牟人忠烈時給事

宮中從安平公主如元謁裕聖皇后因留之
賜名忙古台宣宗授掌謁丞加泉府大卿武
宗朝事壽元皇太后興聖宮改將作院使進
平章政事忠宣時遼陽行省右丞洪重喜誣
訴忠宣不奉法從暴悖事于中書省請與廷辨
中書省以奏王甚憂之臣祐白壽元皇太后
曰重喜高麗逋民也所陳誣妄請覆宗國罪
已可誅顧令與王對辨耶皇太后悟言於帝
勅中書毋令對辨杖重喜長流潮州元遣臣
祐來監書金字藏經皇太后送金薄六十餘
錠臣祐聚僧俗三百人寫之開城判官李光
時以其女妻焉臣祐奉藏經于神孝寺爲皇
太后祈福令攸司放囚繫攸司知臣祐挾私
不肯放強之再三乃放初臣祐入國境郡縣
守宰皆被罵辱至有受杖者其降香諸道也
提察守令抽斂民財贈遺甚厚全羅提察使
李仲丘贈以紙臣祐不受因折辱之王封中
林君臣祐又事泰定皇后有寵除太子詹事

改徽政院使後加儲慶司使朔方藩王八驢
迷思率衆歸元元將處之鴨綠東臣祐奏高
麗地陝多山無所田牧北俗必不樂居徒令
東民驚動耳帝然其言而止又嘗欲立省于
本國臣祐白壽元皇后事遂止由是忠肅亦
厚遇之封上洛府院君賜推誠敦信亮節功
臣號其父得世本中牟縣吏也以其子故起
家爲管城縣令不數年拜尚州牧使妹壻朴
侶以田夫暴貴驟陞至僉議評理侶子之貞
驟遷揔郎典書貪婪不法人皆嫉之臣祐事
元七朝二太后叅掌機密累賜貂裘珠衣實
金玉七寶腰帶江南腴田四千畝黃白金寶
鈔不可勝計忠肅十七年乞退東歸修禪興
寺極其壯麗忠惠後三年召還于元明年死

李大順

李大順蘇泰縣人入元得幸用事忠宣陞蘇
泰爲泰安郡封大順泰安府院君嘗娶妻得
儒女與永平宮爭奴婢自訴于帝下制令獻部

決之時典書金士元散郎李光時主其案不復韓氏大順怒使八扎等稱制杖流士元等郎將白應丘奉使金羅道奪大順所占人戶大順又使李三眞稱制問之囚應丘于行省其從橫類此其弟公世仕本國爲元帥又判三司事初忠烈如元大順請于帝詔王以公世爲別將帝曰官人有法制國有君朕何與焉賜大官羊上尊酒令大順自白于王王曰汝兄校尉再越散員而授別將非舊例也大順不敢復言後聞帝言乃授之公甫亦其弟也以田夫暴貴至僉議評理封泰安君方臣祐嘗奉帝命來與宰樞會旻天寺酒酣公甫及臣祐妹壻朴侶皆起舞臣祐謂公甫曰能爲我爲若故戲乎公甫即爲扶耒耕田狀一坐大笑三眞亦得幸于元遂授平章忠宣封淮陰君恃勢縱暴其降香諸道守令微有過輒杖之嘗謁淑妃妃宴慰甚厚賜銀瓶二十口令買其父第

禹山節

禹山節忠肅時封豐山君忠宣除其父碩春州府使令養賢庫贍司及諸宮司出銀有差以購之山節嘗娶金牧卿女牧卿爲密城副使察訪別監朴淑貞劾牧卿貪暴罷之牧卿憑山節勢干謁兩府復之任

高龍普

高龍普入元有寵拜資政院使忠惠封完山君以帝命來賜王衣酒月餘元遣朶赤別失哥等托以須郊赦詔來王欲托疾不迎龍普曰帝常謂王不敬若不出迎帝疑滋甚王率百官聽詔于征東省朶赤等蹴王縛之王急呼高院使龍普叱之朶赤等執王馳去令龍普整理國事龍普遣人捕王之侍從群小朴良衍林信崔安義金善莊承信等十餘人囚之宋明理趙成柱尹元祐婁贊等素與龍普善故免龍普與省官奇轍等封內帑既而如元忠穆即位賜十二字功臣號龍普在帝側

用事天下疾之御史臺奏曰龍普高麗媒孽人席寵怙勢作威作福親王丞相望風趨拜招納貨賄金帛山積權傾天下漢之曹節侯覽唐之仇士良楊復恭復起於今日請誅之以快天下之心帝放于金剛山尋召還後復還國龍普嘗殺無辜典法司欲治之龍普乃辛裔妹壻佐郎崔仲淵裔之門生正郎姜君寶裔之同年友以故踈放之趙日新之亂逃匿免死遂爲僧在伽耶山海印寺恭愍遣

御史中丞鄭之祥斬之世傳忠惠之執龍普爲內應故有是刑

金玄

金玄恭愍時紅賊入寇從刑部尚書金縉率數百騎自祥原郡從閒道擊賊于西京猝遇賊三百餘人殊死戰斬百餘級錄功爲二等宦者數十人同署狀要賞名多僞署玄實首謀王察其姦欲杖之時宦官勢盛相與力救得免尋封延城府院君錄扈從收復興王侍衛功俱爲一等玄貪污巧詐外飾勤恪善爲承迎辛禑立益見寵幸且爲明德太后所信任悉管機務用事于中女謁公行每銓注玄輒至禑前予奪無忌常在禑側踞傲近臣矜事禑未及言玄先擅斷決 一日禑視事玄喧閧禑罵曰汝是家奴何不敬乃爾玄默然及般若獄起大司憲安宗源等上疏曰玄專惣內事不能防禁使般若直入宮闈驚動太后以駭觀聽乞下攸司鞫問科罪乃流玄于懷

德縣

安都赤

安都赤恭愍十二年賊犯行宮興王寺斬守門者徑至寢殿殺宦者姜元吉宿衛皆奔竄宦者李剛達負王從牖出走都赤貌類王欲以身代王遂臥寢內賊認爲王而殺之

申小鳳

申小鳳從恭愍入元宿衛凡十一年及王即位以大護軍錄隨從功爲一等遷上護軍後

封寧原府院君魯國公主薨小鳳守陵喪畢
賞其勞賜忠勤節義翊衛功臣號拜密直使
商議會議都監事命百官迎于迎賓館是日
松嶽崩時議以爲祖宗之法宦者不得受爵
官今毁舊法寘之巖廊國鎭之崩未必不由
是也轉僉議評理卒官庀葬事特賜謚忠禧

李得芬

李得芬有寵於辛禑位至贊成事貪饕納賄
多行不義與同知密直睦忠讒毁李仁任崔
瑩宰樞臺省會議白禑曰得芬嘗提調普濟
庫收田稅入其家又奪養賢庫田使不得養
士多斂人財奪土田又嘗迎侍元子於其家
私改乳母以結私黨是非人臣所得爲也僭
亂之禍自此萌矣禑然之流得芬于雞林籍
其家黜假子宦者鄭鸞鳳等二十人又流忠
于安東先是睦仁吉奪養賢田庫在延安府
者百餘結仁吉死得芬又奪之至是成均館
上疏請復屬養賢庫從之

金師幸

金師幸初名廣大得幸恭愍累遷判內府事
性傾巧逢迎王意大起正陵影殿之役極其
侈麗由是財力耗竭民不聊生王薨論以媚
惑先王興土役役爲益州官奴籍其家辛禑
立釋其罪給告身恭讓朝判內侍府事王欲
御經筵師幸止之曰日月多矣一日不講無
害於政又以佛教導王曰佛氏之教不可誣
也均是人也或爲天下主或爲一國主至於
厮人貴賤不同者無他前世修善有厚薄故
也憲司奏宦官金師幸金完嘗以巧修得幸
玄陵流毒生民不宜在左右請黜之諫官又
上疏論之皆不聽自此以後入 本朝

酷吏

古者任人而不任法中世始專任法法令滋
章而酷吏出焉有論其害比之猛虎者豈過
論乎高麗以寬厚爲治刑無慘酷及其中葉
多故以來倚用辦事之吏而殘酷之風始興

於亡命逃而不獲令得二人作酷吏傳

宋吉儒

宋吉儒性貪酷便佞起於卒伍高宗時諂事崔沆沆夜別抄指諭每鞫囚必縛兩手母指懸之梁又合縶兩足母指縋以大石去地尺餘以炭其下使兩人立左右交杖腰脊囚不勝毒輒誣服累遷將軍尋拜御史中丞有司以系賤不署告身沆強逼乃署加大將軍爲慶尚道水路防護別監率夜別抄巡州縣令民入保海島有不從令者必撲殺之或以長繩連編人頸令別抄等曳投水中幾死乃出稍蘇復如之又慮民愛財重遷火其廬舍錢穀死者十八九又奪人土田財物朘削無厭按察使宋彥庠劾報都兵馬使其黨金俊等私謂大司成柳璥待制柳能曰吉儒吾所善聞按察劾書已至都堂若遽發勢難營救吾將乘閒白令公庶可免願圖之令公指崔竩也璥等以俊兄弟昵於竩不得已陰戒堂吏停稟竩舅巨成元拔聞之以告竩怒流吉儒于楸子島罵璥能俊等曰吾以爾輩爲腹心何敢擅若是耶皆俯伏待罪及俊誅竩吉儒訴彥庠於俊謀害之王以彥庠嘗有功命赦之吉儒官至尚書右丞累得足瘡潰爛而死

沈于慶

沈于慶宜寧縣人性深刻辛褊時爲雞林判官晉州人中郎將鄭覃無子養州牧事李仁敏兒爲子年六歲墮井死仁敏意覃族人所爲遂訟于雞林于慶繫覃姪汝諧希範割足灌以油加炮烙極慘酷府尹尹承順謂于慶曰此輩拷訊踰年尚不承當更鞫之汝諧希範聞之曰吾輩死乎遂亡去獄吏捕之于慶曰汝若無辜何用逃爲汝必殺此兒復鞫之尤慘汝諧希範誣服曰從姊婁乙恭妻實知之于慶執乙恭妻訊之又酷或盛石草囊亂擊口耳牙齒皆折落于慶謂承順曰吾今得情矣乃殺乙恭妻又窗直朴天常嘗過

雞林承順置酒慰之有進士李桂芬等二人
見甯校璞列識之曰鄉徒宴也承順門士以
告承順怒因桂芬等及見代以其事屬于慶
于慶裂之炮烙二人尋死承順聞之憯然盡
逐其門士國俗結契燒香名曰香徒相與輪
設宴會男女少長序坐共飲謂之香徒宴

列傳卷第三十五

庚秀才答跪 上

列傳卷第三十六　高麗史一百二十三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嬖幸一

自古小人伺人主之所好逢而長之或以諛佞或以聲色或以鷹犬或以聚歛或以土木或以技術皆有以投其所好而求中之也高麗有國既久儉佞嬖幸之臣亦多今據舊錄作嬖幸傳

高麗史卷一百二十三

庾行簡

庾行簡父稟廣衛尉少卿行簡姿美麗穆宗嬖愛有龍陽之寵驟遷閤門舍人每宣旨必先問行簡然後行由是怙寵驕蹇輕蔑百僚頤指氣使近侍視之如王知銀臺事左司郎中劉忠正本渤海人無他技能亦甚寵於王王嘗以水房人吏分屬二人出入騶從僭擬無極王不豫行簡忠正並直宿於內宰臣請入寢問疾行簡傳旨曰體氣漸平取別日召

見宰相再請不許王欲迎大良院君爲後行
簡不欲迎立王慮事洩戒崇忠順分令行簡
知之及康兆作亂殺行簡等七人

榮儀

榮儀卜者也父司天監尚書配島聚島內逆
民之後生儀形貌怪異性姦猾毅宗寵充內
侍使令常自言曰國家基業之遠近人君壽
命之脩短在禳禱祝延之術數王溺惑之
御史中丞尚繁夫侍御史韓惟清崔均深等

伏閤三日請黜之不聽十一年元日風自乾
來太史占奏曰國有憂王懼儀因進禳禬之
說王信之命於靈通敬天等五寺終歲作佛
事以禳之儀每伺王憂懼輒奏云某年某月
恐有禍災若依某法禳之則無患矣於是置
司祈禳幸而無事儀即曰咸我力也又奏曰
如欲延壽須事天帝釋觀音菩薩王多畫其
像分送中外寺院廣設梵采號曰祝聖法會
發州郡倉廩以支其費儀衆傳巡視守之僧
徒皆畏其酷虐時號曰又於安和寺塑置帝
釋觀音須菩提像晝夜連聲唱誦菩薩名
號排爲連聲法席儀陽示罰善終前跪拜王
時幸觀之悅曰人信儀言迺祝延神
祠使者絡繹或取閭巷名第以爲離宮別館
或營山齋野墅巡幸無時又於大小佛寺皆
張法會至有千日萬日者限殆京外府庫空
竭人皆怨之又奏闕東新成闕闕以延
基王奉命營闕未成宮人奏來歲國有災

宜修古寺以禳之王卒日官幸海安寺相風
水後正言文克謙數儀罪請黜之克牧子不
聽儀以逆民之後限其職王嘉祝釐之功令
有司擬遠祖戶籍政案注脚改錄施行鄭仲
夫之亂興嬖宦白子端王光就倖臣劉方義
等被殺梟首于市

金存中

金存中龍宮郡人性聰慧有詩名仁宗時爲
春坊侍學登第補詹事府錄事與宦官鄭誠

相善殺宗郎位以春坊舊恩屬內侍特被寵
幸累遷刑部郎中起居注寶文閣同提舉及
知奏事鄭龔明卒王欲得有名望者代之誠
力薦權為右承宣自是出入禁中臨議國政
勢傾朝野存中與內侍郎中鄭敘有隙以敘
交結大寧侯暻與誠等交搆唆其族左諫議
王軾起居注李元膺等上疏論之流敘于東
萊敘既流存中益寵幸嘗密白王曰太子幼
宗社艱難致覬覦宜選兩府宰相以為東宮

師傅以封周公霍光故事王然之以庾弼為
太師崔允儀為太傅居無何弼卒存中代為
少保王命宗室宰相文武百僚就賀其第守
門者皆衣紫佩劍存中與誠相結用事大張
威福附己者進異己者斥久典銓注賣官鬻
爵財累鉅萬甲第至數四兄弟親戚恃勢驕
恣十年背疽遣醫問疾絡繹於道及卒王悼
甚賻輸忠內輔同德功臣吏部尚書政堂文
學修文殿大學士

鄭世臣

鄭世臣世系未詳高宗末為右副承宣不
豫移御閔將軍遵古第世臣設法席于穴口寺世
臣押奏其狀王曰予夢有老比丘勸念法華
經及大日經頌今聞卿言皆符所夢且予在
潛邸嘗遊穴口聞文殊寺磬卿亦聞之乎世
臣對曰神人所囑講臣未敢先奏臣請法席
誠如上所夢悅有一老比丘在側誦經更視
則不見俄而復來臣請其去不敢正視又有

烏來鳴其聲云文殊師利摩訶薩世臣與同
僚李應韶皆輕薄人也王疾彌留國家多故
二人不以為慮百官奏啓皆抑而不納每直
宿與僚脫冠帶閉門圍碁擁妓酣飲時議憤
之

白勝賢

白勝賢京城人高宗末補郡卒在江都嘗
問延基之地勝賢曰願幸穴口寺誅揚法華
經又剏闕于三郎城以試其驗王命兩府合

坐令勝賢與景瑜判司天事安邦悅等論難
利害勝賢以歎馬馱道籙佛書陰陽圖讖左
抽不敢說辨無將景瑜等不能折其談辨兩
府曰如之何景瑜等不答乙曰勝賢之言雖
不可信姑試之於是命營假闕于三郎城及
神泥洞元宗五年營於穀王入朝勝賢又因
金俊奏曰若於摩利山塹城親醮又於三郎
城神泥洞造假闕親設大佛頂五星道場則
未八月必有應而可罷親朝三韓變爲震旦

大國朝貢王信之命勝賢及內侍大將軍
趙文柱國子祭酒金坵將軍宋松禮等相假
闕禮部侍郎金軌謂右僕射朴松庇曰穴口
亦山也勝賢以爲大日王常住處嘗奏高宗
作穴口寺以安御衣帶未幾昇遐今又敢作
浮言奏營假闕且請於穴口親設大日王道
場是不可信也請公禁之松庇以告俊俊深
惑勝賢之言欲斬軌乃止勝賢又奏曰圖讖
有姬龍之後重興之說宜以周康王諱釗字
改御押從之既而忌高句麗王釗不得其死
乃復舊諱

康允紹

康允紹本新安公之家奴解蒙古語以姦黠
得幸於元宗累使于元以功許通仕路累遷
將軍林衍之誅金俊也首與其謀稱一等功
臣加大將軍衍逼王遷于龍巖宮王問將軍
李汾成曰允紹何如對曰允紹已貳於王矣
及王復位朝于元衍以允紹爲己腹心使扈

駕及還又加上將軍然以前事常不自安及
世子率衣冠子弟入侍于元允紹不在選中
不告于王遂行闊刺而還自比客使見王不
拜王怒不能制有司莫敢詰其在元也附洪
茶丘妄言本國多畜軍粮茶丘以告中書省
於是遣使來督軍粮忠烈王元年拜軍簿判
書鷹揚軍上將軍時群臣以新官制改銜唯
允紹以賤隷監察司所論未改允紹自出視
事復爲監察司所劾免尋爲西海道副使與大

將軍金子廷詐稱賜牌多占民田事覺沒其
田于新興倉凡年加判三司事致仕鄭子璵
亦譯者也本靈光郡神海人初爲僧歸俗補
譯語都監錄事因習蒙古語累八元以勞轉
官至知僉議府事

康承益

康承益初名惟直以業文學以醫之術嘗得
惡疾念浮屠神呪窮覃貫索精勤疾愈遂以
禳人疾病爲事爲李之氏所薦得幸忠烈王

王嘗暴得疾承益侍及移御天孝寺公主以
從者少忿恚遂與王詬擊承益進曰王賴佛
力疾愈今主怒若有魔障鬧之公主怒解李
謂曰康郎中無實之言時有可用元求術士
王進承益王女有疾承益白王令僧天其治
疾天其言病不瘳常書梵經像製袈裟覆之
精勤終日是夕王女死拜承旨律學助教全
子公嘗爲東安法曹坐受賄見罷賂承益復
職邑人權文卓訴于公主令姆塔鹽商等僉
議府起居舍人李仁挺括承益籍于命因之
卓及鹽商竟殺商以減口承益權傾一國臺
諫莫敢言嘗私役其人五十構第長公主譴
請獻爲大藏寫經所許之王數遊田承益勸
以浮屠法由是遊田稍沫李與桂林民戶告
王曰聚通民者康承益爲首將鞫之承益及
諸嬖人皆懼衆謗紛然事遂寢時鷹坊桂恰
口及內豎賊有所受賜日多無數有結祿奪
民爲佃凡民田在旁近者並收租州縣賦稅

無所入守令有緬以法者誣譖抵罪承益及
尹秀李貞朴義元卿高宗秀李之氏鄭承伍
朴卿等尤甚典理佐郎尹敦郎將吳淑富等
相言用事臣康承益可斬護軍曹允通聞以
告王命流之籍田民分賜宰樞後陞副知密
直東寧府千戶韓慎崔坦玄孝哲執千戶桂
文庇管下人等誣謂欲與宰相康承益同謀
欲殺我輩遣人告遼東按察府元遣使與遼
東按察使來訊王遣承益及金周鼎趙仁規

柳庇偕元使往東寧府辨詰愼等伏其誣拜僉議評理尋知都僉議司事公主將入朝命承益印侯等選良家女承益等使巡軍忽赤搜索人家或夜突入室或縛掛奴婢無女者亦驚擾怨號遍閭巷洪子藩時爲首相趙仁規爲亞相承益次之承益得幸兩宮常居禁中希至都堂一日子藩先出仁規語承益曰閤入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爲老謂謂一爲老既我等不預兵[illegible][illegible]相之目唯當勤朝衙夕直每承益即日辭免十七年判版圖事尋判監察司事密城人趙倆與郡人謀殺按廉事覺獲免附承益拜典理佐郎監察侍史金有成不署告身承益以王命督之有成固執不可承益怒罵曰爾豈賢於倆耶何不從吾言且爾年老遠謫汝其安乎承益尋以病免未幾丁母憂公主病命脫哀入內說法席穿掌祈佛二十八年以興法佐理功臣都僉議中贊致仕祝髮爲僧號毀之置炭火掌上焚香

念佛顏色不變時人謂承益不足責名器可惜是年卒諡忠靖子世忠仕至安南副使其妻中贊趙仁規女與驅奴悲三通醜聲流播子悌臣自有傳

李汾禧 槢

李汾禧蔚州人父大將軍松爲崔沆門客汾禧與弟槢事金俊爲腹心汾禧補行首指諭[illegible][illegible]爲三宰所寵及林衍誅俊疑汾禧欲以其心除大將軍直門下俄轉上將軍忠烈即位授樞密院副使固辭拜知奏事陞知密直司事韋得儒盧進義之誣告金方慶也忻都茶丘鞫理甚劇舉國洶洶槢謂王曰此自方慶事上若欲辨是非茶丘必謂以私方慶也宜勿與知汾禧亦夜詣茶丘議事人謂汾禧兄弟有二心及王如元汾禧從之會張舜龍等還自元謁王曰帝勑方慶父子得儒進義等從王入朝對置王駐白金灘欲召方慶父子議可否于從行宰樞汾禧槢曰忻都茶

丘本不欲辨此事今雖有帝命彼必以無耕
書不聽不如入朝更奏召之餘皆曰帥府豈
敢違聖旨不聽乎哉則有時矣乃遣舜龍及
方慶至是國人從信汾禧兄弟訴於茶丘金
周鼎朴球廉承旨陳汾禧兄弟過惡金深
謐之及王還閔閔琲等同内僚讒王言召方
慶家議流汾禧等自鐵島擒于祖忽島籍其
家或謂若茶丘問之必皆都有犯不如殺
之乃遣人皆沉于海于錢谷丘果詐帝遣述

魯哥來問速魯哥欲奉方慶許珙以歸公主
曰王既入朝國方空虛方慶珙非有帝命不
可以歸速魯哥欲從之金甬成不聽甬成本
北界人其父叛入遼陽爲茶丘腹心與汾禧
稍甚厚聞其死從速魯哥來凡詰責我者皆
其謀也王謂帝使樞密字刺諭王曰金方
慶官高權重多行不法每爲汾禧兄弟所沮
諷王殺之是否對曰在江都時汾禧之父事
權臣金俊後與林衍謀殺俊衍之廢立危社

稷皆汾禧謀之及臣能從汾禧兄弟欲逮臣
所傳其罪以戒後爾速魯哥茶丘甬成在傍
茶丘進曰汾禧兄弟有二功於朝廷何可擅
殺我言若妄罪當死字刺再問茶丘曰汾禧
有何二功曰歲庚午帝命復都古京林衍子
惟茂拒命汾禧與鄆子瑱先入江華討之奉
王妃率國人來松京明年子領屯田軍駐京
南奴軍功德崇謙等謀作亂汾禧執其黨
一人以告王與達魯花赤捕誅戮以安百

姓此二功也王曰茶丘前言吾若妄言罪當
死今所言皆妄也庚午之事禿輦哥請遣使
江都諭以官軍壓境於是以汾禧與惟茂交
偕鄆子瑱往說之大將軍宋松禮將軍洪文
系將誅惟茂乃汾禧討事汾禧杜門不出松
禮等既誅惟茂奉社稷來松京以待吾父子
汾禧踵後乃至吾與松禮等入奏帝賜松禮
等鞍馬賞其功汾禧果有功豈不與於此賞
也功德崇謙之亂人有告者汾禧適入直故

引告者言於達魯花赤汾禧何功之有茶丘
曰然則何以得至宰相曰先王常語予云汾
禧兄弟佞猾多機變若黜其爵位祇速禍亂
故循資授職以觀其變罪既貫盈稟聖旨誅
之我國之事何與於汝茶丘無以對
槢初名汾成娶高宗宮妾之女號國壻得幸
元宗累遷尚書右丞忠烈即位兼知御史臺
事以國壻爲憲官人皆譏之遷上將軍用承
宣附知申事鷹坊吳淑富等與譖全羅按察

使安戩長興副使辛佐宣罷之槢言吳淑富
多行不法安戩辛佐宣不從其欲故譖之聽
其言而罪二人豈不累聖德乎王曰予固疑
之姑待戩來言耳召新按察使廉景綸曰毋以
安戩故懼如有籍宣旨爲不法者輒以聞因
問槢曰宮吏皆欲抗我命何也對曰今僧徒
僕隸有所欲皆託左右受宣旨官吏若不問
是非而從之民弊可勝言哉且人臣豈敢抗
其主人主而屈於臣所以爲感德王然之舊

制凡命令徵求必下宣旨王自即位以來宣
旨數下州郡疲於迎命槢建白小事不足煩
宣旨宣旨所至必焚香迎命請令承宣奉王
旨爲書署名紙尾謂之宣傳消息於是消息
蜂午州郡苦之王謂槢曰予聞諸武臣言軍
旅之事則委之我輩至如按察守令臨民之
任以用東班我輩不得無憾今欲交差何如
對曰武人有吏才知民事者蓋寡如有才兼
文武寬猛相濟者宜勿限東西以授王納之

槢言於鋅朴卿曰養鷹者日殺人家雞犬宜
移養遠地卿語鷹坊李貞曰大家以鷹鶻故
多取與讀處養之他所貞訴諸令尹秀養于
安南一日王與達魯花赤觀獵槢語人曰始
謂尹秀輩以鷹鶻市寵今乃知王自篤好也
生拔鵰鶻腹背毛而放之縱鷂啄食觀以爲
樂此非篤好其志耶有散員田裕訴王曰
臣昨得鷹過安東司錄金璣曰鷹坊已罷何
爲到此待之甚薄疑宰相移書諸道以禁鷹

鷄王怒謂楣曰何橫於宰相而禁之乎於使
按廉羅琔任對曰裕籍捕鷄侵擾百姓閔殺
下解縱鷹鶻曰恐得罪言此以試上意耳王
然之乳媼子內侍郞將黃元吉以其私田磽
薄白王曰郞將韓貞甫私田楣言元吉雖無
此田不足爲乏貞甫雖無是資亦宜奪彼與
此請令復其舊從之楣上時事十餘條王覽
畢按而謝之楣職介侍王寵任政令有不合
者必爭之多所裨益內僚請謁一皆杜絶內

僚常切齒遂譖王殺之年三十九楣臨死曰
吾以兄故死人皆惜之

權宜　梁頭　李德孫

權宜忠烈時人性險佞每依內僚求使四方
酷刑厚斂民甚苦之與承旨廉承益善承益
薦爲慶尚道按廉使宜依勢無所顧忌奪晉
州人鄭延嬖妓延有勇力走反奔馬直入宜
寢所負妓而逃宜繫其母延自詣獄宜殺之
元使也速達因征日本往慶尚還謂宰相曰
南民糶貴皆有菜色貴國多遣別監專尚苛
暴枉刑重贖民多死者民即天子之民可令
至此耶中贊金方慶告王王曰程驛別監李
英柱嘗言朝廷以搒掠爲不法又禁贖銀誰
肯從令也速達之言豈指此輩耶方慶曰按
廉權宜暴歛酷刑請罪之以紓民怨內僚劉
福和素與宜善爲宜祈請王傳旨曰宜適期
已近其徐之承益佯若不與交親曰宜之橫
暴如此也誰爲爲按廉宰樞皆默然不對宰

樞復以也速達言告王令監察侍史閔萱代
宜郞將金義光代英柱命諸道按廉毋得酷
刑後宜拜正郞殺延事覺僉議府流海島
罷晉州副使徐寧十三年爲全羅道王旨別
監以能辦供進授版圖摠郞賜紅鞓一腰白
金十五斤米十五斛時忠宣以世子如元宜
獻銀四十斤虎皮二十張爲行李之資忠宣
曰此物皆剝民斂怨非吾所欲遂還其[illegible]宜
又與按廉李熙有隙以熙不謹供進譖王罷

之有蔡謨者安東人累遷侍御史忠烈因東
征如合浦時慶尚道因軍旅飢饉民不聊生
謨爲王旨別監厚斂於民饋遺應從權貴又
以油蜜遺內竪梁善大善大不受執其人以
徇由左承旨進知申事歷副知密直僉議參
理二十八年以僉議侍郎贊成事致仕謨嘗
爲慶尚道計點使多斂細麻布以獻又賂左
右權貴市私恩李德孫代謨按增其數後薛
仁永又倍其數布搜細密民甚苦王聞之禁

獻大細布德孫僕射淳牧之子累歷監察雜端
按慶尚全羅忠清三道楮克作威吏民畏之
忠烈朝拜東京留守王因東征道過東京以
德孫能辦供億加府尹後爲慶尚道王旨使
用別監剝民膏血以市寵超授衛尉尹近侍
別監金龍劍題驛壁云慶尚州道殘民血染
出德孫三品職德孫詐王流之歷官至知都
僉議司事年六十一以疾乞退拜贊成事致
仕二十大年卒謚莊淑子僕官累贊成事初

僕妹壻宋璘黨於王惟紹離間王父子僕寄
璘書曰願努力使王父子如初毋恠人邪說
以自誤璘伏誅忠宣得其書嘉尚擢密直
副使

林貞杞

林貞杞元宗朝登第昧學術有吏能爲長興
副使值其父光奬大祥當至京恐失職依內
僚請在任行祭尋以娶盧進義之女爲貳妻
得免忠烈時除正郎監察侍史金弘美左司

諫李行儉等不署告身貞杞附鷹房以王命
督署弘美等不從貞杞訴王流海島未幾爲
全羅道王旨使用別監務皆暴聚斂事權貴
欲悅衆狎請令新島句當使韓允宜漕運豪
家田租與內庫米並到禮成江凡八十餘艘
其奸狡如此由是譽言日至寵幸益隆時慶
尚道按廉闕當專擅啓事以媚於王人謂內
按廉王同日賜貞杞及鞓帶紅人語曰如今
邑宰衍冬綾盡是生靈血染成指兩人也以

王肯使用別監仍爲全羅按廉時權瑞精按
慶尙黃守命忠清崔崇西海鄭良佐交州金
仁琉安集東界貞杞姦瑞精暴良佐愚而貪
崇儉而慳仁琉淨虛少實守命枉直相半時
人作用如此貞杞進桃一株用十二牛曳入
宮中路遠異日而至樹葉皆枯貞杞亦知不
可用但欲媚王獻之貞杞以白粒一升遺永
昔崔守璜不受貞杞慚媿以其米賂權貴郎
代守璜爲承旨時人鄙之　當中殿試取士命

賦題曰太宗好堯舜之道如魚依水不可暫
無以好堯舜道不可暫無爲韻諸生曰韻中
六字皆側音貞杞慚改曰堯舜之道如魚依
水諸生又曰韻中五字皆平音貞杞大慚又
改曰好堯舜道如魚依水貞杞初爲試官享
王珍膳花果盤侈無比酒酣貞杞起舞王歡
甚故事唐試者於榜後宴賀客三日厥後先
試期享王謂之呈品蓋以宴品先呈于王也
後遂爲例十三年拜副知密直明年加監察

大夫卒時有宰相洪休女寡爲尼喜言人短
公主欲聞外事令出入臥內公主聞貞杞死
愴然尼曰貞杞之死不足怪也以血成身其
死宜速謂剝民血以立其身也公主變色萱
平章事令謨四世孫累轉衛尉尹爲全羅道
指揮使承旨缺萱及李德孫擬旨附內僚
求之王難於取舍手書其名令三人探之萱得
爲遂拜右承旨進副知密直司事禮部僉議
參理改知都僉議事王欲改嫁忠宣妃韓國

公主遣萱賚表如元萱告中書省曰東京人
金天錫久留本國多行不義姦詐回譎離間
王父子於是中書省移咨征東省勒還東京
天錫遂與萱有隙一日王坐行省天錫厲聲
曰聞萱以宰相構虛事交亂彼此離間王父
子莫此爲甚天錫作何等事使我殿下父子
不和耶其言辭舉止甚倨傲無復君臣之禮
萱復拜僉理陞咨議都僉議贊成事後忠宣
以萱進改嫁表流之忠宣二年卒萱起於刀

朱印遠

朱印遠悅子也忠烈朝登第累遷慶尚道按
廉使時正郎宋洪少尹辛需亦按諸道宰樞
以皆非人望駁之王怒不聽印遠貢細黃麻
布二龍王開緘令左右爭取以爲戲宰相言
朱印遠重斂諂事左右又惡聞鳥鷓鴣常令
人操弓矢嚇之一聞其聲輒徵銀瓶民甚苦
之宦罷其職王欲以金瑨代之宰相曰瑨嘗

爲龍山別監侵漁百姓及爲安東判官坐贓
流海島若以瑨代印遠是以暴易暴甚不可
也今又令諸道貢二十升黃麻布紡績於女
工最難村婦安能細織必求諸京價貴難買
民將不堪且帝諭曰事休有未便民情有未
安者其審圖之請亟罷王納之既而以瑨爲
忠清道按廉印遠竟不罷細布貢如舊時有
內僚從容白王聞諸道路曰宰臣朱悅無子
天道無知豈不信然王曰不有印遠乎對曰

悅清直絶倫印遠貪邪無比故云然王大笑
尋爲其道勸農使宰相言印遠虐民不可用
宦者李信與除香廳具知印遠有隙以聞
王累命信與左承旨趙簡宦官柳允珪往鞫
堂興印遠辯詰信曰印遠嘗待我甚厚感恩
則有之然供億之費皆民膏血又吾歸自慶
尚山道見民扶老攜幼往東界者紛紜問之
則皆曰避朱按廉也允珪又列印遠所
賄物於前曰此亦君之所横斂也印遠俛首

不能對官至三司左尹子暉時有太僕少尹
李桂材者暴斂類印遠以旌善別監兼東界
安集使務侵漁以市私恩東界多產崖蜜桂
材不時徵斂瀝取無遺窟蜂無以自養蔽天
飛去墮海而死

李英桂

李英桂父應公英桂初爲僧後歸俗娶良家
女生一子爲管城縣令忠烈爲世子聞鞋工
金准提之妻美納之時有身已數月及生女

養於宮中如己出英柱弃其妻娶之昵於國
壻及忠烈即位以內園丞超拜郎將出入宮
禁權勢日熾多行不義流毒中外人謂之英
柱雖為人物推考別監白王曰大臣及內僚
多置田莊為逋逃淵藪乞徵銀布以充國用
且疏姓名以進王大怒命侍史權宜將鞫之
英柱又言聚逋民者廉承益為首於是承益
與諸嬖皆怒衆議紛然王由是惡英柱遂寢
其事為忠清道安集使選宮婢有姿色者五

人以進又聞忠州民丁香多畜銀酷刑督納
香悉所有不足又貸三十餘斤以充之又為
忠清道脫脫禾孫侵刻驛吏寧越縣令李恂
亦貪暴不法民甚怨之有民康允明乘衆怨
作亂詐稱新皇帝使者招集無賴驛吏十餘
輩乘傳橫行殺恂及縣吏一人又將殺英柱
英柱知而掩捕之累轉軍簿判書鷹揚軍上
將軍英柱性貪汚常暴奪占田民家人嘗運
米到江英柱親往載輸為路人所辱其無恥
類此金州民大文者族黨近百人英柱倚勢
欲壓而為奴都官佐郎李舜臣性諂曲阿英
柱意辨文為賤大文訴王府斷事官趙仁規
仁規考其案具陳英柱姦僞王以舜臣罷英
柱職僧日英誣告英柱與韓希愈謀反鞫之
英柱誣服流海島未幾召還語在希愈傳二
十六年拜密直副使

李之氐

李之氐禮安縣人以內僚進忠烈嘗獵于馬

堤山樂而忘返之氐與文昌裕言獵騎踐蹂
禾稼民多怨咨請亟還從之王又取民間家
鴿納宮中之氐與車得珪以為不可遂還之
元將征日本之氐時為將軍欲避赴征遂乞
免時內僚皆受賜田之氐尤多又請加賜忠
宣為世子謂之氐曰汝雖無田亦不乏之氐
慙而退舊制受王旨者必先覆承旨酬可否
奏而行之至是內僚皆先白王承旨但署押
而已尋除大將軍有金義光者亦以內僚拜

將軍銓選甚濫時議譏之進同知密直兼授
合浦等處鎭邊萬戶府副萬戶行中書省副
鎭撫賜虎符歷資政院使知都僉議事加贊
成事出鎭合浦忠宣即位拜檢校僉議政丞
王以爲式目都監軍國事仍授三重爲
商議式目都監事封禮安君陞封承安君忠
肅四年卒子實恃父勢猶累遷於禮大常府
閣學諸生過其門實令小奴呼之至則持梃
逐之有李悅者後實擊其額仆地從而蹴蹋

諸生欲告之氏實當門揮劍曰當殺汝輩數
人諸生詣世子告之以之氏故不問公主聞
之因實巡爲所謂王曰小豎驕橫至此王何
不禁其命釋之義光忠州官奴父壯附崔怡
義光逐爲其府內豎官累密直副使高宗奪
僉儒亦內使也宗秀忠烈朝以善吹笛得幸
用事官至三司左史王表請于帝授武略將
軍巡爲千戶賜金牌後加王京等處管軍萬
戶府萬戶賜三珠虎符儒性貪婪傾狡忠宣

惡之祝髮置入顯寺及忠烈復位儒髮而拜
將軍爲慶尚全羅楊廣採訪使務爲漁奪遷
欲固寵民聞其來莫不痛憤歷典理摠郎親
從護軍儒告護軍朴主郎將吳仁贊嘗使外
潛備船艘資糧必有異謀王命寧權鞫之具
䟽謀亂狀王大怒手裂其䟽既而悔之後元
使搭察兒令行省鞫之圭等果伏王遣密直
高世子濟陽括人物儒時爲大護軍與護軍
崔安舟潛以書達忠宣事覺王怒杖之

印侯 承旦

印侯本蒙古人初名忽剌歹齊國公主怯怜
口怯怜口華言私屬人也與三哥車古歹從
公主來補中郎將忠烈欲拜將軍令易名忽
剌歹語大將軍印公秀曰吾與爾善盍借爾
姓遂改姓名爲印侯與張舜龍車信爭起第
極其奢僭王寄如元至虎平縣縣令將宴王
侯以不先饋已恚曰爾用錢羊欲以此宴乎
又川州達魯花赤宴王王欲賜物侯曰川州

小邑可勿與王怒命李之氐賜之之氐畏侯
竟不與徵有人牽牛而過者侯家奴奪而捶
之牛主畏其勢不敢告又有都將校金希迪
者杭侯勢暴橫自書毆殺判事金碩家奴流
海島侯即放還侯之專恣如此元於金州等
處置鎮邊萬戶府以侯爲昭勇大將軍鎮邊
萬戶賜虎符及印出鎮合浦合浦慶尙之民
多受其害有吳仲侯者密城訴事王自別
監察謨決守山縣有陂爲田欲以賂權貴侯

如合浦仲侯盛張妓樂宴舟中侯與仲侯危
酒嵬頭仲侯戴嵬頭起舞失脚墮水死嘗
謂宰樞曰國小民貧旱災甚欲罷鷹坊侯
曰鷹坊請於帝而置之豈宜遽罷忠清道按
廉黃守命貪不廉然頗怕民侯挾憾譖以盜
官米黜之十二年擢副知密直賜籍昇平郡
王聞乃顏大王叛遣柳庇請舉兵助征宰樞
或云請待帝命侯曰父母家有變奚暇待命
王從之練兵將親征以侯爲中軍萬戶侯白
王令赴征士卒見人家及道路有馬則取之
士卒爭劫奪千戶高宗秀請王禁之適聞帝
擒乃顏[illegible]者都僉議[illegible]
賀成宗[illegible]王召宰樞議備禦侯曰上
親將出東[illegible]賊路賊如[illegible]入近境上入
江華今[illegible]禦之王曰民惟邦本予豈
先避以撓民心賊雖長驅而至予爲三軍之
殿以金社稷請[illegible]遣元帥與韓希愈
金忻堅禱之告捷獻俘帝以侯爲鎮邊萬戶

府達魯花赤賜玉帶一腰銀一錠鞍一面賞
之王嘗在元司徒撒里蠻謂世子曰帝有命
諸王駙馬各還國蓋欲鎮安軍民然後來赴
大會今世子與父王直欲赴上都父王縱未
遽還世子宜先往鎮撫之世子曰已遣忽刺
歹等矣司徒曰忽刺歹君家一老奴耳其能
鎮百姓乎世子不答二十四年改官制拜先
政使僉知機務尋改重大匡僉議侍郎贊成
事判兵曹監察司事初韓希愈鎮合浦侯奉

使至興爭席希愈扼其項跨其腹久之乃釋
侯還白公主請加希愈罪公主曰希愈有功
盡且長非希愈誰敢侮汝其勿復言侯與金
忻元卿謀傾軋之及公主薨王相希愈侯等
畏莫敢發會僧日英構誣語謂郎將李承祐
曰希愈等謀不軌承祐以告侯忻侯忻等發
兵執希愈及上將軍李英柱千戶石天補及
其弟天卿將軍李茂朴松堅元冲甲韓大莊
俞[illegible]大前中郎將白瑞卿別將張仁儉等十

餘人告行省左丞哈散曰希愈等將殺侯忻
挾王竄海島事急不先圖禍且不測今已被
執左丞其圖之哈散曰王亦知否曰王豈不
知哈散密令其子往侯王宮仍謂曰王若知
之必嚴警備汝見王曰吾父聞有變恐懼無
兵衛放還我借兵其子黎明往王宮宮中闃
然衛士皆臥不起及上謁王趣召見賜弓劍
其子還告哈散曰前言乃妄也然業已執希
愈等詣王宮請訊之王與哈散鞫之不服囚

巡馬所日英逃王與哈散又鞫希愈等于興
國寺凡五日惟英柱仁儉誣伏又鞫希愈等
三日竟不伏侯忻卿与其黨上將軍姜禎大
將軍金七貂將軍桓貞李瑞少尹陸頗等以
日英逃希愈等不伏將如元訴帝王使承旨
金深留之不從王謂宰樞曰侯等之去西北
面都指揮使尹琓飲食之罪一也不拘留罪
二也給貞頗驛騎罪三也宜置之中贊洪子
藩唯唯知都僉議崔有渰曰殿下且不得留

侯琓安得止之宰相入朝者指揮使其能不
飲食之耶驛騎貞等擅騎非琓給之也宰相
非人乃致此事不罪宰相而罪琓可乎議寢
然琓竟坐罷王流希愈英柱于海島餘皆杖
之哈散還帝問希愈事對曰希愈本無異謀
但怨刺歹欲爲益知禮普化王地耳王亦遣
判三司鄭仁卿判通禮柳琚如元辨侯誣妄
元遣塔海闊闊不花等來執希愈英柱元卿
及判密直柳庇都評議錄事宋之宰以歸庇

乃哈散鞫希愈時譯者之罕至文宗者也庇
還王疑興侯訓之欲罪之庇逃乃罷其職又
罷侯職奪侯所佩萬戶符與王誰紹希愈從
相有寵侯嘽之因留元不敢還及希愈死惟
紹伏誅侯拜洛誅部僉議司事平陽君復佩
萬戶符忠烈薨忠宣歸位入朝侯從東還王
命僉議密直出迎于國門外從加檢校政丞
賜忠勤輔佐功臣號三年卒年六十二性狂
縱貪婪但善於將命從忠烈與公主數入朝侯

未嘗不從凡有事奏聞必遣侯以行辦金方
慶誣得解復平壤隷本國侯與有功焉賜券
一等侯初甚貧窶及得幸屢被賞賜家貲鉅
萬又憑籍勢力多受賄賂奪人土田奴婢無
有紀極人多怨之及死至有相賀者謚莊惠
子承光庚子承旦侯慕科第之榮令承光赴
舉張舜龍亦令其子瑄赴舉承光瑄俱不學
無才試官阿侯等意取之承光仕至護軍
承旦並仕遷歷未詳元執忠惠以歸遇誕日

承旦獨與鄭天起請德寧府賀百官無一人
至者忠穆元年拜左政丞恭愍初封延安府
院君持權處事識縣公田承旦所占尤多辭
禁有司收其田仍徵累歲之租承旦惡之一
日入侍經筵請罷都監王不應但曰窮齋夜
行惡月之盱尋復為左政丞百官罷朝賀當
詣王后宮賜大夫元顥執義慶千興以王
后戚屬故先詣宮賀承旦欲令式目劾之議
於同列曰宰李公遂以為不可承旦怒不視

三三

事時監察司不署承旦政丞告身承旦嗛之
後罷封延安伯未幾以事流于保安居四年
召還卒葬不以禮有婢妾子完護軍

張舜龍　車信　盧英

張舜龍本回回人初名三哥父卿事元世祖
為必闍赤舜龍以齊國公主怯怜口來授郎
將累遷將軍改令姓名忠烈獵于馬堤山時
設道場于壽康宮大集緇徒舜龍曰王奉佛
飯僧又射獵如此有何功德元授宣武將軍

鎭邊管軍摠管征東行中書省都鎭撫王遣
舜龍如元獻七求買公主眞珠衣帝賜舜龍
及珠金牌進尉知密直王與公主曲宴內人
迭起獻壽贊成事趙仁規佯醉不飲舜龍曰
何不飲無乃詐耶仁規怒曰汝輩詐我則有
王與公主入內二、請不止舜龍弟三哥欲
打其兄仁規救之扎其頰三哥攘臂而進左
右解之二十三年以僉議參理卒年四十四
舜龍與印侯車信爭權競爲奢靡起第宅極

修麗以瓦礫築外垣狀花草以爲文時稱張
家墻其弟興起居郎吳良遇家隣比舜龍欲
奪之不得夜率無賴人壞其垣墻子將軍芸
豪奢不檢嘗於八關會直上五鳳樓手取案
上橘柚因而失儀者多王不悅乃罷車信盧
英亦性怜口也信初名車忽解本國人嘗沒
入于元居燕京其世爲緣得乳公立及公主
釐降遂爲滕臣累遷上將軍官至贊成事初
興王寺婢年未五十者托信求免役寺別監

李源執不可信毆源源詣宮門訴之王怒召
信數之曰別監吾所命也汝何毆耶顧謂信
母及印侯舜龍曰汝輩之言吾皆勉從今汝
不法何至此遂因信于街衢所與和名式篤
兒河西國人官至將軍嘗以事如元未還而
死性溫厚聰敏頗知書非印侯舜龍之比

曹允通

曹允通龍岩縣人以碁知名又善去鶴琴所
製別調行於世元世祖日與南人善碁者試

之允通輒勝帝許乘傳隨意往來忠烈時遣
使召允通挈家入朝帝問曰世傳人參產汝
國者嘉汝能爲朕致乎對曰臣若管其事歲
可得數百斤帝賜傳遣之自是允通歲巡州
郡發民採之或小有朽敗或非地產未及期
者輒徵銀幣以營私利民甚苦之王遣張舜
龍奏曰曹允通奉聖旨採人參人參唯產東
北界允通獨令諸道民就產處採納臣請隨
所產處以時採貢帝又命允通管兩界鷹坊

王亦賜紅鞓官至積成事致仕卒

列傳卷第三十六

列傳卷第三十七 高麗史一百二十四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illegible]

教修

嬖幸二

尹秀 吉甫

尹秀漆原縣人父養三爲無賴行弃市江都因號其地爲養三岐秀元宗朝拜親從將軍時同知樞密趙璈夜召秀謀誅林衍秀諾璈遷延不發秀懼以其謀告衍衍殺璈初左[illegible]隊正宋義隨使如蒙古知蒙古將加兵[illegible]逃還以告得遷都江華以功累遷樞密副使致仕至是復都舊京義懼蒙古詰前事秀亦懼追理殺璈之故二人相與謀挈家投頭輦哥叛入蒙古忠烈之在蒙古爲禿魯花也秀以鷹犬得幸及即位秀自瀋陽挈家還管鷹坊恃勢縱惡人以禽獸目之嘗如元獻鷂還言帝以鷹坊子五十人處之羅州凡屬鷹坊者勿使侵擾且令朴義掌之以秀自請也未

幾帝遣鷹坊子郎哥歹等二十人往慶尚道
河陽永州之地以秀及元卿伴行又以秀為
全羅道鷹坊使卿義李貞為慶尚忠清西海
道王旨使用別監初秀等分管諸道鷹坊招
集逋民稱為伊里干伊里干華言聚落也按
察及州郡牧守小忤其意必譖而罪之故伊
里干人肆毒良民無敢誰何都兵馬使屢請
罷鷹坊秀等恐王聽之諷王奏帝各受聖旨
鷹坊牢不可破又假使別監之名其權益[illegible]

自後秀貞卿義每分遣其屬稱捉鷹別監者
不可勝數所至擊鮮飼鷹民間雞犬殆盡秀
官至軍簿判書鷹揚軍上護軍一日三角山
僧夢一老父邀至其家謂曰我龍也昨日吾
兒化為鵠遊大澤中尹秀射殺之僧寤而異
之告南京留守王聡聡詣秀問之果其日獲
緇鵠其大異常尋暴得疾起立奮拳撞墻壁
大叫曰狐兒麋鹿胡敢我肉遂死子吉孫吉
甫吉甫善擊毬元仁宗為太子吉甫因宦者

伯顏禿古思得出入東宮由是忠宣亦寵遇
之授中郎將言無不從時淑妃得幸于王順
妃之女伯顏忽篤入侍太子謀辱淑妃訴太
子令淑妃赴都王患之吉甫白太子乃止王
嘉謂吉甫曰汝宜繼乃父為班主吉甫辭曰
臣年少請授臣兄乃拜吉孫鷹揚軍上護軍
吉甫大護軍後吉甫忤伯顏禿古思失職東
還尋貶務安監務起為合浦鎭邊使子桓自
有傳宋義子和義之叛入也和泣諫不聽乃

中路逃歸義告頭輦哥追還之和少習騎馬
擊毬弄杖妙絶古今帝甚歎賞謂左右曰若
非神助則是幻術康守衡曰致高麗入都江
華抗拒王師義之所為也今高麗出陸義懼
罪來耳由是義貧困失所和益怨其父請帝
挈妻東還元宗喜擢為御牽龍行首至中禁
指諭以其母賤限職三品後義亦還

李貞　金文庇　李玢

李貞本賤隷也常屠狗為業以勇力聞見愛

於金俊子柱及柱敗逃免爲忠烈乳媼女壻遂有寵管鷹坊多聚無頼之徒流毒郡縣國人皆惡之累遷將軍貞自元還謂王曰帝問國王馳馬放鷹熟乎貞欲使王數遊田故有是言尋辭職避日本之役國制伶官限七品貞愛伶官金大直女諷王授大直祇候賜犀帶王幸壽康宮貞設宴迎于道先敞栗林閒手自拾煨以獻王悅官至副知密直司事貞以鷹犬得幸不數年驟登樞密賤隷之濫於大官未有如貞者子郎將琨張舜龍之壻與宮人無比私事覺將殺之以舜龍故流海島有金文庇者家世單微以勇力聞爲夜別抄指諭忠烈時積官至軍簿判書初趙文柱欲誅林衍召文庇議久未發文庇懼謀洩及禍乃告衍衍殺文柱文庇常燎狗破竹刮毛而食之及得疾遍體皆瘡使人以竹刮其身至死李玢張公李平者亦忠烈時人玢好勇善騎射官至將軍常以養鷹遊獵爲事生捕鳥雀去其毛嚼以飼鷹或割生鷄留其半而飼之王之好獵皆玢導之及死如烏嘴狀者遍體公平以鷹犬得幸王使公平養鷹于宮園日必再至公平殺民閒雞狗無算直史館秋適嘗候平閒苫裏有聲發視之生狗割一脚矣

元卿

元卿倖子也性豪奢好射御不喜儒忠烈朝累遷中郎將爲三道人物推考別監忤公主旨公主怒杖之全羅道巡撫使幕僚李贇適見驛馬馱物如京者詰之乃鷹坊人私物也贇繫其人輸其物國庫卿譖王曰李贇見進鷄者罵曰安用此爲撲殺其鷄王怒流贇海島未幾尹秀白王釋之王置鷹坊都監卿與朴義爲副使由將軍轉大將軍印侯以公主怯怜口驟登宰輔權傾中外卿欲籍侯勢以子善長娶侯女自是黨於侯好生事爲國害進右副承旨陞副知密直司事時卿兄瑚位

在卿下卿白王曰兄弟同為宰相弟居兄右心所未安乃改卿為三司使翊為副知密直後拜中京留守果毅軍都指揮使以同知密直司事卒卿幼習蒙語屢從王入朝世祖常呼之曰納麟哈剌以其應對詳敏舉止便捷故曰納麟鬚髯黃黑故曰哈剌嘗受元命為武略將軍征東行中書省都鎮撫帶金符

朴義

朴義密陽人以鷹犬嬖於忠烈累遷將軍先

是密城人趙阡殺守應賊降密城為歸化部曲義賂左右白王曰密城大郡貢賦甚夥降為部曲無鎮撫者恐其民流散乃置蘇復別監義常養一鶻郎哥歹曰鶻尾羽十二者罕此鶻十四者獻帝必厚賞義隨郎哥歹如元獻之及還自言帝有命以已為大將軍王獵于安南義獲一鵠以進王大悅賜衣忠宣為世子嘗謂義曰每以鷹犬從吏吾君者此老狗也義慚赧後忤公主旨流海島籍沒家產未幾拜右副承旨歷左僕射副知密直同知資政院事忠宣即位加僉議贊成事封密陽君忠肅八年卒義富而吝初欲以黃金二十錠銀三十斤為忠宣施佛寺義死子正尹惟正私用之忠宣囚惟正于巡軍徵金二十兩銀七十斤銀瓶六百布千匹奴婢三十口田二十結

朴景亮

朴景亮初名瑄抄奴祿大之子忠宣趙妃姊

妹之壻韓國公主妬趙妃專寵譖于元元遣使治之景亮亦被執如元遂籍其家後累歷軍簿判書權授密直副使忠宣賜景亮鞓帶又教曰大德七年春奸臣倭豎至行在香水園謀不利於孤朴景亮劉福和洪詵許有全李連松姜融李珍李翛趙通等奮義忘生力沮奸謀忠勤特異宜別錄功用之景亮親子及堂兄弟姊妹至于子孫並為良又以其族杪奴金泰補南海縣令泰元嬖宦李淑友壻

也國人言自今抄之路開矣遷僉議評理從王如元李思温金深以爲王之入留京師實由景亮等爲之腹心言於徽政院繫獄語在深傳忠肅時封興禮君忠宣奉香江南景亮與遂安君李連松等從之行至金山寺元遣使急召王令騎士擁逼以行侍從臣僚知伯顔秃古思用事恐忠宣不免皆奔竄景亮連松皆仰藥死

全英甫

全英甫本帝釋院奴治金薄爲生元學官宰淑之妻兄也淑嘗黨於王惟紹謀廢忠宣及忠宣誅惟紹乃籍英甫家流遠島初忠烈授英甫郞將諫官不署告身及忠宣復位二年拜大護軍郞署之時人語曰閒者人言小王立政必公今既免英甫罪又授大官何私昵如此英甫嘗爲資贍司使多竊銀幣王以白元恒嘗知讞部監選軍有能名命勾較諸司案卷元恒究問英甫不置英甫甚怨之會元恒杖殺司僕令史英甫訴王流元恒靈興島忠肅時授密直副使累轉知司事兼大司憲臺官閉門不署告身後改評理陞贊成事又拜三司使忠肅之留元也瀋王暠謀奪王位奸臣交構王遣朴仁平謂宰相曰昔有小廣大隨大廣大渡水無船謂諸大廣大曰我短小難知深淺君輩身長宜先測水咸曰然入水皆溺獨小廣大免今有二小廣大在吾國全英甫朴虛中是也置我禍網晏然坐視何以異此國語假面爲戲者謂之廣大英甫嘗壓良人一百六十人爲賤事覺整治都監決還本籍忠穆四年死

康允忠

康允忠本賤隷始事忠肅拜護軍嘗強淫郞將白儒妻監察司鞫問具服請罪之不允監察僉議典法交章極論留中不下監察司累日不視事乃杖流海島曹頔之亂侍從忠惠有勞錄勞爲一等授密直副使時王求四件

奴婢甚急允忠與閔漬主之迁僉議評理出
為楊廣全羅慶尚三道問民疾苦使閔漬分
遣惡少諸道誅求無厭允忠執送惡少囚巡
軍忠穆朝拜贊成事初趙得球從王煦如元
煦與得球議整治事得球曰允忠在幼主之
側納君於邪苟欲整治宜先去之允忠聞而
㗸之及煦與金永旽以奇三萬死不克整治
欲如元奏帝允忠恐得球圖己誘王貶于耽
羅時德寧公主盛年居中允忠與裴佺出入

得幸秉政權作威福有人貼匿名榜于監行
領云贊成事康允忠以一宦者一侍女通嫁
君母恣行淫亂得寵于內與河有源沮整治
都監若誅此兩人國無患矣齊直印璫贊成
權謙李壽山言於院使高龍普曰允忠通乎
君母罪惡貫盈今允忠聞院使來白王曰龍
普謀陷先王竄于岳陽今得罪而來王何必
待以厚禮龍普聞而憾之謂允忠曰爾為內
臣恣行無禮何哉自今毋昵于內允忠懼謝

病不出數日賂龍普母以請龍普對允忠語
璫等曰今欲辨康贊成事公等毋隱前言璫
等相視默然龍普陽詰之顧謂允忠曰公宜
復視事會王率百官迎詔允忠逡巡從金倫
李齊賢朴忠佐等上疏曰孟子曰不仁者可
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不
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其有欺君
罔民不憚天下之公論不畏天下之大法則
不仕之大者也與之言尚不可況信之任之

乎竊見康允忠起自賤隸得幸先王奸諂竟
淫既經杖斷宜畏法以退藏猶匿過名復貪
榮而冒進百端逞欲一代肆凶先王所以詔
獄就徵岳陽反葬允忠一賊實是根株閔漬
九人只為枝葉積釁專歸於上狡謀獨免其
身斯則一國之痛心而疾首者也臣倫等俱
抱願忠之志不勝疾惡之心謹疏其罪以聞
蓋允忠者強姦金南寶之妻又姦白儒之妻
累經杖斷身帶瘢痕冒受征東員外仍兼僉

議贊成豪横不法現有王妻又娶故密直趙
石堅服喪妻據有石堅家産又至正六年天
子命王脫歡金那海整治本國弊政脫歡因
言前代之事允忠實爲禍根當先黜退可以
整治允忠恐懼潛用譎謀紿那海抑脫歡以
誤整治之事又至正七年天子復命脫歡等
整治殿下召脫歡等宰臣耆老議所以奉行
者耆老以爲聽斷[illegible]民之訟只爲整治之一
事必先整治選法中外之官各得其人令監
察舉劾非違然後可以土副帝意允忠方密
政房提調恐失其利且怨王脫歡前言作色
拂袖而起不以衆論入白尋用所親安子由
等不諳民事之人爲整治都監官陞脫歡爲
領都僉議實奪其權焉能整治脫歡不能舉
行十事者實允忠所沮也宗廟之事國之大
事子由攝行大廟擅以犧牛與願堂僧使血
祀有闕監察劾論其罪以其壻李浥爲允忠
門客百計營救反陞子由爲贊成事諫官宋
天鳳李芳實安元龍不署子由謝牒允忠矯
王命召芳實等勒令請暇尋奪其職且允忠
監傳之奴安知流品清濁乃爲政房提調擅
銓選之權與奪由己賄賂公行門戶如市專
權於國流毒於民至使先王存被譴訶歿稽
贈謚若不舉正此賊之罪無以追明先王之
忠伏乞轉呈上國以明前代之事非先王之
過皆允忠所爲加此賊兩觀之誅雪先王萬
世之耻王及太妃感悟轉呈于元恭愍三年
復爲贊成事尋判三司事五年護軍林仲甫
欲奉忠惠孽子釋器潛圖不軌繫治巡軍鞫
連允忠貶爲東萊縣令八年殺之

裴佺

裴佺興海郡人其母宮婢佺爲忠惠嬖幸累
轉護軍委以機務歷官軍簿判書曹頔之亂
侍從有勞錄功爲一等封興海君佺嘗在元
王夜幸佺第淫其妻與其婢金珸妻佺与康
允忠得幸德寧公主居中用事有人作匿名

狀錄佺罪惡貼版圖門公主召諸宰相謂曰自今裴佺勿復近侍忠定時爲行省理問元以佺及郎中金永煦貪外郎李元弼等受賕放倭賊囚鞫之會赦免佺猶在公主宮中用事如舊時都僉議尹時遇在王側弄權人目之曰尹王干謁者不因時遇則必托佺及李齊賢爲權省下佺于行省獄恭愍宥之時人憤其曲貸元惡居十年卒子尚絅尚度尚[illegible]尚恭

閔渙

閔渙密直事頔子也爲忠惠倖臣官累代言又以禧妃之舅怙勢恣橫人皆疾之嬖人[illegible]夫金使江陵道索人參參貴所得少懼王罪己擅徵職稅還說王曰臣往江陵見朝士退居鄕里病民者衆臣徵其職稅藏州郡以待上命朝士居外者非獨江陵五道皆然若從臣計有利於國王納其言渙從旁從史分遣嬖人諸道徵職稅六品以上布百五十匹七品以下百匹散職十五匹人聞令下或挈家登山或乘舟而適於是焚山澤而索之禍及其族政丞蔡河中等請罷職稅王欲從渙又勸之徵稅益急慶尚道有散員同正者貧甚賣盡資產不充額其女痛父受苦斷髮貿布以納與父皆縊死又徵船稅雖無舟者亦被其害後東界存撫使崔昌義白王罷五道職稅盡還其主渙又建白求取人四件婢奴甚急曰寄上曰投屬曰先王所嘗賜與曰人相貿易者王使渙及康允忠等主之於是諸豪富家婢有姿色者皆奪而置之比殿使紡績如平人家權準奉天祐權適家尤被其害唯賂渙者得免渙又分遣惡少諸道或收山海稅或徵巫匠業中貢布民不堪苦康允忠爲問民疾苦使執送惡少囚巡軍王怒黜渙未幾召之復得幸焉王嘗使渙及朴良衍金善莊等監督新宮役王怒稽緩杖渙等於是人家寺院材瓦礎砌靡不撤取及王被執于元

印璫以檻車載渙等九人如元流渙于辰州路後還國拜同知密直司事紅賊之亂渙爲元帥以殺揔兵官鄭世雲與李芳實等伏誅子輻戟

尹碩

尹碩善州海平縣人父萬庇官至副知密直司事碩忠宣時爲別將元使至以盡人立王前元使傳帝旨令兩王子入侍碩聞之默自念吾當從弟歸告其父父曰兒計失矣府以從王子者爲後日計兒在而弟先有國乎碩曰吾亦知其然然吾見少則敬心生見長則否此所以決吾策也遂從之長早亡少即忠肅也及忠肅即位授護軍爲王嬖幸累迁代言僧松戒嘗有穢行見黜於其徒以其妹與碩碩薦於王由是與碩俱見寵出入無禁碩巧言令色善逢迎娼賢嫉能顛倒是非忠宣恐其誤國諭王斥之貶于金海後與孫琦附曹頔察河中觀望生事爲國害官累同知密直司事元欲立省于本國碩與金怡李凌幹等奏于帝議遂寢論功爲一等轉僉議評理封海平府院君拜政丞王有疾不親除授碩與代言奉天祐等銓注於其第碩性急數罵辱嬖人嬖人多怨之賛成事林仲沈與碩有違言碩以馬策抶之嬖人白王王怒下碩巡軍杖之忠惠初改中賛加壁上三韓十字功臣號忠肅復位在元遣閔祥正趙炎輝蔣伯祥仁守等下碩及宰相孫琦金之鏡上護軍裴佺吳子淳康庶朴連代言李君俟尹桓大護軍丘天祐護軍崔安壽金天佑郎將盧英瑞等于巡軍皆忠惠嬖幸也伯祥鞫碩以四事曰王之朝元也汝勸止行歛錢粮前王與小人亂政汝爲相不言又與前王謀叛上國又與内竪朴連等交搆王父子乃囚其子之彪之賢奪之彪告身杖流海島又流孫琦等二十餘人後數月頔黨有訴寃於元者元遣客省大史都赤來囚伯祥仁守祥正炎輝于

行省釋碩等囚召還琦等忠惠復位又拜左政丞曹頔之亂侍從有功賜鐵券忠穆時御史崔濡強淫碩婦碩訴于元托元嬖宦高龍普受鎮國上將軍高麗都元帥御史臺彈之發還元籍流于海平卒葬以庶人之彪官至知門下省事封海平君謚忠簡性寬厚不立崖岸略通蒙古語子實大護軍實子可觀自有傳

孫琦

孫琦本商人為忠肅倖臣累遷大護軍以侍從勞賜田及臧獲由捴部典書陞知密直司事賜推誠協輔功臣號王見讒留元奸臣附瀋王謀竊王位琦能忘身辨理王復位還國賜鐵券加推誠守義佐理功臣號拜僉議評理進贊成事後王還自元以平壤琦與萬戶曹碩政堂文學朴遠大司成張公允等訟大同江娼妓縱樂王命衛士執琦等反接囚巡軍恭愍以王弟入朝琦從之及即位封平海府院君尋以政丞致仕

鄭方吉 林仲沇 姜融

鄭方吉登第累官判典校事轉成均大司成入密直司忠肅見留于元方吉與韓宗愈等會百官呈天寺為書請還王又請執送誣訴本國者後拜僉議政丞時盜發金馬郡馬韓祖武康王陵捕繫典法司盜逸方吉欲劾典法官贊成事林仲沇沮之曰賊繫獄二年無現贓死者多矣方吉曰吾固知發塚人多金且云潛用臣濟田祖者誰屢罵辱之仲沇惭恚移病人以方吉言為是時方吉年七十六王賜以杖代金台鉉權行省事忠惠在元襲位忠肅將如元至海州方吉與贊成事姜融前評理金元祥白忠肅曰今王之位殿下與之宜誠心事殿下反如仇讎殿下之臣皆議職唯以義成倉屬殿下供億不給辱莫大焉又與龍山元子不友勢不可兩存請殿下與元子入朝曹益清力陳不可忠肅嘉納之然

以方吉言猶未能自安仲沇嘗與議郎曹光
漢應教韓宗愈叅銓注官至贊成事嘗與蔣
伯祥攝征東省事忠肅嘗謂仲沇曰卿亂我
之政人目曰林權有鄭權者曾典銓選多受
賄賂故王比之融本姓名康莊其祖晉州官
奴融忩宣時拜內府令妹爲巫食松岳祠大
護軍金直邦以其所善巫代之融不可直邦
罵融曰汝是官奴何驕乃爾忠肅賜端誠協
戴功臣號累陞贊成事封晉寧府院君忠定
元年卒子千裕婢妻出也恭愍以其妹爲元
丞相脫脫寵姬命密直金敬直以其子妻之
千裕後封河城府院君

申青 朴青

申青一名松多仁縣伐里驛吏嘗入元爲瀋
王暠從者得幸及忠肅如元館於瀋邸青得
見由前散貟授護軍累遷上護軍及忠肅復
勤青假威用事勢傾一國無忌憚與朴青李
青齊名時號三青忠肅每言忠惠過失從臣
曹益淸尹桓謀去忠惠所狎惡少輩以上護
軍吳子淳大護軍洪瑞與青善遣二人與青
共圖之時青爲巡軍千戶稱奉旨執其惡少
之尤者宋八郎洪莊等囚之拷掠甚嚴忠惠
欲其疏放屢召青不至忠惠憾不置忠肅薨
忠惠立令權省洪彬囚青于理問所命耆老
府院君權溥等疏青罪告行省曰木有蠹不
除則萎國有盜不去則危故孔子爲政七日
誅少正卯所以除國害而安民心也今有內
豎申青者起自微賤冒受官爵擅權自恣不
畏朝廷之制本國之法鬻官賣獄中外憤怨
堅加責罰不幸先王弃世嗣王居憂若不陳
告省府衆情鬱抑無處可申伏望亟正其罪
以一戒百青本驛戶變名逃役冒受大職罪
一也青將遠近親屬除免站役又影占人戶
聚作莊舍私其貢役罪二也本國風俗無問
尊卑大忌家長方位如有犯動必致病疾青
今年正月就先國王宮裏睛掘大樹正値先

王行年方位因而不憚以致大故先王嬰疾二十餘日青居中沮遏他人莫得近前又不報公主及嗣王其意難測罪三也青矯先王旨勒取人金不與其直又盜德泉庫布一千八百匹義成倉布二千四百五十匹寺社田二百六十餘結自餘取人田民不可勝記罪四也令親屬擅乘驛騎械繫多仁縣吏黃仁贊奪其奴婢一十七口恐嚇檢校裴尚書別將宋全令同正朴得侯李均吳天世等逼脅其女其餘難以盡數罪五也令親屬率二百餘人執金化郡吏文世益守等五十餘人壓良爲奴婢毆殺文世及丁延妻典法判書安軸監察執義尹奕持平李敏等守正不聽其言青矯旨囚巡軍百計侵擾罪六也家起大樓金畫其壁朱髹其楹奢僭類此罪七也凡其所犯或在赦前恣行不悛迄至于今不敢不告行省錄其書授金永煦呈中書省永煦妹壻別哥不花時爲平章於王兩姨兄弟故賜永煦鈔一百錠綾一十五匹紵布三十匹遣之移因青巡軍遣宋明理宋八郎以糞塗青口旣而籍沒青家撤其樓輸材瓦於崇敎池恭愍時授平壤道巡問使官累工部尚書樞密院副使朴青一名松素微賤以養鷹得幸忠肅累遷上護軍以罪收賜田屬興善宮後爲密直司使其妻嘗與族父李臣桂通青刵兩人告監察司鞫之

王三錫 梁載 曹華卿 崔老星 尹賢 安珪

王三錫本南蠻人性狙詐輕躁無才術嘗隨商舶至燕糊口於人忠肅在元三錫因幸臣求見王悅之遂從王東還以醫術媚王得近幸寵眷無比稱爲師傅妬賢嫉能賣官鬻獄至於庭辱臺官王不悟三錫以陰陽幻術勸王幸漢陽富原龍山久留公主在龍山生元子而薨時有飛書云禪師祖倫師傅王三錫誘王久留龍山濱海下濕之地使公主免身罹毒遘疾不救若達帝聰二人之罪在所不

藏三錫嘗爲儒學提擧欲塑文宣王像成均
館閉大成殿不納三錫譖之因博士李暄學
錄申謂於理問所並罷其職其專恣如此梁
載初名將燕南人附三錫夤緣用事朝野疾
之三錫死載還燕及忠肅如元載又與將伯
祥構兇謀不克遂謟事王左右得幸封佑文
君與郎將曹莘卿掌銓注交結宦寺竊弄政
柄請謁盈門賄賂公行士大夫多出其門以
莘卿爲左代言崔老星懷義君申時用大匡
元尹尹賢持平行錢得官者幾至百餘王不
之覺載又以所善李閏屬蔡洪拮安珪中第
時商賈雜類競依載以載舅王天祐與宰相
李儼金元軾爭奴婢捴郎尹奕瞻依違久未
決載奪奕瞻以賢代之賢即斷與天祐僉議
司會署告身蔡河中見載所用漢人告身遂
裂去三四紙莘卿嘗爲僧相風水賣術爲生
亦因載以進同掌選遂以代言帶提學士林
觖望嘗矯旨令楊廣道貢物別監申淑獻熊
掌豹胎淑督索州郡事聞王怒罷淑職莘卿
陽若不知老星色目富商本名咒黑厮亦因
載得封君載嫌物議詭書批目云百四歲老
人崔老星賢尚州人以典法掾爲時用家臣
潛拜典法佐郎賣獄受布百五十匹事覺憲
司劾其罪時批目下已二日賢與宦官謀寢
其劾收批入內抹持平李孫寶名改注賢不
用印臺官不署告身賢昏夜乞哀又托權豪
宦寺促署之珪忠肅潛邸時侍學也家世本
平微無他技性柔訥善逢迎忠肅薦於忠宣
權補典校校勘忠肅自元還國百官班迎忠
肅目珪笑之數引見忠宣俾擇謹愼者爲王
府知印忠肅乃以珪爲選部散郎委以銓注
時議非之後拜代言仍掌選累遷政堂文學
卒

崔安道　李宜風　金之鏡　李仁吉

崔安道小字那海其先海州人徙居龍州安
道母宮婢以內僚事忠宣於燕邸遂通蒙漢

語後爲忠肅傔屬錄其勞賜田及臧獲與李宜風俱爲忠肅嬖臣曹頔與許慶爭財安道與宜風右慶譖頔頔方得幸忠宣譖安道杖流海島未幾復見幸與宜風常在王側專事報復忠肅被譖留元以安道侍從有勞加賜田民王留燕五年憂悸傷性及還國常居深殿忽忽不樂不親政事安道與倉之鏡申時用僧祖倫等擅權柄賣官鬻獄無所不至臺諫章疏中沮不啓時元欲立省本國安道與

金怡等力辨乃止以功又賜田民累轉上護軍元使買驢來安道之鏡自以專恣恐禍及已日夜憂懼及買驢還喜甚驕王遣安道于平壤餽買驢金銀綾羅紵布買驢不受安道私用之又與金之鏡李仁吉辛貞李仲陽裴佺李吉祥鄭都赤不花等收內乘馬三百匹于江華多所侵暴民不堪苦流散殆盡王獵于平州安道詣行在騶從甚衆王望見意元使來驚駭及至怒流于島安道留旬餘乃行

其傔從尙多不入配所遊遍揚廣道時按廉馬季良貪婪嗜牛肚民譏之曰馬食牛及安道至季良及州郡爭勞慰待遇稍薄安道輒加鞭撻忠惠初召拜監察大夫祭酒金右鏐掌監試安道子璟年纔十餘不學得中試提學韓宗愈代言李君侅掌貢舉璟又中獻納許邕正言趙廉鄭天濡等上書言安道濫居風憲子璟乳臭中第請罪之不從以其書示安道臺官以璟借述登第祖母又賤不署依

牒凡九年王督省官署之改同知密直司事賜協謀同德功臣號元授征東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旣而入元宿衞元授中尙監丞轉太府太監壽奉詔還國有南氏者忠肅所幸女也安道與之鏡通焉忠惠後元年卒年四十七子濡源淑臣文丘源卽璟也忠定時爲代言轉版圖判書恭愍朝倭焚喬桐甲山倉源與戰獲二艘拜密直副使賜陳力協謀功臣號趙日新伏誅源益有寵常侍左右嘗因事

杖公主殿竇人八思不花八思不花訴曰源
捶我致公主驚墮胎大不敬王下巡軍命贊
成柳溭嚴加訊鞫不服貶爲光陽監務時謂
宰相金倫妬寵而搆之也元將討高郵賊召
募將卒王召源還封龍城君遣之時南賊曰
盛我軍陷六合移防淮安路源與李權等六
人戰死濡自有傳宜風本元人善射御爲忠
肅嬖臣朝夕出入禁闥年十五補散員嘗從
王獵鹿走駕前一箭殪之王悅授別將行首
驟拜摠部典書累陞密直副使性奇巧惟務
媚悅招權納賄恣行威福愛晉陽妓月娥貴
緣得官者甚衆祖倫亦諂事宜風遂近幸頗
與朝政逞私撓法之鏡亦忠肅嬖臣也累遷
密直副使王幸白州元使完者來之鏡白王
曰完者族黨在本國完者將欲官之王命之
鏡及高用賢奉天祐掌銓注申時用至政房
罵之鏡曰今日除授爲使臣也爾輩鬻官何
不官吾子孫耶時失職者皆在庭時用顧曰

若等無錢又誰怨耶求官者雲集之鏡等夜
匿村舍注擬上護軍申丁求官未得罵之鏡
天祐曰爾何壅蔽聰明專擅除授也又大呼
曰無錢者毋求官之鏡等不能對批成李仁
吉擅改于其第及批目下用事者爭相塗竄
朱墨至不可辨時有童謠云用綜布作都目
政事眞黑冊我欲油之今年麻子少噫不得
初之鏡誘王辟位立忠惠自以爲功忠惠不
用之鏡怏怏忠肅復位以之鏡背恩囚巡軍
憂恚瘦死仁吉一名成柱本商人亦忠肅嬖
臣也累官密直副使與護軍李安爭奴婢毆
安又毆其妻傷胎監察司囚仁吉家奴仁吉
至監察司門伺臺官出罵辱之仁吉又以姦
諂幸於忠惠忠肅嘗見忠惠衣冠太侈訓戒
之且謂仁吉曰汝眞犬豕也杖流于島忠惠
中止之

盧英瑞　朴良衍　宋明理

盧英瑞忠惠嬖臣也嘗從王如元舍於回回

家竊其妻杖之遣還有官者父與英瑞同名
者除瑞州英瑞自謂得之即之任事覺杖之
王憐而益幸授内乘別監曹頔之亂元徵王
囚刑部又繫英瑞等獄及王復位還國錄侍
從功爲一等封直城君爵其父母妻子賜田
及臧獲王嘗欲礪人官授宮人親戚英瑞白
王曰臣亦欲以是官授人王問爲誰曰有嘗
遺我屋材者王笑許之忠穆初豐儲倉副使
李仁壽丞李汝就竊倉貨監察司囚鞫之仁
壽英瑞姻婭也以王命沮之尋以仁壽爲軍
簿正郎謫執義趙淵爲永原府使後德寧公
主流英瑞于光陽及李齊賢爲權省流加德
島朴良衍宋明理亦忠惠嬖臣也良衍嘗以
親從護軍管内乘潜易良馬八匹事覺徵布
八百匹流之累迁大護軍明理歷官上護軍
每從王微行王嘗作儺戲命明理主之賜布
二百匹役百工奪市中物以供其費市鋪皆
閉又勸王起樓崇教寺蓮池旁爲遊宴之所

王命良衍植花木王又起新宮于三峴命良
衍及金善莊閔渙等督役書雲副正閔珹李
以陰陽拘忌言其不利王怒毆之良衍求媚
於王大加營度點西江入戶輸甓瓦又令惡
少輩奪人牛馬以輸又發近京諸郡丁夫伐
材浮江而下人馬絡繹州郡騷然農者輟耕
時京城民訛言王將取民家小兒數十埋新
宮礎下家家驚駭多抱兒逃竄者惡少乘閒
恣行剽竊王怒營宮稽緩責善莊良衍等曰
若不斷手十月必受重刑且徵賜物及工費
善莊等晝夜督役不少懈又張榜曰自宰相
至權務輸材不及期者徵布五百匹分配海
島於是輦材絡繹新宮殿宇門戶皆飾鍮銅
乃命百官下至胥吏每二人給五綜布一匹
徵鍮銅二斤人皆苦之又歛諸道銅鐵鑄鼎
鑊錡釜納之新宮民閒農器盡括無餘王猶
怒其稽緩親杖善莊良衍渙於是人家寺院
材瓦礎砌靡不撤取其宮室制度不類王居

及王被執如元高龍普捕良衍善莊等十餘
人囚之明理以與龍普善故免印璫檻載良
衍等如元元流良衍于杭州路

金興慶

金興慶侍中就礪之曾孫聰慧便佞恭愍朝
選補亐達赤王見而悅之以爲內速古赤有
龍陽之寵常侍內寢未嘗一夕許休沐數月
閒超遷至三司左尹轉左右衛上護軍寵愛
日深嘗入直據胡床王見之怒使上護軍盧

璹拳毆幾斃後王又以事笞興慶興慶怒毆
內侍宋良掊復矯命杖之拜代言有上護軍
金用輝諂附興慶嘗奸高家奴妻當坐興慶
因誕辰請王赦遂得免王寘子弟衛以洪倫
韓安權瑨洪寬盧瑄屬焉興慶摠之王強使
興慶倫安等通益妃興慶寵倖既極勢傾中
外嘗以事銜典法摠郎楊允發矯旨召之允
發辭以疾命巡衛府執致宮中時方隆冬裸
其身終夜侵辱郎將張龍本判事張海奴也

諂事贊成安師琦不禮於海海怒搒之龍訴
師琦師琦告興慶興慶白王令巡衛府捕海
并取契券海知之携券逃繫其處女巡衛府
又興慶從者遇糾正姜隱金南生柳沄等不
下馬隱等叱下之從者訴興慶乃囚隱等令
憲府罪之興慶請以母積善翁主柳氏爲交
州江陵楊廣三道祈恩使傳騎至十餘匹按
部守令競行苞苴柳尋封辰韓國大夫人柳
受倖廣興倉米布麁惡興慶怒杖倉官于闕

外王以體覆使李傑生輕決河乙沚等罪殺
之傑生臨刑談笑自若人謂傑生剛直敢言
嘗忤興慶故及興慶愛倡妓小斤莊恐人竊
之日使其黨崔仁掊伺之見李成林宿其家
以告明日興慶戲之曰宰相宿倡家可乎成
林變色曰無之由是交惡白王出成林爲楊
廣道都巡問使適禦倭軍敗都巡察使崔瑩
希興慶意欲殺之成林異父弟康興邦亦有
寵於王力救免死杖配烽卒斬其都鎭撫池

深興慶當直使判典校林樸代之又與安師琦等張樂宴禁中其無忌憚類此每出入騶從之盛與辛旽無異及王被弑辛禑立右司議安宗源門下舍人金濤補闕林孝先正言盧僑閔由誼等上言古人云大姦似忠大詐似信金興慶不更事無知惟以年少憸利荷先王寵眷超擢高官得任喉舌朝夕昵侍怙權陵僭蒙蔽聰明專擅威福縱肆貪婪王旨擅傳而不奏御膳先已而後進刑政自任賄

賂盛行用公府之財為己物取內廐之馬為己畜奪人之妻陽令離異受人之奴陰許扶援慢罵宰相縛辱郎吏以普通佛會作其馬坊役七站人馬輸其私米誘扇群小恣行不法虧君德斂人怨遠近莫不痛憤畏威莫敢指斥使上恩不得下究下情不得上達馴致堅冰之勢釀成前日之禍蓋起禍者萬生也而媒禍者興慶也昔趙高專於秦而卒成望夷之禍朱异專於梁而終有臺城之變今在

惟新之朝宜先正興慶誤國陷君之罪以快一國臣民之憤迄至今日略無譴訶興慶曾不自悔所在群聚謀自安之術驚駭視聽沸騰物議且興慶之縱惡至此者亦由王伯安沼鄭龍壽為其腹心相濟為之耳請令憲司明正其罪以誡將來疏留中不下臺省請至再三禑乃流興慶于彥陽除名籍其家餘皆免官初吳獻聞洪倫等謀以告興慶興慶以倫等有寵於王恐王不信反為所害猶豫未

發及亂作獻具告崔瑩瑩遣獻于興慶貶所對辨興慶謂獻曰汝尚乳臭吾薦汝先王汝反欲噬我耶獻曰吾以倫等逆謀告公乃所以報公德也興慶無以對遂誅之

潘福海

潘福海巨濟人為辛禑嬖幸累遷密直承旨嘗直禁中與知申事李存性戲號知印尚書高上聚衣相與諠鬧禑聞而問之福海存性對曰士聚使酒臣等不能禁禑怒罷士聚職

後福海陞密直副使禑畋于西海道福海從之至瓮津禑射豕豕突觸馬禑驚墜福海躍馬直前一箭殪之禑得免自是寵遇日隆賜姓王爲子擢門下贊成事賜推忠亮節翊戴佐命輔理功臣號超拜其父門下評理益淳爲右侍中以福海既爲禑子同入政府不相避禑賜福海敎曰遇急遽倉卒之難然後知出衆之眞才立光明馬偉之功然後受稀世之至寵此古賢臣碩輔所以富貴不離其身而聲名流於萬世者也乃祖阜奉使節而通日本提文衡而取英材代有聞人立于朝著餘慶浸漬久而大振其在卿乎卿材兼文武立志堅確移孝爲忠主耳忘身丙寅西狩封豕奔來我前左右變色不知所爲我之安危在於呼吸之頃卿躍馬而來一箭洞其腹應弦而斃是卿迓續我命于天也此雖宗社山川之靈默誘卿衷然非卿所蘊之忠所稟之勇乎末小子何由奉宗社山川於今日乎若稽典故錫卿王姓爲義子陞卿贊成事所以異其恩數勸其忠勇也拜父侍中所以勸其忠義也福海嘗從禑田墜馬禑以所乘馬與之福海娶林堅味女後又娶典儀注簿柳芬女堅味不敢禁但噓唏而已趙胖事起禑下堅味廉興邦獄以福海爲子故不疑使領兵與崔瑩等宿衛福海陰懷異志夜以突騎數十詐稱徼巡馳入瑩軍瑩方被甲踞胡床指揮偏裨目不交睫福海不得害而還翌日禑欲試福海意問曰何以處堅味福海不對復問曰唯爾言是從對曰若宥臣舅臣當以死報禑應曰諾既而下福海獄誅之籍其家事在堅味傳

申元弼

申元弼門地單微恭讓在潛邸時常賜衣食與之學登第累遷部令罷歸久居鄕曲王即位七日特遣使召之授弘福都監判官經筵檢討官一日王謂元弼曰余久居深宮脚膝

醮疾對曰每夜宮中宣拜天拜佛以養氣王從之置仁王佛於別殿朝暮禮拜遇災異輒祈禳命給田都監賜元弼田仍趣成案給之元弼矯世子旨憲司劾之王命罷其職既而悔之欲罪言者知申事李行密白世子諫止之王不聽左使鄭道傳又諫之怒稍解王御經筵代言成石璘論刑制之紊曰往者趙胖枉受酷刑然且不死命也元弼在側曰胖嘗奉釋敎其得免死實由果報也禮成江水赤沸三日王有憂色元弼曰安知其不爲祥也元弼每進諛言且以異端之說蠱惑王心出入房闥與宦寺同流後爲邪媚士林鄙之驟遷禮曹摠郎轉內府令皆帶經筵經筵官更日侍講唯元弼日侍左右以諂佞得幸士大夫多趨附者後以爲玄寶黨流遠地

列傳卷第三十七

列傳卷第三十八　高麗史一百二十五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敎修

姦臣一

世未嘗無姦臣也惟人主明以照之而馭之得其道故不得騁其術苟人主一陷其術則鮮不至於危亡高麗自仁宗以後姦臣相繼而出竊弄權柄虐民敗國其事皆足以爲後世戒作姦臣傳

文公仁

文公仁初名公美南平縣人父翼官至散騎常侍公仁雅麗柔曼侍中崔思諏以女妻之中第直史館家世單寒以連姻貴族恣爲豪奢嘗以戸部員外郎奉使如遼私贈儐者白銅螺鈿器及書畫屛扇等奇玩自是遼人每於行李必援公仁徵索無厭遂爲鉅弊轉樞密院右副承宣副王字之使宋字之亦富奢二人誇詡飭粧務相繁縟仁宗初拜樞密院

副使與韓安仁爲李資謙所忌流于忠州語
在安仁傳資謙敗召還歷禮吏部尚書累進
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西京僧妙
淸與白壽翰唱妖言鄭知常等交譽公仁亦
和之及妙淸叛壽翰子淸白西京賓親舊招
壽翰赴京壽翰奏之王以書示公仁公仁曰
是眞可疑難究眞僞姑閱之西人斬妙淸遣
尹瞻請降元帥金富軾移書兩府曰宜厚對
瞻以開自新之路公仁不聽奏下瞻獄困辱
之由是西人復叛至踰年乃克諫官彈奏公
仁薦用妙淸以至誤國流毒生靈左遷守大
尉判國子監事卒謚忠懿

朴昇中

朴昇中字子千羅州務安縣人曾祖暹事顯
宗爲南幸扈從功臣昇中好學善屬文登第
補常安府錄事轉中書注書睿宗朝除翰林
侍讀學士與李載朴景綽金黃元崔瑢李德
羽等爲詳定官定禮儀遷國子祭酒翰林學
士左諫議大夫坐譏淸讌閣侍臣語侵王左
遷判將作監後復爲翰林學士知禮部事一
日藏經行香與洪瓘李璹綴侍臣班笑語聲
徹王所爲臺官所劾免尋授翰林學士承旨
是時久旱王御淸讌閣命昇中講洪範其日
偶大雨或有以爲講經之效者仁宗即位拜
樞密院使李資謙當國用事勢傾朝野昇中
與許載崔湜朋附王嘗遣昇中于資謙第賜
詔令釋衰赴朝資謙表請終制昇中欲媚資
謙意上劄子曰臣伏蒙宣差至太師私第傳
詔近來雨過旬不霽以行禮爲慮及其日禺
中陰雲忽卷天日淸明傳宣拜詔並無失儀
而觀者無不嗟異苟非咸有一德克享天心
則孰能如此乎臣始至其第太師縞冠出迎
詔輿瞻望其顏頗有感慽之色初太師丁憂
卒哭祭畢陛下凡軍國重事皆咨問然後行
之爰命有司稽古制以聞有司謂尊卑異序
禮亦從宜太師爲至尊行宜據諸侯旣葬

除服之制從吉視事而太師抗表辭免至于再
三四非知人即拈大孝蒸親則又孰能如此
乎願陛下以所賜詔札及太師所上表章宜
付史館以彰陛下親親賢賢之志大臣至誠
行孝之節與其神天幽贊聖賢之德從之又
奏加資謙中書令封朝鮮國公又請依王太
子禮徽立府置僚屬遂令中外進牋獻方物
時又進封資謙祖考昇中建議請以竹冊封
崇焚黃日賜教坊樂又令禮司定資謙生日
號禮司不從昇中自號爲仁壽節其諛佞無
恥類此驟陞參知政事進守太尉中書侍郎
平章事資謙敗諫官論奏流于蔚珍後以昇
中仕累代有文名量移務安縣卒許歸葬子
深造深道深逵深通深造屬內侍資謙之亂
目宮闈中出衣上矢汁淋漓徑至資謙第告
宮中事狀資謙贈衣冠勞慰之有司論以謀
叛長流東鄙深道從父死貶所

崔弘宰

崔弘宰字今如稷山縣人本將家子少尚氣
喜馳騁蔭補閤門祗候睿宗朝從尹瓘伐東
女眞頗有功累歷清要出爲西北面兵馬使
與元帥金仁存收復抱州又築義州城以功
拜同知樞密院事仁宗初參知政事黨附李
資謙構韓安仁殺之語在安仁傳尋拜門下
侍郎平章事善射御屢從軍及貴顯擅威福
衆心懾服權勢日熾資謙自知爲人所惡常
畏人圖已頗疑弘宰有武人權因者知其意
語資謙曰弘宰與將軍鄭旌叔李神義陰謀
將不利於公資謙以問拓俊京俊京言弘宰
爲人難測不可保其不然資謙乃密奏流昇
州繆地島又流其子翊溫端僧道休于遠地
及資謙敗凡爲資謙所斥者悉召還弘宰以
殺安仁爲諫官所論駁最後召拜平章事判
吏兵部事賜佐理功臣號自言竄逐家產蕩
盡乃納貨賣官諫官崔惟清等上疏以爲貪
邪在位亂法蠹國遂致旱蝗之災宜加貶黜

以咎天戒乃左遷守司空右僕射未幾復判
平章事致仕卒謚襄肅

崔褒偁

崔褒偁毅宗初爲御史雜端累歷直門下省
尙書右丞殿中監拜右承宣轉同知樞密院
事遷左散騎常侍尋知樞密院事判三司事
性强狠貪墨旣掌樞要勢傾中外有不附已
者必中傷之子壻連結勢家無所顧忌左正
言文克謙上疏極言請罷黜不聽官至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守太保判尙書吏
部事以病致仕遇害於鄭仲夫之亂時有吳
中正者起吏胥累補外寄爲人嚴酷不恤孤
窮要結貴近能爲禍福但以言貌備歷要途
與褒偁同爲省郞脂韋依阿恩讎必報人皆
側目及褒偁秉政薦爲御史中丞視事一日
而死

朴暄

朴暄初名文秀公州人也中第爲崔怡家臣
機警善辭辯屢中怡意遂見寵任不數年歷
揚華要入政房與金敞宋國瞻齊名頗作威
福勢傾朝野嘗爲史館修撰虛誇怡功業編
至五六卷獻于怡官累刑部尙書論崔沆事
流黑山島後怡以無可與議者召暄還未至
而怡死沆遣人投海中暄嘗獻議建新興倉
備凶荒民賴以活爲之語曰微朴公吾其死
矣

宋玢

宋玢礪良縣人中贊致仕貞烈公松禮之子
松禮之誅林惟茂玢爲衛士長與有功官累
尙書左丞忠烈五年拜知申事時權貴受賜
牌多占職縣田玢田居多都兵馬使建議不
論賜牌並量給職田王許之尋聽玢等請命
賜田在京畿入縣者勿幷充給進同知密直
累轉知都僉議哈丹之入寇王避于江華命
玢留守王京玢逃奔江華十七年元授宣武
將軍鎭邊萬戶賜金牌出爲慶尙道都指揮

役務聚斂大興功役又令邊卒運米與女眞互市爲東界安集使所劾免尋起爲賛成事時選處女禁昏嫁玢犯禁流海島後復拜賛成進中賛俄改知都僉議乞退二十六年拜右中賛賜推誠賛化安社功臣號又賜几杖判密直柳庇嘗有憾於玢告行省平章闊里吉思曰頃者長史張漢烈以皇太后崩告玢玢曰辭比思此華言報喜之辭玢何人敢如是耶我與余深金延壽共聞不敢不告闊里吉思因玢庇深延壽漢烈鄭眞李安雨等于行省獄令對辨又因玢子右副承旨璘郎將琛將軍瑞姪左副承旨邦英將軍臣旦于巡馬所尋釋庇深延壽眞漢烈安雨等吉思專權黷貨好惡不公自宰輔以下稍忤意不問曲直或杖或囚人無不行賂元遣塔察兒王泰享等來與王鞫玢于行省漢烈服其誣二十八年加壁上三韓三重大匡賜爵樂浪公玢謀欲廢忠宣改嫁公主恐事不濟以帝乳

母子爲李女壻壻送餞事王宰樞俱會琛行酒中賛洪子藩辭以醉不飮琛出不遜語子藩恚遂出琛厲聲曰復相子藩豈帝所知乎宰相白王囚之子藩怒數日不視事初子藩免玢代爲首相將遣使外郡求子藩過失子藩知而沮之由是二人不相能三十三年忠宣在元誅璘邦英王惟紹等遣使之行因玢等三十六人籍其家流之以玢寄于璘勸成姦計也語在邦英惟紹傳忠肅五年卒謚良毅子珝璘琛瑞瑨官至右副承旨有寵於忠烈居中用事時人目之璘知申事瑞都僉議政丞

王惟紹

王惟紹父聡官至賛成事惟紹忠烈朝補郎將以弓箭陪如元惟紹妻上將軍宋玢女也貌美惟紹以充宮花入元寵官金呂私之遂密納于內由是得幸惟紹累遷密直副使左常侍三十一年知都僉議司事尋加賛成

事初王復位忠宣以前王在元至是王如元惟紹及尚世金文衍宋邦英宋璘韓愼李伯超吳頊秦良弼等從行明年王謁前王邸左右譖王王欲與前王俱東還惟紹邦英愼璘使其黨宋均金忠義白王曰前王不自安而怨殿下者有年殿下雖慈愛適足貽禍且殿下獨不念丁酉年事乎時寶塔公主失愛於前王從居祇候司一日王欲更衣出什地折齒數日不能食惟紹等因勸王移寫公主

所自謂得計托乳媪及官者李福壽譖前王於皇后又譖於左丞相阿忽台平章八都馬辛曰前王素失子道又不與公主諧故我王疾之欲以禿魯花瑞興侯琠爲後者非一日前王誠宜悔過自新以供子職昨我王舍於其邸不謹奉侍至使折齒我王欲勿怒得乎是前王願爲僧省官不許今聽其祝髮令琠繼尚公主可副我王之志阿忽台八馬辛許之惟紹等見右丞相答剌罕以王言譖前王

答剌罕曰益知禮普化王世祖之甥寶塔公主亦宗室女也廢嫡改嫁於理安乎惟紹復譖如告阿忽台答剌罕曰瑞興侯亦王之子耶曰否曰誰出惟紹不能對退問崔有渰有渰曰予亦宗姓宜自知之惟紹等謀既洩洪子藩等五人詣中書言惟紹等離間王父子逆理乱常罪莫甚焉省官召王父子面詰已執囚惟紹等四人未幾世文衍良弼白王曰臣等負縲從之爲日已久無所報効但願奉

殿下東出齊化門王曰我聞前王遣人涯頭驛要我度河而沉之吾雖老獨不畏死耶世等乃與從臣七十人上書中書省極論惟紹等罪且請奉王還省官奏於是設宴餞王又累進驛騎趣行王無以爲計乃飲藥發痢自夏至秋不起潛遣人詣行在請與公主俱還阿忽台以奏皇后曰翁與婦偕行可乎如不得已我且還都備儀以送亦未晚也公主聞惟紹等被囚怒甚召文衍杖之又使人守門

禁出入王所告狀者諸從臣皆離散又明年前王奉太子旨捕惟紹及其黨因於邸有崔涓者匿公主所李成柱直入卧内於櫝中得之於是前王遷王于慶壽寺自後王拱手國政歸於前王乃以從臣權漢功崔實主銓選王所任使者悉斥罷以其所親信者代之除授皆出於請謁漢功等實批判啓王行印而已遂遣文行于本國逮捕惟紹之黨及其有宿憾者宋玢等三十六人籍其家流之其餘或杖或流者數十人先是惟紹等賂内竪金洪守崔涓妻仁明殿婢權合謀進毒前王洪守以毒授舍舍又與侍婢無老之謀而未得進有勸前王幸無老之者既幸而無老之以情告遂執舍搜得懷中毒藥令無老之告省官省官欲下舍等宗正府究問難其事而寢乃斬洪守舍裴贇者善蒙語性狂縱數與宰相柳庇言不遜惟紹之被執也左右并収贇前王曰惟紹等之譖我正由此人之嗾我必

殺之使人戀拷掠贇以蒙語乞哀前王謂左右曰此人善譯遂宥之斬惟紹邦英愼璘均忠義涓於文明門外籍其家父子兄弟皆沒爲奴愼子用盃等三人充驛戸又承旨吳演嘗黨惟紹及惟紹誅著道士服亡匿前王獲之囚於邸欲殺之演念佛經甚勤哀之乃流于島

宋邦英

宋邦英上將軍琰之子忠烈朝累官至左副承旨進密直副使初忠宣以前王在元王用洪子藩言請還前王邦英與從弟承旨宋璘素惡前王璘勸王如元沮前王還國又請以公主改嫁瑞興侯琠王從之行至西京帝不許入朝乃還帝遣刑部尚書塔察兒翰林學士王約來執璘因行省獄數之曰汝勸王朝覲擾百姓一也汝父玢嘗禁錮帝之所知乃敢詐冒濫受朝命二也因謂王曰人有疾得藥必愈今我之來誠王良藥也遂與王至書

康宮入香閣謂宰相金延壽曰聞有傳臣金
元桂者誰耶時元桂在王側跪見塔察兒曰
入國境有告云元桂等人巳媒之妻又奪軍
官虎符以與妻之兄弟遂流元桂而釋璘邦
英及璘嘗說王作畏兀兒字書獻帝沮前王
還國用金寶以印白紙十二幅授宋均托入
朝至京師凡可以沮毀前王者作書獻帝會
帝不許入朝均計不得行藏其紙于宦者李
福壽家而還後郎將李承兩賚其紙束還會
塔察兒歸道竊取之與承兩二幅曰持此示
汝國宰相乃以餘紙上中書省具言均謀曰
吳祁石天補外亦有如此行詐者乎承兩還
以告宰樞白王囚均于巡軍尋命釋之宰樞
不肯王使衛士召均至宮門乃釋未幾帝遣
兵部尚書伯伯劉學士來王迎入行省伯伯
傳聖旨問曰王嘗上表請還前王乎曰然曰
以畏兀字書請沮之乎曰不知伯伯顧屬宰
相爲證令具書王言爲啓文遂問均曰汝用

紙十二幅欲爲何等事均曰王使均請入覲
惟此一事耳又問誰書畏兀字曰護軍田惠
以問惠惠不敢隱伯伯乃曰中書省欲奏請
還前王表中有畏兀字書無押無印省官疑
之不奏王還宮邦英璘等入說王遣承旨金
子興賚畏兀字書草示使臣語之曰我倉卒
承問輒以不知對今得此書箱篋中實我所
知但忘之耳邦英等又恐子興傳之不悉遣
其黨韓愼偕往伯伯怒問子興曰王授汝書
草時誰在王側曰邦英璘愼在左右伯伯使
子興書其言爲契又問宰相等曰王嘗於行
省與吾有言聞乎曰然伯伯又書爲契乃與
王鞫邦英等于行省王出言若將救者伯伯
曰有姦如此不治後將益甚遂出畏兀書草
問璘曰書此者誰曰邦英鞫邦英不承被縛
乃服均本合德官奴屬內僚官至護軍得幸
於王嘗與石胄爭寵胄譖之還本役乃剃髮
亡入元投福壽福壽白王復其職惠其先入

居遼陽依內僚石天卿起家至護軍喜生事誤國伯伯將還百官與書曰邦英等志在患失欺罔君父無臣子之義請歸奏天子亟正其罪使前王及公主東還國人之望也於是伯伯劉學士乃與王議令大護軍夜先旦中郎將金章押邦英璘等送于元時帝寢疾政在中宮福壽得幸用事與帝乳媼爲之營救邦英等得免與福壽弟上護軍李宏還時韓希愈崔崇吳演等入內議事號曰別廳邦英璘亦與焉三十年同知密直明年又知密直王如元邦英璘等欲從行曹頔白王曰二人得罪上國不宜扈駕必欲從二人者請入奏召之邦英等謂頔曰王不許從行豈有沮之者耶頔曰我實沮之邦英等至義州固請頔白王曰二人遠來難遣還可異路而行王許之至京師伏誅語在王惟紹傳宗璘者與璘有姻好亦見逮會赦得免

吳潛 石胄

吳潛初名祁同福縣人父璿官至贊成事潛忠烈朝登第累官至承旨王狎昵群小好宴樂潛與金元祥內僚石天補天卿等爲嬖倖務以聲色容悅謂管絃坊大樂才人不足分遣倖臣選諸道妓有色藝者又選京都巫及官婢善歌舞者籍置宮中衣羅綺戴馬尾笠別作一隊稱男粧教以新聲其詞云三藏寺裏點燈去有社主兮執吾手儻此言兮出寺外謂上座兮是汝語又云有蛇含龍尾聞過大山岑萬人各一語斛酌在兩心高低緩急皆中節簇王之幸壽康宮也天補等張幕宮側各私名妓日夜歌舞褻慢無復君臣之禮供億賜予之費不可勝紀轉知申事進知密直司事歷監察大夫知都僉議司事潛以讒佞得幸離間王父子陷害忠良人皆切齒畏禍莫有言者會元使斷事官帖木兒不花翰林李學士等爲執石胄父子來前護軍元冲甲等五十人欲以潛事告帖木兒不花先白

王王止之又令護軍曹頔諭之沖甲等不從
遂爲書告曰大德五年四月帝遣塔察兒王
泰亨諭王曰威福予奪當自己出凡事体有
不便民情有未安者其審圖之又戒臣僚曰
悉心奉公各修乃職敢有蹈襲前非專恣不
法王雖爾容朕必不貸臣僚等祗承聖訓日
夜兢兢猶恐不逮今有臣吳潛者實爲元惡
無才無功徒以奸諂得進以獲得罪前王寬
免後患日夜讒搆離間王父子自以爲樹立
大功竊弄威福援引昆季並參機密數年之
間皆至將相凡本國臣僚無問尊卑少有嫌
隙輒陷以罪無辜罷黜者徧於一國至於各
道按廉守令以一已愛憎進退予奪背弃聖
訓罪不容誅今有聖旨亦不疑懼謀欲沮之
天使還朝之後必有異圖伏望廣洽國人制
于未亂東國蒼生骨而再肉也帖木兒不花
等得其書言於王曰沖甲所言雖非吾等所
斷亦不可不問宣將沖甲與潛赴京對辨又

尹萬庇鄭僐金禧尹諧吳衆丘李舟李偀宣
宗桂爾延洪承緒等以書告元使曰自大德
五年四月聖旨訓戒以來君臣戰懼不敢違
越今有奸臣吳潛素無才識交結中貴以姦
佞得幸因竊國柄專恣不法又以巧言離間
國王父子毀斥忠良崇進奸邪賣官割民無
所不至今奉聖旨與國權喜獨潛恐其失權
潛謀沮之壅遏帝澤不畏皇威不去此人必
生禍亂殃及無辜伏望迴奏天聰去此大惡
小邦之福也又洪子藩金琿閔萱閔漬鄭瑎
權永金台鉉高世金文衍李混元璡許評申
珩全廷壽趙文簡金元祥朴光挺尹吉孫吳
玄良金由祉等告元使曰倭臣吳潛賣官割
民專恣不法愚等當恐穢聲聞于上國今又
有聖旨潛宜生疑懼小革其心乃恐失勢謀
欲稽滯聖恩愚等各懷憤惋未敢發言今元
冲甲等乘其衆怨已具言之所言罪惡無非
是實伏望兼復覈驗除此元惡小邦之幸也

于藩又言吳潛雖與吾連姻請以公義言之本國之法出納王命內有中貴等四人謂之闕外有近臣四人謂之承宣非此雖宰相不敢與焉潛今已拜相猶且出入王宮與承宣無異所陳皆為邪謀金琿繼言潛罪元使默然致仕宰相蔡仁揆等二十八人萬戶金深等軍官一百五十八人又詣元使請罪潛王召版圖判書致仕崔諹曰閔卿等亦將訴於潛于使臣有諸姑徐之諹不從乃與朴全之等七十餘人又詣元使請罪潛皆不聽帖木兒不花等還贊成事安珦等餞于郊李學士唱曰白酒紅人面珦和之珦逢留李自和之曰黃金黑吏心蓋諷帖木兒不花受潛賂緩其罪也金深率三軍詣闕請宿衛禁亂王不允王亦知潛飲怨傳旨曰當復金深及軍官等職于藩疑潛害己防備甚嚴潛亦疑懼不離王側于藩深等率三軍將士及冲甲等圍王宮請出潛王不許請益再三不得已將出之潛勢窘但叩頭請留護軍吳賢良直入王所執潛以出使護軍崔淑千押送于元元遣刑部尚書塔察兒等因潛兄弟三司右尹蔵承旨演正郎珩少尹連妹婿中郎將趙深後帝杖流潛于安西忠宣時拜藝文大提學改僉議評理商議會議都監事忠肅時轉三司使進僉議贊成事龜城君與柳清臣等黨於瀋王暠譖毁本國語在清臣傳卒謚文肅子僐官至贊成事

石冑不知何許人官至密直子天補天卿俱得幸忠烈天補為左僕射扈從奉恩寺領班而行人指之曰內僚得意之秋又與天卿群飲川上酒酣投秘書尹鄭珩于水衣冠盡濕珩無愧色冑倚勢驕橫嘗以事惡侍史金必為一日遣遇毆辱之有金世者告中書省曰石冑之黨慮前王害己謀奉國王將竄海島密令濟州等處造船畜粮於是帝遣帖木兒不花等來收管冑及天補天卿天琪與世赴

京對辨杖流天補兄弟予安西前王在元以
冒及天琪黨於王惟紹等冒黨流之又杖流
天琪

金元祥

金元祥忠烈朝登第補遷注簿有妓謫仙來
得幸於王元祥與內侍朴允材俱爲妓同里
閈相往來元祥製新調太平曲令妓習一日
內宴歌之王妬且變色曰此非能文者不能
誰所爲耶對曰妾兄弟元祥允材所製王書
曰有才如此不可不用以元祥爲通禮門祗
候允材爲權務官累秘書尹知監察司事轉
右副承旨以事罷未幾命復職主銓注謂曰
汝強銳果敢所以致譏毀今宜省之遷知申
事與洪子藩等數吳潛罪告元使帖木兒不
花王聽讒譖命同知密直金台鉉承旨宋璘
行省左右司官捕元祥元祥亡不獲尋拜左
承旨復爲知申事時王惟紹宋邦英韓愼間
王父子王用元使塔察兒及洪子藩言欲與

前王如初元祥以爲如此則前王復臣[illegible]
復職用事得無慾我耶乃以計讓銓選于右
承旨金琿琿固辭國人皆知元祥之姦進密
直副使忠宣即位拜檢校評理尋貶懷州牧
使忠肅七年遷三司使陞政堂文學曹頔蔡
河中等在右瀋王暠謀奪王位交構萬端元
祥亦陰附其黨從史繖成後王論其罪下元
祥等于巡軍籍沒其家杖流于島元祥初爲
巡軍萬戶造械重百斤至是首自及無何帝

命赦之後八年以判三司事卒元祥嘗與吳
潛石天補天卿等諂諛忠烈導以荒淫吳石
旋及於禍元祥以倖獨免

柳清臣

柳清臣初名庇長興府高伊部曲人其先皆
爲部曲吏國制部曲吏雖有功不得過五品
清臣幼開悟有膽氣習蒙語屢奉使于元善
應對由是爲忠烈寵任補郎將教曰清臣隨
趙仁規盡力立功雖其家世當限五品且於

其身許通三品又陞高伊部曲為高興縣趙
遷將軍王閒乃頓E叛欲親舉兵助討遣清
臣如元清臣還言賊平車駕從燕京罷兵命
王舉傳入賀節日王書加大將軍轉密直承
旨陞同知密直監察大夫忠宣受禪拜光政
副使累轉判密直司事忠烈復位授贊成事
忠宣復立拜僉議政丞封高興府院君賜玉
帶忠肅聞清臣吳潛譖已于忠宣頗疑之二
人請與白元恒辨忠肅聞元恒元恒指鄭方
吉及僧祖倫祖倫指前執義徐謹謹指直郎
鄭瑈乃杖瑈流海島從忠肅如元見瀋王暠
窺覦王位遂與曹頔等背王附暠詭謀萬端
又與吳潛上書都省請立省本國比內地元
通事舍人王觀上書丞相曰夫事忘私細其
遺患有不可勝言者矣故智者深懼而庸人
忽焉蓋常人之情狃近利而昧遠圖是以缺
斤折銅或起於勺萌浸屋流民或成於蟻溜
易曰履霜堅冰至由辨之不早辨也又曰天

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伏聞朝廷建
立征東行省欲同內地恐論者不察以致崇
虛名而受實弊何則高麗恭義向化歸順聖
朝百餘年矣世世相承不失臣節世祖皇帝
嘉其忠懇妻以帝女位同親王寵錫之隆莫
與為比其在本國禮樂刑政聽從本俗不復
以朝廷典章拘制故國家常有事於東方本
國未嘗不出兵以佐行役自遼水以東瀕海
萬里賴以鎮靜為國東藩世著顯效累葉尚
主遂為故事此蓋高麗之忠勤祖宗之遺訓
也今一朝採無稽之言以廢舊典恐與世祖
皇帝聖謀神筭似有不同其不可一也本國
去京師數千里之遠風土既殊習俗亦異刑
罰爵賞婚姻獄訟與中國不同今以中國之
法治之必有捍格枝梧不勝之患其不可二
也三韓地薄民貧皆依山阻海星散居止無
郡縣井邑之饒令立行省勢須抄籍戶口科
定賦稅島夷遠人罕見此事必驚擾逃避互

相扇動脫致不虞深𥌒利害其不可三也各
省官吏俸祿例於本省差發科程今征東省
大小官吏月俸及一切公用所費每歲大較
不下萬有餘錠本國既無供上賦稅上項俸
給必仰朝廷輸送則行省之設未有一民尺
土之益坐耗國家經費之重其不可四也江
南諸省既同一體例須軍兵鎮守少留兵則
不足彈壓東方諸國多留兵則供給倍煩民
不堪命又况國家自禁衛以及畿甸屯住軍
額已有定制固非常人所敢論然不知征東
鎮兵果於何處簽發其不可五也古者集大
事則博謀於衆防壅蔽也竊聞首獻立省之
策二人乃其國之故相以讒閒得罪於其主
懷毒自疑遂謀覆其宗國以圖自安迹其本
心初非獻忠於聖朝也由是觀之梟獍犬豕
之不若當明正典刑以戒人臣之不忠者昔
唐太宗伐高麗至安市城攻之不下師還以
束帛賜其城主以勉事君夫太宗之與高麗
敵國也以天下之力攻一小城不能拔不以
喪敗爲恥仍以忠義相勉書之史策以爲美
談况聖朝之於本國義則君臣親則甥舅安
危休戚靡不同之奈何反聽二人欺誑之言
賣主自售果得遂其奸計有累政化可勝旣
乎其不可六也觀聞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
其政未信而諫人以爲謗己也觀自惟草茅
賤士其於朝廷政事不宜妄有論列然目覩
盛世爲奸人所欺不勝忠憤所激輒肆狂斐
以浼清聽僭越之誅無所逃命爲朝廷惜舉
措耳李齊賢亦上書都堂立省之議乃寢初
清臣與潛請中書省誣王盲聾瘖啞不親政
事遂訴云忠宣王奏仁宗以燾爲王暠爲世
子已有定命至英宗時燾與伯顏禿古思謀
令金怡說忠宣王奪暠世子印又奪忠宣所
賜暠田宅及陪臣清臣潛等百四十人田宅
於是帝遣平章實驢舍人亦忒迷失不花來
鞫及與權君朴仲仁趙雲卿上護軍高子英

等從之皆瀋王黨也實驢見王體容嚴肅條
辨甚悉曰帝所以遣臣來者察王疾也以今
所見向者之訴皆誣也頔等惶懼無言及王
復位淸臣潛等懼不敢還淸臣留元九年而
卒不學無知有機變恃勢弄權爲國害時有
猫部曲人仕朝則國亡之讖俗稱猫曰高伊
子攸基官至判密直事攸基子濯自有傳

權漢功

權漢功安東人父頙官至僉議評理漢功忠
烈朝登第直史館王與忠宣俱在元王惟紹
等離間王父子政歸忠宣漢功以從臣在忠
宣邸與崔誠之主選法及王薨忠宣還國賜
鞓帶常出入禁闥召見無時拜密直副使驟
陞僉議評理時王久留于元從臣皆思歸漢
功議之同掌銓注利其賂遺無意東還李思
溫金深言於徽政院繫漢功等獄王急白太
后釋漢功等流思溫深王喜遣漢功來宴其
父頙誠之父毗一及諸宰相忠肅初轉三司

使教曰漢功誠之朴景亮等侍從父王夷險
一節金深李思溫輩積歲蓄謀圖國危主而
三人共竭心力夾輔終始有司舉行賞典又
晃贈三王時漢功與正尹洪瀹掌文字論其
功[illegible][illegible]券轉贊成事忠宣奉御香南遊江浙
至實陁山漢功與李齊賢從之初忠宣在元
凡國家事遙傳旨以行漢功與誠之李光逢
等尼從京邸招權納賄親戚故舊濫授朱紫
輿論頗懷不平及帝流忠宣于吐蕃王下漢
功光逢及金廷美蔡洪哲裴廷芝于巡軍命
贊成具潛代言金千實鞫漢功于理問所漢
功自厠實逃捕而囚之籍漢功洪哲家釋廷
美命三司使金恂密直使白元恒密直副使
尹碩金英甫大護軍李仁吉與監察讞部官
杖漢功洪哲光逢廷芝流遠島臨海君李瑱
餞于郊漢功曰天下雖廣大一身藏處難瑱
曰厠實好漢功大慚漢功洪哲光逢等不入
海島皆妻洪州界擾民闌不可勝紀未幾洪

擠子前正尹河中偕元使金衆叔業自元以
帝命赦漢功洪拾而召之後漢功洪拾先逢
等怨王乃邀驪興君閔漬永陽君李瑚等欲
請立瀋王暠會百官慈雲寺上書中書省曰
小邦厚蒙聖澤民安其業奸臣在王左右流
毒內外百姓無辜不堪其苦素聞瀋王暠稟
性慈善望之如渴是亦忠烈王之嫡孫也頃
者白元恒朴孝修等隨王入都留滯令國人
上書乞王遄歸陪臣會議數月未就代言盧
英甫護軍金仁沇等以王命督之不獲已署
名斯萬潛授金之鏡等呈于上省冒弄都堂
伏乞詳照漢功等復會慈雲寺招百官督署
呈省書署未半天忽大雨雹監察執義尹宣
佐曰吾不知吾君之非臣而訴君狗彘不為
噬之而去於是臺諫史翰及贊成事閔宗儒
彥陽君金倫等皆不署漢功河中等承瀋王
旨囚斯萬仁沇之鏡于巡軍漢功等又招百
官署名懇覆畫以畫大如李衡日角如羨聚

漢功等使民部議郎趙湜賫書如元呈中書
省不受又呈翰林院亦不受漢功素為忠宣所
重忠宣在吐蕃寄漢功詩云瘴烟蕃地舊聞
名未識離鄉幾萬程夢裏備嘗艱險了思君
況乃不勝情忠惠聞漢功二室康氏有姿色
使宦者朴伊剌赤納之宮中伊剌亦先奸事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皆攫殺之及忠惠被執如元宰相國
老會[illegible]天寺議上書請於王罪漢功曰昔殷
太甲不明于德伊尹放諸桐三年然後悛心
改行復于君位又有一國介於要衝之地殺
其朝覲諸侯及天子之使於是天子遣人誅
之又有一國之臣使於他國及其還天子之
使斬其君首而去其臣詣屍所陳祭而哭亦
令斬之今王無道天子誅之何得而救乎語
在金倫傳漢功官至都僉議政丞醴泉府院
君嘗受元命為太子左贊善忠定元年卒謚
文坦子仲達孼子仲和

蔡河中

桼河中蒙古名哈剌帖木兒順天君洪拮之孼子忠肅時拜護軍與曹頔諂事瀋王暠窺覦國釁謀奪王位譖構萬端及王如元見留収國印河中偕元使金家奴來言帝以暠爲國王百官詣暠母安妃賀頃之護軍李漣來問王萬福寧樞召河中漣面質始知河中之安河中嘗恨辦違都監取其父及權漢功田民斷與於人至是召都監官謂曰從汝惡王命決耶尋復如元從瀋王後帝復賜王印

章還國河中頔等又令留都兼賴子第二千餘人連名呈省復訴王不已累遷密直使轉贊成事臺官申君平不署告身久之進拜政丞曹頔之亂侍從忠惠策功一等賜鐵券及忠惠被執如元宰樞議不給惡少輩祿張松等請河中第鼠伏哀乞河中諾知密直韓松大言曰陷君者皆此輩政丞何諾也忠穆初與司空姜好禮政堂文學鄭乙輔同知密直金上琦諱玄固密直提學張沆參議國政改

右政丞恭愍三年復爲右政丞尋領都僉議封平康府院君河中在元謀復爲相會元南征紅巾等賊旁求勇士河中請還國出兵助征乃薦政丞柳濯廉悌臣等有勇略遂與李壽山來傳丞相脫脫言云兩國相好已久今漢賊大起吾受命南征王宜遣勇銳以助之壽山宣帝旨於王曰河中諳練可使河中亦傳旨曰壽山頗悟可使王其用之既而復爲政丞尋改侍中監察司不署告身累月乃署

河中議罷糾正監譴倉庫王默然復領都僉議五年流于順天明年僧達禪自河中所訪全贊曰蔡相欲與公謀大事語泄繫達禪及贊于巡軍按問逮捕河中與其壻上將軍洪尚載及判事盧成按廉金祐祿判三司事康允成判官康允暉清州牧使鄭珣命李仁復等鞫之拷掠累旬河中誣服自縊斬于市仁復嘆曰知人無辜不能申理而獄成吾其無後乎全贊在獄死斬首梟于街杖配珣祐梓

尚載辛貴趙暉趙萬通洪開道李稱康贇于
諸道烽卒達禪自死辟玄固鄭光祖皆河中
同母姊妹之壻珝光祖子也玄固子瞻師德

辛裔 田淑附

辛裔靈山人登第忠惠朝累遷左正言驟陞
知申事轉僉議評理元使朶赤乃住之執王
也裔與其妹壻宦者高龍普謀伏兵禦外以
助之時人以爲龍普小人不足論裔儒者何
至此耶裔嘗受元命主榆岾都監時姜居正

尹衡爲有備倉官以王命收寺院田榆岾田
亦見收榆岾都監牒有備倉令還田居正等
曰寺田曾以王命屬本倉不可擅還都監訴
于裔執居正等以不從聖旨取辭衡乃承居
正竟不屈裔益怒囚居正于行省獄忠穆初
裔與盧英瑞穿紫靴戴椶帽踞胡床于宮門
內見上洛君金永旽來不爲禮永旽呼使前
曰僕聞上襲位東還復正三韓蹈舞來賀公
等何不革前代惡少奢靡冠服此豈移風易

俗之道乎裔等慚退尋封鷲城府院君時雖
去北殿群少裔及田淑蒙等相繼用事不數
月閒親姻故舊布列卿相代言鄭思度依阿
進用久在政房中外輻湊時人目之曰辛王
初陝州吏李績避本役托裔求官裔奪人官
授之失官者訴監察司因績裔深啣之罵辱
監察大夫李公遂令一中郎將執掌令宋球
以來不得裔怒使其弟貴毆中郎將孟倚龍
普勢也裔母奪人奴婢其主乞哀反毆之主
訴整理都監遣吏捕其家人又毆之都監因
裔弟大護軍珣杖之恭愍四年卒淑蒙嘗侍
學忠穆稱師傅累遷祭酒王嘗押祝板問淑
蒙曰何不用紙淑蒙曰用板崇儉德也王然
之押數板裔止之曰恐勞聖體王從之自是
除太祖眞殿外餘皆代押時王習千字文安
震曰要詳音義淑蒙曰殿下但習音不尋其
義殿下雖不識字於臣何傷然恐不可王曰
師傅比來不講其義故不習耳淑蒙曰殿下

不習而反咎臣非臣不講也爲代言忤德寧
公主貶流東萊中郞將金煥慶允和提控張
安世等以謂淑蒙雖有罪然侍講日久不宜
流與判事李元龍等百餘人上䟽請召還不
允忠定時拜監察大夫糾正申翼之取惡少
華馬付司僕寺淑蒙使人奪其馬以歸

李春富

李春富陽城縣人祖挺陽城君父郍海僉議
評理黃容儀心如其貌有寵於英宗皇帝除
直省舍人春富歷三司左尹密直代言　恭愍
朝累拜判樞密院事紅賊陷京城以春富爲
全羅道都巡問兼兵馬使賜輸誠衛節功臣
號轉都僉議評理賊平以發兵有勞錄功爲
一等以事罷附辛旽爲贊成事王觀擊毬宮
門外旽騎過都評議司帳幕春富與密直金
蘭就立馬前拱手而語若奴隷然春富無才
望以柔順諂事旽又務迎合王心遂拜侍中
賜忠勤節義同德贊化功臣號常與蘭爲旽

腹心每朝二人必先謁旽私第然後赴衙一
日王欲除拜時池龍壽等擊東寧府師未還
春富曰今將士暴露于外破敵成功不行論
賞而在廷之臣先受官爵武臣必觖望王從
之軍中聞之大悅旽與其黨奇顯等謀逆事
覺流于水原春富蘭洪永通金瑱詣宮門言
臣等與旽同事久今旽流而臣等獨免如國
論何王曰且歸視事初高仁器泄旽逆謀春
富與蘭先白[illegible]故寬其罪憲司奏曰春富
金蘭與旽同是宰輔名位相等趍走庭下曲
意承奉養成無君之心其罪大矣旽惡未著
人不及知春富獨先知之情固可疑既知其
謀非唯不禁互相比周姦狀已著且奇顯等
謀擧大事必有倚恃春富不究治趣令殺之
同時事旽者並受重刑春富當惶懼自退俟
罪不暇乃畏人發姦不離宮省蒙蔽天聰究
詐益甚豈可以曚昧微功枉稽天誅請置於
法王不聽止罷其職憲司又奏曰春富既知

旽逆謀宜即上聞反與賊旽商推數日至不得已乃聞非但無功罪惡反重及旽敗露上自親問不唯庇旽其黨所爲亦皆掩護爲旽謀主情迹暴著宜正典刑垂戒後世命誅之下教暴其罪春富弟元富爲鷹揚軍上將軍光富爲承宣兄弟三人皆據權要宗族多居顯列春富誅元富光富亦以旽黨流于外春富子沃贇裔澣澂並沒爲奴分隷州郡沃隷江陵倭寇東界我軍望風奔潰沃素以勇聞按廉授兵使擊賊沃力戰却之江陵一境賴以免事聞賜鞍馬免其役從宰樞給春富告身

金元命

金元命中贊之淑之孫恭愍朝爲監察執義上臺糾正庭迎從後譏之元命怒還家監察司劾糾正許少游罷之元命稱病王命視事元命上臺糾正聯署條錄過失又不庭迎王因少游朴德方都弘慶等鞫之杖流有差遷上將軍錄誅奇轍及辛丑扈從功爲二等收復京城功爲一等拜密直副使素與贊成李龜壽爲刎頸交龜壽過元命家置酒見妾與妻同席曰君今爲相家且不齊何以正國叱下其妾不飲而出再遷密直使賜輸誠奮義功臣號初辛旽爲僧依元命見王及旽得幸以元命爲三司左使鷹揚軍上護軍掌八衛四十二都府兵元命率徒兵修旻天寺蕫池鑿渠堰石徑市北街引流達于巡軍北橋自言將以壓朝廷也術家曰徑市鑿溝武盛文衰元命黨於旽恐臺諫文臣發其姦用術家語以壓之後與吳仁澤等謀除旽旽知之訴于王繫巡軍鞫之杖流盈德沒爲奴籍其家从之旽遣其黨孫演杖殺之元命女爲郎將朴東朝妻東朝死私典校令申仁甫辛禑時憲司劾仁甫冒稱三品官又奸東朝妻請罪之仁甫素諂附權貴且元命之女爲恭愍外戚故寢其事仁甫止坐冒職杖配長興成

金鋐

金鋐義城縣人初事忠惠免居羅州以豪右奪占田民貲産饒富恭愍時倭寇羅州鋐率木浦人擊走之以功復職輸貨權門屢爲全羅道捕倭使頗有戰功紅賊之亂從諸將收復錄功爲一等出爲全羅道巡禦使時全羅饑重以兵革民不聊生鋐刻剝無所不至減軍粮用其半稅諸州漕船皆輸于家一方嗷嗷大護軍宋務死其妻服未闋鋐以事鉤致白晝強淫因以爲妾領漕船至內浦與倭遇戰敗士卒死者過半嬖幸受鋐賂反譽之王遣中使賜宮醞迎勞國人憤恨後以辛旽黨流復起爲同知密直出鎭全羅憲司劾不能沮鋐又附幸臣金興慶寵任金師幸移慶尚道都巡問使鎭合浦貪殘如全羅時按廉柳珣劾鋐不法鋐亦搆珣過報于朝倭寇合浦燒軍營士卒死者五千餘人王遣趙琳誅之支解以徇諸道其子承眞奔喪王曰汝父之罪非大逆也喪畢就職

池奫

池奫忠州人其母巫女發跡行伍屢從軍有功恭愍朝累遷判崇敬府事辛旽誅奫盡取其服玩而有之辛禑時拜門下贊成事判版圖司事有妾乙成者納金版圖未受價以罪誅奫取其妻爲妾得價布千五百匹宰臣辛順誅奫以其子益謙妻順女遂出順所從第宅貲産與之奫與李仁任林堅味專權貪贓憚金續命清直謀傾軋之奫通禑乳媼張氏其妻亦與張善出入禁中續命譏之曰宰相之妻無故出入宮禁可乎奫聞而深銜之及般若事起奫嗾諫官劾續命流之語在續命傳持平宋齊岱欲劾奫交結乳媼奫門客執義金承得密以告奫奫乃出齊岱知泰安郡事奫用事干內承得及知申事金允升爲羽翼奫之殺林樸仁任屢復興皆不與聞遂惡焉先是倭寇全州都堂議擇元帥而難其人

擬遣益謝奫內不平仁任奫崔瑩等會復與
第議久不決奫厲聲曰判三司公可往瑩怒
曰吾旣分管楊廣道豈可之他乎奫前語仁
任曰侍中謀事此而未決侍中可往奫又托
攻遼以撓其議曰倭賊但擾邊不足憂脫大
軍根據守遼衛後必難圖莫若移師攻遼侍
中之計雖善非今日謀國之長策仁任勃然
曰三宰敢爾君旣善謀國吾當讓避吾以爲
全州國之襟喉今賊闌入暴骨原野曆亡國

寒不可不救爲是拳拳耳三宰抗此議則吾
何能爲遂徑出復興走追挽其袖泣止之奫
頓首謝及仁任移病在家奫過門不謁人始
知二人有隙有人帖匿名書於仁任之門曰
池奫門客金允升等七八人族門下舍人鄭
穆欲劾去仁任以奫爲侍中事迫矣其速圖
之其末又云吾職判事吾姓李吾名十一畫
仁任秘不發大護軍具成老又得其書以示
二奫仁任密示奫曰公與吾交分甚篤是得

無間吾二人將奫曰此內府令金賞所書也
賞仁任族姪也時承得允升判典校寺事李
悅左常侍華之元黨附奫以希遷擢自謂池
門四傑仁任欲剪奫黨未得間會之元承得
聚悅家言曰厚待元使不用洪武年號而行
宣光七年無乃速乎仁任廉得之遂下悅之
元承得巡衛府奫時爲巡軍副萬戶故仁任
托以誹謗朝政痛鞫之近日若等會悅家云
云作何等文書畫日月乎對曰天下方亂

朱氏與大元戰爭未息先王決策臣事
朱氏今不遵先志遽用宣光紀年不已速乎
但議之耳非因文書而發是言也韓略亦以
奫黨繫獄又鞫賞曰汝嘗爲穆令不署穆告
身以妓之嬖乎世累乎賞穆嘗共蒸一妓故
云賞曰以其身有過也然則誰發其議賞曰
穆我受罪臺議豈可殘乎於是杖流悅之元
略以承得嘗封順靜王后玄宮故免杖而流
之又流賞其不及允升者蓋仁任欲慰安奫

危疑之心且冀其發之不暴也旽大懼諧謂
仁任曰予若謀公天必誅之使益謙請救於
瑩不得曰崔公亦黨於仁任矣乃嚴兵自衛
掌令姜隱見旽權稍弛阿附仁任劾允升等
結爲朋黨沉湎酒色是夜允升往見旽曰之
元承得悅皆已見竄公之羽翼旣除今又劾
我禍將及公宜早圖之旽遂與允升謀曰明
日我將請王命子視事又令復興仁任入政
房子便告王曰是政轉動也侍中不欲請願
上親下批目卽矯制召我我入罷復興仁任
職彼必各還其第我又白王云復興仁任乃
逆臣洪倫之族見上誅夷其族欲圖大事請
亟發兵收捕旣定約使益謙言於族黨睦仁
吉曰仁任謀害吾父父亡則及我我亡則族
父繼之請潛遣睦忠波演等勇士期以詰朝
會宮門仁吉佯應曰諾因問曰所謀止仁任
乎益謙歷數復興瑩李希泌李琳都吉敷等
仁吉卽馳告仁任等令避宿以觀變益謙陰

引交州道兵二十餘人密伺仁任動靜明日
旽妻都堂謂復興仁任曰允升今爲同知貢
舉而被臺劾若代以他人取士遲緩必涉歲
月可令視事復興欲兼旽出與瑩謀去之乃
陽言曰公可自詣闕白王旽遂至闕矯旨召
臺諫趣令允升視事適持平尹吉甫等上疏
曰旽廣植黨與擅行威福謀殺冢宰允升爲
旽腹心必知其謀請下獄鞫之疏將上旽以
約允升之請白禑不待旽色變又使人請仁
任入政房仁任復興瑩等知其謀與希泌邊
安烈吉敷朴林宗曹敏修楊伯淵堅味仁吉
等直至禑前命召旽入旽使其黨賓天翊等
二十餘人衷甲帶劍聚闕下伺仁任等出將
擊之復興仁任等使仁吉白禑曰老臣聞不
測之變不以聞臣亦有罪昨旽使益謙請甲
士於臣其情叵測旽厲聲曰有之復興仁任
琳乃洪倫妻族希泌倫之妻父忌臣欲誅逆
黨將殺臣故請甲士以備之耳視瑩佩刀張

目膝行而前者將軍之瑩執力鞘以身蔽禑謂斎曰臣而無禮於君邦有常刑且爾止欲殺兩侍中耶斎曰眞止侍中而已歷數在座諸相抗語不已禑避斎出斎曰上何故先退臣禑曰諸卿可以次出斎援袂突出及門將上馬中郎將桓天祐擊斎僕奪其馬堅味執斎以待巡衛官斎顧左右索劒不得遂下斎允升于巡軍獄益謙逃斎謂堅味曰與君有平昔之雅幸亟殺之我死君亦繼之旣囚斎

黨宮禁戒嚴初允升等屢夜飮謀以斎爲首相密謂斎曰公爲家宰何如斎曰有仁任在况予命數在戊午運乃吉允升曰苟有命何待戊午第聽吾計遂謀變曰黃裳撲殺宜爲左侍中公守侍中益謙爲鷹揚軍上護軍之元大司憲允升政堂文學承得簽書密直及鞫斎斎曰惟聽允升計以至於此下益謙母妻及其黨天翊判事高如意判書崔奕成典客令黃淑貞金履金密春金剛濟子安李龍吉

李宗彥李乙和李匡張德賢金宗李陽眞安思祖等于獄翼日益謙聞母被縶自就獄瑩鞫斎允升益謙聚兵闕門謀害大臣三人皆服遂誅之幷斬天翊奕成如意等二十餘人流斎妻十二人益謙妻七人允升妻二人杖流密金剛龍吉宗彥乙和德賢金得守等七人流履思祖宋臣起等餘皆釋之如意奕成皆爲斎卜吉凶者也又遣體覆使崔仁桰鞫承得之元悅于清州之元首服曰斎及允升

謀殺大臣我實與聞悅曰前日匿名書實吾所爲吾名乃十一畫也請原之仁桰將聞之元曰悅亦與聞否之元曰有之悅不服及鞫訊甚慘遂服承得被搒掠垂死猶不服繫之元悅證驗明甚乃服仁桰報于都堂仁任謂復興瑩曰旣誅其魁可釋此輩復杖流何如悅罪不可再加乎復興曰斎愚人也從此輩從臾耳非斎首謀也瑩亦曰前日杖流以其謀亂政也今日之誅以其害大臣也皆罪之

重者豈宜釋之仁任曰何以處悅若無悅書
吾儕其得有今日乎瑩曰果悅所爲當儕在
時可以言矣見黨之後猶不言是誣我也宜
并誅之仁哲遂斬承得之元悅傳首于京儕
遇知玄陵位至宰輔通禑乳媼或賂宮妾夤
緣有寵恣其跋扈多植門客附已者用之異
已者斥之允升贈儕奴婢遂爲儕親信與承
得之元悅更相汲引儕倚爲腹心分置臺諫
大張威福多列姬妾幾三十人唯取富者不
以色立門戶者十有二人會潘麟詐貴官需
獄得人臧獲不可勝紀又遷換官爵代受祿
俸朝野側目及誅人皆快之益謙目不知書
嘗憑父勢以上護軍爲侍學爲世所嗤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敎修

姦臣二

李仁任

李仁任星山君兆年之孫蔭補典客寺丞累
遷典法摠郎恭愍七年拜左副承宣八年紅
賊陷義州王命仁任爲西京存撫使以備之
賊平策功爲二等十一年與諸將收復京都
又策功爲一等明年元將納德興君仁任爲
西北面都巡問使兼平壤尹調兵食德興君
屯遼東候騎屢到鴨綠江中外震懼國家慮
邊將或生變凡用兵方略皆從中遙授是以
將帥自危莫敢專制頗失機會且士卒夏月
赴征徂冬未代糧餉又絕凍餒顚仆唯將吏
官屬人馬稍彊然輕兵渡江屢襲遼瀋掠居
民以邀官賞故來一交鋒先自罷散王命都
元帥慶復興留守西北令安遇慶等諸將渡

江擊之仁任謂都元帥府鎭撫河乙沚曰我
軍飢寒日夜思歸豈無異心但畏法不敢耳
近都巡察使李龜壽行至鳳州軍卒謀叛伏
誅此一驗也渡江之擧可爲寒心都元帥性
多疑必不能斷我欲假他事請元帥遣子稟
事於王子其圖之即以龜壽軍卒叛書授乙
沚以遣曰子往上必引見第獻此書愼勿他
語上悟必命旋師乙沚倍道馳詣京見王王
覽書果大驚不暇具文牒口諭復興勿渡江

乙沚還仁任曰師將渡江元帥若以無文牒
爲辭猶豫不決柰何我姑先見揔陳利害條
後子可入乃見復興從容語曰公嘗牧尙州
上官時民心何如解官時復興曰解官時民
心不如初仁任曰今日之事殆類此主上舊
君德興新主愚民但知安飽之爲樂豈知邪
正之所在況我師暴露已久皆思歸一朝渡
江其變難測莫若斂軍還營固守鴨綠遏賊
度江上策也復興悚然曰業已如此柰何且

乙沚何時還乎國家必有處分頃之乙沚入
傳王命復興悅立召諸將還十四年拜三司
右使轉都僉議贊成事賜純誠同德輔理功
臣號進左侍中二十三年罷復爲守侍中封
廣平府院君王見弑太后及復興欲立宗親
復興宣太后旨於仁任仁任貪立幼主謀竊
國柄欲立辛禑議未決李壽山曰今日之計
當在宗室密直王安德永寧君瑜等希仁任
意大言曰王以大君禑爲後捨此何求仁任

率百官遂立禑或謂仁任曰自古國君見弑
爲宰相者先受其罪
帝若聞先王之故興師問罪公必不免莫若
與元和親仁任然之及
帝使蔡斌等還仁任遣贊成事安師琦陽言
餞行密諭金義中路殺斌等以滅口義遂殺
斌奔北元由是人心疑懼未敢通使
朝廷辛禑元年典校令朴尙衷司藝鄭道傳
等謂宰相曰宜速遣使告喪仁任曰人皆畏

憚誰可行者尚衷等謂判宗簿事崔源曰王
被弑而不告喪
帝必疑之如或問罪一國皆受其禍宰相莫
以爲患卿能爲社稷行乎源曰社稷苟安何
惜一死尚衷等以告仁任不得已從之時有
邊報北元將以兵納瀋王暠孫脫脫不花仁
任率百官詣孝思館盟于太祖眞曰本國無
賴之徒挾瀋王之孫來寓北鄙窺覦王位凡
我同盟戮力同心翊戴嗣王上報先王之德
下保父母妻子有渝此盟非惟國家明正其
罪天地宗社山川之神必降陰誅義從者來
仁任師琦待之厚尙衷上疏言宰相不問金
義教使之罪而待其從者厚是師琦嗾義教
使其跡已具乞明正其罪會判事朴思敬自
北元還白太后曰納哈出謂臣言爾國宰相
遣金義請云王薨無嗣願奉瀋王爲主故帝
封爲爾主若前王有子朝廷必不遣瀋王也
太后召仁任曰予聞宰相遣金義如元久矣
卿等獨不知乎遂下尚衷跡于都堂禍下師
琦巡衛府師琦亡入人家追者急師琦知不
免拔佩刀自刎仍斬之梟首于市仁任以爲
遣義如元者乃贊成康舜龍知密直趙希古
同知密直成大庸等所爲並流遠地盖以舜
龍等嘗仕元朝故也仁任與宗親耆老文武
百官連名爲書呈北元中書省曰本國自世
祖皇帝龍興之時我忠敬王首先朝覲欽蒙
聖恩得比聖朝諸王駙馬世襲之例授以王
爵鸞降公主忠烈王爲駙馬生忠宣王忠宣
王生忠肅王皆襲王位自英宗皇帝時有江
陽君滋子完澤禿瀋王暠本國支派相別妄
爭王位蒙朝廷區別不能爭奪先王伯顔帖
木兒是忠肅王親子襲位二十四年遺旨令
親男元子禑襲位謹遣判密直金湑申達計
音前赴朝廷今來乃知完澤禿瀋王孫脫脫
不花實非鸞降公主流派妄生異心欲要爭
襲甚違世祖皇帝定制乞賜禁約既而北元

遣使來曰伯顏帖木兒王背我歸
明故赦爾國弑王之罪仁任與池奫欲迎之
三司左尹金九容典理揔郎李崇仁典儀副
令鄭道傳三司判官權近上書都堂以為不
可迎仁任復與却其書不受令道傳迎元使
道傳詣復興第備陳利害辭頗不遜仁任復
與怒不視事乃流道傳禑及太后再慰諭之
仁任復興乃出右獻納李詹左正言全伯英
上疏曰守侍中李仁任陰與金義謀殺天使
幸而獲免此國人所以切齒痛心者也吳季
南擅殺定遼衛之人張子溫不以金義之殺
使告定遼衛罪當推鞫仁任置而不問罪一
也近贊成事池奫出鎮西北得金義書不以
上達密附仁任及殿下累索然後乃聞托以
不惑民聽罪二也胡書之來池奫寫其書删
其言之要者以獻殿下付其書仁任仁任不
即上聞罪三也與百官同盟以示專事殿下
之意與胡通欲樹功瀋王以免他日之禍反

復蔽詐罪四也仁任奫脣齒爛[illegible]將然之禍
不可測請誅仁任與奫又正李南子溫之罪
又遣使聞于天子書上貶詹知春州事伯英
知榮州事於是應揚軍上護軍禹仁烈親從
護軍韓理阿仁任意上書以為諫官論宰相
非細故也諫官是則宰相有罪宰相無罪則
諫官非矣不可不辨遂下詹伯英獄使瑩奫
等鞫之辭連尚衷田祿生瑩杖鞫祿生尚衷
甚慘仁任曰不須殺此輩乃流之皆道死杖
詹伯英及方旬閔中行朴尚真流之又以九
容崇仁鄭夢周林孝先廉廷秀廉興邦朴形
鄭思道李成林尹虎崔乙義趙文信等謀害
已並流之時仁任奫堅味提調政房顓權植
黨舉國趨附銓注之際視人賄賂多少伺候
勤怠以為升黜官或不足則添設無限或累
旬不下批以待貨賄之來一日除官宰樞至
五十九臺諫將帥守令皆其親舊至於市井
工匠無不夤緣除拜時人謂之烟戶政其論

賞鴻山戰功不從軍得官者甚衆三年以京
城瀕海畏倭寇欲遷都內地議可否宰樞以
爲不可遷陳徵師固守之策仁任曰今赤地
千里農夫輟耕望雲霓而又徵師使失農業
非爲國之謀也後仁任坐都堂議遷都曰今
倭賊寇京都忠州去海遠四方道路適均宜
預遷太祖眞于忠州以松都爲防戍之地禑
錄仁任復興功教曰卿以功臣之後在先王
時亦心素節歷仕中外丙申己亥辛丑壬寅

癸卯年間社稷傾危之際奮不顧身克著功
績迨先王奄棄之初悉捕兇徒以正典刑俾
予幼冲不墜祖宗之緒再安社稷以迄于今
帶礪難忘若不旌異何以勵後今賜田各二
百結奴婢各十五口雖有過愆犯不至十惡
皆原宥卿等其益懋乃心匡救不逮與國咸
休南原府使崔成達曰與倡妓縱欲不恤民
事及倭寇南原成達火其倉盜米百三十石
紙二百[illegible]治其罪成達[illegible]仁任[illegible]

庇之竟不罪有裴中倫者遺仁任妾奴婢五
口拜典客寺丞與判事金允堅爭奴婢允堅
亦以奴婢十口遺仁任二人皆附仁任訟都
官允堅得之仁任右中倫召罵都官吏還取
其案允堅更訟之知典法李釋之曰汝可訟
於侍中時凡爭訟者必先以田民金帛道仁
任然後得理臺諫彈劾法司斷決亦皆先陰
稟之六年文牒錄事王禪馬弱仁任與之駿
馬七年因倭寇漕路不通宰相之俸不過數

斛仁任不受曰以予之祿頒諸尉正仁任欲
[illegible]貪饕瘠公肥私致祿俸不給顧行小惠以
釣虛名時人譏之既而辭職不允八年判書
雲觀事張補之副正吳思忠等上書言道詵
密記有三京巡御之說今變怪屢現野獸入
城群烏飛集宮中井沸魚鬪請移都避災禑
下其書于都堂仁任執不可曰今勍敵在境
覘我虛實不可徙深地示弱況又年饑倉廩
罄竭而使行者廩粮居者失所其可[illegible]且棄

與所至供億甚繁遷都之擧徒取民怨非久
安之計也事遂寢慶尙道都巡問使南秩不
能禦倭憲司劾之仁任與秩善止令安置宜
寧禑荒淫遊戲無度一日至仁任第適不在
乃還仁任聞之獻良馬自後禑常至其第禑
初稍志于學仁任與堅味不喜儒競以鷹犬
導之仁任辭職不允授領門下府事尋領三
司事禑遷都漢陽仁任及禑舅李琳堅味廉
興邦都吉敷存性崔濂等扈從各遣傔從

所在成群奪民曰廬無有紀極吉敷以仁任
姻親拜代言諸司章疏不能口讀驟陞五宰
黨於仁任堅味興邦以執政柄受人賄賂用
捨顚倒九年有人書于吉敷門曰池佛陪爲
大司憲邊伐介爲掌令二人本系庸賤生長
市井姦貪諂諛未嘗齒於縉紳故書以諷之
十年仁任獻其婢鳳加伊於禑禑寵愛之屢
宿其第仁任避居別墅禑稱仁任爲父妻朴
氏爲母仁任侍禑如畜壻國無旬日之儲而

田園奴婢遍中外將相皆出其門爭効之奪
人田民不恤國事時人目之曰提調奴婢禑
嘗惡堅味貪饕屢諷其子檄堅味托疾乞退
仁任亦乞退以觀禑志禑不允仍以仁任領
三司事又領重房司憲開城府事副令張演
妻典工判書金克恭女也與護軍金瑋私
演執瑋告憲司妻逃入仁任家仁任令憲司
勿問十二年代堅味爲侍中明年以老病辭
十四年誅林廉安置仁任于京山府竄其弟

前評理仁敏于雞林配烽卒杖流孽子大寶
軍獻孽女壻知申事權執經姪右代言禝姻
族簽書密直河崙李崇仁密直副使朴可興
誅從孫三司右使存性存性初劾仁任所爲
後頗悔其尹西京治爲第一民追慕之初仁
任逢迎恭愍贊成影殿之役及王薨無嗣援
立辛禑一國威福在其掌握欲多樹親黨務
以柔佞悅人門客滿庭各自以爲待已尤厚
誣陷忠良殺戮無辜時人比之李猫林廉之

誅仁任將有所言請瑩弟瑩辭不見然瑩德仁任右己白禑曰仁任决謀事大鎭定國家功可掩過遂幷其子弟皆宥之國人嘆曰林廉之黨渠魁漏網又曰正直崔公私活老賊辛昌立左侍中曺敏修白昌召仁任時仁任已死矣國人初聞被召恐其復亂國政開田民攘奪之門尋聞其死皆喜躍曰人不能誅天乃殛之昌賜敎曰終始哀榮君無憾矣左右輔弼予何望焉人皆笑之敏修請禮葬遣使弔誄贈謚典儀官難之皆謝病不出副令孔俯慨然曰吾而不謚庸平誰歟爲之獨至典儀議謚曰荒繆崇仁河崙姜淮伯等折辱之俯以詼諧對其後臺諫䟽論仁任罪亦自俯發之右司議大夫尹紹宗與同列上䟽曰竊見李仁任以柔媚之資挾其詐愿貪緣父兄事我玄陵竊位宰相影殿之役中外嗷嗷侍中柳濯請候農隙忤旨見罷而仁任遂代其位當國秉政迎合面諛竭民財力毒痛三

韓卒致甲寅之禍是仁任實知民怨而反逢長之也上王幼冲嗣位仁任專制國柄乃謀一身百年之富貴不顧三韓萬世之社稷殺忠勛而竄大臣罷書筵而進頑童蔽上聰明導上聲色娛上遊畋使上王不暇親政宦官宮妾饔夫內豎爵祿以悅之饋遺以結之使爲耳目日夜稱譽於上甘言小惠愚弄國人皆得懽心以林堅味廉興邦爲腹心雄唱雌和貨官市獄門如沸湯苞苴附托者爲賢才節行廉恥者爲不肖鍾鼎出於一笑刀鋸起於一嚬兩府百司藩鎭守令咸出其門言官要職列其私親溪壑之欲不知紀極田園遍於諸道金帛充於列屋富家之翁啗以封君姻亞乳臭工商賤隷坐耗天祿宿衛之臣百戰之士未食斗粟於是一國之人以奔競爲德行賄賂爲功狀群僚曠職知有私門不知有王室矣四境多虞軍旅方殷而仁任不以爲念敗軍之將納賄則不問破賊之帥非賂

則不實境內丁壯咸抳兇黨免於戎行戍兵羸弱倭奴橫行前無結草濱海沃野五六千里暴骨荒墟而內地州郡蕩爲戰場八道蕭然者由仁任之壞軍政也長養林廉群兇之黨奪人土田奪人奴婢賊害無告殘虐生靈惡聲達于上國而仁任自疑不敢入朝其金銀馬布之貢輕薄譎詐之責鐵嶺立衛之議實仁任召之也盧氏宮妾也崔氏院婢也探旨封妃以配正宮倚其內助以固其權猶慮

其計之未周也乃納家婢鐵爲小君僭伏辭臣滅我列聖五百年正家之法敗我東方數千載秉禮之俗汚穢王室羞辱祖宗播醜天下天子以爲三韓無人開國以來其姦其罪未有倫比林廉之惡皆仁任所醞釀也群兇旣族而仁任乃保其首領以死但削其爵而其家得全是勸來世之姦賊也天子豈不以臣等爲黨惡而不能聞於殿下以正其罪耶其爲中興更化之累莫大焉願殿下奮乾剛

之明斷數仁任之罪斬棺瀦宅以解天地祖宗之怒以快臣鄰億兆之憤其家舍奴婢財物一皆籍沒其子孫遠竄禁錮使國人曉然知奸賊誤國之罪雖其身已死不得逃於天誅則爲惡者懼爲善者勸人心正而國祚長矣林廉之族誅誠社稷之福也今殿下憫其罪及無罪還其家産誠天地生物之心也然其支黨假群兇之威福病國毒民所畜聚者豈在無辜之列乎不問有罪無罪一切還之

豈不有戾於聖王懲惡勸善之政乎豈不有戾於天道福善禍淫之理乎願命憲司堅味以下諸姦並不還一錢外其支黨奴婢家財明覈其罪之輕重雖在還給之限止給其祖先相傳文卷明白者其他橫得者一切不許還給以充雜貢䟽上命禁錮子孫明年紹宗又與同舍許應閔開等䟽論仁任適紹宗病應等寢不上及紹宗遷大司成昌乃許葬仁任其壻姜筮往京山府葬之紹宗赴書筵以

䟽進昌命權近讀之䟽曰臣等前日論仁任
罪惡請斬棺瀦宅而殿下記其人所不知餉
軍出奇制勝援立事大之功而宥其三韓所
知殘民賊君誤國滔天之罪誠國人之所失
望爲惡者之所喜幸爲善者之所沮喪一代
人心之所以不正而臣等所以爲殿下懼開
萬世禍亂之原於中興之初政也夫以四百
餘年聖繼神承之國家至我玄陵仁儉勤政
歷年之所積畜者果如亡秦兵火之餘關中

之匱竭而仁任有蕭何給軍食之功乎以我
玄陵之明得人之多曾謂仁任得尊良平淮
陰出奇制勝之功哉丙申己亥辛丑癸卯之
難廟堂帷幄則有洪彥博諸公干城折衝則
有李承慶安祐李芳實金得培崔瑩諸將相
功名卓卓在百姓耳目而今也謂仁任一身
兼三傑之功者臣等所未知也三韓之人無
智愚皆指仁任爲林廉群賊之魁而犬豕之
奚罵詈之矣而不知仁任有尺寸之功假令

仁任雖小有勞果足以掩其當國十四年賣
官而青紫如泥鬻獄而姦究得志毀軍政而
州郡爲墟鑄群兇而斲喪邦本之罪乎
大明龍興續中原之正統玄陵先天下而奉
正朔將請衣冠而變胡服下令國中禁人剃
頭昇遐不日仁任以侍中剃玄陵所長之髮
於是國人知仁任有無君之心無事大之志
矣上王無他兄弟明德太后以五朝三韓之
毋太任太姒之聖擁立上王於膝下謂仁任

有援立之功臣等所未知也玄陵之薨上王
之嗣王人之不返三者皆國之大事也宜每
事各遣一使亟奏而仁任乃遲回經涉數月
方遣一介微臣崔源以行遂啓天子疑我之
心致我以不道大惡之名可謂能盡事大之
禮乎仁任當國逆天子徵執政之命不肯入
朝凡遣使臣輒見拘囚推鞫竄逐上下阻隔
人情疑懼訛言屢興國幾於亡能盡事大之
禮者固如是乎夫治國莫先於正人心人心

旣正則教易入而令易行姦不生而亂不作仁任當國徇私情而害公義窮人欲而滅天理生有罪而殺無辜賞無功而誅有功貴貪黑而賤清白好姦回而惡正直進小人而退君子溺人心於汚濁三韓之人以禮義廉恥爲貧賤禍敗之檻穽而惟恐或陷於其中民焦虛焰國幾顛覆尚賴天地之相祖宗之靈啓我上王廓清群兇再安社稷人心一正然臣瑩不知春秋討賊之大法上戾天心下違

人望釋首惡而不誅於是國人見賊魁之得全則又翻然而改其心曰彼林廉之敗者姦之未熟耳姦之熟則人不得而罪也天不得而禍也爲惡誠無害也夫人之情誰不樂富貴哉誰不厭貧賤哉若不忠不義窮凶極惡而得保富貴以遺其子孫而無後災則誰復有爲忠爲義以遺其貧賤於子孫哉今殿下私賊魁而全其家則三韓之人父勉其子妻勸其夫使學賊魁之深姦弃忠弃義惑世誣民人人皆欲貴殿下之社稷而求富貴矣仁任之逆命不朝與崔瑩攻遼之計其罪一也若原其情則瑩之攻遼不忍坐視祖宗封疆之削也仁任不朝只爲苟安待死之謀耳瑩之清白將相三十餘年不取民之一毫績癸卯己絶之國統扶昇天幾覆之社稷掃群兇於戊辰拯億兆於湯火一攻遼之謬舉殿下旣斷以大義而不敢私矣至於仁任敗國逆命之罪乃何必欲保全以勸萬世之不忠不

義乎願殿下一依前疏所言下憲司施行以懲爲惡以正人心恭讓即位諫官吳思忠等又上疏請斬禑瀦兇籍没家產於是命瀦其宅

林堅味

林堅味平澤人父彥修以堅味故暴貴封平城府院君堅味恭愍朝屬弓達赤以勞補中郞將王避紅賊南幸堅味從之至慶安驛堅味言於宰樞曰賊已入京都臨津以北非我

有也請徵諸道兵討之宰樞不應堅味淨泣白王王曰其如倉卒何賊平策扈從功爲一等累遷密直副使辛禑時知門下省事轉評理禑始選置內宰樞掌出納於是堅味及洪永通曹敏修爲之常在禁中事無大小皆先關白然後行堅味舅評理致仕公永張氏葬具皆官府所庀禑嘗使人召堅味辭以疾再召乃至其驕蹇如此進守門下侍中與都吉敷禹玄寶李存性提調政房故事侍中掌銓選堅味顓權自恣永通敏修雖爲侍中不得與焉堅味姻族成守恒知平州剝民營私無所不至秩滿還家累重屬路又爲鐵原府使又李祥原者以堅味子檄爲養子得拜樞密禑惡堅味貪饕屢諷檄堅味托疾乞退許之封平原府院君遣知中事廉廷秀賜宮醞慰之尋復爲侍中又與李成林等提調實錄編脩遼東都司遣百戶程與來問北青州萬戶金得卿擊殺官軍之故禑待與極厚堅味成林皆設宴私第厚慰之贈細布送執得卿歸于京師將行都堂諭之曰北青州之事汝任其咎勿以累國得卿曰我但奉行都堂廉耳上國有問豈敢終諱堅味憂懼無以爲計密直提學河崙密謂曰事貴從權當今倭寇充斥豈無遇賊而死者乎堅味大喜得卿行至鐵州中夜盜殺之以遇倭聞于

帝彦修卒及葬殿柩輿至二十餘所成林玄寶廉興邦李仁敏等請謚曰忠貞禑起復堅味爲門下侍中遣知門下事安沼賜衣一襲堅味詣闕謝禑曰今以國事委卿懋哉又賜鞍馬衣服禑調馬花園謂左右曰將水精木公文來予將制此馬又戲謂檄曰爾父好用水精木公文時堅味仁任興邦縱其惡奴有良田者率以水精木杖而奪之其主雖有公家文券莫敢與辨時人謂之水精木公文禑聞而惡之故每言及之尋領三司事興邦家奴李光等前密直副使趙胖白州之田胖乞

哀於興邦興邦歸其田光復奪其田凌辱胖
胖詣光哀請光傲胖益縱虐胖不勝憤以數
十騎圍而斬之火其家欲白興邦馳入京興
邦聞斬光大怒誣胖謀叛令巡軍執胖母妻
遣四百餘騎至白州捕胖騎至碧瀾渡州人
云胖率五騎已馳入京興邦等勸禑下令購
捕甚急交州道元帥鄭子裔使其壻中郎將
安承慶捕胖于孝思觀松岡繫巡軍興邦時
為上萬戶吉敷為副萬戶與堅味女壻都萬
戶王福海及副萬戶李光甫妻官尹珍姜淮
伯臺諫典法雜訊胖曰六七貪婪宰相縱奴
四方奪人田民戕虐百姓是大賊也胖今斬
光者唯以輔國家除民賊耳何云謀叛拷掠
竟日不服興邦欲胖誣服治極慘酷胖辱罵
不小屈曰我欲斬汝國賊汝與我相訟者也
何鞫我為興邦怒益盛使人亂擊其口福海
陽不聞假睡餘人無敢如何獨左司議大夫
金若采以為不可而止之後數日禑如瑩第

與語良久議胖獄是日興邦復欲鞫胖赴巡
軍請獄官及臺諫皆不至禑遣醫賜胖藥尋
命釋胖及其母妻又賜醫藥與裴時當須祿
禑下令曰宰相既富可不須其先須隊伍之
無食者遂下興邦于巡軍國人皆喜曰吾君
明矣禑召胖七歲兒問其父所為對曰吾父
但拔劒試之云欲斬貪婪六七宰相以快吾
志否則妻孥必至飢寒禑賜兒笠禑命瑩及
我
太祖陳兵宿衛下堅味吉敷獄使者至堅味
第堅味拒命厲聲謂使者曰七日須穰古制
也今主上無故不須豈為君之道乎自古人
主之非臣下有正之者遂欲為亂使人奔告
其黨甲騎已遮路不可出其人歸以告堅味
堅味家在男山北旣而仰見男山甲騎成列
膽落就擒歎曰廣平君誤我矣先是堅味與
邦忌瑩清直且握重兵常欲加害仁任固止
之故云巡軍鞫堅味興邦等罪不窮治以聞

禑大怒以前評理王安德爲都萬戶知門下
李居仁爲上萬戶我
恭靖王爲副萬戶命更鞫之
恭靖王時知密直㭗自總角昵侍禑遊戲出
入動必相隨累遷密直副使常直禁中至是
勒歸其家尋下㭗福海成林興邦興邦弟大
司憲廷秀堅味女壻知密直金永珍等巡軍
獄分遣諸道窮訪刷堅味興邦所奪田民還
其主遂誅堅味成林福海興邦吉敷廷秀永
珍㭗又斬福海養父門下贊成事金用輝成
林壻存性成林友壻前原州牧使徐信堅味
弟判開城齊味興邦妹壻密直洪徵任獻典
法判書李竦獻子公緯公約公縝福海兄德
海妹壻開城尹鄭慤朴仁貴李希蕃等福海
被繫用輝有異謀帶劒入闕故先斬之仁貴
希蕃托附堅味者獄官藉獻家無擔石之儲
欲免之瑩以獻藉興邦勢爲大司憲未嘗發
一直言遂斬之時人悲之又斬福海父右侍
中益淳堅味姪女壻右司議大夫辛權吉敷
女壻大護軍辛鳳生堅味族子執義李羨生
判官閔中達徵子尚淵尚濱尚溥判內府寺
事金萬興等萬興堅味家臣專據田民之簿
貪黑奸黠爲腹心者又斬興邦兄瑞城君國
寶國寶子同知密直致中女壻知部安祖同
興邦女壻成均祭酒尹瑛護軍崔遷福海妹
壻大護軍金涵族典法判書金乙鼎掌令金
肇齊味子孟陽吉敷族前江陵府使都希慶
都衍都云達及被誅者族黨前知密直金彬
密直副使安思祖密直提學朴仲容辛靖司
僕正甘成旦宦者趙元吉等五十餘人籍沒
堅味等貲產流吉敷子進士俞于邊地俞禹
仁烈女壻瑩與仁烈善免置田民辨正都監
考覈堅味等所奪占田民分遣安撫使于諸
道收捕堅味等家臣隱奴誅之凡千餘人並
沒財產杖仲容父前贊成形一百流角山戍
巡軍勾檢堅味益壽興邦吉敷財產搒掠其

妻皆死獄中盡收殺被誅者子孫雖在襁褓皆投之江匿免者無幾沒被誅人妻女爲官婢凡三十餘人投成林福海存性求珍極權孫仲興及檄六歲子于臨津又斬成林黨前判書成仲庸徐規亦成林黨也在利川安集李安生搜捕之規逃其妻故宰相成士達之女安生見而悅之遂私焉其妻誘規至執殺之事覺殺安生沒規妻爲典客寺婢堅味性猜忌陰兇有口才世比之李林甫仁任久竊國柄支黨根據堅味爲其腹心疾惡文臣放逐甚衆興邦亦在逐中後堅味以興邦世家大族請與昏姻興邦亦憾前日流竄欲保其身惟仁任堅味言是從於是以興邦異父兄成林爲侍中權奸親黨布列兩府中外要職無非私人專權自恣賣官鬻爵奪人土田籠山絡野奪人奴婢千百爲群以至陵寢宮庫州縣津驛之田靡不據占背主之隷逃賦之民聚如淵藪廉使守令莫敢徵發由是民散寇熾公私匱竭中外切齒瑩及太祖憤其所爲同心協力導禑除之國人大悅道路歌舞

廉興邦

廉興邦曲城府院君悌臣之子恭愍朝擢魁科累遷左代言尋罷王欲興儒術重營國學于崇文館舊址興邦主其事令文臣隨品出布典校郎尹商拔賣衣得布五十端以助其費興邦責不出布者曰商拔寒儒祿不足以度朝夕尚賣衣助費公等可出商拔下手旬日間得布至萬端時影殿役大興倉庾虛竭而不仰公廩得營國學尋陞知申事與諸將平紅賊收復京都策功爲二等拜密直副使轉提學辛禑時忤李仁任流于外尋封瑞城君有裴元龍者素稱能吏附興邦爲養父贈以宅舍爲雞林府尹侵漁百姓至載鐵杷歸之家鄉人目爲鐵文魚府尹文魚即八梢魚鐵杷之狀似之故云除三司左使禑不親政

興邦與弟廷秀及禹玄寶專秉國務皆決於
口或有不啓而行者時擬遣知門下事安慶
爲進奉使如
大明興邦受慶賂以前門下評理洪尚載代
之一日將大閱于毬庭大司憲任獻興邦妹
壻也遣臺吏告都堂曰此庭非惟先王大朝
會行禮之所密邇景靈殿太祖列聖神御在
豈可縱軍士馳騁於其間乎興邦曰玄陵嘗
閱五軍於此取其閑曠也獻執不可興邦怒
曰講武之事非惟都堂亦憲司所宜深慮也
玄寶亦謂臺吏曰姑且休矣興邦家奴李琳
女壻判密直崔濂家奴居富平恃勢恣橫府
使周彥邦遣吏簽軍奴等率民四十餘人歐
其吏瀕死彥邦自持四道都指揮使發軍牒
至其家奴輩又歐彥邦且歐二傔人折其齒
都堂以聞禑遣巡軍提控辛龜生往捕奴輩
不復究問悉斬之興邦嘗與異父兄李成林
上家而還騶騎滿路有人爲優戲極勢家奴
隷剝民收租之狀成林忸怩興邦樂觀不之
覺也後與林堅味伏誅事在堅味傳

曹敏修

曹敏修昌寧縣人恭愍時出知順州紅賊入
寇敏修與諸將擊走之錄功爲二等累轉典
理判書進同知密直司事賜忠勤輔理功臣
號辛禑初爲慶尚道都巡問使倭寇金海恣
殺掠焚官廨城門敏修與戰敗又戰于大丘
亦敗安集盧處中死士卒死者甚衆倭數十
艘自金海泝黃山江將寇密城敏修邀擊之
斬數十級禑遣中使賜衣酒及馬倭又寇晉
州敏修戰于清水驛斬十三級以獻禑遣人
賜酒遷知門下府事爲西北面都體察使定
遼衛都事高家奴聞納哈出與北元屢遣使
交好於我遣卒二百餘來渡鴨江行商覘我
敏修曰聞有
聖旨禁斷私商汝何犯令擾我疆耶其卒還
渡江去轉評理拜守侍中上書乞退禑不聽

敏修與諸宰相建議軍國之需不贍凡賜給
田及口分田寺社田祖並公收之以補經費
禑不從罷封昌城府院君尋判門下府事禑
攻遼敏修爲左軍都統使事在禑傳我
太祖於回軍時與敏修議復立王氏之後敏
修亦以爲然及禑廢
太祖欲擇立王氏之後敏修念李仁任薦拔
之恩謀立仁任外兄弟李琳女謹妃之子昌
恐諸將違已意立王氏以韓山君李穡爲時
名儒欲藉其言密問於穡穡亦欲立昌乃曰
當立前王之子
太祖謂敏修曰其如回軍時所言何敏修作
色曰元子之立韓山君已定策何可違也遂
立昌敏修請于昌召仁任李崇仁等仁任已
死矣昌以敏修爲楊廣全羅慶尚西海交州
道都統使賜忠勤亮節宣威同德安社功臣
號林廉誅敏修恐禑及已所嘗攘奪田民悉
還其主至是稍稍復奪歸其會婪又沮華私

田之議踵仁任所爲趙浚上疏劾之流于昌
寧并流其鎭撫南成理于公州許珣于鳳州
昌使左代言權近賜敏修酒曰卿雖有罪然
功可相掩不宜流竄但在即位之初諫臣之
言不可不聽耳昌以生日宥罪放敏修歸田
里恭讓即位諫官吳思忠趙璞等上疏以爲
諸將回軍議立王氏之際曹敏修以李仁任
姻親欲立昌問計於穡遂定議立之請下攸
司論罪王命削職復遣司憲糾正田時鞫之
郎舍尹紹宗等上書略曰敏修黨於賊臣李
仁任位至冢宰縱其貪暴大敗風俗又以主
將沮立王氏之議而立昌欲使我宗廟永不
血食權近私拆聖旨黨附辛氏先示李琳二
人逆謀皆天地所不容祖宗所不赦請下攸
司明正典刑王以敏修回軍有大功不宜重
論止令遠配近亦杖流憲司上疏請治敏修
穡議立辛昌又欲迎還辛禑之罪諫官復上
疏請置極刑削穡職與敏修皆徙邊地臺諫

再論奏不報又交章上疏王命我
太祖及沈德符曰敏修旣已加罪卿等宜諭
臺諫更不論執王錄回軍功下敎襃奬賜功
臣號臺諫上疏以爲曹敏修沮衆議立異姓
是乃王氏祖宗之罪人也乞明正其罪不允
尋卒于昌寧省憲刑曹言敏修沮王氏而立
昌其罪固不容誅幸免刑戮得終天年保全
其家無以示後擧國缺望王召鄭夢周裴克
廉等同省憲刑曹更議籍敏修家子取貴嘗
爲辛旽所愛金興慶譖于王王謫陽陵取貴
不扈駕杖殺之

邊安烈

邊安烈本瀋陽人因元季兵亂從恭愍王來
賜鄕原州從安祐擊走紅賊錄其功爲二等
累遷判少府監事又與祐等收復京都錄功
爲一等壽除禮儀判書賜推誠輔祚功臣號
陞密直副使再轉知司事宰樞會宴于郊
安烈與林堅味廉興邦等拍戲較勝負拜判
密直司事與崔瑩征濟州還改知門下府事
轉評理辛禑初賜推忠亮節宣威翊贊功臣
號出爲楊廣全羅道都指揮使兼助戰元帥
倭寇扶寧登幸安山安烈與羅世趙思敏柳
實督兵進攻大破之斬獲甚多獻捷禑賜白
金一錠鞍馬衣服凱還都堂出天水寺設儺
戲迎之進門下贊成事倭賊五百艘入鎭浦
口以巨絙相維分兵守之遂登岸散入州郡
焚掠羅世沈德符等至鎭浦用火砲焚其船
賊守船者燒溺殆盡賊窮悉益屠盡殺所俘
子女山積所過波血唯三百三十餘人自拔
而來守船賊脫死者趣沃州與登岸賊合焚
利山永同縣殺永同監務又焚黃澗御侮二
縣又寇中牟化寧功城靑利等縣焚尚州留
七日置酒全羅道元帥池湧奇麾下裴儉自
募請往覘賊諸元帥許之儉至賊欲殺之儉
曰天下無殺使之國我國諸將領精兵無算
戰則必克然盡殲汝等何益汝等宜占居一

邑賊曰是給我也汝國誠欲活輩我舟
楫耶吾亦計之熟矣飲俊以酒遂以鐵騎衛
送賊掠得二三歲女兒剃髮剖腹淨洗兼貢
米酒祭天分左右張樂羅拜祭畢掬分其米
而食飲酒三鍾焚其兒捨柄忽折卜者曰吾
等留此必敗即引軍趨善州遂焚善州又侵
京山府三道沿海州郡蕭然一空自有倭患
未有如此之比禍以我
太祖爲楊廣全羅慶尚道都巡察使安烈爲
都體察使以副之王福命爲仁烈都吉敷朴
林宗洪仁桂林成味及
太祖庶兄元桂爲元帥皆受
太祖節度各賜馬二匹師出至長湍有白虹
貫日占者以爲戰勝之兆倭駐沙斤乃驛元
帥裴克廉金明輝池湧奇吳彥鄭地朴修敬
裴彥都興河乙沚擊之敗績修敬裴彥死士
卒死者五百餘人賊遂屠咸陽又攻南原山
城不克退焚雲峯縣屯引月驛聲言將趣光

于光之金城北上中外大震
太祖見僵尸相接惻然不能寢息與安烈等
至南原克廉等來謁于道莫不懽悅
太祖休馬一日將以厥明戰諸將咸曰賊負
險不若俟其出與戰
太祖慨然曰興師敵愾猶恐不見賊今遇賊
不擊可乎遂部署諸將詰朝誓而東踰雲峯
距賊數十里至荒山西北登鼎山峯
太祖見道右險徑曰賊必出此襲我後矣我
當趨之諸將皆由坦道進望見賊鋒銳甚不
戰而却時日已昃
太祖既入險賊奇銳果突出
太祖以大羽箭二十射之繼以柳葉箭射之
五十餘發皆中其面莫不應弦而斃凡三遇
鏖戰殲之其地泥濘彼我俱陷相顚仆及出
死者皆賊我軍不傷一人賊據山自固
太祖指揮士卒分據要害使麾下李大中等
十餘人挑之

太祖仰攻之賊出死力衝突我軍奔北而下
太祖顧謂將士曰堅控轡勿使馬蹶既而
太祖復使吹螺整兵蟻附而上衝賊陣有賊
將引槊直趨
太祖後甚急偏將李豆蘭躍馬大呼曰
令公視後令公視後
太祖未及見豆蘭遂射殪之
太祖馬中矢而仆易乘又中仆又易乘飛矢
中

太祖左脚
太祖拔矢氣益壯戰益急軍士莫知
太祖傷賊圍
太祖數重
太祖與數騎突圍而出賊又衝突
太祖前
太祖立殪八人賊不敢前
太祖誓指天日麾左右曰怯者退我且死賊
將士感厲勇氣百倍人人殊死戰賊植立不

動有一賊將年纔十五六骨貌端麗驍勇無
比乘白馬舞槊馳突所向披靡莫敢當我軍
稱阿只拔都爭避之
太祖惜其勇銳命豆蘭生擒之豆蘭白曰不
殺必傷人其將身被堅甲又帶銅面具無隙
可射
太祖曰我射兜牟頂子兜牟落汝便射之遂
躍馬射之正中頂子兜牟纓絕而側其將急
整之

太祖即射之又中頂子兜牟遂落豆蘭便射
殺之於是賊挫氣
太祖挺身奮擊賊銳鋒盡斃賊痛哭聲如萬
牛奔馬登山諸軍乘勝馳上鼓譟震地四面
崩之遂大破之川流盡赤六七日色不變人
不得飲皆盛器候澄久乃得飲獲馬一千六
百餘匹兵仗無算遣知印金鞠報捷禑喜遣
密直使印元寶賜宮醞慰之鞍鞠郞將賜馬
一匹初賊十倍於我唯七十餘人奔智異山

太祖曰天下未有殲敵之國遂不窮追還而大作軍樂陳儺戲軍士皆呼萬歲獻首級山積諸將懼治不戰之罪叩頭流血乞生

太祖曰在朝廷處分又曰賊之勇者殆盡矣笑謂諸將曰擊賊固當如是諸將咸服時被虜者自賊中還言阿只拔都望見

太祖置陣整齊謂其衆曰觀此兵勢殊非往日諸將比今日之事爾輩宜各愼之初阿只拔都在其島欲不來衆賊服其勇銳固請而來諸賊每會每進見必趨蹌軍中號令悉主之是行也軍士帳幕柱皆易以竹

太祖謂曰竹輕於木便於致遠然亦民家所植也且非吾裝齎舊物不失舊而還足矣軍士敬服咸弃之

太祖所至不犯秋毫皆賴此東寧之役

太祖獲其將處明不殺處明感恩每見太祖必嗚咽流涕常隨侍左右是戰也處明居馬前力戰立功時人稱之

太祖擺旅而還崔瑩率百官設綵棚雜戲班迎天壽寺門前

太祖望見下馬趨進再拜瑩亦再拜前執

太祖手揮涕曰非公孰能爾耶

太祖頓首謝曰謹奉明公指揮幸而得捷予何功焉此賊勢已挫矣儻若復肆吾當受責

瑩曰

公乎公乎三韓再造在此一舉微

公國將何恃

太祖讓不敢當禑賜

太祖及安烈金各五十兩福命以下諸將銀各五十兩皆辭曰將帥殺賊職爾臣何敢受

太祖威名益著倭賊每見人必問

李(太祖舊諱)萬戶今在何處守不敢近

太祖之軍必伺閒乃入寇安烈與堅味李仁任提調政房同欲相濟凡工匠及有財者必先用之倭寇丹陽郡安烈與韓邦彦等擊破之斬八十餘級獲馬二百餘匹又與邦彦等

擊倭于安東斬三十餘級獲馬六十匹封原川府院君尋判三司事恭讓初領三司事金佇獄起佇言與安烈李琳禹玄寶禹仁烈王安德禹洪壽共謀迎驪興王爲內應郎舍尹紹宗李詹吳思忠等上疏曰安烈欲迎立辛禑永絶王氏之祀實金佇之所明言國人之所共知請下憲司明正典刑籍沒家產王乃以事在赦前但罷其職翌日疏又上只削職流漢陽初禑歸江陵謂人曰誤我者安烈問佇不服以刀裂足掌數寸許熨以火隨問皆服遂成獄詞安烈亦坐罪紹宗等又言洪永通禹玄寶王安德禹仁烈鄭熙啓等實與安烈逆謀王氏臣子不共戴天之讎願置安烈永通玄寶仁烈安德等極刑不報紹宗等又言洪永通黨附仁任堅味與邦同惡相濟群兇就戮而永通獨以禑姻戚得保首領禹玄寶位至上相患失乾沒姦邪傾諂毁我禮俗王安德托名將帥每致敗北盤浦之役全軍

覆沒大損國威在軍法所當誅禹仁烈出身刀筆負緣權勢致位政府功德斯民蓋所未聞鄭熙啓連姻興邦恣爲不義又因禑妻崔天儉之女幸免戊辰之誅此五人罪惡貫盈在所必誅况與安烈之謀欲戴辛禑是皆天地所不容非殿下所得私也願殿下斷以大義下攸司鞫治不允諫官伏閤待命日中不退王乃召德符及我

太祖議之下旨曰安烈已削職流之永通玄寶熙啓等於佇辭證並不相干安德當回軍時協謀定策仁烈嘗與偰長壽入朝奏禑狂悖之狀於佇謀必不與焉只罷其職潛遣密直副使柳龍生語永通等曰我在卿等毋恐是日狐出壽昌宮西門走入孝思觀西廊郎舍復上疏曰狐陰類而穴居者也小人托附權勢之象也故傳論小人之難去曰穴墉之狐不可灌也墉以比權勢狐以比小人今臣等伏閤請去小人而妖狐乃見是小人未盡

去之象也天之譴告明矣古人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願殿下上畏皇天之戒次念祖宗之業正安烈等六人之罪以謝祖宗則天譴可弭矣不聽大司憲成石璘又上疏請誅安烈時有強盜劫人於門外紹宗奉面啓曰唐憲宗朝吳元濟以蔡州叛丞相武元衡中丞裴度請討之李師道以藩鎭聲勢相倚故遣賊殺元衡傷度首而去群臣議赦元濟以安藩鎭憲宗不聽以度爲丞相卒平元濟以安天下今賊近在京城又在漢陽劫盜之發實由此輩不可不慮也退上疏曰臣等前以安烈大逆五上疏請治罪殿下寬宥只令安置漢陽別業國人觖望願明正其罪以懲亂賊王下其疏憲司曰就貶所勿更鞫誅之憲司夜遣錄事孫元湜移牒漢陽府尹金伯興誅安烈都評議使司奏曰大臣不可不問其故便置極刑王命左司議吳思忠執義南在往鞫之思忠等行至碧蹄驛遇元湜只

誅安烈而還安烈臨刑歎曰謀迎辛禑豈獨我歟欲有所言伯興不問命吏出外斬之紹宗等言自古亂臣賊子未有無黨而敢爲惡者竊聞逆臣安烈臨刑自言臣死固當同謀者衆獨臣死耶漢陽府尹金伯興不問而誅之安烈腹心部將通山君李乙珍必與其謀不可不鞫伯興黨逆掩覆之罪不可不懲乃罷伯興職遣司平提控朴爲生司憲糾正申孝昌鞫乙珍于淸州拷掠甚酷辭連李琳及子貴生及定州牧使李庚道鄭地元庠庠安烈之妻族命臺諫同巡軍鞫庠庠曰但恐革私田欲迎立辛禑以沮其事耳乃遣思忠及掌令權湛鞫庚道于安州崔及左獻納咸傅霖鞫琳于全州地及貴生于雞林又命臺諫同巡軍鞫問伯興庠伯興死獄中王疑獄官酷刑致死乃曰罪不及妻孥宜免安烈妻族遂釋庠等下教錄安烈回軍功等以辭連彝初削功臣籍沒家產子顯頤預

王安德

王安德鄕貫世系未詳恭愍朝從安祐等平
紅賊錄功爲二等累遷密直副使恭愍薨安
德倡議立辛禑陞判司[illegible]門下評理北元
使來安德爲館伴有宰相奉宮醞至館立而
飮使臣跪飮安德使臣起曰以臣君之酒立
飮天朝使跪飮陪臣禮乎時君弱大臣用事
人皆趨附求合故積習至此出爲楊廣道都
元帥倭寇餘要縣安德擊之賊登山趣沔州
安德追擊斬一級賊入加耶寺禑遣體覆使
崔仁祐責安德不能捕倭倭自紅華攻陷楊
廣瀆海州郡初賊船僅二十二艘我戰艦
多至五十艘見者謂以爲我軍不避被殺傷
者不可勝計賊又寇慶陽遂入安城郡安德
望見賊勢怯懦不進乃召副元帥印海陽川
元帥洪仁桂退次加川驛欲邀擊歸路賊知
之由他路引去安德率銳卒擊之不克身被
創銳卒死者四人安德號天慟哭擒賊諜訊
之諜曰吾等議若侵楊廣諸州崔瑩必帥師
而下於是乘虛直擣京城可圖也初賊入安
城伏兵麻田使被虜三四人田下隴上若農
夫然以給之水原府使朴承直聞三元帥至
亦率兵來問田者曰賊退否三元帥何在對
曰賊旣退三元帥追之矣承直信之直趨官
廨賊伏發圍之承直單騎突圍脫走士卒多
被殺虜自水原至陽城安城蕭然無復人烟
遣贊成事楊伯淵評理邊安烈林堅味助戰
會仁桂還朝安言臣督安德仁桂海擊倭于
稷山縣斬五十餘級賊奔潰禑嘉之賜仁桂
廐馬白金安德等廐馬衣酒召伯淵等還倭
屠燒洪州殺牧使池得淸妻虜判官妻子安
德與戰于盧峴敗績翌日賊又寇溫水縣焚
伊山營海等戰于新橋夜賊四圍士卒驚潰
多死賊又自鎭浦入韓州安德請遣將助戰
禑命商山君金得齊密直副使睦忠王賓副
之賊又寇寧州牙州安德與仁桂海得齊忠

賓等戰于牙州走之擒三人獲兵仗及馬百
七十餘匹禑賜酒以慰之又擊倭于槐州斬
三級倭賊二百餘騎寇槐州長延縣安德與
金斯革都興擊之斬三級拜贊成事倭賊屯
古庇仁境安德與廣州節制使崔雲海楊廣
道都節制使李承源追至九十里與戰于都
屯串大敗安德墜馬僅免士卒死者四十餘
人恭讓朝判三司事金佇邊安烈之獄起辭
連安德及禹仁烈禹洪壽等臺諫屢上疏請
置極刑不允封安德爲江原君王召獻納盧
傅霖曰予命臺諫刑曹毋論王安德禹仁烈
禹洪壽等汝知否傅霖對曰臣知之王曰汝
已知之何論執不已予雖否德旣已爲君汝
等不從我命可乎對曰賞罰不當則臺諫論
駁固其職也王曰汝等不從我命當罪之對
曰自古人君不罪言者王曰玄陵之世諫官
得罪者多矣對曰玄陵何足法乎即位之初
有仁心仁聞稍稱賢君厥後頗自爲聖蔑視

群下雖有言者不以爲意猜忌日深大臣臺
諫皆受其禍言路蔽塞馴致甲寅之變今殿
下膺臣民之推戴紹復大業三韓億兆以爲
復見太祖之世若止以玄陵爲法豈臣民之
望乎王曰洪壽爲功臣安德有回軍之功仁
烈嘗入朝奏禑不適豈欲迎立哉對曰戊辰
回軍權在
李侍中安德在麾下安敢有異議仁烈之入
朝迫於國命豈得已乎洪壽之爲功臣臺諫
已言其濫大抵反側小人權利所在則從之
請斷以大義王不悅臺諫交章復論安烈之
黨流安德于豐州洪壽于仁州元庠于光州
又流李乙珍李庚道于遠地踰月召還郞舍
許應等言僞辛之黨其罪一也憲司近劾李
穡竄逐鄕里而王安德李種學李乙珍李庚
道等尚在京城請奪職遠流王以安德有功
且罪狀未著止流種學乙珍庚道于外未幾
定迎禑之罪外方從便尋許任便居住卒謚

列傳卷第四十　　高麗史一百二十七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叛逆一

孔子作春秋尤嚴於亂臣賊子及據地以叛者其誅死者而不貸所以戒生者於後也夫人臣忠順則榮其身保其宗而美名流於後叛逆者未有不脂潤鼎鑊赤其族而覆其祀者可不戒哉作叛逆傳

桓宣吉

桓宣吉與其弟香寔俱事太祖有翊戴功太祖拜宣吉馬軍將軍委以腹心常令率精銳宿衛其妻謂曰子才力過人士卒服從又有大功而政柄在人可不懊乎宣吉心然之遂陰結兵士欲伺隙爲變馬軍將卜智謙知之密告太祖以跡未形不納一日太祖坐殿與學士數人商略國政宣吉與其徒五十餘人持兵自東廂突入內庭直欲犯之太祖策杖

王厲聲叱之曰朕雖以汝輩之力至此豈非天乎天命已定汝敢爾耶宣吉見太祖辭色自若疑有伏甲與衆走出衛士追及毬庭盡擒殺之香寔後至知事敗亦亡追兵殺之又徇軍吏林春吉者青州人與州人裴悤規季川人康吉阿次昧谷人景琮謀反欲逃歸青州智謙以聞太祖使人執訊之皆服並令禁錮唯悤規知謀洩乃逃於是欲盡誅其黨青州人玄律奏景琮姊乃昧谷城主龔直妻也其城甚固難以攻拔且隣賊境若或誅琮龔直必反不如宥以懷之太祖欲從之馬軍大將廉湘進曰臣聞景琮嘗語馬軍萁達曰姊之幼子今在京師思其離散不堪傷情況觀時事亂靡有定會當伺隙與之逃歸琮謀今果驗矣大祖大悟便令誅之

伊昕巖

伊昕巖業弓馬無他才識見利躁求事弓裔以鉤距得見任用弓裔末年將兵襲取熊州因鎭之聞太祖即位潛懷禍心不召自至士卒多亡熊州復爲百濟所有韓粲守義刑臺令閻萇與昕巖比隣萇知其陰謀具奏太祖曰昕巖棄鎭自來以喪邊疆罪實難原然與我並肩事主情分有素不忍加誅且其反形未露彼必有辭萇請密令伺之太祖遣內人至萇家從帳中候之昕巖妻桓氏至廁謂其無人旋已長吁曰吾夫事若不諧吾受禍矣言訖而入內人以狀聞遂下獄具服令百僚議其罪皆曰當誅太祖親讓之曰汝素蓄兇心自陷刑辟法者天下之公不可私撓昕巖流涕而已令斬於市籍其家不問黨與

王規

王規廣州人事太祖爲大匡太祖納規二女一爲第十五妃一爲第十六妃十六妃生一子曰廣州院君惠宗二年規譖王弟堯及昭有異圖惠宗知其誣恩遇愈厚司天供奉崔知夢奏流星犯紫微國必有賊惠宗意規謀

害晃昭之應乃以長公主妻昭用强其族規不得行其謀規又欲立廣州院君嘗夜伺王睡熟遣其黨潛入臥內將行大逆惠宗覺之一拳斃之令左右曳出不復問一日惠宗違豫在神德殿知夢又奏近將有變宜以時移御惠宗潛徙重光殿規夜率其黨穴壁而入寢已空矣規見知夢按劍罵之曰上之移寢必汝謀也知夢竟無言規乃退惠宗雖知規所爲亦不罪之規嘗惡大匡朴述熙及惠宗薨矯定宗命殺之初惠宗疾篤定宗知規有異志密與西京大匡式廉謀應變及規將作亂式廉引兵入衛規不敢動乃竄于甲串遣人追斬之誅其黨三百餘人

金致陽

金致陽洞州人千秋太后皇甫氏外族性姦巧陰能闔輪嘗詐祝髮出入千秋宮頗有醜聲成宗認之杖配遠地穆宗即位召授閤門通事舍人不數年貴寵無比驟遷至右僕射兼三司事百官與奪皆出其手親黨布列勢傾中外賄賂公行起第至三百餘間臺榭園池窮極美麗日夜與太后遊戲無所忌又役農民立祠洞州額曰星宿寺又於宮城西北隅立十王寺其圖像奇怪難狀潛懷異志以求陰助凡器皿皆銘其意鐘銘曰當生東國之時同修善種後往西方之日共證菩提穆宗常欲黜之恐傷母志不敢也後太后生子是私致陽所生也致陽與太后謀爲王後忌大良君逼令爲僧屢欲害之會王寢疾欲謀變劉忠正上書告變王召蔡忠順密議令亟迎大良君致陽知之無如之何者累數日及康兆廢立遣兵殺致陽并其子流其黨于海島有長淵縣人文仁渭者[illegible]人爲千秋宮使及致陽誅宮僚多遠竄獨仁渭以兆之庇獲免官至尚書左僕射

康兆

康兆穆宗時累官中樞使右常侍出爲西北

西都巡檢使穆宗寢疾知金致陽謀變遣皇
甫俞義往迎顯宗又知殿中監李周楨附致
陽權授西北面都巡檢副使即日發遣仍徵
兆入衛兆聞命行至洞州龍川驛內史主書
魏從正安北都護掌書記崔昌會坐事被黜
深怨朝廷常欲構亂二人俱謁兆紿言主上
疾篤命在頃刻太后與致陽謀奪社稷以公
在外手握重兵恐或不從矯命徵召足下當
速還本道大舉義兵保國全身時不可失兆
深然之以爲王已薨朝廷悉被致陽詿誤便
歸本營太后忌兆來遣內臣守岊嶺使遏行
人兆父患之爲書納竹杖中令奴剃髮爲僧
詭言妙香山僧報兆云王已賓天姦兇用事
可擧兵來以靖國難奴晝夜兼行至兆處氣
竭而斃兆探得杖書愈信王薨遂與副使吏
部侍郎李鉉雲等領甲卒五千至平州知王
未薨兆喪氣垂頭良久諸將曰業已來矣不
可止兆曰然遂決意廢立不知王已迎顯宗

乃遣分司監察金應仁率兵往迎先奏王曰
上疾彌留國本未定姦黨覬覦又偏信庾行
簡等誤國事本明致此危亂今欲定分以
係人心臨機以權衆憤已迎大良君請闕恐
驚動請出御龍興歸法寺即掃盪姦黨
然後迎入王曰已知所奏是日應仁與俞義
到神穴寺奉顯宗還翼日鉉雲率兵入迎秋
門大譟穆宗驚懼訖行簡送兆所給事中卓
思政郎中河拱辰皆奔于兆兆至大初門據
胡床崔沆出自省兆起揖沆曰古有如此事
乎兆不應於是兵士闌入穆宗知不免與太
后御天號泣率宮人小竪及蔡忠順劉忠正
等出御法王寺兆坐乾德殿御榻下軍士呼
萬歲兆驚起跪曰嗣君未至是何聲耶俄而
俞義等奉顯宗而至遂即位於延寵殿兆廢
穆宗爲讓國公使閤門通事舍人傅巖等守
之遣兵殺致陽父子及行簡等七人流其黨
及太后親屬周楨等三十餘人于海島穆宗

使沆請馬於兆進一匹又於人家取一匹授宗及太后奔之出自宣仁門向忠州行至積城縣兆遣尚藥直長金光甫進毒穆宗不肯飲光甫謂隨從中禁安覇等曰兆言若不能進毒可令中禁軍士行太事報以自刃不爾吾與若等俱族矣夜覇等弑之以自刎聞取門扇爲棺權厝于館兆使人以縣倉米作飯祭之顯宗以兆爲中臺使鉉雲爲副使尋授兆吏部尚書叅知政事元年五月契丹主以兆弑君欲發兵問罪王聞之以兆爲行營都統使鉉雲及兵部侍郎張延祐副之起居舍人郭元侍御史尹徵古都官員外郎盧戩爲判官右拾遺乘里仁西京掌書記崔冲並爲修製官檢校尚書右僕射上將軍安紹光爲行營都兵馬使御史中丞盧頲副之兵部郎中金爵賢及皇甫俞義爲判官少府監崔賢敏爲左軍兵馬使少府少監崔輔成副之興威衛錄事高幹大樂丞金在鎔爲判官刑部

侍郎李昉爲右軍兵馬使刑部郎中金丁夢副之内謁者柳莊爲判官禮賓卿朴忠淑爲中軍兵馬使禮賓少卿李良弼副之尚書都事高延慶司宰注簿庾伯符爲判官刑部尚書崔士威爲統軍使戶部侍郎宋隣副之左司員外郎皇甫申試兵部員外郎元穎爲判官率兵三十萬軍于通州以備之十一月契丹主自將步騎四十萬號義軍天兵渡鴨綠江圍興化鎭兆引兵出通州城南分軍爲三隔水而陣一營于州西據三水之會兆居其中一營于近州之山一附城而營兆以劒車排陣契丹兵入則劒車合攻之無不摧靡契丹兵屢却兆遂有輕敵之心與人彈棊契丹先鋒耶律盆奴率詳穩耶律敵魯擊破三水砦鎭主告契丹兵至兆不信曰如口中之食少則不可宜使多入再告曰契丹兵已多入兆驚起曰信乎恍惚若見穆宗立于其後叱之曰汝奴休矣天伐詎可逃耶兆即脫兜鍪

長跪曰死罪死罪言未訖契丹兵已至縛兆
裹以氈載之而去鉉雲亦被執契丹主解兆
縛問曰汝爲我臣乎對曰我是高麗人何更
爲汝臣乎再問對如初又剮而問對亦如初
問鉉雲對曰兩眼已瞻新日月一心何憶舊
山川兆怒蹴鉉雲曰汝是高麗人何有此言
契丹遂誅兆

李資義

李資義中書令子淵之孫侍中顥之子宣宗
朝累遷戶部尙書獻宗元年拜中樞院使初
宣宗納尙書李碩女爲后生王又納資義妹
爲元信宮主生漢山侯昀王幼弱有疾不能聽
决母后專國事左右依違其間資義貪冒貨
財集無賴勇士以騎射爲事常曰主上有疾
朝夕難保外邸有窺覦者汝輩宜盡力奉漢
山侯勿令神器歸于他人聚兵禁中欲擧大
事時肅宗爲雞林公在明福宮密知之諭平
章事邵台輔曰國家安危繫宰相今事急公

其圖之台輔使上將軍王國髦領兵入衛國
髦先令壯士高義和斬資義於宣政門內誅
其黨閤門祗候張仲中樞院堂後官崔忠伯
等于宣政門外分遣兵士捕資義子注簿綽
興王寺大師智炤將軍崇列澤春中郎將郭
希別將成甫成國校尉盧占隊正裴信等十
七人皆殺之流平章事李子威少卿金義英
司天少監黃忠現奉御黃蒙少監徐晃侍御
史王台紹祗候李資訓錄事李景泌崔淵注
簿金龍王繢判官李湘令金彪司辰黃現殿
前承旨康正將軍李甫兵曹郎將仇賢良瑜
別將安鱗珍奇散員惟寵崔幸林自成侯善
金錢李玄孟康希白鄭貞佐等五十餘人于
南裔沒賊黨妻子爲兩界州鎭奴婢肅宗初
史臺奏賊臣李資義等私畜米穀數至鉅
萬是皆剝民所聚請並沒官從之

李資謙

李資謙中書令子淵之孫慶源伯顥之子以

門蔭進爲閤門祗候女弟爲順宗妃順宗薨
與宮奴通資謙坐免會仁宗納資謙第二女
爲妃由是驟貴尋拜知政事尚書左僕射柱
國進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尋加守大尉賜翼聖功臣號
封其母金氏通義國大夫人妻崔氏朝鮮國
大夫人同日降三勅于其第累加同德推誠
佐理功臣邵城郡開國伯食邑二千三百戶
食實封三百戶諸子並進爵王薨太子動諸

弟頗覬覦資謙奉太子即位是爲仁宗拜資
謙協謀安社功臣守太師中書令邵城候食
邑五千戶食實封七百戶下詔欲異其禮數
群臣請書表不稱臣宴會不與百官庭賀待
制金富軾以爲不可從之尊冊爲漢陽公以
母喪去位母平章事廷俊之女性貪鄙實
市人財物或全不與直又縱奴婢横暴及死
市人相賀王遣樞密院使朴昇中詔諭資謙
曰君之於臣不名者蓋所以表明功德優禮

親賢成王之於周公旦章帝之於東平王蒼
也歷代以爲故事况公先王之所付托冲人
之所尊親任大責深功崇德重不可與群僚
同其稱謂自今所降書詔不稱名不稱卿此
雖異數亦典章仍趣釋服赴朝賜衣帶鞍
馬金銀幣帛甚多資謙上表陳謝請終制王
又遣使冊爲亮節翼命功臣中書令領門下
尚書都省事判吏兵部西京留守事朝鮮國
公食邑八千戶食實封二千戶府號崇德置
僚屬宮曰懿親崇德本逆臣金致陽西宅號
後乃知之妻封辰韓國大夫人子之美爲祕
書監樞密院副使公儀尚書刑部侍郎之[illegible]
尚書工部郎中兼御史雜端之甫尚書戶部
郎中知茶房事之允殿中内給事之元閤門
祗候子僧義莊爲首座王出乾德殿門外親
傳詔書百官詣殿庭賀次進資謙第賀資謙
釋服上官坐中書省宰樞文武常參以上階
上七品以下階下綴行陳賀是日大雨雷電

市道水深十丈資謙恐他姓爲妃權寵有所
分強請納第三女于王王不得已從之是日
大風飛瓦拔木後又納其第四女又大風雨
王既冊資謙推恩赦二罪以下其日中外所
獻悉歸資謙第命有司備黃資謙祖先所居
開明宅功既訖改號重興宅令資謙入處遣
參知政事李壽同知樞密院事許載下詔賜
衣襨金帛鞍馬土田奴婢仍幸其第置酒用
家人禮夜艾而還以之美試禮部尚書同知

樞密院事公儀衛尉卿諸子第姻婭拜官有
差資謙私遣其府注簿蘇世清入宋上表進
土物自稱知軍國事資謙權寵日盛有不附
已者百計中傷寵王弟帶方公俌于京山府
流平章事韓安仁于海島殺之又流崔弘宰
文公美李永鄭克永等五十餘人以其族屬
布列要職賣官鬻爵多樹黨與自爲國公禮
數視王太子號其生日仁壽節內外賀謝稱
箋諸子爭起第宅連亘街陌勢焰益熾賄賂

公行四方饋遺輻湊腐肉常數萬斤強奪人
土田縱其僕隸掠車馬輸已物小民皆毀車
賣牛馬道路騷然又欲知軍國事請王幸其
第授策勒定時日事雖未就王頗惡之內侍
金粲安甫鱗常侍左右揣知王意乃與同知
樞密智祿延欲捕資謙流遠地召上將軍崔
卓吳卓大將軍權秀將軍高碩等圖之時之
元妻父拓俊京與其弟俊臣頗用事卓等素
嫉俊臣自下位擢爲兵部尚書居已上故許

之約既定至初夜率兵入宮先殺俊臣及俊
京子內侍純祗候金鼎芬錄事田其上崔英
等投尸於宮城外內直旗頭學文踰城因中
郎將池顯告資謙資謙罔知所爲郎中王毅
又踰城奔告其詳資謙與俊京及之美等相
顧戰恐召集宰樞百寮于其第使之美往復
議問皆莫知所對俊京曰事急矣不可坐待
乃與侍郎崔湜祗候李俁進錄事尹翰等率
數十人至朱雀門不得入使翰踰城折鑰開

門入至神鳳門外呼譟聲殷地祿延卓等
外兵大集勝落皆不能出資謙使人火崔卓
吳卓秀碩等家因其妻子奴僕平明俊京見
俊臣輩屁恐不免與之肯從候進翰金鼎黃
曹舜舉文仲經等召聚軍卒授軍器庫兵仗
進圍昇平門義莊自玄化寺率僧三百餘人
至宮城外在宮內者無敢出但持弓矢分守
予城門上王御神鳳門張黃繖俊京軍卒望
見羅拜懽呼萬歲王使問汝輩何爲擁兵而
至對曰聞有賊入禁中欲衛社耳王曰無之
朕亦無恙汝等可釋甲散去遂縋下內帑銀
幣賜軍卒令侍御史李仲起居舍人胡宗旦
宣諭軍士解甲投兵俊京怒拔劒逐仲等令
軍卒復擐甲執兵大呼或有流矢及御前以
楯蔽之義莊之徒以斧斫神鳳門柱有自樓
上斫所之者中其頭即斃資謙使閤門祗候
崔學鸞都兵馬錄事邵億至宮門奏曰請出
禁中作亂者不爾恐驚動禁中言甚不遜王
默然俊京遣億謂資謙曰今日向晚恐賊乘
夜竊發及其未發焚宮門索擒何如資謙使
之美問平章事李壽等答曰宮宇相比延燒
不可撲滅甚不可也俊京不待報取少府監
黃灰木將作監木撞積東華門廊火之風焰
煽熾須臾延及內寢宮人皆驚駭走匿及晚
俊京之甫被甲上馬率兵百餘人至春德門
守門內侍李叔晨開門納之俊京入左掖門
南禁衛別將李作將軍宋幸忠拔劒逐之俊
京奔退作手閾門扉俊京使人守諸門令曰
有自內出者即殺之夜王步至山呼亭侍從
皆散惟近臣林景清等十餘人在王恐被害
作書請禪位於資謙資謙畏兩府議未敢發
言壽颺言於座曰上雖有詔李公豈敢如是
資謙意遂沮淚泣還書曰臣無二心惟聖鑑
諒之有洪立功者將軍劉漢卿下中郎將也
資謙以漢卿入內即以立功爲借將軍帥兵
聽俊京指揮俊京使立功領卒六十餘人擔

衆至都省南路立功密語卒曰我與若等皆
王臣也而賊新燒宮非臣子之義遂釋擐從
寶義門實入見羅拜王驚問爾爲誰立功前
自陳王甚悅賜酒食自是宿衛不離黎明王
以火焰將逼欲出會資謙遣承宣金珦請出
御南宮王步至景靈殿命內侍白思淸奉融
宗眞納諸內帝釋院督井中乃出西華門乘
馬至延德宮吳卓導前俊京使郎將張成拔
劒突入執卓斬之又殺左僕射洪灌分遣入
執崔卓秀碩作南廟宰忠大將軍尹成謝景
將軍朴英宋仁史惟挺吳挺臣漢卿郎將李
儒內侍崔藏員外郎朴元實等皆殺之其餘
軍士死者不可勝計內侍奉御王觀大將軍
尹先郎將丁寶珍別將張成好從王在南宮
資謙請出之再三王不得已從之使人請勿
殺之甫皆殺之資謙又與俊京議亂作曰直
宿者無貴賤皆殺之壽執不可乃止將軍李
祿千金旦金彥逃免後彥自出流南裔是日

宮禁焚蕩惟山呼賞春賞花三亭及內帝釋
院廊廡數十間僅存百官狼狽奔散資謙殺
祿延及吳卓子子升碩弟甫俊流粲于遠地
沒祿延粲妻子爲奴婢粲後改安資謙請王
幸重興宅西院王去仗衛從間道及院門大
卿金義元崔滋盛以重興宅執事出迎郎將
池錫崇散員權正均隊正吳舍自山呼亭至
南宮不離左右至是錫崇等扶王將入北門
資謙俊京欲殺之使郎將李積善等出錫崇
手執御衣疾呼請救王顧叱積善蹴其胸猶
不釋御衣爲之裂幞頭亦觸楣而破之羨之
甫在門望見王不下階崔湜獨出拜罵積善
曰有聖旨汝何敢爾積善遂釋之錫崇等尚
恐懼不能出時宦者趙寧諭事資謙王召湜
寧曰錫崇等三人至誠愛君更無他心爾等
爲我請勿令殺俊京從之流遠地王升堂資
謙與其妻拍手拊地大哭曰自皇后入宮願
生太子及聖人誕生祈天永命無所不至天

地鬼神鑒吾至誠不圖今日反信賊臣欲害
骨肉王羞赧無言王自居西院左右皆資謙
黨國事不自聽斷動止飲食皆不自由百寮
移寓旁近寺館備員而已資謙俊京威勢益
熾其所施爲無敢誰何贈俊臣守司空鼎芬
純戶部員外郎其上英閤門祗候厚賻之從
資謙之意也又出資謙所惡者內侍二十五
人自是外家益橫宰相朴昇中許載以下皆
諂諛附托威虐可畏王密與內醫崔思全謀
諭俊京令効力王室俊京心然之王賜俊京
詔曰惟朕不明致兇徒生事使大臣憂勞皆
寡人之罪是用省躬悔過指天誓心冀與臣
民惟新厥德卿其更勵厥修無念旣往盡心
夾輔俾無後艱會之爲奴駡俊京奴曰汝主
射宁位火宮禁罪當死汝亦當沒爲官奴豈
得辱我哉俊京聞之大怒走詣資謙第解衣
免冠曰吾罪大矣當詣所司自辨徑出不復
顧有人止之乃歸臥其家資謙遣之美公儀

請和俊京駡曰前日之亂皆爾等所爲也何
獨謂我罪當死乎卒不與見因宣言欲歸老
吾鄕王聞之遣知樞密院事金富佾趣令視
事賜鞍馬資謙從王詣安和寺百官拜馬前
資謙視之自若未幾王移御延慶宮資謙寓
居宮南鑿北垣以通宮內取軍器庫甲兵藏
之家王嘗獨往北垣仰天慟哭移時資謙因
十八子之讖欲圖不軌置毒餠中以進王妃
密白于王以餠投烏烏斃又送毒藥令妃進
于王妃奉椀陽蹶覆之妃卽資謙第四女也
俊京旣與資謙構隙思全又乘間說之俊京
乃決策附奏云願自効王使謂俊京曰國公
雖僭亂反狀未著朕若先擧恐難之意謂何
徐俟其變應之未晩常使中人伺之一日俊
京在兵部注擬武職王手書小紙密遣宦者
趙毅示俊京曰今日崇德府軍將持兵至殿
比若將入寢門朕若遇害實否德所致所可
痛者太祖創業列聖相繼以至寡躬若爲異

姓所易非獨朕羞實輔相大臣所深恥也惟
卿圖之俊京乃以御筆示尚書金珦珦跪
天泣曰有旨如此義當死事公其可安乎俊
京與珦率上衛將校七人寮吏僕隸二十餘
人出北門倉卒無所持各取栅木爲棒自金
吾衛南橋入宮殺廷呼曰事急矣趣入遂閉
廣華門李公壽隨至王命開一扉納之公壽
即壽也巡檢都領鄭惟晃率百餘人入軍器
監分授兵甲向延慶宮路見資謙黨少卿柳

元湜其言不順即殺之俊京擐甲冒急入宮
至出天福殿門遲之俊京奉王以出資謙之
黨射之俊京拔劒一呼無敢動者王入御軍
器監嚴兵衛俊京使承宣康候顯召資謙資
謙服素而至俊京與公壽議囚資謙及妻子
于八關寶斬其將軍康好高玲守等皆資謙
所指使者也分遣人逮捕支黨王出御廣華
門使告於衆曰禍起蕭墻大逆不道賴忠臣
義士戮叛除害衆皆稱萬歲懽呼抃躍至有

流涕者之羡聞變率百餘人至廣華門不得
入徘徊往返與李資德及金仁揆入兵部猶
未知資謙被囚及晚巡檢至兵部執之羡因
檢點所資德等驚駭散去王還御延慶宮近
侍先入清宮義莊匿内寢執送八關寶流資
謙及妻崔氏子之允于靈光之羡于陜州公
儀于珍島之彥于巨濟之甫于三陟義莊于
金州之元于咸從閤門祗候朴彪文仲經直
長朴永太史令梁麟冬官正梁獬李叔晨李

芬大將軍金好將軍池顯池福臣郎將崔恩
琰別將位好散員宋用中等三十餘人及官
私奴凡九十餘人分配遠地彪最姦黠諂媚
資謙常出入卧内凡聚斂附益皆其所爲故
射利干祿者競賂之遂致巨富朝廷尤疾之
中路殺之沉于水又執射神鳳門者一人及
之彥家臣大樂丞金冲枷于市三日流遠島
其親黨資德仁揆義元王毅禮賓卿李資元
殿中少監朴孝廉祗候李存皆貶爲守令又

流朴昇中于蔚珍資諒寺死于靈光後三年
召還其妻久之下詔曰昔鄭莊公置姜氏于
城潁誓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復
爲母子如初秦皇迎還母於雍而入咸陽復
居甘泉此二君遂母氏之舊恩致人子之孝
惠朕甚嘉焉今外舅雖沒而親親之意終不
可忘可贈檢校太師漢陽公妻崔氏可封下
韓國大夫人

拓俊京

拓俊京谷州人其先本州吏家貧不能學閒
與無賴輩遊求爲胥吏不得肅宗爲雞林公
就其府爲從者遂補樞密院別駕肅宗九年
從平章事林幹伐東女眞師敗俊京請兵器
介馬於幹入賊陣斬其將一人奪所俘二人
遂與校尉俊旻德麟各射殪一人賊少却俊
京將退賊以百騎追之又與大相仁占射殺
賊將二人賊不敢前我軍得入城授千牛衛
錄事參軍事睿宗二年以中軍兵馬錄事從

尹瓘伐東女眞戰于石城葉州大捷瓘承制
拜閤門祗候又戰于吉州有功事聞授工部
員外郎語在瓘傳王以俊京屢有戰功召見
其父檢校大將軍謂恭于內殿從容勞問賜
酒食及銀一鋌米十碩俊京累遷衛尉卿直
門下省仁宗初由吏部尚書叅知政事拜開
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守司空中書侍郎平
章事未幾自歸其鄕谷州王遣侍郎崔滉奉
御李候追及於牛峯郡諭之乃還轉門下侍

郎平章事四年二月與李資謙擧兵犯闕王
諭以効力王室會俊京與資謙有隙五月執
資謙流之語在資謙傳以功拜門下侍中俊
京辭以越次不受乃拜推忠靖國協謀同德
衛社功臣三重大匡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
師守太保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
戶部事兼西京留守使上柱國妻黃氏爲齊
安郡大夫人賜衣服金銀器布帛鞍馬奴婢
一十口田三十結圖形壁上明年左正言鄭

知常以俊京旣去資謙恃功跋扈且知王忌
俊京遂上疏曰丙午春二月俊京與崔湜等
犯闕上御神鳳門樓諭旨軍士皆免甲懽呼
獨俊京不奉詔躬率軍前進至有飛矢過黃屋
者又引軍突入掖門焚宮禁翼日移御南宮
凡侍左右者皆執而殺之自古亂臣罕有若
此誠天下之大惡也五月之事一時之功也
二月之事萬世之罪也陛下雖有不忍人之
心豈以一時之功掩萬世之罪乎請下吏罪
之乃流巖墮島又明年量移谷州八年詔曰
俊京犯闕之罪雖重然其功亦不細令妻子
完聚給還其子職田尋拜三品以上及登諫
侍臣子都省籍李拓之黨及子孫之罪藏諸
所司二十二年詔曰拓俊京雖失爲臣之節
亦有衛社之功可授朝奉大夫檢校戶部尚
書數旬疽發背死于谷州

妙清

妙清西京僧後改淨心仁宗六年日者白壽
翰以檢校少監分司西京謂妙清爲師二人
托陰陽秘術以惑衆鄭知常亦西京人深信
其說以爲上京基業已衰宮闕燒盡無餘西
京有王氣宜移御爲上京乃與近臣內侍郎
中金安謀曰吾等若奉主上移御西都爲上
京當爲中興功臣非獨富貴一身亦爲子孫
無窮之福遂騰口交譽近臣洪彝叙李仲孚
及大臣文公仁林景淸從而和之遂奏妙清
聖人也白壽翰亦其次也國家之事一一咨
問而後行其所陳請無不容受則政成事遂
而國家可保也乃歷請諸官署名平章事金
富軾參知政事任元敳承宣李之氐獨不署
書奏王雖持疑以衆口力言不得不信於是
妙清等上言臣等觀西京林原驛地是陰陽
家所謂大華勢若立宮闕御之則可幷天下
金國執贄自降二十六國皆爲臣妾王遂幸
西京命從行宰樞與妙清壽翰相林原驛地
命金安營宮闕督役甚急時方寒冱民甚怨

宗七年新宮成王又幸西京妙清之徒或上表勸王稱帝建元或請約劉齊挾攻金滅之識者皆以爲不可妙清之徒喋喋不已王終不聽王御新宮乾龍殿受群臣賀妙清壽翰知常等言方上坐殿聞空中有樂聲此豈非御新闕之瑞乎遂草賀表請宰樞署名宰樞不從曰吾儕雖老耳尚未聾空中之樂曾所未聞人可欺天不可欺也知常怒曰此非常嘉瑞宜書青史昭示後來而大臣如此深可嘆也表竟不得上明年西京重興寺塔災或問妙清曰師之請幸西都爲鎭災也何故有此大災妙清慚赧不能答俛首良久抽拳舉顙曰上若在上京則災變有大於此今移幸於此故災發於外而聖躬安妥信妙清者曰如是豈可不信也又明年金安奏請以所奏天地人三庭事宜狀傳示侍從官書三本一付省一付臺一付諸司知制誥令各論奏妙清又說王築林原宮城置八聖堂于宮中八

聖一曰護國白頭嶽太白仙人實德文殊師利菩薩二曰龍圍嶽六通尊者實德釋迦佛三曰月城嶽天仙實德大辨天神四曰駒麗平壤仙人實德燃燈佛五曰駒麗木覓仙人實德毗婆尸佛六曰松嶽震主居士實德金剛索菩薩七曰甑城嶽神人實德勒叉天王八曰頭嶽天女實德不動優婆夷皆繪像安仲孚知常等以爲此聖人之法利國延基之術安等又奏請祭八聖知常撰其文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是名得一之靈即無而有即實而虛蓋謂本來之佛惟天命可以制萬物惟土德可以王四方肆於平壤之中卜此大華之勢創開宮闕祗若陰陽安八仙於其閒奉白頭而爲始想耿光之如在欲妙用之現前恍矣至眞雖不可象靜惟實德即是如來命繪事以莊嚴叩玄關而祈嚮其餙誣說如此有武人崔逢深與知常密契師事妙清嘗上言陛下欲平治三韓則舍西京三聖人無

與共之即指妙清壽翰知常也十年始修宮闕平章事崔弘宰及公仁景清董其役及開基妙清使弘宰等及勾當役事員吏皆公服序立將軍四人甲而劍立四方卒百二十人槍三百人炬二十人燭而環立妙清在中以白麻繩四條長三百六十步四引作法自言此太一玉帳步法禪師道詵傳之康靖和靖和傳之於我臨老得白壽翰傳之非衆人所知也妙清壽翰又奏上京地勢衰故天降災孽宮闕焚蕩須數御西京禳災集禮以享無窮之業王問諸日官皆曰不可知常安及大臣等曰妙清所言即聖人之法不可違也乃以妙清爲隨駕福田壽翰入內侍幸西京行至金巖驛風雨暴作晝忽晦冥衛士顚沛王執轡迷路或陷泥濘或觸拤石侍從失王所之宮人或有哭泣者及晩雨雪寒甚人馬駱駝死者多妙清曰我曾知是日有風雨勸雨師風伯曰乘輿上道勿作風雨既許之而食

言如此可憎之甚西京父老檢校太師致仕李齊挺等五十人希妙清知常旨上表請稱尊號建元知常等因說王曰大同江有瑞氣此神龍吐涎千載罕逢請上應天心下順人望以厭金國主以問之氏對曰金國強敵不可輕也況兩府大臣留守上都不可偏聽一兩人之言以決大議王乃止妙清壽翰等密作大餠空其中穿一孔盛熱油沉于大同江油漸出浮水面望之若五色因言曰神龍吐涎作五色雲此嘉瑞也請百官表賀王遣公仁及參知政事李俊陽等視之時有業油鬻者言熟油浮水則有五色便善泅者索得大餠乃知其詐无敱上書曰妙清白壽翰等肆其姦謀以怪誕之說誑惑衆心一二大臣及近侍之人深信其言上惑天聰臣恐將有不測之患請戮妙清等於市以絶禍萌不報妙清又言主上宜長御大華闕否則遣近臣備禮儀設御座置御衣致敬如在則福慶

與親御無異王遣公仁仲孚奉御衣如西京
行決事十一年直門下省李仲侍御史文公
裕等上疏曰妙清白壽翰皆妖人也其言怪
誕不可信近臣金安鄭知常李仲孚宦者庾
開結爲腹心屢相論薦指爲聖人又有大臣
從而信之是以主上不以爲疑正人直士皆
疾之如讎願速斥遠言甚切直不報仲等退
而待罪十二年王以妙清爲三重大統知漏
刻院事賜紫枷妙清屢請幸西京而災異
荐至其黨欺誣以爲無害至是固請西幸欲
濟逆謀王以大臣諫官言不聽右正言黃周
瞻阿妙清知常意又奏請稱帝建元不報十
三年妙清與分司侍郎趙匡兵部尚書柳昷
司宰少卿趙昌言安仲榮等據西京反矯制
執副留守崔梓監軍事李寵林御史安至宗
等囚之又遣僞承宣金信執西北面兵馬使
李仲并諸僚佐及列城守臣皆囚西京塩庫
凡上京人在西都者無貴賤僧俗皆拘之遣

兵斷昷嶺道又遣人劫發諸城兵掠近道牧
馬皆入城國號大爲建元天開號其軍曰天
遣忠義署官屬自兩府至州郡守並以西人
爲之飛批下見者驚異匡仲榮從事叱之初
仲榮以佛事招集徒衆與妙清柳湛等結爲
黨與西人因之乃令舉事集殿之妙清與
匡等乘城中文武會觀風殿號令諸軍欲分
散遣直趣上京壽翰親舊在西京者爲書招
壽翰曰西京已反可抽身以來壽翰子清持
造壽翰壽翰以書奏之王召示公仁公仁曰
是事可疑難究眞僞姑秘之有卒崔彥韓善
貞等來奏曰臣等以事歸本鄕黃州見西人
率兵至洞仙驛執同錄高甫正又取驛馬送
西京禁人往來京城者吾等晝伏夜行從間
道來王乃召宰樞議之命崔濡元敦及承宣
金正純會兵部治兵爲討賊計遂以富軾爲
元帥往征之遣內侍柳景深曹晉若黃文裳
往西京宣諭職兵西人閉城門引入觀風殿

昌匡坐東妙清坐西其餘文武立殿庭皆戎服景深等至殿門昌等下塞辭附聖体饋酒食遣還云當奉表奏聞倉卒未暇請先以此歸奏付書一封云伏望主上移御此都不然必有變辭甚不遜繼遣檢校詹事崔京上表曰陛下信陰陽之至言考圖讖之秘說創大華之宮闕象鈞天之帝都臣等同婁敬之矣謀望盤庚之遷邑豈期臣下不體宸衷非徒懷土以重遷抑亦防功而害事人心可畏衆怒難防車駕若臨兵戈可戢表至咸曰以臣召君可斬其使王欲息兵乃賜京酒食幣帛命爲分司戶部員外郎慰諭遣還召問兩府大臣將以是日出師富軾等諸將請關係命安等謀緩兵期以圖不軌乃拳引見金使受詔而後移御大明宮遣將猶未晚也或告安等潛聚兵仗私相偶語陰謀不測富軾謂諸相曰西都之反知常安壽翰與其謀不去此輩西都未可得平密諭正純使勇士執出三

人斬於宮門外乃奏之流妙清黨陰仲寅李純茂吳元師崔逢深于遠島西人至成州矯制執防禦官僚散入人家飲食州人知其僞擊殺五六人囚二十餘人馳聞王奬諭賜官僚藥各一銀合將吏幣帛有差漣州吏康安世中郎將金仁鑑捕僞兵馬副使李子奇將軍李英及卒六百餘人王又奬諭賜錦二段綵帛八匹諸城聞之擒殺西賊一千二百餘人富軾大軍至列城震懼富軾遣僚掾于西京曉諭至七八匡等知不可抗欲出降猶豫未決會金淳夫賷詔入城西人遂斬妙清昌及昌子浩首遣尹瞻等偕淳夫獻之且自請罪於是梟三人首于市下瞻獄匡意不免復反富軾以城險不急攻列營持久城中糧盡驅出老弱者富軾知可取狀築土山設砲機爲攻具十四年選銳卒萬餘分二道進攻賊兵大潰匡不知所爲闔家自焚死西都平妙清壽翰知常昌匡等妻子並沒爲奴婢知常

初名之元少聰悟有能詩擧擢魁科歷官至
起居注人言甯軾素與知常有名於文字閒
積不平至是托以内應殺之知常爲詩得晩
唐體尤工絶句詞語淸華韻格豪逸自成一
家法

列傳卷第四十

列傳卷第四十一　高麗史一百二十八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敎修

叛逆二

鄭仲夫　李光挺　宋有仁

鄭仲夫海州人容貌雄偉方瞳廣顙白晳美
鬚髯身長七尺餘望之可畏初州上軍籍封
其臂送京宰相崔弘宰選軍見而異之解其
封慰勉充控鶴禁軍仁宗朝始補牽龍隊正

除夕設儺禮呈雜技王臨視内侍茶房牽龍
等交相騰躍爲樂内侍金敦中年少氣銳以
燭燃仲夫鬚仲夫搏辱之敦中父富軾怒白
王欲栲仲夫王允之然異仲夫爲人密令逃
免仲夫由是慊敦中後仲夫復進昵侍左右
毅宗初爲校尉御史臺奉詔鎖壽昌宮北門
禁群少出入仲夫與散員史直哉擅開出入
自恣御史臺請下吏王不聽累轉上將軍時
王荒淫不恤政事遊幸無度每至佳境輒駐

輦吟賞風月十八年王移御仁智齋法泉寺僧覺倪迎駕于獺嶺院王與諸學士唱和忘巳仲夫以下諸將疲困憤惋始有不軌之心左副承宣林宗植起居注韓賴無遠度怙寵傲物視武弁蔑如衆怨益甚二十四年王幸和平齋又與近幸文臣觴詠忘返扈從將士飢甚仲夫出旋牽龍行首散員李義方李高從之密語仲夫曰文臣得意醉飽武臣皆飢困是可忍乎仲夫曰有燃鬚之憾乃曰然遂

構兇謀後王自延福亭如興王寺仲夫謂義方高曰今可舉事然王若便還宮可且隱忍如又移幸普賢院無失此機翌日王將幸普賢院至五門前召侍臣行酒酒酣顧左右曰壯哉此地可以肄兵命武臣爲五兵手搏戲蓋知武臣缺望欲因以厚賜慰之也賴恐武臣見寵遂懷猜忌大將軍李紹膺雖武人貌瘦力羸與一人搏不勝而走賴遽前批紹膺頰即墜階下王與群臣撫掌大笑林宗植李

復基亦罵紹膺於是仲夫金光美梁肅陳俊等失色相目仲夫厲聲詰賴曰紹膺雖武夫官爲三品何辱之甚王執仲夫手慰解之高拔刃目仲夫仲夫止之至昏駕近普賢院高義方先行矯旨集巡檢軍王纔入門群臣將退高等手殺宗植復基于門賴依所親宦官潛匿御床下王大驚使宦者王光就禁之仲夫曰禍根韓賴尚在王側請出誅之內侍裴允才亦入奏賴挽王衣不出高拔刃脅之乃

出即殺之指諭金錫才謂義方曰高敢於御前拔刃耶義方瞋目叱之錫才不復言於是承宣李世通內侍李唐柱御史雜端金起莘祗候柳益謙司天監金子期太史令許子端等凡扈從文官及大小臣僚宦寺皆遇害積尸如山初仲夫義方等約曰吾曹袒右去幞頭否者皆殺之故武人不去幞頭者亦多被殺王大懼欲慰安其意賜諸將劒武臣益驕橫先是童謠云何處是普賢剎隨此畫同刀

殺或告仲夫義方曰金敦中先知而逃仲夫等驚曰若敦中入城奉太子閉城固拒奏捕亂首則事甚危矣如之何義方曰若爾我不南投江海則北投丹狄以避之遂遣疾足者抵京刺探疾足者夜至敦中家候之寂無人聲問承宣安在答以扈駕不還即回報仲夫義方等喜曰事已濟矣乃留其黨守行宮高義方紹膺等選驍勇直走京城至街衢所殺別監金守藏等入闕執樞密院副使梁純精

司天監陰仲寅大府少卿朴甫均監察御史崔東軾內侍祇候金光等內直員僚皆殺之又率巡檢軍夜抵太子宮殺行宮別監金居實員外郎李仁甫等又入泉洞宅殺別常員十餘人使人呼於道曰凡戴文冠者雖胥吏殺無遺種卒伍蜂起搜殺判吏部事致仕崔褎偁判吏部事許洪材同知樞密院事徐醇知樞密院事崔溫尚書右丞金敦時國子監大司成李知深秘書監金光中吏部侍郎

敦信尉衛少卿趙文貴大府少卿崔允諝侍郎趙文振內侍少卿陳玄光侍御史朴允恭兵部郎中康處約都省郎中康處均奉御田致儒祇候裴縉裴衍等五十餘人王益懼召仲夫謀弭亂仲夫唯唯不對王即拜高義方鷹揚龍虎軍中郎將其餘武人上將軍加守司空僕射大將軍加上將軍仲夫等以王還宮宦者王光就謀聚儕輩討仲夫等韓淑泄其謀仲夫等又索隨駕內侍十餘宦官十人

殺之仲夫逼遷王于軍器監太子于迎恩館遂放王于巨濟縣太子于珍島縣殺幼少太孫王之嬖姬無比逃匿青郊驛仲夫欲殺之太后固請乃免從王而行兵部侍郎趙冬曦以相延基地往西海道聞變將往東界舉兵討賊至鐵嶺猛虎當道不得過追騎及而捕之仲夫以冬曦嘗有平耽羅之功議流遠地守者遽殺之投尸于水仲夫等又殺內侍少卿崔偦流少卿崔倩員外郎崔值又欲撤所

殺文臣家陳俊止之曰吾輩所嫉怨者李復
基韓賴等四五人今殺無辜亦已甚矣若盡
撤其家其妻子將何寄生義方等不聽遂縱
兵毀之是後武人習以爲常若有讎怨者輒
毀其家仲夫義方高等領兵迎王弟翼陽公
晧即王位仲夫等又殺嬖宦光就白子端倖
臣榮儀劉方義等梟首于市其他宦寺及怙
寵驕恣者戮之幾盡初毅宗構三私第曰館
北宅曰泉洞宅曰藿井洞宅聚歛財貨以巨

萬計至是仲夫義方高皆分占焉仲夫以西
海道郡縣屬貫鄉海州義方陞外鄉金溝爲
縣令明宗旣立以仲夫叅知政事尋進中書
侍郎平章事又加門下平章策功爲第一圖
形閣上時諸武臣會重房悉召文臣之遺者
高欲盡殺之仲夫止之先是創壽星祠兵部
郎中陳允升督役凡軍卒輸石必枰而納之
軍卒怨至是有軍士至允升家紿曰有旨先
詣闕者拜承宣允升出軍士殺之抱以大石

二年仲夫爲西北面兵馬判行營兵馬兼中
軍兵馬判事初東北面兵馬使諫議大夫金
甫當有膽氣仲夫義方等忌之明年甫當欲
討仲夫義方復立毅宗與錄事李敬直及張
純錫謀以純錫及柳寅俊爲南路兵馬使裴
允材爲西海道兵馬使使發兵乃與東北面
知兵馬事韓彥國舉兵應之純錫寅俊等至
巨濟奉毅宗出居雞林仲夫義方聞之使將
軍李義旼散員朴存威領兵趣南路又遣兵

西海道以圖之安北都護府執甫當敬直等
送于京義方鞫殺之於市初甫當之謀起兵
也內侍陳義光裴允材知之甫當臨死誣曰
凡其文臣孰不與謀於是一切誅戮或投江
水旬日閒文士戮且盡中外洶洶莫保朝夕
承宣李俊義及陳俊自知無道乃請義方止
殺戮郎將金富亦謂仲夫義方曰天意未可
知人心不可測恃力不撿義獨難衣冠世寧
少金甫當乎吾輩有子女者通婚文吏以安

其心可久之道也衆從之自是禍稍止義旼等至雞林弑毅宗又明年仲夫拜門下侍中先是義方惡李高蔡元逼已殺之仲夫慮禍及已欲辭位杜門不出義方兄弟携酒詣其家致歎仲夫迎入以實告之義方等相與約誓結爲父子責甚切至仲夫乃安仲夫子筠知兵馬事上將軍筠密誘僧宗旵欲殺義方兄弟宗旵推筠爲謀主使親近於王出入禁庭無忌遂拜承宣仲夫性本貪鄙殖貨無厭及

爲侍中廣殖田園家僮門客依勢橫恣中外苦之五年仲夫重修普濟寺設落成會請王臨幸有司諫止之仲夫陰令僧錄司奏請親幸仲夫具盛饌以進王不欲從容留飮乃命兩府宰樞承宣諸司侍臣同時赴宴時仲夫年已七十不欲去權位郞中張忠義阿意說之曰宰相賜几杖則雖七十不致仕仲夫悅諷禮官依漢孔光故事賜几杖國事皆關決時坐重房議人罪百僚詣門賀六年仲夫以

病請免諸領軍士揭匿名榜云侍中鄭仲夫及子承宣筠女壻僕射宋有仁擅權橫恣南賊之起其源繇此若發兵討之必先去此輩然後可筠聞之懼乞解職累日不出八年仲夫致仕家奴嘗犯禁服紫羅衫臺吏令所由脫之奴毆所由而走吏憤甚囑路人捕之翌日中丞宋詝御史晉光仁縛問之仲夫怒欲率兵士至臺殺詝等筠止之仲夫遂白王欲罪之會旗頭祿尚告仲夫曰大將軍張博仁

前將軍趙存夫等潛結失職輩期以暮夜犯公家仲夫信之請繫詔獄王命內侍將軍吳光陟等按問無狀又旗頭告同領旗頭八十人會酒家飮謀出博仁於獄仲夫潛遣家僮捕繫鞫問亦無驗竟竄博仁于海島餘悉流南裔又旗頭康實誣告樞密崔忠烈謀害仲夫仲夫請按鞫由是獄事連起不暇治詝等王慮仲夫憤未快罷詝職左遷光仁工部貟外郞廣德里舊有太后別宮因火災不御筠

請買爲私第太后命却其直與之爲大興工役營葺時王在壽昌宮侍太后疾其地距宮不百步又於歲行爲太后忌方王深惡之屢欲詔止其役憚爲不果爲父知兵部掌注丙班請謁輻湊頗厭之屢求免不允九年爲單騎往天神寺以避之王命內侍郎將柳得義諭還使者絡繹爲乃還改知都省事爲嘗誘尚書金貽永之女爲妻疏弃舊妻縱欲無節將軍慶大升素憤仲夫所爲且爲潛圖尚公主王亦患之大升銳意討之旣殺爲因發禁軍分捕仲夫及有仁有仁子將軍群秀仲夫等聞變逃匿民舍悉捕斬之梟首于市中外大悅紹膺官至叅知政事貪戀祿位年過七十尚不致仕李光挺起自行伍仲夫之廢毅宗光挺與其謀由是拜大將軍明宗初授樞密院知奏事累陞院使時內侍郎將兼兵部員外郎莊甫性剛正不阿權貴嘗面責內侍將軍鄭存實驕傲重房聞之劾甫陵辱長官

欲貶巨濟縣令甫忿怒詣樞密院謂光挺及副使崔忠烈曰聞公等欲貶我海上我有何罪辭色俱厲光挺等怒卽配遠島陰使人擠水中聞者惜之九年光挺叅知政事嘗以事囑京市署令王寵夫寵夫不聽光挺遣電吏誘至中書省呵叱之寵夫據義不屈光挺怒罵曳下庭奪其衣冠囚之尋釋之一日熒惑犯歲星光挺以災變再乞解職不允加太子太傅判兵部事光挺頑貪無識銓注甚濫進門下侍郎平章事十三年冢宰閔令謨欲告老以年未七十未決光挺規代其職先自上表乞退盖趣令謨致仕也尋代令謨守太傅判吏部事十四年八月以太白犯上將執法又詐上表辭職俄而太白退舍復就職十一月入闕會王觀樂于毬庭光挺上壽王曰卿已老惜哉光挺抆淚嗚咽盖恐以老褫職人皆笑之明日上表乞退舊例乞退皆以其年十月光挺貪戀爵位至是乃乞二十四年卒

存實嘗貿紅鞓工彥光家約以白金三十五斤但輸二十三斤紿曰待汝從家畢償彥光曰雖未輸一二斤尚不可況十二斤乎遂不從存實怒誣告街衢曰我家人將白金十二斤過市彥光成群掠奪請治之街衢使雖知其誣畏存實暴戾因彥光及妻又繫其隣里四十餘人拷問彥光窘計無所出賂存實銀十二斤得釋有民臨路作舍存實托路隘欲毀之民納賂乃止貪暴類此累官至守司空

有仁仁宗時以其父衛社亡身授散員尋爲太子府指諭拜衛將軍太子偏愛之厚加寵賜初娶宋商徐德彥之妻妻本賤者貲財巨萬以白金四十斤賂宦者求三品毅宗末轉大將軍頗與文官交通武官常疾之時仲夫用事有仁自知孤危恐禍及己逐其妻于海島求仲夫女爲妻明宗初出爲西北面兵馬使自庚寅之後北人橫恣昌州人殺其守愛妓置之衙門成州人議減三登縣有不從者

殺數十人鐵州人議殺其長格鬪而死有仁不能制稱疾乞代乃以金吾衛大將軍于學儒代之有仁後拜樞密院副使兵部尚書驟登樞府大張禍福進退人物皆出其口進叅知政事舊例宰相奉使如金其傔從有定額要市利者賂使銀數斤然後得行內侍郎中崔貞爲生日回謝使有仁囑一奴令帶去時貞以貨得者已滿數不能補奴恃主勢遂行金人檢還之貞還坐免大學博士盧寶璵爲蔚州防禦副使有仁以爲外官文武交差有成法今見任蔚州判官亦文吏不宜又除寶璵不署告身時溟州副使管城縣令皆文吏吏部又以文吏爲判官尉省已署過寶璵援例告有仁有仁怒然前已誤署勢不得自省中奏乃誘重房駁奏寶璵及溟州判官管城尉皆不得赴任八關會王遣內侍大府少卿鄭國儉例賜花酒于省宰時少晚有仁怒不受王遣承宣敦諭乃受國儉被劾削內侍籍

後附有仁復籍初仲夫爲冢宰在中書省有
仁以親嫌未登相位在樞密累年潛托內人
拜守司空尙書僕射及仲夫致仕乃拜門下
侍郞平章事時閔令謨先爲中書侍郞平章
事王以有仁武人使氣又爲仲夫壻心憚之
班令謨上有仁固讓又以令謨爲門下侍郞
平章事班有仁上有仁請壽德宮居之富貴
華侈擬於王室子群秀年少頗黠多行不義
席父勢驟拜高官嘗爲全羅道按察使升黜

徇好惡不問政績然以權門之子無敢議者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兵部事樞密使文克
謙副使韓文俊俱名儒王倚重有仁疾之文
俊嘗爲一卒抵書有仁求官又親請之有仁
怒曰公樞機大臣敢以私事伺候執政之門
有虧公輔之望劾之會克謙有服不從法駕
有仁以爲失近臣之體并劾奏之王重違其
奏且以二人非罪依違數日有仁論執愈堅
王命右承宣文章弼至其家密諭曰文俊則

固可罪矣若有服不扈從國典也以此罪克
謙忝禮何有仁猶不奉詔杜門數日克謙等
密奏曰聖慈至渥然不允則臣等必有不測
之患願從所奏以快其心王不得已下制並
左遷宰相以下屛氣累足側目而視慶大升
因衆怒遂誅之有仁家臣中書省令史石球
欲爲報仇造妖言惑衆謀作亂事覺流于海
島

李義方

李義方全州人毅宗末以散員爲牽龍行首
與鄭仲夫李高等作亂王懼即拜義方鷹揚
龍虎軍中郞將兄俊儀爲承宣明宗立授大
將軍殿中監兼執奏冊爲壁上功臣圖形閣
上元年大將軍韓順將軍韓恭申大譽史直
哉車仲規等相與言李義方李高等擅殺朝
臣害及忠良非義也義方等聞而殺之惟仲
規素與義方親免死流外高有非望之志陰
結惡少及法雲寺僧修惠開國寺僧玄素等

日夜宴飮因謂曰大事若成汝等皆登峻班
遂作僞制及太子加元服主將宴于麗正宮
高爲宣花使當與宴陰令玄素招致惡少聚
法雲寺修惠房斬馬饗之使各袖刃隱于墻
屛閒將作亂有校尉金大用子爲高驅使聞
其謀以告大用大用與內侍將軍蔡元善遂
告之義方素惡高逼已至是與元候高等至
宮門外卽以鐵椎擊殺之令巡撿軍分捕高
母及黨與皆誅之其父嘗惡高不肖不以爲

子故獨配流元陰謀欲盡殺朝臣事泄義方
又忌元遂殺于朝幷捕門客群少皆殺之三
年封王女爲宮主近臣上壽夜分未罷義方
携妓入重房與諸將縱飮喧噱擊鼓聲聞于
內略無畏忌尋轉衛尉卿興威衛攝大將軍
知兵部事明年歸法寺僧百餘人犯城北門
殺宣諭僧錄彥宣義方率兵千餘擊殺數十
僧餘皆散去兵亦死傷者亦多翌日重光弘
護歸法弘化諸寺僧二千餘人集城東門門

閉乃燒城外人家欲延燒崇仁門入殺義方
兄弟義方知之徵集府兵逐之斬僧百餘府
兵亦多死者令府兵分守城門禁僧出入義
方又遣府兵毁重光弘護歸法龍興妙智福
興等寺俊儀止之義方怒曰若從爾言事不
成矣遂焚之取貨財器皿以歸僧徒要擊於
路還奪之府兵死者甚衆俊儀罵義方曰汝
有三大惡放君而弑之取其第宅姬妾一也
脅奸太后女弟二也專擅國政三也義方大

怒拔劒欲殺之文克謙止之曰以弟殺兄惡
莫大焉何面目見人乎若吾言不可聽請先
殺我義方與克謙善且其弟隣爲克謙女壻
故從其言俊儀走出西門義方自引劒割其
胷而臥仲夫曰兄弟鬪宮中何理耶欲執俊
儀殺之仲夫妻聞之使人謂曰義方兄弟之
事於卿何與由是俊儀得免然交舊莫敢往
見門客亦散俊儀往謝義方義方亦潛往謝
之義方拜左承宣納其女爲太子妃時西京

留守趙位寵起兵謀討義方仲夫元帥尹鱗
瞻禦之敗還位寵兵向京都來屯京西權有
路上義方怒甚執西京人尚書尹仁美大將
軍金德臣將軍金錫才等無貴賤悉誅之梟
首于市領兵而出先遣崔淑等數十騎突陣
擊殺數人諸軍乘之西兵驚亂大敗而走義
方乘勝逐北至大同江位寵收散兵復守城
義方屯兵城外留月餘苦寒不能戰復爲西
兵所敗乃還義方自納女東宮益擅威福濁

亂朝政衆心憤怨鱗瞻將復討位寵治兵西
郊僧徒亦從軍義方偶出宣義門外仲夫子
筠密誘僧宗旵等托有求訴隨義方後伺隙
斬之分捕俊儀兄弟及其黨高得元柳允元
等皆殺之僧徒以爲賊臣之女不可配東宮
奏黜之六年義方門客將軍李永齡別將高
得時隊正敦章等欲爲義方報仇謀殺仲夫
事泄重房捕永齡等竄遠島一時武臣皆義
方麾下相謂曰軍國權柄屬之重房者實由
義方之力遂配宗旵等十餘僧于海島

李義旼

李義旼慶州人父善以販鹽鬻篩爲業母延
日縣玉靈寺婢也義旼少時善夢見義旼衣
青衣登黃龍寺九層塔以爲此兒必大貴及
壯身長八尺膂力絶人與兄二人橫於鄕曲
爲人患按廉使金子陽收掠栲問二兄瘦死
獄中獨義旼不死子陽壯其爲人選補京軍
乃携妻負戴至京會日暮城門已閉投宿城

南延壽寺夢有長梯自城門至闕陛梯而登
覺而異之義旼善手搏毅宗愛之以隊正遷
別將鄭使夫之亂義旼所殺居多拜中郎將
俄遷將軍明宗三年金甫當起兵以張純錫
柳寅俊爲南路兵馬使純錫寅俊等至巨濟
奉毅宗出居雞林仲夫李義方聞之使義旼
及散員朴存威領兵趣南路義旼等至雞林
有人遮說曰前王來此非州人意乃由純錫
寅俊等爾其徒不過數百皆烏合之衆去其

魁則餘黨潰走請少留吾歸圖之第願勿加
罪州人義旼曰我在勿憂其人遂入州謀諸
衆曰純錫輩非今王所遣殺之何害夜以兵
圍而攻之斬數百人列其首於路之左右以
待義旼幽毅宗于客舍使人守之乃引義旼
等入城出毅宗至坤元寺北淵上獻酒數盃
義旼拉脊骨應手有聲便大笑存威裹以褥
合兩釜投之淵中忽旋風大起塵沙飛揚人
皆呼噪而散寺僧有善泅者取釜棄屍屍出

水涘有白魚鼈爲護不敢傷前副戶長弼仁
等密具棺歛瘞水濱義旼自以爲功拜大將軍
明年趙位寵起兵義方以義旼爲征東大將
軍知兵馬事義旼將兵赴戰有流矢中目進
軍鐵嶺四面鼓噪急擊大破之方攻連州有
興化道逆賊數千來屯北川敵之義旼領兵
出拒冒刃入其屯斬一騎將賊兵退是後賊
聞義旼兵至輒奔遁不敢敵以功拜上將軍
七年位寵餘兵復聚保香山義旼領八將軍

往擊之斬三百餘人告捷九年慶大升誅仲
夫朝士詣闕賀大升曰弑君者尚在焉用賀
爲義旼聞之大懼聚勇士于家以備之又聞
天升都房人謀害所忌益懼乃於里巷樹大
門以警夜號爲閭門京城坊里皆效而樹之
十一年拜刑部尚書上將軍初大升之誅許
升也義旼以兵馬使出鎮北塞有人謬傳國
家誅大升義旼聞之大喜曰吾欲殺大升未
果是誰之謀歟先我著鞭矣大升聞而銜之

義旼還懼不自安稱疾歸其鄉王屢召不至
及大升卒猶不至王懼爲亂授上部尚書遣
中使敦諭乃至引見便殿王內實畏忌外加
恩慰中外嘆王柔懦尋加守司空左僕射二
十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兵部事時宰相
多武人知樞密院事金永存副使孫碩同在
院相詬罵如兩虎嗥吼同列畏縮稍稍引去
唯副使王度從容誘解一日義旼與杜景升
同坐中書誇曰某人自稱勇力吾擊仆之如

此遂用拳撞柱椽桷爲之動景升曰某時之
事吾以空拳奮擊衆皆奔潰遂撞之拳陷於
壁後義旼與景升坐省議事相失書擊柱
曰爾有何功位在吾上時人語曰我垣李杜
密院孫金或作詩嘲之曰吾畏李與杜屹然
眞宰輔黃閣三四年拳風一萬古二十三年
南賊蜂起其劇者金沙彌據雲門孝心據草
田嘯聚亡命剽掠州縣王聞而患之遣大將
軍全存傑率將軍李至純李公靖金陟侯金

慶夫盧植等討之至純義旼子也義旼嘗夢
紅霓起兩腋間頗負之又聞古讖有龍孫十
二盡更有十八子之語十八子乃李字因懷
非望稍損貪鄙收用名士以釣虛譽自以籍
出慶州潛有興復新羅之志與賊沙彌孝心
等通賊亦贈遺鉅萬至純亦貪婪無厭聞賊
多財物欲鉤致之陰與交通資以衣糧鞋韈
賊亦遺以金寶由是軍中動靜輒泄以至屢
敗存傑嘗以智勇名至是忿恚曰若以法治

至純其父必害我否則賊益熾罪將誰歸至
基陽縣仰藥而死二十四年王冊義旼爲功
臣兩府文武群臣皆就第賀義旼擅銓注政
以貨成支黨連結廷臣莫敢誰何多占民居
大起第宅奪人土田肆其貪虐中外震慴嘗
自駱駝橋至猪橋築堤高數尺挾提種柳人
稱爲新道宰相義旼妻崔氏兇悍因妬捨殺
家婢且與奴私義旼殺奴逐妻多引良家女
子有姿色者爲婚旋復弃之諸子倚父肆橫

至榮至光尤甚世謂之雙刀子至榮嘗爲朔
州分道將軍舊例將軍必承兵馬指揮然後
巡行道內至榮專擅出入略無畏忌監倉使
閤門祗候崔莘尹奉使到朔州至榮不迎命
以褻服同食公館忽手捽莘尹欲毆殺之力
困少休莘尹得逃至榮取莘尹衣物火之殺
麾下螺匠一人凡忤意者輒殺之閹人有美
室闖其夫出必脅亂之路遇美婦人輒使從
者擁去汚而後已嘗與李龍朴公襲爭妓花

園王有憾振翮逐公襲于宮門義旼請罪至
榮王不許請流花園王王遣內侍李德守囚
妓至榮突入獄逐德守出其妓又逼淫王嬖
姬王不得罪之朝野痛憤義旼女為承宣李
賢弼妻淫縱與母同賢弼醜之不與同居賢
弼之子晋王拜別將亦甚狂狡至純諫其父
曰公以孤寒位將相宜有教方以守富貴今
子孫橫暴怨結於人禍必不旋踵矣二十六
年至榮為將軍奪崔忠粹家鵓鴿忠粹怒遂

告兄忠獻欲誅義旼父子忠獻然之義旼適
在彌陀山別墅忠獻等往殺之梟首于市時
至純為大將軍至光為將軍聞變率家僮戰
于路至純見忠獻等多助自揣不勝與至光
遁走至榮以碧瀾江普達院為願剎欲跨江
作橋擕妓往安西都護府令吏民助其費吏
民畏禍抽斂白金七十斤與之民不堪其弊
忠獻遣將軍韓休往捕之休侵夜入府至榮
方與太守許大元宴戴花把酒休斬之傳首

于京安西民喜曰至榮死吾屬無患矣忠獻
等又請遣秖候韓光衍于慶州夷義旼三族
分遣使諸州誅其奴隷及黨附者流賢弼于
原州至純至光詣仁恩館乞罪忠獻曰此禍
本也不可貸斬之義旼不會文字專信巫覡
慶州有木魅土人呼為豆豆乙義旼起堂於
家邀置之日祀祈福忽一日堂中有哭聲義
旼怪問之魅曰吾守護汝家久矣今天將降
禍吾無所依故哭未幾敗有司奏請去壁上

圖形詔墁之

鄭方義

鄭方義晋州吏也神宗三年晋州公私奴隷
群聚作亂屠燒州吏家五十餘延爇方義家
州吏告牧官追捕之方義手弓矢入謁司錄
金守龍守龍詰曰何為持弓矢拜乎方義曰
欲捕賊魁他人已擒敢入賀耳守龍曰不然
汝持弓矢亦必作亂也即栲問方義欵無他
釋之太守李淳中聞之曰方義正欲作亂司

鐐枷之非也遂枷鎖方義下獄翌日欲更鞫
方義弟昌大突入庭脫去枷鎖扶出因嘯聚
群不逞隳突州里殺素所仇怨者牽連被殺
至六千四百人於是淳中等懼閉閤不出方
義脅令視事多斂邑內銀瓶欲賂朝中權貴
以自免按察副使孫公禮行部至晉按問之
吏民畏方義皆曰無罪淳中竟坐流草島王
遣少府監趙通中郎將唐績安撫晉州方義
鍊兵擅生殺虐焰甚熾通等至但拱手而已

時陝州賊光明計勃亦豪橫為一方巨害晉
之與方義有隙者二十餘人往投陝州賊黨
之居奴兀部曲者請兵欲擊方義賊從之方
義出擊走之乘勝至奴兀部曲盡殺其黨明
年晉人討方義殺之昌大率二百餘人登城
州人攻之昌大適去其黨亦散晉州平

曹元正 石隣

曹元正玉工之子母及祖母皆官妓也初限
職七品鄭仲夫之亂助李義方遂歷郎將將
軍明宗時為工部尚書轉樞密院副使東宮
牽龍指諭缺元正請以其子補之王令中官
諭曰已用尚書史正儒子矣元正勃然詬罵
中使曰何正儒子可而元正子獨不可耶聞
者莫不痛憤元正性貪暴嘗請芻於將作注
簿李長同長同不許罵曰多奪人田富有錢
穀猶以為不足又求官物耶何貪之甚也元
正聞之怒諷重房以他事論奏流南方嘗為
東北面兵馬使奪人貲貨不可勝計至欽馬

衣送其家見長髮者必剪其髮以為髢多至
二駄十七年七月元正又奪中書省公廨田
租平章事文克謙崔世輔文章弼杜景升左
常侍李知命直門下金純給事中文迪等請
治其罪章凡五上乃左遷工部尚書致仕其
子英植英迪應倫女壻李桂等貪暴尤甚而
在近密重房亦奏黜之是月晦日夜二鼓有
賊七十餘人踰墻入壽昌宮殺樞密使梁翼
京內侍郎中李揆李粲等殺傷甚衆宿衛皆

走匿賊出内侍院燭照之所至輒殺至御府
揚言曰高令文俊白等已除惡徒當復衛社
王曰誰爲汝主帥賊詭言宰相杜景升給事
中文迪等也左承宣權節平知賊徒無繼潛
出到街衢召兵至宮門外讙譟動地賊懼走
出西門中郎將高安祐聞變馳至市樓橋邊
見一僧詐爲病乞兒卧糞壤中即捕之有紅
燭跋在腰間收繫鞫問乃元正怨文克謙欲
去之與石鱗石冲石夫朱迪等謀遣其家臣

高令文林椿幹俊白等作亂也王命刑部尚
書白任至大將軍朴純内侍將軍李文中等
按問數日令文俊白等俱服遂發兵捕得元
正隣等衆心稍安臺省刑部會市街先斬令
文椿幹等又斬元正等十餘人於保定門外
并其黨三十餘人籍其家者凡百七十餘戶
隣本微賤世居倉傍拾米以生補禁軍庚寅
亂從李義方除郎將明宗時從杜景升討趙
位寵有功累陞上將軍歷東西北面兵馬使

嘗受所管驛吏銀二十斤屬其事於西海道
按察使康用儒不從隣憾之誣訴用儒請免
其職王不聽隣忿怒瞋目張拳厲聲曰吾不
復仕矣遂解帶擲地而出王遣內竪留之再
二不從又命兵部尚書梁翼京留之翼京攬
袖譬解之乃入內殿王溫言慰諭與之飲詔
罷用儒以解其怒隣退還收其詔隣數日不
起王屢遣人使就職隣猶偃蹇不朝國人皆
傷王之弱而憎隣橫也

列傳卷第四十一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敎修

叛逆三

崔忠獻　怡　沆　竩

崔忠獻初名鸞小牛峯人父元浩上將軍忠獻蔭補良醞令明宗四年元帥奇卓誠擊趙位寵聞忠獻勇敢選補別抄都令以勞累遷攝將軍弟忠粹爲東部錄事性猜險勇悍二十六年李義旼子將軍至榮奪忠粹家鵓鴿忠粹請還言甚悖至榮怒令家僮縛之忠粹曰非將軍手縛誰敢縛我至榮壯而釋之忠粹卽告忠獻曰義旼四父子實爲國賊我欲斬之何如忠獻難之忠粹曰吾志已決不可中止忠獻乃然之會王幸普濟寺義旼稱疾不扈從潛往彌陁山別墅忠獻與忠粹及其甥隊正朴晉材族人盧碩崇等袖刃至別墅門外候之義旼將還出門欲跨馬忠粹突入擊

之不中忠獻直前斬之從者數十人股弁皆潰使碩崇持首馳入京梟于市觀者驚噪聲振都下扈從者聞變謁道王亦趣駕還宮忠獻忠粹馳馬露刃至十字街見監行領將軍白存儒告以故存儒樂從之召集將士忠獻忠粹率兵詣宮門奏曰賊臣義旼曾負弑逆之罪虐害生民窺覦大寶臣等疾視久矣今爲國家討之但恐事泄不敢請命死罪死罪王慰諭之仍請與大將軍李景儒崔文淸等討餘黨遂與之坐市街召募壯士響應於是諸衛將卒亦皆畢集膝行聽命莫敢仰視乃閉城門分捕支黨悉獲之忠獻忠粹與文淸景儒會仁恩館議事有人告云平章事權節平孫碩上將軍吉仁等謀舉兵又告景儒等有異謀忠獻卽召節平子將軍準碩子將軍洪胤與之飲言笑自若俄而目左右皆拉殺之又斬景儒於坐以文淸老且直釋不殺忠獻等坐市幕分捕節平碩及將軍權允柳森

補御史中丞崔𥳑尹等殺之時吉仁在壽昌
宮聞變與郎將俞光朴公襲等擅發武
庫兵仗以授禁軍及宦官奴隸凡千餘人諭
曰今忠獻作亂多殺無辜禍將及汝宜各戮
力以立大功乃率衆出宮門踰沙峴向市街
忠獻等勒兵迎戰以敢死者十餘人爲先鋒
揮劒大呼突陣而前仁衆望而四潰仁光公
襲馳入壽昌宮閉門拒守忠獻等率衆圍之
存儒欲以火攻之仁懼踰垣而遁王使人閉

門召忠獻忠粹忠獻等疑仁在內使郎將崔
允匡入奏賊臣義旼跋扈臣舉兵誅之其黨
忌臣反欲加害然上天不助兇徒自潰尚有
餘黨潛匿於內請入宮搜捕王許之遂使允
匡縱兵闌入隨遇輒殺僵屍狼藉光與公襲
自刎王左右皆散走唯小君及宮姬數人侍
側垂泣而已忠獻等引兵還仁恩館捕叅知
政事李仁成上將軍康濟文得呂左承宣文
迪右承宣崔光裕大司成李純祐大僕卿潛

就正起居郎崔衡郎中文洪貫等三十六人
囚于館仁至比山剃髮被緇匿巖下死忠獻
又殺上將軍周光美大將軍金愈信權衍等
有僧告吉仁欲率王輪寺僧徒舉事請備之
忠獻大怒遂殺所囚仁成等三十六人遣人
至王輪寺覘之僧皆方食在堂帖然無變忠
獻知其誣欲收斬告者已遁矣文迪妻崔氏
就積屍間覓夫屍戴之而去觀者流涕忠獻
聞之曰烈女也令収葬之忠獻又流判衛尉

事崔光遠少卿權信將軍權從杜應龍郎將
崔斐于南裔忠獻多殺朝臣人心洶懼遣使
諸道慰安之忠獻與忠粹上封事曰伏見賊
臣義旼性讒忍慢上陵下謀搖神器禍焰熾
然民不聊生臣等賴陛下威靈一舉蕩滅願
陛下革舊圖新一遵太祖正法光啓中興謹
條十事以奏昔祖聖統一三韓卜神京於松
嶽郡於明堂位作宮闕爲子孫君王萬世所
御頃者宮室災火從而新之一何壯麗而信

拘忌之說久違臨御安知有負於陰陽耶惟
陛下以吉日入御承天永命本朝官制計以
祿數比乃差夥兩府及廢位閑有剩置廩祿
不足爲弊甚鉅惟陛下準古減省量宜除授
先王制土田除公田外其賜臣民各有差在
位者貪鄙奪公私田兼有之一家膏沃彌州
跨郡使邦賦削而軍士缺惟陛下勅有司會
驗公文凡所見奪悉以還本公私租賦皆由
民出民尙困竭顧安所取足吏或不良惟利
之從動輒侵損又勢家奴邑爭徵田租民皆
嗷然愁痛惟陛下擇良能以補外寄毋令勢
家破民產國家分遣使統兩界察五道欲吏
蕕抑民積沮而已今諸道使等應察不察但
誅求以供進爲名勞郵以輸或充私貲惟陛
下禁諸道使供進專以穀問爲職令一二浮
圖山人也常徘徊王宮而入臥內陛下感佛
每優容之浮圖者旣冒寵屢以事干瀆聖德
而陛下勅內臣勾當三寶以穀取息於民其

弊不細惟陛下斥群髡使不跡于宮毋得息
穀比聞郡國吏多逞貪饕恥道息諸道使置
不問焉設有仁而淸者亦不之知使其惡肆
而淸無益奔戒勸何惟陛下勅兩界都統五
道按察使按吏能否具以狀聞能者擢之否
者黜之令之廷臣並不節儉修第宅理服玩
飾以珍寶而夸異之風俗傷敗亡無日矣惟
陛下具訓于百僚禁華侈尙儉嗇在祖聖代
必以山川順逆創浮圖祠隨地以安後代將
相群臣無賴僧尼等無問山川吉凶營立佛
宇名爲願堂損傷地脈災變屢作惟陛下使
陰陽官檢討凡裨補外輒削去勿留無爲後
人覬望省臺之臣主言事故上或不逮則有
敢諫雖干鈇鉞鼎所甘心焉今皆婾婀低昂
以苟合爲心惟陛下擇其人而後使直言在
庭臨事或析書奏玉嘉納之忠獻以內侍戶
部侍郎李尙敦軍器少監李芬祗候元倩等
五十人皆以勢冒進不應爲內侍奏黜之又

以王子僧小君洪機洪樞洪規洪鈞洪覺洪貽等在內干政奏還本寺又以嬖僧雲美存道出入王宮朝臣多附幷黜之是年拜左承宣尋知御史臺事明年制曰左承宣崔忠獻大將軍崔忠粹疾惡如讎斬義旼以安宗社可賜忠獻忠誠佐理功臣忠粹輸忠贊化功臣贈其父元浩奉議贊德功臣守太尉門下侍郎並圖形閣上一日忠獻欲往興王寺慶成佛像有人投匿名書云興王寺僧統寥一與中書令杜景升謀害忠獻乃止忠獻忠粹欲廢王設醮告天是夕大雷電雨雹暴風拔木壞屋多頹後七日又大雷電忠粹與晉材往謀於忠獻曰今上在位二十八載老而倦勤諸小君常在上側竊弄恩威以亂國政上又寵愛群小多賜金帛府庫虛竭不可以主臣民且太子璹嬖群婢生子九人各投小君祝髮爲弟子性又闇弱不宜爲儲副司空縝博通經史聰明有度量若立爲王國可中

興矣縝婢爲忠粹所嬖故欲立之忠獻曰平涼公旼上之母弟也略大度有帝王之量且其子淵聰明好學宜爲儲副議未決晉材曰縝與旼皆可爲君然金不知有縝若立縝彼必以爲篡不如立旼如毅宗故事以弟及告之則無患矣議乃定忠獻忠粹與晉材碩崇及其族人金躍珍等勒兵市街爲中軍分諸衛兵爲左右前後軍屯于四街又遣將卒閉諸城門召杜景升流紫燕島又流樞密院副使柳得義將軍高安祐大將軍白富公親從將軍周元迪將軍石城柱侍郎李尚敦郎中宋軆廉克髦御史申光漢等十二人及大禪師淵湛等十餘僧于嶺南又配洪機等小君十餘人于海島忠獻忠粹遣人入闕逼王以單騎出向成門幽于昌樂宮使中禁指諭鄭允侯守之時太子璹在內園北宮使人督之與妃步出宮門冒雨乘驛騎放于江華島迎平涼公旼即位于大觀殿是爲神宗以子淵

爲太子忠獻忠粹擁兵入樞密院令諸衛將
軍屯于毬庭忠獻奏曰內侍閔湜等七十餘
人又以俗傳主飲妲文井則宦者用事乃毀
之以廣明寺井爲御水俚語謂之妲文
臣以忠獻爲靖國功臣三韓大匡大中大夫
上將軍柱國忠粹爲輸誠濟亂功臣三韓正
匡中大夫鷹揚軍大將軍衛尉卿知都省事
柱國晉材爲刑部侍郎賜元浩英烈佑聖功
臣三重大匡門下侍中忠獻又流樞密院使
崔違于昇州初太子娶昌化伯祐女爲妃至
是忠粹欲以女配太子圖請于王王不悅忠
粹佯請內人曰上已出太子妃否內人以告
王不得已出之妃嗚咽不自勝王后亦流涕
宮中莫不垂淚妃遂微服出外忠粹即定期
擇日大備禮具忠獻聞之携酒至忠粹家從
容與飲酒酣忠獻曰聞君欲納女東宮有諸
對曰有之忠獻曉譬之曰今我兄弟雖勢傾
一國然系本寒微若以女配東宮得無譏乎

況夫婦之間恩義有素太子配耦有年一朝
離之於人情何古人曰前車覆後車戒向者
李義方以女配太子卒死人手今欲踵其覆
轍可乎忠粹仰天太息良久曰兄言有理敢
不從遂罷遣工匠既而翻然改圖曰大丈夫
行事當自斷耳復集工人督辦如舊其母謂
之曰汝從兄言予實喜之又何如此耶忠粹
怒曰非婦人所知以手推之仆地忠獻聞之
曰罪莫大於不孝今辱母如此況於我乎必
不可以言語諭之明朝當令吾衆候廣化門
拒其女不納人以告忠粹忠粹亦謂其徒曰
人於吾行止莫敢誰何兄獨欲制我者恃其
有衆也詰旦吾當掃除其徒爾等努力人又
告忠獻忠獻泣謂其衆曰忠粹欲以女配東
宮者無他欲以圖不軌也明朝欲掃吾徒事
已急矣計將安出衆曰請與朴晉材謀忠獻
即召晉材及躍珍碩崇告之晉材曰公兄弟
均吾舅也有何厚薄然國家安危係此一舉

與其助弟而爲逆孰若右兄而從順且大義滅親我當與躍珍碩崇等率衆助之忠獻大悦夜三鼓忠獻率兵千餘由高達坂至廣化門告門者曰忠粹明朝欲作亂吾將衛社稷亟以此達王門者以聞王大驚即命開門納之使屯於毬庭又發武庫兵仗授禁軍以備諸衛將軍亦率兵爭赴忠粹聞之懼謂其衆曰以弟攻兄是謂悖德吾欲奉母入毬庭見兄乞罪汝等宜各遁去將軍吳淑庇俊存

深朴挺夫等曰僕等所以遊公之門者以公有蓋世之氣今反怯懦如此是族僕等也請一戰以決雌雄忠粹許之黎明率兵千餘人屯十字街約曰戮力以戰苟殺彼黨者當擢所殺者職忠粹軍聞諸將皆歸忠獻自知寡助稍稍遁去忠獻出廣化門向市街而下忠粹向廣化門而上遇於興國寺南交戰晋材躍珍碩崇各率徒衆一踰泥峴一踰沙峴一踰高達坂首尾相應腹背攻之忠獻以御庫

大角弩繼射矢下如雨忠粹之徒取步廊扉板爲楯禦之不克遂大潰忠粹曰今日之敗天也兄居臨津以北我居臨津以南則與淑庇存深等馳至保定門斬關而出渡長湍至坡平縣金剛寺追者斬之傳首于京忠獻哭之謂追者曰我欲擒耳何遽殺耶乃遣人收葬之王論功詔有司圖形加父母爵號陞知奏事知御史臺事元年私僮萬積等六人樵北山招集公私奴隷謀曰國家自庚癸以來

朱紫多起於賤隷將相寧有種乎時來則可爲也吾輩安能勞筋骨困於捶楚之下諸奴皆然之剪黃紙數千皆鈒丁字爲識約曰吾輩自興國寺步廊至毬庭一時群集鼓譟則在内宦者必應之官奴等誅鋤於内吾徒蜂起城中先殺崔忠獻等仍各格殺其主焚賤籍使三韓無賤人則公卿將相吾輩皆得爲之矣及期皆集以衆不滿數百恐不濟事更約會普濟寺令曰事不密則不成愼勿泄律

學博士韓忠愈家奴順貞告變於忠愈忠愈
告忠獻遂捕萬積等百餘人投之江授忠愈
閤門祗候賜順貞白金八十兩免爲良以餘
黨不可悉誅詔不問明年以兵部尚書知吏
部事朝往兵部晝入吏部注擬文武官又出
入禁闥以兵自衛先是忠獻疑金俊琚兄弟
有異志貶俊琚黃州牧守弟俊光尚州牧守
俊琚不恤民事募勇士恒事遊畋晉材門客
無慮數百有神騎指諭李勣中者最親昵勣

中密召俊琚欲作亂時俊光移守安邊府俊
琚陰與通謀乃率黃州民驍勇者潛入京俊
琚妻父郎將金純永告忠獻忠獻遣門卒捕
俊琚斬之分捕其黨或殺或流悉籍妻子爲
奴婢俊琚父平章事永存以老免死配黃驪
縣遣御史中丞康純義內侍丁公弼等捕俊
光于安邊俊光到白嶺驛聞事敗乃還公弼
詐稱祈恩別監至安邊俊光備公服出迎公
弼令抄奴縛之以來拷問不服殺之勣中逃

匿後被執見殺純永以功拜將軍公弼等五
人皆拜官有差尋加忠獻開府儀同三司又
明年又加三重大匡守太尉上柱國趙準者
忠粹女壻也忠獻欲官清要除戶部侍郎右
諫議大夫忠獻自知縱恣恐其變生不測凡
文武官閑良軍卒強有力者皆招致分爲六
番更日直宿其家號都房其出入合番擁衛
如赴戰陣焉四年拜樞密使吏兵部尚書御
史大夫五年忠獻始在私第與內侍吏部員

外郎盧琯注擬文武官以奏王頷之二部判
事坐政堂但檢閱而已忠獻獨專政柄或因
左右所托或納賂稱薦者皆得拜官嘗會客
設宴使重房有力者手搏勝者即授校尉隊
正以賞之琯忠獻外親起市井性巧黠善承
迎忠獻甚寵愛由是不數年驟遷吏部郎中
車馬輻湊氣勢日熾親戚皆顯賄賂公行後
出補安西都護府使以琴儀代之忠州判官
崔孝基因忠獻嬖妾月符賂犀帶忠獻悅特

徵還屬内侍龍虎軍卒仲妻詐稱忠獻所遣持兵刃往鳳州日與倉傳割百姓斂銀帛驛輸于家有人執以告忠獻付街衢所按問梟市三日仍禁内外挾持兵刃者忠獻女壻任孝明登第王即屬内侍下宣旨權補閤門祗候晉材爲設賀宴盛陳羅綺忠獻引膺客赴之新及第過者輒邀致柸盤極侈又自高達坂至加造里連亘結彩棚大張伎樂雜戲觀者如堵慶州反忠獻會文武三品以上於其第議之皆曰遣使諭之然後可出兵乃遣兵部郎中宋孝成刑部員外郎朴仁碩諭之賊不從忠獻以大將軍金陟侯等爲兵馬使往討之陟侯等引兵發忠獻與子怡晉材登路傍樓觀之大陳兵衛以示威武加守太傅叅知政事吏兵部尚書判御史臺事六年進中書侍郎平章事吏部尚書太子少師諸家僮因樵蘇分隊習戰於東郊忠獻聞之遣人捕之皆逾只獲五十餘人掠問投于江春州舊

隸安邊州人以道途艱險厚賂忠獻乃陞春州爲安陽都護府忠獻一日詣王宮御史臺官迎候於麗景門雜端琴儀立語馬前人譏其諂諛七年有衆三十餘人會給事同正池龜壽家謀殺忠獻事覺龜壽逃人執其弟龜永告忠獻忠獻鞫之龜永曰將軍李光實爲謀主忠獻捕詰之曰吾素知爾不肖但以故舊授將軍何敢爾耶光實不能對乃流海島熙宗立進壁上三韓三重大匡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將軍上柱國判兵部御史臺事太子太師王以忠獻有擁立功待以殊禮常呼爲恩門相國楊廣道按察使郭公儀貪鄙民多怨之有司執其從吏鞫之公儀嘗以博奕善忠獻故止笞其吏元年賜忠獻内莊田一百結又授特進訏謨逸德安社濟世功臣門下侍中晉康郡開國侯食邑三千戸食實封三百戸忠獻作茅亭于男山里第旁蒔雙松及第崔顒

賦白松詩兩制文士皆和忠獻招耆儒白光
臣等使第之及第鄭公賁詩爲第一忠獻奏
其詩王召公賁偏內侍二年詔曰門下侍中
晉康侯忠獻當先君即政之時及寡人繼統
之初以至于今竭誠夾輔有大功業可立府
以崇賞典命禮司及樞密院立都監遣使冊
忠獻爲晉康侯立府曰興寧置僚屬以興德
宮屬之忠獻迎命于男山第諸王皆詣其門
禮畢宴冊使贈犀帶白金綾絹鞍馬甚厚其

餘讀冊以下諸執事亦贈白金綾絹有差夜
更宴諸王因奏留使副其帳具花果絲竹聲
伎之盛自三韓以來人臣之家所未有也自
後忠獻出入宮禁便服張蓋侍從門客殆三
千人時以譯語內殿崇班于光儒權知閤門
祗候省郎議光儒南班負今拜叅職非舊例
不署告身數月忠獻謂省郎曰光儒頃者待
北朝使有專對之能故授叅職何堅執常制
耶省郎即署之王加忠獻中書令晉康公忠

獻辭不拜明年復以爲中書令晉康公忠獻
曰公者臣子之首中書令人臣之極遂辭不
拜先是有人帖匿名書云將軍朴晉材謀去
舅崔忠獻由是兩家構隙至是晉材爲大將
軍門客幾於忠獻而猶皆勇悍晉材恨門客
除官者少常怏怏不平酒酣輒言忠獻無狀
且自謂若無忠獻可專國柄欲圖之流言曰
舅氏有無君心語門客曰寧無一日之榮
乎忠獻知其必害己召晉材晉材謁於階下

忠獻呼使前曰汝何欲害我遂命左右縛之
斷其脚筋流白翎鎮居數月病死分配門客
勇悍者于遠島四年王移御怡第忠獻迎駕
獻壽于閣洞私第諸王宰樞皆侍宴翼日乃
罷錦繡綵棚胡漢雜戲窮極侈異後數月王
宴宰樞觀擊毬賜忠獻玉帶一腰通天觵帶
一腰南鋌十五斤盛香金鏤銀盤二五年青
郊驛吏三人謀殺忠獻父子詐爲公牒召募
諸寺僧徒牒至歸法寺僧執賫牒者告忠獻

即置教定別監于迎恩館閉城門大索其黨
青郊人謝樺右僕射韓琦忠獻殺琦及三子
又殺樞密金南寶等九人分配從者于邊島
明年有人投匿名書于忠獻家曰直長同正
元諝與參知子承慶謀殺忠獻忠獻捕諝問
之諝仰天嘆曰此必我仇人庾益謙所爲也
益謙嘗借我銀瓶二事積年未償亡去予屢
責其子取其家此必益謙所爲也忠獻遣人
搜益謙家果得書草乃流于島忠獻嘗營第

于閭洞毀人家百餘務爲宏麗延袤數里擬
於禁掖北臨市廛榜別堂號十字閣土木役
劇閭巷嗷嗷訛言密捕童男女衣以五色埋
四隅以禳土木氣凡有兒者皆深匿之至有
抱負遁逃或無賴輩詐捕小兒其父母驚懼
賂以厚貨乃棄去忠獻令御史臺榜市街曰
人命至重豈有埋地禳厭之理有捕兒者執
以告自後妖言稍息忠獻權傾人主威振中
外人有違忤即見誅戮故皆鉗口不言盧仁

祐大將軍俊之子也以其姻戚昵居左右佯
狂屢直語忠獻惡之謫守仁州秩滿還朝忠
獻營三第多藏金玉錢穀謂左右曰除府庫
所藏外金銀珍寶欲獻王府以助國用何如
衆皆曰善仁祐曰不若留爲經費更不斂民
之爲愈也忠獻慚赧一日忠獻以事詣壽昌
宮謁王有頃王入內中官給忠獻從者曰有
旨賜酒食乃引深入廊廡間俄有僧俗十餘
人持兵突至擊從者數人忠獻知有變倉皇

奏曰願上救臣王默然閉戶不納忠獻無以
爲計匿於知奏事房紙障間有一僧三索竟
不獲躍珍及怡與知奏鄭叔瞻在重房聞事
急即入扶忠獻以出忠獻黨指諭申宣胄奇
允偉等與僧徒相格鬪忠獻都房六番皆集
宮城外不知忠獻生死有奈捧盧永儀者初
隨忠獻入內登屋大呼曰吾公無恙於是都
房爭入擊之僧徒敗走躍珍謂忠獻曰我將
率兵入宮盡殺宮中人且行大事忠獻曰恐

俯國將何如恐爲後世口實汝母輕往使上
將軍鄭邦輔等捕司鑰允時及中官囚于
仁恩館鞫之乃內侍郎中王濬明爲謀主叅
政于承慶樞密史弘績將軍王翊等皆知其
謀忠獻恐王廢之遷江華尋遷紫燕島放太
子祉于仁州德陽侯恕于喬桐始寧侯禕于
白翎遣怡及平章事任濡奉漢南公貞于私
第即位於康安殿是爲康宗流濬明及承慶
弘績翊等于外王改忠獻興寧府爲晉康府
賜文經武緯嚮理措安功臣號高宗元年封
忠獻妻任氏爲綏成宅主王氏爲靜和宅主
任氏本將軍孫洪亂妻也忠獻殺洪亂聞其
美私之王氏康宗庶女也忠獻移入別第劒
戟兵衛彌滿數里朝士追隨者甚衆前此無
宰相隨之者至是叅書樞密院事琴儀樞密
院副使鄭邦輔始從之行時人鄙之忠獻遣
將軍李光裕遷熙宗于喬桐光裕還言王驚
愕失措且供頓闕之止有米六石忠獻變色

厲聲曰非我仁恕王父子得保首領以至今
日乎追思濬明事使我毛髮盡竪三年端午
忠獻設鞦韆戲于栢井洞宮宴文武四品以
上三日忠獻時有出入重房將軍房必結綵
棚以迎大設宴會其還亦如之忠獻嘗自謂
國富兵強每有邊報輒罵曰何以小事煩驛
騎驚朝廷輒流告者邊將解体曰必待敵兵
陷兩三城然後乃可飛報至是契丹兵入寇
京城無備人情恟懼皆怨忠獻初李至榮爲
朔州分道將軍楊水尺多居興化雲中道至
榮謂曰汝等本無賦役可屬吾妓紫雲仙遂
籍其名徵貢不已至榮死忠獻又以紫雲仙
爲妾計口徵貢滋甚楊水尺等大怨及契丹
兵至迎降鄉導故悉知山川要害道路遠近
楊水尺太祖攻百濟時所難制者遺種也素
無貫籍賦役好逐水草遷徙無常唯事畋獵
編柳器販鬻爲業凡妓種本出於柳器匠家
後楊水尺等帖匿名書云我等非故反逆也

不許汝家侵奪故殺契丹賊爲鄕導者朝廷
欲殺妓龍及順天寺主則可倒戈輔國矣忠獻
聞之乃歸其妓紫雲仙上林紅于其鄕順天
寺主亦恃勢自恣與妓爲亂者也聞之亡去
時遣將禦契丹兵驍勇者皆忠獻父子門客
官軍羸弱不可用忠獻閱家兵自左梗里至
右梗里作隊數重連亘二三里槍竿懸銀瓶
或三或四誇示國人以募兵怡兵自選地橋
至崇仁門用旗鼓習戰門客有請從官軍者

即流遠島忠獻閱戰于其家門階高峻馬不
得上以人作馬形進退相戰又假作契丹將
軍佩金牌形擒斬之奏凱班師又令群妓作
蓬萊仙女來賀狀忠獻樂甚賞以銀瓶紬布
侍御史金周鼎著黃背衫入卒伍中踴躍進
退識者鄙之平州擒送契丹軍二人其人云
我軍約以今月晦日將犯京城忠獻聞之使
宣冑允偉等勒兵市街忠獻父子擁兵數萬
以自衛怡耀兵于宣義門外四年忠獻父子

在其第盛陳兵甲戒嚴時契丹兵逼近令百
官守城又毀城底人家開鑿隍塹興王弘圓
景福王輪安養修理等寺僧之從軍者謀殺
忠獻佯若奔潰者曉至宣義門急呼曰契丹
兵已至矣門者拒不納僧徒鼓譟斬關而入
殺門者五六人有郎將金德明嘗以陰陽之
說媚忠獻官至知太史局事所進新曆皆變
舊法日官及臺諫心知其非畏忠獻莫敢言
者又數興工役侵耗諸寺故僧徒怨之先毀

其家然後向忠獻家纔至市街爲巡檢軍所
逐奔至新倉館與戰忠獻遣家兵挾擊之僧
魁中流矢仆其徒奔至宣義門懸門下不得
出遂皆散走忠獻軍追斬三百餘僧擒其黨
鞫之辭連中軍元帥鄭叔瞻明日忠獻閉城
門大索僧之逃者皆殺之會大雨流血成川
又斬僧三百餘人於南溪川邊前後所斬幾
八百餘積屍如山人不得過者數月發大倉
給家兵及留京五領軍五日粮晝夜戒嚴天

甚寒士卒所路傍柳又竊公家材木爇以自溫契丹兵追至宣義門焚黃橋而退朝野大振先是德明告忠獻曰顯宗葬安宗以致庚戌契丹兵今葬厚陵於其側契丹兵又來恐風水使然宜速改葬忠獻然之欲改葬令卜日司天臺持疑不即卜日乃流判事崔季良于高鸞島後又流大將軍李守于島守有智勇善射御得士卒心可屬大事聞者惜之王賜忠獻子將軍珦及宣胄允偉朴世通崔俊

文等五領軍米人一石布一匹忠獻集諸軍賜之允偉軍卒無故呼喊忠獻擅令停賜舊例都目政在歲抄忠獻以兵禍人無行貨求官者乃託賊遷延至明年正月始開都目多受人賂托以戰功不次除官雖有功非賂終不得職尋以年滿七十陽欲告老致政王知其意命有司備禮儀賜几杖令出視事忠獻使怡巡閱城廓兵器以私卒自衛帶甲者連亘數里忠獻欲得武士心以郎將大集成等

五人爲借將軍集成以無本領不問僧徒奴隷許爲屬卒中外大擾家家杜門至有不得樵牧者忠獻聞之怒奪其職六年王賜忠獻姓王時趙沖破契丹兵凱還忠獻忌功停迎迓禮私宴將帥于竹坂宮斂銀百官以供其費初沖欲留西京第其軍功忠獻恐生變飛書趣還及論軍功忠獻主之有功者無賞人多怨之校尉孫永等十人醵飲於市酒酣嘆曰頃與契丹戰有功以無賂不得官坐中人

告忠獻忠獻遣家兵捕之幷其同類百餘人斬於保定門外郎將奇仁甫謀誅忠獻不克見殺忠獻有疾上表辭職還几杖又請還賜姓悉放內外囚以至配島者時月犯熒惑日官奏貴人死忠獻召集樂工數十奏樂竟日至夜三鼓樂未闋果死年七十一謚景成百官縞素會葬秘器羽葆鼓吹旗幡擬於王者忠獻初娶上將軍宋清女生怡珦任氏生瑊王氏生球珦娶宗室壽春侯沆女封寶城伯

珹後改瑀尙熙宗女齒宗室親迎日諸王宰樞百官具公服以從初封永嘉伯後進封爲侯子諴封宜春侯高宗四十五年瑀死中書省奏瑀以父勢強尙公主不可葬以諸王制可球官至守司空柱國忠獻死降授球工部侍郎宋清弟洪烈籍忠獻拜樞密副使恃勢驕橫凡有求忠獻者必因洪烈乃成由是諸王貴戚爭先交結性又滑稽每至諸子第見珍玩必丐奪而後已故諸王聞洪烈至則趣左右收珍寶乃出迎

怡初名瑀累遷樞密院副使高宗六年忠獻有疾密謂怡曰病將不瘳恐有蕭墻之患汝勿復來怡遂稱疾不就令其女壻將軍金若先侍疾忠獻婢桐花貌美里人多通忠獻亦私之一日戲曰汝以誰爲夫耶婢以興海貢生崔俊文對忠獻卽召俊文留於家奴使之補隊正至大將軍日見寵任請謁者皆附之俊文於忠獻家側大營私第交結勇士與上將軍池允深將軍柳松節郎將金德明爲忠獻羽翼及忠獻病四人謀曰公棄世吾輩必爲怡所齏粉李子珦膽氣過人可屬大事因瞯怡候疾欲除之遣人報怡曰令公病篤欲見公報至再三怡愈疑不至德明反以其謀告怡怡慰諭留之俄而俊文允深等至曰公疾革宜速往候怡卽捕二人幷松節分配遠島道殺俊文忠獻死怡以其所畜金銀珍玩獻王明年又以忠獻占奪公私田民各還其

主且多拔寒士以收人望初忠獻授人爵視賂多少時求八品者甚衆而官制少於是陞五部錄事爲八品又以史官翰林之祿過於五部錄事亦陞爲八品怡以爲先王增史翰之祿所以崇儒祿已增矣何必改官制遂復以史翰五部錄事並爲權務官流其弟珦珦婦翁壽春侯沆沆子司空琮承宣申宣胄及忠獻家臣崔思謙婢桐花成春獅子等于諸島尋召還沆及琮量移珦于洪州珦勇而猜

自流洪州心常怏怏大營室宇多行不法侵擾居民闔境苦之怡及州官禁之不聽後珦與群不逞作亂召其州副使柳文相判官金甫才法曹李永等兩才稱不就文相宗至珦即面縛懸於樹尋殺之又率其衆至兩才所引出斬之登瞭會門樓擊錚鼓呼衆州人皆會衆懼失措珦以書召在貶前將軍柳松節子南海金壽迎丁禮山又召朴文梓傳檄旁近州郡令發兵為援使家僮發倉粟給軍

有一卒殺其僮於是州中恂恂國家聞變遣兵馬使蔡松年知兵馬事王猷副使金毅烈率十領兵討之珦與數十人逃上北山州人引兵圍之珦曰吾兄累年不召又不請州官護待州官幾親不聽吾言以故蓄憤嘗詣神祠三擲杯珓得吉卜乃聽左右言輕躁作亂雖悔何及日設珦從者皆亡去珦不知所之遂攀崖匿石窟追兵至自刎俾死兵執而囚之死獄中按察使金鍊獲壽迎文梓又移文

捕松節等皆殺之怡聞而喜使鞫窮餘黨龍孫怡壽延以檀山結城麗陽大興等七縣監務始與珦通謀及事敗欲自免反捕傳檄者乃怡嬖吏等鞫之俱誣服七縣監務皆死又洪州人常往來於珦者無問輕重悉誅之重房劾誤擅殺壽迎等流海島承宣車倜無才能唯以令色媚人嘗附忠獻用事權傾中外怡疾之流于羅州後怡爲壽召還樞密院副使御史大夫厚餽遺又與所愛名妓

王肌香以慰藉之八年封晉陽侯怡固辭尋叅知政事吏兵部尚書判御史臺事東北面兵馬使報蒙古使這可等至都護府城外怡曰前來使尚未報應接況後來者乎宜令兵馬使慰諭遣還時人以為蒙古之釁始於此冬怡會宰樞於其第議發南道州郡精勇保勝軍城宜州和州鐵關等要害處以備蒙古知奏事金仲龜曰比來州郡被契丹兵侵掠民皆流亡今無警急遽又徵發以勞其力則民

本不固將者之何怡竟不聽十年怡修隍羅城以家兵爲役徒出銀瓶三百米二千餘石以支其費又出黃金二百斤造十三層塔及花瓶置興王寺上將軍崔愈恭嘗與樞密副使吳壽祺將軍金季鳳郎將高壽謙等從宴重房諸將於其家謀欲盡殺文臣以報私怨事覺貶壽祺爲白翎鎭將尋遣人殺之愈恭爲巨濟縣令季鳳爲溟州副使配守謙海島明年愈恭與季鳳及大將軍李克仁謀殺怡

怡知之殺愈恭克仁季鳳散員朴希道李公允等流其黨五十餘人于島又鞫其黨辭連樞密副使金仲龜一將軍咸延壽李茂功大將軍朴文備皆流遠島十二年百官詣怡第上政簿怡坐廳事受之六品以下官再拜堂下伏地不敢仰視怡自此置政房于私第選文士屬之號曰必闍赤擬百官銓注書批目以進王但下之而已嘗拜私奴之子安碩貞爲御史中丞人皆憤之至有上疏言者怡又

以爲前遊馬將校乃御府諸衛者遞召集私第選之鞍馬服飾極其侈麗倍於往日又奏本朝文物禮樂請一遵華制其自宋來投者許於臺省政曹隨材擢用慶尙道按察使權應經圖倭形以獻怡問其故曰異國之人容貌奇怪欲令參政知之耳怡知其媚笑之十三年怡患癰自兩府至掾吏爭祈禱設齋作疏都下爲之紙貴諸醫不能理閤門祗候林靖妻本醫家女貼引毒膏有効王特除靖工

部郞中以慰怡意王賜怡匡辟翊戴功臣號十四年怡令敎定都監牒禁內六官各擧登科未官有才行者初忠獻置敎定都監掌庶事怡因之怡門客多當代名儒分爲三番遞宿書房森溪縣人崔山甫曉陰陽術數剃髮爲僧住金剛寺與姪倉正光孝等奪掠爲事光孝盜牢人牛縣官捕之光孝逃山甫亦竄改名曰周演之後至京以占術惑人怡與語稱旨日益親信事皆咨之聲勢日盛能禍福

人人皆畏之淨將遣遂致巨富以術僧道一
爲弟子與相密謀自言察聲觀色能辨人貴
富壽夭多引婦人之美者淫焉醜聲流聞畏
威莫有言者一日演之密白怡曰王有失位
相公有王侯相命之所在其可避乎怡以語
腹心將軍金希磾希磾問演之曰果有此說
乎演之悵然請怡謂曰前日密語洩恐禍及
怡謂演之侮己會有人譖怡曰頃者公有族
上將軍盧之正大將軍琴輝金希磾會演之
家謀欲害公奉熙宗復位怡信之流演之于
南海之正及輝亦配諸州籍演之家得熙宗
與演之書有誓同生死父事之語怡即遣將
軍曹時著等遷熙宗于江華又遷于喬桐沈
演之于海夷其族捕道一鞫之乃服又捕之
正輝希磾及中郎將牙允偉別將申作楨並
沈于海妻子兄弟分配遠地文沈希磾子三
人有文大淳者嘗流紫燕島有僧犯罪亦配
是島與大淳相惡密遣人譖怡曰大淳等潛

謀作亂發此邑兵將赴京怡遣郎將李貴執
大淳等五人不問而殺之朝野稱冤南京人
仁傑勇悍過人屬神騎爲賊魁剽掠南北一
日入京邏卒覺之告怡怡遣十餘騎捕之仁
傑徐行無懼客騎不知爲仁傑問賊安在仁
傑紿曰在某處飲酒可速往捕騎馳去仁傑
自馬後騰上捽曳下奪其馬以走餘騎追不
及仁傑匿利川發卒捕殺之仁傑臨刑曰吾
平生多行不義受誅何悔但大軍在前出入
敵陣斬將搴旗吾志也不得一試死於人手
爲可恨耳十五年加翊戴鎭國功臣懷音鎭
別將告西都有謀反者兵馬使移牒西都索
之不得押送告者于京怡欲因以收北人之
心賞告者良馬錦衾金帶綾羅絹五十匹紬
紵布各十匹米三十石令驛輸其家又請王
褒異賜廐馬一匹綾羅絹四十匹紬百匹布
二百匹又以私田七百餘結屬諸衛散員及
校尉房以市恩及第朴寅聘曰本貫和親縣

還怡給銀瓶五事段子六十匹布五百匹米
豆并五十石鞍馬韉以賞之有僧將營慈惠
院伐材于江陰縣監務朴奉時禁之沒其材
僧托大將軍大集成貽書以請奉時不從集
成請怡移教定所牒又不從集成愬怡怡
乃流奉時于遠地臨陂縣令田承雨疾上將
軍金鉉甫廣植田園悉收其租入官又以其
田與民鉉甫托按察使崔宗裕徵還其租承
雨忿恚償以官銀器報法司法司劾鉉甫宗

裕怡奪其狀止之國學博士金挺立白良瓚
惡學錄康守臧直學景瑜諸以譏謗時政怡
怒囚街衢獄尋配守臧于神草島瑜于巨濟
十六年怡占奪隣舍百餘區築毬場東西數
百步平坦如碁局每擊毬必使里人灑水浥
塵後又壞人家廣之前後占奪無慮數百家
日聚都房馬別抄令擊毬或弄槊騎射怡邀
宴宰樞耆老臨毬庭觀之或至五六日能者
立加爵賞於是都房別抄鞍馬衣服弓矢勁

韉鞬風俗競以奢麗相誇都下子弟亦爭事
豪侈妻多以貧見棄且分五軍習戰人馬多
顛仆死傷者於其終習田獵緜絡循環怡悅
之鄉以酒食毬庭舊有樓三間怡又增三間
日晚起役至詰朝畢怡奏今年大旱禾稼不
登請遣使五道審檢損實從之初國家授宋
商人布令買水牛角來至是宋商買綵段以
來國家責違約宋商曰我國聞汝國求水牛
角造弓勅禁買賣是以不得買來怡囚都綱

等妻取所買綵段剪裁還與之後宋商獻水
牛四頭怡給人蔘五十斤布三百匹怡私造
御輦以進輦飾金銀錦繡覆以五色氈窮極
侈麗王嘆賞不已賜監造大集成鞍馬衣服
紅鞋王以輦轎以水牛道路爭觀十七年大倉
八廩地庫皆災怡及若先皆擁家兵自衛無
一人往救者火徹夜不滅十八年怡妻鄭氏
死王命官庀葬事用順德王后例賻以大府
綵段七十匹怡辭不受唯受大小斂所用一

十四三殿及諸王宰樞承宣以下爭設貢務
爲侈美市價踴貴及葬贈下韓國大夫人謚
敬惠百官諸領府皆會葬至以金銀錦繡飾
龕室左右列紅燭連亘數里右倉極奇巧是
年蒙古大舉入侵王遣三軍禦之馬山草賊
魁自降請怡曰請以精兵五千助戰怡大喜
賞賜甚厚造戎冠金環予許著慰之怡又遣
人往廣州冠岳山草賊屯所誘致賊魁五人
精銳五十人厚賞以充右軍忠州奴軍賊魁

令史池光守僧牛本來怡褒賞以光守補校
尉牛本爲忠州大院寺主加三重蒙古兵至
禮成江京都洶懼怡與若先以家兵自衛守
城者皆老弱怡遣御史閔曦內侍郎中宋國
瞻犒慰蒙古兵昇天府副使尹鱗錄事朴文
檥潛置家屬于江華乃說怡曰江華可以避
亂怡信之使人往審之中道爲蒙古兵所拘
明年蒙古河西元帥遣使寄書送金線二匹
其書稱令公蓋指怡也怡不受曰我非令公

以聞准安公侹使亦不受後復久之怡竟從
學士李奎報製從答書以遣怡徙江華勒兵
別監申之甫迎熙宗於紫燕島王后龕怡獻
鞍[illegible]皆飾金銀王見而嘆賞怡開大集成女
[illegible]宴而艷娶以爲後室時集成爲後軍陣主
[illegible]軍恃怡無憚大代[illegible]之母怡令軍
[illegible]別監李[illegible]數[illegible]上品銀瓶一十[illegible]欲奪元
爲公私[illegible]以充之怡[illegible]常[illegible]樞其
[illegible]之皆畏縮不敢言夜[illegible]指揮金世冲

排門入諸曰松京自太祖以來歷代持守凡
二百餘年城堅而兵食足固當戮力死守社
稷捨此將安都乎怡問守城策世冲不能對
集成謂怡曰世冲效兒女之言欲沮大議請
斬之以示中外金鉉甫希集成意亦言之遂
引世冲斬之怡遂請王亟下殿幸江華王猶
豫未決怡奪祿轉車百餘兩輸家財于江華
令有司刻日發遣五部人戶榜曰不及期登
途者以軍法論又遣使諸道徙民山城海島

發二領軍督宮闕于江華遂遷都時霖雨彌旬泥濘沒脛人馬僵仆達官及良家婦女至有跣足負戴鰥寡孤獨失所號哭者不可勝計二十一年王論怡遷都功欲封侯立府百官皆賀于第怡辭以迎詔禮物不備於是州郡爭致饋遺遂封爲晉陽侯怡營私第役都房及四領軍輸舊京材木又多取松柏植園中悉以船輸人多溺死者其園林延袤數十里怡於西山發民私藏氷民甚厭苦又安養山去江華數日程怡使門客將軍朴承賁等取其栢樹植之時方冱寒役徒有凍死者沿路郡縣弃家登山以避之有人牓昇平門云人與栢孰重又爲崔宗俊構第二日而成奪路人馬輸材瓦時托怡而輸私物者亦如之行路嗟怨二十二年怡與宰樞議徵州郡一品軍加築江華沿江堤岸二十九年加食邑進爵爲公三十年校尉趙甫壽譖其表兄大將軍宋白恭於怡怡投白恭於江拜甫壽爲

郎將左倉納晉陽稅王以晉陽已爲怡食邑命黜倉別監王仲宣有司又請論仲宣及倉官怡奏曰臣重違上命雖已受封今年稅請依舊納倉赦仲宣等罪王從之怡修國學納米三百斛于養賢庫又遣大司成宋國瞻諫議洪鈞相安南地欲鑿渠通海不可乃止東海中有島名蔚陵地膏沃多珍木海錯以水程遠絕往來者久怡遣人視之有屋基破礎宛然於是移東郡民實之後以風濤險惡人多溺死罷其居民三十一年怡以郎將申耆爲按察使正言李儒上書劾之怡怒貶儒延州副使督令之任大卿任景純子恒善書怡愛之養以爲子改姓崔授將軍恒性貪鄙恃勢恣橫怡嘗以私織全幅黃綾粧康安殿後壁障子令恒寫無逸篇王見而嘉之賞賜甚多三十二年四月八日怡燃燈結彩棚陳伎樂百戲徹夜爲樂都人士女觀者如堵五月宴宗室司空以上及宰樞結綵棚爲山張繡

慕羅幃中結鞦韆飾以文繡綵花設大盆四盛冰峯盆皆銀釦貝鈿大尊四揷名花十餘品眩奪人目陳伎樂百戲八坊廂工人一千三百五十餘人皆盛飾入庭奏樂絃歌鼓吹轟震天地怡給八坊廂白金各三斤又給伶官兩部伎女才人金帛其費鉅萬三十三年怡享王設六案陳七寶器膳饌極豐侈怡自誇謂曰復有如今日者乎怡好燕樂聚飮無度或宴三品以上于其第或宴宰樞及文武

四品以上歌吹連日或至夜分而罷嘗會宰樞及諸將軍等四十六人宴酒酣御史中丞將軍林寧執巵作倡優舞見者鄙之又燕兩府及諸將軍極歡使伶人奏唐樂天忽雷電怡懼止之三十六年死輟朝三日謚匡烈及葬儀衛甚盛後配享康宗廟庭怡無適子嬖妓瑞蓮房生二男萬宗萬全初怡欲傳兵柄於若先恐二男爲亂皆送松廣社剃髮並授禪師萬宗住斷俗萬全住雙峯皆聚無賴僧

爲門徒惟以殖貨爲事金帛鉅萬計慶尚道所畜米五十餘萬石貸與取息秋稼始熟催徵甚酷民無餘粟租稅屢闕門徒分據名寺倚勢橫行鞍馬服飾皆效鞾靻相稱爲官人或强淫人妻或擅乘驛騎陵轢州縣官吏其他僧徒乘肥衣輕者詐稱弟子所至侵擾州縣畏縮莫敢誰何刑部尙書朴暄言於怡曰今北兵連年入寇民心疑貳撫以恩信猶恐生變今兩禪師門徒割剝民產斂怨實多南

方騷擾若北兵猝至恐相應爲變矣怡聞之猶豫會慶尚道巡問使宋國瞻亦寄書言之怡謂暄曰若之何暄曰公若召還兩禪師令巡問按察使因其無賴僧徒以慰民心可無變矣怡然之即遣御史吳贊行首周永琪于雙峯斷俗發錢穀悉還其主焚契券因門徒之爲惡者中外相慶萬宗萬全詣京與其妹宋愭妻泣訴怡曰尊公在時侵逼尙爾百歲之後吾兄弟不知死所矣怡乃悔之反謂暄

離間父子流黑山島貶國贈東京副留守爲釋其門徒令萬金歸俗改名沆

沆初拜左右衛上護軍戶部尙書諸王宰樞皆詣門賀怡使待制任翊授書侍郞權韙習禮選樞密院知奏事怡分與家兵五百餘人及怡病沆領兵入府聞病殆卽還其家怡死知吏部事上將軍周肅領夜別抄及內外都房欲復政于王猶豫未決殿前李公柱崔良伯金俊等七十餘人歸于沆肅亦附焉合番擁衛沆服喪二日而除及葬杜門不出蒸其父諸妾王拜沆銀青光祿大夫樞密院副使吏兵部尙書御史大夫太子賓客尋兼東西北面兵馬使又以爲敎定別監沆忌知樞密閔曦樞密副使金慶孫得衆心流海島又流左承宣崔峘將軍金安指諭鄭洪裕及怡侍妾三十人王下制曰自皇考御守寡人卽祚以來晋陽公怡左右輔弼故三韓如仰父母今忽棄世無所倚賴于樞密院副使沆繼述鎭定可超授相位明年王贈沆母靜安宅主沆黜巫覡于城外又以敎定別監牒蠲淸州雪緜安東麗絲京山黃麻布海陽白紵布諸別貢及金洪州等處魚梁船稅又徵還諸道敎定收獲貧委其任於按察使以收人望初怡以羅得璜河公敍李璚崔甫侯爲宣旨使用別監分遣諸道爭剝割誅求民不堪苦沆欲干譽皆罷之不數年復用人皆憤嘆王下制以怡食邑晋州祿轉稅布徭貢直納沆家沆辭不受一日沆衷甲領兵自長峯宅馳馬移于見子山晋陽府由東偏戶入蓋畏人也沆前娶大卿崔昷女以有疾弃之改娶左承宣趙季珣女王命牽龍中禁都知巡撿白甲內侍茶房衛送賜御座肩輿燈燭又賜黃金鏡奩粧具諸王宰樞皆贈金帛致賀王命移忠獻眞于昌福寺怡眞于禪源社爲上孫外別監及文武官各二十員導從如移太祖眞儀沆爲僧時與甫州副使趙廉右道廉監務

朴長源有憾及用事乃流于島侍御史李僐素與二人善及按慶尚道至固城召二人宴縣令權信由亦與焉後有僧譖信由於沆曰僐與信由潛召廉右等謀亂沆投僐等四人于江時人哀之王以築中城功拜門下侍中封晉陽侯開府讓不受一日月犯房上相司天臺奏月犯上相占云主有憂上相誅有亂臣臣代其主時王將迎蒙古使幸梯浦宮故司天欲王修省停幸沆見實封惡之嗾御史

臺劾司天安奏星變罷判臺事崔允旦太史丞吳安矩沆嘗以繼母大氏助若先子牧不右已深怨之乃奪大氏宅主爵收其財產令夜別抄皇甫俊昌等投大氏前夫子將軍吳承績于海會夜黑潮退承績得不死祝髮潛入皆骨山寄書于母家奴至密城洩於人副使李舒聞之以報沆沆大怒獲承績投之江斬俊昌等六人流大氏于海島尋毒殺之大氏族黨及諸奴婢或殺或流凡七十餘人舒

以功超拜軍器監沆信譖凡有私憾者輒誣告謀亂以邀賞及鞫無驗沆又遣將軍宋吉儒沈金慶孫于海以承績姻親也分遣人沈殺南道編配者過半周肅初名永賁性浮夸爲怡友壻怡寄以腹心每聞讒訴必委肅治之肅阿其意無問曲直皆殺之又使肅監選校尉視賄賂多少爲次朝野切齒怡死沆以肅先附己待甚厚事皆咨問沆嘗徙見子山第不令肅知之始相疑忌沆遣郎將林庚押

肅流島至熊川沈殺之肅意將軍金孝精構之臨死語庚曰孝精與吾謀欲復政于王庚還以告沆沆流孝精于島尋殺之又流肅女壻將軍崔宗弼羅州副使李昫是年王命封侯立府沆又讓不受三十九年李峴奉使如蒙古沆謂峴曰彼若問出陸宜荅以今年六月乃出峴未至蒙古東京官人阿母侃通事洪福源等請發兵伐之帝已許之及峴至帝問爾國出陸否對如沆言帝又問留爾等別

遣使審示否則如何對曰臣正月就道已於
昇天府白馬山營宮室城郭臣敢妄對帝乃
留峴遂遣多可阿土等齎勑曰汝到彼國王
迎于陸則雖百姓亦出猶可也不然則速回
待汝來當發兵致討峴書狀張鎰潛多可來
密知之具白王王以問沆對曰大駕不宜輕
出江外公琳皆希沆意欺不可王從之遣新
安公佺出江迎多可等請入梯浦館王乃出
見宴未罷多可等怒王不從帝命還昇天館

識者曰沆以淺智誤國大事蒙古必至矣未
幾果至屠滅州郡所過皆爲煨燼四十年拜
門下侍中判吏部御史臺事沆在家遙謝下
制曰朕臨莅三韓四十有一載自丙子辛卯
以來隣敵侵擾禍亂相仍專賴晉陽公崔怡
輸誠衛社轉籌制變至於躬奉乘輿涉水遷
都功業所致社稷安寧萬世子孫帶礪難忘
嗣子門下侍中崔沆承襲家業應時而起尊
主庇民一新令條佐致中興功勤莫大宜垂

異恩覃及內外其赦斬絞以下加怡爵號沆
封侯立府先妣加封爵沆刱九曜堂于闕西
及成王幸觀之許沆親侍二十人初入仕丘
史二十人員拜把領二十人初入仕監督官
上將軍朴成梓子一人員拜把領工匠賞功
有差自遷都後蒙古督令出陸縱兵侵掠永
寧公綧在蒙古軍貽書沆曰去年秋皇帝怒
大駕不渡江迎使發兵問罪吾無計沮之白
皇帝曰臣願將帝命諭本國今復都舊京子

孫萬世永脩藩職皇帝勑臣曰汝與本國宰
臣歸到汝國諭以朕命使之出陸吾於六月
初吉到也窟大王處具告之勸令隨軍一時
同發今也窟等十七大王太子各領兵馬抄
蒙古漢兒女兒高麗人屯田南北界以蒙古
精兵分攻水內山城且帝命大官人曰國王
若出迎即當退兵今國之安危在此一舉若
不出迎須令太子若安慶公出迎必退兵社
稷延基萬民按堵公亦長享富貴此上策也

如此而兵若不逭族于一門願除狐疑圖
不失今時後無悔恨峴亦隨蒙古軍而來賂
書云吾二年見留觀其行事殊異前聞不嗜
殺人愛惜物命去今年賜詔條件固非難事
何不出迎皇帝怒曰爾國不知朕愛護之意
故發兵問罪國家如欲延其基業何惜遣一
二人出降今東宮若安慶公出迎陳乞庶可
退兵願公善圖翼日宰樞會議皆曰出迎便
沆曰春秋貢奉不絕前遣三次使价三百人

未還而猶若是今雖出迎恐爲無益萬一執
東宮若安慶公至城下邀降何以處之皆曰
侍中議是出迎議寢四十一年宴宰樞于其
第觀擊毬戲馬別抄有以黃金飾障泥金葉
羅花插馬首尾者沆嘗分日宴諸王宰樞承
宣文武四品以上自是宴會無常明年王詔
曰旦奭相周蕭曹佐漢君臣相資古今一揆
晉陽公崔怡當聖考登極之日寡人即祚以
來推誠衛社同德佐理越辛卯邊將失守蒙

兵闌入神謀獨決截斷群議躬奉乘輿卜地
遷都不數年間宮闕官廨悉皆營構憲章復
振再造三韓且歷代所傳鎭兵大藏經板盡
爲狄兵所焚國家多故未暇重新別立都監
傾納私財彫板幾半福利邦家功業難忘嗣
子侍中沆適追家業匡君制難大藏經板施
財督役告成慶讚中外受福水路要害備設
兵船又於江外營建宮闕且築江都中城金
湯益固萬世末賴況今大廟草刱未備實秉

奉先之意朕心未安又令門客朴成梓爲督
役使凡百之費皆出私儲不日功畢制度得
宜誠宰世大功朕甚嘉嘆其令有司開府益
封食邑加贈考妣進秩二子成梓以下至工
匠亦皆賞賜有差沆辭不受尋進中書令監
修國史新及第郭王府等謁沆沆登樓與花
酒四十三年賜濟衆康民功臣號前西海道
蘇復別監宋克儇斂莨實三百八斛略沆即
拜御史人號爲莨實御史前學錄鄭瑊譖於

沅曰河東監務盧成與鄕人李琟李昌績偽兄弟招集陜州副使辭仁儉南海縣令鄭臮及弟俞汝諧僧明就等常置酒爲樂誹謗國政當宴會書天子之門諸賓莫入八字帖諸門以防外客各陳懷唱和有賢士樵甫曰儒雛得適秋之句沅怒斬成琟昌于市配仁儉臮等于海島時人指琟爲僉人當四十四年沅病篤王爲放獄囚沅扶病登後園小亭賦詩云桃花香裏幾千家繡幌亂氳十里斜無賴狂風吹好事亂驅紅雨過長河吟畢還寢暴死追贈晉平公沅初爲僧通宋情婢生竩遂娶無子以竩爲嗣竩美容貌兩手微有金色性沉默多羞澁沅使景琳師內起教詩筆權避任翊教政事鄭世臣教禮王以竩爲殿中內給事賜紅鞓沅嘗以竩屬宣仁烈柳能曰君輔導成就獲承家業則君等之賜也及沅病召仁烈能執手曰君等保護此子吾死無恨矣沅死殿前崔良白秘不發喪按劍叱

侍婢吻與仁烈謀以沅言傳于門客大將軍崔瑛崔楨及能等會夜別抄神義軍書房三番都房三十六番擁衛乃發喪王即授竩借將軍又命爲教定別監百官皆詣門弔賀沅嬖妾心鏡美艷慧黠竩嘗私之沅死之日納之後房沅本妓出竩又母賤故時人讀薄書至倡妓賤隷之言輒諱之人有仇怨則譖以嘗公所出微賤竩盡殺之竩發倉賑飢民又給諸領府各三十斛王以竩爲樞密院副使判吏兵部御史臺事讓不受竩復歸延安宅及靖平宮于王府納其家米二千五百七十餘石于內莊宅布帛油蜜于大府寺又以年饑發私廩賑權務隊正以上仗左右衛神虎衛校尉以下及坊里人尋拜樞密院副使又辭不受改授右副承宣有閔偁者自蒙古逃還以所佩金牌獻竩且曰在蒙古時聞大臣密議令後不復東伐竩悅與第舍米穀衣服拜爲散員四十五年竩以將軍邊軾郞將安

洪斂散貨鄭漢珪爲江華收獲使恣其攘奪
百姓嗷嗷舊制奴婢雖有大功賞以錢帛不
授官爵沆始除其奴李公柱崔良伯金仁俊
爲別將鼂長守爲校尉金承俊爲隊正奴等
白竩曰公柱身事三世年老有功請加參職
乃授郎將奴隸拜參自此始竩年少暗劣不
禮遇賢士所與親信者如柳能良伯之輩皆
庸隷輕躁其舅巨成无援及心鏡內行諂詐
外施威福黷貨無厭時又遭歲飢饉不發粟
賑貸由是大失人望及言儒之敗又與所嬖
柳能金仁俊兄弟等交惡不相接見神義軍
都領郎將朴希實指諭郎將李延紹密謂嬖
仁俊承俊公柱將軍朴松庇都領郎將林衍
隊正朴天湜別將同正車松祐郎將金洪就
仁俊子大材用材式材等曰竩親近儉小信
讒多忌不早爲之所吾曹恐亦不免遂定計
約以四月八日因觀燈樂事中郎將李柱閒
之與牽龍行首崔文本散員庾泰校尉朴瑄

隊正俞甫等密爲書通竩良伯大材之妻父
也大材以希實等謀告良伯良伯佯應以告
竩竩急召柳能計議時日已暮能曰暮夜無
能爲請以書諭夜別抄指諭韓宗軌遲明召
李日休等勒兵討仁俊未晚也竩然之大材
妻在側聞之以告大材大材告仁俊仁俊曰事急
矣不如早圖既暮仁俊率子弟趣神義軍見
希實延紹云事幾不可猶豫乃召集向所與
謀者及別將白永貞隊正徐挺李㮚林衍使
衍及指諭趙文柱吳壽山捕宗軌殺之又召
指諭徐均漢等會三別抄于射廳使人呼於
道曰令公死矣聞者皆集璥與松庇等亦至
仁俊曰如此大事不可無主者可推大臣有
威望者以領衆即召樞密使崔昷昷至又遣
朴成梓議之仁俊召良伯未及升堂別抄兵
以炬燒口遂斬之衍又斬日休于其家仁俊
令竩門卒不報更籌分隊伍於廣場燃松明
如晝衆人呼噪適大寤竩家兵無一人知者

黎明夜別抄等壞瑄家壁而入元拔壯士也闕難驚起拔劒當戶兵不得前元拔自度不勝欲擒瑄走避以瑄肥重未能乃扶上屋甍又自當戶壽山突入擊元拔中額踰垣走別抄追斬于江岸又索瑄及能皆殺之瓛仁俊昷詣闕百官俱會泰定門外兩府及瓛仁俊入謁便殿復政于王發瑄倉穀分賜有差太子府二千斛諸王宰樞文武百官以至胥吏軍卒皂隸坊里人小不下三斛又賜諸王宰樞至權務隊正布帛有差又以兩畜馬賜文武四品以上又加賜三品攝郎將朴承蓋于慶尚道內侍金琮于全羅道籍沒壽及嵩宗奴婢田莊銀帛米穀宰樞奏崔忠獻罪惡積崔怡專權擅命宜削去圖形罷廟庭配享從之

列傳卷第四十二

列傳卷第四十三　高麗史一百三十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教修

叛逆四

韓恂 多智

韓恂多智皆義州戍卒恂爲別將智爲郎將高宗六年二人反殺其防戍將軍趙宣及其守李縣自稱元帥署置監倉使及臺官擅發國倉諸城響應遣將軍趙廉卿郎中李公老招撫之恂智黨五十餘人至嘉州客舍曰兵馬使趙冲金君綏丁公壽等清白愛民餘皆貪殘厚斂於民剝膚椎髓不堪其苦乃至於此耳崔怡聞其言以安永麟柳庇俊弼李貞壽崔守雄李世芬高世霖洪文敘李允恭崔孝全宋自恭李元美崔謐等嘗謟事忠獻或爲按察或爲分道分臺監倉使或求巨邑侵漁無厭分配諸島先是朔州分道將軍黃龍弼性貪暴用刑慘酷州人知龍弼意在求貨

賂以官藏銀器龍弼巡至安北都護府恂智黨來攻其府齊聲唱曰朔州銀器宜速還之龍弼慚憤自刎時北界諸城多爲恂智所陷於是命三軍往討明年恂智等以清川江爲界投東眞潛引金元帥亐哥下令屯義州自領諸城兵屯博州相爲聲援中軍知兵馬事金君綏與宣撫使李公老議遣義州人郎將尹忠孝朴洪輔寄書亐哥下開陳本末諭以禍福責其違盟亐哥下悟佯怒即因忠孝等遣義州郎將郭允昌召恂智恂智擁兵六百赴之亐哥下宴慰幷及諸城賊魁慰藉甚厚因跡其姓名翼日伏兵設宴酒酣伏發捕恂智及其黨尹大明韓存烈等悉誅之亐哥下遣忠孝移牒幷函恂智首送于京國家分配其黨于海島後皆遇赦還鄕九年恂智黨復引東眞兵萬餘入靜州遂侵義州防守將軍守延與戰敗績麟州人謀與賊通爲內應防守將軍知之出屯城外以觧其謀勒兵掩襲東眞兵斬二百餘級王遣中軍兵馬使李迪儒右軍兵馬使趙廉卿後軍兵馬使金[illegible]龍發西京兵追捕之又有振威縣人令同正李將大直長同正李唐必者乘契丹之亂與同縣人別將同正金禮謀不軌嘯聚徒衆劫奪縣令符印發倉賑貸村落飢民多附之移牒旁郡自稱精國兵馬使號義兵至宗德河陽二倉發粟悉人所取將寇廣州王遣郎將權得才散員金光啓等與按察使崔博發廣水二州兵討之不克更徵忠清揚州道兵攻之獲唐必禮賊徒潰散將大奔尙州被擒按察使械送于京皆伏誅

洪福源

洪福源初名福良本唐城人其先徙居麟州父大純爲麟州都領高宗五年元遣哈眞扎剌攻契丹兵于江東城大純迎降十八年撒禮塔大舉入侵福源又迎降于軍二十年福源爲西京郎將與畢賢甫執宣諭使大將軍

鄭毅札祿全據城反崔怡遣家兵三千與北界兵馬使閔曦討之獲賢甫送京腰斬于市福源逃入元於是擒其父大純及女子弟百壽悉徙餘民于海島西京遂爲丘墟福源在元爲東京摠管領高麗軍民凡降附四十餘城民皆屬焉讒構本國隨兵往來怡患之欲悅其心官大純爲大將軍百壽時爲僧髮之爲郎將以張暐爲福源女壻賄賂不絕福源感之讒構稍弛然自是元兵歲至攻陷州郡

皆福源導之也三十七年元徵大純入朝東寧公綧之入質也寓於福源福源待之甚厚久乃生釁綧積不平四十五年福源密令巫作木偶人縛手釘頭埋地或沉井呪詛校尉李綢偕逃入元依綧覘知之以奏帝遣使驗之福源曰兒子病虐故用以厭之耳非有他也因謂綧曰公受恩於我久矣何反使讒賊陷我耶所謂所養之犬反噬主也綧妻蒙古女也聞其語聲甚厲不遜呼譯者具聞大怒

叱福源伏於前切責曰汝在爾國爲何等人曰邊城人又問我公爲何等人曰王族曰然則眞乃主也汝實爲犬反以公爲犬噬主何哉我皇族也帝以公爲高麗王族而嫁之妾以是朝夕恪勤無貳心公若犬也安有人而與犬同處者乎吾當奏帝遂詣帝所福源號泣叩頭乞罪綧追止之不及福源傾産備賄貨與綧偕追之中途遇勅使勅使即令壯士數十人蹴殺福源籍没家産械其妻及子

茶丘君祥等以歸福源諸子憾父之死讒陷本國無所不至元宗二年茶丘雪父冤帝詔曰汝父方加寵用誤詿刑章故於已廢之中爵霈維新之澤可就帶元降虎符襲父職管領歸附高麗軍民摠管十二年茶丘奉詔來見王不拜以中書省牒索其叔父百壽王拜百壽樞密副使致仕將遣之茶丘故爲遷延竟不偕去蓋欲激帝怒恐動之也時官奴崇謙功德等反謀殺達魯花赤事覺捕鞫之茶

丘欲使崇謙等辭連本國因起兵襲取京城密引達魯花赤脫朶兒議之蒙古法凡議事蓋合則脫冠以示其從茶丘等皆脫冠脫朶兒不脫爲之明辨故免茶丘討三別抄于珍島其族屬及無賴之徒多從之明年倭船泊金州慶尚道安撫使曹子一恐元責交通密令還去茶丘聞之嚴鞫子一鍛鍊以奏曰高麗與倭相通王遣張暐請釋子一因一日茶丘遽還元人莫知其故王慰諭之十五年帝將征日本以茶丘爲監督造船官軍民總管茶丘剋期催督甚急分遣部夫使徵集工匠諸道騷然帝又命茶丘提點高麗農事又命爲東征副元帥茶丘以忠清道梢工水手不及期杖部夫使大將軍崔沔以大府卿朴暉代之茶丘與忽敦金方慶等征日本忠烈三年帝欲復征日本以茶丘爲征東都元帥時韋得儒等誣構方慶大獄起茶丘在東京聞之奏帝來問欲令方慶誣服嫁禍於國拷訊

極慘酷未幾帝召還語在方慶傳茶丘常怨本國君祥以爲寧怨求寧公不敢負國爲本國興利除害無不力焉十八年帝又欲征日本令本國造船君祥進言曰軍事至大宜先遣使問諸高麗然後行之帝然之遣君祥來問王曰臣旣隣不庭之俗庶當躬自致討以効微勞明年元遣君祥兄熊三子波豆兒來管造船事波豆兒望王宮下馬流涕曰雖云衣錦還鄉職是勞民可愧也禮遇宰相甚恭二十年帝崩君祥白丞相完澤寢東征二十一年王嘉君祥功封三韓壁上功臣三重大匡益城侯尋封鄴僉議中贊修文殿大學士監修國史世子師臨安公國制非出身科第不得爲文翰官崔怡擅政自爲監修國史猶不得兼修文殿君祥時爲元朝集賢大學士故得拜焉百壽子諒官累僉議評理忠宣初拜贊成事尋封鱗城君改封江寧君忠肅五年卒子綏鐸翊孽子明理和尚貪暴驕橫其

求適元龍臣亦謂亦明理和尚隨之遂爲亦
計亦所愛嘗奉御香來强奸評理洪順女女
從兄洪承衍面辱之明理和尚訴行省囚承
衍暐興海人位至中贊致仕卒年八十一諡
純靖無他功能以君粹等仕元有功本國故
凡遣使入朝多以暐副之遂至極品子碩登
第至判密直司事有柳宗者初附崔沆爲江
華判官及金俊誅沆宗謫宗與又璜欲殺
俊事洩流海島宗與宗妹宿一房虎穿壁攫
其妹噉斷宗一臂後又附恭丘好說國家陰
事得罪沒其家

李峴

李峴高宗時人性貪婪好傷人嘗爲選軍別
監多受賂銀人號銀尚書轉官至樞密副使
使于蒙古被留二年說也窟曰我國都介于
海島貢賦皆出州郡若於秋前移襲州郡都
人必窘遂受金牌導也窟而來隨蒙古兵諭
降諸城至楊根天龍二城脅之曰椋山東州

春州等城並以不降見屠宜速出降若守將
不許即斬以來二城降自爲達魯花赤率二
城降民攻忠州城七十餘日不下及蒙古軍
還不得隨去乃於其軍中所獲婦女財寶盡
爲已有銀鈑至滿一筒密樞會議曰峴以密
相犯叛逆宜赤族於是梟市籍其家有人譏
其口曰峴畫策人銀帛耶沉其子之瑞之松
之壽之楨永年于海造及姊妹女壻並流于
島

趙叔昌

趙叔昌平章事沖之子高宗十八年以防戍
將軍在咸新鎭蒙古元帥撒禮塔來圍鎭曰
我是蒙古將也汝可速降否則屠之副使全
僩懼與叔昌謀曰若出降城中之人猶可免
死叔昌然之遂以城降謂蒙古人曰我趙元
帥沖之子吾父會與貴國元帥約爲兄弟僩
發倉餉蒙古軍叔昌爲書諭朔州宣德鎭使
迎降蒙古人所之令叔昌先呼曰眞蒙古也

宜甑出降至鐵州城蒙古攻之急判官李希績死之蒙古遂屠其城未幾咸新鎭報于朝曰國家若遣舟楫當盡殺蒙古人小尾生等乘城如京乃命金永時等三十人具舟楫以往果殺蒙古人幾盡小尾生先覺亡去僴率吏民入保新島後挈家乘舟還京溺死叔昌官至上將軍畢賢甫之反辭連斬于市

趙暉

趙暉本漢陽府人後徙居龍津縣高宗四十

五年蒙古兵大至高和定長宜文等十五州人入保猪島東北面兵馬使愼執平以猪島城大人少守之甚難遂以十五州人徙竹島島狹隘無井泉人皆不欲執平强驅納之人多逃散入者十二三糧儲乏少執平分遣別抄請米於朝催運他道守備稍懈暉與定州人卓靑及登文州諸城人合謀引蒙古兵乘虛殺執平及登州副使朴仁起和州副使金宣甫京別抄等遂攻高城焚燒廬舍殺掠人民以和州迤北附于蒙古蒙古乃置雙城摠管府于和州以暉爲摠管靑爲千戶明年暉黨自稱官人引蒙古兵來攻寒溪城防護別監安洪敏率夜別抄出擊盡殲之王使郞將金器成別將郭貞有賚國贐如蒙古屯所慰之器成等至文州暉黨在寶龍驛與蒙古兵三十餘人殺器成等并傔從十三人掠國贐而去暉黨又引東眞國兵屯春州泉谷村有神義軍五人詐稱蒙古將軍羅大使者入

其屯曰解爾弓劒聽元帥教命高麗太子將入朝汝何殺高麗使者奪國贐乎爾黨當死皆伏地股栗於是揮鞭召別抄四面攻之無一脫者遂得國贐及器成等衣物而還元宗十二年襄州民張世金世等以蒙古將有所鞫謀殺守令吏士將逃匿遠地事覺伏誅其餘黨天瑞等八人潛投暉請兵暉給四百餘人猝入襄州執縛知州事兩班等誣以謀率人民徙居海島遂欲脅遷于和州王請達魯

花赤遣人往諭天瑞不聽驅掠知州及吏民一千餘人而去王奏于蒙古請治天瑞等罪帝遣只必哥來問之時只必哥在西京暉自蒙古還謂只必哥曰我奏襄州人實自納款上朝非我驅迫其民帝卽以詔授我使勿問只必哥遂不問子良琪襲揔管孫暾自有傳

金俊

金俊初名仁俊父允成本賤隷背其主投崔忠獻爲奴生俊及承俊俊狀貌魁岸性寬厚謙恭下人又善射好施與以得衆心日與豪俠子弟群飲家無所儲有術僧見之曰此人後必當國朴松庇宋吉儒等譽於崔怡怡遂倚信每出入必使俊扶持授殿前承旨俊還怡嬖妾安心配固城數年乃還怡之召沆爲後俊有力焉及沆襲權補別將益親信沆死竩獨任崔良伯柳能而踈俊俊心不平及吉儒之敗益相疑貳高宗四十五年與柳璥松庇等誅竩復政于王俊進曰竩不恤生民坐

視餓死而不賑貸臣等舉義誅之請發粟賑饑以慰人望卽授將軍賜衛社功臣號策勳爲第二尋拜右副承宣初有權施者娶怡妓妾女得拜僕射子守鈞拜將軍守鈞女壻文璜亦拜少卿及施父子以事寵竩又被誅璜心常怏怏欲殺俊爲竩報仇璜子光旦英旦與隊正崔注錄事柳宗植李秀之校尉玄君壽等交結一日璜密諭注秀之謀殺俊二人許諾因招君壽議之君壽猶豫秀之以告宗植宗植許之乃與璜父子會密室屛左右謀之將各引所親勇士舉事宗植往別將金仁問家見壁上有弓劒取而撫之曰君丈夫也當此時可以此物取卿相安能効兒女子碌碌乎仁問異其言而不對宗植去仁問恐禍及已遂語指諭白永貞告俊逮捕宗植問之宗服俊以爲宗植素狂其言戲耳譴而放之君壽聞宗植被鞫奔夜別抄營告璜等謀俊聞之鞫璜注光旦英旦秀之等殺之流守鈞

父子宗謚于島籍賤守鈎家產以與仁問君
壽又以盲僧伯良卜其吉凶投海籍其家官
者金仁宣性溫雅王甚愛之俊啓事仁宣出
入傳旨相與比附俊妻又仁宣姪女也仁宣
年六十官亦極于南班七品俊力請除叅職
王亦欲授之恐成後例竟不許元宗元年改
策功以俊爲第一進樞密院副使御史大夫
柱國太子賓客翼陽郡開國伯食邑一千戶
食實封一百戶一日往水州廣因院施酒食

於行路從者如雲皆著戎服四年守太尉叅
知政事判御史臺事太子少師明年蒙古徵
王入朝俊爲王設百高座於大觀殿講仁王
經王謂俊有忠誠賜從者爵有差又命爲校
定別監糾察國家非違王如蒙古命俊監國
俊以別抄三十人晝夜衛其家王還國欲封
侯立府下制曰叅政金俊事我先王誅戮權
臣復政王室扶立寡躬奉承宗祀功業之盛
夐出千古頃者北朝責令親朝以無舊例依

違未決大兵連歲來侵國勢日危又北使來
督親朝朝議紛紛罔知所從俊爲國深謀奏
留使臣督辦方物盤纏俾不違約與使偕行
果蒙天眷錫與便蕃不日還國社稷復安厥
功重大宜荅以殊恩有司其議以聞六年拜
侍中尋冊爲海陽侯一依晉陽公故事俊嘗
以事囑忠清道按察使邊保保不聽俊白王
流之以夜別抄捕諭金堇精代之又募射士
多出銀甖許中者取之時能射者以百數未

有中者有一人中之即援散員俊令四品以
上出銀有差以充國贐又遣使購富民金銀
法苛峻民多愁怨舊制入關閭樂日堂後門
下二人盛設宴近因兵荒廢之已久俊以關
樂不可無宴乃置廣庭宴禮都監移牒州郡
備供具民甚苦之後遂竊儀家臣高耳別監
文成柱倚俊勢剝民無所不至有人帖匿名
書于御史臺訴之俊寢不問九年蒙古帝遣
使徵兵勅俊父子及其弟沖皆赴京師沖即

我俊也俊聽將軍車松佑言謀欲殺使深入
海中再白王王不聽俊謂松佑曰上固拒奈
何松佑等曰龍孫不但今上諸王固多況太
祖亦以將軍擧事何有疑慮俊深然之遂與
謀欲殺使令都兵馬錄事嚴守安告沖守安
請其弟極言不可沖信之遂沮其謀然俊益
拒蒙古命王甚怏怏俊恐蒙古責不入朝大
會五教沙門於其第供佛祈福初俊子承宣
暟家奴與龍山別監李碩有憾聞碩戴內膳
二艘泊于江訴碩於暟暟以告俊遣夜別抄
奪之入其家分與夜別抄未幾俊見王王以
碩所上膳狀示俊俊變色退還收以獻王御
之曰既奪而復獻於義可乎是皆寡人祭[illegible]
之須碩从稽不進見奪於俊是碩罪也流于
島遂以內侍權仁紀代之尋召碩還由是王
益惡俊國子學諭洪惟敘嘗以書狀伴蒙古
使入朝與金裕說俊密事有申百川者素爲
惟敘所侮聞其言以語俊俊殺惟敘俊自言

[illegible]臣發窗積沉人多矣雖閭市街誰敢
害我由是聞人惡言不以爲意列置農莊以
家臣文成柱管金羅池濬管忠清二人爭事
聚斂給民稻種一斗例收米一碩諸子効之
競聚無賴怙勢恣橫侵奪人田怨讟甚多俊
嘗欲邀王于其家撤隣家以廣其家窮冬盛
夏晝夜督役屋高數丈庭廣百步其妻尚嫌
曰丈夫眼孔亦爾小耶及封宅上每入見宮
主拜于上俊既封侯効宗室右[illegible]每曰平
生所未慣有時左右人譏之時有[illegible]
房出入俊家俊惑其言國家事皆占吉凶時
號鵠夫人俊每於蒙古使來輒不迎待使者
徵詰輒言可殺樞副林衍嘗與俊子爭田俊
曰我在尚爾況死乎吾寧忍視此人耶又衍
妻嘗手殺其奴俊曰此婦性惡當遠流衍聞
之益銜郞將康允紹得幸於王且與衍相善
知王忌俊又知衍俊有隙屢言於王曰諸功
臣皆與俊善惟林衍不附又謂衍曰國勢危

殆將若之何衍曰王如有命臣從惜死允紹
以奏王曰眞忠臣也 一日衍謂宦者崔璵曰
國事至此子盍告王璵佯許內懷恇怯遷延
數日衍又謂曰言出我口入君之耳萬一或
洩命在朝夕柰何猶豫璵即與宦者金鏡入
奏王曰果若所言何幸如之衍遂制大梃盛
積若膳物然預置宮中約日舉事會王出餞
蒙古使俊黨皆不扈從故未果王恐事泄終
夜不寐宣言有疾分遣中使禱諸神祠佛宇

詰朝俊不赴衙鏡等以王命召之俊遂適朝
俊妻族宦者朴文琪知其謀奔諭俊家遇諸
道以左右擁衛不能告沖聞俊赴衙亦至朝
堂璵傳旨引俊至便殿前稱王不豫引入政
堂令抄金尚棋擊之俊大呼遂斬之又引沖
入內沖見血痕欲走出宦者金子廷使其弟
子厚殺之俊從者欲入救子廷當門稱旨却
之曰今俊兄弟已皆誅戮汝等入內何爲其
各同心衛社遂雜而出之衍分遣夜別抄捕

俊諸子及其黨皆斬之俊子柱聚其徒謀拒
之夜別抄指諭高汝霖等至柱謂汝霖來助
己且喜且懼慰以好言汝霖等持疑未決將
軍曹子一亦率介士繼至不即前有校尉徐
靖射柱誤中屋角柱走入門子一等麾其衆
使退柱踰垣而走追騎及斬之前數日柱夢
有一紫衣人來坐廳上使人執俊諸子以針
縫貫之最後及柱針者曰此亦貫乎紫衣曰
何獨赦也遂貫之柱果後誅俊子柱及碩材

大材皚祺靖碩材大材早死柱初名用材同
知樞密院事皚祺靖後妻之出皚嘗赴舉平
章金之岱掌試難其第擬以乙科四人王擢
第三初拜閤門祗候至右副承宣皚母常與
俊謀欲以皚爲嗣凡皚事每右之營其宅多
壞人家棟樑楹桷必以徐木異材雖遠必致
金碧相輝牡丹瓶比園圃花卉皆取奇品祺
靖皆將軍沖淸介自守見其兄與諸姪所爲
常切責俊與諸子嘗憚之沖臨刑嘆曰予無

所知人皆惜之又誅俊黨大將軍崔暉將軍
車松祐康保忠玄壽朴承益郎將方仲山池
濬文成柱指諭萬南寶家奴誅者不可勝紀
又流俊妻及將軍崔公義上將軍金洪就于
海島將軍李悌孫元慶自刎死初俊流固城
縣人朴琪頗有恩俊以爲養子累授承宣及
俊誅琪怏怏不食肉夜則潛泣衍聞之白王
殺之李宗器者永州吏逃入京以勇力稱從
俊誅竩累遷大將軍衍亦殺之及死嘆曰若

知至此當早殺衍群臣表賀誅俊松庇初以
德原吏籍軍伍以誅竩功累官至叅知政事
性寬洪不與人爭功忠烈四年卒子成大

林衍 惟茂

林衍初名承柱其父不知何許人僑寓鎭州
娶州吏女生衍遂以鎭州爲貫衍蜂目豺聲
捷而有力能倒身臂行或投蓋于屋梁扇大
將軍宋彦祥麾養卒後歸其鄉蒙古兵適至
衍與鄉人逐之遂補隊正有林孝侯者通衍
妻衍知之誘孝侯妻通焉孝侯告有司有司
欲治衍罪金俊壯其爲人力救得免又薦爲
郎將故衍常呼俊爲父沖爲叔父衍與俊誅
竩爲衛社功臣累遷樞密副使及俊當國專
擅威福元宗忌之衍又與俊有隙遂與金鏡
崔瑥等誅之又忌鏡瑥與[illegible]已遣夜別抄捕
鏡瑥及其弟琪斬之[illegible]御史大夫張季烈
善騎擊毬性恬淡[illegible]爲王所親信常出入
臥內大將軍奇蘊爲王庶妹壻叅典機密又

籍俊家財以珍寶賂鏡瑥衍惡之並流于島
集三別抄六番都房于毬庭與宰相議曰我
爲王窮除權臣王乃與金鏡等謀欲殺我不
可坐而受戮我欲行大事不爾竄之海島如
之何宰樞莫敢對衍歷問之侍中李藏用乃
以遜位爲言叅知政事俞千遇力言不可衍
未決而龍翼日夜衍因前將軍權守鈞大卿
李敍將軍金信祐歷數其罪曰守鈞以賤口
濫受大職敍謠其妻前夫女信祐奸父之妾

[illegible]皆斬之以恐衆心衍撰甲率三別抄六番都房詣安慶公淐第會文武百僚奉淐呼萬歲入本闕即王位宗室百官朝賀忽風雨暴作拔木飛瓦賀畢衍率然下階拜藏用蓋喜遜位之策也時王在辰巖宮衍使左副承宣李昌慶逼出之左右皆散王冒雨步出昌慶進所乘馬又使其從者五人分侍王妃遷于別宮尋又遷王于金[illegible][illegible]第盜內帑珍寶初衍謀廢立問堂摔應烈曰龍孫非一何必今

王至是應烈呼嘯踊躍喜形於色應烈衍子惟茂婦翁也淐以衍為校定別監衍移入金俊舊第淐遣六番都房衛之時世子自燕京還至婆娑府靜州官奴丁五孚潛渡江告變曰林衍既廢立恐東宮聞亂不入國使夜別抄二十人伏境上以待請毋入境世子聞之疑慮彷徨大將軍鄭子璵等曰彼豎子何敢爾耶無根之說詎可信乎羅裕業馬進曰事未可知觀變而入猶未晚也毋爲賊臣所紿

[illegible]金富允亦言之諸校鄭仁卿[illegible][illegible]仁保子也潛渡江就父探問具以狀還[illegible]五孚亦曰告奏使郭汝弼亦在靈州請使人見之世子使同來蒙古使者七人執汝弼于靈州又執義州防護譯語鄭庇問知其實然後世子痛哭欲還入蒙古諸臣皆猶豫不肯從獨仁卿力勸乃行衍擅廢立自謂莫敢誰何及聞世子北還日夜憂懼將軍俞元績與郎將鄭守卿欲誅衍復王位言於將軍尹秀

秀陽諸奔告于衍衍捕鞫之守卿不服元績服遂殺之籍其家蒙古遣使責廢立衍誣王以病遜位對蒙古又遣兵部侍郎黑的詔徵王與淐及衍問之衍懼會宰樞其第議答詔書衍嘆曰我欲正國家而後朝于帝所今徵詔如此其急將如之何因泣下宴黑的賂珍寶甚多又令三四品各以空名實封陳答詔[illegible]宜復宴黑的于其第黑的言宜復王位衍不得已會宰樞議廢淐復立王同知樞密[illegible]

[illegible]通頗得衆心衍之廢立也璥有[illegible]
與及衍擅權朝野歸心於璥將軍金文庇欲
誅衍與璥子將軍允璠已定約使告璥璥不
從文庇知事不集反告於衍衍流璥于黑山
島殺允璠及璥女壻秘書郎張顥等七人籍
其家又流璥子允溫璥力能圖衍而恇怯速
禍時人惜之一日有人見慈恩寺設齋樹幡
告衍于惟幹云亂作官旗已豎矣惟幹奔告
衍闔門驚駭王如蒙古衍恐王泄廢立事使
惟幹及腹心扈從王至京師惟幹因康和尚
彌縫其事奏之帝勅云世子與李藏用已具
陳朕所詳知汝父擅廢王信乎惟幹奏此李
藏用所爲請問之帝以問藏用及申思佺元
傅各以實對帝頷之惟幹復奏帝止之曰汝
之所言皆妄也遂縶其頸命中書省牒衍曰
汝之子有來奏臣僚亦有來奏朕意未詳汝
於此時宜即入朝明辨衍欲拒命遣夜別抄
于諸道督民入居諸島衍憂懣疽發背而死

天[illegible]句餘至是開齋時順安侯琮監國惟茂
請贈參知政事謚莊烈琮又以惟茂爲校定
別監惟茂集都監六番自衛其家使惟姻領
書房三番衛惟幹家爲外援惟茂忌童謠讖
說盛行令同有能捕童謠及說圖讖者賞以
爵賞召日官伍允孚等問以鎭國之策允孚
曰如將謀而來醫末如之何帝使頭輦哥國
王趙平章等護王東還先遣鄭子璵諭國
中臣僚出都舊京惟茂意欲不從恐衆議不
合使致仕宰樞三品以上顯官四品以下及
臺省各以實封議可否皆曰君命也敢不從
乎惟茂憂惑莫知所爲分遣諸道水路防護
使及山城別監驅保人民以拒命又使金文
庇領夜別抄戍喬桐以防北軍衍所遣夜別
抄至慶尚道督民入保諸島按察使崔淵與
東京副留守朱悅判官嚴守安謀執夜別抄
囚金州以待王還及王入境從間道赴行在
全羅道按察使權坦忠清道按察使崔有渰

見王傳諭帝旨皆感泣即曉諭州郡西海道按察使邊亮聞王還奔詣行在惟茂聞之遣人追之不及惟茂以重稱繼執父權罔知所裁每事決於應烈與樞副致仕宋君斐等姊夫御史中丞洪文系及直門下省宋松禮外雖面從心常憤惋惟茂將拒命中外洶洶文系謀於松禮松禮子琰及玢俱爲衛士長松禮文系集三別抄諭以大義謀執惟茂惟茂聞變擁兵以待三別抄壞其家東門突入亂

射殺乃潰擒惟茂及姊夫大將軍崔宗紹欲流于島以蒙古使在館恐生他變皆斬于市流應烈君斐及族父宋邦又李成老外弟李晝緩等乃罷書房三番及造成色朝野大悅應烈聞東坐應烈剃髮而逃追者獲之至毬庭有少年輩數其罪爭拳之惟棡自刎未殊蒙古使見之扼其喉而殺之惟茂母李氏性妬險凡拒命殺戮多其教也及敗收服懷珍寶欲逃趙璥妻子至門伺之捽髮批頰又里有宿怨者爭聚裂脫其衣觀者如堵不得歷遂入弁田兒童爭以瓦礫擲之後并其子惟幹惟柜惟提等執送蒙古

趙彛　金裕　李樞

趙彛初名藺如咸安人嘗爲僧歸俗學舉子業中進士後反入元稱秀才能解諸國語出入帝所譖曰高麗與日本隣好元遣使日本令本國鄕導元宗遣宋君斐偕元使如日本至巨濟因波險乃還王遣君斐如元奏曰日

本大洋萬里風濤險惡且小邦未嘗通好帝大怒詰責於是王遣潘阜如日本又遣安慶公淐如元奏之帝以彛譖怒不解責淐甚嚴淐還彛矯旨勒留中路淐復入告中書省乃得還淐遂憂憤成疾至東京東京人又拘係從劫奪馬價然後放之彛常以譖毁爲事竟不得志而死有金裕李樞者亦反人也裕登第求寧公綧之入質也樞副韓就選弓箭陪卒裕作詩求行就愛其詩置選中裕旣入朝

指本國常欲悉從還以逞其欲乃語丞相安
童曰海東三山有藥物若遣我可得安童信
之遂遣裕及中百川來裕矜其戎服略無愧
色傳安童書曰聞王國土產藥品可備尚醫
用者今遣金裕等往採可給人力令收以歸
其藥品海東三山液藥方大嶺山香栢子六
十斤智靈洞全蜜四十斤有体人參合用造
酒方不同郡香麴子五十斤南海島失母松
五十斤服藥後膳方金剛山石茸六十斤大

嶺山南榧子五十斤松膏餅三十斤沐浴方
觀音松上水風眠松葉二百斤及裕等還王
遣譯語郎將康禧齎書曰伏承鈞旨諭以小
邦所產藥品令採進就問裕等一依名數採
進但觀音松上水來審所在問諸裕等則云
在洛山上卽欲遣人與裕等索之反云多得
風眠松葉則松上水無亦不妨此曾啓都堂
稟旨而來便不往索若觀音松上水本無之
物也松膏餅則取松白皮熟鍊灰水百杵和

藥汁粘糊乃作餅裕以爲自生於松上皆誑
言也樞上將軍應公之子初名唐古嘗反入
元妄奏金漆青藤八郎虫榧木奴台木烏梅
華梨蘇薦等物產於本國帝信之遣必闍赤
黑狗及樞等來索之王報中書省曰今奏省
旨云王國未平聖慮憐憫令歲朝皆不須進
奉所用金漆尺多令遣必闍赤往取竊念小
邦所儲金漆就陸時散盡且其所產南方海
島比爲逆賊往來之所當更乘閒往取奉獻

先將十缸以進其瀝汁之匠當就產地徵來
起遣又黑狗口宣榧木土人謂之白木問其
產地於樞則云昇天郡之今要島也其青藤
八郎虫亦出於此又於珍島南海等處皆產
焉其榧實桐栢實亦產此地距王京千餘里
難以立致樞不自往見而返玆與達魯花赤
遣人視其有無待還具奏先以榧木若干片
奉獻八郎虫則樞初言產於喬桐郡令使人
往取則無有也又云出於今要島當復使人

就審其奴台木海竹冬栢竹簟輒隨所有以
進烏梅華梨藤席元非所產曾於兩宋商舶
粗得若干並此進奉元又遣樞來索大木樞
因侵擾不已王欲悅其意拜將軍樞伐大木
載以十艘并載其奴婢貨財而去未幾元遣
樞又索材木樞欲入蔚陵島斫木王以大將
軍姜渭輔爲伴行樞以三品秩累言曰三品
如狗耳吾不可與同行乃以簽書樞密事許
珙代之王請于元遂罷之

韓洪甫

韓洪甫榼城人嘗怨其兄洪弼反入蒙古也
速達愛之如子一日給也速達云吾在本國
窖藏白金人莫知之且吾兄家産頗饒聞今
已死請往収兄財及吾藏銀而來也速達許
之仍遣二人伴行洪甫至金郊驛自計以爲
若偕二人入京不可獨留託語二人曰今吾
失冠請還尋之取他人鞍馬匿草莽乃後二
人而來言於朝曰我之投蒙古以吾兄故本

非背國不勝懷土之情以來未幾也速達牒
云榼城人韓洪甫投入已有年矣向者請取
本郡大井寺窖藏銀物而來我令二人伴行
及到金郊驛逃竄不還兩國和好之約不固
者實由此等姦人語言也請捕送時洪甫歸
其鄉久矣遣別抄追捕之也速達又遣阿介
等來詰曰洪甫尹椿閔偁張升才郭汝益松
山六人何不遣還曰松山升才已死洪甫今
猶未獲閔偁尹椿流遠島汝益無恙阿介曰

死者已矣若洪甫尹椿之輩可率以還曰流
者路遠水深不可計日而致亡命者潛匿幽
險亦難速得阿介曰雖幽險亦國地何不可
得於是召還偁并洪甫執送于也速達尹椿
嘗爲陽根城防護別監蒙古兵圍城椿率衆
出降蒙古兵選城中精銳六百使椿領之留
其兵三百鎭之刈禾備糧餉椿移書春州防
護別監鄭至麟諭降至麟不聽城守益固蒙
古兵觧圍去後椿自虜中還言諸將勸阜羅

大退屯西京卓羅大辭以無語乃曰吾寧死於此豈可退兵殊無歸意卓羅大嘗將舟師七十艘盛陳旗幟欲攻神海使吾與一官人乘別船督戰押海人置二砲於大艦待之兩軍相持未戰卓羅大臨岸望之召吾等曰我船受砲必糜碎不可當也更令移船攻之押海人隨處備砲故蒙古人遂罷水攻之具令莫若屯田島內且耕且守淸野以待此策之上也崔沆然之給椿家一區米二百斛豆一百斛超授親從將軍

于琔

于琔鎭州人元宗朝以譯語累遷郞將嘗使蒙古因留不返與叛人陸子襄請帝以聖旨取家屬王上表曰在昔春秋之義尙不容三叛人況今皇帝之時何反受二賊子琔又與叛人金守磾俱剃髮在也速達營訴曰高麗有急必遷濟州今言復都舊京非實也速達信之及太子自蒙古還至也速達營也速達欲令琔等對辨太子曰何信叛人之言吾寧祝髮被拘於此豈可與叛人辨哉也速達愧而遣還只留樞密使金寶鼎指揮金大材譯語李松茂等後琔東還娶林惟楫妻蔡氏中書省以爲朝廷嘗督取林衍惟楫家屬赴京蔡氏不遵朝命漏網獨留而琔娶之罪莫大焉遂移文達魯花赤誅琔蔡氏父樞密使仁揆亦坐流霽與爲琔兄弟三人登科其母例當受廩有司議曰凡祿三子登第者母爲其生文章輔弼也今琔母雖有登第三子一爲逆臣不宜與祿遂止

崔坦

崔坦西北面兵馬使營吏也元宗十年林衍廢王立安慶公淐坦與營吏韓愼三和縣人校尉李延齡定遠都護郞將桂文庇延州人玄孝哲等以誅衍爲名嘯聚龍岡咸從三和人殺咸從縣令崔元夜入椵島營殺分司御史沈元濬監倉朴守奕京別抄等初平章事

洪鈞再鎭西北人懷其惠稱爲父渴恐北方生變以鈞子祿適代李信孫爲兵馬使祿適至營十日而亂作祿適踰垣走欲投海死分道黃宗譖止之曰吾欲偵變待吾還而死亦未晩也宗譖良久不來祿適以爲見害俄聞有人呼莫殺營主祿適乃還坦使人言於祿適曰前王再朝上國以安東方民受其賜林行鎭州一兵卒耳有何功德操弄國柄擅廢吾王耶朝無忠臣吾等奮激欲誅首惡復戴吾王耳先平壤再鎭北方活我民命尙書令又再來安撫有先公之風吾等不忍背德祿適曰君等不忘吾父延及後人何感如之請釋分遣及隨使電吏坦從之祿適等遂還京時閤門祗候韓景胤退老中和縣使其子及弟旦具坦等反狀奔告于朝以國子祭酒張鎰爲兵馬使率兵遣之以安撫使李君伯畏賊不得入而還削其職復遣前侍御史朴㤥代之㤥請備儀而去㤥至大同江張蓋蹈胡

床候賊出迎賊忽擊鼓而出列騎江邊使數人拏舟來言曰當今無主宣諭使誰所遣乎義無迎命惟與從者一人而去數林衍之罪坦殺西京留守崔年判官柳粲司錄曹英綏龍州守庾希亮靈州守脩德昌鐵州守金鼎和宣州守金義慈州守金淵其餘諸城員吏皆沒於賊成州守崔群爲其下所殺鼎和之妻大卿李德材女也初入境恃其色不障面人皆知其美至是賊縛鼎和於柱淫之於前金義爲人慷慨賊使行酒憤恚自縊而死義州副使金孝巨出獵于野靜州戶長尹殷甫聞變馳告曰西京人殺諸城守欲投蒙古孝巨使郞將康用圭跡之用圭至靈州界奔還曰崔坦韓愼等所爲也俄而坦等率三十餘人至大富城時蒙古使脫朶兒來在此城問其故坦等詭言曰高麗卷土將深入海島盡殺北界諸城人故吾等殺諸城守欲入告上國脫朶兒曰近處諸城官吏多在何不殺之

坦曰欲禀於公殺之脫朶兒曰可執義麟静
三城守以來餘皆殺之於是孝巨及麟州守
鄭臣保静州守韓舊等至脫朶兒曰非我召
之實坦也可往見之孝巨曰官人前日累獵
我境予每蒙護恤感戴何言第國法不得越
境故不敢謁耳今幸承喚顚倒而來請先謁
官人乃許之孝巨因進酒從容言曰今三城
守獲謁大官雖死無恨彼諸城守無辜見殺
誠可憐憫請遣使止之脫朶兒乃遣麾下二

人止之獲免者頗多於是孝巨等二十二人
被執歸于蒙古明年坦馳奏蒙古帝云京兵
欲侵我等請遣天兵三千來鎭西京帝賜坦
及延齡金牌孝拮愼銀牌詔令內屬改號東
寧府畫慈悲嶺爲界以坦等爲總管忠烈四
年王與公主如元至西京公主召延齡愼問
其謀反始末皆伏地背汗不敢仰對十一年
坦愼孝拮等執文庇管下人誣以此輩與宰
相俊承益謀殺我等遣人告遼東宣慰使按

府宣慰使遣東京安撫總管來鞫之明年
遣承益及金周鼎趙仁規柳庇等偕來使
東寧府辨之坦等服其誣二十六年帝罷東
寧府悉歸西北諸城王拜愼文庇爲大將軍
元烈爲大僕尹擢[illegible]李翰爲將軍十八
年世子在元帝以愼等付之命曰此人雖叛
爾國向朝廷有分宜心爾勿大責三十一年
拜同知密直司事從王如元黨王惟紹讒
忠宣三十三年與惟紹伏誅籍家産父子

兄弟皆没爲奴愼子方固用孟等三人充驛
戶方固用和皆登第至是削名籍忠肅十六
年方固用孟皆許通方固出守梁州用孟拜
成均學諭

裴仲孫

裴仲孫元宗朝積官至將軍十一年復都開
京榜示舊日趣令悉還三別抄有異心不從
王遣將軍金之氐入江華罷三別抄取其名
籍還三別抄恐以名籍聞于蒙古益懷反心

仲孫與夜別抄指諭盧永禧等作亂使人呼
於國中曰蒙古兵大至殺戮人民凡欲輔國
者皆會毬庭須臾國人大會或奔走四散爭
舟渡江多溺死者三別抄禁人出入巡江大
呼曰凡兩班在舟不下者悉斬之聞者皆懼
而下其或發船欲向開京者賊乘小艇追射
之皆不敢動城中人驚駭散匿林藪童稚婦
女哭聲滿路賊發金剛庫兵器分與軍卒嬰
城固守仲孫永禧領三別抄會市廊逼承化

侯溫爲王署置官府以大將軍劉存奕尚書
左丞李信孫爲左右承宣初賊謀作亂將軍
李白起不應至是斬白起及蒙古所遣回回
於街中將軍玄文奕妻直學鄭文鑑及其妻
皆死之參知政事蔡楨樞密副使金鍊都兵
馬錄事康之紹逃亂出橋浦賊騎追不及江
華守卒多亡出陸賊度不能守乃聚船艦悉
載公私財貨及子女南下自仇浦至缸破江
舳艫相接無慮千餘艘時百官咸出迎王其

妻孥皆爲賊所掠痛哭聲振天地前中書舍
人李淑眞郎將尹吉甫聚奴隸尾擊餘賊于
仇浦斬五人至淨落山臨海耀兵賊望見悔
懼以爲蒙古兵已至遂遁淑眞與郎中田文
胤等封府庫使人守之無賴者不得盜賊入
據珍島剽掠州郡王命金方慶往討之明年
方慶與蒙古元帥忻都等率三軍擊破之賊
將棄妻子適賊將金通精率餘衆竄入耽羅
初守司空致仕李甫判太史局事安邦悅上

將軍池桂芳大將軍姜渭輔將軍金之淑大
將軍致仕宋肅少卿任宏皆陷賊中及賊敗
甫桂芳被殺渭輔之淑肅宏得免歸朝信孫
隨賊欲向耽羅中路而還邦悅當還都時卜
于奉恩寺太祖眞得半存半亡之兆以謂亡
者出陸者也存者隨三別抄入海者也乃隨
賊南下說賊曰龍孫十二盡向南作帝京之
讖於此驗矣遂爲謀主及賊敗抽身將謁方
慶兵士擊殺之存奕據南海縣剽掠沿海閭

賊適入耽羅亦以八十餘艘從之賊旣入耽羅築內外城時出剽竊橫行州郡殺守宰濵海蕭然王遣通精姪金贊及呉仁卽等六人招諭之通精留贊餘皆殺之十四年又命方慶討之方慶與忻都等進攻之賊大潰通精率七十餘人遁入山中縊死耽羅遂平

列傳卷第四十三

列傳卷第四十四　高麗史一百三十一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叛逆五

曹頔

曹頔不知所出或云義興郡驛吏忠烈時寅緣內官權傾中外忠宣卽位益見親昵累轉右常侍忠肅朝入銓直遷選部典書頔嘗娶康承益孽女與承益外孫定安君許慶爭財許于王嬖臣崔安道李宜風爲慶譖頔王以頔得幸忠宣右之頔與萬戶洪綏譖安道下巡軍杖流海島未幾安道復幸於王頔懼密與護軍高子英郞將金良柱謀逃入元比察河中等諂事瀋王暠窺覦國釁謀奪王位語在河中傳驟陞僉議贊成事進拜左政丞忠肅薨忠惠逼慶華公主烝焉主恥之欲還于元時頔稱疾不出公主召之具道見暴狀頔與洪彬及省官詣忠惠宮群小當門不得入

乃還忠惠追召不聽至永安宮招集百官聲
言逐去群小而陰爲瀋王地忠惠率萬戶印
承旦全英甫等二十餘騎至永安宮門閉不
得入乃使尹繼宗丘天祐召頔又不出頔以
前護軍李安張彥昌要爲巡軍首領官收國
印置永安宮令前直薄摠郎柳衍左思補李
達衷軍簿佐郎成元度藝文檢閱金得培守
之會金注莊來自元詐言帝許忠惠襲位忠
惠大喜賜馬二匹頔黨聞之稍稍遁去忠惠
榜諭云頔等不畏朝廷佩執弓刀脅聚國人
謀逆罪莫大焉百官有能歸正者宥使前判
書李兆年召省官及諸宰相曰曹頔久爲瀋
王臣僕潛畜異志諸君胡爲助之頔聞之曰
我爲政丞見王荒淫無道之行若不聞于朝
廷罪在我身王雖欲殺我我不懼遂使閔珝
連車綴宮門外以備之頔又與彬申伯黃謙
白文擧王伯洪晟趙廉全思義朱柱等及省
官令珝雲安趙炎輝李休李英富韓昇張巨

才裴成景等點軍千餘剪紅綃貼衣爲識皆
執刀杖夜五鼓進襲忠惠宮忠惠率宰臣數
騎出射之頔軍敗走追至巡軍南橋安射王
中臂頔使人設布帳於連車上以防流矢先
鋒攻破連車而入頔勢窮走入永安宮有親
舊諭以出亡頔不聽入公主殿王軍追入射
殺之尸于巡軍南橋下執安謙柱昇文擧炎
輝巨才等繫巡軍獨宥彬及省官後王使嬖
人金敎化執元度謂曰昔曹頔構亂汝亦與
謀又作贊頔詩何哉對曰百官脅從臣亦無
他且不作詩王命賦詩使典校副令蘇敬夫
解之元度嘗因婦翁贊成尹繼宗爲掌令繼
宗如元敬夫因評理盧英瑞代元度職及繼
宗還白王還授元度以故元度敬夫有隙至
是敬夫詭解詩意王怒毆元度且曰誰與汝
掌令官非予所知枷囚巡軍遂罷其職以敬
夫代之內竪朴仁平亦頔黨也性最姦猾得
幸忠肅拜大護軍王嘗命贊成金士元獻鴿

于大朝仁平竊之代以其家脅肉王知而不能斥尋以罪囚巡軍仁平以金賂王左右遂免竄逐火者楊安吉順養子也特在帝側用事其妹適人已久王欲挾援安吉黜其夫以嫁仁平仁平反與順潛結王欲罪之仁平知之逃至瀋王所與順安吉相爲唇齒遂構王以國家陰事訴瀋王又引誘御倩臣吳潛與之比趙璉趙延壽金元祥等陰附之於是王之侍從皆離畔莫適所從時人曰仁平人猶誤王者必此人也

趙日新

趙日新從恭愍入元宿衛及王即位授參理還國拜贊成事錄功爲一等日新挾負紲之功暴橫驕恣請王曰元朝權倖欲官其族者既請於殿下又囑臣令使典理軍簿掌銓選恐有司拘文法多阻滯請復政房從中除授王曰復舊制未幾又變必爲人笑卿以所托告我我論選司誰敢不從日新憤然曰不從臣言何面目復見元朝士大夫遂辭職憲司劾日新不法日新請與臺官辨憲司又囚日新家奴日新毀獄出之一日王於殿內設火山陳雜戲觀之日新與王同倚欄檻巡軍府以事囚理問裴佺家奴日新領卒五十餘人立馬府門外呼吏令釋之吏不聽乃毆之囑萬戶洪裕宵鞫之宰相議以五軍錄事當都評議司案牘都評議錄事即以案牘付之皆弃去日新聽五軍錄事譲鞫都評議錄事金德麟等皆除名不敍錮子孫王知其不可不得已從之於是都評議錄事皆缺以五軍錄事及進士學生充之國人畏其勢莫敢言其弄權自專類此尋判三司事賜輸忠奮義同德佐理功臣號日新召其黨前贊成事鄭天起及崔和尚張升亮高忠節林没輪張譯淮韓範孫奴介朴西磴康伯顏帖木兒李松景郭允正聚于其家募閭里惡少謀去奇徹奇輪奇轅高龍普朴都羅大李壽山等衆

夜逃人殺之唯轅見殺餘皆逃時王在星入洞離宮日新率其黨圍離宮殺直宿判密直司事崔德林上護軍鄭桓護軍鄭乙祥等衛士驚駭日新曰毋恐但除惡輩耳遂劫王開御寶自除為右政丞天起為左政丞李權判三司羅英傑判密直升亮鷹揚軍上護軍官其黨有差又除裴天平壤道存撫使張元碩江陵道存撫使劉廣大鐵嶺防護使李壽長義州防禦使封義成德泉二倉與忠節和尚等劫金逸逢安震黃順李濟使之從已相與謀議今忽赤巡軍大宗轍等捕其母妻逮繫滿獄劍戟盈路王與公主移御宗洞離宮侍衛皆賊黨國人危之日新欲歸罪其黨以自免夜與和尚入直離宮至曉徐謂和尚曰公所佩劍甚良請觀之和尚曰此劍多殺人與之日新以其劍斬和尚遂勸王出討賊王疑不許日新固請曰安有無頭而濟事者乎王不得已帶劍率十字街百官始聚斬升亮等八九人梟首于市下天起獄斬其子前摠郎明道日新自為左政丞加贊化安社功臣號授忠節同知密直乙輔贊成事洪開道密直副使李君常朴曦代言王移御丹陽大君第日新獻觴于馬上於大妃公主亦如之王用李仁復言決意誅之率行省會耆老大臣密議翼日復率行省命金添壽執日新引出門外斬之因乙輔英傑權忠節君常曦李宗蔡河老等二十八人賊黨趙波迴開老母繫獄自來遂斬之是時邊日陰霾及斬日新天日開霽耆老上書都僉議司曰竊見趙日新心懷僭踰巧言便給陵轢尊長自伐其能陰結兇殘為其黨援凡所欲為略無忌憚頃者監察執義金到持平郭忠秀舉劾其罪日新居間廢格反罪言官國人皆切齒自度罪盈為衆指目夜聚其黨鄭天起崔和尚等大備兵刃闌入王所殺衛士迫脅左右擅開御寶署置官職自為右政丞天起為左政丞機要之

地皆委其黨分遣兇徒恣行殺戮奪攘無厭衆心恟恟日新恐姦謀敗露斬其徒和尚扶王上馬反害其黨揚言已功大加名號陽退爲左政丞居王左右露刃使氣人莫不寒心曰自我肇邦四百有餘年人臣敗逆未有如此者況歸附聖元以來世尚公主義爲君臣親爲甥舅寵錫便蕃固非他國之比雖有元惡大懟畏聖元德威不敢小有侮慢但自某王至某王或氣銳年幼爲政有所未至今我

王天資粹美稟性仁明臣民愛戴如父母日新狂妄一小孺敢稱亂如此幸今伏辜人心皆快然其黨多是某年間惡輩聖德寬洪猶保性命罔有悛心其惡逆又至此原火不可不盡滅蔓草不可不早除伏望仰告天庭承稟明斷以懲後來百官上書征東省曰誘衆弄兵人臣之大逆制刑討罪天下之通規事係安危理當申達竊惟本國歸附皇元于今八十餘載仰荷懷綏之德恭承制御之威黎

民按堵邦國底寧人知犯分則必誅豈有干名僭踰謀爲逆亂者乎不意有賊臣趙日新潛圖不軌擅自起兵謀去奇氏攻破其家恣政逃匿院使見害闌入王宮殺害左右恣行暴虐自知罪不容誅又恐姦謀敗露反殺同黨崔和尚等滅口自雪扶王上馬又捕其黨揚言爲功自爲政丞居王左右常露刃使氣人莫不寒心夫日新者潛畜異謀多結黨援親戚厮養寔繁有徒方其作亂誦之若急禍

不可測賴我王獻幹神機假以辭色以伺其變不勞兵刃而日新就戮當其肆虐百姓凜凜若崩厥角今旣伏辜人民寧息若非我王全弘之德英斷之謨焉能一朝剪除兇醜易於反掌伏望聞于宸聽明正典刑以懲後來元遣宗正府常判梁烈帖木兒吏部尚書不花帖木兒來鞫執送日新孽子及廝在燕都者又遣宗正府斷事官哈兒章兵部郎中剛升等來斬天起忠節康伯顏帖木兒允正君

□龍籍其家流君常二子希右希慶配
烽卒又斬西磴陳英瑞等十四人杖廣大英
傑壽長等十七人濟以年老免杖贖銅順
以子乞先帖木兒有寵於帝得免貶洪鐸檜
原縣令乙輔元陽監務權濟州牧使流仇天
祐元碩閔祖朴良衍孫襲于外鐸曰新妻父
也元又以日新妻子給奇天麟爲奴婢後皇
治免其妻

金鏞

金鏞安城人性陰譎有機檻多詐忌克恭愍
以元子入元宿衛鏞侍從有勞累遷大護軍
及即位授鷹揚軍上護軍尋爲行省員外郎
元丞相脫脫遣使戒王勿用儉人贊成事趙
日新知申事崔德林要其使言班主金鏞承
旨柳淑金得培等居中用事使者白王罷淑
得培鏞方寵幸得不罷時行省官受徵求州
郡宣使嚴淑到永州河陽收公廨田稅又歛
綜布六百匹驛輸于京王聞之召鏞責曰省

之□外其禁已久何玩法擾民下淑巡軍獄
尋釋之錄鏞侍從功爲一等賜土田奴婢拜
密直副使賜輸忠奮義功臣號趙日新作亂
犯行宮多殺宿衛者鏞直宿于內獨免又不
捍禦物議紛紜王亦疑之杖流海島元將討
張士誠遣使募名將王封鏞安城君遣之明
年東還拜知都僉議司事鏞鄭世雲洪義與
贊成事金普爭權幸普丁母憂密諭行省都
事崔介上書請令百官行三年喪鏞等矯旨

下其書都評議司逼令施行王悉知其狀流
鏞于濟州遂罷三年喪召拜僉議評理尋改
中書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密直辛貴貶在外
妻康氏獨居淫穢無忌大臣多私之鏞亦通
焉貴母告御史臺鞫之鏞以權倖獨免鏞爲
巡軍萬戶招集無賴隸巡軍近千人常以自
隨入闕會忽赤巡軍分隊扈衛巡軍與忽赤
□□從擊忽赤將軍忽赤訴于王置不問鏞
素與世雲爭寵及世雲與安祐金得培李芳

于紅賊鏞矯旨密令諸將殺世雲因以爲
罪而殺祐等語在祐傳改贊成事初紅賊招
降楊廣諸州水原府先降降爲郡削其四部
曲隸安城至是鏞納水原人賂復陞爲府還
其部曲鏞嘗過諫議大夫金漢龍曰賀公將
拜奉翊漢龍喜叩頭謝鏞之竊權如此賊金
守曹連等五十餘人夜至行宮興王寺斬門
者直入相呼爲宰臣稱
帝旨殺侍衛漢龍及僉議評理王祥文睿府

左司尹金台權宦者姜元吉衛士七八人徑
至寢殿宦者李剛達負王匿太后密室賊入
寢殿宦者安都赤貌類王代王臥於寢內賊
認爲王殺之踴躍呼萬歲既而知王尚在佯
言於衆曰懼勿驚動乘輿以其黨四十餘人
監宮內諸務促膳夫進膳欲王不疑而出也
賊分遣其黨入城殺倡都宰相會諸相以祝
瑩在妙蓮寺聞變將如巡軍集兵討賊賊先
騎已至妙蓮洞口政丞柳濯等驟馬自間道

令巡軍鏞獨不赴妙蓮先至巡軍集衆陽言
討賊謂諸相曰諸公領此兵先詣行在予亦
收散卒繼進濯揣鏞有異志留以觀變鏞與
其門客巡軍提控華之元相目凡賊被執來
者不訊輒殺以滅口亂定以討賊爲鏞功策
爲一等時廉悌臣新拜政丞寧樞往賀鏞酒
酣謂悌臣曰三患去矣不樂何爲人莫知所
指或謂洪彥博死是謂一患去賊黨盡殲二
患去自是百姓無憂三患去或云彥博世雲

三元帥也彥博以勳戚爲首相鏞雖執權不
得自逞故云然興王賊黨逮捕者九十餘人
鏞一不鞫訊人皆疑之王召鏞曰欲下汝巡
軍按問情狀但念前功姑從末減即流密城
郡令巡軍提控表德麟押行竄其黨之元及
大護軍高憕等數人于外自是月初日月無
光無雲而陰及鏞之去天氣清明尋遣大護
軍林堅味護軍金斗移繫雞林府與按廉李
寶林鞫之鏞曰予以八年三宰無欲不遂豈

有犯上之心乎但欲去洪侍中耳堅味等詰
云何以殺安都赤乎鋪無以對遂支解徇于
諸道傳首京師梟于市籍其家瀦之斬其黨
十餘人杖流者亦數十人斗初至密城拜於
樓下鋪顚倒下樓之自以罪重見斗踧踖飲
於樓上猶未知斗爲何人也酒三行乃悟曰
君是金將軍耶鋪既誅王追念不已爲之泣
下再嘆曰誰可恃者命巡軍勿復問鋪黨

奇轍

奇轍蒙古名伯顔不花幸州人高祖允肅性
倰靡事豪俠附崔忠獻驟拜上將軍歷踐兩
省嘗以黃衣唱道往來倡家行路指笑官至
門下侍郎平章事謚康靖父子敖蔭補散員
累遷摠部散郞出守宣州年六十三卒娶典
書李行儉女生軾轍轅輈輪軾早死季女選
入元順帝後宮封第二皇后生皇太子愛猷
識理達臘忠惠時帝遣資政院使高龍普太
監朴帖木兒不花追贈子敖秉德承知樞密

功臣封榮安王謚莊獻勑翰林學士歐陽玄
撰墓碑賜之妻李氏爲榮安王大夫人表其
門曰貞節徽遣使來錫衣酒又以轍爲行省
參知政事轅爲翰林學士本國拜轍政丞封
德城府院君轅德陽君轍轅輈輪倚后勢縱
恣其親黨亦爭緣驕橫轅嘗會宗族宴其母
器皿珍羞窮極侈靡見者以爲東韓以來所
無也內侍田子由妻李氏奇氏族也王幸其
家强烝之未幾子由與妻適輪與田麻頗毆

內僚燈燭輩王怒親至麻頗及輪家索麻頗
不得又幸輪家室輪還置酒遣惡少輩又索
麻頗於輪家竟不得廉敦紹轍妹壻也其家
奴恃勢頗張威福與其黨五六人謀奪人妻
矯王命強迎以歸經三宿夫家始知訟之王
怒下巡軍鞫訊皆服杖流遠島輈肆暴中外
苦之忠穆立道整治都監輈知其罪亡命楊
廣道按廉金玎捕送都監杖之轍族弟三寶
亦倚勢恣行不法奪人上田整治都監杖下

巡軍逾兩旬死其妻訴行省理問所因都監
官徐浩等判都監事政丞金永暉白王曰殿
下何因整治官王曰三萬奪人田五結何罪
於死永暉曰三萬恃勢稔惡奚止奪五結田
元聞三萬死遣工部郎中阿魯刑部郎中王
胡劉等來鞫之阿魯等坐行省欲訊浩鎖項
而來三萬弟善財罵浩曰我兄幾拯汝妻懷
根杖殺乎浩曰我妻士族寧有是耶若娼妓
必有穢行善財毋賤故云然元復遣直省舍

人僧家奴杖浩等臣戴德寧公主命撤王煦
攝征東省事恭愍將幸行省賀聖節轅欲並
馬而語王命衛士分衛前後使不得近翌日
斬蘇係諸奇分遣人殺之轅被殺撤亡匿免
王與公主屢幸李氏第宴王表請于元曰小
邦爰自祖宗之代獲叨甥舅之榮上風雖愧
於中原天幸多遂於上國茲者榮安王大夫
人李氏衣冠奕葉禮義名家毓德坤元會踐
黃金之屋備禮聘宜索當開碧纏之門竊聞皇

朝之法有所謂孛兒扎者合姻亞之懽爲子
孫之慶古既如是今仍不然若蒙陛下爲大
夫人李氏舉盛禮之優優示殊恩之衎衎則
九族感睦親之義替求世而不忘一邦殫歸
美之誠祝後天而難老帝遣蠻子太子定安
平章等賜孛兒扎宴王與公主幸延慶宮公
主太子南面王坐西李氏坐東王行酒先獻
獻太子太子立飲太子行酒獻李氏次三公
三宴將闌使者條人升坐西階衛士束陛置

肉手撤殽勝否爲樂食多而先已者爲勝宴
罷皆下庭連袂立使者在西撤權謙等在東
各奏胡歌踏舞而進俱會庭心以紵絲一匹
連執環立歌舞旋回者數四斷其所執段段
而分之是宴剪布作花凡五千一百四十匹
他物稱是由此物價騰湧禁公私宴及齋筵
油蜜果自是遣使錫宴無虛歲本國留李氏
府曰廣昌元遣直省舍人忙哥撒撤遼陽省
平章兼賜衣酒王以事杖流監察糾正撤白

王曰糾正雖有罪恐爲後世口實王即擢之
元錫王功臣號轍適自遼陽來覲欲作詩賀
王不稱臣元遣轅子完者不花改冊榮安王
爲敬王又追封三代爲王拜轍大司徒時權
謙盧頙俱納女于元有寵轍與謙等聲勢相
倚知天下亂自念積惡斂怨恐一朝勢去難
保預謀自安以親戚腹心布列權要陰樹黨
援將圖大逆閱諸道兵器詐爲詔使扇動訛
言密諭期會約以舉事上先知之托以幽宴

令宰樞皆會宮庭追判密直洪義宰臣裴天
慶等召轍頙謙及轍子贊成事有傑姪完者
不花謙子萬戶恒舍人和尚頙子行省郎中
濟等轍謙先赴密直慶千興黃石奇判事申
青等密白王曰二人已至其餘子姪及盧頙
父子未至若事洩變起不虞不如早圖王然
之即令密直姜仲卿大護軍睦仁吉于達赤
李家大等伏壯士出其不意椎擊轍應手而
仆謙走避追及于紫門殺之血濺宮門從者

轍從者二人尸于米橋獲爲其所害奇權黨
下狼狽四散禁衛四將軍士一時俱發分捕
交於路仲卿等率兵至頙家捕殺之尸于北
泉洞路上有傑偕天履諸關道開遂走匿完
者不花濟恒和尚等及文密皆逃竄命中外
搜捕沒入三家奴婢于義成德泉有備諸倉
無賴之徒多乘亂擾於宮城戒嚴自守執至
胥徒備兵仗宿衛王教曰我太祖創業垂統
設官立法上下相保式至于今我忠憲王歸

款元朝世祖許其不改舊俗以存恤之我國
亦恪修職貢未嘗小違臣節今有奇轍盧頙
權謙等不念元朝存恤之意先王創垂之法
席勢以陵君肆威以毒民罔有紀極予以連
姻帝室於其所言一皆勉從猶爲不足潛圖
不軌欲危社稷幸賴天地祖宗之靈轍等俱
已伏辜兇黨之在逃者奇有傑完者不花盧
濟權恒和尚等罪在不原韓可貴具貞等不
從國令故縱反者是用俱置典刑有能捕告

又者以本人家貲量功充賞餘人所犯一切除之轍等奪占人口土田都僉議司立都監許人申告各還本主尋捕有傑完者不花濟和尚斬之恒獨以素不挾勢免死流濟州者傑之死也觀者如堵莫有哀者其弟上護軍世傑平章賽因帖木兒時在元得免轍妻金氏逃難祝髮爲尼獲之因巡軍紡子賽因亦薙髮匿興王寺捕殺之流其黨金寧君金普密直副使李也先帖木兒行省員外趙萬通

同僉洪翊贊成黃河衍評理李壽山密直王重貴代言黃河晏護軍黃河湜前代言洪開道前右尹田霖繕工令金義烈宦者大護軍鄭龍莊杖前密直任君輔前廣興倉使林仁起前護軍金南得前郎將盧之卿尋殺龍莊翊河衍籍三家財産官賫之大廟令張天翮主之天翮密令其僕納布十七匹買錦衾以歸衆曰此錦匪直十七匹何緣得之共追之僕曰我和賓官天翮奴也御史臺請罪之其

弟大護軍天忠有寵於王特宥之止免官轍等誅李氏以憂病時國家遣將西北以備元春秋貢獻羈縻而已故音問頗阻皇太子遣金剛吉思迎李氏李氏固辭使者三返太子遣詹事院僉丞保童餽衣酒金剛吉思因留奉養李氏卒官備葬事賻米二百碩布二千五百匹世傑妻房氏評理彥暉女也奇氏既滅金鏞脅誘彥暉私房氏以其有夫不敢自恣乃與其門客正言崔守雌爲妻及鏞流三

繫彥暉守雌于巡軍杖之鏞誅國人奪房氏後世傑迎歸于元元亡賽因帖木兒與遼瀋官吏平章金伯顏右丞哈剌波豆叅政德左不花等招集亡元遺衆割據東寧府憾其父誅將寇我北鄙報仇王命池龍壽楊伯顏往擊之賽因帖木兒適語在龍壽傳

盧頙

盧頙交河縣人娶正陽公昡女慶寧翁主以故驟貴忠穆時拜左政丞封慶陽府院大君

特許帶王張盖以寵之頙性貪好奪人臧獲
整治都監究治之錄事曹光乙掌其事頙恨
之欲除名錄事籍乃不署五軍都目狀後除
光乙名然後署之人多譏議恭愍朝以女納
于元帝拜集賢殿學士後與奇權謀逆伏誅
子濟積嘗瑛濟書為行省郎中本國封瑞原
君及頙誅濟亡匿後詣闕自訴無罪王欲原
之下巡軍竟斬于市積封昌城君頙誅逮獄
流于外从之召還判密直司事其子瑄與洪

倫犯逆伏誅積亦杖流尋與子楨及鈞俱被
誅籍其家恭讓在潛邸娶積女及即位封順
妃追贈積為齊孝公嘗封慶原君仕元為兵
部尚書恭愍十八年自漠北奉元詔來至貴
州王遣大將軍宋光美執嘗鞫其來故嘗誣
服與前監察大夫王重貴樞密院使李壽林
及李明等通謀行謀於是并其一行十八人
殺之王嘗求龍腦於和義翁主奇氏不得至
是託以與北元通謀下巡衛府又因重貴等

及前佐郎方得珠獄求幾殺重貴壽林明梟
于市毀奇氏置之尼院皆奇后之族時人憐
其無辜得除附卒匪免

權謙

權謙政丞溥之子忠肅初拜司僕副正累遷
代言轉民部典書從王如元留燕五年侍從
有勞三還國錄功為二等尋陞同知密直司
事謙嘗為合浦萬戶及忠肅復位屢求為萬
戶王不聽謙如元依勢家代李俊為巡軍萬

戶忠穆襲位東還謙奉璽請行宮拜贊成尋
判三司事恭愍初以福安府院君如元納女
于皇太子得拜太府監太監謙家奴奪忽只
朴元祉妻及李佛臣女置謙家強淫之與沾
司補鞫掠暴其罪流其黨三人杖之誅後與
奇盧謀亂伏誅

崔濡

崔濡蒙古名帖木兒不花同知密直安道之
子忠惠朝累遷軍簿判書嘗頙之亂侍從有

勞錄功爲一等仕元爲御史初宰臣趙玢妻
馬氏新寡服未闋濡強淫之玢弟宦者院使
伯顏不花在元聞之訴中政院帝遣怯薛旦
驢女等鞫問以豪富獲免止杖五十後又強
淫海平府院君尹碩婦其橫恣如此轉知都
僉議以事能奉忠定如元及忠定即位封鷲
城君賜誠勤翊戴協贊保定功臣號尋拜參
理王宴元使裴佺謂濡曰爾爲參理我所薦
也濡勃然曰吾顧因爾力乎遂拳毆之濡又

言於三曰援立之功無出臣右然由知都僉
議纔陞參理尹時遇有何功以密直副使拜
三宰其父莘係叔父安淑亦皆嘗爲三宰豈
彼傳家之職乎閔思平叱曰汝抄人之後六
宰於汝極矣何不知足濡怒毆思平王怒濡
而未能斥監察司劾之遣所由執濡家婢來
濡遣奴毆所由奪婢而去都僉議司亦劾之
時濡弟版圖判書源怨王有不遜語王下源
于獄命右政丞孫守卿鞫之源不肯就獄強

致之令跪源不服曰政丞曾不知皇帝怯薛
固不可罵辱亦不可鞫問耶罵辱自有邦憲
拂袂而出濡遂與源率其弟有龍奔于元恭
愍在元還國濡懼罪至遼陽逃還入元與金
元之帖木兒等謀擾本國奏請徵征南兵十
萬于我帝乃遣濡徵兵時國人之在元者咸
奏曰高麗褊小方被倭患且地遠不可徵兵
帝然之召濡等還帝將征高郵徵兵于我濡
爲元中尚監丞奉詔來督軍且求搶村王拜

濡三司使又封龍城府院君初諸奇敗皇后
謂太子曰爾年已長何不爲我報讎會濡在
元諂事丞相搠思監及后宮宦者本國人朴
不花爲將作同知又爲同知樞密院事知后
怨王入侍金鏞殺安祐等諸將而爲內應遂
與群不逞說后謀廢王立德興君妄奏紅賊
之難高麗失國印擅鑄新印用之元立德興
君爲王以奇三寶奴爲元子金鏞判三司事
濡自爲左政丞凡國人之在都者咸署僞官

且請發遼陽省兵以來時王不以失位廢貢
獻屢遣使陳請冀悟帝心濡與朴不花等奪
所獻禮物表賤使不得達王無如之何遣慶
千興安遇慶等屯西北面以備之濡以元兵
一萬奉德興君渡鴨綠江圍義州我軍敗退
保安州濡入據宣州王命崔瑩節度諸軍戰
于隨州之縫川濡軍大敗初濡嗚紫漢革以
利曰高麗王威脅將士使守西北閉新王來
則不戰而散事定賞以高麗宰相妻妾貲產

衆皆信之及渡江我軍堅拒無一人降者紫
漢軍疑我誘致深入設伏以待及縫川之敗
乃知墮於濡計夜詐爲我軍狀呼噪驚動濡
軍遂焚其營渡江走我軍追至江不及柳仁
雨原之衍安福從崔千奇等罷僅在後執而
殺之濡軍還燕京者纔十七騎濡又托權勢
謀起大兵而東且請于帝曰如得還國盡發
丁壯以充天子衛兵又獻糧餉及女子歲以
爲常且於慶尚全羅置倭人萬戶府招誘倭

人授金符使爲上國之援監察御史紐憐等
言修文德而服遠人乃前聖之明訓斥姦諛
以清朝政尤臺憲之當爲夫遠人服則干戈
屏息讒人遠而是非益明比聞高麗之爲國
也地處遐陬威行海嶠歷代征之而弗克號
令獨施於一方惟我太祖皇帝肇基北土世
祖皇帝混一南服恩威所至率衆臣服於是
授以征東丞相之職妻以公主之榮錫印主
國貢賦歲修既爲和親永洽國典其國王卜

顏帖木兒傳嫡嗣位恪恭乃職方貢不匱海
隅咸服比關賊之陸梁殘上京於[illegible]煨燼
宮闕刼掠璽符深入高麗欲殘邊境其國王
卜顏帖木兒仗義興師誓殄厥寇爰出奇策
屠戮殆絶所獲璽章寶貨等物遣使來納究
其功勳不爲不重豈期伊族叔諧失帖木兒
既已爲僧復圖異慮駿奔京闕貪緣群奸朦
朧啓奏重授印章俾代其位分撥將卒防送
入國行未及境班師西歸故縈纓猶惜其安

加而名器豈宜以復授致生邊釁有由然矣
察其妄誕之謀乘皆奸臣樞密院同知崔帖
木兒不花之所致也謹按帖木兒不花狡猾
其心犬彘斯織本係高麗仕居中王國知國
家之大體實爲阿諛之小人論其才非職任
之可加考其行無尺寸之報效詭妄造釁誣
廢忠良似玆所爲孰不切齒迹其斯人之詭
詐機諸典憲而難容蓋惡不懲何以勸天下
之善邪不去無以彰忠義之心事雖在於赦

前職難存於赦後罪幸遇原理合糾正如蒙
准言即宜遣使請彼明諭卜顔帖木兒復還
其職安彼遐方以酬前烈收奪塔失帖木兒
印章制命斥還帖木兒不花于本土庶幾息
邊釁之復起雪忠義之冤究帝允之收塔失
帖木兒印章置永平府械濡送還伏誅

洪倫

洪倫南陽人侍中彥博之孫恭愍王選年少
兒美者寘子弟衛倫與韓安權瑨洪寬盧瑄
等皆屬焉以淫穢得幸倫等常直禁中或終
歲不得休沐皆懷怨懟王使倫等通諸妃嬪
冀生子以爲嗣益妃有身宦者崔萬生嘗從
王如廁密告曰臣詣益妃殿妃曰有身已五
月矣王喜曰予嘗屬影殿無所托妃旣有身
吾何憂乎少選問與誰合萬生曰妃言洪倫
也王曰明日謁昌陵佯使酒殺倫輩以滅口
汝知此謀亦當不免萬生懼與倫安瑨寬瑄
等謀是夜三更入寢殿乘王大醉萬生手劒

擊之頭髓濺壁瑨寬瑄安等遂亂擊金興慶
尹瑄尹可觀因呼曰賊自外至矣衛士股栗
莫敢動宰相百執事聞變無一人至者宦者
李剛達先入寢殿見血流滿房詭言上未寧
鎖門禁出入黎明太后至祕不發喪百官侍
衛如舊剛達以王命召慶復興李仁任安師
琦等密議討賊仁任以僧神照常在禁中有
膂力多詭計疑與瀋王子脫脫帖木兒通上
作亂下神照獄旣而見屏幃及萬生衣上有

血痕因萬生巡衛府鞫之悉得其狀繫倫等訊之皆服惟安瑄終不服然倫等辭證明白即繫安父贊成事方信瑄父密直稹瑨父密直副使鏞寬父判閤門事師普子巡衛府倫父師禹時出鎭全羅繫倫兄羅州官會于市轘倫爲生斬安瑨寬瑄及其諸子皆梟首籍家產妻妾沒爲官婢杖方信稹鏞師禹師普編配遠州親叔姪堂兄弟皆杖流辛禑二年政堂文學李茂芳詣復興第曰何不籍韓方

信盧稹家復興曰以韓安盧瑄不伏罪而死也茂芳曰二賊自知大惡至死不伏然情狀著見論以弑逆則其父豈免連坐復興作色不應茂芳言愈切復興不獲已並籍方信稹家執義金承得獻納安定等交章請誅萬生倫父母妻子兄弟其親叔姪堂兄弟削職遠流永不敘且大逆非特萬生倫也其洪寬權瑨韓安盧瑄等並宜一體施行禑皆從之仁任贊成睦仁吉評理邊安烈政堂文學洪仲

宣判密直王安德密直副使禹仁烈等以爲賊臣父兄皆已遠流請免其死禑曰今臺諫之言固是如之何不從仁吉曰臣從先王在元朝十有一年未聞以夫罪而戮妻子罪而戮母也若論弑逆則雖舉國受戮尚無憾焉臣等亦豈得保首領况彼婦人焉能知言甚切至禑許之時萬生妻已死倫妻臨刑得免命誅師禹彝方信鏞稹師普及安兄休弟寧烈瑨兄定住瑄兄楨弟鈞寬弟憲流倫族洪

師瓊洪彥猷彥修韓蔵柳龍生瑨族權鑄權適權鑄權濟權邁安族韓脩韓理等遠州以萬生倫首惡并流姨子姑子時池奫利其逆黨田民貸產倫萬生之族假法濫誅初師禹知倫不肖欲殺之未果及倫嬖幸寵傾群豎師禹白王曰倫人面獸心願無畜宮中王不聽其在全羅寄彝書令戒倫縱恣倫反訴於王曰臣兄彝疾臣官居已右讒臣於父欲罪臣彝臨刑曰倫之惡倫之惡素知滅吾門不

[illegible]早除以至今日懿烈曰吾於甲寅之變年方
九歲幸得與聞不肖署名刑書既而曰若是
則違王命也遂就死

金文鉉

金文鉉善州人父達祥官至同知密直司事
與吳仁澤典政柄鬻官瀆貨又恃寵以口舌
陵人爲世所惡文鉉從第恭愍朝累遷成均
祭酒兄君鼎有愛妾嘗直遠還家[illegible]房中
有人欲執之人拔劍擊君鼎欲[illegible]出君鼎大

叫僕隷盆集人匿床下逮曉視之乃文鉉也
由是達祥甚疾之文鉉嘗在善州州人林永
和與弟寶劒從李芳實擊紅賊及芳實誅文
鉉利永和家產率二十餘人夜至其家矯旨
稱芳實之黨皆置極刑乃執永和兄弟斬之
盡奪其財及馬九匹以歸又與客令朴瑀善
瑀死遂姦其妻又竊宰相金鋐妾達祥禁之
不能得懼憲司按治請辛旽曰文鉉不肖[illegible]
[illegible]悖不孝顧置于外旽曰何罪達祥不

所言但云狂惑文鉉聞之怨恨父忌其兄依
旽門客陳允儉謁旽曰文鉉不幸爲父兄所
疾願公哀矜不置死地旽曰汝父兄何疾汝
耶文鉉曰我有何罪第畏吾口耳旽曰何畏
也文鉉若不忍言者旽疑之密謂文鉉曰汝
父兄有何所爲文鉉又若不忍言者旽益疑
佯怒曰汝若不言繫巡軍鞫之文鉉曰吾父
兄談公不德曰將必亡國予適聞之顧畏吾
泄此言也旽信之譖王黜達祥君鼎必欲殺

之王重違旽意乃命杖之除名籍沒旽遂擅
殺之文鉉嘗以事貶在外至是依旽還京進
退旽門旽誅諫官李寶林張夏等言金文鉉
黨附逆旽譖殺父兄其交構誣陷之事辛旽
李春富之所常說一國臣民之所共知其父
臨死亦言爲文鉉所陷有冤痛之聲此亦人
之所共聞也此正天地所不容王法所必誅
若置不問天理滅矣人道絕矣請加典刑以
示後世王不允諫官復爭之不得憲府又請

誅之文鉉逃辛禑四年典法司言金文鉉弑父與兄天下大逆而曲蒙恩宥得保首領沉湎酒色無所忌憚此而不懲何以爲國請依律處刑周示四方禑杖流全義縣十四年縊殺于伊山營子上淸

金義

金義胡人本名也列哥恭愍末拜密直副使陞同知司事

朝廷使臣林密蔡斌等還命義護行斌酗酒每欲殺義義不能堪欲害之李仁任亦恐朝廷問恭愍之故遣安師琦密諭義殺斌等以滅口至開州站義遂殺斌及其子執密以甲士三百人進獻馬二百匹奔于納哈出辛禑下義母妻于巡軍將殺之憲司言義雖叛逆婦女何知請勿殺乃沒爲尙州官婢藉其貲產又繫義兄前判事彥彥踰獄逃後權近入朝遇義於儀眞州舟上自言歸大明爲指揮征南蠻捷還時義母在問之無

列傳卷第四十四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敎修

叛逆六

辛旽

辛旽靈山人母桂城縣玉川寺婢也幼為僧名遍照字耀空以母賤不見齒於其類常處山房恭愍王夢人拔劒刺己有僧救之得免明日以告太后會金元命以旽見其貌雅肖

王大異之與語聰慧辨給自謂得道說為大言輒中旨王素信佛又感夢由是屢密召入內與之談空旽目不知書常遊京都勸緣誑誘諸寡婦售其奸淫自見王務矯飾枯槁其形雖盛夏隆冬常衣一破衲王益重之凡饋衣服飲食必潔淨至於足襪必頂戴致敬饋之李承慶見之曰乱國家者必此髡也鄭世雲以為妖僧欲殺之王密令避之承慶世雲死髮而為頭陀復來謁王始入內用事賜號

清閑居士稱為師傅咨訪國政言無不從人多附之士大夫之妻以為神僧聽法求福而至旽輒私焉十四年旽主密直金蘭家蘭有城府好毀譽人以二處女與之崔瑩責蘭旽嫉之譖貶雞林尹又罷贊成事李仁復密直赴希古洪師範崔孟孫等引所善蘭及金普李春富任君輔朴曦代之又譖流贊成李龜壽評理梁伯益判密直朴椿芮城君石文成宦者府院君李寧金壽萬等分遣其黨上護

軍李得霖巡軍經歷吳季南鞫瑩龜壽等以交結壽萬離間上下以去賢良大不忠羅織成獄瑩等皆誣服曰請速即刑遂削瑩等三品以上爵除壽萬名為民並籍其田民又流陽川君許猷典工判書邊光秀判事洪仁桂猷子典理判書瑞僉議評理金貴上護軍梁濟大護軍李仁壽護軍洪承老凡謗己者輒中傷虛焰薰灼大臣以下皆畏之旽尋祝龜壽貴椿髮置山寺遣白納李元具杖之復遣

王安德裴仁吉沉于海旽當注擬自稱舉賢
良及除目下所擢授者皆其所善也王封旽
爲眞平侯自是日加崇重尋授守正履順論
道燮理保世功臣壁上三韓三重大匡領都
僉議使司事判重房監察司事鷲城府院君
提調僧錄司事兼判書雲觀事始改名旽初
王在位久宰相多不稱志嘗以爲世臣大族
親黨根連互爲掩蔽草野新進矯情飾行以
釣名及貴顯恥門地單寒連姻大族盡弃其

初儒生柔懦少剛又稱門生座主同年黨比
徇情三者皆不足用思得離世獨立之人大
用之以革因循之弊及見旽以爲得道寡欲
且賤微無親比任以大事則必徑情無所顧
藉遂拔於髡緇授國政而不疑請旽以屈行
救世旽陽不肯以堅王意王強之旽曰嘗聞
王與大臣多信讒間願勿如是可福利世間
也王乃手寫盟辭曰師救我我救師死生以
之無惑人言佛天證明於是與議國政用事

三旬讒毁大臣罷遂領都僉議李公遂侍中
慶千興判三司事李壽山贊成事宋卿密直
韓公義政堂元松壽同知密直王重貴等家
宰臺諫皆出其口領都僉議以虛其位以延
自領之始出禁中寓奇顯家百官詣門請事
旽以辰巳聖人出之讖揚言曰所謂聖人豈
非我歟以元命兼鷹揚軍上護軍掌八衛四
十二都府兵元命蘭皆以旽故大用初繼後
妻寡居旽爲僧通焉後歸繼及旽貴出繼家

又通焉以顯妻主中饋旽貪淫日甚貨賂輻
湊居家飲酒啗肉恣意聲色謁王則淸談歠
菜果茗飲密直提學李達衷嘗於廣坐謂旽
曰人謂公酒色過度旽不悅罷之十五年旽
以四月八日大燃燈于其第京城爭效之貧
戶至乞丐以辦諫官鄭樞李存吾上疏極論
旽罪惡皆見貶逐語在存吾傳自是旽之桀
驁尤甚宰相臺諫皆附旽而言路塞矣王以
無嗣欲納妃親選德豐君王義散騎安克仁

正郎鄭興寓判官鄭良生女于內庭旽與王並據胡床觀之旽旣以計盡逐勳舊僉議評理睦仁吉與晉卿舊臣以武人不識字不爲忌及其兇詐益露恐仁吉白王因事譖之任君輔言仁吉舊人不可以小失去旽銜之又聞樞之見逐君輔嘗救益嫉之遂譖王并仁吉同日竄之旽以黃裳李壽山韓方信安遇祥李金剛池龍壽楊伯淵金達祥李云牧張必禮李善等爲禁衛提調官於是內外之權悉總於旽旽與宰樞迎廣州天王寺舍利于王輪寺王率百官往觀百官冠帶立庭旽著半臂手圓扇並御床坐袖緣化文立授王令押王受之僉議居數日旽率僧徒還舍利贊成李仁任從旽步至天壽寺送之後兩府祭正陵旽不拜坐對公主神座侑食王謁諸陵百官皆隨王拜旽獨立不拜王嘗御假樓觀擊毬雜戲都堂帳幕在樓東旽騎馬至幕前諸相皆起立旽馬而與語至樓下乃下馬與王

坐樓上侍中柳濯進饌旽坐受旽服餙一如王見者不能辨王又幸高羅里觀擊毬旽於帳殿前乘馬侍中以下起立旽騎過垂鞭自若又與侍中尹桓侍王宴桓行酒旽以飮餘授桓桓飮之無愧色王一日步幸旽第旽與王並踞如儕輩無復君臣之禮每出入騎從百餘儀衛擬於乘輿旽請置田民辨整都監自爲判事榜諭中外曰比來紀綱大壞貪墨成風宗廟學校倉庫寺社祿轉軍須田及國人世業田民豪強之家奪占幾盡或已決仍執或認民爲隸州縣驛吏官奴百姓之逃役者悉皆漏隱大置農莊病民瘠國感召水旱癘疫不息今設都監俾之推整京中限十五日諸道四十日其知非自改者勿問過限事覺者糾治妄訴者反坐令出權豪多以所奪田民還其主中外忻然旽閒一日至都監仁任春富以下聽決焉旽外假公義欲市恩於人凡賤隷訴良者一皆良之於是奴隷背主

者蜂起曰聖人出矣婦人訟者貌美旽外示哀矜誘致其家輒淫焉訟必得伸由是女謁盛行士人切齒判事張海家奴爲郎將遇海高揖不下馬海怒鞭之奴訴旽旽囚海及其女子巡軍其欲收群小心以濟姦慝類此百官嘗會旽家車馬塡街而宮門寂然識者寒心是日地大震時公卿舊臣皆被竄逐旽惟憚太后譏聞百計王憂無嗣形于辭色或至泣下旽說王曰開文殊會則君臣和協佛天

歡喜必誕元良王從之設會於宮中凡七日欣然有得子之望前會一日別建淨殿覆以白茅爲道場吹螺擊鼓如三軍鼓角聲振城中都人初聞以爲宮中有變皆驚駭久之乃定會罷旽乃出緇黃雜流塡咽宮掖令諸君宰樞及各司逐日設齋糜費不貲王幸旽顓刹洛山寺左右爭言今歲大稔王跪佛前白自不穀莅國十有五年水旱爲灾今歲之稔實由僉議變理王敬旽常稱僉議而不名王

上壽太后益妃定妃侍宴旽亦與焉一日柳濯享王二妃在東旽坐西謂王曰二妃年少而愚王曰不愚旽又戲曰聖體不已勞乎王曰勞矣哉密直許綱妻金氏上洛君永煦孫也綱死旽慕其門閥欲娶之金聞之曰我公平生未嘗睨粉黛妾何忍背耶必欲汚我當自刎遂斷髮爲尼旽悔而止十六年元以旽爲榮祿大夫集賢殿大學士賜衣酒旽受宣置座傍曰安用此物爲但他所與不可弃也

王惑旽言冀生子又大設文殊會於演福寺中佛殿結彩帛爲須彌山環山燃大燭又環佛殿燃燭燭大如柱高丈餘貫以獅象夜明如晝備列珍羞凡五行絲花彩鳳炫耀人目幣用彩帛十六束又以金銀作假山置于庭幢幡傘蓋五色曄日選僧三百遶須彌山作法梵唄震天隨喜執事者無慮八千人王與旽坐須彌山東率兩府禮佛旽白王曰善男女願從上結文殊勝因請許諸婦女上殿聽

法於是士女雜遝寡婦至有爲肫治容者肫以餅果散於婦女咸喜曰僉議乃文殊後身也士女飫珍羞或弃地一會所費至鉅萬王命忽赤忠勇衛二百五十人晝夜衛肫演福寺僧達孜嘗以讖說肫曰寺有三池九井三池澄淨扶蘇山映池心則君臣心正致大平九井者九龍所在堙塞久不可不開將設會肫令李云牧役府兵開三池九井是會凡七日暴風三日大霜三日始會暴風終日黃埃漲天御床爲人所觸而碎王又親設文殊會於演福寺有氣如烟出佛殿三日肫白王曰佛放光肫以道詵秘記松都氣衰之說勸王遷都王命肫往平壤相地春富達祥宦者禮儀判書尹忠佐等從之典校令林樸內書舍人金麟知製敎金禧皆佩劒以行麟監察大夫漢貴之子禧漢貴姪也漢貴嘗詐稱肫戚屬故從之及肫還四日猶不朝謁王以久不見悵然不樂使人請見肫曰吾今疲矣明日

乃進王命營成均館肫與瀷李穡會崇文館相舊址肫免冠扣頭誓先聖曰盡心重營左右皆曰少損舊制可易成肫曰文宣王天下萬世之師也可靳小費違前代之規乎有僧禪顯千禧皆肫所善者也千禧自言入江浙傳達磨法王親訪于佛腹藏寺封國師又邀禪顯于康安殿封王師王九拜禪顯立受百官朝服就班肫獨戎服立殿上每王一拜輒嘖嘖稱嘆私語宦者曰主上禮容天下稀有其陰媚取寵如此史官尹紹宗在傍肫顧謂曰毋妄書國事吾將取觀之初禪顯之未封也紹宗族僧夫目謂紹宗曰肫之貪暴犬豕不若必誤國家禪顯附之吾不忍見遂逃入山元使乞徹至問曰聞爾國有權王何在時中國謂肫爲權王故云肫在奇顯家由奉先寺松岡出入王宮岡西南有隙地肫白王曰幸就此構小房則庶便老僕進退王許之肫分其黨督役不日而成宏敞深邃又於北園

作別室晝門深幽明窻淨几焚香獨坐肅然
若無欲者惟許顚妻及二婢出入凡訴寃者
求官者必遣妻妾先賂顚妻內謁顚妻謂其
人曰別室甚狹不可著表衣又不可率從者
以入其妻妾著短衫賫貨賄獨入陳所欲旽
獨與相對醜聲流聞判事朴普安三宰姜碩
嘗以事遣其妻謁旽旽欲汚之皆厲聲固拒
顚與妻事旽朝夕不離側若老奴婢然知都
僉議吳仁澤與千興仁吉元命三司右使安
遇慶前密直副使趙希古判開城李希泌評
理韓暉廉揚上護軍趙璘上護軍尹承順等
密議曰辛旽姦佞陰狡好讒毁人斥逐勳舊
殺戮無辜黨與日盛道誅密記有非僧非俗
亂政亡國之語必是此人將爲國家大患宜
白王早除之判少府寺事姜元甫與判書辛
貴善會貴遣人借器於元甫元甫曰欲何用
曰將以餞旽元甫曰何用餞我與某某將除
之其人歸告貴貴馳往告旽旽夜令其徒縛

弓劒以衛請王告變曰旽山水間一衲也上
勅令至此旽不敢違命思欲去姦惡用賢良
使三韓百姓粗得平康然後將一衣一鉢還
向山林今國人將殺旽願上哀矜王驚問之
旽具以貴語對乃命繫仁澤等于巡軍又因
貴元甫鞫之杖流仁澤希古千興元命遇慶
仁吉及仁澤子英佐于南裔沒爲官奴籍其
家又流暉希泌璘承順元甫大護軍柳仁梓
韓德卿又以郞將田永貴朴世元私議千興
等無罪弁流之獄方興旽赴西普通法席三
品以下皆帶弓劒以衛旽以其黨李元具爲
慶尚江陵道察訪使金鼎爲楊廣全羅道察
訪使高漢雨爲西海平壤交州道察訪使元
具素與旽相善及旽得志來謁尋求去旽曰
國家欲選賢良君何去也俄授大護軍爲察
訪凡旽之讎怨皆爲之報累遷判大僕事又
監察大夫孫湧曰請旽家事皆告稟旽坐堂
上湧每出入俯伏堂下玄風人郭儀每遇俗

飭備酒饌往靈山奠旽父墳令守者逢旽旽
以素不相識驚喜召之尋除正言十七年日
本遣僧梵盧等來聘梵盧等至行省諸相皆
立旽獨南向坐不爲禮梵盧等怒詰之旽恐
甚欲毆之館待甚薄至闕其饔餼仁任私餉
之王聞甚慚旽終無愧悔旽燃燈設火山邀
三主其弟與云牧顯知申事康與邦鷹揚軍
上護軍李得霖等率文武數百人爲左右隊
督之燈以百萬計極其奇巧又盛陳雜戲王

賜布百匹得霖本隊尉貪縱附旽驟顯貪饕
不法嘗爲全羅道按廉未行憲府劾得霖盜
廣州貢紬王命臺官勿問督令之任及爲班
主縛毆內侍別監憲府又劾之王亦不問後
旽以得霖盜影殿材殺之旽始有寵李齊賢
白王曰旽骨法類古之凶人請勿近旽深銜
之以老不得加害乃謂王曰儒者稱座主門
生互相干請如李齊賢門生門下見門主遂
爲滿國之盜科舉之害有如此時藝文館請

行科舉下素疑署科或黜且重違旽意不許
旣而閣典校寺書疏祝者惟一人乃幸九齋
取李詹等七人旽惡柳淑譖王殺之又聽金
文鉉讒殺文鉉父逵祥及其兄君鼎語在淑
文鉉傳前密直副使金精與金興祖趙思恭
俞思義金齊顏金龜貿李元林尹希宗等謀
誅旽思恭洩謀於所善前洪州牧使鄭暉暉
與提學韓蕆告春富春富入白王命繫巡軍
獄鞫之杖流有差旽追遣私人於中路皆縊

殺之又以璘元命嘗與思義通書皆杖殺之
凡爲旽所殺者妻子不敢訴究廷臣無敢言
之旽又欲盡殺流人訴於王遣孫演丁慶尚
全羅道其黨洪永通謂旽曰多殺人何益佛
氏罪福報應之說亦可畏願更思之旽悟更
白王召演還十八年以公主忌晨設會于演
福寺僧尼數千施布八百匹特水原道饑流
民聞會坌集旽以餘㠾分與流民以干譽旽
欲自爲五道都事審官僉三司上書請復之

王曰我皇考忠肅王値旱災焚香告天罷此
官天乃雨寡人可忘先王之意乎焚其書後
旽賞諸道州縣事審奏目請王王識曰五道
都事審僉議可自爲之又曰大監冥若諸州
事審事遂寢旽密令春富請移都忠州王怒
旽托言松京濱海海寇可畏以辭之王乃下
令將巡駐三蘇發民除道又於平壤忠州皆
作離宮及公主魂殿時供頓民甚苦之然畏
旽無敢言者判司天監陳永緒等上書以爲
近者太白晝見又年饑静吉動凶王曰何晩
奏耶明日謂左右曰國事大臣不可不與聞
興旽議罷之旽於八關會攝王受群臣朝于
儀鳳樓王性猜忍雖腹心大臣及其權盛必
忌而誅之旽自知嶋張太甚恐王忌之密謀
不軌僧釋温初附旽以辛丑戰功封輔理君
後被罪逃髮而改姓名高仁器拜判少府監
事減旽逆謀旽因自辨於王復祝仁器髮放
于金剛山實庇之十九年

帝遣使來錫王命并賜旽綵帛璽書稱相國
辛旽王因諫官言令六部臺省官每月六衙
日親奏事旽言六衙日聽政則聽訟官五日
内未能窮治請於初二十六兩日視事從之
二十年旽傔人享旽于穿坂王出涼廳望之
自侍中以下有爵者皆與凡二百餘人部人
聚觀謂之僉議餞送權適又大宴賦詩火山
臺旽不敢自安乃移涼廳請王觀之旽初以
儉行見信於王旣納蘭女又畜妾無算卿大
夫妻貌美者必密招私之凡在朝者皆希恩
畏威爭獻臧獲寶器王猶以不受祿不近色
不置田園信重之旽恣行威福恩讎必復世
家大族誅殺殆盡人視若虎狼至使仕者夜
直其第論資授官出則侍中以下擁前後道
路爲之塡塞市不開貨奇顯權思遠爲腹心
春宮蘭爲羽翼黨與滿朝王亦有不自安之
意稱領相而不敢官王謁憲景二陵旽分遣
其黨設伏道傍約行大事及王還宮旽謂其

黨曰何不如約其黨曰見工儀衛甚盛不忍犯也旽怒且罵曰爾輩誠怯懦無用者也自是日夜聚謀更刻日舉事時求官者悉附旽選部議郞李靭亦爲旽門客備知兇謀陰籍記之事迫乃匿姓名稱爲寒林居士爲書夜投宰相金續命第即微服亡去續命以其書聞王命巡衛府收捕旽黨顥思遠仁器前少尹鄭龜漢將軍陳允儉顥子前正郞仲循韓乙松等鞫之王始疑靭誣構不之信及訊其

黨皆服乃誅顥思遠龜漢允儉仲循仁器乙松等流云牧辛貴辛脩翼日旽以小兒生辰飯僧廣明寺王命承宣權仲和降香賜蟒龍衣旽遂謁正陵王命仁任興邦及頭裏速古赤從之後二日流旽于水原命李成林王安德押行理部憲司請族顥等王曰門下重房何無狀疏都評議司奏曰旽本庸僧過蒙恩幸乃詭謀竊權陰結黨與圖爲不軌幸賴天佑剪除其黨旽以逆首只竄于外尚保首領

宜置極刑并誅遺孽同産及其黨顥思遠等子餘黨亦悉窮治門下省奏曰大逆天下萬世之所不容辛旽本一微僧濫遇工知位極人臣進退百官頤指氣使廣植兇徒覬覦非分幸賴祖宗之靈殿下先見之明兇謀發覺乃用寬典止於流放三韓缺望且旽之黨與不但顥思遠等七人而已伏望斷以大義置旽極刑籍沒家産并夷其黨以快衆心憲府又請誅旽流其親黨籍産瀦宅王曰法者天

下萬世之公予不得私撓宜如所奏遣察訪使林樸伏覆使金升于水原誅旽即召還旽所逐千興瑩希泌承順等初王與旽春富等同盟至是授樸盟書使示旽數罪曰爾嘗謂近婦女所以導引養氣非敢私之今聞至生兒息是在盟書者歟城中造甲第至七是在盟書者歟如是者數事數罪訖可焚此書樸至水原使人詐報宣召旽喜曰今日召還蓋爲阿只思我也阿只方言小兒之稱旽婢妾

般若生牟尼奴王以爲己子是爲禑阿只指
牟尼奴也水原府使朴東生泣旽前陳其情
欵成林叱退之旽當刑束手乞哀於樸曰願
公見阿只活我乃斬之支解徇諸道梟首京
城東門初樸與上將軍李美冲侍王王月兼
冲曰汝知阿只事矣對曰臣已知樸恠之出
以問美冲美冲曰上嘗鑄金錢授臣往旽家
賜阿只阿只太夫旽謂予曰上數幸吾家非
爲我也予具以聞故上有是書至是旽誅樸
謂史官閔由誼李至曰誅辛旽國家大慶又
有大慶君等知乎上幸宮人生子今已七歲
旽潛養之不使國人知是亦嘗誅吏官宜知
之又斬旽二歲兒及旽舅父弟判事姜成乙
誅春富蘭云牧其子從爲官奴又誅旽黨大
護軍李伯修護軍白絢孫演金斗達金元萬
僧天正据觀奇顯子仲壽淑倫仲平林熙載
辛純辛貫林世崔津林仁茂林端没蘭從弟
大護軍千寶端弟郎將桂爲奴皆伏刎自死

杖流湧永通金鋐許完前承旨金縝春富弟
元宰元富上將軍金重源大護軍宋蘭孫湊
金安石蘭金鼎吳仲華民部尚書成俊德成
汝完禮部直郎吳一鶚大常少卿趙思謙柳
濬郞將朴千祐前寶簿正郎柳資澤尹德方
韓休楊天式羅松金暉西辛兀之金良劍尚
敏等有差思謙後爲判事論通其妻父之妾
又附旽多受賄賂廢爲庶人流遠州一鶚嘗
爲政房少卿胃受中郞將河永洪偉祿監察

司論劾除名不敍附旽得官至是敗三司右
尹李遇龍亦以旽黨免官旽及逆黨妻妾皆
没爲官婢初後以功驟遷至政堂文學旽性
畏畋犬惡射獵且縱淫常殺烏雞白馬以助
陽道時人謂旽爲老狐精

列傳卷第四十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敎修

辛禑一

辛禑小字牟尼奴旽婢妾般若之出也或云
初般若有身潟月旽令就友僧能祐母家產
能祐母養之未朞年兒死能祐恐旽讓責求
貌類者竊取隣家兒寘之兒羸請他所告旽曰
兒有疾請移養旽許居一年旽取養于家以

同知密直金鋐所賂婢金莊為乳媼般若亦
未知為非其兒也恭愍王常憂無嗣一日微
行至旽家旽指其兒曰願殿下為養子以立
後王睨而笑不答然心許之旽密令其黨吳
一鵬為書祈洛山觀音云願令弟子分身金
尼奴補壽住國及旽流水原王語近臣曰予
嘗至旽家幸其婢生子毋令驚動善保護之
旽既誅王召牟尼奴納明德太后殿謂守侍
中李仁任曰元子在吾無憂矣因言有美婦

在旽家聞其宜子遂幸之乃有此兒後王欲
以牟尼奴為嗣請就學太后不欲曰稍長就
學未晩王命知申事權仲和往前政堂李穡
第會文臣議改牟尼奴名乃書八字以進王
以禑命之仍召侍中慶復興密直提學廉興
邦政堂文學白文寶議封禑江寧府院大君
使文寶及田祿生鄭樞等傳之二十三年九
月王冒稱禑故宮人韓氏出追贈韓氏三代
及其外祖甲申崔萬生洪倫等弑王太后率

禑入內祕不發喪丙戌殯于寶房禑與寧樞
發喪舉哀翼日太后及復興欲立宗親仁任
欲立禑議未決都堂相視莫敢發言判三司
事李壽山曰今日之計當在宗室求寧君瑜
及密直王安德等阿仁任意大言曰王以大
君為後捨此何求仁任率百官遂立禑年十
歲十月癸巳朔告喪于大廟壬寅雷雨霰丁
未下書宥境內曰不幸天不佑我國家先考
奄棄群下痛不容言宦者崔萬生及洪倫權

璿洪寬韓安盧瑄等與近臣金興慶姤寵宿怨乘釁肆毒幸賴祖宗在天之靈捕獲萬生等已正典刑原其致亂流興慶于外於洪武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國之宗親暨大小臣僚以先考遺命承王大母旨俾予繼位予方幼冲在衰經之中固辭至再至三遂不獲已以至於此於戲凡爾內外大小臣庶各盡乃心恪守先王成憲弼予于理以安社稷宥罪眊黨甲寅大霧二日庚申葬玄陵是日虹圍日日傍又有大小二日十一月己巳攝事于大廟是日大雨雷電地大震鵬鳴于大室追謚韓氏爲順靜王后遣密直使張子溫典工判書閔伯萱如 京師告訃請賜謚承襲請謚表曰帝王之道雖遠不忘人子之心惟親是顯竊念臣父先臣顓早承舊服爰處遐方享逢聖人之興灼見天命之集旣委質於事上亦盡心而治民皆務成規宜請殊號伏望同仁哀憂施澤幽明察先臣篤於忠貞哀撫臣

迫於痛悼與易名之典闡內化之誠則臣誰當宣孝治於一方況聖壽於萬歲不勝哀曰居高惟在聽甲承國宜先稟命輒陳哀懇仰冀聰聞伏念臣禑屬運既深先臣遽逝年齡甚弱方居衰經之廬政事惟繁難曠帝位之職茲當呼籲深切慌惶伏望推無外之洪恩降由中之明詔俾小國得遵舊典許孤臣仍守遺基則臣謹當永堅保塞之心上答生成之造設入關會以國恤不受賀移安仁德太后眞于光巖寺納哈出遣其子文哈剌不花來獻駱駝二頭馬四匹 大明使林密蔡斌等還至開州站護送官金義殺斌及其子執密逃奔北元張子溫閔伯萱逃還十二月以三司左使李希泌爲西北面上元帥遣判密直司事金湑如北元告喪倭寇密城焚官廨虜掠人物元年正月禑如普濟寺設百齋釋服遣判宗簿寺事崔源如 京師告喪請謚及承襲禑始置書筵以田祿生李茂方爲師

[illegible]
[illegible]代
[illegible]以恭
愍無嗣乃以瀋王暠孫[illegible]不花爲王故有
是閏二月以同知密直韓邦彦爲楊廣道副
元帥兼都巡問使禑下書曰予以幼冲承先
王之業處臣民之上罔知所爲以致乾道失
常地災屢現傾惟眇昧其何以堪豈政刑之
失宜民不得所而致然歟於戲凡爾內外大

小臣僚各盡乃心毋事虛文務求實效以底
豐平之理遣判典客寺事羅興儒聘日本戊
申日有黑子己酉亦如之禑以疾放囚三月
遣判事孫天用如 京師獻貢馬一百匹禑
祭懿明仁和兩殿倭寇慶陽縣楊廣道都巡
問使韓邦彦與戰敗績以年饑禁酒甲申雨
雹大如彈丸四月以判密直李子松爲西北
面都巡問使兼平壤尹贊成事池奫爲西北
面都元帥門下評理柳淵爲東北面都元帥

徵諸道兵以備北元尋[illegible]安乃止以
判密直司事李成林爲西北面[illegible]慰使密直
副使趙思敏爲東北面宣慰使戊申雨雹己
酉祔忠定王于大廟以密直副使崔公哲爲
泥城上元帥耽羅獻金帶三腰及銀器五月
禑有疾設消災道場于書筵廳以李寶林爲
司憲府大司憲禑謂書筵官曰前日大司憲
來憾不引見遂召寶林與之酒曰憲府國家
耳目敬哉北元遣使來以贊成事黃裳爲西
北面都體察使左副代言成石璘爲體察使
如江界慰遣之遣判典儀寺事全甫如
京師獻歲貢馬六月倭公昌等十六人來降
大明人張來興等被俘于倭逃還遣孫君祐
押送 京師七月己未朔日食八月倭寇樂
安寧城改定都城五部戶數慶尙道副元帥
尹承順斬倭二十六級書雲觀言近者天文
示異災變屢興宜移御避災禑議遷都判
司事崔瑩等議曰今無大故不可遽[illegible]

乃止泥城萬戶飛報瀋王母子率金義至遼
來使金湑已到信州中外洶懼以知門下府
事林堅味爲西京上元帥密直副使商議慶
補兼都巡問使門下評理商議楊伯淵爲安
州上元帥同知密直李元桂爲元帥贊成事
池奫爲西北面都體察使密直副使羅世爲
西海道上元帥兼都巡問使密直副使朴普
老爲副元帥兼都體察使密直副使趙仁璧
爲東北面元帥門下評理邊安烈爲副元帥

又徵諸道兵九月泥城元帥崔公哲麾下二
百餘人叛殺軍民渡江去倭船大集德積紫
燕二島時將卒悉赴北征乃發坊里丁及諸
陵戶爲兵又徵楊廣全羅慶尚諸道兵以我
太祖及判三司事崔瑩領之耀兵東西江以
備之尋放還諸道兵禑以知仁州事田秀妻
有乳保恩與布七百匹米二十石西北面都
體察使池奫請又發兵爲後援命三司左使
李希泌爲都指揮使率兵赴之徵諸寺住持

僧戰馬各一匹又取諸寺田租以充軍餉
密直副使李琳爲西北面宣慰使往祭[illegible]
迎相舊寺釋迦佛骨置神孝寺作佛事使宦
寧州木州瑞州結城十月我
太祖射虎以進禑賜襦衣一領曰惡獸可除
然亦危事後宜愼之閱諸道所募兵放還老
弱禑欲召書筵官講書宦者金玄曰每月暇
日宜停講禑曰讀書非視事何可廢也遂出
講憲府劾楊廣道安撫使鄭庇巡問使韓邦

彥不能禦倭編配戍卒禮儀判書朴仁桂爲
楊廣道安撫使以天變屢見釋杖罪以下囚
以河允源爲司憲府大司憲十一月以河乙
沚爲全羅道元帥楊廣道安撫使朴仁桂獲
倭賊二艘殲之濟州人車玄有等焚官廨殺
安撫使林完牧使朴允清馬畜使金桂生等
以叛州人文臣輔星主高實開鎭撫林彥千
戶高德羽等起兵盡誅禑遣使如 京師奏
之十二月丙戌大霧禑出書筵讀大學問[illegible]

司代言尹邦彦曰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何義也邦彦不能對禑曰予嘗問經者亦通經旨今乃爾耶時禑昵近宦官宦安不離士大夫識者憂之倭寇楊廣道沿海州縣以判典儀寺事金仕寶爲兵馬使禦之遣密直副使金寶生如　京師賀正阻風還泊喬桐戊戌雷癸丑霧二年正月復遣金寶生如京師播郵于大廟上尊號以添設職賞軍士自奉翊通憲至七八品無算二月遣李之富

如定遼衛通好仍察事變又遣李原實聘于納哈出判事安德麟擅殺人繫獄鞫治僉議評理洪淳卒三月以朴普老爲西北面元帥兼都巡問使遣簽書密直司事鄭公權安胎于禮安縣般若夜潛入太后宮啼號曰我實生主上何母韓氏耶太后黜之仁任下般若獄臺諫巡衛府雜治之般若指新創中門號曰天若知吾冤此門必頹司議許時纔入門門自頹時僅免人頗異之遂投般若于臨津

斬其族判事龍原貴遣判事金龍如定遼衛通好四月以郭璇爲楊廣全羅道體察使察將帥守令備禦勤怠官軍久留西北面民多餓死以李淑林爲完護使賚布千五百匹賑之禑宴禁中宰相請奏樂禑以國恤不許營敬孝大王影殿于王輪寺西偏移設文殊會于楊州檜巖寺中外士女無貴賤賚布帛果餌施與恐不及寺門塡咽憲府遣吏禁斥婦女都堂又令閉關尚不能禁放于慶尚道

密城郡行至驪興神勒寺死五月遣知印尹思禮賚布千五百匹分與西北面各站以六曹印小改鑄之濟州萬戶金仲光捕斬逆賊哈赤姜伯顏等十三人分配妻孥于光羅二州庚午地大震鵠巖吼禑出北闕習騎馬又觀弄杖戲北元人吳抄兒志來禑待之厚眾及第鄭摠等六月代言李元紘時雩祭香忘其祝板久而請押禑怒曰[illegible]不顧爾何慢耶以大旱禁酒禑謂宰相曰宮中亦不

宜用瀋宰相以爲不可稱曰予性不[illegible]
令不復飲以柳濬爲全羅道元帥兼都巡問
使柳實爲全州道兵馬使放輕繫量移流
配人有差判事金龍自定遼衛賫商家奴語
還其書曰僕自洪武五年歸降　例送數年
之間深蒙厚恩非筆舌一言能盡敘因本國
不知怎生廢了普顏帖木兒王上頭主人疑
惑況又將差去官蔡大使等亦廢了因此不
通王命這三二年怎又與納哈出通音前後

不一然人在天地間豈不知順逆循環的道
理今次差使臣金龍來好生的好爭柰南雄
侯大人回京又恐怎那裏心上不安俺這裏
與兩箇守方面的官人商量了且交他每回
去即自總兵官靖海侯余都督李平章三箇
大官人到牛家莊下岸總統大軍轉運大糧
至遼陽海州瀋陽開原等處堅守城池交怎
知會我想着前元時分與王普顏帖木兒與
同號慶殺沙劉二破頭潘那其間王京官人

每多信從我來今日前日何異未敢以不至
誠待人切思無知納哈出孤兵深入所部將
士未戰自敗從然僥倖到金山子百無一二
然又提王保保輩況彼幾戰敗將何足爲論
且今我國家大軍四面雲集至彼如勁風之
掃敗葉臨時雖悔何及若原來使臣金龍至
專望列位相國當以四海八方靡不來臣之
心爲怎作急差經濟老臣或奉上之馬并總
兵官靖海侯等大官人處來說話趂此之機

不可失期更有遼陽先前避兵之民端巽列
位相國早爲發付前來不惟民之思即實報
國家善政之一端也果允所禱先將已未起
男婦備細手本將來與總兵官大人看況東
寧等處來歸之民遼陽如市去使詳知原差
蔡大使取的馬如達可作急差人來辭與我
國家添力一般若今次不來顯知我也說謊
怎再如何說話克日大軍殄滅納哈出等後
怎便將無爲的馬來何用都堂見書[illegible]給龍

銀五十兩以太后不豫宥二罪以下倭焚掠
固城縣書雲觀請依道詵密記凡制度一循
土俗禁斷異國之風七月倭賊二十餘艘寇
全羅道元帥營又寇榮山焚戰艦判密直司
事金滑自納哈出營逃還先是僧小英托緣
化潛其徒數人于北方潛寄書瀋王曰今國
家臣弑其君主決臣諂國柄專在權臣若引
兵來大事可成滑見其書來告下小英獄鞫
之果服乃沉于碧瀾渡全羅道元帥柳濚擊

倭于靈巖倭寇扶餘至公州牧使金斯革戰
于鼎峴敗績賊遂陷公州楊廣道元帥朴仁
桂以屬縣懷德監務徐天富不赴敵斬之賊
又寇石城趣連山縣開泰寺仁桂迎戰墮馬
被殺賊屠開泰寺仁桂素得民心時號賢將
都堂奏倭寇方興唯防禦都監造軍器恐或
不足請令各司各變馬諸都監各以其司
物勉期繕造以備緩急從之以梁伯益爲
海道元帥以太后誕日宥二罪以下還吞

縣民于近地以避倭寇又發安集魚承濩令
與盧得勠之倭寇開山世堤等縣元帥柳濚
兵馬使柳實力戰却之稱道人與綵段訛言
倭將寇都城夜半發卒嚴備守城又開賊欲
先發松嶽發僧爲軍分守要害諫議李悰製
跣文以進禑問代言李元紘曰此跣用於何
日對曰在今夕曰然則當復何時寫之而受
押又以其文檢閱金爾音不豫令作跣因巡
軍獄宰樞賤仁吉等請釋禑曰命令大輕末

可遽釋仁吉等再請乃釋之庚辰震漢川君
王瞬及其妻朴氏與孺子俗傳蓄震家之物
可致富以故都人坌集爭取牛馬財帛器皿
木石瓦甓瞬及朴氏氣猶未絕至竊其衣體而
去瞬家須臾變爲丘墟都堂令巡軍與法推
其財產悉還其族八月銀鑄定妃印又乳媼
辰韓國大夫人張氏印張即金莊也以金鍍
爲慶尚道元帥兼都體察使僉用鮮爲泥城
元帥宥人自定遼衛逃還言定遼衛將乘秋

來侵遣使諸道點兵九月以慶復興爲西北面
都體察使倭寇古阜泰山興德等地焚官廨
又寇保安仁義金堤長城等縣禑造等身佛
聚僧徒點眼于禁中以天變宥二罪以下禑
習馳馬放鷹以韓邦彦爲安州副元帥金得
齊爲慶州元帥趙思敏爲全羅道副元帥兼
都巡問使睦忠爲助戰兵馬使密直副使孫
光裕爲海道上元帥憲府論劾判事趙瑞謙
姦其妻父李培中妾又諂附宰肫多受賄

賂禑命收職牒流外以邊安烈爲楊廣全羅
道都指揮使兼助戰元帥西北面蝗閏月因
倭寇水路阻梗罷漕運[illegible]全羅楊廣慶尙沿
海州郡倂賦有差以羅世爲全羅道上元帥
兼都安撫使奉安敬孝大王眞于王輪寺影
殿號曰惠明戊申葬順靜王后韓氏于懿陵
時明經及第韓略言我韓氏宗人也初韓氏
卒我與韓氏族故僧能祐火其屍收骨置下
奉恩寺松林乃於寺之北岡發燒骨一缸備

儀物移葬顯陵之西轜車至十川橋祖眞將
撤燒魂錢延及柩幄幷爇儀物惟柩賴救得
免時人異之或云天火追上玄陵尊號仁文
義武勇智明烈敬孝大王韓氏宣明齊淑敬
懿順靜王后配享惠明殿魯國公主祭于別
室十月羅興儒還自日本日本遣僧良柔來
報聘獻彩段畫屛長劒鏤金龍頭酒器等物
其國僧周佐寄書曰惟我西海道一路九州
亂臣割據不納貢賦且二十餘年矣西邊海

道頑民觀釁出寇非我所爲是故朝廷遣將
征討深入其地兩陣交鋒日以相戰庶幾克
復九州則誓天指日禁約海寇以密直副使
沈德符爲東江元帥北元遣兵部尙書孛哥
帖木兒來都摠兵河南王中書右丞相擴廓
帖木兒貽書曰往者予與令先君獲承往來
甚厚厥後令先君爲小人所譖方在危疑遣
介來告予亦周旋以定其事大駕東巡予惟
衛交之故期於宣力國家不意早世未展厭

聞每惟高麗事我朝自世祖以降貴主逮四
東藩今所存者非舅甥即姻亞也去歲或傳
令先君無嗣朝廷以爾邪久未有君以致危
亂是以遣爾族世往承其祀詔使既行彼則
有梗當此之時朝廷非之樹立之策失問罪
之舉也特念天戈一臨不無玉石俱焚是以
脫脫不花暫館遼西不令一卒一馬渡江以
俟彼之覺悟茲者所遣抄兒忘在深陳彼情
以爲寔不悖德又知伯顏帖木兒王有子牟

尼奴在國人見推領務夫朝廷之於爾國義
則君臣恩則婚媾當其命王之意正欲安全
爾家豈有偏於彼此然令先君去世今已二
年脫脫不花近在境上北邇大朝南隣朱寇
王子雖爲衆所服從未有朝廷之命竊料彼
中人心向背亦各有半而乃冥然莫醒則謀
事者可謂未爲得計矣且小之事大必得所
恃乃可立國如今先君往年以大駕北狩必
背倂朱寇以安境內然朝廷在近加以[illegible]

[illegible]重甥舅恩厚而可悖哉今料彼設若不歸
大朝亦當南事朱寇則吞噬無厭汝雖事其
事之之禮則彼之親汝安汝未必能如汝心
拾爾財力遷爾人民改爾社稷不知其何所
不至矣聖天子寬容待物忘過記功方且延
攬四方忠義以爲恢復之計王子誠能改圖
以副上命倂兵秣馬共成犄角協贊我國家
中興之業則於爾祖歸國之功不尤有光歟
爰念令先君交契之厚故備言之書到可善

審利害輕重遂令使來朝廷必有處也納哈
出亦遣右丞九住來歸我行人文天式倭寇
鎭浦以洪仁桂爲楊廣道都巡問使倭寇江
華府焚戰艦倭寇韓州崔公哲擊之斬百餘
級賜興酒鞍馬戊辰雷翼日亦如之設消災
道場于外院寺遣密直副使孫彥如北元百
官呈省書曰本國世世相承保有東土盡忠
敬王首先歸順世祖皇帝仍襲王爵其子忠
烈王尚世祖皇帝親女忽篤怯烈迷失公主

生子忠宣王忠宣王生子忠肅王忠肅王生
子伯顏帖木兒王伯顏帖木兒王生子牟尼
奴見今襲位以俟明降具狀往歲申達之文
不期金也烈哥附托不下本國王派瀋王暠
澤禿之孫脫脫不花結構兇黨上誑朝廷欲
亂國統今來緣詳國家之統父子相傳古今
天下一定之理不可紊亂如蒙准呈將亂統
生事之徒發遣本國究理允合公道又遣開
城尹黃淑卿于納哈出以報九住之來納哈

出曰我本非與高麗戰伯顏帖木兒王遣辛
少
李將軍嬰我幾不免
李將軍無恙乎年少而用兵如神眞天才也
將任大事於爾國矣壬申憲府上疏曰往者
瀋王之變宰相協謀決機諸將仗義奮忠輒
卒偏師晝夜倍道逆戰却逐使朝野寧謐而
賞典不擧無以勸後請第功行賞從之十一
月辛巳祔敬孝大王于大廟大雨震電不克

祔倭寇晋州溟珍縣又焚掠咸安東萊等州
彥陽機張固城永善等處丙戌霧雨雷電
倭寇晋州班城縣又寇蔚州會原義昌等縣
焚掠殆盡己亥祔敬孝大王于大廟以忠惠
王母弟同一室祔以韓氏倭寇寧城郡及東
萊縣十二月納哈出遣使遺白金及羊倭焚
合浦營屠燒梁蔚二州及義昌會原咸安鎭
海固城班城東平東萊機張等縣北靑千戶
金仁贊獻海東靑禑賜白金五十兩以池奫

爲門下贊成事尹邦彥密直提學鄭良生大
司憲金濤左副代言金承得右副代言以禹
仁烈爲慶尚道都巡問使裴克廉晋州道元
帥憲府劾論判事金禧嘗附辛旽稱爲姻婭
多行不義又不告父忌乃削職歸田里三年
正月倭盜會原倉以池湧奇爲楊廣道副元
帥納哈出遣使遺羊馬以印海爲楊廣道副
元帥二月倭寇新平縣楊廣道都巡問使洪
仁桂擊之北元遣翰林承旨孛剌的來冊命

及御前海青來詔曰上天佑命皇帝聖旨諭
牟尼奴曰惟我國家受天眷命統承萬方世
祖皇帝聖德神功澤被四表惟時高麗雖介
在海隅能仰德執虔征先來臣以順以忠帝
用嘉之爰降貴主俾爾祖啓壤王韓作我東
藩百年于茲前嚴伯顏帖木兒汝爾衆以繼
體之典上從有司而不言有于國家恤彼宗
祀廢頹乃簡爾族之良用承厥世是以有脫
脫不花之命今者來言伯顏帖木兒有嗣牟

尼奴在故遣使往問而祖母洪氏請章偕至
夫父死子繼古今之通誼也在理苟安何難
改作今以牟尼奴爲征東省左丞相高麗國
王於戲稽古象賢期於爲治而已牟尼奴其
益懋迺心俾乂我民毋替若祖爲我國藩輔
之義則忠孝之道於是在矣往敬之哉益光
寵命又授尹桓等六人平章事納哈出遣文
哈刺不花來北元遣豆亇達來祭敬孝大王
始行北元宣光年號倭寇慶陽遂入平澤[illegible]

楊廣道副元帥印海與戰不克禑令召募良
家子弟學射御及郡縣吏有膂力者使防倭
諸司員吏告歸田里久不還者削職取其田
給有戰功者以知密直司事趙希古爲全羅
道都兵馬使與衣馬各道要衝皆置防護以
遏流民修築沿海州郡山城令中外決獄一
遵至正條格三月池奫伏誅遣三司左使李
子松如北元謝冊命表曰天地無私廣施生
成之造侯藩有歷優承寵渥之恩竊姓惶呼

四方聳聽伏念臣年才總角材之經邦權世
職而守封深懷競惕効臣順而嚮化常切蘄
傾第緣道阻於朝宗易致讒興於萋斐惟哀
懇必期於奏達顧臣庶冒昧而籲呼睿謀克
灼其群情霈澤仍從於寬典遂令陋質獲被
耿光爵既襲於眞王秩又升於左相賜以仙
府之醞侑以錦毛之禽顧無糾逖之勞豈意
褒崇之賁爲榮過厚揆分難堪茲蓋陛下志
在固存仁敦綏遠敷廣文德兩階之舞雍深

復漢官儀十行之詔密勿天下之勢離必合大平之期適當今謂孤臣爲世皇之外孫謂小邦爲太后之故國眷顧特殊於他姓光華遝趍於常倫臣敢不益殫不二之心恪遵侯度恒貢由中之信永祝皇齡且獻禮物皇帝白金七錠紵布八十一匹皇后白黄紅紵布各九匹二皇后白紵布九匹黄紵布五匹紅紵布四匹中書省太師闊闊帖木兒太保哈剌章大尉蠻子各白紵布八匹黑麻布七匹

鞍子一面平章叅政臺大夫下至內官小臣皆遺紵麻布有差遣禮儀判書文天式報聘于納哈出仍遺麻布各十五匹鞍子一面胡床豹皮屛風等物娘子姐姐至麾下官人各遺紵麻布有差又送納哈出宴餞回禮白紵布八十匹以納哈出翁主文哈剌不花豆亇大等嘗遂受本國官爵皆遺禄俸布納哈出五百匹翁主文哈剌不花俱三百匹豆亇大五十匹宥境內惟洪倫親族及池奫盧不原

憲府以水旱兵革請禁酒從之倭寇西鄙以海州須彌寺爲日本脉設文殊道場以禳之倭寇窄梁又寇江華京城大震以崔瑩爲六道都統使三司左使李希泌爲東江都元帥睦仁吉林堅味等十一人副之受守城都統使慶復興節度義昌君黄裳爲西江都元帥

我

太祖與楊伯淵邊安烈等十人副之受京畿都統使李仁任節度募徵諸道僧徒作戰艦

京山三百人楊廣道一千人交州西海平壤道各五百人遂下令僧徒如有尙避者以軍法論四月倭寇蔚州雞林以睦仁吉洪仲宣爲門下贊成事睦忠同知密直王賓密直副使遣判軍器監事李光甫造戰艦于龍津倭寇蔚州梁州密城等處焚掠殆盡以旱災兵革禁公私宴飲以知密直李琳爲慶尙道助戰元帥倭焚彦陽縣雞林府尹尹承順斬倭四級以王賓爲安東道副元帥瑞城君崔公

掐爲江陵道元帥倭賊入西江崔瑩遷安烈
出師却之禑下書都堂曰今星變旱乾災異
可畏宜釋徒流以答天譴所釋者唯官者金
玄以密直副使慶儀爲西京都巡問使兼西
北面副元帥取及第成石瑚等近臣金處中
第禑喜與鞍馬丙子暴雨雹是月旱五月以
旱宥二罪以下倭寇密城侵掠村落取麥載
船於蹈無人之境安東助戰元帥王賓擊却
之癸未雩且遍禱諸寺以京城濱海倭寇不
測欲遷都內地會耆老尹桓等書動止二字
議可否衆雖心不肯恐後有變禍將及已皆
占動字書名唯崔瑩否慶復興瑩等詣太祖
眞殿卜之得止字禑曰倭寇密邇可從卜耶
遣政堂文學權仲和相宅于鐵原瑩諫之事
遂寢我
太祖擊倭于智異山大敗之庚寅大雨雹禑
以洪仲宣權仲和爲師傅倭賊百餘騎寇南
陽安城宗德等縣新作市廛東廊倭復寇江

華烽火自江華晝擧不絕京城戒嚴遣諸元
帥分戍東西江召募勇士皆賞以官先給布
人五十匹丁酉以德寧公主祔于神孝寺忠
惠王眞殿倭又寇江華大肆殺掠慶尚道都
巡問使禹仁烈以病辭以裴克廉代之六月
文天式還自北元獻玉帶及琉璃盃憲府劾
奏崔仁祐本賤人冒受官爵承命出使擅自
選朝妾獻倭捷欺瞞國家濫受賞賜請置于
法以懲後來遂收賜銀杖流永州道死庚戌
禱雨禑歎曰五月二十九日祖聖忌日也水
旱無災祖聖之願故當此日雨暘不失其期
者四百餘年今乃不雨以予幼沖否德未厭
天心予抑有寃枉耶遂徹膳謂宰相曰旱災
太甚豈無故哉必是寃怨所召肆予欲悅人
心屢下恩宥卿等因循不肯行得無不可於
是宥二罪以下唯金續命不原倭寇西海道
安州金公世等三人擊斬四級與市人五十
匹倭又寇長澤縣元帥池湧奇擊走之禑下

書都堂曰今聞邊民被虜於賊幸而逃還皆指爲賊諜輒殺之甚不可也夫思鄉懷土人情之常況有父母妻子者孰不思還特畏死從賊耳自今凡逃還者必加褒賞雖實諜者毋得殺戮官給資粮以遂其生如有斬倭還者賞之加等其令邊郡張榜以示違者罪之乙卯大雨以知門下朴普老爲西海道助戰元帥謝恩使李子松還自北元元朝臣僚見子松朝服行禮皆泣曰自我播遷困於行間

不圖今日復見禮儀待之甚厚以密直副使李仁立爲西京副元帥判密直韓邦彥爲安州元帥遣判典客寺事安吉祥于日本請禁賊書曰本國與貴邦爲隣雖隔大海或時通好歲自庚寅海盜始發擾我島民各有損傷甚可憐愍因此丙午年間差萬戶金龍等報事意即蒙征夷大將軍禁約稍得寧息近自甲寅以來其盜又肆猖蹶差判典客寺事羅興儒賫咨再達兩國之間海寇造釁實爲不祥事意去後據羅興儒賫來貴國回文言稱此寇因我西海一路九州亂臣割據西島頑然作寇實非我所爲未敢即許禁約得此參詳治民禁盜國之常典前項海寇但肯禁約理無不從兩國通好海道安靜在於貴國處之如何耳倭賊二百餘艘寇濟州全羅道水軍都萬戶鄭龍尹仁祐等率兵候之獲一船殲之禑與龍等衣一襲倭寇西海道永康長淵等縣三元帥擊之倭寇豐州安岳禑下書

都堂曰今困於兵革加以飢饉不可以土木之役重困吾民自今中外營繕一皆停罷倭寇咸從三和江西等縣禑謂宰相曰倭雖賊其屍亦當瘞之況我江華西海之民死於賊暴露甚衆豈可忍視其出内帑錢布以資掩埋野城君金寶一妾朴與寶一適孫金孜爭田誣告孜奸其妹憲府具朴罪縊殺之先是遣使于下三道抄閑散子弟至有鬻子易馬者名雖抄閑散半是農民私隷也至是都堂

毀其實官放還七月以崴平度用盧竭除生
日進馬遣崇敬府尹陳永世根宅于漣州來
世遣日漣州五道之地不可遽擲北元遣宣
徽院使徹里帖木兒來請挾攻定遼衛禑贈
金帶鞍馬不受倭寇豐州西海道上元帥朴
普老逆擊之副使趙天柱等十餘人死遣使
諸道修築山城八月遣啓稟使晉川君姜仁
裕如北元以贊成事梁伯益爲西海道元帥
戊午雨雹倭寇信州文化安岳鳳州元帥梁

伯益羅世朴普老都巡問使沈德符等擊之
敗績請遣將助戰於是以我
太祖及林堅味邊安烈密直副使柳曼殊洪
徵爲助戰元帥赴之
太祖與諸元帥擊賊于海州安烈堅味等奔
潰
太祖將戰置兜鍪於百數十步外試射之以
卜勝否遂三發皆洞貫曰今日之事可知戰
於州之東亭子戰方酣遇泥淖之地[illegible]

太祖之馬一踴而過從者皆不得度
太祖以大羽箭射賊十七發皆斃之乃縱兵
乘之遂大破之
太祖口不言功堅味等諱其敗自以爲己功
要取爵賞是戰也
太祖初御大羽箭二十及戰罷餘三矢謂左
右曰吾皆射左目皆汝往觀之往觀之果盡
驗餘賊阻險積柴自固
太祖下馬據胡牀張樂僧神照割肉進酒命

士卒焚柴烟焰漲天賊勢窮出死力衝突矢
中座前瓶
太祖安坐不起命金思訓魯玄受李萬中等
擊之幾殲日本國遣僧信弘來報聘書云草
竊之賊是逋逃輩不遵我令未易禁焉以三
司右使崔公哲爲義州元帥倭寇海州九月
倭寇靈光長沙牟平咸豐等地倭又寇海平
二州禑授崔瑩鐵鉞使與元帥李希泌金得齊
楊伯淵邊安烈禹仁烈朴壽年趙思敏康來

於灤柳實朴修敬等奔走之以密直副使裴
彦爲和寧府尹姜仁裕在北元遣人來告曰
平章文典成大參政張海馬與丞相納哈出
鍊兵秣馬待高麗軍來欲攻定遼衛時我不
應攻遼之請故又督之遣匣簿判書文天式
告以天寒草枯不可出師倭寇岳陽縣元帥
李琳擊之獲二艘遣前大司成鄭夢周報聘
于日本且請禁賊書曰竊念本國北連大元
西接　大明常鍊軍官以充守禦迺於海寇
只令沿海州郡把截防禦賊徒偵候乘閒入
侵燒毁民廬奪掠人口及覩官軍隨卽騎船
逃匿爲害不小令蒙大將軍言及諄諄又於
弘長老備諳厚意其益圖之十月始置火㷁
都監從判事崔茂宣之言也茂宣與元焰硝
匠李元同里閈善遇之竊問其術令家僮數
人習而試之遂建白置之修京城倭賊四十
艘寇東萊縣庚申雷倭寇咸悅縣政堂文學
權仲和侍書筵講貞觀政要至魏徵對太宗

曰喜怒之情賢愚皆同賢者能節之不使過
度愚者縱之多至失所陛下常能自制以克
厥終則萬代求賴禑曰善哉言乎卿其法魏
徵以教我對曰但殿下容受臣言臣敢不罄
竭心力以贊成事楊伯淵爲安州上元帥十
一月遣前開城尹黃淑卿如北元賀節日下
卯海于淸州獄治伊山敗軍罪丁亥霧塞己
丑以月食停八關會禑與乳媪張氏書曰念
昔先后不幸奄弃予方幼弱惟爾小心保護
以著勤勞式至今休曰篤不忘賜田百結奴
婢十口雖有過愆犯不至十惡皆原宥與長
寧公主及張氏各米豆并六十碩知申事楊
以時四十碩倭寇扶餘定山鴻山又倭百三
十艘寇金海義昌都巡問使裴克廉與戰敗
績倭寇守安童城通津等縣以星變月食宥
二罪以下命韓山君李穡註唐太宗百字碑
以進十二月遣順興君王昇如北元賀正中
郎將池湧淵與判書閔伯萱爭田訴于版圖

正郎李養中詰遇淵嘗在合浦盜官物遇淵得之證告養中爲都官正郞受人賂下巡軍鞫之遇淵逃捕得誅之
帝放還我國人丁彥等三百五十八人有僧達明者遊歷安州等處自稱忠肅王母弟德興君之子潛圖不軌遣判開城府事慶補執之以來鞫問本善州民王加勿也幷其黨五人斬之三司左使李希泌卒贈謚忠靖納哈出遣使進羊一百六十頭毛牛三首四年正月都評議使率百官相地于新京倭寇延安府二月倭寇安山仁州富平衿州以年荒停燃燈以知杆城郡事田光富貪墨害民枷市三日杖流之黜五部坊里軍壬申地震江華府屢被倭寇民失其業給穀三百石賑之三月倭寇富平又寇泰安郡遣判繕工寺事柳藩如　京師謝恩禮儀判書周誼請謚承襲謝恩表曰
帝德天臨萬邦咸仰臣疑氷釋一國更生事久乃明恩深莫報伏念臣[illegible]衣[illegible]歲遽[illegible][illegible]君敢稽告訃以易名輒望哀孤而錫命焉耶諸耽羅以遞送人到於定遼而被留亟期行李之必通乃敢浮海而復年華之屢易尚未回舟同知事變之所由徒切顒呼而無已忽北還家而團聚餘三百人故其向闕以靳須惟億萬歲歡聲競沸喜氣悉均共言曖昧之已明益許恩憐之必至茲盖
陛下舞干体辞弛旨蹐湯綏斯來動斯和華夏蠻貊之率俾道以德齊以禮典章文物之修明乃令海邦獲瞻天日臣謹當率循先人之業永有依歸對越上帝於心恒申頌禱請謚表曰節惠賜謚固帝王之大公請命顯親尤人子之至願冒陳愚懇庸瀆宸聰伏念臣父先臣顓當聖人之作興以小邦而歸附斯克勤於侯度嘗效薄勞奈不永於天年奄辭昭代若稽諸古必易其名敢計告之後時仍陳乞之併瀆今茲更於歲律益翹佇於德音

降臨在茲兢惶無已伏望敦勸忠之典推恤
孤之恩特令貞魂獲家寵命則臣謹當恒述
藩宣之職罙殫頌禱之誠請承襲表曰建邦
樹屏帝命斯彰繼世襲封臣鄰攸慶茲當再
瀆尤切三思伏念臣猥以幼沖適丁憂恤粤
從先考權國事者數年顒望
上恩對天威於咫尺捐躬無地惟簡在心伏
望施字小之恩降纘考之命而令庸品獲被
耿光則臣謹當永覲苗裔之存願爲漢輔共
祝康寧之嚮恒效箕疇贊成事睦仁吉判密
直趙仁壁帥師放火炮習水戰倭寇南陽遂
焚掠水原府府使愼仁道僅以身免元帥王
賓與戰敗績請濟師命密直副使朴修敬赴
之倭又寇林韓二州修京城以密直副使趙
希古爲漢陽道助戰都兵馬使四月倭寇德
豐合德等縣火都巡問使營倭船大集窄梁
入昇天府中外大震我
太祖與楊伯淵合擊大破之五月以旱宥二

罪以下倭寇西州庇仁縣又寇水原龍駒等
處戶長李富擒獲十餘人以評理商議崔公
哲爲楊廣道都元帥六月倭寇清州賊鋒甚
銳我軍望風而遁賊四出攻掠我師復乘間
襲之斬十餘級日本九州節度使源了浚使
僧信弘率其軍六十九人來捕倭賊倭又寇
木州寧州溫水縣平壤君趙思敏卒
帝放還我行人崔源全甫李之富以禹仁烈
爲慶尚楊廣全羅三道都體察使倭寇宗德
松莊求新等縣元帥崔公哲王賓朴修敬等
擊却之七月鄭夢周還自日本九州道節度
使源了浚遣周孟仁偕來丁丑以生辰放囚
北元使來告其主亘吒仇帖木兒即位禑欲
托疾不迎使強之禑出迎行省倭寇牙州入
東林寺崔公哲王賓朴修敬等進擊斬三級
獲馬二十餘匹日本僧信弘與倭寇戰于兆
陽浦獲一艘盡斬之放還被虜婦女二十餘
人八月慶尚道元帥裴克廉擊倭于欲知島

斬五十級虎入京城多害人物
太祖射殪之倭寇延安府及海州遣判崇寧
府事羅世判密直沈德符領戰艦大索倭賊
于諸島周誼柳藩還自　京師禮部尚書李
學炎錄
帝旨以示我國人曰朕起寒微實膺天命代
元治世君主中國當即位之初法古拈王之
道飛報四夷酋長使知中國之有君當是時
不過通好而已不期高麗王王顓即稱臣入
貢斯非力也心悅也其王精誠數年乃爲臣
所弑今又幾年矣彼中人來請爲王顓謚號
朕思限山隔海似難聲教當聽彼自然不干
名爵前者弑其君而詭殺行人今豈遵法律
爲守憲章者乎好禮來者歸爾大臣勿與彼
中事如勅施行憲府上言近來州郡屢經倭
寇凋弊已甚而守令每爲賓客多張宴樂耗
費錢穀侵漁細民爲按察者若罔聞知其弊
日甚自今請令按廉條啓民瘼及守令得失

[illegible]倭寇[illegible]州[illegible]州九月[illegible]
[illegible]太祖與殿下遣[illegible]
[illegible]府尹崔源在　京師
[illegible]門金義殺使先王被弑事源不遣使旨不
[illegible]庭請治其罪乃下[illegible]獄鞫之不服竟殺
之倭寇鐵州復行洪武年號以密直副使林
成味爲西京都巡問使倭寇達山尼山公州
以門下評理韓邦彥判密直李琳爲楊廣全
羅道助戰元帥倭寇益州全州十月倭寇沃
州珍同懷德青山林州楊廣道元帥韓邦彥
擊之斬二級獲馬十匹倭屠燒全州遣版圖
判書李子庸前司宰令韓國柱如日本請禁
賊遣九州節度使源了浚金銀酒器人參席
子虎豹皮等物以成汝完爲政堂文學商議
王承貴金光厚崔準金漢碑安翊張夏睦于
安爲密直副使遣判密直司事沈德符如
京師賀正版圖判書金寶生謝放還崔源等
謝恩表曰神機廣運德洽四方[illegible]

勝一國嫌疑攸釋壅塞必通伏念臣猥以沖資叨逢盛旦嘗馳一二之行李歲月荐更忽值三百之歸來室家交慶矧當源等之既至其慰耦心之曷勝玆蓋
陛下推字小之仁廓包荒之度諒微臣畏天之敬憐殊俗懷土之思悉皆放還令其完聚臣謹當恪恭藩職恒輸事上之忠倍祝天齡永沐漸東之化十一月以門下評理朴普老爲安州上元帥兼西北面都体察使倭寇益州禑嘗召左使洪仲宣政堂文學權仲和等曰京城控海慮有不虞之患且地氣有衰旺而定都已久宜擇地徙都之其考道詵書以聞仲宣仲和及韓山君李穡右代言朴晉祿與書雲觀會議前摠郎閔中理上言詵密記所載北蘇箕達者卽峽溪可以遷都遣仲和及判書雲觀及張補之中郎將金祐等往相之仲和還曰得北蘇宮闕舊基凡百八十間於是設北蘇造成都監朝議尋以峽溪僻在

山谷漕船不通遂寢以冬寒放囚霸家臺倭使來泊蔚州信弘言彼若見我必歸告其國遂給曰高麗將拘汝使懼逃歸辛巳地震賜裴克廉鞍馬衣酒賞捕倭功以地震宥二罪以下信弘與倭賊戰于固城郡赤田浦不克遂還其國以前密直副使黃淑卿爲東北面都巡問使兼和寧府尹有李安仁者剃妻髮稱爲家婢賣之不得欲殺之妻逃安仁與妻父母詰欲拔劒刺之典法司論殺之十二月倭寇河東晉州都巡問使裴克廉與兵馬使俞益桓夾攻斬十九級追擊于泗州斬二級丙午雷置左蘇造成都監時議欲遷都國史有左蘇白岳山右蘇白馬山北蘇箕達山等三所創建宮闕之文故有是役高家奴以兵四萬來投江界遣柳曼殊于東北面吳季南于全羅道安翊于楊廣道南佐時于江陵道王安德于西海道慶補于交州道計點戶口依西北例置左右翼軍惟慶尚道令都巡問

使裴克廉掌之後憲府上疏罷之憲府上疏曰諸道山城國家往往遣使修築多發軍丁不日畢功旋致崩壞其弊甚巨請自今不復遣使令守令徵發旁郡軍丁農隙修葺若未畢則停待明年以為年例功臣之號必待有功近年以來自兩府至六曹判事添設奉翊無寸功者濫授功臣號如有樹立大勳者何以為賞請重惜名器毋得妄與古者非有功不侯今封君甚衆近因倭寇漕運不通倉廩虛竭除省宰封君外其餘封君請勿頒祿無冰

列傳卷第四十六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敎修

辛禑二

五年正月乙亥遼東都指揮司遣鎭撫任誠來索被虜人及逃軍咨曰洪武三年十一月高麗軍馬虜去遼陽官民男婦千餘人及各衛軍人逃往彼處者悉發解送時遼東人傳言高麗遣兵助北元故托以遣誠來覘虛實以審直副使安翊為楊廣道計點使諫官上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近因倭寇水旱之災百姓饑饉宜加存恤勸課農桑而今者後蘇左蘇土木之役方興不已民困力政將轉于溝壑惟失農又不能拾橡栗以自資請即停罷至秋始役禑不聽以災變慮囚二月日本國遣僧法印來報聘獻土物以年荒停燃燈罷移都左蘇丙辰兩寇倭寇順天兆陽珍原等處鄭地與戰敗績丁卯兩寇沔州人前判

崔有龍歷民口八十萬戶計點使安戩事
三月以知門下事禹仁烈爲慶尚道上元帥
[illegible]道副使睦子安爲全羅道副元帥並兼都
巡問使沈德符金寶生回自 京師
帝賜手詔曰爾來者承姦之詐不得已而來
誰令命爾歸爾當謂高麗禍首言朕所云其
殺無罪使者之讎非執政大臣來朝及歲貢
如約則不能免他日取使者之兵豈不知滄
海與吾共之若不信吾命則以舳艫數千精

兵數十萬揚帆東泊特問使者安在雖不盡
殲其黨豈不俘囚太半果敢輕覩乎禮部尚
書朱夢炎錄
帝旨以示國人曰自高麗國王王顓奉表入
貢稱臣其表云子孫世世願爲臣妾何期盡
年之後王被姦臣所弑弑後壘差人來來文
皆言嗣王之使爲未知王之端的拘使詢由
又三年矣朕不忍使者父母妻子懸望特勑
一歸還未幾復差使至却之不納使彼自爲

回不逾數月 止稱賀正貢馬焉由而又傳
稱臣請表皆嗣王之稱如此者五次矣若却
之不納其表皆云嗣王之所爲也然朕觀高
麗之於中國自漢至今其國君臣多不懷恩
但肆詐變而構禍在昔漢時高氏失爵光武
復其王號旋即寇邊大爲漢兵所敗唐有天
下亦嘗錫封隨復背叛以致父子受俘族姓
遂絶迨宋之興王氏當國逼於契丹女眞甘
爲奴虜元世祖入中原嘗救本國於垂亡而

乃妄懷疑貳盗殺信使屢降屢叛是以數遭
兵禍今王顓被弑姦臣竊命將欲爲之首構
讎怨於我納之何益以春秋論之亂臣賊子
人人得而誅之又何言哉乃何前後五次皆
云嗣王之爲陪臣[illegible]之爾中書差人詣彼問
嗣王之何如政令之安在若政令如前嗣王
不被羈囚則當仍依前王所言令歲貢馬一
千差執政陪臣以半來朝明年貢金一百斤
銀一萬兩良馬百匹細布一萬匹歲以爲常

仍將所拘遼東之民無問數萬盡遣回還
乃王位具而政令行朕無惑也設若否此必
弑君之賊爲之將後姦詐並生必肆侮於我
邊隱構大禍於高麗之生民也朕觀此姦之
萌必恃滄海以環疆負重山固險意在逞兇
頑以䟦梁視我朝調兵如漢唐且漢唐之將
長騎射短舟楫故涉海艱辛兵行委曲朕自
平華夏攘胡虜水陸通征騎射舟師諸將皆
比漢唐之爲然且遣使往觀問嗣王安否如

勑施行乃使奏差邵壘趙振隨德符等來二
人至甜水站傳聞本國遣文天式吳季南使
北元乃曰昔殺行人今又懷二心吾與其死
於高麗寧死於我土遂不至而還倭寇道康
縣高城君柳濚率遣前典工判書李演護軍
任彥忠如遼東備好于惣兵潘敬葉旺濟書
至遼東不得入而還以印原寶爲西北面體
察使以太后不豫慮因倭寇谷城又寇南原
殺判官留三日又寇順天府遼東移咨曰、

不遂同知李元爵思帖木兒等三十三人
令刷還黃城等處移來人民四月遣萬戶鄭
龍尹松以戰艦二十艘追捕倭賊以密直副
使安翊爲楊廣道都巡問使甲辰地震護軍
周謙至自 京師曰
帝令周姐姐見我又問你國王是前王子耶
謙對曰前王正妃魯國公主無後今王乃宮
人所出也辛亥雨巳倭寇安山郡禑納判開
城府事李琳女爲謹妃置府曰厚德以琳

爲鐵城府院君慮因五月倭焚掠豐川殺知
州事柳滋按廉金係火官廨民舍虜六十餘
人丙辰元帥沈德符以業精江千戶任堅李
吉生不赴殺斬之并杖文化安集凡承富禑
以端午登市街樓觀擊毬火炮雜戲乙亥雨
雹戊寅太白晝見凡二十五日韓國柱還自
日本大內殿義弘遣朴居士率其軍一百八
十六人偕來乙酉以旱命判典醫楊宗眞行
[illegible]求雨宗眞號碧雲本閫中建士也善[illegible]

州鐵原君崔[illegible]諫曰殿下亻
學射御擊毬乎昔學射親征伐則國不國矣
自古稱聖君者必言堯舜稱虐君者必言桀
紂願以堯舜爲法桀紂爲戒用賢去邪以興
至治閏月安州元帥崔元沚擊倭于永清縣
敗之遣檢校禮儀判書尹思忠報聘于日本
禑以封妃宥殺八十以下罪倭寇蔚州雞林
府六月倭寇[illegible]元帥禹仁烈擊走之
帝遣還耽羅[illegible]風人洪仁隆等十三人倭賊

自雞林向江陵道以趙仁壁爲江陵道元帥
朴脩敬爲慶尚道元帥兼府尹癸未太白晝
見北元遣僉院甫非告郊祀改元天元納哈
出亦遣文哈剌不花來及還禑曰丞相與吾
先君稱兄弟吾以父事之遣李咸布各一百
五十匹倭寇龍州義州萬戶張侶擊却之庚
寅太白晝見辛卯亦如之七月倭寇樂安郡
遣永寧君王彬如北元賀郊祀改元前判三
司事孫洪亮卒贈謚靖平李子庸還自[illegible]

九州節度使源了俊歸被虜人二百三十
口獻槍劒及馬倭入武陵島留半月而去八
月倭寇餘粟縣又寇隨郡二州以前雞林尹
金光富爲合浦都巡問使遼東都司移咨都
評議使司曰近聞納哈出遣人經由哈剌雙
城潛往高麗行禮胡主帖古思台帖木兒亦
遣使馳驛前往高麗會議公務切詳本國累
嘗遣使賫貢我朝臣禮既施畏謀難畜納哈
出詭雖差人潛往本國意復與交通可將

胡使差人押送以表忠誠不然則姦究自昭
後悔無及以知密直司事池湧奇爲全羅道
元帥九月流乳媼張氏于砥平縣時政堂文
學許完同知密直尹邦晏托張謀去內宰樞
林堅味等事敗張常在禁中公受賄賂多行
不法禑嘗數往妃所張曰禮君王必擇日御
妃嬪今何如野狗綏綏乎至是臺諫并劾不
敬之罪流之斬完邦晏等語在崔瑩傳辛卯
雨雹九月倭寇丹溪居昌冶爐等縣至[illegible]

都巡問使金光富與戰敗死移置海州三
所藏歷代實錄及經史諸書于善州得益寺
以李乙珍爲忠州州陽道兵馬使張伯淵爲
淸州兵馬使分領諸將來以備倭寇倭寇山
陰晋州泗州咸陽道使西海楊廣等道發水
軍備倭寇以前崇敬尹李元瑄爲楊廣道上
元帥十月梨花戊辰大霧己巳雨木冰禑移
居梨峴漸岡本柳芳係家也禑泣花園視花
木內宰樞具衣冠所乘輅請乘騎曰吾聞學

乘馬未聞學乘車遂如之詣太后殿上書曰
予今幼沖國家粗安惟太后德是賴以撤洞
闕遠太后殿故罷之從居于此如家訓誨敢
不敬聽遣門下評理李茂方判密直裴彥如
京師進歲貢上陳情表曰臣生十歲臣父臣
顓暴薨祖母洪即命臣居喪次主喪事臣但
知哀號不知所爲未幾群臣奉祖母之命請
臣權署國事臣雖欲辭避其道無由群臣具
表文請臣署名入奏

天子乞賜先臣謚號并臣爵命歲月逾邁茲
今未蒙明降臣雖愚蒙豈不恐懼私心自念
亡父能知天命所歸舉國內附降年不永奄
爾遘叛臣金義盜殺使臣奔于北方祖母
既老臣又幼弱時之事艱未有若是之甚皆
不賴
天子保全之恩將何以圖存以此所以奉
表懇望曰俟德音之至也陪臣德將而自
京師欽奉

聖旨伏讀流汗跼天蹐地若無所容祖母洪
謂群臣曰吾孫年幼必不能別白事宜群臣
又難自達妾當上表數奏是用差陪臣李茂
方裴彥等齎[illegible]母表文并管領金三十一
斤四兩銀一千兩白細布五百匹黑細布五
百匹雜色馬二百匹赴京伏望
陛下錄先臣歸附之功察祖母窮迫之情賜
先臣謚命臣襲爵歲貢之物亦容小邦不拘
定數隨力所辦以獻則先臣含笑地下迫

子孫世爲　聖朝藩輔臣之至願也臣之
華也伏惟　聖鑑採納王太后表曰故高麗
國王王顓母太妃妾竊聞自古帝王臨御海
內外萬邦蒼生共惟臣妾男爲臣女爲妾其
類雖殊其性則同其勢雖殊其情則親故曰
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今妾
勢窘事迫不過號天而已
陛下卽天也而視聽自我民天不言而
陛下代之言此妾之所以瀝冒天威而謦謁

所蘊也妾生十六歲事先臣王燾生二子長
曰禎次曰顓禎之子曰昕曰眡相次襲位而
皆早夭無後顓最後立事妾盡孝道國人悉
知之天地悉鑑之及
陛下卽位顓能知天命有歸樂於內附
陛下亦知其忠矣不幸短命暴亡致疑傳言
失眞聞于天聰
陛下憫之誠是矣雖然其亡也暴故致人疑
耳非有他故也若其殺僞之賊金義在今

斷之處卽生姦計欲立瀋王爲王逃入胡
至今不敢還國則本國之不興也明矣妾又
聞興滅國繼絶世聖人之大政也況國未至
於滅世未至於絶乎今禑以顓遺孤權署國
事表請贈謚襲位已有年矣妾與國人無大
無小日夜瞻望以俟德音而猶未降也
陛下爲天地於天地之間洋洋乎發育萬物
各得其性而獨小邦不霑王化妾實痛之妾
實痛之又念小國濱海隣於倭國日與爲敵

故其執政皆爲將帥居中者少以出入朝恐
致踈虞儻或倭賊得志豈非小邦之不幸
朝廷之所慮哉小國地薄不産金銀中國之
所知也馬有二種曰胡馬者從北方來者也
曰鄕馬者國中之所出也國馬如驢無從而
得良焉胡馬居百之一二亦中國之所知也
近因倭寇損傷殆盡布匹雖出於國中然數
至於萬誠難充辦遼東流民戶見行出榜
招集妾自少未嘗妄言況敢欺天乎妾生今

□□戊戌行年八十又二朝暮當辭臧代謝
不忍立兒顓一心向化之美泯而不彰倘蒙
孤孫無以立於世是以抱禮法披心腹以冀
陛下一悟
陛下哀之恕之賜先臣之謚降世爵之命收
臧貫之詔使小邦紀圖其宜昨節獻土物求
承襲守則妾當安心待盡而亡兒顓亦當圖
所以報恩於冥冥之間矣妾以婦人享其二
子三孫相繼榮養一旦遇急難不能有所別

白於　聖明之世將何以見先臣於地下乎
令人有十金之産尚欲傳之子孫無所墜失
況一國乎況老牛舐犢之情乎妾臨表涕泣
不知所云遣贊成事睦仁吉密直副使睦子
安梁濟捕倭于全羅道戊子雷三司左使權
仲和門下評理曹敏修相宅于檜巖以書雲
觀言道詵所謂左蘇即此地故也壬辰大霧
凡七日十一月禑獵于新京以慶尚道元帥
禹仁烈爲合浦都巡問使十二月杖宗簿副

令□□流于楊廣道內廂流贊成事商議□
伯益于昌寧以義與張氏謀事伯益知而不
告也乙亥雷地震以同知密直慶儀爲西京
元帥禑宴李琳及琳母李氏妻洪氏于禁中
賜洪氏以下韓國大夫人印琳等既出禑與宦
官張樂極歡尊正色曰古人有言人惟求舊
衣必求新今臣僚在予左右言予得失交修
啓沃雖有讒說予不信也向者張氏誣我捷
我有國以來困辱妖物之手與我若也幸賴

憲府糾摘妖物遠竄宮中稍安外有耆年碩
德圖議庶政內與爾等置酒以樂亦何妨乎
納聆出遣人遺鷹及羊憲府上䟽曰張氏本
侍婢冒稱乳媼濫干恩寵嘗與池奫交通謀
亂又與楊伯淵洪仲宣金濤等相應情跡暴
露餘悉伏辜張氏幸免今又送腹心元順于
許完尹邦晏通謀事覺完等已就典刑獨張
氏流外今聞李義俞甫相與結黨欲令張氏
□□乞誅張氏以絶禍根六年正月癸巳朔

放朝賀斬張氏傳首于京以右常侍朴永忠
爲公州道兵馬使禮儀判書皇甫琳爲全羅
道兵馬使以安東元帥朴修敬爲慶尚道都
巡問使永寧君王彬賫詔還自北元禑馳馬
于男山二月李茂方裴彥至登州而還茂方
等至遼東都司禀省府臺官欽奉
聖旨所貢既不如約陪臣不至爾中書差人
諸彼發遣來使回還須如前約方許來貢北
元遣禮部尚書時刺問直省舍人大都閭冊

禑爲大尉禑率百官郊迎倭寇永善縣有人
自遼東來言遼東訓兵欲攻納哈出乃遣判
事崔鄲副正安天吉于西北面覘之門下評
理朴普老卒贈謚敬烈倭寇寶城郡入富有
縣以洪仁桂爲江界元帥崔元沚爲泥城安
撫使三月倭寇順天松廣寺禑獵于城東翼
日又獵于伯顏郊崔瑩等驅獸而前禑射中
之以韓邦彥爲安州道元帥還寧直副使文
天式如北元賀節日謝冊命倭寇光州及長

城和順二縣遣元帥崔公哲金用輝李元林
金斯革鄭地吳彥閔伯萱王承寶都興擊倭
于全羅道以尹桓爲門下侍中四月遣崇敬
尹周誼如遼東咨曰小邦事大之禮不曾有
缺欽蒙
聖慮憂恤特降
詔旨許以三年一聘近年以來朝貢不通蓋
因孫內侍身故金義叛逆事孫內侍本國者
害之則當及延院使一行豈止此官金義逃
入胡地不敢還國則本國之不干衆所共知

向使沈德符等同來使臣到來觀察曲直自
照使臣亦既不至李茂方半塗而回如此事
情不能上達負屈莫伸竊見都司見處東藩
重任儻若　朝廷必使小邦受罪豈不可憐
乞加詳察特爲辨明俾小邦復遵原奉
詔旨許容陪臣入朝始終欽蒙
聖恩世世子孫永爲臣妾誼至遼東都司飛
報　朝廷
帝命執誼至　京師流柳珣爲漢陽道都[illegible]

馬使兼漢陽尹崔瑩兼海道都統使三司右使趙仁壁爲江陵道上元帥五月禑欲觀石戰戲知申事李存性諫曰此非上所當觀禑不悅使小竪歐存性存性趨出禑取彈丸射之國俗於端午無賴之徒群聚通衢分左右隊手瓦礫相擊或雜以短梃以決勝負謂之石戰倭賊百餘艘寇結城洪州行代言徐鈞衡掌國子監試禑欲觀詩賦題鈞衡不從曰場屋試題不可外洩禑醉遊花園結綵棚張

樂領三司事崔瑩領諸元帥出屯東西江備倭刑巫蠱者六人禑以賊退與崔瑩酒召還憲府上疏曰我祖宗皆設書筵講論理道涵養氣質薰陶德性以爲理國之本上昇王邁祖宗之法當殿下之在潛邸也命二大臣以爲師傅朝夕講習其慮深遠及殿下即位之初日開書筵擧國欣懽近來全廢講讀中外臣民莫不缺望願殿下復開書筵日與老成大臣講論理國安民之道報平之禮府以聽

宜布令實祖宗成憲先代君王奉行懈詳代停廢不行非徒有虧祖宗之良法亦使軍國機務多所淹滯願自今勿廢報平之禮禑納之取及第李文和第禑賜乙科三人馬又以文和李琳之孫女壻賜紅鞓以不能禦倭杖流全羅道助戰元帥崔公哲楊廣道都巡問使安翊斬其都鎭撫二人以典理判書金斯革爲楊廣道都巡問使六月禑微行至怡家取鍛具並怡禁中其主奔告崔瑩瑩因之

乃詣闕請勿置怡禑怒命近臣毆其主以吳彥爲楊廣道助戰元帥彥嘗奪人財穀送于其家凡五十馱時之爲師者貪汚多若是倭寇井邑縣元帥池湧奇擊之禑始出報平廳聽政謂諸相曰凡爲王者必受命天子者當之今予猶未受命委政耆舊聽其所爲職予默察其政雜然無統甚孤予委任之意自今以後每月初二日十六日各司之長親啓職職予當課其能否

帝以五月初四日雷震謹身殿頒
三司右使石文成卒禑召林堅味
豎馳馬于男山禑移居開城尹權鋹家是月
京城饑布一匹直米五升七月辛卯太白晝
見經天癸巳亦如之典獄署令金德生僞造
檢校告身十五通事覺杖之乙未以生辰宥
二罪以下信州監務申英乙嘗爲國贓錄事
盜官物事覺杖之爲典法爲隷全羅道元帥
池湧奇與倭戰于鳴良縣奪所俘百餘人以

典法判書權季容爲楊廣全羅道察理使前
判典農寺事黃希碩爲體覆使禑遣宦者李
得芬讓崔瑩曰有民杜然後爲國今使倭寇
侵掠至此何也我當親征瑩曰臣請往擊之
倭寇西州又寇扶餘定山雲梯高山儒城等
縣遂入雞龍山婦女嬰兒避賊登山者多被
殺獲楊廣道元帥金斯革擊走之倭掠青陽
新豐鴻山而去北元遣使頒赦納哈出使人
亦來倭寇錦沃二州又寇咸悅豐堤等縣李

山寺太祖眞移安于順興避倭寇
也甲寅隕霜禑令小豎坑坎後苑給知申事
李存性陷之因以此等戲爲樂禑欲出獵李
仁任崔瑩等止之禑曰吾素不好鷹犬諸相
實導之也且卿等好遊畋能飛過不蹂禾稼
耶八月還海道元帥羅世沈德符崔茂宣以
戰艦百艘追捕倭賊禑獵于城南凡五日以
宦者李得芬金實爲守城元帥身佩弓矢臂
鷹而出使宦官小豎胡歌胡笛彈琴擊鼓以

從知申事李存性獨不弓矢禑怒罰之禑又
欲如木村之野李仁任諫曰君向木村必過
玄陵過而不奠可乎所奠之物豈可猝辦且
奠當禮服將如之何禑以問崔瑩瑩對亦然
乃止乙丑謹妃生子命名昌宥一罪以下禑
登殿戲有窺者輒執而杖之倭寇公州金斯
革擊斬四級羅世沈德符崔茂宣等擊倭于
鎭浦亮之奪所虜二百三十四人金斯革追
擊餘賊于林川斬四十六級禑出遊里巷時

於角是船殺雞犬日以厭消城中雞犬殺
倭焚黃澗集侮中牟化寧功城青利等縣遂
焚尚善二州昌城君成士達卒遣使徵兵于
楊廣西海道體覆使周誼在　京師寄書都
堂曰誼五月初四日到遼陽遼陽飛報
朝廷遂致誼七月初五日入見
帝命縛誼幽于大界寺數日中官本國人尚
寶監崔安至問其官由誼對曰凡
朝廷所需不如約者罪我小邦地僻民稀物

産尠少未易辦耳今
聖恩海涵春育萬邦感寧如不憐我小邦雖
誅一誼亦何濟哉中官遂以誼言入奏明日
帝召誼御札示誼曰彼東夷易施輕詐往來
肆毒果是求安者耶必欲根禍於將來者歟
誼再拜扣頭對曰小邦豈敢肆毒其貢不如
約者非忠誠不至實民貧而物不備也
帝震怒復示誼曰弑者弑其主中國已與絕
交有勑諭高麗限山隔海似難聲教使彼自

不爲乃詐多端數求願聽統屬及至約
効貢姑定常貢之例以爲驗却乃弗從果所
統屬者歟抑姦詐現然歟於是命校尉將誼
而出仍使監之又明日復遣崔安謂誼曰爾
既來此必不得歸爾今通事先往取貢如前
約復諭誼前所需馬一千已貢若干今再取
續作一千明年金一百斤銀五千兩布五千
匹馬一百以爲常貢之例則赦爾東夷殺使
及內使之罪

帝命如是誼敢傳達惟諸相圖量之倭侵京
山府新谷部曲禑出後苑命放群馬令左右
捕之輒賜捕者倭屠咸陽九月禑率群少馳
馬後苑或手自飛索以鞚馬無所不爲禑升
殿上手瓦礫擊人又入後苑與上護軍文達
漢知申事李存性習射取存性笠爲的以密
直副使裴克廉爲慶尚道都巡問使倭焚雲
峯縣禑與內豎夜至密直使柳濬第索其室
女遂曰臣之有女國人所知若行聘禮臣敢

一夜入夜禍五至其弟竟不得逞即以也
太祖興諸將擊倭于雲峯大破之餘賊奔智
異山以子昌有疾釋因十月開諠還自
京師以密直副使閔伯萱爲西京道副元帥
禑與林樸等持竿黏雀于閭巷於牆下而
喉之禑不視事日與群少馳騁閭巷殺雞
犬宰相諫官莫有敢諫者辛未雷雹壬申雷
丙子霧禑率林樸等擊殺犬于閭里里人不
知而罵之禑怒又亂于佛日寺之野倭焚

金海府十一月左司議白君寧等上疏曰殿
下年甫十歲嗣承大統先王遽棄群臣南北
多虞人心動搖朝夕冀保社稷之危甚於累
卵殿下能以幼冲之年遵奉太后之訓謹守
法度尊師好問日與將相大臣開經筵講論
修身理國之道至於威儀動作之間不失尺
寸四方之使莫不嗟嘆歸語其國曰聰明英
偉他日太平主也由是覬覦之徒不敢生心
父老懽忻以望維新之化天地祖宗實知實

臨之我殿下早降元子以紹祖宗之緒實三
韓萬世之福也殿下於此安可不爲子孫萬
世計耶自今年正月以來道路流言殿下頗
與兒輩昵心鷹犬馳馬後苑臣等始聞之以
爲殿下即位之初年方幼冲尙不如此況今
春秋已長宮闈已備惟當作爲大經大法明
示萬世豈容如此萬一有之皆兒輩所爲耳
近者殿下日與頑童捨儀衛出遊閭巷宿衛
之士但守空闕而已路人見龍顏不知以爲

無賴少年至有犯淸塵者三韓之人無貴賤
老少莫不缺望相告曰主上何爲至於此哉
大臣百官皆仰屋竊嘆但畏天威不敢開口
夫人主一身生民之休戚社稷之存亡繫焉
故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一言之非
取笑四方一動之失貽患萬世可不愼哉以
殿下聰明豈不知今日所爲不合於先王之
道也其不顧天下之非笑而爲之者必非殿
下之意也由小人之輩進言曰今當國家

辭之曰雖以人主之尊不可不習武也以
邪說上惑聖聽殿下不察以爲此輩眞愛我
也遂乃深信而行之夫以堂堂盛朝將相士
卒各奮忠義凡有所向靡不摧挫豈必殿下
親自馳馬試勇然後能保社稷哉躍馬撫劒
匹夫之勇也好之不已必至於敗身殿下何
學焉昔漢昌邑王馳騁田獵王吉諫而不聽
及至爲帝不改其行輕出無節時方久陰夏
侯勝諫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又不聽終致

傾覆爲天下笑殿下受太祖四百六十餘年
之社稷三韓億兆之命懸於殿下之一身萬
一馬逸顚蹶其於宗廟社稷何洪範有之曰
狂恒雨若今自孟冬以來連月淫雨天之眷
眷於殿下而欲其改過遷善者明白切至矣
伏望殿下上念天心下察輿情爲社稷萬世
計放黜頑童無復輕擧親御報平廳聽斷萬
機日開經筵詳延老成講論治道成就聖學
如有行幸則一遵祖宗故事必待中嚴外辦

百官序立天仗整齊淸道而後行禑不聽形
與承旨徐鈞衡馬一匹辛卯禑欲學鑄鏡
召鏡匠禁賊使安吉祥病死日本押物中郎
將房之用還探題將軍五郎兵衛等使偕來
獻土物十二月禑遊黃丙沙洞遇羨女挈入
民家淫之又嘗挐密直李種德妓妻梅花淫
于路傍人家尋納宮中禑遊戲晝夜聞人有
女輒突入奪之遣門下贊成事權仲和禮儀
判書李海如 京師貢金三百兩銀一千兩

馬四百五十匹布四千五百匹請謚承襲請
謚表曰聖君恤典易名示終孝子至情顯親
爲重肆當呼籲罔極凌兢伏念臣否運之逢
嚴顏奄棄上表請謚贈企今爲七年對影撫
躬悲傷則如一日玆殫悃愊益切悚惶伏望
陛下察外夷布列之雖多如先臣歸附者有
幾特須茂渥以慰貞魂臣謹當與祖考爲一
心幸螢箕域傳後昆於萬世來作漢藩請承
襲表曰天臨在上敷施生物之仁情動乎中

顧望分茅之命茲當呼籲冞切兢惶伏念臣
夙從弱齡已值否運徘徊對影悵末由兄友
弟恭怵惕存心庶無隆父作子述故再陳襲
爵之請而上達向化之誠自始至今益勤無
怠嚴律已七周之久星軺無一介之來瞻企
未遑獻賀以表忠願所在神明共知伏望
陛下記先臣歸附之初憫小國危疑之際不
責既往而許自新特頒綸綍之音俾守箕裘
之業臣謹當戢飽以德保奮青社之群生末

終是圖拜獻華封之三祝禑以李仁任生日
至其第張樂酣飲至夜乃罷與馬二匹憲府
上疏曰惟我先王宵衣旰食惕厲寅畏日與
大臣講論經道出入起居罔敢或輕必諏日
擇方整備儀衛然後行近年以來倭寇侵陵
國家多難大元近居北鄙　大明屯兵遼瀋
朝夕覘我事情將然之患不可測正殿下兢
畏勵精非禮勿動之時也而日率群少輕出
遊戲閭巷險隘無所不至恐有顚蹶之虞不

測之變也禑覽疏頗懟悔欲讀書令進通鑑
一部七年正月丁亥朔受朝賀禑畋于東郊
又登殿屋上二月以朴林宗為西京都巡問
使禑畋于西郊以李仁任為門下侍中崔瑩
守侍中禑移居院使金光壽第以南秩為慶
尚道都巡問使倭焚寧海府癸未日有黑子
遣使賑慶尚全羅道饑禑畋于長湍三月禑
火獵于東郊次虎串放群馬于飛索以縛之
權仲和等至遼東都司以歲貢不滿定額却

之乃還以門下評理羅世為東江都元帥贊
成事貴崇為西江都元帥沿江要衝皆置元
帥以備海寇凡十五所倭寇江陵道遣簽書
密直南佐時密直副使權玄龍擊之時是道
大饑備禦甚疏遣同知密直李崇率交州道
兵以助之戊戌大雪二日全羅道饑民多餓
死諸戍卒及人民逃散過半崔瑩請錮濱海
州郡三年租稅從之復營壽昌宮倭寇松生
清珍三陟平海寧海盈德等地焚三陟縣江

慶道副元帥南佐時報倭入三陟尉珍欲取
吾介省谷兩倉之穀不克而退令徵聚飢民
守之爲難請發倉賑饑至秋還之江陵道助
戰元帥報交州道發兵皆羸弱不可用其步
兵今已放遣請除烟戶軍先揀散官凡今
朔方道騎兵二百來助從之四月攝事于諸
陵獻官闕以崔伉柳蘊錄事鄭修遺忘不告
都堂也都人以釋迦生日燃燈禑欲微服從
行觀燈下馬僕人宦者少遲禑手策馬蹴傷

其面憲府以內乘別監邊伐介等掌廐馬不
能調習而又非時進馬至使上驚動請罪之
乃杖流伐介等五人己巳兩電倭自智異山
逃入無等山樹柵圭峯寺巖石間三面峭絶
唯小逕緣崖僅通一人全羅道都巡問使池
乙珍募敢死士百人乘高下石以火箭焚其
柵賊窘墜崖死者甚衆餘賊走海竊小船而
遁前少尹羅公彥以快船追及盡殺之擒十
三人以畢憲因五月倭寇伊山戍楊廣道都

巡問使吳彥戰却之斬八級擒一人海道
戶崔七夕私放軍三十餘人以其糧送于家
事覺下獄雞林元帥尹虎斬倭十一級遣判
典農事李龜柘于西北面刺探定遼衛事變
京都有一尼自稱彌勒人皆信之爭施米布
憲司杖流之宥二罪以下書雲觀言旱既太
甚請禁屠殺罷土木之役安東兵馬使鄭南
晉擊倭斬十六級倭寇寧海府遣密直提學
張夏及判事楊宗眞禱雨于開城大井是日

雨興夏廐馬三司右使柳濬卒慶尚道高靈
郡饑棄兒滿路餓死者不可勝計六月憲府
言僧徒多依近幸受上押願文橫行中外願
自今如有憑緣受押者罪之且州郡吏苟避
鄉役者多請除中料舉立軍功外勿許免鄉
禑納之倭寇庇仁縣以密直鄭地爲海道元
帥安東兵馬使鄭南晉體覆使黃希碩捕倭
禑與酒及馬禑畋于延福亭倭焚永州倭船
五十艘至金海府圍山城元帥南秩擊却之

秩又戰于寧海蔚州梁州青陽等處凡再戰
斬八級以前密直使池湧奇爲楊廣全羅慶
尙道助戰元帥海道元帥鄭地病以門下評
理商議沈德符代之禑奪騎人馬出遊時內
乘畏憲府不敢非時進馬故禑頻奪人馬於
是諸闕者皆匿其馬知門下府事商議李穡
卒贈謚翼孝倭寇蔚珍縣權玄龍與戰中興
遂齊擊敗之斬二十級獲馬七十匹禑奪騎
人馬出遊手執鐵杖遇狗擊殺之一日所殺

或至二十餘料物庫及諸倉庫告罄因倭寇
興旱災未納貢賦故也禑乘醉馳馬于龍首
山墮馬輿還七月倭寇金海府慶尙道按廉
報倭入丑山島欲寇安東等處甫州普門社
所藏史籍請移內地遣史官移置忠州開天
寺庚寅以禑生辰宥一罪以下禑集群妓宮
中爲長夜之樂自是殆無虛日倭寇固城縣
南秩與戰斬八級濟州人飄泊上國境時
大明疑我從北元見囊中書有汜洪武年號

喜厚慰遣還遣前判事李希椿于楊廣交州
道監造戰艦遣副正鄭連于定遼衛以探事
變辛亥大雨八月禑令群妓奏樂與布一百
五十匹抄坊里人及京畿丁夫修城門頒祿
未賜自七品以下皆給以布宦者朴元常導
禑作十六天魔樂憲司上疏斥之禑畋于新
興書雲觀請移都於是議徙漢陽九月倭寇
泰州瑞州禑獵于郊聚牧馬手飛索以羈之
以中外官印制無等改鑄之南秩擊智異山

餘倭斬四級并獲馬十六匹十月壬子朔日
食憲府言變怪屢見禍患可畏請夙興夜寐
恐懼修省不聽禑畋于江陰縣宴樂達曙賜
奏樂人布一百匹辛酉大霧豐儲倉告匱禑
率宦官二三人夜二鼓踰宮牆而出直宿諸
臣不知所之大驚俄而禑還倭寇臨河縣壬
申彗見于氐長丈餘十五日乃滅遣門下評
理金庾如 京師賀正禑畋于江陰縣令女
京師奏樂徹夜與布百匹十一月癸未雷

丙戌震雹雨雹遣賀直使李海如京師賀
馬九百三十三匹以前典工判書崔賢進爲
永原富平道兵馬使海陽萬戶土書不花遣
人獻鷹禑悅倭寇保寧縣靜州吏岳閑石元
益李松壽等叛入遼瀋境誘民屯聚爲賊入
寇昌州倭寇密城郡知兵馬事李興富斬三
級禑夜遊閭里路過徼巡官追射之自是日
與倡妓官竪遊戲無度連宵不寐好晝寢日
晏乃興十二月壬戌以謹妃生日宥二罪以

下延山府人任加勿爭財殺其兄軍器少尹
鳳起及妻娶乃囚加勿于獄禑納謹妃宮人
鸞婢寵愛之書雲副正盧英壽之女也英壽
咸遠縣人初爲長寧公主殿臣金庾李海至
遼東不納乃還八年正月門下評理成元揆
卒贈諡簡憲性蘇以能稱遼東胡拔都率兵
一千潛渡鴨江突至義州圍上萬戶張侶家
侶與其子思吉思冲力拒之侶被創二子俱
中矢胡拔都奪侶財產及馬十五匹以去副

萬戶崔元沚追擊斬二十餘級侶本化寧人
入鎭爲義州站吏能射御賂權貴得拜萬戶
性貪而無知人心不附遂爲賊所輕禑謁玄
陵正陵遂畋于開城賑慶尙江陵全羅道饑
二月以門下評理韓邦彥爲西北面都體察
使兼安州道上元帥前知門下事商議金用
輝爲都安撫使兼副元帥以備定遼衛兵判
書雲觀事張補之等上書以變怪屢見請遷
都避災禑下其書都堂李仁任執不可遂寢

以德城君吳季南爲慶尙道都安撫使封鸞
婢爲毅妃父盧英壽爲大護軍母爲福安宅
主倭寇林州都巡問使吳彥擊之不克置盤
纏色令大小文武官吏出馬匹及紵麻布有
差以備歲貢禑給毅妃印以義順庫爲妃私
藏禑以子昌病宥二罪以下甲戌日有黑子
大如雞卵凡三日有私奴無敵自稱彌勒化
身伏誅海陽萬戶金同不花遣其子夫耶介
爲質閏月倭寇林州扶餘石城禑畋于南郊

禑與閹竪內乘遲少輩馳騖閭閻擊殺雞犬
奪人鞍馬金同不花遣人獻鷹禑與衣服禑
獵于東郊禑嘗曰吾聞史官記吾過失若見
則吾必殺之由是史官不敢近倭寇平海郡
金同不花以所管人民來投處之棄嘗兀之
地日本歸被虜男女百五十人無麥苗三月
倭寇三陟蔚珍羽溪等縣立毅妃府曰德昌
拜盧英壽爲密直使時毅妃寵傾後宮衣服
器皿奢麗之物過於謹妃由是其父亦榮顯

不日封君氣焰燀赫倭寇寧越禮安榮州順
興甫州安東四月憲府劾慶尚道都巡問使
南秩不能禦倭事下都堂李仁任與秩善止
令安置宜寧縣禑夜出觀燈禾尺群聚詐爲
倭賊侵寧海郡焚公廨民戶遣判密直林成
味同知密直安沼密直副使皇甫琳前密直
副使姜筮等追捕之成味等獻所獲男女五
十餘人馬二百餘匹禾尺即楊水尺遣門下
贊成事金庾門下評理洪尚載知密直金寶

生同知密直鄭夢周判宗正[illegible]使李海典工判
書裵行儉等如京師進歲貢金一百斤銀
一萬兩布一萬匹馬一千匹禑以子江陰江
陵道上元帥趙仁璧副元帥權玄龍與倭戰
斬三十級西海道按廉使李茂獻所獲禾尺
三十餘人馬百匹諸道按廉守令各獻所獲
下巡軍鞫之斬其首謀者沒入妻孥馬匹餘
皆釋之都評議使司牒諸道按廉分置諸州
比平民差役有不從令者斬之以密直副使

李居仁爲慶尚道都巡問使密直副使尹有
麟爲全羅道都巡問使倭踰竹嶺寇丹陽郡
元帥邊安烈韓邦彥等擊敗之五月慶尚道
陜州有一私奴自稱劍大將軍其徒一人稱
抄軍將軍一人稱散軍將軍聚徒衆群行剽
掠將殺其主及守令以作亂按廉使安景恭
遣州軍捕斬之取及第柳亮等倭寇永春縣
丁卯太白晝見倭寇淮陽府六月宥二罪以
下禑如尚乘閑馬如惠妃殿如盧英壽家自

芷尚乘及英壽李仁任家無日不至或一日九至設宴其他所往不可勝紀金庾等至遼東不納乃還倭寇慶山大丘花園雞林等處又寇通濤縣遣典法判書趙浚爲慶尚道體覆使以李仁任領門下府事崔瑩領三司事洪永通爲門下侍中李子松守門下侍中諫官鄭澄等上疏曰人主一身萬化之源宗社之安危生民之休戚係焉古之人君克愼威儀非禮勿動有所行幸必備儀衛動必以時

出必端門行必黃道殿下但率一二僕從登夜馳騁閭巷竊念鑾輿在前屬車在後猶恐有銜橛之虞況以一二僕從不限晨夜馳騖街曲萬有驚猝之患其可悔乎矧今南國屯兵近境倭賊深入州縣又有草賊竊發其反閒者竊覘京都屢見獲焉由此觀之安知不有姦人刺客之變耶此舉國臣民所共寒心也伏惟殿下深慮動必以禮出入有節宗社幸甚禑不聽七月以張夏爲各道山城巡審

[illegible]
太祖以門下贊成事爲東北面都指揮使時
[illegible]拔都虜掠東北面人民而去以
太祖世管其道專務威信兼著遂以鎭撫
帝平定雲南發遣梁王家屬安置濟州禑遣密直司使柳藩如 京師賀表曰大稀秋之一統運啓中邦整雷霆之六師威加南極捷音還播善氣旁騰竊以成昔誠有苗之征漢史記交趾之擊蓋其執迷而干紀故乃聲罪

而致討蠢爾雲南濱於海徼妄謂險遠之足恃敢肆跳梁而不恭爰出睿謨偉矣萬全之舉克平獷俗赫然一怒而安息馬投戈超今邁古茲蓋
陛下重華協德光武同符告厥成功混車書寰宇之內屈此群醜置俘虜海島之中是宜氛祲之消益慰神人之望伏念臣幸逢昭代欣聞凱歌攝政鰲東雖阻駿奔之列陳詩羨上卿申燕賀之誠八月戊子太白晝見彗星

見太微東藩長丈餘議定遷都漢陽諫官上
疏止之不聽有鄭賚者入定妃殿潛通侍女
杖流延安府杖侍女黜之禑出正殿視事禑
獵于新京九月白州守洪順上書曰南京鎭
三角山火山也木性之國不宜爲都禑不聽
賜宮女理裝布五千餘匹命守侍中李子松
留守癸酉禑至漢陽十月禑畋于郊倭寇南
原慶尙道助戰元帥知兵馬事沈于老斬倭
三級禑被酒馳驟閭里墜馬傷面十一月大

司憲盧嵩等上疏曰近日殿下出遊入直辭
內府令李德時不以告百官有司內乘金天
守等進不調習之馬以致顚蹶請鞫其罪從
之禑如鷹揚軍上護軍李存性第曰予少好
馳馬今尚不能自已存性曰地方氷凍恐馬
顚躓願爲宗社自重禑不悅遣同知密直司
事鄭夢周版圖判書趙胖如　京師賀正仍
進陳情請謚承襲表陳情表曰歲貢下之春
上天聰高而聽卑力或未周情在必達臣禑

少而孤苦加以愚蒙處朝鮮山海之間壤地
褊小值日本干戈之際財賦凋殘雖懷事大
之忠未徹燭微之鑑歲月逝矣日夕惕然伏
望
陛下記先臣翼翼之心憐孤臣煢煢之疚示
教條之寬大通行李之往來則臣謹當保一
方之人民罔愆于度爲萬世之臣妾求觀厥
成請謚表曰丕視功載雖舊不遺永言孝思
惟親是顯玆殫悃愊庸瀆高明竊以禮莫重

於示終德莫加於懷遠此帝王之懿範而古
今之恒規先臣顓於洪武七年奄逝之後累
次上表請謚未蒙明降歲律悲於九更天臨
敢於再瀆伏望
陛下特頒恤典以慰貞魂則臣謹當率先考
以移忠與東人而祝壽承襲表曰茅土之封
帝王所以樹屛箕裘之業人子所以承家冒
貢愚衷敢干聰聽伏念臣年方十歲喪我先
臣對影無依悼歲月之徂逝撫躬自幸蒙天

地之生成第錫命之尚稽肆傾心之益切伏
望
陛下以九經懷柔之道舉萬國封建之權俾
臣之微纘父之服則臣謹當嘉與父老祝皇
齡之萬年以至子孫修侯服於百世以天變
屢見放輕繫十二月命曹敏修守松京禑畋
于郊至暮不返群臣失禑所之夜深乃還

列傳卷第四十七

列傳卷第四十八　高麗史一百三十五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教修

叛逆

辛禑三

九年正月癸丑納哈出遣文哈剌不花請尋
前好禑如謹妃殿作儺戲翼日禑以妓樂出
遊時與風甚烈禑自吹笛謂妓輩曰手掌
吹沈德符鄭夢周等至遼東都司稱有勑不
納止明進獻禮物勑曰天覆地載日月所臨

為烝民之主封疆雖大小之殊治民之道蓋
不亦然其盡大地之民亘古至今豈一主一
君周有者也前者三韓酋長為臣所弑後
遣來奏朕臣貢如常却之再三不止特以歲
貢難之必止今不止而固請乃以前數年零
碎之貢合而為數而暗為愚侮然三韓之域
負於中國之東滄海之外朕觀我中國之書
其方之人不懷恩而好構禍縱使暫臣亦何
益哉爾守遼諸將固守我疆毋與較徼今以

尙書存性提調政房禑臂鷹畋于郊四月禑封崇國師王師出花園過禮之三司右使林成味卒贈謚忠簡以卑宥二罪以下竹城君安克仁卒贈謚文定取及第金漢老等我太宗擢丙科凡七人禑馳馬于東郊遊于佛日野禑觀□戲五月禑令成均館進四書讀論語數章卽輟禑如寶源庫祈雨壇觀自擊毬以禱禑冒雨出遊前判事韓仲寶嘗安撫淸州笞□殺□下巡軍獄其弟上護軍仲

良素與仲寶不友至是喜仲寶得罪疏其過惡投匿名書于李存性第并下仲良獄並杖流邊地陟城君朴原鏡卒慶尙道按廉報言尙州等處麥穗三四歧禑潛至壺串觀牧馬宿衛者皆失所之知門下商議閔伯萱卒有私婢一產三男賜米二十碩前判事趙瑚與宦者爭田宦者訴禑杖瑚流遂安郡六月密直使金寶生卒禑畋于延福亭三日交州江陵道禾尺才人等詐爲倭賊寇掠平昌原州榮州順興橫川等處元帥金立堅體察使崔公哲等斬五十餘人分配妻子于州郡臺諫交章上言曰自我太祖統一三韓子孫相繼事必師古乘輿出入必因宗廟會同賓客等事未有無事而妄行者至于永陵不遵祖宗之法不從諫臣之言日與群小嬉遊閭里聲聞上國終有岳陽之行貽我無窮之恥今殿下遊幸無節從以數騎馳騁無方臣民缺望願上畏天命下法祖宗出入有節侍衛有儀無

或輕出以慰臣民之望以承宗社之福倭寇慶尙道吉安安康杞溪永州新寧長守義興義城善州等處禑宴宰相于花園倭寇丹陽堤州酒泉平昌橫川榮州順興等處以王安德爲楊廣道助戰元帥遣典儀令禹夏于慶尙道督察元帥禦倭勤怠閹人金剛欲娶皇甫加之女不果托以他事訴于禑因巡軍以羅世爲慶尙道助戰元帥以倭寇闌入內地移忠州開天寺所藏史籍于竹州七長寺戊

成禑以盧英壽生日宴于花園七月漢陽府
尹張夏捕倭反閒三人以倭寇方興令在外
閑散奉翊通憲皆赴征禹夏督諸兵馬使擊
倭于義城斬三級知順州事黃安信嘗監運
軍糧盜用米七十五石事覺有司將置於法
以戚連毅妃止令削職倭寇大丘京山善州
仁同知禮金山等處禑賜安東府使李忠富
廐馬曰戮力防禦以保胎室以尹可觀爲慶
尚道助戰元帥禹夏督諸兵馬使與倭戰于
禮安斬八級又戰于順興斬六級遂擊草賊
四十餘騎侵掠端州端州萬戶陸麗靑州萬
戶黃希碩千戶李豆蘭等追至西州衛海陽
等處斬渠魁六人餘皆逋去交州江陵道都
體察使崔公哲遇倭于芳林驛斬八級奪其
兵仗及馬五十九匹八月壬申朔書雲觀丞
池巨源告日食不果食重房請治其罪乃杖
七十以門下贊成事趙仁璧爲東北面都體
察使判開城府事韓邦彥爲上元帥門下贊

成事金用輝爲西北面都巡察使前版圖判
書安思祖爲江界萬戶時
大明責事大不誠屢侵邊境故備之禑如定
妃殿遂如林堅味第馳馬閭巷倭陷居寧長
水等縣分兵欲寇全州全州副元帥皇甫琳
戰于礪峴却之以門下評理文達漢爲楊廣
道都察理使知門下事安慶爲都安撫使保
安君朴壽年爲都巡慰使倭賊一千三百餘
人寇春陽寧越旌善等處壬午禑率騎林獤
馬如盧英壽第檄及宦官皆步從遂如定妃
殿萬頃安集金瑞元鎭撫韓福押漕轉以
漂沒竊米布因鞫之獄未禑如定妃殿又
至不克入左司議權近等上書戒逸遊禑嘗
馳騁閭里然猶忌臺諫宦豎等進說曰臺諫
皆上所除如有忤旨替之何難自是禑益肆
臺諫無復忌憚遊戲畋獵無度近又與同僚
極諫禑醉甚欲射之倭寇任實縣我
太祖大破胡拔都于吉州道門下贊成事金

庚賀聖節請謚承襲陳情密直副使李子庸
賀千秋節請謚表曰節惠易名是皇王之恤
典顯親歸美惟人子之孝忱竊念臣父先臣
顓早襲世封邈居藩服際昌辰之肇啓知景
命之有歸慕義一朝率先欵附輸忠七載罔
或怠荒奈不弔於旻天而奄辭於盛代顧以
委質而至此謂應賜謚而示終歲律已届於
十更天語未蒙於一降肆陳愚懇再瀆聖聰
伏望 陛下憫先臣之誠哀孤臣之志特賜
殊號以旌貞魂則臣謹當率考攸行恒無替
於厥服順帝之則用永保於斯民承襲表曰
錫命推恩仰惟聖君之典踐位行禮實爲孝
子之心敢此籲呼深增惶懼臣聞詩歌纘考
宣王所以待韓侯傳稱揚名仲尼所以語曾
子以斯爲美終古則然欽惟
陛下体舜舞干師湯弛罟分茅胙土措天下
於泰山歛福錫民躋一世於壽域遂致多方
之面內而無匹夫之向隅如臣者方在弱齡
即喪嚴之對影徘徊哀吾生之曷歸翹首雲
霄瞻俞音之益切伏望
陛下憐臣移孝爲忠之至願諒臣以小事大
之微誠特霈洪私俾承先業則臣謹當之屛
之翰永保疆封日晝日康恒申祝陳情表
曰高高在上降監孔昭斷斷無他敷奏則瀆
深切說揚輒覬允俞伏念蕞爾小邦際於興
運天休滋至非遘人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斯頻奄先
臣父不祿[illegible][illegible]逝已至十年洪武十一年
差陪臣沈德符等進獻馬匹金銀器皿等物
回還賷奉
詔旨節該今歲貢馬一千差執政陪臣以半
來朝明年貢金一百斤銀一萬兩良馬一百
匹細布一萬匹歲以爲常欽此祗承敎條靡
遑寧處但金銀之不產遐邇所知而馬匹之
亦數稀小彼致無被都司之阻尚稽天府之
充洪武十五年再行儘力措辦金銀布匹馬
匹臻之京參之數差陪臣金庾洪尚載金寶

月之糧而爲一月之師是不可一日無食也此道之兵皆迎戰於江陵交州之穀以給之令以道內地稅代之比因水旱公私俱竭加以道上之僧頻煩之人托爲佛事冒受權勢書狀下歸州郡借民斗米尺布欲以觀充尋丈號曰反同徵如逋債民以飢寒又諸衙門諸元帥所遣之人群行侵漁剝膚椎髓民不忍苦失所流亡十常八九軍之糧餉無從而出乞僧禁錮以安百姓又道內州郡介於山海地狹且瘠令其收稅不關耕田多寡唯視戶之大小和寧於道內地廣以饒皆爲吏民地祿而其地稅官不得收取民不均餉軍不足令後道內諸州及和寧一以耕田多寡科稅以便公私又軍民非有統屬緩急難以相保是以先王丙申之教以三家爲一戶統以百戶統主隷於帥營無事則三家番上有事則俱出事急則悉發家丁誠爲良法近來法廢無所維繫徵發散居之民逃竄山谷

難以招集今又旱饑民心益離彼用錢谷餌以招納潛師以來虜掠而歸一界窮民既無恒心又皆雜類彼此觀望惟利之從實爲難保乞依丙申之教更定軍戶使有統屬固結其心又民之休戚繫於守令軍之勇怯在於將帥令之爲郡縣者出於權幸之門恃其勢力不謹其職以致軍敗其須民失其業戶口消耗府庫虛竭乞自今公選廉勤正直者俾之臨民字撫鰥寡又擇堪爲將帥者俾之摠戎捍禦國家倭陷沃州報寧等縣禑常置妓女于宮中惡其誨淫黜之未幾復召納之全斯革擊倭于木州黑岾斬二十級禑畋于長湍縣三日以門下評理池湧奇爲全羅道都元帥九月壬寅禑如前典工判書王興第時興以其女妻邊安烈子顯期在明日禑曰聞汝將嫁女其俟予命嫁之令出其女興伏於庭曰臣女幼騃且其母被疾避寓無方何心納壻禑瞋目叱曰小豎欺我耶翼日召興曰

毋嫁汝女汝子從命罪及妻孥侍中曹敏修
等曰安烈爲國名將厥功甚懋今奪其婦將
臣孰不缺望臣等爲殿下痛心乞許成婚不
聽至藤幸興第興已空其家而避之禑大怒
興不得已對曰惟命以知門下事李乙珍爲
江陵道元帥憲府劾入直辭韓福卿及各成
衆愛馬辭里別監皆不侍從致使上獨遊閭
里禑不悅甲辰禑令王福命擇嘉禮吉日福
命曰臣之孫女得疾避居未知所在禑曰我

既與王興約卿何方命乎日本國歸被虜男
女一百十二人以大護軍鄭承可爲五道體
覆使檢察軍容虛實戰守勤怠憲府論官者
禮儀判書曹恂導禑荒淫流于全羅道內廂
倭寇江陵府屬縣倭陷淮陽府設鎭兵法席
于重興寺命判書裴覲與崔融踣徐師昊所
立碑盖以立碑之後兵革不息水旱相仍故
也倭寇金化縣陷平康縣京城戒嚴徵千壞
西海道精兵入衛遣前政堂商議南佐時知

密直安紹密直商議王承貴王承寶鄭熙啓
印海開城君王福命判開城府事郭璇等往
擊之禑如尙乘及林堅味盧英壽第遂馳騁
閭里過典理摠郎朴德祥摠之奪其馬使從
遊戲侍從皆失所之道遇人輒負杖之至有
斃者倭陷洪川縣元帥金立堅李乙珍與戰
斬五級大設鎭兵法席于中外佛宇共一百
五十一所供費不可勝計赴防軍士自備糗
糧南佐時等擊倭于金化縣敗績王承貴中

矢禑如李仁任盧英壽李琳第琳適宴族屬
禑既醉遂率琳及族屬而還置酒極歡十月
都體察使崔公哲至狼川倭突出掩擊擒公
哲子乙亥大雨震電丙子亦如之禑冒雨馳
騁里巷捕雞刺狗四至尙乘三至盧英壽家
張樂達曙體覆使鄭承可與倭戰于楊口敗
績退屯春州賊追至春州陷之遂侵加平縣
元帥朴忠幹與戰逐之斬六級賊入據清平
山以贊成事商議禹仁烈爲都體察使前密

直林大匡爲檢戰元帥往擊之泥城萬戶曹敏修遣兵馬使朴伯淵覘遼東伯顔還言鞍山百戶鄭松云遼東摠兵官奏帝曰韃靼遣文哈剌不花於高麗欲與攻遼請遣兵救之帝命孫都督等領戰艦八千九百艘征高麗孫都督到遼東又三分遼東軍發船向高麗會韃靼攻渾河口子盡殺官軍屯兵渾河都督兵與戰不克還禑聞之命都堂議備邊交州道按廉使鄭符遣遇倭賊百餘騎賊急擊

之符脫入林間從吏輜重印章皆被奪掠以倉庫奴隸因收田租侵漁百姓分遣田民都監官于諸道癸未禑率數騎放鷹于橐駝橋畔捕雀夜率巡綽官如定妃殿乙酉以毅妃生日宴宰樞耆老于禁中丙戌早出遊百官衛會失禑所之遂罷朝臺省交章諫曰從諫弗咈爲君之美德敬事而信爲國之急務諫不聽則君德虧而過失彰信不立則民心乖而散今殿下即位以來言官所啓一皆聽

從從諫之美一國舉欣近來隣國有警海寇深入往來反閒事變可畏殿下不憚晝夜單騎馳騁臣等憂危諫至再三輒賜俞允而宦官內竪衛士圉人逢迎諛說導上非禮反使殿下出入無時失信於國不忠不道莫此爲甚其內乘別監及近古赤宦官內竪之執事者請加鞫問以鑑後來且辭者出納王命其任匪輕是以古者必擇正直謹慎者二人以充其任今加置二人而又有所不速殿下出

入不以告百官請依古制擇置二人汰去其餘疏啓禑杖宦官金吉逢充泥山營卒黜內竪徐良守還隷都官內乘別監金千用逃令索之倭寇安邊府歙谷縣四出虜掠如蹈無人之境以密直提學商議趙浚爲江陵交州道都檢察使李乙珍及副元帥權玄龍兵馬使郭忠輔擊倭于洞山縣斬二十餘級獲馬七十二匹賊收餘衆退泊高城浦遣鎭撫金光美獻捷禑賜乙珍玄龍忠輔白金各五十

兩軍士之力戰者三人銀盂各一事光美馬
一匹十一月以全羅道都元帥池湧奇仍爲
都巡問使李乙珍馳報高城浦倭賊晝乘舟
夜登岸虜掠而道内兵少食乏未易與戰相
持日久民甚苦之請濟師戊申禑如定妃殿
翼日亦如之譯者張伯還自 京師曰
帝以進賀使金庾李子庸過期而至下法司
禮部咨曰奉
聖旨高麗遠自東鄙羅者來奏願聽約束其

中懷詐多端視上隙如尋常朕所不納止許
目爲聲教向後數來請命朕將以爲誠意
極所以限定歲貢用表彼誠去後貢不如約
五年矣今又以慶禮來誠則誠矣然非期節
而至豈不侮之甚歟雖然以發使之事論之
則非高麗國王陪臣之非乃使者故爲侮慢
過期而至今高麗既全臣妾永守事大之誠
來使既非朝禮當送法司如律令其所進禮
物既不依御而至勿納更與高麗文書必然

願聽約束前五年未進歲貢馬五千匹金五
百斤銀五萬兩布五萬匹一發將來乃爲誠
意方免他日取使者之兵至彼欽此已將進
獻禮物不動原封盡數責令原差來人裴仲
倫等收領於水路回還令尋令差來人崔涓
等四名齎文陸路回還賜密直周誼母尹氏
米二十碩豆十碩戊午禑如定妃殿倭寇清
風郡都巡察使韓邦彦與戰于金谷村斬八
級遣門下評理洪尚載典工判書周謙如

京師賀正知門下府事鄭地請造戰艦于諸
道以備倭寇從之分遣護軍陳汝宜摠郎申
雲秀前判事宋文禮前少尹黃成吉于楊廣
西海全羅慶尚道監造戰艦戊辰禑如定妃
殿閭中常里人家火馳馬救之十二月癸酉
太白晝見甲戌禑如定妃殿又率宮女遊男
山禑令兩府百官議歲貢皆以一遣
帝旨爲對於是置進獻盤纏色以知密直都
與爲楊廣道都巡問使禑與官女並轡遊闕

里以慶尚道副元帥密直副使尹可觀仍爲都巡問使鄭地爲海道都元帥楊廣全羅慶尚江陵道都指揮處置使禑如盧贇第贇英壽之弟禑嘗至英壽第見贇妻之美自是屢往焉丙申禑如定妃殿不克入十年正月辛樞以禑狂妄日甚不似人爲祭于惠明殿及玄陵以禱之辛丑夜禑如定妃殿不克入癸卯禑如惠妃殿又如盧英壽及盧贇第又如妓龍屯家自是屢至龍屯家又如潘福海第

以前南陽府使安俊爲全羅忠清慶尚三道體察使問民疾苦遼東兵百餘騎侵江界虜別差金吉甫百戶洪丁以歸癸亥禑如盧英壽第百官侍從禑召禮務佐郎李汝良曰汝等慮予單騎出遊令百官扈從禮則然矣予深居九重忽忽無聊是用出遊以遣寂寥耳若城外則扈從宜矣安可每從衛隨遊乎且臺省各司公務浩繁宜各治事毋致稽滯遂馳上碧山百官又從之又召汝良曰何不從

命敢如是乎自今無復敢從是日九至英壽第判事池得清強奸卒知門下事閔伯萱之妾囚于巡軍都評議使司移咨遼東遣還被倭刼掠逃來登州人王才甫等二名二月己巳禑畋于臺串百官侍從命止之自是無日不畋于郊庚午禑如定妃殿瞽者金捨善吹簫常出入盧英壽第禑至輒召樂以忘倦哲從吏爲非長禑之惡國人惡而欲去之至是捨矯旨事覺杖流錦州甲戌禑率宦豎洗馬

于東池與之馳騁禑手吹笛令宦豎爲雜戲使金元吉作唐人戲元吉辭以墜馬傷脚禑怒杖之垂死怒猶未解下巡軍獄尋釋之禑令諸道流竄者騎船捕倭以贖罪倭入鎭浦還所虜婦女二十五人三月密直安仲溫卒判門下府事崔瑩出穀八十碩補軍餉鈴平君尹陟卒己酉雨雹禑習射于馬巖丙寅禑畋于元中浦四日乃還禁酒四月甲戌雨雹禑以釋迦生日與諸嬖如花園觀燈宴樂迎

巡鎭事李崐適以聽候內旨近其側禑見之
曰黑笠者誰遂執而親杖之嚴痛不可忍執
其杖禑怒甚蹴其面使巡軍鞫之流驪興郡
丙子地震前閤城尹洪壽老之妻因[illegible]取木
板毆壽老腰折以死典法司執其妻鞫之死
獄中癸巳夜禑如定妃殿甲午禑如甘露寺
遂畋于元中浦時北方有警遣判密直姜筮
唐山君洪徵前密直柳源鄭夢周等于東北
面刺探事變五月遣判宗簿寺事金進宜如

遼東進歲貢馬一千匹以金銀非本國所産
遣司僕正崔涓奏請減其數禑觀石戰戲于
鷂巖召其能者數人與酒又與杖使盡其技
乙巳禑如金湊第戊申地震夜禑率閹人歌
妓縱遊衢路戊午夜禑率宮女數隊如紫霞
洞遂如廉興邦第翼日又率宮女如紫霞洞
同浴而戲夜遊道遇判事金允琀命因尋釋
之六月庚午禑率閹豎倡妓遊市挺擊市人
以爲樂人皆奔匿失貨者甚衆遣前判宗簿

寺事張方平如　京師獻歲貢馬二千匹癸
未禑微行遊東郊至歸法寺南川與宮女同
浴淫褻無所不至翌日亦如之禑率宮女至
演福寺手擊鍾鼓以禱雨初趙英吉爲李仁
任婢壻生女曰鳳加伊禑如仁任第淫焉寵
傾後宮賜英吉馬除典農副正乙未禑宿仁
任第自是屢宿其第七月癸卯夜禑率宮妾
宦者縱遊委巷歌吹載路時禑喜著白草笠
奴隷之惡少者效之亦戴此笠詐稱王夜行

閭里殺雞狗或因以劫掠事覺伏誅倭陷求
禮縣禑觀魚于東江倭寇永同朱溪茂豐等
縣遣政堂文學鄭夢周如　京師賀
聖節請承襲及謚右常侍李天祺賀　千秋
節承襲表曰天聰孔邇民欲是從子職所先
父業之嗣再殫悃愊庸瀆高明伏念臣禑積
釁之加嚴親云沒繼猶判渙常存戀懼之心
奉以周旋久佇恩憐之澤既星霜之屢換而
雨露之尚稽益切顒呼冀蒙俞允伏望

陛下体綏遠之道垂恤孤之仁遂令孱質獲
被寵命則臣謹當率循祖考宣八條於箕封
嘉與臣民効三呼於嵩嶽請謚表曰賜謚所
以勸忠顯親所以致孝俯攄危懇仰瀆聰聞
伏念先臣顓自遭逢迄于薨逝職貢不懈於
侯度精誠至形於聖謨爰從訃告之初而望
旌褒之久未獲曰俞之命敢申無已之求伏
望
陛下同視華夷推恩存沒遂令貞魄得荷殊

稱則臣謹當思前烈而益虔祝皇齡於罔極
壬戌禑觀魚于壺串都堂復令各司扈從如
儀癸亥禑欲畋于郊至城南門借馬于侍中
曹敏修敏修辭以無馬遂如東江觀魚夜還
宿于李仁任第乙丑禑觀魚于歸法寺前川
崔涓至遼東都司延安侯靜寧侯遣使馳奏
曰一高麗進馬五千匹數足來使合無朝見
奉
聖旨准他來一高麗進貢金銀不敷願將馬
匹准數合無准他奉
聖旨准他每銀三百兩准馬一匹金五十兩[illegible]
准馬一匹涓乃還八月倭寇梁山縣戊子[illegible]
畋于南郊百司會藥院侍衛失其所[illegible]
東西至暮禑冒雨還翌日又馳馬如新京侍
從皆不及禑乘舟泝沿于江百司出漿于郊
至曙禑乃還濟州萬戶金仲光貢馬一百四
匹禑選留良馬三十九匹餘皆賜嬖幸閹豎
庚午禑如定妃殿倭寇銀川所永同青山安

邑等縣又寇全羅道安城所所川驛乙[illegible]
畋于郊夜還壑歌鼓舞爲巫覡戲歎曰人生
世間有如草露泫然流涕倭又寇天護所[illegible]
冒大雨欲畋于東郊憚百司扈從至城[illegible]
即還却出城南門遊畋至暮還判三司事[illegible]
林等不知禑已還會城東門樓至夜禑侍[illegible]
寧鳳加伊出城北門至東郊川頭木栅爲舟
自擐以戲至夜還尋又欲出郊外左右曰夜
已深天又大雨將安之禑曰第欲呼鷹耳遂

出南郊至曙乃還又畋于東郊手秉畫角
加伊水精初生等衣男服臂弓腰箭以從馳
往新京遂至海豐郡娛戲百端乃與諸嬖日
中野合時禑出遊無虛日內廐馬瘦乏所過
奪人馬以載宮女宦者人爭避匿道路爲空
禑如定妃殿禑至進獻盤纏色取良馬騎之
畋于壺串及還馳突市肆人皆辟易失其貨
物者多日本國遣使歸所虜男女九十二人
倭寇西海道蘆島焚軍船二艘西北面都巡

問使金用輝進鷹時禑好田獵諸道元帥爭
進鷹犬以取悅禑與李仁任妻朴氏如仁任
別墅極歡夜偕朴氏還遣禮儀判書金進宜
如遼東獻歲貢馬一千匹禑畋于東郊命百
司毋復扈從九月庚子禑如李仁任第是日
凡三至翼日亦如之禑畋于永安城乃如禮
成江以同知密直尹有麟爲全羅道都巡問
使禑如李仁任第聞其隣同知密直權李容
家有笛聲使人召吹者李容疑矯旨罵以使

者還誣以被毆禑怒遣人執李容以來跪下
面囚巡軍尋釋之禑佩弓矢射雉狗于闕庭
遂馳入進獻盤纏色取良馬五匹歸諸內廐
戊午禑如李仁任盧英壽第酗酒荒淫教孝
王忌日也禑如定妃殿以崔瑩爲門下侍中
李成林守門下侍中李仁任判門下府事宦
者金貫爲門下贊成事商議十月乙丑貫赴
都堂署事前判事金鼎侯毆殺其妻憲府劾
治之倭寇西海道館梁癸酉雷電定遼衛奉

帝命欲渡鴨綠江互市許留義州互市禁用
金銀牛馬戊寅震電禑畋于海豐郡日暮還
北元遣使來至和寧府遣護軍任彥忠慰諭
遣還以道梗留半歲而去閏月禑畋于南郊
還登花園墻爲戲壽昌宮成遣連山君李元
紘如　京師獻歲貢表曰　人御極克廣德
心萬國來庭畢獻方物茲當執壤乃敢籲天
竊念小邦獲逢昭代惟先考誠勤於述職而
微臣尤切於輸忠洪武十二年閏欽奉

一言約定歲貢欽此自從承命之初顧遑約
以至歷年之久未及經營盖緣財力之弱
實非精誠之薄洪武十六年十一月閏陪臣
崔涓張伯等回自　京師賚到禮部咨文欽
奉
聖旨節該前五年未進歲貢馬五千匹金五
百觔銀五萬兩布五萬匹一發將來欽此臣
與一國臣民罙增戰懼仂責備遲遲即辦以
多方僅能充於定數伏望

高麗史卷一百三十五　列傳卷第四十八

陛下諒臣役志於享上憐臣誓心而靡他豫
除既往之愆昭示有容之德則臣謹當恪守
侯度永觀玉帛之朝恒祝星齡竊効岡陵之
頌都評議使司申禮部曰原奉五年歲貢金
五百斤數內見解送九十六斤一十四兩其
未辦四百三斤二兩折准馬一百二十九匹
銀五萬兩數內見解送一萬九千兩未辦三
萬一千兩折准馬一百四匹布五萬匹數內
見解送白苧布四千三百匹黑麻布二萬四
千四百匹白麻布二萬一千三百匹馬五
千匹數內已解送四千匹遼東都司收訖今
見解送一千匹元紘拜辭禑手賜酒曰國家
安危繫卿此行卿其愼之無爲國家羞　遣
銀川君趙琳賀正時　上國尚懷疑阻來
朝聘者皆憚之附勢求免元紘琳俱以散職
而行倭寇長淵縣西海道上元帥王承寶與
戰敗績狼川君李邦直卒禑畋于南郊還至
龍德家龍德一名加也只通濟院婢書雲正

高麗史卷一百三十五　三十九

崔天儉妻出也初以殺妃宮人見幸寵踰毅
妃禑自是日至其家禑又至龍德家手自理
馬遂畋西郊禑如定妃殿禑如李仁任盧英
壽第遂馳射犬于閭巷墜馬入龍德家倦寢
清河縣禑畋于南郊還至龍德家翼日又至
其家宦者金實李匡等言於都堂曰龍德家
隘陋非至尊所幸且膳夫奔馳道路可爲慮
家盖願置龍德近闕地乃修判書李誠中第
十一月甲子朔禑畋于南郊前同知崔瑩李成

禑使人謂金實曰先王之時一月六衙日令但二衙日每不視朝實以奏使百官未知班次明日衙會須啓視朝實以告禑不報遂如龍德家宿焉賀明百官皆會禑自龍德家出畋實自宮馳告請必視朝禑曰宰相圖議國事良是予猶有童心遊戯無節爲可愧也爾其持酒慰諭實請都堂言之諸相曰雖未成朝禮今聞上言亦可爲喜以密直副使曹敬修爲全羅道助戰元帥禑畋于郊卒龍德宿李誠中第自是常宿是第禑覩執斧斤斲木爲戯惡人觀聽杖衛士三人各四百辛未禑遊戯市肆遂如李仁任及龍德家翼日亦如之夜奏胡樂巡遊里巷倭寇同福縣都巡問使尹有麟光州牧使金準長興府使柳宗與戰斬九級己卯封龍德爲淑妃以其父崔天儉爲密直使毋爲明書翁主又以其兄茂兒夫鄭熙啓判密直司事禑寵鳳加伊數至李仁任第龍德妬之譖曰評理鄭吉數嘗通鳳加伊

禑出吉數爲西北面都體察使以崔瑩判門下府事林堅味爲門下侍中禑夜宴淑妃宮禑常在是宮歌舞徹夜毅妃寵衰屛在花園放輕繫禑如定妃殿倭寇水原工二鄕府使許操擒賊諜三人遼東都司遣女眞千戶白把把山率七十餘騎奄至北青州萬戶金得卿引兵陽避之乘夜焚其營擊斬四十人把把山遁歸初李元紘等至遼東知都司將遣兵至哈剌雙城邀截胡使密遣人來報都堂即移牒使得卿豫爲之備云崔天儉奪惠剛家十二月以全羅道都巡問使尹有麟禦倭有功遣護軍宋繼性賜酒禑如盧英壽第賜馬一匹以我

太祖爲東北面都元帥門下贊成事沈德符爲上元帥知密直洪徵爲副元帥向北青州以備遼東兵禑命

太祖曰東方軍民之事專付于卿及聞金得卿擊走把把山乃還海道萬戶尹之哲遇倭

于德積島擊走之獲二艘殲之得所虜男女
八十人罷推徵色以徵郡縣逋欠貢賦判昌
德府事魚伯評卒贈謚良安伯評以醫術媚
權貴致位兩府縉紳恥之禑遣宦者賜矢人
宋夫介酒及絲五斤繼至其家悅其工於矢
遂命名曰安自是百工之家無所不至亂劾
其所爲甚精禑畋于南郊驛吏疲於供頓罵
之曰彼獨夫爲喪僧愀然寫華藏寺妄稱得
道招集婦女頗有醜聲憲府論劾杖流龍門

山禑如盧英壽第淫其家婢新月禑畋于南
郊還至崔天儉家庭院見天儉時天儉暴貴
賂遺布帛牛馬奴婢者頗多市井浮薄卑賤
之徒夤緣出入禁闥無所忌憚禑之所與亦
不可勝計以典法判書權和爲東北面安撫
使十一年正月癸亥朔黎明禑自淑妃宮如
盧英壽家晚還淑妃宮行賀正禮受群臣朝
還宿英壽家禑在淑妃宮疾作不出者二日
禑聞前判三司事姜仁裕納女壻先期馳至

不與其女以歸置于定妃宮日晏不興停人日
朝賀時有女者懼見奪皆未備婚禮潛納壻
護軍宋千祐娶知門下都吉逢女揚言曾失
節然畏其勢不敢去海道副元帥前開城尹
曹彥擊倭于汝走島獲一艘擒三人禑賜白
金五十兩禑宴姜仁裕妻于定妃宮至曙乃
罷禑從宦[illegible]畋于會賓門外賜鞍馬禑如
定妃殿以姜氏故常宿是殿宦者金實棄妻
欲更娶士族女至期請休沐禑曰見女於我

然後可娶實因淑妃以請禑許之實得娶之
禑銜之托他事下實巡軍獄欲殺之實逃大
索下備直千戶柳克恕于獄禑賜姜仁裕鞍
馬安東元帥皇甫琳斬倭二級大閱于毬庭
禑馳至巡軍罵柳克恕曰汝若不獲金實當
以其罪罪之遂取雜戲具而出禑觀講武于
馬巖以不能教戰鞭武藝都監使成仲庸李
齊請軍鼓噪習戰傷者頗多慶尚道按廉李
文和報曰道內已無盜賊饑饉疾疫之災時

議譏其諂禑觀講武于馬巖親騎射酗酒暮
還定妃宮使知申事廉庭秀賜酒于武藝都
監仍諭之曰往者罪李寶成仲庸是國家大
事非私怨也卿等勉之禑出畋與宮女菊花
並轡行二月甲午宮女粲松獄還禑往迎之
射狗以歸以王安德爲楊廣道都元帥丙申
禑如王興第納其女翼曰賜興馬二匹自是
常宿其第遼東都司遣百戶程與來問金得
卿擊殺官軍之故庚子禑夜遊閭巷遇漢陽

尹張子溫奪其鞍馬丙午禑出遊市井夜如
定妃謹妃懿妃淑妃諸殿乃還王興第庚戌
禑畋于壺串夜還至巡軍獄親枷因人倭寇
西海道皮串萬戶金乙寶强奸金千玉之妻
憲司鞫之庚申禑畋于海州崔瑩李成琳等
從之禑臂鷹與新月鳳加伊並轡而馳執金
得卿歸于　京師禑與林堅味李成琳侍程
與極厚潛使張子溫賂與金五十兩縑從三
人銀各五十兩三月禑至海州與諸嬖遊戲

甕津至古新平縣射鹿警蹕絶而復聞時自
京城至海上供給之車絡繹不絶從臣
恃寵縱暴折辱按廉守令西海吏民不堪其
毒皆散走禑樂而忘返禑至延安府大雨還
從者暴露牛馬道死相望倭寇永康縣己卯
禑射殺雞犬于市街遂畋于郊夜還王興第
姜仁裕與妻祭於獄禑親吹笛張樂迎于管
春亭沈醉夜還路逢前郎將全成吉撲殺之
奪禮儀佐郎金漢老馬令宮女騎還宿王興

第癸未禑遊獵市井遇謹妃宮姜仁裕進
衣禑賜仁裕鞍子甲申禑如定妃宮路逢私
僮奪其馬親縛之因巡軍禑如宦天俊第遂
至火藥都監發火戲梢夜還王興第厚德府
行首李當灣遇諸道以爲惡少不避禑怒下
獄笞之四月壬辰朔大雨雹大如拳數日乃
消禑畋于南郊遂至東江觀漁禑率新月鳳
加伊出遊東郊前書雲副正方洽郎將李文
桂以僞造印伏誅其黨鄭安進在獄死遼東

遣人買椵牛於是置點牛色驗西北面民丘
而得牛五百頭都巡問使烙印以送遼東以
爲帑中牛乃公家所獻不與直故尋寵之
帝放還金庾洪尙誠李子庸周謙黃陶裴仲
倫等許通朝聘子庸道死倭寇交州道以趙
仁規爲四道都指揮使取及第禹洪命等禑
如裵國寶第巽曰國寶設膝七宴禑又往禑
如鄭夢周第以賛成事沈德符爲東北面上
元帥知密直洪徵副之以德昌府事金立堅
爲交州道副元帥禑如鄭夢周第夢周孝宴
耆老禑觴飮執危蹤進李穡曰師傅亦樂觀
女樂耶遂率座中妓奪馬於路載而還倭寇
襄州五月遣門下評理尹虎密直副使趙胖
如京師謝恩且請謚承襲謝恩表曰聖澤
旁施因情上達撫躬知感擧國騰懽竊念臣
禑本遭聖明之朝庸謹歲時之禮顧所稟之
愚魯而輒懼於愆尤畏天之威無地可措何
圖睿鑑灼見危悰既容菲薄之儀又貸稽遲

之[illegible]淵鑑之明普通朝聘之往來喜與愧
幷沛渥旨出茲蓋
陛下至仁柔德大智燭幽察臣無他之心許
臣自新之路遂令還壽得荷洪私臣敢不修
侯度而益虔祝皇齡於罔極請謚表曰賜謚
賢勸忠之方顯親爲致孝之本兹陳悃愊
黜聰聞竊念臣父先臣顓蒙聖上之勃興先
諸藩而歸附欽遵正朔謹守封疆不弔昊天
奄辭昭代若稽亦終之典敢請節惠之名伏

望
陛下垂日月之明廓乾坤之度特頒殊寵以
慰貞魂則臣謹當效先臣之精誠祈一人之
壽考承襲表曰建侯所以綏遠襲爵所以紹
先此蕃臣之常規而人子之至願竊念臣禑
爰從弱齒遽喪嚴顔念歲月之云徂撫霜露
以增感第以藩宣之難曠茲用呼籲之益勤
伏望
陛下大度包荒同仁無外俯垂景命被及微

弱則臣謹當保民庶於一方祝聖人之萬壽
倭船二十八艘泊丑山島以金斯革爲楊廣
道上元帥李和安柱爲交州朔方江陵道助
戰元帥禑馳馬於郊巡還花園讀論孟數篇
終夜書大字近所未有禑與妓改成並轡馳
至宋安家禑畋于壺串賜齋直潘福海馬令
宦竪奪路人馬載妓後以爲常禑畋于壺串
賜宦者二十餘人馬各一匹道過乳牛所見
賣牛瘦弱憐之命賸夫勿進牛酪禑率妓十

餘遊畋至海豐郡乃還憲府上疏曰判事蔡
用珍奉使 大明天朝疑我國事鞫之用珍
爲國忘身至死不服忠義可償請贈爵賜謚
官其子孫以示後人從之禑出遊市井暮還
花園與群妓內竪歌吹戲謔盛水于筒注妓
服如浴群妓皆笑一妓不笑撻之禑起樓于
壺串作樓船極其侈大名曰奉天船以淑妃
生日放囚禑率群妓畋南郊還花園夜爲水
火戲失火延爇屋簷禑親救滅之六月

禑率群妓並轡遊畋東郊及暮還歌吹喧咽
馬上自舞以寵妓改成屬李仁任林堅味給
米仁任與米豆各五石堅味與米豆各十石
丙申太白經天戊戌太白晝見禑畋于壺串
夜還花園爲處容戲司僕副正邊伐介白禑
曰日奪路人馬載妓人皆怨之請取諸島牧
馬以供遊畋禑然之遣伐介取島馬三十餘
匹禑如李仁任第欲與仁任妻朴氏往多也
岵洞野朴氏辭以無馬禑奪路人馬遂與俱

往率群妓縱淫樂仁任又與改成穀二十斛
衆妓內豎各二斛遣密直使安翊密直副使
張方平如 京師賀
聖節左司議大夫李至等上疏諫遊畋禑使
知申事廉廷秀釋其文義遽大怒曰時方危
亂此輩不欲吾習馬不忠孰甚當痛懲之以
絕言者宰相相視無一言後禑悉書諫官名
以藏曰此輩可使防倭由是諫官多謝病禑
率妓至歸法寺川同浴夜還至前開 尹吳

忠佐第忠佐妻本丹陽大君珦家婢沒入義
順庫有女三人忠佐規免賤役私事宦寺納
其中女自是屢至其第倭寇犯津麟麟島海
道萬戶鄭龍追擊之獲三人遼東遣奏麟來
推還元季流民李朶里不歹等四十七人禑
如壺串賜新樓監役官李希椿等五人馬各
一匹倭寇平海府江陵道都體察使睦子安
擊却之斬首級千申太內綵夫海道萬戶鄭
龍及之招募領戰艦入海島搜捕倭賊乙亥

太白晝見二日禑宿壺串新樓禑率妓如東
江乘奉天船張水戲後以爲常戊寅地震聲
如陣馬之奔墻屋頹圮人皆出避松嶽西嶺
石崩禑曰此地震無乃天欲陷遼東耶
帝放還金庾一行人前典工摠郎宣之裕等
三十八人禑賜笠及布其死不返者令所在
官給其妻孥穀己卯地震三日禑率妓如壺
串四日不返宦者鄭鸞鳳詣壺串白禑曰殿
下不恤國事甚非爲君之道且且堂未得取

旨事多壅滯請還視事禑乃還尋又如壺串
八月以于湯崔辰宥二罪以下以同知密直
崔元祉爲西北面都安撫使禑如多也站李
仁任別墅倭寇端州禑召廣興倉官語曰聞
密城漕米多耗欠可徵本官勿徵其押吏改
成本密城妓押吏托以請之全羅道海道元
帥陳元瑞捕倭二十餘人九月諜者郭海龍
還自京師言
帝遣詔書使國子監學錄張溥行人段祐諡

冊使國子監典簿周倬行人雒英來禑喜賜
海龍銀帶一腰廐馬一匹以我
太祖爲東北面都元帥知密直洪徵爲副元
帥張溥段祐等來賜詔曰自有元之失御爰
爭華夏者列若星陳至於擅土宇異聲教豈
殊乎分虐黔黎專生殺不外乎五胡若此
者將及二紀治在人恩眷從天至朕本寒微
君位中原撫諸夷於八極相安於彼此他無
肆侮於邊陲未嘗妄興九伐之師涉水陸之

艱以惠吾民爾高麗大遼東夷地設險遠朕
悉不同簡生釁隙俾各安生何數請隸而永
堅況群臣諫納是以一視同仁不分化外令
允度誠命承前嘗儀從本俗法守舊章嗚呼
盡夷夏之咸安必上天之昭鑑既從朕命勿
萌釁隙以遂生周倬雖英等來冊稱為國王
制曰爾高麗地有三韓生齒且庶國祖朝鮮
其來遠矣典章文物豈同諸夷今者臣服來
賓願遵聲教奏襲如前然繼世之道列聖相

承溥海內外凡諸有衆德被無疵古先哲王
所以嘉尚由是茅土真安襲封累世爾王禑
自國王王顓逝後幼守基邦今幾年矣爾方
束髮智可臨民朕命吏部如勅召中書稽肇
朕言欽天命爾弗敢違禮仍前高麗國王世
守三韓命使賚攀如國以授爾其仰體俯察
必遂群情嗚呼國無大小授必上穹當斯要
任豈不厥位艱哉自襲之後毋逸豫以怠政
毋淘獵以殃民潔祀境內以格神明精禋嘗

之祚承爾祖考循朕之訓福壽三韓永矣爾
其欽哉賜謚制曰皇天授命宰土馭民者非
勤政無逸曷以達天爾高麗國王王顓生前
思政務在逸勤致使身遭禍隕天命就淪庸
月云徂嗚呼恃險居安而致此歟抑開誠心
附人而致是歟嗚呼言險在德非險可恃言
誠在爾非誠必有所歸天道好還未有不然
者也今年秋七月[illegible]陪臣李成林等表辭懇
切請謚爾以昭列代命嗣王撫育於黔黎今

者釋彼臣非允其所請謚爾恭愍以彰人世
爵爾王封[illegible]靈於幽懷嗚呼不昧而有知則
遂災而禦靈聰而必覺遇患而捍防吉爾邦
家朕其爾諾允聽宜哉禑專事馳騁不閑禮
度國人憂之王是動止猶中御人皆喜悅溥
等亦曰所聞異於所見倭寇咸州洪原北青
哈蘭北等處我
太祖自請往擊與戰于咸州之兔兒洞大敗
之禑喜賜白金五十兩段絹各五匹鞍馬又

加定遼十字功臣號張溥等問徐師昊所立
碑乃命復立溥等往觀之欲徙南郊更相地
竟不果禑焚黃于大廟遣同知密直崔乙義
致膳于張溥溥躬迎以受密直副使具鴻致
膳于周倬會倬方食鴻不告置廚而還倬大
怒曰王以　天子之命告廟焚黃禮也祭訖
致膳使臣亦禮也膳肉至則以天子之尊尚
感服躬迎況其他乎吾當躬迎如禮何不我
告而置諸庭乎其罪有三不敬慢

天子之命一也忽國王之教二也輕祖宗之
賜三也不誅而何張子溫曰鴻位雖密直武
人也未知禮倬曰如此化外之人不足算也
但責之使知耳溥等謁文廟召生員孟思誠
試詩時以朴宜中爲大司成鄭摠閔霽爲司
藝權近爲直講齋近皆以前判事假就周倬
等求見我國祀典乃書社稷籍田風雲以示
倬加以忠臣烈士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使并
祭之倬嘗對館伴河崙云洪武十六年閒遍

于天下於皇太子箋文稱臣汝國進箋亦當
欽依自是箋文始稱臣禑謁玄陵宣讀誥命
張溥等往觀社稷壇責其不營齋廬又欲觀
城隍朝議以爲不可登高遍瞰國都紿以淨
事色爲城隍以示之淨事色乃瞻星所張溥
等欲觀耤田朝議沮之張溥等欲詣闕禑方
在淑妃宮未還館人以彼遲留不進馬溥等
大怒欲徒行康興那進曰王不豫未得梳沐
今天使奄至恐王不及禮待請小留溥等然

之及禑還乃邀慰以前知門下事李乙珍
爲江陵道元帥捕倭賊十月以贊成事趙仁
璧爲交州道元帥張溥段祐等還翼日周倬
雒英等還禑餞于西普通院執巵酒謂倬曰
不穀權署東藩十有餘年未得受命惟恨下
情不能上達今許臣承襲又錫先考謚不勝
感激言未旣有淚盈睫倬嘆之極歡而罷禑
贐溥等衣服鞍馬白金苧麻布四人皆辭曰
我不拜賜然今身不受寒且不徒行受將何

用唯受朝臣贈行詩篇而嘆曰東方有人矣禑如王興第又如前判事申雅第使雅出其女而見之上護軍朴林樞奉觴以進禑曰汝何得乃爾對曰此臣之族也禑曰予為汝族矣賜廐馬一匹遣判門下府事曹敏修贊成事張子溫禹玄寶簽書密直司事河崙如
京師謝恩且請曆日符驗仍納前元給付本國鋪馬蒙古文字八道謝 詔表曰屢恩覃及無間華夷聖訓誕頒曲全終始對揚惟謹

感激實深伏念臣學未知方才非經國猥承訓諭以啓愚蒙守舊則許以儀章遂生則戒以釁隙懷柔至此古昔所稀茲盖
陛下乃聖乃神允文允武謂四海之兼濟當一視而同仁特遣星軺俾宣天語臣謹當永銘心而無斁勤述職以益虔謝謚表曰皇華忍臨恤典斯舉九原知感一國興榮竊念臣先父國王臣王顓僻處遐邦幸逢昭代欽承
天命委質為臣懷保民生盡心以理奄爾不祿于茲有年豈謂俞音特垂睿澤茲盖
陛下功著上下仁敦始終念先臣納欵之誠憐孤臣顯親之願遂令貞魄亦被耿光臣謹當繼先志而益勤祝皇齡於有永謝承襲表曰恩深眷佑世襲保釐居寵若驚撫心知感臣竊材愚學術謬迂第紹先在於承家而事上惟於述職屢陳卑懇冀蒙俞音使華鼎來明命誕膺茲盖
陛下作其數德洪易建侯特降綸言俾承纘

業臣謹當率由聖訓祗畏天威守青社以遂生効華封而祝壽禑如申雅第納其女自是屢宿其第遣門下贊成事沈德符密直提學任獻如 京師賀正忠州兵馬使崔雲海斬倭六級并獲兵仗戊申地震知門下事金斯革卒贈謚忠節左代言尹就以崔天儉家奴無禮扶之淑妃訴禑禑怒下就巡軍獄廢為庶人十一月禑畋于元中浦五日文天柱本微賤者以毅妃戚得為江華萬戶倭漁百姓

知他那里去賑金州綾縣過活地境著知路
人指路對那里搶解了呵回來他來的口子
裏詐管守禦封裏仁裕女為實妃鳳加伊為
蕭寧翁主妓七點仙為寧善翁主以私婢官
婢封翁主者古所未聞國人驚駭七點仙本
密直南秩妻也初禑召之秩令托疾不見都
堂囚秩家奴十八秩不得已出之丁巳除夜
禑與鳳加伊宿李仁任第

列傳卷第四十八

列傳卷第四十九　高麗史一百三十六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教修

辛禑四

十二年正月禑在李仁任第仁任妻進大爵曰今日三元謹上壽禑進爵仍戲曰吾一則為孫一則為婿壻令乃對飲得無失禮耶乃冒處容假面作戲以悅之禑欲與蕭寧翁主珠玉粧召寶源倖別監黃補問珠玉之數補對以無禑大怒即囚于巡軍又囚提調朴天常徐鈞衡李還儉家奴各十人修典工判書權鑄第為蕭寧翁主宮以為時座所林堅味李成林廉興邦等進賀興邦復與諸宰相奉觴稱壽自後兩府百官啓事皆詣蕭寧宮寵冠後宮蕭寧之移居是第也禑率適流等前導後衛而來判德昌府事權玄龍卒玄龍嘗力絶倫所向無前時號萬人敵李仁任之女姜筵妻死禑親率畫師寫其眞其母朴氏痛

哭禑手酌大杯前跪曰大母輟哭然後予將
倒此遂裂素自帶使宦者皆帶之保安君朴
壽年卒壽年驍健善戰所向有功時稱勇將
然使酒難近以修肅寧宮遷緩杖流造成都
監判官高汝霖二月奪洛川君金漢碑家爲
安妃殿遣政堂文學鄭夢周如　京師請便
服及群臣朝服便服仍乞蠲減歲貢請衣冠
表曰議禮制度大開華夏之明慕義嚮風庶
變要荒之陋敢攄愚抱肅瀆聰聞竊覩聖人
之興必有一代之法上衣下裳之作盖取象
於乾坤殷冔周冕之名皆因時而損益以新
耳目之習而致風俗之同欽惟　陛下挺神
武之資撫亨嘉之運文物備矣聿超三代之
隆德教霈然覃及四方之廣雖命小邦之從
本俗既賜祭服以至陪臣豈容其餘尚襲其
舊在盛世之典固無所虧但遠人之心深以
爲歉伏望　陛下憐臣以小事大許臣用夏
變夷遂降綸言俾從華制臣謹當終始惟一

益殫補袞之誠億萬斯年永被垂衣之化請
減歲貢表曰天高而無不覆燾人窮則必至
籲呼茲竭甲忱用干聰聽洪武十二年三月
間陪臣沈德符回自　京師欽賫
手詔及錄　旨節該今歲貢馬一千匹明年
貢金一百觔銀一萬兩良馬一百匹細布一
萬匹歲以爲常欽此節次施行間又准禮部
咨文欽奉
聖旨節該前五年未進歲貢馬五千匹金五
百觔銀五萬兩布五萬匹一發將來欽此爲
金銀本國不産蒙遼東都司關奏高麗進貢
金銀不敷願將馬匹准數欽奉
聖旨每銀三百兩准馬一匹金五十兩准馬
一匹欽此差陪臣門下評理李元紘通行管
領馬五千匹布五萬匹及金銀折准馬匹前
赴　朝廷貢納訖措辦到洪武十七年歲貢
馬一千匹布一萬匹及金銀折准馬六十六
匹已差陪臣密直副使姜淮伯等管領前去

進貢顧遠方境壤褊小而比年海寇侵陵民
生孔艱物産悉耗金銀固已非土之所出馬
布恐難充數於將來兢惶實深進退惟谷伏
望　陛下以乾坤之大度父母之至恩許隨
力分之宜優示蠲減之命臣謹當述侯職於
永世祝聖壽於齊天以鄭地爲海道元帥四
道都指揮處置使趙琳爲漢陽道元帥兼漢
陽府尹淑妃寵衰獨居花園嘗使侍者彈琴
適禑至而止之禑大怒謂侍者曰及予之至
不彈何也欲扶之淑妃抱禑腰曰妾今寵衰
無聊又扶侍者妾將奈何禑拳毆其臉蕭寧
翁主誣譖淑妃與其母挾媚道爲蠱禑大怒
即黜淑妃歸其父崔天儉家囚淑妃宮人于
巡軍嚴加鞫訊逮繫甚衆又下天儉及其妻
于獄籍其家戊戌禑畋于西海道蕭寧翁主
及宮女等皆以男服從行禑與蕭寧並轡馳
驅原野內竪韓富忽遇山阿不及下馬蕭寧
之馬已馳過矣蕭寧自以素賤意富輕已譖

殺之是行也禑自吹笛婦寺唱歌晝夜不輟
供費鉅萬西海州郡騷然都巡問使王安德
按廉使裴矩海州牧使李淑林延安府使安
俊等大具酒食饗禑皆賜廐馬凡二十五日
而還三月乙亥禑如姜仁裕第遂畋于南郊
庚辰禑出遊有一人馳過禑下馬親執其人
裸縛繫馬鬃緣道馳騁血流被體竄淑妃及
天儉于全州以教媚道縊殺淑妃母及族兄
孩兒斧侍女四人林堅味李成林康興邦等
惜其寃欲救不得有一人臨刑曰必報殺我
者辭色如常棄尸于市後數日禑往觀之使
守尸者復張其尸于車上以爛之腐臭滿路
人不敢近謝恩使曹敏修禹玄寶張子溫河
崙進奉使沈德符任獻金子盎等賫歷日及
船馬符驗八道還自　京師四月丙戌朔雨
雹禑觀魚于海豐郡重房池裸而捕魚癸巳
禑與毅妃如花園觀燈絲棚雜戲窮奢極侈
歌吹達曙丙申霜禑畋于壺串命群小劫奪

行人馬載妓雖兩府皆拱手被奪癸卯禑如妓細柳枝家乙巳禑冒雨出遊暮與宦者五人爭馳馬于市辛亥禑觀石戰戲于郭沙洞又畋于壺串五月丁巳禑如毬庭親自調馬取及第孟思誠等癸亥禑率群小擊毬于市街又冒雨畋于壺串都評議使司以禑常在東江分宰樞為四番侍衛時禑喜與宦官及妓裸而走水乂魚日以為常賜同戲人布三百匹宰樞饗禑于壺串禑乘醉不脫衣冠騎

馬入水以成均祭酒王康為西北面安撫使安集流離人民六月下廣興倉使羅英烈副使田思理分臺糾正權幹于巡軍時英烈等須祿于東江倉禑如東江使宦者安琚語英烈等賜從行乂魚及養馬冶工等三十一人米各一石英烈等對曰此倉先王所以祿百官也不可用以濫賜禑大怒命琚發倉與之因英烈等三日釋之遣門下評理安翊如
京師賀　聖節密直副使柳和賀　千秋時

每奉使人還執政視賂多少高下其官或不如欲必中傷之以故奉使者規免其禍不得不貨市翊流涕太息曰吾嘗以為遣宰相朝聘者為國家耳今日乃知為權門營產也以安琚忤志流于竹山島禑如肅寧翁主宮翁主告曰今臣民皆云上每殺無罪之人上何至如此禑曰汝亦安知將加汝何等罪耶七月鄭夢周還自　京師欽奉
宣諭聖旨曰恁那裏人在前漢唐時節到中

國來因做買賣打細又好匠人也買將去近年以來悄悄的做買賣也不好意思再來依舊悄悄的買賣呵拿著不饒你如今俺這裏也拿些箇布匹絹子段子等物往那耽羅地面買馬呵恁那裏休禁者恁那裏人也明白將路引來做買賣呵不問水路旱路放你做買賣不問遼陽山東金城大倉直到陝西四川做買賣也不當這話恁每記者到恁那國王衆宰相根前說知一禮部咨曰奉

聖旨天覆地載帝命宰民者孰知其數焉王
有能知造化者守帝命之分或限山或隔海
母生釁隙修禮睦隣體上帝好生之德各保
生民未有國祚不緜遠者也設若否此輕施
譎詐肆侮隣邦未有不構兵禍以殃民前者
恭愍在時入貢使至朕嘗歎之朕起草萊王
顓之爲王於三韓始顓祖弑君至於斯時四
百六十七年乃三韓王子王孫令善貢於我
即推誠以待所以凡使三韓者必土人閤者
行朕意正在推誠豈期恭愍膺弑君之懲難
逃好還之道則弑矣弑者不度意在掩己之
逆故殺我行人既後數請約束朕數不允正
爲守分也請之不已朕强從之所以索歲貢
知三韓之誠彼聽命矣不一二年違約又不
三年如約又不二年許難嗚呼朕觀四海之
內隣於中國者三韓之邦非下下之國徑一
二千里豈無人焉何正性不常且歲貢之設
中國豈倚此而爲富不過知三韓之誠詐耳

令誠詐分明表至云及用夏變夷變夷之制
在彼君臣力行如何耳表至謂歲貢云及生
民孔艱使者歸朕再與之約削去歲貢三年
一朝貢良驥五十匹以實鍾山之陽牧野之
郡永相保守諭令歲歲終以此約爲驗後至
洪武二十四年正旦方進如始朕言不二未
審彼中從子日本霸家臺歸所虜一百五十
人遣典醫副正李行大護軍陳汝義于耽羅
時朝廷欲取耽羅馬且此島屢叛故遣行等
招誘子弟至明年四月行乃率星主高臣傑
子鳳禮以還耽羅歸順始此八月林堅味罷
以李仁任爲左侍中加封肅寧翁主爲憲妃
立府曰肅寧以趙英吉爲密直副使右侍中
李成林率百官陳賀于憲妃宮禑令都堂進
木緜布百匹賜憲妃五十匹諸妓三十匹丙
午以災惑入南斗設消災道場于禁中禑手
擊鼓燃僧頭臂遣贊成事尹珍密直副使李
希蕃如　京師謝蠲減歲貢密直副使李塼

再請衣冠謝恩表曰睿恩汪濊寶訓丁寧興
國均歡撫躬知感竊念爲臣之職當修奉上
之儀但土地之崎嶇而人物之鮮少冐陳早
抱干瀆高明渙發德音曲加綢兔玆盖
陛下柔遠能邇厚往薄來視四海猶一家保
萬姓如赤子遂令僻陋得與生成臣謹當祗
服敷言恭承嘉惠永守藩於東土恒祝筭於
南山請衣冠表曰聖人之制惟在大同臣子
之情必期上達敢申再三之瀆庶冀萬一之

從先臣恭愍王顓於洪武二年閒准中書省
咨該欽奉
聖旨頒降冕服及遠遊冠絳紗袍幷陪臣祭
祀冠服比中朝臣下九等遞降二等竊惟小
邦爰自先父欽承命服益仰華風顧舊制猶
未悉更於愚心寧不知愧冐進封章之奏顯
竢寵錫之加未蒙允俞祗增兢惕伏望
陛下擴兼容之量推一視之仁遂使夷裔之
民得爲冠帶之俗臣謹當服之無斁願賡安

吉之歌奉以周旋恭上康寧之祝九月禑如
慣習都監遣門下評理金湊同知密直司事
李崇仁如　京師賀正密直副使張方平獻
歲貢雄馬十五匹雌馬三十五匹十月壬辰
霤禑出遊親自吹角禑畋于西海道至兕淵
謂知門下安沼曰爾謹侍從予乃嘉之從今
爾無我詐我無爾虞雖有讒言予不信聽沼
拜謝酌觥進之初沼被讒出使和寧故有是
言凡十六日而還十一月禑如慣習都監丁

卯設八關會禑率妓及宮女登憲府北山觀
之是會巡軍與近侍爭路雜沓近侍多爲槊
所傷安翊柳和等還自　京師宣諭
聖旨曰我要和買馬五千匹伱回到高麗先
對衆宰相說都商量定了之後却對國王說
知肯不肯時便動將文書來我這裏運將一
萬匹段子四萬匹緜布去宰相的馬一匹價
錢段子二匹緜布四匹官馬幷百姓的馬一
匹段子一匹緜布二匹和買伱休忘了十二

月癸未日食陰雲不見禑以盧英壽小祥齋
如雲巖寺畜馬別監邊佺介至濟州多受人
馬又拏人臧獲盜用尚乘田租憲府劾流遠
方禑使妓燕雙飛佩弓吹笛衣繡龍衣並轡
而行丁酉震雷地震木冰皆霧四塞咫尺不
辨人遣典客令郭海龍如　京師奏曰小邦
所産馬匹不多且又矮小何敢受價令來欽
奉聖旨容當盡力措辦伏候明降
帝遣指揮僉事高家奴徐質來刷已亥年避

寇東來瀋陽軍民四萬餘戶因前元瀋陽路
達魯花赤咬住等之誣告也又索買馬三千
匹每一匹給大緜布八匹段子二匹各官差
家人送馬到遼陽取價回還十三年正月壬
子朔禑如壽昌宮率百官賀
帝正仍宴高家奴徐質禑令實源庫進綺絹
百匹別監版圖摠郎李蔓實以庫匱不即進
禑怒杖二百以廣興倉告匱減百官俸倭寇
江華都統使崔瑩出屯海豐二月高家奴徐

質還遣知密直事偰長壽如　京師陳情表
曰天無不覆曲遂生成人有所窮必至呼籲
敢陳危懇庸瀆聰聞竊念小邦遭逢盛代時
罔懈於職貢地已入於版圖既無遐邇之殊
均是撫綏之内洪武十八年六月閒有遼東
都指揮使司據草河千戶焦得原告移文取
發李朶里不歹等四十七名將金原貴銀得
顯等連家小發回去訖洪武十九年十二月
日准左軍都督府咨據前瀋陽路達魯花赤

咬住等告已亥年閒本路軍民四萬餘戶前
去高麗避兵除金原貴等家小取回外有李
朶里不歹等未曾復業奏奉
聖旨節該教指揮僉事高家奴徐質取去欽
此切詳前元當已亥辛丑之歲賊兵入遼東
瀋陽之閒俘掠一空分離四散或有一二之
來寓安能四萬之得多見有李朶里不歹等
前來寄居除將本人等連家小三百五十八
名欽依發遣外惟土人之還歸實舊業之是

復臣會驗到聖朝戶律內一款節該凡民戶逃往隣境州縣躱避差役者其在洪武七年十月以前流移他郡曾經附籍當差者勿論欽此又會到洪武十八年九月十六日欽奉詔書爲臣襲爵事節該一視同仁不分化外欽此幸蒙緣得霑聲敎雖流徙亦在範圍況彼所陳過於其實伏望明垂日月度擴乾坤察迫切之情降寬大之澤遂令遠俗得安其生臣謹當常懷一視之仁倍祝萬年之壽時

禑在東江有司請還京率百官拜表右侍中李成桂知禑不樂入京告曰拜表之禮臣等攝行殿下不必躬親禑悅自東江李仁任別墅率妓十餘騎吹角與燕雙飛並驅入京奪人笠於道爲的而馳射之禑又率燕雙飛並轡如多也岾日以爲常時燕雙飛衣冠與禑無異路人望之未辨郭海龍還自　京師禮部咨曰奉
聖旨朕嘗與諸番國王懋以誠信相孚與高麗來使云將段布獻馬五千今使者來乃言邦微産寡物不敢進財不敢受願進五千嗚呼高麗不能體朕之至意以朕倣前代以逼人若此者朕所不爲爾禮部速報國王知仍前以物互市凡匹馬布八匹段二匹不分官民亦爲交易之道禮部移咨曰欽奉
聖旨高麗隔海限江風殊俗異以夷夏論之本等東夷實非中國所治天造地設三面負海以爲險餘者憑山以爲固從古至今人民

蕃息凡王於是方主宰生齒者必上帝有所命方乃安焉曩者中國歷代數曾統馭然與彼當時之人皆有始無終得失載於方冊朕所見焉所以前者命絕往來使自爲聲敎以妥三韓彼中陪臣强請約束朕姑從之云何量彼必有始而無終若往來之久釁隙由是而生其根民之禍莫甚於此去歲金通事泛海潛入浙民閒今年任通事竊通京師詧者探聽事情臆此計此量豈是彼此相安之道

且皆所需歲貢艱不如約方如約即許難朕推誠准其難悉去之徵需馬種以固其誠其數五十比前之貢二十分之一以金銀布匹共論之止該百分之一耳今以一分之物至觀美惡以驗其誠則物見人心矣若此之爲必欲取信相安於彼久未見其美也莫若令彼自爲聲教不必往來彼中君臣同心奉天勤民以安黔黎於三韓豈不悦上帝之心福及於將來不必強住來致生釁隙爾禮部移咨高麗國王必如朕命無疵矣三月前郎將慶弘詐稱龍潭安集事覺伏誅禑率群妓出遊西江又畋于西海道取進獻馬四十匹以行丁丑日有黑子遣典工判書李羙冲押初運馬一千匹如遼東其老病矮少者皆退還四月禑聞徐質復來自西海道馳還入京從者皆不及又率群妓遊歸法川乙未隕霜禑親點妓隊其後至者六十餘人贖布百五十匹徐質來督進獻馬禑令都評議使司進亭廠布一千五百匹分賜憲妃宮侍女閹人五月禑觀石戰戲於扁巖翼日亦如之偰長壽還自　京師欽奉

宣諭聖旨曰你那高麗的事也有些不停當不知你那里古典如何我這中國古典裏看起來件件都是他自取的當初我即位之後便差那裏土人元朝火者宦人每去動問王只想他是你土人我這裏是大椀小都知道交仔細說與你不想把一箇火者殺了後頭王又弒了爲這上不要來往問甚三綱五常有無教他自理會幾年家却只管要臣屬疊疊的來纏(去聲)這箇意也有甚難見只想道這一枝軍馬別處都定體了必來征伐也你都差請了我的意是實實的意我的手詔恰便是說誓的一般說道若非肆侮于邊陲朕安敢違上天之命云云你後頭只管來纏我便道既要聽我的約束比似俺中原地面各有歲貢因此教每年進一千馬金銀布匹却便

不如約了中國豈少這些但試他那心臨了
艱艱澁澁辦了五千馬前後也該六千至誠
處却也有了隨後便求許難我與他一發都
除去了只教三年進五十匹馬表誠是一百
分中只取他一分你便至至誠誠將些好的
來教百姓看了也道是高麗來進的馬且休
問中騎不中騎你怎看那撩子爲那上我惱
了教再來絕交與將文書去了你曾見麼高
麗自古出名馬近間來進的馬都恰好只伯

顏帖木兒王有時進了些好馬來與我那馬
却是好我今番爲征進用着些馬想那裏也
缺少些段匹爲這般教和買些馬去你便教
各官家人送馬到遼陽要將段子緜布做些
襖子衣服穿却不至誠你便使將兩箇小廝
來說不敢受價便是不誠處這般是我欺你
問再乾要馬這箇意思如何先番幾箇通事
小廝每來那裏說的明白你却是故家了係
本比別箇來的宰相每你的言語我知道我

的言語你知道以此說與你你把我這意思
對管事宰相每說大槩則要至誠倒〻要許
多小計量你那裏合做的勾當打緊是倭子
倒不要别疑慮只兀那鴨綠江一帶沿海密
匝匝的多築些城子調些軍馬守住了一壁
廂多造些軍船隄備着百姓些福至至誠誠
的做着行呵雖百萬兵也難近你大抵人呵
容易欺神天難欺有你說與那宰相每他每
喫的是百姓的穿的是百姓的享榮華富貴

交他也思量與百姓造福保守那三韓一方
之地誰似恁快和休只管小計量明日神怒
人怨呵不好也我這中國的事只做買賣來
的人也儘可以知得何必則管差使臣來今
日也弔筆頭明日也弔筆頭一箇來說一團
上聲有甚好處你只依着三年一遍家差人進
貢我若怪你三年一遍來便是朝廷的不是
我如何肯怪你你是故家我所以仔細和你
說你記着者當初雲南王他若依本分守着

他那一陁地面我也不徂他他却不守分我
這裏的逃軍他招誘將去了罪人他藏匿了
只管生邊釁因此我教征伐他都平定了大
抵不生事呵有甚話說耽羅我也本待買些
馬用來再尋思不中不必買了為甚麽假如
我這裏海船到那裏有些高高低低生起事
來又不得不理論例也不必買了耽羅原屬
原朝來的馬教我區處我却不肯我若要取
勘呵頭裏便使人去了我若取勘了又少不
的教人去管既人去管便有高高低低又生
出事來我決然不肯那耽羅近恁地面則合
恁管我不肯取勘他恁回去說與他管事的
宰相每大剛只要至誠保守你那一方休來
侮我我明日差人往遼陽為馬價的事去也
我的言語你記著說到者又
宣諭聖旨曰我前日和你說的話你記得麼
長壽奏大剛的 聖意臣不敢忘了只怕仔
細的話記不全這箇都是墩道將去的

聖旨臣一發領一道錄 旨去
聖旨我的言語這里冊兒上都寫著有大抵
我的話緊則要他至誠那里豈無賢人君子
必知這意也你對那宰相每說他只是占田
土占奴婢享富貴快活也合尋思教百姓安
寧至至誠誠的做些好勾當密匝匝的似兀
那羅州一帶築起城子多造些軍船教倭子
害不得便好你却沿海三五十里家無人烟
耕種又說倭子在恁那一箇甚麽海島子裏
經年家住也不回去恁却近不得他這的有
甚難處著軍船圍了困也困殺那廝這等都
是合做的事你說與他你是舊是宰相家子
孫必是聰明這等話與我說道者昨日為馬
價的事差人遼陽去了教看來的馬直兩箇
段子八箇緜本的或不直這个價錢的一个
个分揀著務要與各官送馬來的家人回去
耽羅我也想教些船去不要一時拋在那里
只離那里二十或三十里往來周回擒著逐

一箇拋者買了便回來我又尋思不便當恐
又生出事來不免又動刀兵以此不買去了
原朝放來的馬只恁管我不差人我要差人
時一頭得了大都便差人管去了大槩人不
才的多若差一箇不才的人到那里那廝倚
著朝廷的勢力倚恃著朝廷的兵威無所不
爲起來便是激的不好了我决然不差人却
也地面近恁那里和羅州廝對著從來恁管
只合恁管我常相漢光武時四夷請官光武
不許蓋是光武從小多在軍旅中知道許多
弊病所以不許他這是光武識見高處後來
的君王多差了便如高麗也都分爲郡縣設
置官守後頭也是那不才之人恃倚朝廷威
勢做的不好都激變了却因朝廷事多就不
暇整理他了則今番兀都那雲南我本不征
伐他他却如常生邊釁以此無乃何去征他
調了二十二萬軍馬和餘丁二十七萬平定
之後帶戰亡逃病折了我五萬兵一萬里遠

接連著吐番一帶用熱多軍馬去守又無益
於中國征伐之事蓋出於不得已你回去疊
疊的說與他交至誠保守那一方之地休要
侮我這中國有甚話說若不至誠不愛百姓
生邊釁這等所爲呵我却難饒你我若征你
不胡亂去一程程築起城子來慢慢的做也
你是故家我所以對你仔細說休忘了與他
每說道這意思者長壽叩頭
聖旨如何你有甚說話麽長壽奏臣別無甚
奏的勾當但本國爲衣冠事兩次上表未蒙
允許王與陪臣好生兢惶想著臣事　上位
二十年了國王朝服祭服陪臣祭服都分著
等第賜將去了只有便服不曾改舊樣子有
官的雖戴笠兒百姓都戴著了原朝時一般
有纓兒的帽子這些个心下不安穩
聖旨這个却也無傷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不
害其爲賢君我這里當初也只要依原朝樣
帶帽子來後頭尋思了我旣趕出他去了中

國却踏襲他這些个摸子从後秀才每文書
裏不好看以此改了如今却也少不得帽子
遮日頭遮風雨便當伯顏帖木兒王有時我
曾與將朝服祭服去如今徒那里既要這般
劈流撲剌做起來自顧戴有官的紗帽百姓
頭巾戴起來便是何必只管我根前說長壽
奏臣來時王使一个姓柳的陪臣直趕到鴨
綠江對臣說如今請衣冠的陪臣回來了又
未明降好生兢惶伱到　朝廷苦苦的奏者

聖旨裏可憐見呵伱從京城便戴着紗帽穿
著團領回來俺也一時都戴臣合無從京城
戴去
聖旨伱到遼陽從那里便戴將去長壽服
帝所賜紗帽團領而來國人始知冠服之制
以旱禁酒遼東漕船漂泊西海諸島時有人
自宣義門馳入而呼曰唐船軍人盡下岸將
襲京城已至門矣都城大駭執其人訊之乃
訛言也遣判司僕寺事任壽判典客寺事柳
克恕典工判書金承貴押二三四運馬三千
匹相繼如遼東六月依　大明之制定百官
冠服百官服之以見徐質質歎曰不圖高麗
復襲中國冠帶天子聞之豈不嘉賞禑與宦
者及幸臣獨不服李沃以左常侍胡服呼鷹
從禑馳射李元吉自定遼衛逃來曰定遼衛
點兵將向我國禑聞之載兵甲如壺串禑在
壺串都堂遣知申事權執經請還面送徐質
禑怒囚兩侍中及內宰樞家奴各三十人遣

判司宰寺事朴之介押五運馬一千匹并退
還改換馬如遼東都司延安侯定元侯武定
侯同押馬官點選分爲三等上等給價段二
匹布八匹中等段一匹布六匹下等段一匹
布四匹徐質將還禑在東江質謂館伴宰樞
曰我欲親見國王辭歸兩府再請禑不來及
質詣闕乃稱王病莫能興慰遣之乙巳太白
晝見閏月遣門下贊成事張子溫如　京師
謝許改冠服表曰聖謨孔彰兢惶駢集睿恩

覃被佩服罙深伏念臣禀性愚蒙托身邊徼幸遭逢於昭代既荷生成實欽仰於華風再勤陳請庶幾變魯而用從周何圖訓誨之加俾新威儀之制人民相慶草木增輝玆蓋陛下運啓同文仁敦柔遠推赤心置人腹以四海爲一家令小邦而有章進微臣以遷善臣謹當與父老而蹈舞永祝皇齡傳子孫而率由罔愆俟度子溫至 京以進馬駕下因子溫錦衣衛遣門下評理偰長壽如 京師賀 聖節密直副使尹就賀 千秋七月召還淑妃于全州禑在壺串觀雜戲賜雜戲人五綜布五百匹禑率淑妃還京尋復往壺串八月禑令各司及成衆官宿衛壺串李仁任以老病辭以李成林爲左侍中潘益淳右侍中崔天儉川陽府院君潘福海門下贊成事申雅王興同知密直司事吳忠佐密直副使盧龜山右副代言天儉恃勢多奪人田人莫敢言龜山年未二十國人皆以爲不稱於是

宦竪商賈漁獵之徒無不官矣禑自壺串如毅妃淑妃宮遂還壺串呼鷹牽狗吹笛吹角長歌緩舞前後導從絡繹于道都堂謁定妃妃垂簾引見語以玄陵盛事與禑之失道仍賜酒禑以中秋徵六道倡優陳百戲于東江竭帑藏以供費宰執臺諫不能匡救至有作奇技以逢迎者禑許義成德泉兩庫胥史耆高頂笠年老者除六品以官官曹恂之請也禑裸水中馬交群妓天大雷電以兩禑自壺串還如定妃殿禑爲淑妃以黃金鑄佛九月改封憲妃爲德妃前判事金希仁因內人納女于禑江陵道元帥李乙珍欲奸楊口縣人楊富室女領卒十餘人圍其家不獲遂強奸富妻時富死未百日憲府劾之廢爲庶人杖一百流懷德縣乙珍在江陵輒取人女爲妾其麾下效之持兵搜索閭里強奸人女者頗多禑自壺串如金希仁家遼東來市屯田牛五千七百頭禑以玄陵忌日謁陵不與祭以

宦者壽寧府尹曹恂爲巡軍鎭撫上護軍金琓爲千戶遣知門下府事張方平如 京師賀納哈出降附表曰天命用集帝圖方隆師律以臧戎醜自屈捷奏星轉頌聲海騰欽惟陛下挺聖武之資撫亨嘉之運昧爽丕顯端拱九重之中意氣如神決勝萬里之外熊羆之旅纔出犬羊之群悉平大哉功業之光赫然古今之冠伏念臣叨守藩職欣聞凱歌干舞兩階莫贊苗征之舉德洽四國載賡虎拜

之詩禑還自壽串巡行閭里吹螺前導群妓隨之夜宿毅妃殿遣宦者李匡諭都堂曰自今服 大明衣冠宜識心事之左右侍中皆稱賀禑尋以胡服馳騁於路前判事朴英茂濫乘傳騎又影占良民十一戶事覺都巡問使王承寶鞫之英茂死獄中十月庚戌雷旌其閭辛亥雷電禑巡行街路遂如壽昌宮與林檄等爲鞦韆戲又閱妓樂于花園以樂不中意令徵爲首者布二百五十匹遣門下評

理李玖知密直李種德如 京師賀正禑與淑妃毅妃宴于花園禑在花園始服冠帶俄而去之是日不出遊都人咸喜翼日復出馳騁禑命巡軍禁僞傳內旨時嬖寵權勢之家使奴隷收田租亦奉旨以行眞僞混淆莫之能辨有詐傳王旨者金奉僞作王牌者金仲奇等八人並斬之公州牧使高權犯贓事覺逃來邀禑於家納女倭寇林韓西三州及鴻山縣都巡問使王承寶與戰敗績禑率倡妓

宴于定妃殿宴未終遂如高權家又率妓十餘人巡行街路如高權及金希仁家遂如定妃殿又率妓出遊街路與林檄或先或後爭射雞犬十一月以密直副使金賞爲全羅道助戰元帥禑率崔瑩王福海等獵于海豐全州元帥權和斬倭二人禑賜酒及帛絹禑如高權家遂如定妃殿暮又如定妃殿禑數至妃殿頗有醜聲禑如崔瑩第賜酒仍求利劒又率群妓如細柳枝家禑如金鼻回回家索

其女不得賜回回子鞍馬仍令編髮侍從後
又取其女著男服隨之禑欲以安淑老女為
妃命有司備嘉禮用幣布七千五百匹白金
一千五百兩他物稱是時淑老女在定妃殿
外人謂禑先淫後行嘉禮以遼東細作橫行
賜西北面都巡問使鄭熙啓都安撫使崔元
沚及泥城江界義州萬戶段子人一匹命收
私田半租以備軍餉又令諸道按廉使考將
帥能否守令殿最月季報都堂禑流密直林
檄代言盧龜山等變偉數十騎遊行閭里四
至定妃殿前判事孫慶生盜用其鄕密城貢
布二百五十匹事覺憲府論劾籍沒家產慶
生逃乃囚其妻鞫之張方平等行至甜水站
都司使千戶王成欽錄
聖旨以示之曰今後高麗國使臣來者於一
百里外止回不許入境亦不許送赴　京師
不揀指以諸等時節行禮等項不必教來其
國執政之臣經濟謀詐之徒難以信憑自許

往來至今凡百期約非過則不及未嘗誠意
相孚可以絶交不可與之往來若欲求進示
勑使錄而還方平等遂還李成林謂李穡曰
公以大臣奉使怯懦不入定遼無狀碌碌之
人徒費國廩耳穡熟視不對禑在定妃殿夜
半聞有呼譟聲禑驚動以為亂作命左右被
甲宿衛禑以子昌不學鞭之取版圖司黃金
一錠賜之都評議使司亦進白金一錠于昌
耆老會議築漢陽山城修戰艦遣門下評理
商議禹仁烈判密直洪徵于漢陽府審視重
興山城形勢晃山君李原珣卒禑令內乘飼
馬三百匹於忠州界內豎因緣侵暴州郡苦
之十二月宜城君南佐時卒遣永原君鄭夢
周如　京師請通朝聘禑以善妃生日命內
官曹恂宴其第賜馬二匹苧布四匹段子一
匹倭寇井邑縣禑以王興生日詣其第賜馬
一匹以淑妃疾宥二罪以下命僧禱殿內立
淑妃府曰懿德命依恭敬府例禑如判事崔

時𭓆家淫其女禑諭都堂凡奪占諸倉庫宮
司田民者具名以聞都堂自嫌遂閣不行禑
聞申雅等人臧獲田大怒命囚其子孝溫
壻前三司左尹朴保寧孝溫逃命巡軍圍雅
家大索獲之下獄皆杖流角山俞仁吉李仁
寬等冒稱内乘乘馹傳食州郡斬之徇諸道
祭牲自死

列傳卷第四十九

列傳卷第五十　　高麗史一百三十七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教修

叛逆

　辛禑五　昌

十四年正月鄭夢周至遼東不得入而還停
頒宰相祿下三司左使廉興邦領三司事林
堅味贊成事都吉敷右侍中李成林贊成事
潘福海大司憲廉廷秀知密直金永珍密直
副使林柀等于獄幷其族黨誅之語在堅味

傳禑以官者金亮金完爲京畿左右道察訪
兼諸倉庫田民使賜劒遣之禑賜都統使崔
瑩倭劒二十把庚寅禑四至定妃殿暮還花
園以崔瑩爲門下侍中我
太祖守門下侍中李穡判三司事禹玄寶尹
珍安宗源門下贊成事文達漢宋光美安沼
門下評理成石璘政堂文學王興知門下事
印原寶判密直司事遣密直司使趙琳如
京師請通朝覲表曰聰明作后訓戒孔昭視

聽自民幽微必達玆當冒昧敢以控陳臣性
資愚蒙學術鹵莽不幸幼年之孤荅惟頼於
造之生成先父荷易名之恩小臣霑襲爵之
寵同仁一視渙頒綸綍之言用夏變夷許新
冠服之制揆分踰望圖報失心朕以歲事之
往來少伸臣衷之萬一忽承勑諭之降有嚴
譴責之加實咫尺之不違而手足之罔措爰
馳賤介巽達卑忱又蒙阻回倍增恐懼臣禑
忖度盖因年幼署事之初任用陪臣林堅味

李成林廉興邦潘福海都吉敷李存性等委
以國政欲圖治效不期蒙蔽用事恣行不法
以致於斯已將上項人等明正典刑既已除
其姦慝罙自切於籲呼伏望陛下推父母保
子之心體乾坤生物之德特賜俞允俾通朝
宗臣謹當守侯度而益虔祝皇齡於有永琳
至遼東不得入而還禑閱妓樂于壽昌宮日
以爲常始須百官祿禑出花園張妓樂宦者
李匡諫止之令宗室耆老臺諫六曹舉文武

賢良禑畋于南郊安置廣平府院君李仁任
于京山府竄前門下評理李仁敏于雞林府
以不能禦倭囚江華萬戶金宰寶于巡軍宰
寶逃斬巡軍令史二月禑閱林堅味廉興邦
等樂器于花園鍾鼓絲竹之聲晝夜不輟封
安淑老女爲賢妃妓小梅香和順翁主燕雙
飛明順翁主禑如東江乘奉天船縱奏音樂
留宿賜燕雙飛馬二匹又賜妓十五各一匹
從燕雙飛請也禑如壷串竟日泛舟爲樂夜

乘醉援劒欲刺左右左右皆散嵩工二人獨
在船禑欲刺之劒墜地不及害翼日還吹螺
道前妓二十餘人隨之禑以金永珍家及金
銀器賜小梅香以林廉等家財賜嬖幸無筭
庚申燃燈禑如奉恩寺偰長壽還自　京師
口宣聖旨曰高麗願聽朕約束朕令歲貢馬
所進馬不中用而又詐難我令勿進只令三
年進種馬五十匹所進馬又不中用後買五
千匹又皆弱小以我一匹價可買彼兩三馬

令又以改衣冠謝恩進馬粗蹄腫腿既是來
獻何至於此是必使臣行至西京賣換而來
耳已囚張子溫于錦衣衛使經年罪之爾歸
以告執政大臣朕既許通商矣彼反不肯明
白通牒使來貿易乃陰令人來大倉窺覘我
興師造艦與否重賞我人之　所洩消息者是
街中小兒之見也自今愼勿如此又毋得遣
使來鐵嶺迤北元屬元朝並令歸之遼東其
餘開元瀋陽信州等處軍民聽從復業

帝以徐賀歸言禑有疾賜藥材禑命修五道
城遣諸元帥于西北鄙以備不虞禑如東江
泰州郡事李眞盜官錢事覺鞫之禑自東江
還馬驚射殺之禑與崔瑩密議攻遼發京城
坊里軍修漢陽重興城禑取潘福海駿馬騎
之曰無乃善驚乎版圖判書宋贇進曰福海
所難馭也禑怒曰汝以予取賊馬耶遂殺贇
禑遣政堂文學郭樞如京師謝賜藥材表
曰大德天施生成靡類膺恩波及浹洽微軀

銘佩實深粉糜難報伏念臣素因氣禀之弱
劣動有疾病之侵尋惟良藥不産於小邦致
陪臣爲求於上國何圖瑣末獲達高明出醫
局之珍藏附賤介以寵錫玆蓋陛下法易育
物體書好生推惠澤以曲加俾纏綿而有喜
臣謹當益盡心於藩翰恒祝釐於壽康　大
明欲建鐵嶺衛禑遣密直提學朴宜中表請
曰昊天廣大覆育無遺帝王作興疆理必正
玆殫卑悃仰瀆聰聞竊惟弊邦僻在遐壤褊

小實同於墨誌峭嶢何異於石田況從東隅
以至北鄙介居山海形勢甚偏傳自祖宗區
域有定切照鐵嶺迤北歷文高和定咸等諸
州以至公嶮鎭自來係是本國之地至遼乾
統七年有東女眞等作亂奪據咸州迤北之
地睿王告遼請討遣兵克復就築咸州及公
嶮鎭等城及至元初戊午年間蒙古散吉大
王普只官人等領兵收附女眞之時有本國
定州叛民卓青龍津縣人趙暉以和州迤北

之地迎降聞知金朝遼東咸州路附近瀋州有雙城縣因本國咸州近處和州有舊築小城二坐朦朧奏請遂將和州冒稱雙城以趙暉爲雙城摠管卓青爲千戶管轄人民至至正十六年間申達元朝將上項摠管千戶等職革罷以和州迤北還屬本國至今除授州縣官員管轄人民內叛賊而侵削控大邦以復歸今欽見奉鐵嶺迤北迤東迤西元屬開元所管軍民仍屬遼東欽此鐵嶺之山距王京僅三百里公嶮之鎮限邊界非一二年其在先臣幸逢昭代職罔愆於侯度地旣入於版圖還及微軀優蒙詹諭特下十行之詔俾同一視之仁伏望

陛下度擴包容德敦撫綏遂使數州之地仍爲下國之疆臣謹當益感壽遣之恩恒祝萬年之壽三月乙亥朔禑在畫舟乘麒麟奉天等船忩爲雜戲按劍睥左右獨坐舟中通宵不寐曰父王夜寢爲人所弑吾甚戒之禑納

崔瑩女爲妃以尚衣進衣遲緩斬別監厚德府少尹元允海判書康義禑如崔瑩第遂興瑩宴于崔氏宮斬延安府使柳克恕宦者金實克恕林堅味之門客且聽李存性言潛逸實因也封崔氏爲寧妃立府曰寧惠又封申雅女爲正妃王興女爲善妃自李謹妃而下崔寧妃盧毅妃崔淑妃姜安妃申正妃趙德妃王善妃安賢妃及小梅香燕雙飛七點仙等三翁主諸殿供上之物甚夥常滿庫之布一月用三千九百匹諸倉庫俱竭乃豫收三年貢物猶不足又加徵斂殺公山府院君李子松以子松嘗止崔瑩攻遼也西北面都安撫使崔元沚報遼東都司遣指揮二人以兵千餘來至江界將立鐵嶺衛

帝豫設本衛鎮撫等官皆至遼東自遼東至鐵嶺置七十站站置百戶禑自東江還馬上泣曰群臣不聽吾攻遼之計使至於此遂徵八道精兵下令曰明日欲西幸臣僚宜皆著

大元冠服我
太祖及諸宰樞言　大明使將至今西幸則
民心動搖請待　大明使還禑從之國人皆
喜時城中人編髮胡服者已多憲府以　大
明使將至禁之禑如定妃殿　大明後軍都
督府遣遼東百戶王得明來告立鐵嶺衛禑
稱疾命百官郊迎判三司事李穡領百官請
王得明乞歸毅奏得明曰在
天子處分非我得專禑將出畋點群妓有一
妓不及怒殺之再如定妃殿遊行閭里夜至
花園使唱胡歌宴樂王得明還庚子宥境內
遂如西海道寧妃及崔瑩從之命門下贊成
事禹玄寶留守京城發五部丁夫爲兵名爲
西獵海州白沙亭實欲攻遼也禑徙世子昌
及定妃謹妃以下諸妃于漢陽山城是時全
羅慶尚二道爲倭寇巢穴東西北面方憂劉
地京畿交州楊廣三道困於修城西海平壤
二道迎候西獵加以徵兵八道騷然民失農

業中外之怨甚於仁任林廉時矣四月乙巳
朔禑至鳳州初禑獨與瑩決策攻遼未敢顯
言是日召瑩及我
太祖曰寡人欲攻遼陽卿等宜盡力
太祖曰今者出師有四不可以小逆大一不
可夏月發兵二不可擧國遠征倭乘其虛三
不可時方暑雨弓弩膠解大軍疾疫四不可
禑頗然之
太祖退謂瑩曰明日宜以此言復啓瑩曰諾
夜瑩復入啓願毋納他言明日禑召
太祖曰業已興師不可中止
太祖復啓曰殿下必欲成大計宜駐駕西京
待秋出師禾穀被野大軍食足可鼓行而進
矣今出師非時雖拔遼東一城雨水方降軍
不得前却師老糧匱祇速禍耳禑曰卿不見
李子松耶
太祖對曰子松雖死美名垂於後世臣等雖
生已失計矣何用哉禑不聽

太祖退而涕泣麾下士曰　公何慟之甚也
太祖曰生民之禍自此始矣丁未禑次平壤
督徵諸道兵作浮橋于鴨綠江使大護軍裵
矩督之船運林廉等家財于西京欲充軍賞
又發中外僧徒爲兵抄京畿兵屯東西江以
備倭加崔瑩八道都統使以昌城府院君曹
敏修爲左軍都統使以西京都元帥沈德符
副元帥李茂楊廣道都元帥王安德副元帥
李承源慶尙道上元帥朴葳全羅道副元帥
崔雲海雞林元帥慶儀安東元帥崔鄲助戰
元帥崔公哲八道都統使助戰元帥趙希古
安慶王賓屬焉以我
太祖爲右軍都統使以安州道都元帥鄭地
上元帥池湧奇副元帥皇甫琳東北面副元
帥李彬江原道副元帥具成老助戰元帥尹
虎裵克廉朴永忠李和李豆蘭金賞尹師德
慶補八道都統使助戰元帥李元桂李乙珍
金天莊屬焉左右軍共三萬八千八百三十

人傔一萬一千六百三十四人馬二萬一千
六百八十二匹遣右代言李種學行助兵六
丁神雕禮命奉天船都元帥同知密直李光
甫還屯開京西江以備倭禑如大同江陳百
戲奏胡樂竟日有巡軍萬戶府知印矯禑命
放卒十人斬以徇辛酉左右軍都統使將出
師禑醉日晏不興不得拜辭禑酒醒泛舟石
浦至夕乃還飮諸元帥酒賜衣鞍弓劒馬有
差奏胡樂達曉壬戌左右軍發平壤衆號十
萬禑如大同江張胡樂于浮碧樓自吹胡笛
有圍人裸而洗馬于江禑見之以爲慢我命
斬之自是常至大同江樂而忘返乙丑停洪
武年號令國人復胡服倭入椒島時京城丁
壯皆從軍唯餘老弱每夜烽火屢舉京城單
虛人情危懼莫保朝夕禑將出畋進一馬而
斬之曰此馬數驚我也又道見亡卒二人即
命斬之禑淫樂殺戮日甚戊辰太白晝見辛
未遣文達漢金宗衍鄭承可宦者曹恂金完

賜左右都統使及諸將金銀酒器重都鎮撫
皆賜衣禑如大同江泛舟使奏胡樂禑自吹
胡笛且爲胡舞五月甲戌朔日食禑縱樂于
大同江至夜乃還禑每出遊輒奏胡樂令倡
優呈百戲崔瑩曰領軍士出入吹笛君臣荒
淫百姓怨咨全羅道按廉使柳亮報倭船八
十餘艘來泊鎮浦寇旁近州郡禑遣上護軍
陳汝宜于全羅楊廣道凡托疾不赴北征而
令子弟奴隷代行者悉發禦倭其隱避者斷

以軍法籍沒其產禑以宦者金剛少忤意斬
之與寧妃如浮碧樓或射或擊毬欲殺閹人
崔瑩請勿殺禑曰翁嘗殺人何禁我耶瑩曰
臣之殺人不得已也禑目左右遂斬之以倭
寇寖盛遣元帥金立堅于漢陽以衛世子及
諸妃庚辰左右軍渡鴨綠江屯威化島亡卒
絡繹於道禑令所在斬之不能止禑如鳳月
樓殺宦者大護軍金吉祥護軍金吉逢人莫
知其故甲申泥城元帥洪仁桂江界元帥李

薿先入遼東境殺掠而還禑喜賜金頂兒文
綺絹禑夜殺宦者一人丙戌左右都統使上
言臣等乘桴過鴨江前有大川因雨水漲第
一灘漂溺者數百第二灘益深留屯洲中徒
費糧餉自此至遼東城其間多有巨川似難
利涉近日條錄不便事狀付都評議使司知
印朴淳以聞未蒙俞允誠惶誠懼然當大事
有可言者而不言是不忠也安敢避鈇鉞而
嘿嘿乎以小事大保國之道我國家統三以

來事大以勤玄陵於洪武二年服事　大明
其表云子孫萬世永爲臣妾其誠至矣殿下
繼志歲貢之物一依
詔旨於是特降
誥命賜玄陵之謚冊殿下之爵此宗社之福
而殿下之盛德也今聞劉指揮領軍立衛之
言使密直提學朴宜中奉表啓稟策甚善也
今不俟命遽犯大邦非宗社生民之福也況
今暑雨弓解甲重士馬俱憊驅而赴之堅城

之下戰不可必勝攻不可必取當此之時糧
餉不給進退維谷將何以處之伏惟殿下特
命班師以答三韓之望禑與瑩不聽禑如大
同江賜宦寺細布有差以宦者金完爲過涉
察理使賫金帛馬匹分賜左右都統使及諸
元帥督令進兵軍中留完不遣楊廣道按廉
田理馳報倭寇四十餘郡留兵單弱如蹈無
人之境乃遣元帥都興金湊趙浚郭璇金宗
衍等禦之令諸妃在漢陽者皆還開城乙未

禑不成州温泉作胡樂徹夜左右都統使遣
人告崔瑩曰軍多餓死水深難以行軍請速
許班師瑩不以爲意是日軍中訛言
太祖率麾下親兵向東北面已上馬矣軍中
洶洶曹敏修罔知所措單騎馳詣
太祖涕泣曰公去吾儕安往
太祖曰予何去矣公勿如是遂諭諸將曰若
犯上國之境獲罪
天子宗社生民之禍立至矣予以逆順上書

請還師王不省瑩又老耄不聽盍與卿等見
王親陳禍福除君側之惡以安生靈乎諸將
皆曰吾東方社稷安危在
公一身敢不惟命於是回軍渡鴨綠江
太祖乘白馬御彤弓白羽箭立於岸遲軍畢
渡軍中望見相謂曰古今來世安有如此人
乎時霖潦數日水不漲師既渡大水驟至全
島墊沒人皆神之時童謠有木子得國之語
軍民無老少歌之丁酉漕轉使崔有慶以回

軍奔告于禑是夜我
恭讓王與兄湳及李居仁子和尚上護軍
柳龍生崔高時帖木兒自成州禑所奔于軍
前道遇支應守令盡奪其馬以行禑日午猶
未知戊戌禑聞大軍已至安州馳還夜至慈
州泥城下令曰赴征諸將擅自回軍惟爾大
小軍民盡心以禦必大加賞賚回軍諸將請
急追之
太祖曰遽行必戰多殺人矣每戒軍士汝輩

若犯乘輿予不爾赦奪民一介亦當抵罪沿
途射獵故緩師行己亥禑至平壤收貨寶渡
大同江夜至中和郡辛丑禑於道上聞諸軍
已近從間道疾馳至歧灘詰朝還京入花園
從者纔五十餘騎自西京至京城從禑臣僚
及人民以酒漿迎謁大軍者絡繹不絕瑩欲
拒戰命百官以兵仗侍衛六月癸卯朔諸軍
來屯近郊爲書授金宅以啓曰我玄陵至誠
事大
天子未嘗有加兵於我之志今瑩爲冢宰不
念祖宗以來事大之意先舉大兵將犯上國
盛夏動衆三韓失農倭奴乘虛深入爲寇殺
我人民燔我府庫加以遷都漢陽中外騷然
今不去瑩必覆宗社甲辰禑遣前密直副使
陳平仲以書諭諸將曰受命出疆旣違節制
稱兵向闕又犯綱常致此釁端良由眇末然
君臣之大義實古今之通規卿好讀書豈不
知此況復疆域受於祖宗豈可易以與人不
如興兵拒之故我謀之於衆衆皆曰可今胡
敢違雖指崔瑩爲辭瑩之捍衛我躬卿等所
知勤勞我家亦卿等所知敎書到日毋執迷
毋吝改共保富貴以圖始終予實望之不啻
卿等以爲如何又遣俔長壽往軍前問諸將
爾欲知其詳請將進屯都門外東北面人民
及女眞之衆不從軍者聞
太祖回軍爭相投從星奔而至者千餘
人禑乃發府庫金帛募兵得數十餘人皆倉
庫奴隸市井之徒徵兵諸道入攫聚車塞巷
口分軍守四大門削敏修等官爵以崔瑩爲
門下左侍中禹玄寶右侍中宋光美贊成事
安沼評理禹洪壽司憲府大司憲鄭承可鷹
揚軍上護軍趙珪密直副使金若采知申事
膀于大市曰執敏修等諸將者勿論官私奴
隸大加爵賞己巳我
太祖屯崇仁門外山臺巖遣知門下事柳曼
殊入自崇仁門左軍入自宣義門瑩逆戰皆

知之曼殊初行
太祖謂左右曰曼殊目大無光膽小人也往
必北走果然時
太祖解鞍放馬及曼殊奔還左右以白
太祖不應堅卧帳中左右再三白之然後徐
起進膳命鞁馬整兵將發有矮松在百步許
太祖欲卜勝兆以一衆心遂射松株一矢立
斷乃曰再甚麽諸軍士皆賀鎮撫李彥出跪
曰陪我
令公往何處不可行乎
太祖由崇仁門入與左軍掎角而進守城之
軍莫有拒者都人男女爭持酒漿迎勞軍士
曳車開路老弱登城望之歡呼踴躍敏修建
黑大旗至永義署橋爲瑩軍所奔佚而
太祖建黃龍大旗由善竹橋登男山塵埃漲
天鼓鼙震地瑩麾下安沼率精兵先據男山
望旗奔潰瑩知勢窮奔還花園
太祖遂登巖房寺北嶺使吹大螺一通於是

諸軍圍花園數百重大呼請出瑩每征討諸
將不用螺獨
太祖於馬前吹螺故都人聞螺聲皆喜
太祖之軍已至矣禑與寧妃及瑩在八角殿
瑩不肯出吹螺亦宋安登墻吹螺一通諸軍
一時毁垣闌入于庭郭忠輔等三四人直入
殿中索瑩禑執瑩手泣別瑩再拜隨忠輔而
出
太祖謂瑩曰若此事變非吾本心然非惟逆
大義國家未寧人民勞困寃怨至天故不得
已焉好去好去相對而泣遂流瑩于高峯縣
李仁任嘗言曰李判三司須爲國主瑩聞之
甚怒而不敢言至是嘆曰仁任之言誠是矣
光美沼珪承可等逃匿兩都統及三十六元
帥詣闕拜謝還軍門外先是童謡曰西京城
外火色安州城外烟光往來其間
李元帥願言救濟黔蒼丙午復行洪武年號
襲 大明衣冠禁胡服罷禑玄實以曹敏修

爲左侍中我
太祖右侍中趙浚簽書密直司事兼大司憲
諸將皆復職時　大明聞禑舉兵將征之
帝欲親卜于宗廟方致齋及聞還軍卽罷齋
諸將入城會議興國寺罷諸道築城及徵兵
執安沼鄭承可因巡軍並流之司憲府論宦
者曹恂曹福善尹祥前知申事金若采之罪
皆流遠州是夜禑與宦豎八十餘人擐甲馳
至我

太祖及曹敏修邊安烈之第以皆屯軍門外
不在家故不得害而還己酉諸將會議崇仁
門使李和趙仁璧沈德符王安德詣闕請悉
出宮中兵仗鞍馬庚戌諸將請出寧妃禑曰
若出此妃我當偕出於是諸元帥領兵守闕
請禑如江華禑不得已乃出執鞭據鞍曰今
日已暮矣左右俯伏泣下無應之者遂與寧
妃及燕雙飛出會賓門向江華百官奉傳國
寶置定妃殿

太祖欲擇立王氏後曹敏修念李仁任薦拔
之恩欲立昌恐諸將違己以李穡爲時名儒
欲藉其言密問之穡曰當立前王之子辛亥
敏修以定妃教立昌年九歲教曰恭惟我太
祖肇一三韓列聖相承罔不事大以禮撫下
以仁以保宗社人民四百餘年于玆矣我先
恭愍王寅恭小心畏天敬祖任賢聽言以明
政教其功光祖考澤在生民至矣及遇
皇明灼知天命率先諸國奉表稱臣

天子嘉之封以王爵賜以金章以爲宗社生
民之永賴不幸先王薨逝卿父嗣位事大撫
下罔有所愆不圖爲崔瑩所惑進犬以纂
田獵教刑戮以逞威虐乃至興師動衆構釁
中國幾爲宗社生民之禍言之可爲痛心幸
賴祖宗陰騭之佑崔瑩黜退王亦悔過自遜
其位以宗社之祀生民之命付之於卿厥貴
重矣咨爾世子夙興夜寐小心敬畏禮大臣
尊師傅勤學好問從善納諫毋遠耆德毋邇

頑璽去聲色絶遊畋毋嗜酒以亂神心毋聽
讒以害忠良于以修己德于以立國政庶可
以上不負
天子下不負宗社有一不謹天命人心可不
畏歟嗚呼爲君不易懋敬之哉是日尊母謹
妃寧氏爲王大妃毅淑安正善德六妃寧善
和惠兩翁主皆歸私第絶其供上流諸妃之
父姜仁裕崔天儉趙英吉申雅王興吳忠佐
等于遠地以曹敏修爲楊廣全羅慶尚西海

交州道都統使我
太祖爲東北面朔方江陵道都統使朴宜中
還自　京師禮部咨曰本部欽奉
聖旨高麗表云鐵嶺人戶事祖宗以來其文
和高定等州本隷高麗以王所言其地合隷
高麗以理勢言之其數州之地舊爲元統今
合隷遼東高麗所言未可輕信必待詳察然
後已且高麗隔大海限鴨綠始古自爲聲教
然數被中國累朝征伐者蓋爲能生釁端昔

者逆臣弑君朕命絶交彼遣人請聽約束數
番不允數請不已然後索歲貢以表誠方許
交往彼雖稱貢歲幣連歲皆不如約未幾遣
人詐難准其詐難將前貢削去只許歲貢種
馬五十匹決以諸色務純以此貢比前貢萬
百分之一耳及其進也皆非奉上之物盡皆
驁下之獸此侮之一也表稱謝恩以馬爲禮
及其至也皆欄班雜色雖行商亦不以爲用
者侮之二也時或遣人誘說溫台杭紹蘇之

民密覘事勢致令發露侮之三也朕嘗諭諸
來使毋作是姦休禁民生理聽民水陸往來
明白興販何事不成何機不得暗生姦詐誘
引下民致彼誑賺金帛妄言事勢公然被小
人之誣是其愚哉侮之四也洪武二十年春
朕以匹帛置遼左與高麗易馬伐胡彼陪臣
等皆以驁來易以價較之本國一馬之價可
得二三令二三馬價易一不堪驁馬終不爲
朕用侮之五也噫高麗地三面環海一面負

山周數千里其中豈無賢智哉凡所交往此以誠交彼以詐合將以羈交彼又卑辭若此之爲朕不知其何心且朕覵累朝征伐高麗者漢伐四次爲其數寇邊境故滅之魏伐二次爲其陰懷二心與吳通好故屠其所都晉伐一次爲其侮慢無禮故焚其宮室俘男女五萬口奴之隋伐二次爲其寇遼西闕蕃禮故討降之唐伐四次爲其弑君并兄弟爭立故平其地置爲九都督府遼伐四次爲其弑

君并反覆寇亂故焚其宮室斬亂臣康兆等數萬人金伐一次爲其殺使臣故屠其民元伐五次爲其納逋逃殺使者及朝廷所置官故興師往討其王竄耽羅捕殺之原其釁端皆高麗自取之也非中國帝王好呑幷而欲土地者也今鐵嶺之地王國有辭其耽羅之島昔元世祖牧馬之場今元子孫來歸甚衆朕必不絕元嗣措諸王於島上戍兵數萬以衛之所制發糧以贍之以存元之後嗣使元

子孫復優游於海中豈不然乎賜曹敏修及

我

太祖忠勤亮節宣威同德安社功臣號

太祖以

穆祖諱辭以張思吉爲密直副使義州地接遼東往來相繼而思吉以土人代父侶爲萬戶悉諳情勢特加褒奬以慰邊民誅死人等妻流外者皆許從便倭寇全州焚官解又寇金提萬頃仁義等縣我

太祖以疾辭職不聽以僧混修爲國師贊英爲王師昌下書曰龔惟我上王請命于王太后諭予小子曰若稽我忠烈王忠宣王忠肅王三代故事傳位于汝予將就居江都以頤養汝其母逸遊毋驕慠親近忠良斥去憸佞遵守祖宗成憲以底于治惟予小子年方幼冲不堪負荷辭至再三不獲俞允乃告于宗廟越翌日辛亥遂即王位爰當更始之初宜布惟新之典二罪以下咸宥除之其崔瑩[illegible]

擅國柄殺戮無辜妄興師旅獲罪上國見今
申達 朝廷瑩及因貶一千人等未敢輕有
於纖愼終于始敢忘警戒之心發政施仁庶
致豐平之理七月己卯都堂以禑生日遣三
司左使趙仁壁同知密直具成老于江華獻
衣襨昌奉大妃李氏徙居壽寧宮卽壽昌宮
也避名改之倭陷光州命楊廣全羅慶尙道
都體察使皇甫琳楊廣道副元帥都興全羅
道副元帥金宗衍慶尙道副元帥具成老等

救之日本國使妙葩關西省探題源了俊遣
人來獻方物歸被虜二百五十人仍求藏經
鴨綠江迤西草賊寇義州靑水口孚遣門下
贊成事禹仁烈政堂文學偰長壽如 京師
告禑遜位請昌襲封兼奏崔瑩興師攻遼之
罪禑表曰臣在髫幼先臣恭愍王顚蹷逝惟
賴祖母洪氏訓誨又不幸而祖母亡有兵馬
都統使崔瑩進鷹犬導田獵罷去書筵臣由
是無所聞知近瑩因誅權臣林堅味等遂爲

門下侍中擅執軍國之柄恣行誅殺從臾興
師將攻遼陽諸將皆以爲不可臣竊自念瑩
之至此實由臣致慚懼殞越無所逃罪況臣
素嬰疾病國事且繁情願閑居頤養謹依臣
高祖忠烈王䀢曾祖忠宣王謜祖忠肅王燾
三代遜位於子故事於洪武二十一年六月
初八日令臣男昌權行勾當伏望
陛下憫臣妄作諒臣愚衷俾臣男昌獲霑恩
命襲臣名爵不勝幸甚長壽帶領崔瑩所拘

李思敬等以行流曹敏修于昌寧八月以李
穡爲門下侍中我
太祖守侍中開書筵以李穡領書筵事門下
評理鄭夢周知書筵事左代言權近左副代
言柳琰成均大司成鄭道傳並充書筵侍讀
又令司憲府臺房史官各一人更日入侍密
直李光甫本市井無賴人也禑樂遊東江遊
戲忘返光甫逢迎所欲必中禑大悅朝夕不
離側至是下獄杖死都評議使司議定田制

左司議大夫李行等上疏曰名器國家所以
養賢而待士也設官分職自有定制銓選擢
用已有成法故必待奇林茂績而登庸之自
權臣擅政以來多開驟進之門竊鄉晚進當
途少年恥不若人則藉蔭赤以賂之用田宅
以賄之又求珍玩以充之飼犬馬以足之相
勝以力相高以言得先指占批敎未下而某
爲某官道路喧傳名分混淆祖宗崇賢重祿
之意安在近來添設之多車不勝載田翁無

子亦賤之若泥沙然由是士無忘軀犯顏之
節兵乏狗義守死之心乞殿下淸淨爲心以
公滅私當注擬遷擢之際恐或有懸德私昵
之及與一二大臣考其功績察其德行然後
授之則便佞阿諛之徒無所容其足矣且添
設勢在不得已而用之除軍功外一皆禁斷
百僚各有職事其無職事者一皆汰去義成
德泉諸倉庫錢穀所在乞依豐儲料物例復
設使副丞注簿至如省府寮院殿下所與共

理天職者不可不愼簡也宜遵祖宗成規以
新一代之理昌下都評議使司司憲府請禁
奔競戊申以昌生日放因趙英吉申雅姜仁
裕吳忠佐及曹敏修鄭熙啓安柱許貴孫光
裕崔灝亦皆放歸田里給敎淑德安善五妃
米月三十石以倭寇大熾遣慈惠府尹曹考
密直副使崔七夕張思吉和寧尹鄭曜與之
使假巨濟鎭撫韓元指獲一艘斬十八級評
理尹虎奔競權門坐免改諸道按廉使爲都

觀察黜陟使楊廣道政堂文學成石璘慶尙
道前平壤尹張夏全羅道前密直副使崔有
慶交州江陵道前密直商議金士衡西海道
密直提學趙云仡皆用臺諫之薦令各舉副
使判官改量土田下書曰予以幼冲叨居臣
民之上任大責重惟不克負荷是懼輔臣憲
臣交章以爲近權姦用事好惡由己賞罰無
章有功不賞有罪不罰法毁弊生民受其害
宜分遣大臣巡行方鎭州郡以申黜陟予聞

是言良用惕然命卿等爲諸道都觀察黜陟
使授鉞以遣嗚呼賞罰國家之大柄所以勸
有功懲有罪也凡大小軍民官苟能禦寇制
勝施惠安民戎功政跡最殊者在所當勸具
狀以聞其或失律喪師望敵畏避州郡陷沒
不及赴救者贓汚不法惰慢不任方命虐民
者在所當懲兩府以上監禁聽候奉翊以下
以其所犯輕重直斷之卿等之行猶予親往
當體至懷敬哉倭寇連山縣開泰寺又寇清
州儒城鎭岑都堂以秋夕遣知密直李彬等
獻禑衣襨酒果倭寇樂安郡高興豐安等縣
屠燒民戶又寇晉州牧使李贇戰死以我
太祖都摠中外諸軍事以陸麗爲東北面元
帥鄭曜爲都巡問使兼和寧尹慶尚道副元
帥具成老斬倭五級倭寇沃州黃澗永同等
縣九月遣王安德享禑于江華安德言將遷
王于驪興禑喜賜安德馬一匹都堂獻禑衣
服鞍馬給侍女內竪宦者冬衣禑自江華遷

驪興郡以其郡兵宿衛收稅供奉遣三司左
使趙仁璧贊成事池湧奇同知密直禹洪壽
密直副使柳濬等享禑于通津以軍器少尹
高鳳禮爲濟州畜馬兼安撫別監遣之己丑
雨雹雉集壽寧宮設金經道場以禳之遣門
下評理徐鈞衡密直副使俞光祐如 京師
賀平定胡人獲寶璽表曰天戈攸指聖謨如
神寶玉是俘胡種自屈權均萬姓功冠百王
欽惟
陛下性稟剛明資兼勇智聲教同朔南之暨
車書臻混一之期蕞爾虜酋阻于荒裔方閒
師旅之出計已見部落之來投景命惟新貞
符益永伏念臣生遭熙運權守弊封告厥成
功莫諧駿奔之列矣其文德聊申虎拜之詞
十月以李穡我
太祖及文達漢安宗源兼判尚瑞寺事右副
代言李行兼尚瑞尹大司成李至兼尚瑞少
尹趙浚知門下府事兼大司憲取及第李致

等遣門下侍中李穡簽書密直司事李崇仁同知密直金士安如　京師賀正且請王官監國子弟入學請監國表曰保國在於事大綏遠在於置監茲殫畢忱肅瀆聰聽竊惟小邑邈處邊陲雖蒙聲教之漸尚昧禮義之習冀王官之來莅惟聖化之是宣伏望
陛下度擴兼容仁推一視命設貟吏俾安要荒臣謹當守侯度以罔愆祝皇齡於有永請入學表曰帝王作人以隆至治子弟入學是

慕華風仰瀆高明俯增兢惕竊念臣祖恭愍
王臣顓於洪武五年閒上表請子弟入學欽蒙俞允先祖奄辭於昭代生徒未赴於上庠伏望
陛下諒臣向化之誠許臣繼先之志遂令蒙幼之輩得齒俊秀之倫臣謹當獲霑一視之仁永祝萬年之壽十一月趙英吉潛入京獲之杖百復流于順天丙戌大霧倭寇求禮等處以金宗衍爲元帥遣密直使姜淮伯副使

李芳雨如京師請親見表曰禮莫重於朝覲心用切於顧呼惟先臣恭愍之時値中國
聖神之作奉表內附獨臣東藩第在遐陬仍遭多故雖勤歲時之進貢尚阻天日之親瞻以臣之微承父之命茲權署於小邑當述職於帝庭伏望
陛下度擴兼容仁推一視逮今孱質獲覲耿光臣謹當繇萬國之會同祝一人之富壽諫官上疏劾知密直李茂李彬曰往者趙英吉

擅離貶所潛入京城其跡詭秘事涉可疑茂吉之來也茂彬等悉知其情不即具聞罪固不細矣猶據重任在於左右使人情洶洶若不早除將危之勢未可知也宜付憲司痛行推鞫以安反側疏上止罷其職又上疏曰茂彬黨於姦臣李仁任位至宰相頗張威福以氣陵人奉承意慈以保其位誠宜小心翼翼以補維新之政乃與英吉反側之謀茂借爲招致彬比隣相從尙濟姦謀罪莫大焉止令

罷職爲惡者無所懲艾乞令憲司收其職牒
罷加鞫問乃流茂于谷州彬于安邊十二月
憲司以惠愼定賢四妃俱非正嫡請依忠惠
王廢妃故事罷供上給歲祿
帝遣前元院使喜山大卿金麗普化等來求
馬及閹人喜山等皆我國人也禮畢下庭稽
首四拜昌立受之喜山等之傳
聖旨云征北歸順來的達達親王等八十餘
戶都要教他耽羅住去從去高麗說知教差

人那里淨便去處打落了房兒一同來回報
於是遣典理判書李希椿于濟州修葺新舊
可居房舍八十五所誅崔瑩元年正月藝文
春秋館典校寺上言藝文掌詞命春秋掌記
事典校掌祀典而修撰文此三者皆重事也
是以先王置官禁中仍號禁內而今館寺在
外非先王設官之意也願自今以史翰二人
典校一人正字一人入直于內以復舊制從
之二月遣同知密直司事尹師德如 京師

奏誅崔瑩慶尚道元帥朴葳擊對馬島三月
憲府劾閔中理嘗爲晉州牧使奔父喪截魚
肉以行又托姨父李穡除版圖判書不待起
復之命視事受祿流之初憲府不署中理告
身持平金瞻私署與之又有富商家女殺孕
婦瞻故脫其罪及瞻赴衙糾正等不庭迎憲
府劾李仁任黨李養中全子忠歷良爲賤削
職流之丁女妻淮伯等還自 京師禮部奉
聖旨回咨曰高麗限山負海風殊俗異雖與

中國相通離合不常今臣子逐其父立其子
請欲來朝蓋爲彝倫大壞君道尊無不臣之
逆大彰諭使者歸董子不必來朝立亦在彼
廢亦在彼中國不與相干史官崔蠲等上書
曰史官之任君上之言行政事百官之是非
得失皆得直書以示後世而垂勸戒故自古
有國家者莫不以史職爲重是以本朝設藝
文春秋館選有文行者八人同任史翰之職
又置兼官以領之所以重其任也近年以來

史翰岐而為二兼官亦不供職但以供奉以下四人當之自少秩卑故九重之事廟堂之議至於闕得失垂勸戒者皆不能備記實非國家置史之本意也願自今以史翰八人同其職任各修史草二本秩滿當遷一納于館一藏于家以備後考兼官充修撰以下各據聞見錄為史草悉送史館又本館直牒京外大小衙門凡所施為之事一一報館以憑記錄永為恒式四月李穡等還自 京師宣諭聖旨我這裏有幾箇孩兒您高麗有根脚好人家女孩兒與將來教做親乙巳隕霜全州元帥陳乙瑞獻倭捷昌賜帛馬匹以旱宥五月憲府以前判事表嘗歷異母弟為賤劾論之乙亥雨雹六月遣門下評理尹承順簽書密直司事權近如 京師請親朝且禀處女事以沈德符判三司事安宗源門下贊成事鄭夢周藝文館大提學丁令孫李舒源並密直副使遣安宗源如 京師賀

聖節密直使皇甫琳賀千秋節憲司劾二罪以下京畿沿海節制使朴子安與倭戰擒斬三十餘級七月判慈惠府事安慶卒癸酉以禑生日放輕繫我太祖與判三司事沈德符判開城府事裴克廉門下評理鄭地等享禑于黃驪府前判事金一貴妻與典獄鐵匠金都赤通憲府劾論之憲府以前知永州事李斯芳阿林堅味薦認良為賤劾流順天倭寇咸陽晉州節制使金賞往救之與戰敗北官軍不救賞棄馬走腸爛而死遣體覆別監李雍鞠之以副鎮撫河致東陪吏波豆等嘗不救李賞之死令又不救斬之都鎮撫河就東等十三人各杖一百全羅道都節制使金宗衍獻倭捷以李穡判門下府事李琳門下侍中洪永通領三司事八月典農副正金摯上書請禁金銀器以從儉約琉球國中山王察度遣玉之奉表稱臣歸我被倭賊虜掠人口獻方物硫黃三百

斤蘇木六百斤胡椒三百斤甲二十部初全
羅道都觀察使報琉球國王聞我國伐對馬
島遣使到順天府都堂以前代所不來難其
接待昌曰遠人來貢待之薄則無乃不可乎
使之入京慰送可也以前判事陳義貴爲迎
接使壬寅以昌生日宥二罪以下始置義倉
昌以琉球國所獻蘇木胡椒將用諸宮中判
內府寺事柳伯濡諫曰昔忠肅王置醯醢宮
中史書之傳以爲笑不從以鄭地爲楊廣全

羅慶尚道都節制体察使兼總招討營田繕
城事遣典客令金允厚副令金仁用報聘于
琉球國答書曰高麗權署國事王昌端肅復
書琉球國中山王殿下我國與貴國隔海萬
里未嘗往來竊聞芳譽景慕久矣今者專使
虜書副以嘉貺仍將本國被虜人口送還感
喜之情難以言盡但以館待來使不克如禮
良用慊然今差典客令金允厚等聊致菲儀
幸照亮來書云被虜人口來年皆許回鄉益

增感喜乞於允厚等回刷送令其父母妻子
完聚幸甚禮物鞍子二銀鉾匙筯各二銀盞
盂各一黑麻布二十匹虎皮二領豹皮一領
滿花席四張箭一百枚畫屛一副畫簇一雙
司宰副令文允慶蒸其父妾又盜官物法司
劾奏絞允慶及妾以徇下市九月昌將親朝
以領三司事洪永通判門下府事李穡判三
司事沈德符門下評理偰長壽厚德府尹李
種學爲從行官既而昌母李氏憫其年幼言

於都堂寢其行雞林兵馬節制使朴可實擊
倭獻捷給田都監啓分掌宗室諸君於宗簿
司文班於典理司武班於軍簿司前銜各品
於開城府令擇其可受科田者以憑考核命
李穡李琳及我
太祖劍履上殿贊拜不名各賜銀五十兩彩
段十匹馬一匹從鄭夢周之請也下敎曰尊
師重傅所以爲斯道崇儒勸功所以勸將來
龔惟我列朝在位時則有若侍中貞肅公趙

仁規功在社稷德在生民特令劍履上殿贊
拜不名事載國史予甚嘉焉韓山府院君李
穡早遊中原高捷制科學通天人識貫今古
事我先祖恭愍王大爲所重從容啓沃協贊
政機潤色討論顯揚國美至使人知濂洛之
學俗變鄒魯之風實卿之力及至上王起卿
視事屢以疾辭然而國家大計必就而咨裨
益弘多自我在東宮之日以至踐祚之初訓
誨弼亮厥功尤著是用陞之左揆倚以仰成
自崔瑩構逆之後人心虞疑卿以六十之年
疾病之餘慨然自請肩輿就道入覲
天子奏對詳明
天子嘉納上下之情以通宗社之計以定比
之先正益有光焉門下侍中李琳爰自先世
爲國重臣積德之久寔生聖善配我上王以
助內理予在潛邸而多疾病卿乃盡心保佑
式至于今日臨御有衆功莫大焉夫以元舅
之親居冢宰之位非予私之實公論所歸也

守門下侍中
李（太祖舊諱）以文武之略將帥之才遹知先祖逮
事上王入參鼎鉉出將戎兵自己亥用兵以
來三十年間大小幾戰所至必捷其大焉者
歲辛丑關賊犯京國家播遷卿佐大將克殲
兇醜以復京都胡人納哈出犯我東北鄙諸
將敗走乘勝奄至高州之境卿卷甲兼行逐
出疆外癸卯歲以德興君舉兵入西鄙卿率
輕騎挫其鋒銳丁巳倭寇海州諸將奔潰卿
獨身先士卒擊之殲盡庚申倭自鎭浦下岸
橫行楊廣慶尙全羅之境焚蕩郡邑殺掠士
女三道騷然元帥裴彦朴修敬等皆敗死國
家憂之遣卿及九元帥諸將逗遛不進卿獨
奮然率其麾下鏖戰引月之驛捕獲無遺民
賴以安其行師也動遵紀律秋毫無犯軍畏
其威民懷其德雖古名將無以加焉卿之豐
功偉烈在人耳目者赫赫如此而不自矜伐
歉然遜於國人益以倚重及崔瑩妄興師旅

以圖猶夏禍在朝夕在朝之臣提挈之咸無
敢言者卿以宗社生靈之大計請命上王執
送維楚事大益虔再安社稷予賓嘉之處以
端揆仍總軍政卿性行淑均才達寬洪讀書
不倦寧必師古置書筵勸我進學開言路敦
我俾謹選大臣黜陟守令而民生安選勇將
捍禦邊寇而邊鄙息用人材則必揚茂異施
政教則振起紀綱正經界而均田決禁奔競
而進士風匡救不逮期至中興之理所謂社
稷之臣也識惟幼沖荷此艱大若涉淵冰苟
非師傅之訓誨元舅之保佑元勛之匡救曷
其能濟其令卿等劍履上殿贊拜不名宥十
罪以及子孫於戲卿其祗服休命益勵忠誠
以勗我沖人追配于先王卿其永有辭於後
世以張夏成石璘為門下評理趙云仡金士
衡崔有慶同知密直司事權鑄密直提學閔
霽開城尹李行知申事李懃左副代言吳思
忠南在左右司議趙璞門下舍人權湛司憲

掌令金爾音崔士威持平取及第金汝知等
尹承順權近還自　京師禮部奉
聖旨移咨都評議使司曰洪武二十二年八
月初八日本部尚書李原明等官於奉天門
欽奉
聖旨高麗國中多事為陪臣者忠逆混淆所
為皆非良謀君位自王氏被弒絕嗣後雖假
王氏以異姓為之亦非三韓世守之良法古
有弒君之賊由君惡貫盈凡弒君者雖在亂
臣賊子亦有發政施仁以向天意以安有衆
令高麗陪臣等陰謀疊詐至今未寧設使以
逆得之以逆守之可乎若以逆為常則逆臣
繼踵而事之皆首逆者教之又何怨哉禮部
移文前去童子不必赴京果有賢智陪臣在
位定君臣之分於上造安民之計於國雖數
十歲不朝亦何患哉連歲來朝又何厭哉又
命勿送處女憲府以前知春州事徐彥盜用
官物請鞫問從之十月丙申霧丁酉大雨震

雹庚子雷雹丙午霧典法司劾判密直司事
吳仲華爲官馬色提調將官馬輕價自買至
五六匹且謗訕法官罷其職諫官請書筵除
宦官入侍不從遣門下贊成事裴克廉密直
副使朴經如 京師賀正癸丑霧三日末寧
君瑜卒甲子霧舊例登第者雖秩上皆分三
館知申事李行聽李種學之請以新及第文
聚爲内侍城上負金汝知安純安允宜金後
柳漢姜淮季丕不分館皆勢家子弟也十一
月全羅道節制使朴子安擊倭獻俘己巳霧
甲戌地震乙亥雷前太護軍金侟前副令鄭
得厚潛往黄驪謁見禑侟崔瑩甥也隨瑩日
久頗用事得厚亦瑩族黨禑泣謂曰不堪鬱
鬱居此欲手就死但得一力士害
李侍中吾志可濟也吾素善禮儀判書郭忠
輔汝往見嵒之仍遣一劒于忠輔曰今八關
日可舉事事成妻以妃妹富貴共之侟來告
忠輔忠輔陽諾奔告

太祖戊寅八關小會
太祖在邸不與會侟得厚夜詣
太祖邸爲門客所執得厚自刎死因侟巡軍
獄與臺諫雜治辭連前判書趙方興并下獄
侟曰邊安烈李琳禹玄寶禹仁烈王安德禹
洪壽共謀迎驪興王爲内應於是遷禑于江
陵放昌于江華廢爲庶人十二月恭讓王遣
政堂文學徐鈞衡誅禑藝文館大提學柳玽
誅昌寧妃崔氏大哭曰妾之至此吾父之過
也十餘日不食日夜哭泣夜必抱禑屍而宿
得粒輒精舂供奠時人憐之

列傳卷第五十

高麗史二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舊本題正獻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敎撰考明實錄景泰二年高麗使臣鄭麟趾嘗表進是書於朝凡世家四十六卷志三十九卷表二卷列傳五十卷目錄二卷朱彝尊曝書亭集有是書題跋稱爲體例可觀有條不紊此本僅世系一卷后妃列傳一卷葢偶存之殘帙非完書矣

唐餘紀傳十八卷

〔明〕陳霆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三年馮煥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唐餘紀傳十八卷》提要

唐餘紀傳序

唐餘者李唐氏三百年世祚之餘也漢四百年而上昭烈之於益州為漢之餘梁五十年而上蕭詧國於江陵為梁之餘唐氏統治四方傳祀三百至祐而後朱溫篡弒唐遂亡矣莊宗名其復而所延則纔數明宗號纘紹而養子冒統緒天步弗弔唐緒幾絕繼章而昇以憲宗之裔建立之交崎嶇流竄養于徐氏經營艱勤積三十餘

有詔論辨亦冒附其下名其編
曰唐餘紀傳蓋以代古之表所
為作者未取錄也嗚呼商周而
前先代之後備為三恪故遺錄
之名世自兩漢魏而下亡國
之裔前為傀儡故遺錄之緒
幸其可存君子觀唐餘錄之意
周宋而以宋太祖之為君度可
見矣
嘉靖二十三年歲在甲辰秋
九月吉陳霆聲伯甫書于
水南書院

唐餘紀傳目錄

唐餘紀傳 目錄二

唐餘紀傳目錄畢

唐餘紀傳卷第一

吳興陳霆脩

國紀第一

先主名昪字正倫小字彭奴姓李氏唐憲宗第八子建王恪之玄孫恪生超早卒超生志仕爲徐州判司卒官因家焉志生榮榮性謹愿喜從浮屠游時號李道者以光啓四年十二月二日生先主于彭城六歲而孤遇亂伯父球攜之避地至濠州未幾母劉氏卒先主遂托跡于濠之開元寺乾寧二年淮南節度使楊行密出兵濠上得而奇之養以爲子行密長子渥惡之不以爲兄弟行密乃以與大將徐温曰是兒狀貌非常吾度吾子終不能容今以乞汝遂冒姓徐氏名知誥先主事温盡子道温妻李氏以其同姓鞠養如己子及長身踰七尺方額隆準脩上短下語声如鍾精采鑠人常緩步而從者疾行莫能及温有疾與其婦晨夜侍旁不去或時觸温怒撻而逐之厥明復拜于前温譍曰汝仍來此即則泣曰人子捨父母將安之以是温益加愛行密亦謂温曰知誥雋傑諸將子皆不逮也天祐六年六月自元從指揮使遷昇州防遏使兼樓船軍使治戰艦于昇七年五月授昇州副使知州事九年副柴再用平宣州以功遷昇州刺史時江淮初定守令皆武夫專尚軍旅先主獨褒廉吏課農桑求遺書招延四方士大夫傾身下之雖以節儉自勵然輕財好施無所愛吝以宋齊丘王令謀王翃主謀議曾禹張洽孫晟徐融爲賓客馬仁裕周宗曹悰爲親吏十一年加檢校司徒始城昇州十四年五月城成温來觀喜其制度壯麗徙治焉而以先主爲檢校太保潤州團練使先主本欲宣州不悅時温子知訓以內外馬步都軍副使專制楊氏驕淫失衆宋齊丘納說曰知訓旦暮且敗是行天所贊也十五年朱瑾殺知訓馬仁裕自蒜山渡馳告先主即日帥師入廣陵定亂遂代知訓秉政勤儉寬簡尽反知訓之舊上下悅服吳主建國以先主

爲左僕射參政事國人謂之政事僕射時承剝亂之後曾未期歲紀綱寖度粲然並舉溫雖遙執國政而人情頗已歸于先主有徐玠者事溫爲金陵行軍司馬工揣摩捭闔密說溫曰居中輔政豈宜假之他姓請更用嫡子知詢先主判知皇恐表乞罷政柬出鎭江西表未上而溫疾亟遂止溫卒知詢嗣爲金陵節度使諸道副都統數與先主爭權先主乃使人誘之來朝留爲左統軍悉奪其兵而先主以太尉中書令出鎭

金陵如溫故事吳命先主開大元帥府置僚屬進封齊王用天子制度改名誥吳天祚二年冬十月吳主禪位于我甲申先主立改是年爲昇元元年國號齊以十二月二日爲仁壽節尊吳主爲高尚思玄弘古讓皇帝上冊稱受禪老臣誥追尊義考溫爲太祖武皇帝丙申以平章事張延翰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門下侍郎張居詠中書侍郎李建勳皆爲同平章事以建康爲西都廣陵爲東都改尚書省爲尚書

都省東都尚書省爲留守院丙戌改齊明門爲朝元門丁亥封弟知證爲江王知諤饒王戊子降吳太子璉爲弘農郡公辛卯降吳建安王珙江夏王璘等十一人爵一等而加官增封邑詔獄訟未經本處論決者毋得詣闕訴乙未降吳公主爲國君甲午立王后宋氏爲皇后丙申封女弟杞國君爲廣德長公主庚子遣使如漢閩吳越荆南告即位辛丑追封吳歷陽公濛爲臨川王謚曰靈以禮改葬戊申封子景通爲吳王

諸道副元帥判六軍諸衞事十一月庚戌朔改東都舊第爲崇德宮癸丑改承宣院爲宣徽院丙辰追冊故妃魏國君王氏爲順妃丁巳追封次子景遷爲高平郡王長女爲豐城公主改辭狀司爲清訟院封姪景邁爲晉陵郡公景遜上饒郡公景邈桂陽郡公景逸平陽郡公女五人封盛唐太和永興建昌玉山公主戊午封子景遂爲吉王景達壽陽郡公以景遂爲東都留守江都尹赴東都己未陞東都海陵縣爲泰州割

盐城泰興如皐興化縣屬焉丁卯高從誨表請
置邸金陵從之己巳吳越使將軍袁韜来賀即
位乙亥追封故高平王景遷妃吳上饒公主爲
燕國君謚貞莊十二月庚寅上太祖武皇帝陵
曰定陵追尊高祖以下皆爲公王而稱宗配皆
稱國君及妃墓皆稱陵惟武皇帝之配李氏曰
明德皇后

昇元二年春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避殿停朝
賀甲子荆南使龐守覡来賀即位甲戌詔臣僚

三品以上追贈父母將相贈三世二月壬戌閩
使内客省使朱文進来賀即位夏五月讓皇屢
請徙居南平王李德誠等亦引漢隋故事有請
戊午改潤州州治爲丹陽宮以平章事李建勲
充迎奉讓皇使己未漢使集賢殿學士鄭禹謨
来賀即位甲寅徙讓皇居丹陽宮丁卯廣濟倉
災焚米三十萬石作渾天儀六月甲申陞池州
爲康化軍是月高麗使正朝廣評侍郎柳勲律
来朝貢秋七月壬申以左丞相宋齊丘爲平章
事八月戊寅陞洪州瀟灘鎮爲清江縣不隷州
丁亥契丹使梅里捺盧古来聘冬十月丙子立
大學命删定礼樂癸未新羅使来朝貢壬辰命
吳王景通勒步騎八萬講武于銅駝橋十二月
辛丑使命至丹陽宮俄而讓皇卒訃聞詔不視
朝二十七日率百官素服舉哀是歲景通改名
璟徙封齊王

昇元三年春正月庚戌江王知證饒王知諤表
請先主復姓李氏不許癸亥左丞相齊丘平章

事居詠建勲樞密使同平章事宗等表請復姓
甲子御札詳議復姓乙丑齊丘等議宜如所請
從之丙寅至壬申齊王璟等三上尊號曰應乾
紹聖文武孝明皇帝不受詔曰兩者干戈相尋
地弗而不藝桑殖而弗蠶衣食日耗朕甚閔之
民有嚮風来歸者授之土田仍給復三歲二月
乙亥改太祖武皇帝廟號義祖己卯改國號唐
復姓李氏爲考妣發哀與皇后服縗居廬如始
喪礼持考妣喪各二十七日凡五十四日不視

朝壬午詔以國事委宋齊丘惟軍旅以聞群臣固諫詔以墨縗聽政庚寅詔更名昪乙未契丹使曷魯来以兄禮事我蜀使来賀即位追尊高祖建王恪曰定宗孝靜皇帝配程氏曰貞靜皇后曾祖超曰成宗孝平皇配崔氏曰平真妃祖志曰惠宗孝安皇配盧氏曰安莊妃考榮曰慶宗孝德皇帝配劉氏曰德恭皇后庚午作南郊齋宮千間夏四月庚辰朝享于太廟辛巳有事于南郊以高祖神堯皇帝配用上辛也大赦境

内百官進位將士勞賜有差民三年藝桑三千本者賜帛五十疋每丁墾田及八十畝者賜錢二萬皆五年勿收租稅群臣請上尊號詔曰朕以眇躬託于民上常懼弗類以墜高祖太宗之遺業群公卿士頓欲舉上尊號之禮朕甚不取其勿復以聞戊子進封李德誠趙王徐知證饒王知諤梁王辛亥進封景遂壽王景達宣城王丙寅以齊王璟爲諸道兵馬大元帥丁未吳越使左武衛上將軍沈韜文荆南高從誨使王崇

嗣來賀南郊是月作北郊于玄武湖西秋七月放諸州所獻珍禽奇獸于鍾山命有司作昪元格與吳令並行中外遵守自五月不雨至于閏七月冬十月丁丑御後樓閱戰馬

昪元四年春二月詔罷營造力役毋妨農時三月丁未頒中正曆曆官陳承勛所譔也丙戌漢人閩人來聘夏五月晋安州節度副使李金全來降六月癸亥罷宣州歲貢木瓜雜果太師中書令趙王李德誠卒秋八月立齊王璟爲皇太

子仍兼大元帥録尚書事璟固讓從之九月戊辰契丹使梅里掠姑米里来聘獻狐白裘冬十月壬寅以齊王璟讓儲位赦殊死以下京師賜酺内外諸軍優給禁表奏言聖睿二字違者以大不敬論乙巳詔幸東都命齊王璟監國庚戌駕自保德門御舟辛亥次迎鑾鎮甲寅至東都入建元門感念疇昔泫然流涕丁巳遣使問東畿士民不能自存者己未高麗使廣評侍郎柳兢来貢方物十一月乙丑宴群臣于崇德宫故

第也以廳事爲光慶殿庚辰改東都文明殿爲
乾元殿英武殿爲明光殿應乾殿爲番拱殿朝
陽殿爲福昌殿積慶宮爲崇道宮西都崇英殿
爲延英殿凝華內殿前爲昇元殿後爲雍和殿
興祥殿爲昭德殿積慶殿爲穆清殿乙酉賜東
畿高年疾苦惸獨米人二斛十二月漢使都官
郎中鄭翺閤使客省使葛裕吳越使刑部尚書
楊嚴來賀仁壽節丙申至自東都
昇元五年春二月己未殺泰州刺史褚仁規三

月戊辰契丹使來秋七月詔右僕射兼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監脩國史李建勳罷歸私第八月
遣使振貸黃州旱傷戶口是歲吳越水民就食
境內遣使振䘏安集之
昇元六年閏正月甲申朔改天長制置使爲建
武軍庚寅漢使區延保來聘癸巳閤使尚食使
林弘嗣來聘都下大水秦淮溢東都火焚數千
家三月己丑以左丞相太保宋齊丘知尚書省
事初齊丘累求預政許入中書視事又以兩省

事多委給事舍人剸務多在尚書省又求知省
事許之夏五月左丞相太保宋齊丘罷爲鎭南
軍節度使六月常宣歙三州大雨漲溢漢使蕭
規來告哀廢朝三日庚午契丹使拽姑米里來
聘獻馬五駟大蝗自淮北蔽空而至辛未命州
縣捕蝗瘞之辛巳禁節度刺史給攝署牒秋八
月甲申漢使法物使公孫惠來告襲位九月庚
寅頒昇元刪定條冬十月詔曰前朝失御四方
崛起者衆武人用事德化壅而不宣朕甚悼焉

三事大夫其爲朕舉用儒吏罷去苛政與吾民
更始十二月閤使徐弘績漢使滕紹英吳越使
右衛大將軍蔣璠來賀仁壽節
昇元七年春正月契丹使達羅千等二十七人
來聘獻馬三百羊三萬五千二月庚午先主殂
于昇元殿年五十六追尊光文肅武孝高皇帝
廟號烈祖塟永陵先主瀕殂謂齊王璟曰德昌
宮儲戎器金帛七百萬汝守成業宜善交隣國
以保社稷吾服金石欲求延年反以速死汝宜

視以爲戒其始征長兵間知民厭亂在位七年兵不妄動境內賴以休息性節儉常躡蒲履用鐵盆盎暑月寢殿施青葛帷左右宮婢裁數人服飾樸陋建國之始即金陵治所爲宮惟加鴟尾設闌檻而已終不改作中主爲太子欲得杉木作版障有司以聞報曰杉木固有之但欲作戰艦以竹作障可也江淮間連年豐樂兵食盈溢羣臣多請恢拓境土則愀然曰吾少從軍旅見兵之爲民害深矣誠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吾

民亦安矣吳越國大火焚其宮室器械甲兵幾盡將帥皆言乘其弊可以得志一切拒而不聽遣使厚持金幣唁之仁厚恭儉務在養民有古賢主之風焉

論曰南唐先主以憲宗遺胤得國江左僅延一脉祖孫相繼綿四十年而宋滅之是殄唐之祀者不獨朱温也宋承周後以周氏爲正統故於南唐謂其與故朝族屬不明紹續非正於是斥爲僭僞而貶其名號大抵主於紹周故其立論如此疑未足憑也南唐爲國雖境土褊小歷年不永然觀其聲明文物當時諸國莫之與並其賢才碩輔固不逮蜀漢武侯而文武才業忠節聲華炳耀一時者亦不可揜矧其間政化得失興衰治亂之蹟有可爲後世鑒戒者尤不可泯也方是時契丹雄盛虎視中原晉漢之君以臣子事之惟謹顧獨拳拳於江淮小國聘使不絶高麗亦歲貢方物豈非久服唐之恩信仰唐餘風以唐爲

猶未亡也耶然則唐餘之目當時既不以爲非則後世亦難於終貶故予少仍前書之文畧変綱目蜀漢繼統之例自先主而下列爲國紀俾後之追脩前史者得有據焉

唐餘紀傳卷第一

唐餘紀傳卷第二

吳興陳霆脩

國紀第二

中主名璟字伯玉先主長子母宋皇后初名景通風度高秀工屬文起家駕部郎中累進諸衞大將軍先主爲齊王立爲王太子固讓先主受禪封吳王徙齊王昇元四年八月立爲太子復固讓曰前世以嫡庶不明故早建元良示之定分如臣兄弟友愛尚何待此先主爲下詔稱其

守廉退之風帥忠貞之節有子如此予復何憂赦殊死以下臣民奉牋齊王如太子禮七年二月先主病疽秘之人皆莫知庚午疾亟太醫吳廷紹遣人密告中主馳入宮侍疾於東閣是夕先主殂秘不發喪而下詔命中主監國大赦境內頒賚有差丙子始宣遺詔

保大元年春三月己卯朔先主殂已旬日中主猶未嗣位方泣讓諸將奉化節度使周宗偕侍中徐玠至柩前取袞冕衣中主曰大行付陛下以神器之重豈得固守小節是日乃立于柩前大赦境內改元保大不待逾年改元識者非之百官進位二等將士皆有賜蠲民逋負租稅賜鰥寡孤獨粟帛尊皇后爲皇太后立妃鍾氏爲皇后以鎭南軍節度使宋齊丘爲太保兼中書令奉化軍節度使周宗爲侍中徙封壽王景遂爲燕王進宣城王景達爲鄂王閩使來弔祭升濠州爲定遠軍秋七月徙燕王景遂爲齊王鄂王景達爲燕王仍以景遂爲諸道兵馬元帥居東

宮景達爲副元帥詔示中外以兄弟傳國之意八月乙卯封弟景遏爲保寧王冬十月嶺南妖賊張遇賢犯虔州詔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恩帥師討之以通事舍人邊鎬監其軍擒遇賢及其黨黄佾雄曹景全斬于金陵市餘賊悉平十二月以太保中書令宋齊丘爲鎭海軍節度使

保大二年春正月侍中周宗罷爲鎭南軍節度使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張居詠罷爲鎭海軍節度使辛巳詔齊王景遂總庶政惟樞密

副使魏岑查文徽得奏事餘非召對不得見初
先主尤愛景遂中主奉先志欲傳以位故有是
詔宋齊丘蕭儼皆上書切諫侍衛都虞候賈崇
叩閤請見曰臣事先皇三十年孜孜詢察下情
猶患壅隔今陛下始即位所委何人而頓與臣
下踈絕因嗚咽流涕中主感悟命坐賜食遂救
所下詔夏五月閩朱文進弒其君曦自稱閩王
遣使來告詔因其使將討之議者謂閩亂由王
延政當先討乃釋閩使遣還秋九月庚午朔日

有食之冬十二月樞密使查文徽請討王延政
詔以文徽為江西安撫使俾覘建州文徽固請
濟師乃以邊鎬為行營招討共攻延政敗績于
盖竹
保大三年春二月以何敬洙為福建道行營招
討祖全恩為應援使姚鳳為諸軍都監會查文
徽進討秋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是月克建州
執王延政送金陵拜羽林大將軍升建州為永
安軍是歲升建州延平津為劒州

保大四年春正月以青陽公宋齊丘為太傅中
書令封衛國公以李建勳為右僕射兼門下侍
郎與中書侍郎馮延已皆平章事夏五月以樞
密使陳覺為宣諭使諭福州李弘義入朝不克
覺擅發汀建撫信等州兵攻之事聞遂命王崇
文魏岑馮延魯會攻福州秋九月詔除民田稅
冬十月諸軍會圍福州
保大五年春正月立齊王景遂為太弟徙封燕
王景達為齊王兼諸道兵馬元帥徙南昌王弘

冀為燕王鎮潤州三月晉容州刺史皇甫暉棣
州刺使王建俱來奔是月契丹滅晉使來告捷
且請會盟于境上辭不赴遣使聘之遂請差官
如長安脩奉唐帝諸陵契丹不許吳越遣兵救
福州至自海道我師與戰敗績夏四月詔郎軍
中斬陳覺馮延魯宋齊丘申救乃詔械覺延魯
還都既至貸死止從流貶五月契丹棄中原遁
歸詔出師經營北方已而聞漢主立乃止初以
李金全為北面行營招討使及是罷師金全猶

帶衛不華秋八月太傅中書令宋齊丘罷爲鎮
南軍節度使
保大六年夏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秋九月漢
李守貞叛據河中遣使間道表求援師以鎮海
軍節度使李金全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救河中
師次沂州冬十月師還
保大七年春正月淮北盜起以神衛都虞候張
巒散騎常侍張義方率師招捕降漢亳州蒙城
鎮將咸師朗等以歸夏六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我師渡淮攻正陽敗績十二月留從効
擅泉州其兄從願復殺漳州刺史董思安據州
以附于從効我不能討因升泉州爲清源軍以
從効爲節度使
保大八年春正月李金全始罷北面行營招討
使秋八月福州遣諜者詣建州留後查文徽告
吳越戍卒作亂咸棄城去文徽信其言遂襲福
州大敗被執別將劍州刺史陳誨以戰棹敗福
州兵執吳越將馬先進歸于金陵遣使歸馬先
進于吳越求還查文徽吳越毒而歸之秋九月
楚朗州節度使馬希萼表求齊師詔許應援仍
賜以鄂州今年租稅命楚州團練使何敬洙帥
師應之冬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十二月馬
希萼攻陷潭州弑其君馬希廣楚將李彥溫劉
彥瑫各以千人來歸
保大九年春正月楚王馬希萼使掌書記劉光
輔來貢方物三月壬戌朔以右僕射孫晟客省
使姚鳳爲楚王策禮使淮南饑夏六月楚靜江

軍指揮使王逵執朗州節度使馬光惠歸于金
陵推辰州刺史劉言爲朗州留後來請命秋九
月楚馬希崇廢其君希萼而自立以洪州營屯
都虞候邊鎬爲湖南安撫使師出萍鄉以定楚
亂冬十月壬寅武安留後馬希崇與馬希萼相
繼降鎬入潭州癸丑武昌節度使劉仁贍率舟
師取岳州湖南遂平南漢來攻陷郴州周兖州
節度使慕容彥超來乞援師許之
保大十年春正月陞洪州高安縣爲筠州以清

江萬載上高三縣隸焉援兗州之師敗績于沭陽周人執我指揮使燕敬權二月周人歸燕敬權使來言曰吾賊臣背叛爾國助之豈長計哉且使潁州團練使郭瓊遺我壽州節度使劉彥貞書曰自古有國皆惡叛臣貴邦何爲常事招誘吳中多士無乃淺謀時愧其言以翰林學士江文蔚知禮部貢舉放進士王克貞等三人及第旋復停貢舉三月以太弟太保馮延巳爲左僕射前鎮海節度使徐景運爲中書侍郎及右僕射孫晟並同平章事南漢初乘楚亂據其桂宜等州及是將取之以知全州張巒兼桂州招討使夏五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命統軍侯訓帥五千人會張巒攻桂州敗績于城下訓死之巒收餘衆保全州周興順指揮使白進福以族來歸秋九月召朗州劉言入朝冬十月劉言將王逵周行逢攻潭州壬辰拔益陽寨戍將李建期死之丙申潭州節度使邊鎬棄城遁辛丑劉言將蒲公益攻岳州剌史宋德權監軍任鎬棄城遁十一月劉言盡據故楚地詔流邊鎬于饒州斬宋德權任鎬于太社裨將申洪太尹建斬于都門外平章事馮延巳孫晟皆罷爲左右僕射十二月洪州大都督楚王馬希萼來朝留不遣

是歲大旱

保大十一年春三月以左僕射馮延巳同平章事金陵火逾月焚官寺民廬數千間復設貢舉夏六月不雨井泉涸竭淮流可涉旱蝗民饑流入周境冬十月築楚州白水塘以溉屯田遂詔

州縣陂塘堙廢者皆修復之緣是力役荐興楚州常州爲甚朝遣近侍車延規董其役發洪饒潤等州民牛以往吏緣爲姦強奪民田爲屯田江淮騷動窮民以數夫竹去節焚香於中仰天訴冤者不可勝計知制誥徐鉉因奏事白之宣旨詰曰吾國兵數十萬安能不食捍邊事關大利頃舉國排之何也鉉又力陳其弊乃詔鉉行視利害鉉至楚州悉取所奪田還民詰責車延規欲榜之百姓感悅在廷左右交譖以爲擅作

威福遂觸上怒趣歸將沉之江既至怒少解流
鉉舒州而白水塘役亦賴以止
保大十二年春二月命吏部侍郎朱鞏知禮部
貢舉自十一年六月至于今年三月大饑疫命
州縣鬻粥食餓者秋七月契丹使其舅来聘夜
宴清風驛盜斬其首以去捕之不得後知爲周
將荊罕儒所遣自是契丹遂不至
保大十三年春二月以中書侍郎知尚書省嚴
續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夏六月周攻秦鳳蜀遣

閒使來告難周遂下詔罪狀我遣將李穀王彥
超韓令坤等侵我淮南攻自壽州詔以神武統
軍劉彥貞爲北面行營都部署帥師三萬赴壽
州奉化節度使同平章事皇甫暉爲北面行營
應援使常州團練使姚鳳爲應援都監帥師三
萬屯定遠縣召鎮南節度使宋齊丘入朝謀難
冬十二月以安定郡公從嘉爲沿江巡撫使是
歲天裂東北其長二十丈
保大十四年春正月壬寅周主自將來伐劉彥

貞與其師戰于正陽敗績彥貞亡殁二月周師
兼道襲清流關皇甫暉退保滁州周師破城俘
暉及姚鳳以歸壬戌遣泗州牙將王承朗奉書
至徐州請成于周稱唐皇帝奉書願以兄事歲
輸方物太弟景遂亦移書周將帥皆不報已卯
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使周奉
表至下蔡行在貢金器千兩銀器五千兩錦綺
紋帛二千疋及御衣犀帶茶藥又奉牛五百頭
酒二千石犒師請罷兵不聽乙酉周師陷東都

執副留守馮延魯丁亥左神衛使徐象等十八
人自壽州奔周天長制置使耿謙以城降于周
遣園苑使尹廷範護遷讓皇之族于潤州廷範
殺其男子六十人誅廷範以謝國人周師陷泰
州刺史方訥棄城遁遣閒使求援于契丹至淮
北爲周人所執吳越乘閒攻常州宣州靜海制
置使姚彥洪奔吳越三月遣司空孫晟及禮部
尚書王崇質使周請去帝號禮同外臣周主未
許光州兵馬都監張廷翰以城降于周刺史張

紹遁還丁酉周師陷舒州刺史周弘祚死之蘄
州將李福殺知州王承雋降于周戊戌天成軍
使蔡暉自壽州奔周〻師陷和州詔斬李德明
於都市坐奉使請割地也吳越陷常州之郛執
團練使趙仁澤遣龍武都虞候柴克宏救常州
壬子大敗吳越之師斬獲萬計俘其將數十至
潤州燕王弘冀悉斬之壬戌壽州軍校陳延貞
等十三人奔周是月命諸道兵馬元帥齊王景
達率師拒周夏四月復泰州五月周主北還秋
七月復東都并舒蘄光和滁州惟壽州之圍愈
急冬十月周主害我行人孫晟及其同事者二
百人獨貸鍾謨以爲耀州司馬是歲詔省淮南
民田之被奪爲屯田者
保大十五年春二月乙亥周主復自將來伐齊
王景達自濠州遣邊鎬許文稹朱元師兵數萬
救壽州景達用監軍使陳覺言奪朱元兵以楊
守忠代之元遂舉寨降周裨將時厚卿獨不從
見殺壬辰周師尽破我諸寨執邊鎬許文稹楊

守忠餘衆悉奔潰景達亦遁歸金陵是役也所
喪四萬人三月誅朱元妻子丁未壽州劉仁贍
病革副使孫羽等代仁贍署表降辛亥晝晦雨
沙劉仁贍卒夏四月周主北還冬十一月周主
仍親來伐十二月濠州刺史郭廷謂泗州刺史
范再遇皆舉城降周時東都勢不能守遣使焚
其官寺民廬徙其民于江南周師遂入揚州丁
丑周師攻陷泰州都城大火一日數發
交泰元年春正月丙戌周師陷海州壬辰周師
陷靜海軍丁未陷楚州防禦使張彥卿兵馬都
監鄭昭業死之周師屠城焚廬舍殆盡周師次
雄州刺史易文贇舉城降州天長縣也三月大
赦境內改元交泰以太弟景遂爲天策上將軍
徙封晉王立燕王弘冀爲太子參治朝政丁亥
周主次楊州辛卯至迎鑾鎮壬辰耀兵江中將
遂南渡舉國震懼乃遣樞密使陳覺獻方物表
請傳位太子以國內附周主始答璽書稱皇帝
致書敬問江南國主乙未遣閤門承旨劉承遇

表稱唐國主盡獻江北州縣之未陷者鄂州漢陽汉川縣在江北亦割獻焉歲輸土貢數十萬而乙海陵鹽監南屬不許後歲給贍軍鹽三十萬石庚子周主貽書于我允其奉正朔而止其傳位太子甲辰遣平章事馮延巳等使周犒師及買宴自是聘獻于周表稱國主用其顯德年號在本國則仍舊稱是歲改名景避周廟諱也丁未左僕射平章事馮延巳罷為太子太傅門下侍郎平章事嚴續罷為太子少傅已酉周

主遣太府卿馮延魯衛尉少卿鍾謨餉國主御衣金玉帶錦帛羊馬及犒軍帛十萬疋將士被俘者皆遣還凡五千七百五十人冬十月馮延魯許文稹邊鎬周廷構皆自周放還置不復用十二月己亥暴宋齊丘陳覺李徵古罪放齊丘歸九華山覺安置饒州徵古削官爵覺與徵古尋皆賜死

交泰二年春正月宋齊丘幽死秋七月鑄大錢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與舊錢並行又鑄唐國通寶錢二當開通錢之一九月丙午太子弘冀卒冬十一月建洪州為南都南昌府

交泰三年春正月宋太祖皇帝受周禪放降將三十四人來歸是月遣使涖誅鍾謨于饒州誅張巒于宣州二月始鑄鐵錢三月遣使賀宋主郎位秋七月遣禮部郎中龔慎儀朝于宋進乘輿服御物自是歲獻頻數費以萬計冬十月宋揚州節度使李重進拒命使來乞援不許十一月丁未宋平揚州遣右僕射嚴續犒師將國公

從鎰戶部侍郎馮延魯朝宋主于行在

交泰四年春二月還都于南昌府立吳王從嘉為太子留金陵監國壬午發行旌麾仗衛六軍百司凡千餘里不絕所過勞問高年疾苦大宴于當塗至宋家洑暴風飄龍舟幾至北岸翌日從官皆乘輕舟奔問三月至南都宋主以我遷都遣通事舍人王守貞來勞問初南都迫遷諸凡草創至是規制迫隘上下不能容群心思歸於是退朝之暇北望金陵恒欝欝不樂登心堂

承旨秦承裕常引屏風障之復議東遷未及行
而寢疾不復進膳性啜蔬將哭稱華六月己未
疾革親書遺旨留葬西山累土爲墳毋廷陵寢
且日違吾言非忠臣孝子夕有大星霣于南都
庚申殂于長春殿年四十六後主不忍從遺命
迎梓宮還都秋八月至金陵丁未殯于宮中萬
壽殿遣使告哀于宋請復帝者之礼追尊明道
崇德文宣孝皇帝廟號元宗葬順陵元宗多才
藝好讀書便騎射在位幾二十年慈仁恭儉礼
賢睦族愛民字孤裕然有人君之度少喜栖隱
嘗築館于廬山瀑布前盃將終焉迫於紹襲竟
弗遂自以唐室苗裔討於斥大境土之說及福
州湖南再喪師知攻取之難始議弭兵務農或
曰願陛下十數年不復用兵庶以兵將終身不
用何十数年之有會周師大舉爲時老將雄兵
類多零謝諸所寄任大率非人折北不支至於
蹙國降號莫悔而很悲夫

論曰中主舉閩楚之師境內虛耗及契丹滅
晉中原有隙可乘而南唐兵力國用既已弗
支熟視而不能出世以爲恨予謂不然唐有
江淮視同時割據諸國地大力強人材衆多
且據長江之險隱然大邦也若用得其人乘
閩楚昏亂一舉而平之然後東取吳越南下
五嶺南北之勢既成則北方雖欲睥睨豈易
動哉柰何書生主兵庸將失律僉倖冒進遂
使大事弗成國勢頓弱然則非始謀之失所
任寄者非人也且陳覺馮延魯之徒用師閩
楚尚爾喪敗使其無是二舉爲之懲創侍吾
國力輕躁妄動與夫秦晉趙魏之師戰于中
原角一旦勝負吾知主俘國墟不在於開寶
之世矣故吾於中主之世既嘆其勞師弱國
而坐失中原之機亦幸其識時自守而少延
江南之祚

唐餘紀傳卷第二

唐餘紀傳卷第三

吳興陳霆脩

國紀第三

後主名煜字重光中主第六子初名從嘉母皇后鍾氏從嘉廣顙豐頰駢齒一目重瞳子文獻太子悪其有奇表從嘉避禍惟覃思經籍歷封安定郡公鄭王文獻太子卒徙吳王以尚書令知政事居東宮交泰四年遂立為太子中主南遷太子留金陵監國嚴續殷崇義相夾輔張洎

主箋奏六月中主殂于南都太子嗣立于金陵居喪哀毀幾不勝赦境內尊鍾后聖尊后不稱太避其父泰章諱也立妃周氏為國后徙信王景遏為江王鄧王從善為韓王封弟從鎰為鄧王從謙為宜春王從信為文陽郡公景逷子從度為昭平郡公令諸司四品至九品無職事者日二員待制於內殿以右僕射嚴續為司空平章事餘進位有差遣中書侍郎馮延魯如宋表陳襲位凡奉朔稱號等禮悉遵周舊秋九月宋遣鞍轡庫使梁義來弔祭冬十月宋遣樞密承旨王文來賀襲位初中主內附于周其在本國仍用帝者禮至是一遵宋朔不復建元稱國主于國中易紫袍以見使者使退如初服十二月置龍翔軍以教水戰

宋建隆三年春三月遣馮延魯入貢于宋泉州節度使中書令晉江王劉從効卒子紹鎡自稱留後夏四月泉州將陳洪進執紹鎡歸于金陵推副使張漢思為留後六月遣客省使翟如璧

入貢于宋是月宋放我降卒千人南還冬十一月遣水部郎中顧彝入貢于宋

乾德元年春正月宋主遣使來餉羊馬橐駞三月宋出師平荊湖遣使往軍前犒師夏四月泉州副使陳洪進廢留後張漢思自稱權知軍府來告即以洪進為節度使秋七月宋主來索顯德間將士在江南者令還中朝及令楊州民遷江南者還歸故土十二月表請罷免不名之礼宋主不允

乾德二年春三月行鐵錢每十錢以鐵錢六權銅錢四而行自後銅錢遂藏漸弗出諸郡積餘至六十七萬緡民間止行鐵錢末年銅錢一直鐵錢十命吏部侍郎韓熙載知貢舉放進士王崇古等九人既又命中書舍人徐鉉覆試舒雅等五人雅等不就乃御殿命題親試以中書管涯其事五人皆見黜秋八月宋於江北置折博務禁商旅過江九月封子仲寓爲清源郡公仲宣宣城郡公冬十月甲辰仲宣卒國后周氏已寢疾哀傷增劇遂亦卒十一月宋遣作坊副使魏丕來吊祭

乾德三年夏五月司空平章事嚴續罷爲鎮海軍節度使秋九月聖尊后鍾氏殂冬十月宋主遣染院使李光圖来吊祭

乾德四年秋八月遣龔慎儀使南漢致書約與俱内附于宋九月慎儀至番禺被執

乾德五年春命兩省侍郎諫議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勤政殿學士更直光政院内殿召對咨訪率至夜分

開寶元年春三月戊申以樞密使右僕射殷崇義爲左僕射同平章事境内旱宋主餉米麥十萬石冬十一月立周氏爲國后

開寶二年春三月以游簡言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夏五月簡言卒是歲左僕射同平章事殷崇義罷爲潤州節度使同平章事

開寶三年夏二日相觸

開寶四年冬十月宋主滅南漢屯師漢陽通國大懼遣太尉中書令鄭王從善朝貢于宋有商人来告中朝造戰艦數千艘于荊南請密往焚之懼不敢從

開寶五年春二月下令貶損儀制改詔爲教中書門下省爲左右内史府尚書省爲司會府御史臺爲司憲府翰林院爲藝文院樞密院爲光政院大理寺爲詳刑院客省爲延賓院官號亦從改易以避中朝金陵宮闕皆設鴟吻中主雖奉朝貢于周其設如故後主繼立遇中朝使

至則去之使還復設至是遂去不復用諸弟封
王者皆降爲公從善楚國從鎰江國從謙鄂國
閏月癸巳宋主命我進奉使楚國公從善爲泰
寧軍節度使留之汴京賜第汴陽坊示欲徵國
主入朝也是月遣戶部尚書馮延魯如宋謝從
善爵命延魯至宋疾病不能朝而歸
開寶六年夏宋遣翰林學士盧多遜來示欲興
師意五月遣使上請願受封冊不許以司空殷
崇義知左右內史事冬十月內史舍人潘佑上

書歷詆公卿佑素與戶部侍郎李平善朝議謂
佑意起於李平乃命以平屬吏遣使收佑佑自
殺平縊死獄中皆從其家外郡
甲戌歲秋遣使求從善歸國不許宋遣閤門使
梁迥來從容言曰天子今冬行柴燎之禮國主
宜往助祭默不應九月丁卯宋復遣知制誥李
穆爲國信使持詔來曰朕將以仲冬有事圜丘
思與國主同閱犧牲因諭以將出師宜早入朝
之意使決可否以復命於是辭以疾且以臣事

大朝冀全宗祀今不意如是有死而已時宋主
已遣潁州團練使曹翰率師先出江陵宣徽南
院使曹彬侍衛馬軍都虞候李漢瓊賀州刺史
田欽祚率舟師繼發及是又命山南東道節度
使潘美侍衛步軍都虞候劉遇東上閤門使梁
迥率師水陸並進與國信使李穆同日行冬十
月遣江國公從鎰貢帛二十萬疋白金二十萬
斤仍遣起居舍人潘慎脩貢買宴帛萬疋錢五
百萬繕城聚糧大爲守備閏月宋師拔池州於

是下令戒嚴去開寶紀年稱甲戌歲辛未宋師
進拔蕪湖及雄遠軍吳越亦大舉犯常潤州使
貽吳越王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
天子易地酬勳王亦大梁一布衣耳吳越王表
其書于朝宋師次采石磯作浮梁成長驅渡江
遂至金陵每歲大江春夏暴漲謂之黄花水及
宋師至而水皆縮小人咸異之自宋師薄都城
軍旅之任專委皇甫繼勳機事委陳喬張洎又
以徐元瑀刁衎爲內殿傳詔遷書警奏日夜狎

至元瑀等屏不以聞宋師屯城南十里閉門守陴內庭尚不知也初南唐有國自侍衛諸軍外別有義軍生軍新擬拔山䕫波義勇自在排門白甲等軍凡九等至是驅使捍禦皆不可用奔潰相踵

乙亥歲春二月壬戌宋師拔金陵關城三月丁巳吳越攻我常州權知州事禹萬誠以城降誅神衛都指揮使皇甫繼勳六月宋師及吳越兵圍潤州留後劉澄以城降事聞收其家誅之吳越遂會宋師圍金陵洪州節度使朱令贇率師十五萬入援兵敗焚死外救遂絕金陵益危蹙宋師百道攻城晝夜不休城中米斗萬錢病足弱死者相枕籍遣徐鉉等厚貢方物求緩兵守祭祀兩遣皆不報冬十一月晝晦乙未城陷將軍呙彥馬承信及弟承俊帥壯士數百力戰而死勤政殿學士鍾蒨朝服待於兵至死之舉族就死無去者右內史侍郎陳喬入見請同死社稷不得命退自縊死後主乃率司空知左右內

史事殷崇義等肉袒降于軍門明年正月辛未至宋廷乙亥授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宋太宗即位進封隴西郡公太平興國三年七月辛卯暴卒年四十二是日七夕也後主蓋以是日生贈太師追封吳王葬洛陽北邙山後主天稟純孝孜孜文學虛懷接下賓禮大臣傾奉中朝唯恐不及加以留神著述勤於政理至於書繪皆造精妙然所短者酷溺竺乾之教果於自信以是上下弛慢奸宄得行忠讜見斥國用日竭貢奉不充越人乘危遂爲敵國又求援北虜行人泄謀兵禍遂不可紓矣雖然曆數有歸時當混一於斯之際雖使先主君國齊丘運謀亦必北面係虜況於後主之君臣哉嗚呼茲可長太息也矣

論曰後主於宋頻煩朝貢事大之禮不爲不勤請免不名居下之戢不爲不恭領受封冊求延宗祀乞哀之誠不爲不切使周世宗處此將必恢弘君度憐其盡禮而諒其無罪雖

未必竟全其國亦未必斷滅其祀嗚呼何李氏所丁之不辰也自古帝王正統傳之三代之後惟漢晉唐宋得全稱焉餘則皆閏也宋雖繼周然正統之紹在李唐之全而不在郭周之閏江南之唐則長安之唐之餘也紹其統而殄其世其視殷周之存杞宋霄壤懸矣且楚子入陳而不縣元魏氏滅梁而封殖江陵天下後世與其存亡許其執義宋於此曾不顧念豈天下義舉獨夷狄能知哉借曰卧

榻之側難容鼾睡然當其哀鳴之頃豈不能捐海濱一州裂數百里無用之地徙爲庸城建爲方國使之事守少延宮使粗備存神堯之一脉備有宋之三恪三載則王馬來朝比年則玉帛登貢與宋無窮儷古不從顧亦何遽妨其大而害其統也乃視均僭僞罔論其曾雖而滅之惟恐不亟繼則錮之于私第殞之以非命如是滅國不其甚哉世謂三代而下仁厚爲國者莫宋氏若觀此舉措去仁厚遠矣厥後天水運窮胡馬飲瀏阜亭進師之際遣十臣于虜庭求封小國哀鳴雖動而虜卒不許厓山帝昺竟葬魚腹天之報之足稱其施曾何爽也嗚呼後之滅人國者視宋可爲監矣

唐餘紀傳卷第三

吳興陳霆脩

列傳第一

宋齊丘字子嵩其先廬陵人父誠與鍾傳同起兵傳節度洪州誠爲之副已而卒官因家焉齊丘好學工屬文尤喜縱横術先主刺昇州齊丘因騎將姚克贍得見陪燕獻詩先主奇之待以國士從鎮京口入定朱瑾之亂常叅秘畫因説先主講典礼明賞罰礼賢能寛征賦多見聽用

先主爲於池中築小亭度之木橋至則撤起獨與議事率至夜分又爲高堂不設屏障中置灰爐匕著兩人終日擁爐畫灰爲字旋即平之人以比劉穆之之佐宋高祖然齊丘資躁褊多怒議或不合輙拂衣趍告去先主追謝之乃已義祖末年議者多請以徐氏親子執國政先主聞之亟欲求出齊丘請徐之俄而義祖卒先主柄吳自殿直判官擢右司員外郎進右諫議大夫兵部侍郎居中用事且倚以爲相齊丘自以資望尚淺或不爲遠近所服乃謁告歸洪州因入九華山累請致仕不許時中主已爲大將軍先主以吳帝命〻中主躬往迎之於是齊丘託不得已而起遂拜中書侍郎遷右僕射平章事先主出鎮金陵以中主入輔委齊丘左右之扮先主權位日隆舉國皆知代謝非晩屬吳主謙恭無失德先主惧羣情未協欲須嗣君與齊丘議定已而都押衙周宗揣知微旨請急至都以禪代告齊丘齊丘默計大議應自已出令若遽行

則功歸周宗欲因以釣名乃留宗夜飲亟走書切諫先主以爲時事未可後数日馳至金陵以危言怵先主請斬宗以謝國人〻先主亦悔將從之徐玠固争幾黜宗池州副使玠遂與李建勳等極言天人之望召宗還舊職齊丘由是頗見疎忌留爲都統判官加司空無關預從容而已俄而齊國建猶以勳舊爲左丞相而不預事李德誠周本自廣陵持吳主禪詔至擇日受代齊丘謂德誠子建勳曰尊公吳室元勲今日掃地

矣獨稱疾卧家不預勸進先主既受禪徐玠爲
侍中李建勳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周宗爲[illegible]
密使齊丘但遷司徒中懷不平及宣制至布衣
之交句忽抗聲曰臣爲布衣時陛下亦一刺史
耳今爲天子可不用老臣矣先主優容之嘗夜
宴天泉閣李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宋齊丘
不悅因出齊丘諷止勸進書先主卻之曰子嵩
三十年故人豈宜有此齊丘頓首謝自是爲求
媚計更請降讓皇爲公侯絕吳太子璉婚徙楊

氏之族于遠郡久之表言備位宰相不當不聞
國政又自陳爲人所間先主大怒齊丘歸第白
衣待罪已而先主怒解謂左右曰齊丘有才特
不識大體耳朕豈忘舊臣者命吳王景通慰問
且召見遂以丞相同平章事復委任焉知尚
書省命與他宰相更日入閣議政契丹耶律德
光遣使來齊丘陰謀間契丹俾與晉人相攻則
江淮益安請厚禮其使遣還至淮北潛令人刺
殺之契丹與晉人果成嫌隙齊丘親吏夏昌圖

盜庫金數十萬特判傳輕典先主命貴重法齊
丘慚稱疾求罷許之遂不復朝謁先主遣使勞
問許鎮故鄉始入朝因與宴飲齊丘酒酣輒曰
陛下中興實老臣之力乃忘老臣可乎先主怒
曰太保初以游客干朕今爲三公足矣齊丘詞
色愈厲曰臣爲游客時陛下亦偏裨耳今不過
殺老臣逐引去先主頗悔明日下詔曰朕之褊
性子嵩所知少相親老相怨可乎拜鎮南節度
使至鎮起大第窮極侈麗坊中居人皆使償錢

垣屋人不堪其擾初其赴鎮先主曰衣錦晝行
古人所慕賜以錦袍親爲著之遂服錦袍視事
中主即位召拜太保中書令與周宗並相齊丘
之客最親厚者陳覺中主亦以爲才馮延巳延
魯魏岑查文徽與覺深相附結內主齊丘時謂
之五鬼相與造飛語傾宗宗泣訴於中主而岑
覺又更相攻於是出齊丘爲鎮海軍節度使齊
丘快快去乞歸九華舊隱賜號九華先生封青
陽公食青陽一縣中主欲傳位晉王景遂語景

遂總庶政惟魏岑馮延巳得奏事餘非特召不得見國人大駭齊丘自九華上疏論不可會言者益衆中主乃收所下詔有謝仲宣者言于齊王景達曰齊丘先帝布衣之交今棄之草莱不厭衆心景達爲言于中主曰齊丘宿望勿用可也何必棄之以爲名於是遣馮延巳召之不起繼使景達持詔往始承命造朝拜太傅中書令衞國公賜號國老奉朝請父之得預政益輕財結客識與不識皆附之薦陳覺使福州召李弘

義入朝覺至福州不敢言而專命出兵敗事中主怒欲誅之齊丘上表待罪置不問覺亦獲宥保不死方且歸咎于同事將領任私黜之中主不悦復使出鎮洪州周侵淮南或言齊丘造國手宜召歸謀難乃徵爲太師劍南東川節度使進封楚國公齊丘固讓仍爲太傅建議發諸州兵屯淮泗擇偏裨可將者帥之周人未能測虛實勢不敢輕進及春水生轉餉艱阻師老食匱自當北歸然後遣使乞盟庶可無大喪敗中主

昭惶惑不能用又力陳割地無益與朝論頗異及明年五月周兼所得淮南地北歸議者謂扼■邀擊可以得志且懲其後齊丘乃謂擊之怨益深不如縱之以爲德由是周兵皆聚于正陽而壽州之圍遂不可解終失淮南方是時陳覺李徵古同任樞密皆齊丘黨與躁妄專肆取嫉上下自度事定必不爲群臣所容倘齊丘專大柄則可得肆志乃共乘間言艱危如此非宋公莫克再造陛下宜以國事委齊丘俟事定還政

中主意謀出齊丘大鄭之會鍾謨使還挾周以爲已重所言率見聽而謨本善李德明欲爲報仇屢陳齊丘乘國危殆竊懷非望且黨與日衆謀不可測中主遂命殷崇義草詔曰惡莫甚於無君罪莫深于賣國汝歸九華山勅鎖其第穴墻給食家衆坐餒祈哀于守者報以朝旨須令公捐館汝輩乃得食因謫于其妻共縊殺之瀕縊歎曰吾昔獻謀幽護皇之族于泰州宜其及此謚曰醜繆初齊丘用啓事投贄有云城上之

嗚嗚撓角吹入愁腸樹頭之颯颯秋風結成離緒又云豈堪憂悒萬端無奈飢寒二字識者占其必殞死至是如其言齊丘既殞中主於燕居恒見其爲儀叱之不退因遷南都後主立召其家還金陵廩給頗厚

論曰鍾謨自周歸首理李德明之怨而齊丘因以得罪世因言周世宗欲取江南憚齊丘機權故令謨間之齊丘遂以罪死此殆當時揣摩附會之言非事實也以世宗之英武豈

憚齊丘者哉然齊丘好權利喜声勢熾徒黨飾虛造譽矜已護前躁悻熱中詭譎自用富貴满溢恬不知懼狃於要君闇於知人釁隙遂成蒙大惡以死要其行已有死之道然以窺伺篡竊爲之罪則亦過矣行年七十且無子孫篡竊將奚爲哉談者謂江南精兵十萬長江天塹飛渡千里可當十萬宋齊丘機变如神可當十萬當夫周師南侵使中主獨任齊丘展盡籌策亦未必遽能決勝威敵者然則其自詭亦徒虛声恐喝[illegible]而已昔之論齊丘者爱憎匪一予故述鄙見以俟後之折衷者

唐餘紀傳卷第四

吳興陳霆

列傳第二

周宗字君太廣陵人少孤窶事先主爲給使閑於擯相辭令方時艱難每使于四方輙稱職端敏可使恩顧日洽先主鎮金陵爲都押衙時用宋齊丘議迎吳讓皇都金陵締府治爲宮徙都統府于古臺城都教練使孔昌裔任營搆府成爲屋九二千四百間環一千五百步先主已徙居且迎讓皇矣宗請間曰若主上西遷則公當東駕勞費方始怨嗟將日興矣先主納之託以歲行不利而止自是宗益預謀議齊丘始忌之一日先主臨鏡理白髭太息曰功業成而吾老矣奈何宗適侍側悟微旨乃請如廣陵諷讓皇以禪代事亦請諭齊丘齊丘心忌以大議自宗發已顧出其後留宗與飲而走騎以手疏切諫先主得之大悔懼後數日齊丘馳至金陵爲陰語動先主請斬宗以謝國人先主將從之徐玠固爭事乃已但黜宗爲池州副使玠乃與李建勳等言天人之望已集密定大計復召宗還舊職禪代已訖宗趍樞密使同平章事遷侍中先主嘗召宗及宋齊丘馬仁裕歡宴于崇英院道舊爲樂然待宗尤親厚不以重務嬰之宗亦能澹然畏遠權勢居家謹儉故齊丘輩雖日譖之不能害久之罷爲鎮南軍節度使有俞文貞者早遊先主幙府宗及馬仁裕皆嘗趍走左右及是文貞猶爲巡官方旅見輙問曰馬押衙無恙宗曰馬相公已鎮廬州文貞顧同列匿笑而退他日預公設宗勸以酒文貞俛首曰下官小户令公所熟知也聞者大駭而宗怡然無忤其寬厚如此徙宣州節度使入覲賜宴中主親爲揩襆頭脚以表殊礼復出留守東都請老以司徒致仕歸金陵馮延魯爲代會周師陷廣陵延魯肖髡而逃見執於周柬縛桎梏僅得免死時人益以宗享福終始爲異俄而病卒年七十一宋齊丘時奉朝請撫棺哭曰君太黠來得時去亦

得時中主聞之不平宗二女相繼爲後主后
李德誠廣陵人少事宣州節度使趙鍠爲給使吳攻宣州鍠出降德誠與韓球俱從鍠不去會城中推立裨將周進思以拒吳鍠使德誠入城說進思降將行暴得疾委頓不克往乃改命球球既至進思斬之擲其首城外德誠是日即愈人皆異之鍠死事吳武王常從征討積功爲江南馬步軍使與諸將圍安仁義于潤州諸將每見仁義臨城督戰必嫚罵之德誠獨否及城破仁義操弓矢坐城上衆莫敢近德誠至仁義忽顧曰汝見我獨不失禮且有奇相他日必大貴吾以爲汝功郎擲弓矢就執武王即拜德誠潤州刺史在州日嘗秉燭夜出候者以告時義祖擅吳疑有變立遣二千人渡江平明入城彈壓即日徙德誠江州狼狽就道至州猶屢說間遣其子建勳入謁義祖見之釋然曰有子如是非爲惡者也以女所謂廣德公主者妻之歷撫虔洪三鎮節度使平南大將軍中書令先主受禪

拜太師封南平王進封趙王德誠事吳最久至南唐之興又爲佐命首與周本勸進初無大勳勞特以際會至高位富貴壽考世罕及者然爲人謙恭沉厚終始如一自洪州入覲先主命宮人進勞于道百官班謁于都門入對日朝堂設次以待昇元四年卒年七十八廢朝五日謚忠懿子二十八人建勳顯

建勳字致堯少好學能屬文尤工詩家世將相建勳又壻于義祖爲國貴游然杜門不預世事所與交皆寒畯士衆馬取具而已先主鎮金陵用爲副使預禪代之策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加左僕射監脩國史領滑州節度使自開國至昇元中猶輔政視他相最久先主鑒吳之亡由權在大臣意頗忌之建勳無引退意會有建議政事當更張者且言事大體重不可自臣下出請以中旨行之先主雖允然未出命也建勳遽召中書舍人草制給事中常夢錫劾奏建勳擅造制書歸怨於上先主得奏適會本意乃降詔

曰李建勳幸處台司且聯姻戚靡循紀律敢黷
彝章其罷歸私第妻廣德公主剛果多智入謂
先主曰吾父無恙時兄亦嘗求見與李郎書今
何見負若此先主曰此自國事吾與李郎骨肉
之情固無間也召見慰勉之未幾復相中主嗣
位每聽朝聯多開延英殿召公卿議當世事於
是中外欣然望治建勳獨謂所親曰上寬仁大
度優於先帝但性習未定宜得方正之士朝夕
獻替乃可不然恐未必能守先構也出爲撫州

節度使建州之役諸將無復紀律建勳請官出
金帛贖俘掠還諸民方隅稍靖及出師平湖南
國人相賀建勳獨以爲憂曰禍始于此矣召拜
司空稱疾乞骸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嘗別
墅於山中放意水石或謂曰公未老又無疾恙
遽爲此果欲復爲九華先生耶建勳曰吾平生
笑宋公經出處何至效之自知不壽欲求數年
間適耳疾革遺令曰時事如此吾得全歸幸矣
死宜從儉勿封樹立碑貽他日毀斲之禍保大

十年五月卒贈太保謚曰靖及南唐亡公卿家
墓鮮不發者惟建勳不知葬所竟免於禍初宋
齊丘當國深忌同列必所排遜至獨稱建勳曰
李相清談不待潤色自成文章

論曰李建勳知不壽而適意于山水慮後禍
而鏟跡于丘墓可謂智矣然其佐朝月位則
台鼎親則肺腑嫔然立于羣枉間卒無一言
以聳上聽至於福州喪師湖南失土周人告
釁皆心知其危而身外其事回視國家大計

若於已無預者其智周于一身而未嘗有一
毫及于其國誠一具臣也矣方區區請出金
帛贖還俘虜眞婦人之仁哉

周本舒州宿松人吳南郡太守瑜之後瑜卒葬
宿松子孫居其旁近者猶數十家本少孤羇貧
有勇力嘗獨格乳虎吳武王起淮上本隸帳下
勇冠三軍每奮躍先登攻堅摧鋭不避矢石身
無完膚遇戰罷輒燒鐵烙其瘡食飲言笑自若
累遷至淮南馬步使武王取江西撫州刺史危

全諷率諸州兵十萬來爭屯象牙潭楚人圍高
安以援全諷江西守將劉威警書至武王謀可
將者判官嚴可求薦本時本從軍取蘇州不能
下耻之稱疾卧家可求自往強起之本曰吳門
之役非賊果強徒以我將帥權輕下皆專命故
無功今必見起勿用偏裨乃可許之得精兵七
千晨夜兼進武王初命之解高安圍本曰楚人
非欲下高安第爲全諷声援耳今先敗全諷楚
人必棄高安走何足擊我乃馳至象牙潭急擊

之大破其軍擒全諷楚人亦遁信州刺史危仔
倡等皆棄城去江西之地始定初本之赴援急
揮兵進劉威欲留宴犒不許或曰敵兵盛宜少
待之何遽如此本曰賊衆加我十倍使我兵知
之未戰而先潰矣急乘其鋒用之乃可有功已
而果如所料武王奇其能遂用爲信州刺史吳
越將陳璋據衢州歸欵越人圍之武王遣本迎
璋越人出璋而列兵不動本遂以璋還裨將呂
師造曰越有輕我心必怠請擊之本不可越人

躡我軍至中道宿夜半本佯驚棄輜重走而設
伏以待越人果急追伏發前後夾擊尽殲其衆
唐莊宗入洛吳遣司農卿盧蘋往聘還言莊宗
知本名由是召爲雄武統軍俄鎮壽州改廬州
拜安西大將軍加中書令本不知書然能尊礼
賢士遇僚佐淵略勢分士民愛之性朴拙無他
才惟軍旅事若生知者先主將受吳禪徐玠周
宗等以本名位隆重諷使率群臣勸進本已昏
老子祚惧家禍代署表上之本初不知猶謂所

親曰我受吳王厚恩今老矣安能復推戴異姓
乎先主既受終以本預佐命封西平王吳臨川
王濛廢居歷陽聞將傳禪乃殺監者與親信兩
人走詣本本亟欲出見祚固拒不可本怒曰我
家郎君來奈何不使我見祚閉固中門令外人
執濛告之濛遂誅死本愧恨發疾卒年七十七
本晚好飲酒樂施予或曰公春秋高宜少儲積
爲子孫計本曰吾獘從老儒事吳武王位至使相
豈無所遺乎既卒太常准令廢朝三日先主以

本舊將令講求優典禮官言前朝嘗爲汾陽王
郭子儀廢朝五日詔用之謚恭烈𡚱給鹵簿長
子鄴
鄴少驍勇每從其父征討本爲信州刺史略地
至建州道嶮阨被圍垂殆鄴躍馬救之手殺數
十人翼本而出建人駭懼潰去事先主典親軍
出爲滁州刺史暴猛狠戾常畜飛揚之志先主
以本故優容之聞歷陽公楊濛被誅潰憤逾月
國人咸多其義本卒後仕至廬州節度使昇元

六年卒
馬仁裕徐州人唐北平王燧之裔孫世爲武寧
軍校仁裕毋方娠夢傳呼北平王來歸及仁裕
生紫氣充庭數歲學兵法通大意既長以軍戎
隸先主左右與周宗曹悰俱爲先主親吏日見
委信唐天祐十五年徐知訓專制楊氏驕淫失
衆心朱瑾因國人怒誘而殺之時先主鎮潤州
仁裕自廣陵絕蒜山渡馳告先主因即日帥師
入廣陵定亂自是事權一歸先主仁裕先事之

力爲多及先主鎮金陵仁裕猶從幕府周宗等
禪代之謀宋齊丘以其擅功間之先主請斬宗
以謝中外先主將從之仁裕邀徐玠共爭宗獲
免因與玠定議決日行禪召宗復木戢且諷李
德誠周本等勸進先主受禪心德仁裕等眷禮
益厚嘗宴勳舊于天泉閣仁裕以舊恩特預禮
數恩命與本及李建勳埒未幾復宴齊丘及宗
于崇英院獨仁裕與俱道舊爲樂他將相莫得
預然仁裕能避遠形迹斥外權勢終先主世雖

寵任殊遇而過咎不聞人謂其善保富貴歷官
廬州節度使方議召拜遽嬰疾而卒
徐玠者或云溫族子也工揣摩善捭闔初仕廣
陵爲溫行軍司馬嘗密說溫曰居中輔政豈宜
假之它姓請更用嫡子知詢先主皇恐乞罷政
事俄而溫卒知詢奔還金陵玠知知詢終必敗
乃反劾謀于先主誣知詢以罪徙爲左統軍自
是專爲先主心膂及齊國建玠行相事周宗自
金陵至東都以禪代事告宋齊丘齊丘以大議

原缺

唐餘紀傳卷第六

吳興陳霆脩

列傳第三

刁彥能初事徐溫爲親吏先主與知訓不相能知訓屢欲害之彥能雖隸知訓然心右先主知訓召先主飲伏壯士將殺之彥能戰行酒至先主以手爪掐之先主悟起走乃免後先主自潤州入覲知訓與飲于山光亭又欲加害知諫以其謀告先主先主起遁去知訓以劍授彥能

使追殺之及于中途縱使逸去還白知訓詒以不及由是卒免後先主受禪彥能以保護功拜撫州節度使在任未替病卒

王崇文父綰吳大將崇文以門地婿于義祖歷官百勝永安二鎮節度使廬陵民尚氣喜訟以輸賓者爲法素號難治崇文一以法治之不少貸訟爲衰息保大初陳覺擅兵攻福州朝議遣援以崇文爲招討使時沮於覺與馮延魯節制不一竟致喪師建州及側崇文安集之民免於亂久之徙鎮武昌自南唐興崇文內典禁兵出更藩任兼將相終始富貴而平居被服儒雅風度夷曠在武昌方閱騎士於鞠場旁古屋數十間忽崩聲震數里聞者莫知所爲崇文指揮號令訖事不失常度竟亦不問後主初立上疏歷陳朝政闕失言涉不諱或諫曰公名位既崇宜地屬勳舊盡言賈怨在古人不免況嗣君新服嫌間易生謂宜少默崇文不爲止然後主亦賜書褒之夘中書令卒

游簡言建安人父恭唐末第進士仕楊吳爲別駕遷員外郎卒于任簡言因居廣陵少孤力學用薦者入先主幕府先主鎮金陵俾充記室簡言文告皆其掌治齊國建戢內史舍人一時典冊皆出其手筆事任與殷崇義等及先主受禪以舊恩遷翰林學士未幾進吏部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簡言徒以舊人存登揆席在位循默充位而已卒年五十六諡宣靖

杜業不知其家世初仕吳未顯入唐漸膺事任

當先主時以兵部尚書兼樞密使業有心計僂權変兵籍民賦指之掌中先主甚寵任之妻張氏悍妬殊甚室絶姬媵業憚之如嚴親然先主嘗命元皇后召張至內庭諭之曰業今位望通顯得置側室何拘忌如此豈婦道所宜耶張涕泣言曰業本狂生遭時遇主陛下所籍者膂力未竭耳況其早衰多病縱之必致於深損將懈於任使此誠難於奉旨也先主大以爲賢亟加奬嘆以銀盆絲段賞之業後仕亦不遠至竟以勞悴卒

張延翰字德華宋州睢陽人故唐之末仕爲陜州司馬從父慎思權徐州留後延翰往省之告以北方將亂欲避地江淮以全宗祀慎思是其言慨然遣之入吳爲鹽城令有治績先主以平章事領江州封潯陽侯表延翰爲江州觀察巡官通判軍府事先主代吳入爲侍御史判臺事張宣爲左街使恃功驕恣延翰廷劾之强豪屏迹進禮部侍郎自以起踈遠遭時被知得盡已感慨自盡時未設貢舉士有獻書論事者率付有司第其優劣隨才收録主者或藻鑑不明通賕餫謝往往賢否倒置公論靡愜先主鑒其弊悉以委延翰號爲公審戢兼選事務進孤寒吏不能爲奸利中主輔運朝政細大悉以委之公正處置悉有條理吾得傾心倚之由是六司綜領殆遍朝寄倚重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年纔五十餘人猶以爲柄用晩屬疾益侵不復能治事先主以國器方一意任之不許其去遣使勞問賜良藥旁午于道卒年五十七贈太傅

徐遊初名景遊知誨子以義祖故於朝家爲宗室遊雖家世貴游然頗尚文學居常與文士輩遊從中主於北苑水心創清暉殿游與張洎爲學士入直其中尋進太子太保後主時昭惠后卒繼册其女弟爲后時經喪亂王者婚禮未有習聞者後主命徐鉉潘佑與禮官參定互相矛

盾議久不决後主令游評其是非時佑方寵用
游希旨奏佑議爲長月餘游病疽鉉恚其不主
已議乃戲謂人曰周孔亦能爲厲乎後主於清
暉殿後别闢一院創澄心堂游與兄太子太傅
景遼居其中用其猶子元楀元機等爲員外郎
掌其機事密書中旨多出其間中書樞院皆同
散地及宋師圍城頻降御札移易兵將密院不
知皇甫繼勳伏誅之後夜出萬人斫營分兵署
字不知何往皆出於澄心堂直承宣命謂之澄

心堂承旨率游等爲之也初中主喜浮屠雖供
佛度僧未至甚溺後主嗣立佞佛酷甚都下贍
僧踰萬人造塔建寺日有供施游投合主好專
主其事國用耗損不顧也緣是帑藏空虛坐成
疲弊論者謂江南亡游不能無責語在他傳
劉承勳失其鄉里以善心計事先主爲粮料院
使久之改德昌宮使德昌宮者南唐内帑别藏
也自楊氏開國淮南〻唐禪繼江淮之間久不
用兵視他國最爲饒富山澤之利歲入不貲先
主有志四方專[illegible]蓄以備[illegible]用由是一金寸
物不妄費其[illegible]一杉木作屏障
以表奏聞先主[illegible]之但欲作戰
艦不得妄費以[illegible]昌宮簿籍煩
委不克尺[illegible]獨任[illegible]出納置係其
掌握於是公肆[illegible]及係六[illegible]奉事興倉猝
取辦愈得肆爲姦利承勳遂[illegible]埒封國園池甲
第雄於都下僮僕逾百人俗房曳紈綺者數十
輩每置一妓價數十萬教以藝又費數十萬當

時李德誠皇甫繼勳輩號稱豪侈未能過也保
大末國勢益弱財用窘乏雖坐其君臣用度過
奢奉佛無藝然考論蠹弊抑亦承勳與其同事
者盜國之咎爲多初杜業在先主時以有心計
掌國財賦業能撿身奉公爲國畜財用是保大
初帑藏充實閩楚用兵不聞乏興及承勳輩用
事乘時攘盜國家經費日蠹月損而不知於是
南唐經國之制先主節財之政蕩乎廢矣後主
末年至鑄鐵錢以贍國掊民絹以充貢論者頗

思業之體國而斥承勳爲盜臣之罪云先是宋
平荆湖詔江南以舟漕其米入京承勳默計後
主終必亡國欲自結中朝爲異時地乃請行督
自長沙抵迎鑾千艦相銜太祖覺其意而悪之
及國亡承勳歸宋自陳漕米事太祖曰此汝主
勤王耳汝安得有勞叱出弗叙久客無貲裸袒
乞食不勝凍餒而死

唐餘紀傳卷第六

唐餘紀傳卷第七

吳興陳霆脩

列傳第四

張易字簡能魏州元城人高祖萬福故唐金吾
將軍後徙萊州掖縣易性豪舉尚氣少讀書於
長白山又徙王屋及嵩山苦學自勵食無鹽酪
者五年齊有高士王達靈居海上博學精識少
許可易從之遊數年入洛舉進士不中以昇元
二年南歸授校書郎大理評事時方重赤縣拜

上元令中主立以水部員外郎通判歙州刺史
朱匡業平居甚謹然醉則使酒陵人果於誅殺
無能犯者易至赴其宴先已飲酣就席酒甫一
行尋其少失遽擲杯推案攘袂大呼詬責鋒起
匡業尚醒愕然不敢對惟曰通判醉甚不可當
也易嵬峩瘖啞自若俄引去匡業使吏掖就馬
自是見易加敬不敢復使酒郡事亦頼以濟太
弟景遂初立高選官僚召爲賛善大夫景遂召
飲以玉杯行酒因與坐客傳玩至易忽大言曰

陛下有重寶輕士之意何耶抵于柱礎碎之坐
客失色其他規正類此景遂不爲怍待易益厚
遷刑部郎中判大理寺周師南侵時江淮久安
人不知戰我師屢北上下震恐易獨揚言于朝
路曰國家披山帶海守奕世之業昔者夫差以
無道之兵威陵齊晉孫權以草創之國勢遏曹
劉今若上下併力敵何足畏中主聞而異之召
使宿直禁中議事然亦不能用也陳覺李徵古
方用事朝野側目易一日朝退嘆曰吾忝廷尉
當誅邪慝行須手殄二豎以謝曠官俄以吳越
犯邊出爲宣歙招諭使判宣州前刺史方築城
役徒數萬易一切罷遣之曰自守者發遠圖者
強何以城爲吳越聞之懾服不敢復犯後主封
吳王召易爲吳王司馬東宮建又爲左庶子後
主嗣位遷右諫議大夫復判大理寺尋改勤政
殿學士判御史臺采武德至寶曆君臣問對及
臣下論奏骨鯁者七十二事爲七卷曰諫奏集
上之卒年六十一

嚴續字興宗馮翊人祖實仕故唐爲江淮水陸
轉運判官因徙家廣陵父可求爲吳武王謀臣
義祖初事武王隆演之世與張顥爭衡因有隙
顥欲出義祖于外可求挾義祖詣顥用計說止
之義祖獲留因伏壯士殺顥遂專吳國可求與
相結受寄心膂宣王建國可求爲尚書左僕射
同平章事太和二年卒續方十餘歲以父蔭補
千牛備身遷秘書郎尚先主女生長富貴而爲
性恭謹歷兵部侍郎尚書左丞中主即位進禮
部尚書中書侍郎出牧池州已而復拜中書侍
郎兼三司使復出爲江州節度使數年仍入知
尚書省遂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初續之未出
池州也宋齊丘專國公卿多附之惟續持正不
爲屈翰林學士常夢錫嘗指言齊丘過咎中主
諭之曰大臣惟嚴續能自立然才短恐不能勝
其黨卿宜助之夢錫退諭旨於續續因與夢錫
相厚然不能盡用其言也卒爲黨人所排與夢
錫俱補外江文蔚揚官于朝曰嚴續國之勳戚

位爲大臣令以不附奸儉橫遭斥逐則餘可知矣於是群黨迫於公論獲召還及爲相雖以肺腑盡忠不貳然聽用頗非宜不能稱職或作謗嫉賦以譏切之是時以軍興百司政事往往歸樞密院續言多不見用求罷拜鎮海軍節度使屬疾還都已革猶不亂與客言論如平時後主使內夫人問之歷陳群臣邪正其當退其當進辭氣慷慨不及他私翌日卒年五十七謚曰懿

初續以寡學見輕同列遂力教子弟諸子及孫舉進士中其科者十餘人

論曰中主知齊丘之植黨嚴續之持正不謂明矣乎然不能屏斥群枉顯任忠直顧咨諭蒙錫俾與續附結而陰爲之助是人主爲其下立敵也卒之正不勝邪五鬼翁省朝政日亂而國勢日蹙豈非將咨之過歟既後齊丘就殛群黨誅貶雖有恨不令蒙錫日見之言然無救于事之壞矣馴至衰削以訖于亡將誰咎哉

蕭儼廬陵人幼舉童子中其科稍長爲秘書省正字先主初歷大理司直刑部郎中以平恕稱先主晚服金石藥多暴怒近臣數被譴宣徽副使陳覺不自安稱疾不朝者數月及聞宣遺詔即以其日造朝儼劾奏覺傾耳私家冀幸禍變請重置于法不報先主輔吳設法禁以良人爲奴至是馮延巳延魯欲廣置妓妾輒矯遺制託稱民貧許鬻子女儼駁曰昔延魯爲東都判官已有此請大行以問臣臣對曰陛下納麓之初

出庫金贖民孰不歸心今寶運初興人仰德澤奈何欲使鬻子女貧家役使乎大行以臣言爲然將罪延魯臣曰此但智識淺陋耳非有他也罪之是塞言路大行乃斜封其奏抹三筆持入宮願求之宮中既而果得留中章奏千餘皆斜封有一抹至三抹者遂得延魯奏然大臣方以蒙後相高利於廣声色因共謂遺制已宣行不當追改遂已中主初以國讓景遂群下持不可乃以景遂爲諸道兵馬元帥景達副之宣告

國中以兄弟相傳之意儼極諫謂旻殷以來天下爲家父子相傳古聖之典也景遂景達亦固讓不敢當然中主意愈確不納時江文蔚韓熙載典大常礼儀議先主稱宗儼獨建言曰自己失之自己得之謂之反正非己失之自己復之謂之中興中興之君廟宜稱祖先帝興已墜之業有功唐室宜稱烈祖文蔚亦以儼議爲當遂用之保大二年中主詔景遂總庶政群臣惟樞密使魏岑查文徽得奏事餘不得對儼上疏力

爭會宋齊丘賈崇亦極言不可中主感悟遂收前詔後中主於宮中作百尺樓召侍臣觀之衆皆称美儼獨大言曰恨樓下無井中主詢其說對曰以此不及景陽樓耳中主大怒貶爲舒州判官節度使孫晟遣兵給使意實防之儼謂晟曰儼以諫諍得罪非有他志昔顧命之際君持異議幾危社稷君之罪顧不重於儼耶乃今見防何也晟慚即輟去俄召還爲大理卿初儼常惡馮延巳爲人數上疏攻之至是儼坐失入人

死罪鍾謨李德明欲殺之延巳曰儼誤殺一婦人諸君輒當以死然儼九卿也可誤殺之乎因上言儼素有直声所坐已會赦宜從寬宥於是人多延巳而儼遂獲免後主初嗣立常與侍臣棊儼入見作色舉局投地後主愕然曰君欲作魏徵耶儼曰臣非魏徵則陛下亦非太宗矣其骾諤類此後以謝病歸卒年七十五

常夢錫字孟圖扶風人或曰京兆萬年人也岐王李茂貞不貴文士故其俗以狗馬馳射博奕

爲豪夢錫少獨好學善屬文累爲秦隴諸州從事茂貞死子從儼襲位承制進寶鷄縣令後唐長興初從儼入朝以夢錫從及鎮汴爲左右所譖遂來奔先主輔吳召置門下薦爲大理司直及受吳禪擢殿中侍御史從礼部員外郎益見奬遇遂直中書省參預政事中主嗣位以忠諤爲時推重遷給事中以直諫貶外召爲翰林學士轉樞密使進門下侍郎時馮延巳內主宋齊丘以取中原之策說中主由是有寵日與其黨

陳覺魏岑輩抵掌談論常以天下為己任更相
唱和夢錫言延巳等浮誕不可信中主心獨喜
諸人乃曲為辨解夢錫詞窮遽頓首曰大奸似
忠陛下倘終不覺悟家國將為墟矣中主不荅
而心善之及請盟之後公卿在坐有言及周以
為大朝者夢錫大笑曰公輩嘗言致君堯舜何
故今日自為小朝耶每公卿會集輒喑嗚歎坐
以故不為時所親附然既殁通朝皆以正人許
之雖其仇讎不敢訾也交泰末齊丘亟死延巳

等皆貶中主謂左右曰夢錫平生欲殺齊丘等
恨不使見之贈左僕射

江文蔚字君章建安人博學工屬文後唐明宗
時擢第為河南府館驛巡官坐秦王從榮事奪
官南奔先主輔吳用為宣州觀察巡官歷比部
員外郎知制誥先主代吳以主客郎中拜中書
舍人先主殂中主以喪亂之後國俗舊典散亡
命文蔚以給事中判太常卿事與韓熙載蕭儼
共加討論時稱其精練保大初遷御史中丞持

憲平直無所阿枉馮延巳當國與弟延魯魏岑
陳覺竊弄威福及伐閩敗績詔斬覺及延魯以
謝國人而延巳岑置不問文蔚對仗彈奏曰賞
罰者帝王所重賞以進君子不自私恩罰以退
小人不由私怒陛下踐阼以來所信重馮延巳
延魯魏岑陳覺四人皆擢自下僚驟升高位未
嘗進一賢臣成國家之美陰狡圖權引用群小
陛下初臨大位常夢錫居封駁之職正言讜論
首罹讒逐棄忠拒諫此其始也奸臣得計欲擅

威權於是有保大二年正月八日敕公卿庶僚
不得進見履霜堅冰言者恟恟再降御札方釋
群疑御史張緯論事忤傷權要其貶官敕因思
職分傍有奏論御史奏彈尚為越職況非御史
孰敢正言嚴續國之戚里位為大臣不附奸憸
尚遭排斥張義方上疏僅免嚴刑自是守正者
得罪朋邪者信用上之親任惟在數人雖日接
群臣終成孤立陛下深思遠慮始信終疑復常
夢錫聲容擢蕭儼侍從授張緯赤令群小疑懼

與酷吏司馬正彝同惡相濟迫脅忠臣高越之
與盧氏義兼親故受其寄託痛其侵陵訴於君
父乃敢蔽陛下聰明枉法亂逐群凶勢力可以
回天在外者握兵居中者當國師克在和而三
兇競利迭爲前卻天生五材國之利器一旦爲
小人忿爭妄動之具使精銳者奔北饋運者死
亡穀帛戈甲委而資寇取弱鄰邦貽譏海內周
行之中有敢議論則馮魏毀之於中正彝持之
於外搆成罪狀必死乃已今陳覺延魯雖已伏

辜而魏岑猶在本根未殄枝幹復生馮延巳善
柔其色才業無聞憑恃舊恩遂階任用蔽惑天
聰斂怨歸上高審知累朝勳舊墳土未乾遂其
子孫奪其居第使輿臺竊議將領狐疑陛下方
以孝理天下而延巳母封縣大君妻爲國夫人
與弟異居捨棄其母作爲威福專任愛惜咫尺
天威敢行欺罔以至紀綱大壞刑賞失中風雨
由是不時陰陽以之失序傷風敗俗蠹政害人
蝕日月之明累乾坤之德天生魏岑道合延巳

蛇豕成性專利無厭逋逃歸國鼠奸狐媚諂疾
君子交結小人善事延巳遂登樞要面欺人主
孩視親王侍燕諠譁遠近驚駭進俳優以取容
作淫巧以求寵視國用如私財奪君恩爲己惠
上下相蒙道路以目征討之柄在岑折簡帑藏
取與繫岑一言先帝卑宮勤儉陛下守之勿失
而岑營建大第廣役丁夫孽子之居過於內殿
亭觀之後踰于上林前年建州芳還文徽入覲
面允會燕捨爵策勳岑披猖無禮狂悖妄言與

延巳用意多私行恩不當俾軍士懷恚怒之志
受賞無感勵之心將校爭功諠動京邑姦謀詭
計誑惑國朝致福州違拒朝命漳州屠害刺史
百姓肝腦塗地國家帑藏空虛福州之役岑爲
東南面應援使而自焚營壁縱兵入城使窮寇
堅心大軍失勢軍法逗遛畏懦者斬律云主將
守城爲賊所攻不固守而棄去及守備不設爲
賊掩覆者皆斬昨赦有諸將蓋以軍威政令各
非己出岑與覺延魯西之徂 戾互肆威權號令

並行理在無赦烈祖孝高皇帝協風沐雨
二紀成此慶基付之陛下比之隣邦我爲强國
柰何賞罰大柄肆姦宄之謀軍國資儲爲兇狡
所散非天兵敗衂統內震驚將墮宗社之羞宜
臨奸臣之肉已誅二罪未塞群情尽去四兇方
袪衆怒今民多饑饉政未和平東有伺隙之隣
北有覇强之國市里訛言遐邇危懼陛下宜軫
慮殷憂誅鋤虺蜮延巳不忠不孝在法難原魏
岑同罪異誅觀聽疑惑請行典法以謝四方文

蔚將上疏先具小舟載老母以待左除中主果
怒貶江州司士叅軍覺延魯以宋齊丘救解復
皆不死延巳雖暫罷旋復柄用方宣延巳制百
官在廷常夢錫大言曰白麻雖佳要不如江文
蔚疏耳逾年文蔚獲召還南唐建國以來憲度
草創言事遇合即隨才進用不復設貢舉至保
大十年始命文蔚以翰林學士知舉略用唐故
事放進士王克貞等三人及第中主問文蔚卿
知舉取士孰與北朝文蔚曰北朝公薦私謁相

半臣一以至公取才中主嘉嘆中書舍人張緯
後唐應順中及第大衙其言執政又皆不由科
第進相與排沮貢舉遂復罷是年病卒年五十
二謚曰簡
張義方不知其所以進先主代吳用爲侍御史
義方既就職即上疏曰古之任御史者非止平
獄訟肅班列也有怙威侮法棄忠賊義樹朋黨
蔽聰明者得以糾彈至於人主好遊畋聲色恍
奢侈娟賞非功罰非罪得以論爭使諸侯不

敢亂法百司不得盜權則御史爲不失職今文
武材行之士固不爲乏而貪墨陵犯傷風教蠹
仁義者猶未革心臣欲奉陛下德音先舉忠孝
廉潔者請頒爵賞然後糾繩戾惡以正典刑小
則上疏論列大則對仗彈奏臣每痛國家之敗
非獨人君不明盖官卑者畏罪而不言位尊者
持祿而不諫上下苟且至於淪亡今臣誠不忍
忘君親之義有所不盡惟陛下赦之疏奏先主
親札曰孤始受禪任義方以風憲乃能力振朝

綱詞旨讜切可宣示中外賜義方衣一襲以旌
敢言義方始名元達先主方倚以肅正邪慝耶
前朝王義方名以易之故義方得尽忠焉其言
凜然守正有漢唐名臣之風惜其事跡散落不
克尽載南唐自先主立法外戚不得預政宦官
莫敢用事故其時臺諫所抨擊往往無他元悪
直憸夫僨將而已此在當時諸國莫及也讀義
方之疏知先主之世朝綱正者有自云
李貽業故唐時平章事蔚從曾孫父戴唐末第

進士唐亡適吳用爲起居郎卒官因家廣陵貽
業事先主歷官至翰林學士先主晏駕中書侍
郎孫晟以太子嗣立則馮延巳等必用事因建
議欲稱遺詔請太后臨朝稱制爰命草詔貽業
奮然曰先帝嘗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
爲厲階此必近習奸人之詐謀也且嗣君春秋
已長明德著聞今安得有此亡國之言若果宣
行吾必對百官毀之會宋后亦不許於是臨朝
之議遂寢中主即位召貽業謂曰疾風知勁草

卿之謂也自是注倚日隆保大中進兵部尚書
其後事史逸

唐餘紀傳卷第七

唐餘紀傳卷第八

吳興陳霆脩

列傳第五

徐鍇字楚金會稽人父延休字德文風度淹雅故唐乾符中進士昭宗狩石門之學士韋詒延休時来調官適在旁近逆旅左右言其攻文辭即召見命視草貽宗善之及還長安不得用梁將玄暉辟爲其佐延休恶其人一日棄去依鍾傳於洪州吳取江西得延休歷仕光祿卿江都少尹卒二子鉉鍇遂家廣陵鍇四歲而孤母方教鉉就學未暇及鍇鍇自能知書稍長文辭與鉉齊驅昇元中議者以文人浮薄多用經義法律取士鍇耻之杜門不求仕進鉉與常夢錫同直門下省夢錫得鍇之學行于鉉遂薦于朝授右拾遺保大中命少府監馮延魯廵撫諸州鍇表延魯寡才多罪舉措輕躁不宜奉使中主怒貶鍇校書郎分司東都久之召還積官内史舍人掌國制誥江南謂之二徐與韓熙載齊名李

穆使江南見鍇及鉉文章嘆曰二陸不能過也歸爲延譽于國及後宋師伐江南金陵將陷有夢卝角女子行空中以巨簏貯物散落如豆着地皆成人或問之對曰此當死于難者後見一金紫貴人墮地云此徐舍人也既寤異之及旦則聞鍇死矣鉉入別傳

高越字冲遠幽州人精詞賦有聲燕趙間盧文進鎮上黨具礼幣致之矜以客從及文進徙安州越又從之遂爲其掌書記文進仲女有才色能屬文號女學士因以妻越文進奔吳亦與俱行吳以爲秘書郎先主受禪遷水部員外郎改祠部浙西營田判官與江文蔚俱以能賦擅名江表時謂之江高保大初文進卒有欲傾其家者越上書訟之併指馮延巳兄弟過惡中主怒黜爲蘄州司士參軍就遷軍事判官與隱士陳曙爲物外交澹然不志榮利久之乃徙廣陵令還判吏部銓歷侍御史知雜元帥府掌書記起居郎中書舍人淮南交兵書詔多出越手援筆

竝成詞乎照度中主以爲枏戢眷待與二徐等
方當柄任以未疾廢久之竟卒兄子遠亦工文
學後主末任起居郎荐當史職乃編緝昇元以
來國家故事爲一家之言會疾亟成藁數篋皆
令焚之遠既卒南唐國亡亦是事實零逸不得
爲全史

韓熙載字叔言北海人少隱嵩山唐同光中擢
進士第父光嗣平盧節度副使軍中逐其帥符
習推光嗣爲留後明宗即位討亂光嗣坐死熙

載求奔時先主輔吳方脩明法令熙載年少放
蕩不守名撿補和常滁三州從事雖落魄不偶
殊不以介意及先主受禪召爲秘書郎使事中
主於東宮諭之曰以卿早奮名場棘未更事
故使歷州縣之勞行用卿矣宜善自脩飭輔吾
兒也熙載亦不謝在東宮談笑而已不嬰世務
中主即位拜虞部員外郎史館脩撰兼太常博
士乃慨然曰先帝知我而不顯用是以我爲慕
容紹宗也始數言朝廷事所當施行者展尺無

所隱末齊丘馮延巳等皆側目中主意獨嘉之
命權知制誥書命典雅有元和之風與徐鉉齊
名時號韓徐契丹入汴晉主北遷熙載上言曰
陛下有經營天下之意今其時也若戎主遁歸
中原有主則不可圖矣不省陳覺馮延魯福州
喪師初議寘軍法齊丘爲之請止削官遷外郡
熙載上疏請無赦又數言齊丘黨與必基禍亂
熙載不能飲齊丘誣以酒狂貶和州司士參軍從
宣州節度推官復入爲虞部郎中史館脩撰遷

中書舍人周太祖有天下用事者猶議北伐熙
載曰北伐吾本意也但今已不可耳郭氏奸雄
曹馬之流雖有國日淺守境已固我兵妄動豈
止無功耶言雖切而朝廷闇於機會經營中原
之意竟不已周人果以籍口兵入淮南齊王景
達以兵馬元帥館邊陳覺爲監軍使熙載言出
師大事也當先正名莫信於親王莫重於元帥
安用監軍爲哉亦不從熙載才氣逸發多藝能
善談笑爲當時風流之冠猶長於碑碣他國人

不遠數千里薺金賂求之然性忽細謹畜妓四十輩縱其出與客雜居物議閧然熈載密謂所親曰吾爲此以自汚避禍難耳老矣不能爲千古笑後主嗣立頗短其少撿熈載遂託疾不朝貶右庶子分司東都乃盡斥諸妓後主喜留爲秘書監俄復故官欲遂大用之而去妓悉還故態不改後主嘆曰吾亦無如之何矣宿直宮中奏對多所弘益後主手教褒之進中書侍郎卒年六十九後主謂侍臣曰吾竟不得相熈載欲

贈平章事古有是否或對曰昔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即故事也乃贈右僕射同平章事廢朝三日謚文靖所著格言及後述三卷擬議集十五卷定居集二卷初熈載嘗使周及歸中主歷問周之將相熈載曰趙點撿頎視非常殆難測也及趙祖受禪人服其識

龔愼儀後主時爲給事中宋開寶三年太祖欲伐南漢未決乃欲劉鋹姑奉正朔諭後主說導之後主遣愼儀致書于鋹曰僕與足下叨累世之盟雖隔纖阻濶然休戚實同敢布腹心用煩嘉聽昨大朝伐楚足下疆吏弗靖遂成釁隙初爲足下危之今敝邑使臣入貢皇帝乃宣諭曰彼若能幡然改圖单車之使造庭則百萬之師立罷不然有不容但已者僕料大朝之心非貪土地也怒人之不賓而已且古之用武不計強弱小大而必戰有四父母宗廟之讐一也彼此烏合民無定心二也敵人進不捨我退無守路戰亦亡退亦亡三也彼有敗亡之势我乘進取

之機四也今足下與大朝無所策之四者而坐受天下之兵決一旦之命安國家利社稷者固如是乎夫強則南面而王弱則玉帛事大屈伸在我亦何常之有違天不祥好戰危事天方相楚尚未可爭而況今日之事耶地莫險於劒閣而蜀亾矣兵莫強於上黨而李筠滅矣竊意足下國中必有矜能眩謀之臣獻尊主強國之策以爲五嶺之險非可遽前吾且堅壁清野絕其餉道依山阻水射以強弩彼雖百萬之兵未必

得志不幸竟敗則輕舟浮海猶足自全豈能以萬乘之主屈於人哉此説士之常談可聞而不可用異時王師南伐水陸並舉百道俱進豈暇俱絶其饟道尽保其壁壘或用吳越舟師自泉州泛海不数日至足下國都矣人情恟恟則舟中皆爲敵國忠義効死之士未易多見雖有巨海孰與足下行哉敢布腹心惟與大臣熟計之史館脩撰潘佑之辭也鋹得書怒囚慎儀不遣後主表聞太祖遂決興師南漢平慎儀乃得還江南國亡慎儀將刺歙州方議送款會昭武留後盧絳謀起義提兵入閩道經歙慎儀拒不納被遣裨將馬雄攻之出見遇害

潘佑幽州人祖貴事劉仁恭爲將守光殺之父處常脫身南奔事先主爲散騎常侍佑生而狷潔閉門苦學不交人事文章議論見推流輩陳喬韓熙載共薦于中主起家秘書省正字後主在東宮開崇文館以招賢士佑預其間及後主嗣位遷虞部員外郎史館脩撰議納后禮援據

精博會旨要知制誥召草勸南漢書文不加點後主咨賞遷中書舍人每以潘卿稱之而不名佑酷喜老莊之言嘗作文一篇名曰贈別其辭曰莊周有言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則哀樂不能入也僕佩斯言久矣夫得者如人之有生自一歲至百歲自少得壯自壯得老歲運之來不可卻也此所謂得之者時也失之者亦如一歲至百歲暮則失早今則失昔壯則失少老則失壯行乍乍去不可留也此所謂失之者順也凡天下之事皆然也達者知我無奈物何物亦無奈我何兩不相干故乏然之也故浩然之也其視天下之事如奔車之歷蟻蛭也值之非得也去之非失也燕之南越之北日月所生是爲中國其間含齒戴髮食粟衣帛者是爲人剛柔動植林林而無窮者是爲物以聲相命是爲名倍物相聚是爲利彙首而芸芸是爲事事往而記之於心爲喜爲悲爲怨爲恩其名雖衆實二心之變也始則無物終復何有而於是强

分彼我彼謂我爲彼我亦謂彼爲彼彼自謂爲我我亦自謂爲我終不知孰爲彼耶孰爲我耶而世方狥欲嗜利縈心於物局促名韁下駒安得如列禦寇莊周者焚天下之韁釋天下之駒浩浩乎復歸於無物歟其爲說類此開寶五年更官名改内史舍人時南唐衰削用事者充位無所爲加後主驕侈好聲色又酷喜浮屠高談苟安不恤政事佑憤切上疏極論時政歷詆大臣将相詞甚激訐後主雖數賜手札嘉嘆終無

所施用佑七疏不止且請歸田廬乃命佑專脩國史悉罷他職佑復上疏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臣乃者繼上表章凡數萬言詞窮理盡忠邪洞分陛下力蔽兇嚚廢棄藥石正恐覆亡無日臣目不得瞑矣言益沽激與朝族之初朱元本與李平同事元既叛去朝廷頗疑北人平先爲道士習老莊說佑獨喜之因與相結及是佑歷詆一時公卿獨称薦平請以判司會府朝議以佑連結兇黨怨誹亂政後主慮與平同搆大惡遂遣使收佑將議行法佑自縊死

喬匡舜字亞元上元人弱冠能屬文以典贍稱先主輔吳用爲秘書省正字及開國宋齊丘辟置幕中十餘年歷大理評事屯田員外郎齊丘喜人諛已匡舜特直率故雖賞其文藝而未嘗薦拔先主獨知之嘗詔公卿舉可親民者意齊丘且舉匡舜奏上竟不及先主喟然謂嘗夢錫曰吾不意其捨匡舜也夢錫與韓熙載素惡齊

丘每相語曰宋公誤識亞元正可怪也久之齊丘出鎮豫章始表爲節度掌書記保大中召爲駕部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周侵淮南諸將多敗蹶中主議自將拒之匡舜切諫中主怒坐以沮國計動人心流之撫州然卒不能親行也後主嗣位起爲司農少卿歷殿中監掌脩國史給事中兼獻納使知貢舉放進士樂史等五人及第皆久滯名場者時稱得人遷刑部侍郎老病乞骸骨後主憫其貧給俸終身卒年七十五

謚曰貞

劉鼇宣城人善屬文尚唐承唐末文體纖麗之弊士率不能自振鼇獨不事華藻以理趣爲本有承平遺風焉居朔飲博無行不爲人士所重乃去入廬山國學亡賴尤甚晚乃勵風操尚信義一言之出必復而後已嘗蓄龍尾硯友人欲之而不言鼇亦心許之未及予也一日友人不告而歸鼇悔恨徒步數百里追及于途授硯而還猶以素行爲有司所擯至後主末始登仕版

迨國亡銓授未及遂不復謀仕宋開寶中薄遊京師初與樊若水善至是若水欲薦于朝鼇恥其投宋事竟謝卻之歸隱廬山數年卒

盧郢金陵人工屬文有勇力好吹鐵笛後主初年恐都城非常命韓德霸爲烽火使俾任警察怙權暴橫國人望其前驅靡不走避郢嘗遇之調笛自若德霸叱左右執之郢奮臂擊十餘人皆頹蹷及負前捽德霸墜馬肆拳毆之敗面傷目德霸忿忿入訴後主叱之出顧近侍笑曰戎

帥遇一措大不能自衛面目尚敢訴耶遂罷其職郢後舉進士試王度如金賦擢第一徐鉉爲郢姊婿嘗受後主命撰文累日未就郢曰當試爲君構思適庭下有石十夫不能舉郢取弄之有頃索酒頻飲數升復弄如初忽顧筆吏口占使書不竄易一字鉉伏其工後主亦以爲適後可愛擢任近職

唐餘紀傳卷第八

唐餘紀傳卷第九

吳興陳霆脩

列傳第六

馮延巳一名延嗣字正中廣陵人父令頵事先
主爲礼部尚書致仕初嘗爲歙州塩鐵院判官
刺史滑言病篤或言巳死人情頗詾詾延巳年
十四以父命入問疾出以言命謝將吏外頼以
安及長以文雅稱白衣見先主延家授秘書郎
中主以吳王爲元帥用延巳掌書記與陳覺善
因覺以附宋齊丘同府位高者悉以計出之於
是無居巳右者中主亦頗悟其非端士然不能
去延巳負其材藝狎侮朝士嘗謂孫晟曰君有
何所解而爲丞郎晟意愠荅曰僕山東書生鴻
筆麗藻十不及君恢諧歌酒百不及君諂媚險
詐累劫不及君然上所以寘君于王府者欲君
以道義規益非遣君爲狗馬聲色之友也僕固
無所解君之所解者適足以敗國事耳延巳慚
不得對常夢錫屢言延巳小人不可使在王左

右先主感其言將斥之會晏駕不果中主立延
巳喜形于色未聽政屢入白事中主方哀慕厭
之曰書記自有常職餘各有司存何爲不憚煩
也乃少止保大初拜諫議大夫翰林學士遷戶
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又進中書侍郎四年同
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罷爲太子少傅頃之拜
撫州節度使以母憂去起復冠軍大將軍召爲
太弟太保領潞州節度俄以左僕射同平章事
延巳数居柄任揣中主不能容其好遂肆爲大
言謂巳之才畧經營天下有餘而人主躬覽庶
政大臣備位安足致理中主果謂然悉委以政
凡事奏可而已延巳初以文藝進實無他長綱
紀頹廢吏胥用事軍旅一切以委邉帥無所可
否愈欲以大言葢衆而惑人主至譏笑先主戢
兵以爲齷齪無遠畧嘗曰安陸之敗喪兵數千
輟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安能成大事豈如
今上暴師数萬於外而擊鞠宴樂未嘗少輟此
真英雄主也九年湖南平而朗州刘言救勢張

甚中主亦知用兵之難謂延巳與孫晟曰湖湘
之役楚人求息肩于我吾之出師不得已耳今
若授劉言旌節使和其民吾亦得休養衡湘之
衆國其庶幾乎晟即欲奉行延巳方以克楚爲
功乃曰本朝出偏師平一國寓縣震動今一旦
三分棄其二傷威損重非所以示天下且諸將
行奏功矣持不下又不欲緣軍興取具于内帑
妨損其功遣使如長沙調兵賦苛征暴斂重失
人心言遂取長沙盡據故楚之地周人亦同[illegible]

而動論者籍籍延巳始力求去而中主待之如
初及周師大入盡失江北始罷相位猶爲太子
少傅數月復相會疾改太子太傅延巳工詩雖
貴且老不廢嘗有句云鴛尾數行曉日龍旗百
尺春風評者謂有元和詞人氣格尤喜爲樂府
詞中主嘗因曲宴從容謂曰吹皺一池春水何
預卿事延巳對曰未若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
特高妙也時喪敗不支稽首於敵稱臣奉朔以
苟歲月而君臣置之意外乃相賞流連光景之

詞其危息如此延巳於宋建隆元年五月卒年
五十八諡忠肅弟延魯
延魯一名謐字叔文少負才名先主時與兄延
巳俱事元帥府中主立自禮部員外郎爲中書
舍人勤政殿學士有江州觀察使杜昌業者聞
之嘆曰封疆多難儒馭賢傑必資爵祿延魯一
言合指遽置高位後有立大功者當以何官賞
之然中主愛其才不謂躐進嘗内宴出寶器貯
龍腦數斤賜群臣延魯曰臣請效陳平均分之

比偏賜猶餘其半輒曰勅賜録事延魯拜舞懷
之中主爲歡笑而罷延魯欲以功名圖重位乃
興建州之役延巳戒其母僥倖延魯對曰吾不
能惜惜循資爲宰相也遂以監軍使往伐建州
平諸將欲乘勝遂取福州樞密使陳覺欲自爲
功乃請御命宣慰召李弘義入朝既見弘義不
敢發還至劍州矯詔起邊兵命延魯將之中主
雖怒覺之專兵然業已行不可中止因命延魯
爲東面監軍使與覺及王崇文魏岑會攻福州

取其外郛會吳越將余安援兵自海道至白蝦浦將捨舟登岸而濘淖不可行方布竹簀我軍曹射之簀不得施延魯曰弘義不降恃此援耳若麾我軍稍退使吳越兵至平地盡勦之城立降矣裨將孟堅爭曰援兵已陷死地將盡力與我戰勝負殆未可知延魯不聽頃之吳越兵登岸鼓譟奮躍而前與城中夾擊我延魯敗走被馘五千人孟堅戰死諸軍遂大潰死者萬計軍資戎器委棄數十萬國帑爲之虛耗延魯引佩

刀自刺人救之免朝廷議即軍中斬延魯及覺既有命矣會宋齊丘以嘗薦覺使福州因引咎力解乃詔械延魯覺還金陵屬吏皆止流竄延魯流舒州會赦復少府監中主擇廷臣爲巡撫使分按諸州延魯在遣右拾遺徐鍇論其多罪寡才不足辱命不聽使還遷中書舍人以工部侍郎出爲東都副留守周師南侵分兵下東都延魯寄戚自髡衣僧服而逃被執檻桎送正陽世宗釋之賜衣冠授給事中問江南事占奏詳

華賜予加厚留大梁累年遷刑部侍郎得還拜戶部尚書宋興楊州節度使李重進阻兵太祖親平之中主遣延魯朝于行在太祖將乘兵鋒南渡旌旗戈甲皆列江津厲色詰延魯曰爾國何爲敢通吾叛臣延魯色不變徐曰陛下徒知其通謀未悉其事之詳也重進之使館于臣家國主令臣語之曰大丈夫失意而反世亦有之但時不可耳方宋受禪之初人心未定上黨作亂大兵北征君不以此時反今內外無事乃欲

以數千烏合之衆抗天下精兵吾寧能相助乎太祖初意延魯必恐懼失次及聞其言乃大喜因復問曰諸將力請渡江卿謂如何延魯曰重進自謂雄傑無與敵者神武一臨敗不旋踵況小國其能抗天威乎然亦有可慮者本國侍衛數萬皆先主親兵誓同生死固無降理大國亦捐數萬人乃可況長江天塹風濤不常若攻城未下饟道不繼事亦可虞太祖因大笑曰朕本與卿戲耳豈聽卿遊說哉會捕重進叛卒曰戩

數十人延魯因奏事次言曰叛者獨一重進乎亦衆人乎謂衆人則陛下應天順人烏有此理獨一重進則脅從者何罪太祖感悟後竟不誅厚賜延魯遣還南渡之師由之亦輟後主嗣位延魯頗伐奉使之功嘗宴內殿後主親酌酒賜之飲固不盡誦詩及索琴自鼓以侑之延魯猶自若後主優容不責也楚國公從善入朝太祖授之旄節留之闕下後主復遣延魯入謝疾作不能朝太祖待之素厚至是尤憐之遣使挾太

醫護視詔放朝還金陵卒于家子僎韓熙載知貢舉放及第覆試被黜後與其弟侃儀价伉入宋繼取名第南唐公卿家莫能及者价仕至殿中丞知福州歷典藩郡以政績聞延魯銳於仕進然喜言高退事嘗早朝集漏舍嘆曰玄宗賜賀監鏡湖三百里非僕敢望今但賜後湖數曲亦遂素志矣徐鉉笑荅曰上於近臣豈惜一玄武湖恨無知章爾延魯不能對

論曰小人未嘗無出人之才也觀馮延巳之文藻延魯之詞辨使其宅心以正行已以道則踐中敗外兄弟相望蔚然國華顧豈易得哉惟其志存於險頗才用於不善倖功冒利締黨嫉能居君側則諂諛曰聞當事任則躁妄加肆大言欺人淺中自用遂使立朝前後無善可稱而平時才負徒用爲飾奸之具而已司馬公曰才勝德謂之小人比諸二馮不其信夫

陳覺海陵人初爲宋齊丘客齊丘專柄斷引至

朝列締結加密景遷留東都輔政寢病覺歸從爲東南諸道副都統覺居其幕府先主委之輔佐謂曰知卿可任幸悉心輔吾子至於祿位遷次孤心簡在卿無庸慮也已而景遷卒覺還朝爲宣徽副使昇元四年先主東巡覺預侍從時海陵升爲泰州覺先有兄居州里刺史褚仁規以其犯法笞之至是覺挾私怨乘間譖仁規貪殘御史王仲璉主其言亦上章劾之先主薄其罪止罷刺史仁規忿上書自訴先主命覺馳往

鞫之仁規皇恐伏罪覺還條其罪狀甚衆詔賜
死覺之禍矣威福盖始此先主晚年多暴怒近
臣類獲譴覺心懼称疾家居累月迨宣遺詔即
以是日入朝判大理寺蕭儼劾之中主不納遷
光政院使太僕少卿齊丘告歸九華踰年不召
覺與李徵古諷齊王景達言于中主齊丘乃獲
召還而以心腹寄覺欲使立功以取柄任時王
氏以建州降諸將請乘勝取福州齊丘獨薦覺
爲宣諭使俾召李弘義入朝不必勞寸刃而盡

得閩地中主意方向覺遂遣之既至弘義倨甚
覺氣折不敢言歸至劔州耻於無功遂遣使矯
詔召弘義自稱權知福州事擅興汀建撫信州
諸兵及鎮戍等卒命馮延魯將之進攻福州衆
潰而歸死者踰萬人諸軍失亡金帛戈甲之類
不勝紀朝論謂覺必死中主亦怒欲寘軍法齊
丘上表待罪且援覺等甚力馮延巳復助之於
是纔貶蘄州踰年復起任事始與徵古爲死黨
相倡和如出一口淮南兵興我師屢北度不可

復支中主遣鍾謨李德明孫晟王崇質使周請
獻壽濠泗楚光海六州求罷兵世宗不許而壽
州日危蹙德明懼乃白世宗言願寛臣數日之
誅歸白寡君盡獻淮南地周乃遣德明王崇質
先還德明至金陵盛称周兵之強請必割地中
主不悅齊丘覺徵古素惡德明乃摘王崇質使
異其詞覺因與徵古極言德明賣國德明褊急
攘袂大詬中主怒遂斬德明于市不復請盟乃
命齊王景達卒大兵拒周而以覺爲監軍使軍

政悉出于覺聚兵五萬無決戰意朱元數有功
覺忌之而奪其兵元遂叛降周諸軍悉潰覺歸
爲樞密使如故方挾齊丘爲耐久計議事于朝
橫甚會司天言天文示變人主宜避位祈禳中
主曰此固吾意第不知孰可付耳覺以爲誠言
輒曰天命如此宜令宋公攝政陛下深居禁中
俟國事定歸政未晚中主含憤亟召中書舍人
陳喬草詔喬固陳不可中主嘻笑而止周師益
進世宗駐驛迎鑾鎮中主遣覺奉表貢方物覺

至迎鑾見周之戰艦陳列江津且南渡矣因大
懼請遣人取本國畫江爲界表世宗可之覺頓
首謝退遣其屬劉承遇南還遂決計畫江稱藩
奉正朔脩歲貢周亦班師遣覺還報錫賚豐渥
覺將發獻詩叙感別錫金器百兩初覺徵古以
德明請割地爲賣國德明坐誅及是覺身自爲
之使還以兵部尚書致仕鍾謨自周還屢言覺
徵古罪不可容覺與嚴續有宿怨嘗傳世宗之
語於中主曰聞江南拒命謀出其相嚴續當誅

之以謝我中主疑之遣謨至周覆實謨行中主
手表引咎具言非續之罪世宗省表大驚曰嚴
續能拒命乃忠臣朕爲天下主其肯教人殺忠
臣乎謨還具奏之中主大怒齊丘既敗覺責授
國子博士送饒州安置於道誅之
李徵古袁州宜春人於宋齊丘有中外少相厚
善先主受禪齊丘引寘朝列事齊王景達爲宮
臣時陳覺爲齊丘客徵古因與締結齊丘告歸
九華逾年不召徵古使其僚謝仲宣諷景達言

於中主曰齊丘先帝布衣之舊雖不用不當棄
之於是召齊丘還始與覺主伐齊丘擠爲死黨
表裡相倡和周師南伐淮南危急中主遣鍾謨
李德明孫晟王崇質先後使周請獻壽濠等六
州以求罷兵世宗不許而壽州被攻將殆謨等
懼乃白世宗請歸諭本國盡獻江北地以求成
世宗始允先遣德明王崇質還德明至金陵請
必割地中主意忿齊丘與徵古素惡德明乃擿
使王崇質異其言徵古因與覺極言德明賣國

德明褊忿知見排遂大言周師必克中主怒斬
德明於市於是徵古勢熖益灼道路以目位樞
密副使內挾齊丘罔所顧憚時邊事孔棘中主
嘗言及家國感慨泣下徵古輒曰陛下當以兵
力拒敵涕泣何爲飲酒過量耶乳保不至耶中
主色變左右股栗而徵古鼇然自若柴克宏救
常州徵古易之且忌其成功所給戈甲率朽鈍
迨臨陣從遣使趣其歸克宏斬其使竟以獲捷
語在克宏傳方是時司天言天文變異人主宜

避位祈禳徵古輒與覺謀請使齊丘攝位中主且退居禁中俟事定復辟中主命陳喬草詔會喬固諫而止初徵古出爲洪州節度副使晉王景遂時爲之帥不堪徵古之傲狠常欲斬之自拘于有司左右力諫乃已鍾謨自周還挾大國爲重謨與李德明素善因求理其冤且暴揚覺與徵古罪狀會覺矯周朝命欲使中主殺嚴續謨自周覆實還奏中主大怒積其締黨謀篡之罪放齊丘于青陽殛之誅覺于饒州道徵古削奪置洪州賜死

唐餘紀傳卷第九

唐餘紀傳卷第十

吴興陳霆脩

列傳第七

魏岑字景山鄆州須城人善謟諛學揣摩亦爲宋齊丘所喜先主朝薦授校書郎保大中驟遷諫議大夫中主自以唐室支裔慨然有定中原復舊都之意時湖南既平建州又定有司請行告謝中主報曰俟天下爲一然後升中告成耳岑遂與陳覺互相倡和以斥大境土勸中主嘗侍宴自言臣少遊元城樂其風土陛下還長安日乞爲魏博節度使中主欣然許之岑郎趨下拜謝侍衛皆竊笑岑初與覺善既而反目遂譖覺于中主左遷少府監中主欲傳位于齊王景遂詔景遂總庶政群臣惟岑與查文徽得奏事會諫者衆乃止時謂岑謀叵測陳覺矯命發兵攻福州岑時安撫漳泉聞覺舉事恐其專有功亦擅發兵會覺中主以業已成不可中止遂以岑爲東南面應援使與馮延魯王崇文及覺西

面進攻爭功互長進退不相應岑尤躁倖輕自
焚營壁縱兵入城爲福人所殲會吳越兵至延
魯與戰敗諸軍皆潰喪失無筭語在延魯傳中
主命械覺及延魯歸將行軍法以宋齊丘救解
皆從貶竄岑與馮延巳王崇文置不問御史中
丞江文蔚對仗彈奏請行典法中主爲從岑太
子洗馬俄復還故官李守貞叛漢乞師應援岑
與查文徽議爲出師以岑爲沿淮巡檢使師次
沂州無功而還未幾齊丘被殛覺與李徵古皆

誅死岑遂失勢不能大作奸詭隨而已初岑怙
寵恣蕆取與繫其一言擅兵專討不復咨白居
家厚自奉養營建大第亭觀踰僭侍宴之次披
猖無忌出爲諛言恬無愧色五鬼之中岑尤黠
佞自范冲敏被岑搆誅未幾岑見冲敏爲厲請
道士拜章訴天數月竟死

查文徽字光慎其先歙州人初善陳覺因覺以
附于宋齊丘轉相汲引昇元初官監察御史中
主嗣立積遷至樞密副使爲人柔媚便辟恥人

主委信保大二年中主詔齊王景遂總庶政許
臣惟文徽與魏岑得奏事餘非召不得見衆朝
駭愕文徽揜然當之初不辭避也王氏政亂延
政稱殷于建州閩中大擾朝議謂建州可取馮
延魯請行中主未測虛實乃出文徽爲江西安
撫使令至境上審觀可否文徽銳於成功至上
饒復命盛言必克詔發洪州屯兵以邊鎬爲將
從文徽攻建州建人苦王氏之亂伐木開道爭
迓我師行次蓋竹遇建兵至又聞泉漳汀州皆

歸延政懼而退保建陽時減循爲別將屯邵武
延政襲破之獲循斬于建州我師大挫中主遣
何敬洙來援因與建州兵相持文徽得建之降
將孟堅使潛師出其後擊之建兵大敗潰去遂
傅其城雖下建州諸軍無紀律殺掠不禁民始
失望有叛志矣中主知而置不問策功遷撫州
觀察使又拜建州留後文徽由是益自用時李
弘義挾吳越兵據福州僞遣牒來告福州亂吳
越戍兵皆潰去文徽喜率劍州刺使陳誨赴之

誨將衆至福州擊敗其城下兵執吳越將馬先進等三人文徽以步騎繼至弘義佯遣卒數百人出迎而設伏西門以俟文徽信令入其城陷伏中大敗絕城而執歸送錢塘將士死者萬餘人中主爲咨嗟者累日及馬先進等至越返文徽吳越王厚之頗遣置酒宴甚歡歸至金陵毒始作中主使醫視之醫以昧置口中有頃昧色變黑醫言疾不可爲然猶十年乃死文徽遂病瘖以工部尚書致仕朱元降周以親黨安置宣州卒年七十距遇毒之歲正十年云謚曰宣子元亮別傳

鍾謨字仲益其先會稽人從閩之崇安博學工文中主朝爲翰林學士進戶部侍郎保大中周師南伐淮右危急中主遣謨偕李德明使軍前奉表并獻御服金銀器茶藥及牛酒犒師請息兵脩好世宗不許既又願獻濠壽等六州以求成世宗復不納謨請遣德明歸取表盡獻淮甸十四州之地國爲附庸世宗始許之德明還白朝議以爲賣國中主怒斬德明于市謨歸理其怨且極言宋齊丘陳覺李徵古等亂政之罪三人緣是皆敗語在覺徵古等傳謨以使命留周踰三年得還尋復入周還拜禮部侍郎明年入貢賦詩世宗前有歸去老陪臣之句中主聞而憾之世宗嘗問謨江南北亦脩守備乎對曰既恭附大國安敢復爾世宗曰不然吾與爾國大誼已定保無他虞但後世事不可知當及吾世脩城隍治要害爲子孫計謨還具言乃命繕治金陵城壁以謨知尚書省事謨素善張巒巒時爲左軍都虞候每至謨所輒屛人共語或至夜分又嘗請巒率帳下兵巡都城會給事中唐鎬與謨有隙廉得謨與巒交構狀因密言謨往來兩國挾周人以脅朝廷今又與典兵者密相結納敢請令巡徼輦下所蓄殆不可測謨微聞之念無以爲奇貨會太子弘冀卒後主以嫡弟當立而謨嘗與中主愛子從善同使周相與親厚乃上言後主器輕志放無人君之度因盛稱從

善才不知中主建儲之意素失更以此忤旨乃
暴其交結張巒罪貶國子司業再貶著作佐郎
饒州安置遣中使率侍衛軍十人即日督促上
道謨時方病風眩在途賦詩十章語極悽愴改
貶宣州副使宋建隆元年正月太祖受周禪中
主聞之乃遣使即所在賜死傳旨問謨卿昔與
孫晟同使周晟死而卿獨得官卒復生還何也
謨頓首伏罪遂縊殺之巒亦坐誅謨有女感家
禍出家爲女冠名守一博通孔老書尤善講說

宋端拱中京師建洞真宮召守一爲道職云
李德明失其家世爲人性褊切而有才辨與鍾
謨仕同時亦相友善保大中爲文理院學士周
世宗南伐中主初遣泗州牙將王承朗賫書抵
徐州請以兄事周歲輸財貨以助軍費願息兵
脩好世宗不報而攻伐日急淮南震動中主乃
遣德明副謨使軍前獻服御金銀器具繒錦及
牛酒以犒師且請稱臣奉朔世宗知二人素辯
口詭欲游說以和解乃盛陳兵甲而見之厲色

謂曰爾主既唐室苗裔宜知禮義異於他國與
朕止隔一水未嘗遣一介通好惟泛海通契丹
捨華事夷禮義安在且汝輩欲說我令罷兵耶
我非六國愚主豈汝口舌能移也歸語爾主亟
來見朕再拜謝過則無事矣不然朕欲往觀金
陵城借府庫以勞軍汝君臣得無悔乎德明與
謨戰栗不敢言歸與孫晟王崇質再使請去帝
號割獻濠壽等六州更輸金帛百萬以求罷兵
世宗欲盡得江北之地意不可止德明見兵勢

日加我師敗北不支因與謨定議請歸取本國
表盡獻江北之地割獻周與唐畫江爲界世宗
始許乃遣德明崇質還江南書諭其君臣語多
責讓恣肆國中已不堪德明見中主復力請獻
地而崇質受宋齊丘之怵竟與德明異詞陳覺
等激怒中主曰德明卿命出使不能伸國威斡
嫉妬而頓輸情于敵宣國之弱且請盡棄屏蔽
坐捐要害是賣國也德明褊忿知爲衆所排遂
攘袂大言謂周師必克中主大怒詔斬德明于

都市妻子亦徙外郡自是罷止請成蒐師拒敵
既而淮甸全失周主駐迎銮鎮將遂渡江中主
大懼遣覺犒師竟如德明前議尽獻江北并蘄
黄二州世宗乃輸平班師報賜如禮及謨自周
歸稱德明之寃請治誣枉者之罪於是齊丘覺
及李徵古皆抵誅殛贈德明光禄卿謚曰忠
李平者楊訥也初爲道士已而棄去與舒元同
爲李守貞客守貞據河中叛漢師加伐命平偕
元求乞援平改今姓名元亦改朱姓未幾守貞

敗二人遂留仕南唐始與元皆爲尚書郎吳越
侵常州欲以平爲將固辭遷衛尉少卿周兵取
蘄州平任守禦輙棄而歸乃改平爲刺使以其
不知兵遂與元畀任元待詔文理院數上書論
事言今幸中原多故苟支歲月非所以爲國當
取湖湘閩越錢塘以固基本且請專任軍旅以
次討定用事者嫉其言共譖之以爲遠人謀握
兵包藏不可測遂罷待詔元失意與平時時縱
酒不事事朝廷亦優容之保大末周師入淮南

元請對言兵事中主大悦命從齊王景達救壽
州元善撫士卒與同甘苦每臨陣誓衆詞旨慷
慨流涕被面聞者皆有奮志初復舒和蘄州繼
與許文稹邊鎬救壽陽元尤戮力時兵事決於
陳覺元與覺有隙頗違其節度覺遂屢表元反
覆難信請解其兵中主以楊守忠代之且召之
還元憤恨欲自殺宋垍説之曰大丈夫何往不
富貴何必爲妻子死乎元即舉所部萬餘人降
周事聞中主大怒命族其家元妻查文徽女也

文徽乞其命中主批其疏曰只斬元妻不知查
如於是竟坐戮文徽以珠襦覆其屍哭之殆絶
觀者爲潸淚元叛去後平以與元舊同事竊不
自安中主召平還金陵使者失指械平以歸中
主驚愕更拜建州節度俾之自慰召爲衛尉卿
初平與潘佑善佑詆訾公卿獨推薦平後主嗣
位平請復井田法造民牛籍課民種桑後主好
古重農甚悦其言使判司農寺平急於成功設
施無漸人以爲煩後主亦中悔罷之會佑以直

諫得罪事連于釆朝議以平北人深中叵測遂坐平與佑淫祀鬼神下之大理獄縊死獄中

論曰陳覺以私隙而奪朱元之兵朱元以失兵而决叛國之計唐主戮元之妻子君足警衆矣然徒能正背叛者之誅而不能推按主兵者激變之罪欲軍政之脩明將帥之輯睦其可得乎嗚呼此五鬼所以盜弄無憚而江南之所以衰削不支也

盧絳字晉卿宜春人唐歙州刺史肇之後初名衮慕魏絳更焉讀書畧通大指喜談兵大言無當脫略繩檢毎以博奕角觝爲事舉進士不中遂棄去繼爲務計吏盜庫金事覺當伏法乃更濡服亡命江湖間舘于士豪陳氏與其子弟共學絳好縱横兵書日務射獵陳氏察其非士流謂曰朝廷方求賢豪吾子曷不自奮因爲厚装遣行絳將還宜春中途飲博費且盡抵家母及兄弟咸鄙誚之絳乃入廬山白鹿洞書院與其徒以負販爲事多脅取同舍生金又持權貨擅賈于山中持人短長索賕謝人皆患苦之值國子助教將捕治其罪復亡去往來金陵丹陽寓空庾間嘗從地躍起拆簷桷爲薪以自濟又自氣樓躍入倉盗米一夕往返數十已而上書論事未報往謁樞密使陳喬口陳所上書詞辨縱横喬聳然異之用爲本院承旨授沿江巡檢募亾命習水戰使馬雄王川等分將之要吳越兵于海門屢獲其舟艦以善戰聞開寶中密啓後主曰吳越仇讐腹心之疾也他日必爲北兵羽

翼以褭我臣屢與之角知其易與不如先事出不意滅之後主曰然則大朝且見討柰何絳曰臣請詐以宣歙叛陛下聲言討賊且賂吳越乞兵吳越兵勢須爲出俟其來拒擊之而臣躡其後國可覆也滅吳越則國威大振北兵不敢動矣後主不聽及宋師来伐以絳爲凌波都虞候沿江都部署守秦淮水柵戰屢勝諸將忌其能共說後主遣絳出援潤州初吳越克常州兵勢日逼朝議以潤州最要害當得良將以守有劉

澄者爲後主藩邸舊人謂必可伏乃以爲潤州
節度使臨行後主誘諭曰謂卿本末合離孤已
亦難與卿別但此非卿莫可委付俛副孤意澄
涕泣而別還家盡輦金寶以往謂人曰此皆前
後所賜今國家艱難蓄此奚爲當散之以圖勲
伐後主聞之益喜及錢塘兵初至營壘未成左
右請掩之澄時已懷向背堅曰兵出則不可勝
須救至更圖可也既絳兵至冒圍入城澄謀因
事斬絳乃以城降絳覺之因互相猜防謀未克

遂會絳怒一裨將澄私謂曰盧公怒爾爾不生
矣裨將泣問計澄因曰吾有一策汝用之非徒
免死且得富貴因諭以殺絳降敵事令先出道
意裨將曰奈其之家累在都城何澄曰事急矣
當身爲之謀我家百口亦不暇顧矣既而絳不
可殺則謂絳曰都城危甚萬一不救守此何爲
絳曰君爲宗不可棄城宜赴難者絳也乃自拔
而出是夕澄遣裨將出城送款明日徧召諸將
告曰澄守城數旬志不負國事勢如此須作生

計諸君謂何如衆皆大哭澄懼生變亦泣曰澄
受恩固深於諸君且有父母在都下寧不知忠
孝乎但力不能抗耳於是率將吏開門降金陵
聞之益震後主方惶感欲置其家陳喬憤切曰
人臣受重寄一旦開門降敵此豈可容悉族其
父母妻妾斬之澄一女許嫁未適有司議宥之
女曰叛逆之餘生世何顏乃亦就戮潤州既降
絳帥所部還援金陵圍堅不可入乃走保宣州
都城陷淚諸郡皆下絳獨不降謀南據閩中圖

興復行過歙州刺史龔愼儀知天命已去而絳
復剽突占其無成遂閉拒不納絳怒曰愼儀吾
故人今何見拒遣裨將馬雄攻之愼儀不得已
朝服出見殺之而行宋太祖使絳弟襲招絳絳
初欲殺襲以明不貳已而知事不可爲乃勉就
招絳至京師遇愼儀兄子穎于道被執至殿陛
求理季父之冤詔以屬吏曹彬言其才畧可用
願宥其死太祖曰是貌類侯霸榮何可留也命
斬于市絳臨刑大呼曰陛下不記以鐵券誓書

招臣乎侯覇榮老河東將嘗來降未幾復叛歸
弑其主劉繼恩蓋逆徒也故太祖深惡之初繼
在金陵嘗遘熱疾夢一白衣美姝持簾漿勸之
飲且歌菩薩蠻詞以侑謂之曰他日相見于固
子陂下繼窟而憶其王京人去之闕每爲人道
之及是行刑之地名曰子陂一美婦衣白衣坐
淫亂與同斬姓耿名玉真儼然夢中人也其怪
如此

論曰聞變惶惑欲置逆族後主惜死之念愧
于陳喬叛逆之餘生也何顏劉澄負國之惡
愧于其女天下事每以此〻屏昏所以甘泥
首而亂賊所以恒接踵也吁可嘆哉

唐餘紀傳卷第十

唐餘紀傳卷第十一

吳興陳霆脩

列傳第八

江夢孫字聿脩潯陽人先主輔吳表爲秘書郎
夢孫數自言迂儒無裨益平生讀書欲小試於
治民求爲縣令方是時士之客於先主者率以
功名富貴自許而夢孫志願獨如此先主以爲
不情未之許也求不已乃補天長令先主先持
告身示之曰今日受此明日趨走庭下矣曰此
素志也庸何傷乃卒授之至天長吏白縣署正
寢有淫厲不可居夢孫不信是夕果有怪并出
夢孫起焚香曰夢孫受命爲令當治事于此鬼
神有祠廟丘壟胡不各歸其所吾行不欺暗室
奚畏君等言訖皆歛形去夢孫爲治易簡吏民
安之逾年棄官去縣人號泣送之數十里還家
事繼母盡孝早暮具衣冠視膳羞母食既徹則
爲諸生講禮凡至疑義輒歛衽曰此科先儒猶
多異同夢孫安敢易言諸君自擇所長可也保

大中卒年八十五贈國子司業

陳慤蘄州人性剛鯁尤惡妖異昇元中爲黃梅令時縣境獨木村有妖人諸佑挾左道自言數世不食肉其法能使富者貧貧者富俚民惑而從之初有徒數十人積十餘年聚黨及千男女無別號曰忍辱夜行晝伏取貲於盜相與倡言佑有神術能升虛空入水火前此州縣長吏多憚之置不敢問慤到官邑人畢謁佑獨偃蹇不至慤乃按戶籍取佑爲里正佑不服嫚言曰吾

且斷令頭慤告巡檢使周鄴出兵捕佑等獲之不能神皆就縛搜其家得乘輿服御物遂斬之鄴欲宥其婦女童稚慤曰此皆瀆亂人倫不可使有遺育乃併斬之由是妖黨散匿慤遂知名官至監察御史卒

睦昭符金陵人保大中爲常州刺史州當吳越之衝屢歲交兵城邑荒破昭符善於葺治招納逋亡遂成富實一日坐廳事雷雨暴至電光如金蛇繞案吏卒皆震仆昭符不懾撫案叱之雷電遽散及舉案惟得鐵索重百斤昭符亦不變色徐命舉索納庫中交泰元年中主既請成于周秋八月命昭符爲進奉使詣大梁宋太祖受周禪昭符入賀會後主嗣位御宮門立金雞竿降赦如天子制太祖聞而怒召昭符詰之色甚厲昭符徐以鄙語對太祖爲笑因置不問然昭符恒往來金陵時後主數貢奉帑藏空竭昭符市於富民否守信家得絹十萬後主大悅太祖已遣李穆召後主入朝因問昭符曰汝主

來否對曰君命召不俟駕安敢不來及後主稱疾王師致討昭符又言於太祖曰臣主必死社稷已而後主降罷奏邸不復調卒初名匡符建隆初以避宋祖諱改昭符云

潘承祐其先閩之莆田人初仕吳以爭大獄不得棄官歸閩仕王氏爲大理卿數直言極諫閩主憚之進爲吏部尚書坐陳事忤旨閩亡入南唐爲鴻臚卿讜言正論不改其素中主知其可任委以南方之事升降人物制置郡縣多用其

言周師南侵淮南告急遣詰泉建召募驍勇承
祐薦許文稹陳德誠鄭彥華林仁肇皆獲其用
久之坐病求解職以禮部尚書致仕居洪之西
山以終

歐陽廣吉州人保大中薄遊湖湘時邊鎬下湖
南駐師經理將遂取桂州然統御無法處置失
宜廣策其必敗詣金陵上書曰臣近者遊潭州
伏見節度使邊鎬初非將材偶逢聖代加之任
使措置乖剌大失人心致奉節兵士乘夜大呼

共焚譙門會明而遁散不然幾致大變是仁不
足惠下也朗陵近在肘腋曾不爲虞乃圖桂林
以取奔敗是智不足謀遠也與監軍使昌延恭
不相協和動輒疑阻是義不足和衆也堂幕
府空無才賢是禮不足得士也軍中號令朝出
暮更是信不足使人也五者無一長考之前古
未或不敗請擇帥濟師以全境土書入不報及
失湖南中主乃思廣言命授以官執政請召試
廣言非人主尊賢待士之意不肯就試乃徑授

本縣令後亦不顯

汪煥歙州人有國時第進士初中主後主皆佞
佛而後主尤酷喜莊嚴施捨齋設持誦月無虛
日宮中造寺十餘都城建塔廟寺幾遍廣出金
錢募民爲僧所供養踰萬人悉取給縣官不計
耗竭群臣和附墮廢國事後主退朝輒與后着
僧帽披袈裟誦經禮佛拜跪竟日額成贅瘤僧
尼犯姦命禮佛放遣佛前燃燈奏死刑曰如燈
明達旦率貸其死不然者始論如律謂爲命燈

富者賂宦官竊續膏油往往獲免上下狂惑國
事日非時有二臣極諫一徒一流最後煥死諫
且曰昔梁武事佛刺血寫佛書捨身爲佛奴屈
膝爲僧禮散髮俾僧踐及其終也餓死于臺城
今陛下事佛未見刺血踐髮捨身屈膝臣恐他
日猶不得如梁武也後主覽書云此敢死士也
不之罪擢校書郎然言卒不用方是時有北僧
號小長老自言慕化而來多持珍寶怪物偏賂
貴要朝夕入論輪迴果報之說後主傾信尊爲

一佛出世所服皆縷金絳羅綫後主疑其非[illegible]
曰陛下不覩華嚴經安知佛之富貴因說後主[illegible]
多造塔像請於牛頭山造寺千餘間聚僧千人
日給盛饌有不足者謂之折倒造爲妖語動搖
人心俾其帑藏耗竭贍兵不繼及宋師渡江郎
寺爲營不煩營構乃知其爲間也又一僧來南
於采石磯立塔章衣藿食施遺皆不受宋師下
池州繫浮橋於石塔屹然完固金陵受圍召小
長老求退兵法乃揚言曰北兵雖强豈能當我

佛力登城一麾敵兵僞退未幾梯衝環城矢石
如雨倉皇復召小長老稱疾不至矣始悟其奸
鴆殺之大率宋人稔其蔽惑因以其所好者行
間也既而羣僧惧併誅乞授甲死敵後主曰教
法可毁乎弗許事勢既急城中之人惶怖無死
所方召沙門德明等講楞嚴圓覺經令闔城誦
救苦菩薩其迷溺如此

唐餘紀傳卷第十一

唐餘紀傳卷第十二

吳興陳霆脩

列傳第九

王會廬州廬江人本名安少事吳武王王嘗臨
陣仆高塚望敵會捧唾壺立侍左右近列者皆
注目前視忽一驍卒持矟徑趨王莫能禦者會
舉壺下也引弓射之一發而殪徐納弓袋中復
捧壺立色不少變武王喜撫其背曰汝器度如
此他日必富貴積功至袁州刺史先主代吳用

爲百勝軍節度使虔州與嶺南地接南漢使者
往來節度使當燕勞問遺而會故名犯漢主祖
諱乃改今名昇元五年卒年七十三
王輿合淝人初事吳武王爲小校從李德誠攻
潤州繼從周本攻危全諷皆有功積遷至諸軍
都虞候先主輔吳寄以心腹久之出爲光州刺
史歷武昌節度使嘗與監軍使孫廷堅有隙廷
堅被誣告有貳志先主遣使令械廷堅屬吏輿
預知之密以告廷堅因爲謀曰今獨可郎日乘

輕舟還都彥可雪謗已而中使猝至廷堅恐懼不暇為他謀即從其計先主意解且以其先自歸得免人推興長者中主嗣位進神武左統軍保大二年卒年七十四興少從攻潤州為流矢貫右耳矢自左耳出興憑絕扶歸卧百餘日復愈耳至老不聵亦無瘢痍攻潁州倚營門鼓諸軍登城城上發機石中營門及興鎧之半皆碎興竟無恙人咸異之兄縮亦至虔州節度使

何敬洙廣陵人幼遇亂吳將楚州刺史李簡得

之給事左右簡酷暴僕使有小過率置之死不少貸敬洙與其伍戲小廳下或持簡所寶硯過馬墮曰孰敢毀此者敬洙時被酒奮曰死生有命奚不敢之有奪硯擲石堦上碎之翌旦簡視事退聞硯毀詰主者具以實對即命擒至皆謂必死矣簡妻素奇敬洙匿之堂與旬日簡謂已逃去亦置不問會有烏逐簡而噪避之亦至簡大怒曰恨何敬洙不在此蓋敬洙善彈命中故思之語方畢敬洙挾朱弓鐵彈拜于前起發一彈斃之簡大喜不復詰毀硯事有善相者簡使視諸子曰雖皆善然無及公者獨指敬洙曰此人貽過公簡由是益愛之及長用為軍校簡卒事先主為裨將進天威軍都虞候建州之役為行營招討步軍都指揮使會查文徽進攻敬洙堅謂閩地僻陋不足勞大兵文徽開譬之不得已而行及平建州敬洙功右諸將拜楚州團練使敬洙自以初事李簡於是州尤加感勵常微服出里巷察民疾苦有科調輒先為經畫民不知其坐聽事與賓佐燕談民有訴事者立命引入親剖曲直皆厭服而出保大八年楚朗州節度使馬希蕚來附且乞師中主命敬洙援之遷武昌軍節度使周人侵淮南命武安軍節度使王進逵領所部兵入江南境進逵奉詔行且遣部將潘叔嗣為先鋒取鄂州長山寨殺三千人中主命敬洙清野入保敬洙格詔出城除郭外為戰地曰敵至吾與兵民俱死于此大丈夫豈能惴惴閉門自守乎會叔嗣自長山回戈襲朗

州進達狼狽而去人壯其決加鎮國將軍中書
令後主嗣位以病足乞解官授右衛上將軍尚
國公致仕給全俸門第列戟卒年七十七廢朝
三日冊贈鄂州大都督左衛上將軍諡威烈
李金全其先吐谷渾人事唐明宗爲厮養以戰
功貴其前事具五代史晉高祖時爲安州節度
使中門使胡漢榮貪橫金全嬖之高祖徵漢榮
還闕將治其罪金全將護不遣高祖疑金全有
他志乃以馬全節代之且召金全金全還將有處分

金全懼遣其從事張緯奉表歸附先主納之命
鄂州屯營使李承裕殷處恭帥兵三千逆金全
陳于城外俟金全出殺之而東承裕等至之夕
金全率數百人來奔而承裕遣命輒大掠城中
得金帛不可計及還晉將安審暉追及于馬蝗
谷處恭死于陣承裕率餘兵扼雲夢橋復爲審
暉所敗執而殺之金全至拜天威統軍出爲潤
州節度使漢隱帝時李守貞以河中叛來乞師
魏岑查文徽建議往赴時劉彥貞以攻取自任

中主欲籍金全宿將威望以爲北面行營招討
使救河中彥貞副之文徽爲監軍使岑爲沿淮
巡檢使師出沭陽次沂州金全曰諸君以河中
在何處而欲自此轉戰以前耶勢必不能及徒
爲國生事耳方會食帳中候騎告北兵數百涉
澗皆羸弱諸將欲掩擊之金全下令曰敢言過
澗者斬及暮伏兵四起旗幟蔽日金鼓聲聞十
餘里諸將乃服金全善料敵逾月退保海州遂
引歸金全曰吾全師而還不得爲無功矣拜右

衛聖統軍領義成軍節度使兼侍中保大八年
八月卒于金陵年六十多內寵子男女凡三十
二人朝遣少府監王仲連持節冊贈中書令諡
曰順金全既卒福州再用師湖南拓境用事者
皆少年不更軍旅屢敗相踵周人乘其獘攻取
淮南國遂衰削不復能振人始思金全恨其已
卒云

柴克宏父再用事吳至德勝軍節度使克宏以
父任歷遷宣州巡檢使初至城塹皆不治吏云

自田頵王茂章李遇相継叛無敢爲守禦者克宏笑曰豈有是哉大加營繕後吳越兵至賴以無虞進泗州刺史罷爲龍武軍都虞候好施予不事産業家常窮空然性豪舉博奕縱酒自若也時中主雅以唐後欲恢復先業群臣多爲大言以迎合主意克宏獨未嘗語及軍旅人亦不以爲知兵淮南被攻急吳越伺間侵常州克宏乃請效死中主嘉之授右衛將軍遣與袁州刺史陸孟俊同往救時精兵悉在江北克宏所將

纔羸卒數千又樞密副使李徵古給戈甲皆朽鈍克宏言于徵古曰卒已非素練得器械堅利猶可用柰何所給乃爾徵古嫚罵之見者皆恐克宏知徵古狂生不足與較怡然不少動至潤州徵古終不快白召克宏歸以神武統軍朱匡業代之燕王弘冀獨謂克宏可任卒遣行克宏率師至常州徵古猶遣使趣其歸克宏曰吾計日破寇爾何爲者必錢氏所遣姦人也命斬之使者曰受李樞密命來克宏曰李樞密來吾

亦斬之遂斬使者以狥然後勒兵進大破吳越兵于常州斬萬級獲其將數十人自保大末邊事大起克敵之功莫先克宏者策勳拜奉化軍節度使繼復上疏請援壽春提兵至泰興忽發瘍纔數日卒國人咸痛惜之謚威烈初克宏之請救常州也徵古易其人故沮抑之會其母詣闕上言克宏有父風苟不勝任分甘孥戮中主感其母言始決意用之及徵古誅死詔暴其罪亦以折辱克宏爲言云

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初爲劉守光騎將暨隆唐莊宗拜壽州刺史文進有女美而慧莊宗弟存矩求爲側室文進不敢拒然心常嗛恨因作亂與叛軍殺存矩攻武州不克遂奔于契丹契丹使守平州明宗即位文進率衆數萬歸唐仕至安遠節度使晉高祖立與契丹約爲父子文進自以前背契丹內不自安遂殺其行軍司馬馮知非副使杜重貴送款于南唐中主遣兵迎之文進居數鎮頗有善政軍民愛之其將行也

從數騎至各營別其將士告以避契丹之意將士皆再拜與訣乃來奔中主以爲天威統軍宣州節度使文進長身偉貌見者聳然自其奔契丹也數引胡兵攻掠幽薊之境俘虜民人教契丹以中國織紝工作契丹由是益強盛迨其南奔屈身晦迹務爲恭謹禮接文士謙謙若不及其所談論近代朝廷儀制臺閣故事而已未嘗及兵事後以左衛將軍卒于金陵

朱匡業廬州舒城人父延壽以姊爲吳武王夫人故自少得幸從征伐摧堅陷陣功冠諸將好以寡擊衆不勝而返者必盡戮之嘗與梁接戰遣二百人持大劍砍陣將行指一卒留之卒請行延壽以違命立斬之其令出必行類此然每得賞賜悉分賚其下無以入家者唐昭宗在岐下聞延壽名遣使間道授蔡州節度使武王慮其難制誘殺之出夫人使更嫁然以舊功存其妻子匡業時尚幼稍長授以官先主輔吳拔爲軍校積功至諸軍都虞候嗜酒使氣醉後恣意殺人無敢見者惟其妻鍾氏能制之褰帷一呼懾然而止先主以其嘗有功特優容之出爲歙州刺史有政績改建州留後還朝授神衛統軍周師入淮南中外震駭盜援鋒多竊發以匡業爲內外巡檢使嚴而無私犯者無所貸戮一二人中外肅然夜户不閉正陽喪師朱元叛中主議親征召匡業及統軍劉存中問方畧匡業輒對曰運數之興天地皆助大事若去雖英雄亦無如之何存中從旁贊之中主怒貶匡業撫州團練使流存中饒州後主襲位召拜神武統軍加中書令卒子崇俊短陋羸瘠而妙於騎擊馳突若神早卒

王彥儔蔡州上蔡人少爲州軍校唐同光中諸郡多亂彥儔亦樂禍思奮會同列六人者來與謀曰四郊恟恟能者得富貴我輩不可後人彥儔許諾且曰今夕吾直府中公等可持兵來吾亦褁甲爲內應既夜六人者如約俱至彥儔伏壯士盡捕斬之持其首叩帳門告刺史曰姦盜

竊發幸已伏誅懼有佚黨爲変願公亟出號令以安衆心刺史驚喜而出彥儔即斬之歸其罪於六人者翌日悉族其家據蔡州無敢動唐兵來討彥儔自計不能守匿其妻子於村舍奉父母來奔先主輔吳以爲都押衙歷和州刺史始遣間使迎妻子南歸彥儔有政績善撫境内稍遂爲富州入拜統軍自以發跡宄亂爰務爲恭謹先主未受禪嘗陛堂拜其父開國以爲池州節度使常夢錫自給事中以直諫貶判官彥儔事之如在朝廷人士稱之卒于鎮

皇甫暉魏州人初事唐晉事見五代史契丹入中國暉時爲密州刺史與棣州刺史王建俱來奔中主遣舟楫迎之將至念本起寇賊懼不爲時所容至秦淮赴水求死舟人亟援出之自言如獲大石入朝歷歙州刺史神衛軍都虞候江州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周師攻淮南爲北面行營應援使會劉彥貞姚鳳兵以行彥貞舉動躁撓人測其必敗暉獨持重部分甚整士亦樂爲用周人頗憚之及彥貞敗死暉鳳退守清流關世宗親率衆盡銳攻壽州分兵襲清流暉陣山下周兵出山後要擊暉大敗猶收兵且戰且行入滁州刺史王紹顏已委城遁暉無所倚方斷橋自守周兵涉水踰城而入執暉及鳳送壽州行在見世宗曰臣力憊欲暫坐及坐曰欲暫臥不俟命而臥顏色自若曰臣非不盡力國事南北勇怯不敵臣在晉屢與契丹戰安能如大朝今日甲兵之盛耶退保滁城不意大軍攀堞如飛而入臣智力俱殫故被擒耳世宗賜之馬及衣帶俱不受數日創甚暉不肯治而死子繼勳自有傳

孟堅始事建州王延政爲將保大初查文徽討王氏之亂堅來降文徽即以兵付之出奇應擊所向有功及馮延魯攻福州堅亦在兵間吳越援兵自海道至阻淖不得登岸延魯不知兵欲斂兵少退誘而殲之堅諫曰吳越兵進退俱不能此死道也使得至平地將致死于我若何而

可勝延魯大言曰吾自擊之無預君事吳越兵得平地果不可制李弘義兵自城中出盡鋭夾擊延魯大敗棄軍遁堅力戰以死延魯雖貶而其黨尚盛相與闔匿其跡故堅之死事不見録國人哀之

陳誨建州人生數月矯健能馳走其父異之名曰阿鐵長事王延政爲將唐師攻建州傅其城誨數出挑戰先鋒使王建封克其外郛擒誨將斬之已解衣伏鑕忽脫身絶馳追者數十百莫能及自歸于大將查文徽文徽駭其材用爲戰棹指揮使使領故部曲從攻福州馮延魯敗走諸營皆潰死者萬計委棄軍資戎器不可勝筭誨獨殿後收所棄金帛二十萬以歸文徽鎮建州誨爲劍州刺史諜者告吳越戍兵棄福州遁歸文徽諂而貪功即率誨以進誨以戰艦入閩江適秋雨水暴漲一夕七百里抵城下與吳越水軍遇遂戰于江中誨素善水沒入江鑿吳越樓船沉之仍以木作蛟龍形湧出江面吳越兵驚潰乃大抨擊追擒其將馬先進葉仁安降鄭彥華始知福州未嘗有變城中多誨親故方遣間使招之文徽勒步騎繼至福州僞迎文徽傳令入城誨以所聞告且曰僕閩人也豈不能料閩人之情宜先立寨整衆俟所招親故來得其實徐圖之文徽曰狐疑且生變乘機據城上策也麾兵遽入誨知其必敗植旗鳴鼓列兵江干以須文徽入果敗被執誨全軍還劍州獻馬先進於金陵釋鄭彥華等爲將領唐兵兩取福州皆大敗塗地誨在兵間皆有功號名將遂爲建州節度使兼侍中訓兵積穀隱然爲大鎮由是朝廷委以南方而名其軍曰忠義及周兵入淮南朝遣潘承祐詣泉建召募驍勇承祐薦其子德誠有材畧誨遂遣德誠率鎮兵赴難諸將多敗惟德誠頗有功拜和州刺史後主初誨引疾求罷朝論難其代乃以其弟劍州刺史謙爲留後召誨還都後主親臨視七月卒封閩國公謚忠烈閩之亂士民幾殲惟誨之宗族益盛謙

與德誠後亦繼領建州旄節諸子悉至顯官
林仁肇建陽人事閩爲裨將沉毅果敢文身爲
虎軍中謂之林虎子閩亡未有所附會周攻淮
南中主遣使至福建募勇士得仁肇及陳德誠
鄭彥華皆拔爲將仁肇率偏師援壽州攻城南
大寨有功又破濠州水柵擢淮南屯營應援使
時周人正陽浮橋初成扼援師道仁肇率敢死
千人以舟實薪芻乘風舉火焚橋周將張永德
來爭會風回火不得施勢少卻永德鼓譟乘之

我兵遂敗仁肇獨騎爲殿永德引弓射之屢發
中仁肇輒格去永德驚曰此壯士不可逼也捨
之而還及割地許平中主以爲潤州節度使徙
鄂州又徙南都留守宋開寶中密言于後主曰
宋淮南諸州戍守單弱而連年出兵滅西蜀平
荊朗今又取嶺表往返數千里師旅罷敝此在
兵家爲有可乘之勢請假臣兵數萬出壽春渡
淝淮據正陽因思舊之民以復故境追彼來援
吾形勢已固必不得志兵起之日請以臣反告

于宋事成則國家饗其利不成族臣家明陛下
不預謀後主懼不敢從宋太祖謀取江南兵將
俾仁肇援上游師未即出時後主弟從善留質于
闕下太祖乃令人密往武昌畫院竊仁肇畫像
歸懸之別室召從善入指問曰卿識此人否對
曰不識然有類臣江南林仁肇太祖曰然近有
表來進此像言欲歸朝將遣人迎之從善以爲
信亟使人間行歸白會朱令贇皇甫繼勳俱忌
仁肇雄略相與譖成其事後主惑其言使人往

毒之仁肇少病風口氣常臭醫云肺損不正及
是遇酖家人怪其不臭俄而卒初仁肇尤爲陳
喬所知及遭毒喬仰嘆曰國勢如此而復自去
其爪牙之臣吾不知所稅駕矣然不能辨其誣
仁肇卒逾年後主遂見伐又踰年國爲墟矣
申屠令堅山東人少無賴勇敢絕人晉漢間嘗
爲盜被獲以計脫坐及來歸保大末禦周師于
壽州破其城南大砦有功擢神武都虞候后主
末年令堅爲吉州刺史策本國必亡因與袁州

刺史劉彥忠相約徇國未幾金陵陷后主北遷兩人者誓守前約不以主存亡易節乃謀起義未即遂前二年令堅一寐則夢與人鬭大呼而寤乃聚侍婢歌舞喧笑達旦始能寐至是若與人搏擊於帳中呼踊時而卒令堅歿後彥忠度不能獨奮乃送款就降

唐餘紀傳卷第十二

唐餘紀傳卷第十三

吳興陳霆脩

列傳第十

邊鎬金陵人少事先主爲通事舍人以通敏稱保大初循州人張遇賢本羅縣小吏有神降于縣之刻杉鎮語人曰張遇賢非常人彼能事我當得鉅福遇賢往事之會州境群盜起各擁衆數百無所統相與禱于神神大言曰張遇賢汝主也衆因歸之遇賢遂稱王改元置百官度嶺

襲虔州節度使賈浩閉門登陴不敢出遇賢據白雲洞衆十餘萬中主遣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思率所部討之鎬爲監軍虔有書生白昌裕沉密有謀鎬與定計刊木開道襲白雲洞遇賢急禱于神神不復言其徒大懼遂執遇賢以降鎬獻于朝斬于金陵市群賊盡平鎬以功遷洪州營屯諸軍都虞候二年查文徽以樞密副使率師伐建州詔鎬爲行營招討從文徽行然衆纔數千戰敗退舍中主聞之遣何敬洙祖全恩姚

鳳來攫鎬與建兵方相持文徽使騎繞出建兵
之後敬洙等與鎬夾擊大破之遂取建州王延
政降鎬又南取鐔州七年湖南馬希崇廢其兄
希萼而自立密表請援以鎬爲湖南安撫使便
宜進討希崇以見伐也謀拒我師或諫以事必
不濟不得已率弟姪輩出降鎬下馬稱詔勞之
已而希萼亦來見鎬以禮遣希崇希萼舉族入
朝時湖南饑饉鎬大發廩賑之楚人大悅先是
南唐欲取湖南以鎬多藝使詐爲僧游長沙弄
錢衍乞得其虛實是用遣爲將竟平湖南進鎬
武安節度使復遣經畧朗州會朱者稱劉言忠
順鎬不爲備言遣將襲長沙夜入其城鎬狼狽
遁裨將城守者相繼逃歸言遂盡據楚地稱藩
于周湖南竟失鎬之行師也常載佛事而行每
倕禨以祈佑時人戲稱邊佛子又稱邊菩薩繼
後行師無紀一於弛縱遂稱邊和尚矣三軍解
體用致大蹶坐削官流饒州初湘中謠言馬去
不用鞭咥是竟驗淮南被兵請平未許齊王景
達督師起鎬爲大將偕許文稹從行會陳覺奪
朱元兵元憤叛去諸軍皆潰鎬與文稹被執于
周唐及周平世宗班師遣還鎬等中主皆置而
不用鎬竟卒于金陵

王建封不知其所始中主時任專兵寄王延政
兄弟相攻閩中大亂中主思斥大境上因比師
伐之建封時在行建人禦我于蓋竹他將失律
而建封頗有功及建州平何敬洙功最建封與
之爭敬洙因推功與之緣是爲一時推重中主
授留從効李弘義等節鉞將遂罷兵會陳覺貪
功妄謂弘義可召令入朝福州當不勞一矢而
下中主信之遣覺徃宣諭弘義倔強不伏覺耻
於無功遂擅發兵攻之中主雖怒而業不可止
乃以王崇文爲招討使建封爲副使益兵會伐
方是時覺與馮延魯實主兵計崇文建封雖任
招討而莫克節制覺延魯皆書生兵非素習於
是動作輕躁寡謀直前進退不一而吳越援兵
致死于我延魯先敗走建封復與諸將爭雄意

不能協遂欲兵先退弘義遂乘之我軍復敗失
亡不可紀餘兵潰而歸中主深銜之未暇加治
建封內不自安中主懼其作亂召爲天威軍都
虞候建封遂負恃僭侈泰然無憚會戶部員外
郎范冲敏嫉魏岑鍾謨李德明用事怵建封上
書歷詆岑等請更用正人中主發怒謂建封武
臣遑精兵敢謀進退柄臣漸不可長流池州未
至殺之棄冲敏于市
劉彥貞兗州中都人父信初隸戎行事吳武王

以有功擢爲軍校王倚任之嘗一日召信計事
信不能言王嫚罵之信即發怒伏一劒棄去左
右請追之王曰信醉耳其明日醒當復來厥明
果至積功至鎮南軍節度使宣王建國以其勳
舊且戰多駕諸將加征南大將軍淮鎮洪都唐
莊宗滅梁遣諫議大夫薛昭文使閩假道洪州
信燕勞之謂昭文曰貴國與大吳接境皇帝亦
知有信否昭文曰主上新平河南公名適未知
也信曰然則皇帝知漢有韓信乎漢之韓信吳

之劉信一等人也君歸第言之指牙旗銀盾舉
酒屬貽文曰幸而中此願爲我釂一發中之先
主受禪以舊臣禮之厚卒贈太師彥貞信第四
子以父任爲大理評事遷屯田員外郎父喪起
復將軍連刺海楚二州善騎射矢不虛發軍中
號劉一箭吏事亦以強濟稱累遷濠州節度使
移壽州始贖貨自殖市肆不問貧富槩出資貸
之歲收其贏州有安豐塘溉田萬頃以故無凶
歲彥貞託以浚城濠決水注濠中民田皆涸而

督賦加急皆賣田去彥貞擇尤膏腴者以下價
售之乃復豬塘水如初歲入不可勝計保大中
朝政漸衰用事者多貪墨彥貞廣賂遺以鈞名
譽於是魏岑等雜然推倡其用兵治民之能謂
爲一面長城在鎮既久疑當受代輒妄造邊遽
以固其位久之乃入爲神武統軍及周師入侵
淮南告急拜北面行營都部署帥三萬人援壽
州次來遠鎮兵車旗幟亘數百里戰艦銜尾泝
淮而上周將李穀慮其徑斷浮橋腹背受敵遂

燒營退保正陽彥貞雖名將家子生長富貴初不練兵事裨將武彥暉張廷翰咸師朗皆闒將無籌畧見周師退遂以爲怯惟恐不得速戰士未及朝食即督以進遇周將李重進于正陽東彥貞置陣横布拒馬聯貫利刃以鐵繩維之刻木爲猛獸攫拏狀飾以丹碧立陣前號捷馬牌又以革囊貯鐵蒺藜布于地周兵望而笑其怯銳氣益增一戰而我師大敗師朗等皆被擒彥貞歿于陳淮南喪地千里國幾亡其敗自彥貞始雖死王事議者不與也後數年贈中書令諡曰壯亦不復録其孤云

郭廷謂字信臣彭城人父全義先主朝仕爲濠州觀察使廷謂幼善書札習騎射補殿前承旨出爲濠州中門使全義卒擢莊宅使郎爲州監軍周攻淮南廷謂與州將黄仁謹約死守籍州民不逞者聚於僧寺嚴兵守之日給之食隨所能俾造守具故周師終不知城中虛實久不可下中主嘆其忠因大發戰艦命與林仁肇援壽州周世宗聞之命徙下蔡浮橋于渦口築壘夾淮東西以護橋扼濠壽之衝暑兩淮漲廷謂掩不備輕舟泝流急趨渦口將亳兵斷笮周人覘知設伏以待廷謂將至揣得其情駐軍不進襲敗周將武行德周務勍于定遠斬首數百行德挺身遁卒焚浮橋周兵死者不可計遂盡焚軍資取良馬數百進武功殿使就遷州刺史猶以爲賞薄再遷團練使兼上淮水陸應援使及紫金山之戰唐將帥多降于周廷謂獨還軍入濠州治壁壘繕戈甲爲守備世宗復南伐廷謂表朝廷請援且言周師日張願且卑辭請和以俟機會夜出敢死士千餘襲破周營焚雲梯洞屋周人大驚相蹂踐死者甚衆然援師不至世宗親攻城焚戰艦断維鎻殺二千人進攻羊馬城又殺數百人遣諜持詔喻降廷謂度不能支奉表于周懷言世受本國爵命家在江南欲遣使禀命國主世宗許之爲緩攻及廷謂使還知金陵卒不能救集將吏于壘門南嚮慟哭再拜乃

隆世宗見廷謂宴勞之謂曰濠州一小城使汝
主自守豈能固哉然自兵興以來江南敗亡相
屬鄉能犯渦口浮橋破定遠寨亦足報國矣歸
周歷任至宋開寶中卒于東都年五十四初廷
謂之降中主誅其坐力屈異於他叛者故免其
家云

皇甫繼勳少從其父暉兵間爲軍校以暉死國
事擢將軍歷池饒二州刺史頗以吏事稱入爲
神衛統軍都指揮使保大末諸老將相繼死繼

勳年尚少且無戰功徒以家世遂爲大將貲產
優贍名園甲第冠于金陵多蓄聲妓厚自奉養
及開寶中宋師傅城繼勳保惜富貴無効死意
第欲後主亟降聞諸軍敗績則幸災見于詞色
偏裨有欲募死士夜出奮擊者輒鞭而拘之自
度罪惡當日彰稀復朝謁後主召議事亦以軍
務辭不至內結傳詔使一切蔽塞及後主登城
見宋師旌旗壘柵瀰徧四郊始大駭失色繼勳
從還至宮後主知其懷蓄非常乃以屬吏始出
宮門軍士雲集臠之斯須而盡

鄭彥華福州人祖父世爲福建諸州刺史彥華
少隸節度使李弘義帳下常射殺乳虎以勇聞
中主出師攻福州主將遣卒李興登樓車罵弘
義弘義不勝忿募生得興者彥華請行夜縋出
城外伏濠傍詰旦興登車指弘義嫚罵彥華操
長鉤鉤得興挾以登城城上皆鼓譟弘義得興
而甘心焉唐師不能下城解去歲餘劍州刺史
陳誨以水軍來攻彥華適出屯候官會越兵

被誨敗彥華遂以所部降誨誨與語奇之署軍
校唐兵與周師相拒淮南彥華在兵間大小百
餘戰身被五千餘鎗累遷至鎮海節度使加同
平章事後主見伐宋師自采石作浮梁渡江後
主命彥華督舟師萬人又遣別將杜真率步兵
萬人同逆戰後主親遣行戒之曰水陸兩軍相
表裡則吾事濟矣比與宋師遇真以所部力戰
彥華冀其他援竟擁兵不進於是真敗而潰金陵
聞之喪氣遂閉壘自守以至國亡竟不能正彥

華之罪云子文寶自有傳

朱令贇神武統軍匡業從子少從軍椎領膺目趫捷善射積遷至鎮南節度使後主朝諸老將衆謝令贇以將家子後主委以兵寄與皇甫繼勳同事素忌林仁肇會其被宋祖間乘機言林仁肇已通宋〻爲築大第待其來以是後主怒信仁肇被酖死語在仁肇傳宋師取江南金陵圍急乃命令贇起上江兵入援令贇時節度洪州遂悉徵諸郡兵號十五萬旌旗戰艦甚盛編

木爲栰長百餘丈大艦容千人令贇所乘艦尤大擁甲士建大將旗鼓順流而下將斷采石浮橋宋師砦樹長木於洲渚間若帆檣之狀令贇望見疑有伏阻撓未敢進會金陵益危遣人促之急乃始東下至皖口與宋師遇傾火油焚北船風忽反北轉焰自焚宋師急乘之令贇衆大潰船艫戈甲蕩盡令贇徨駭被焚死戰櫂都虞候王暉受擒江南惟恃此援自劉澄叛降外圍益急信報悉絕或言令贇已死後主猶意其非

實日夜顒望自是外援告絕坐[illegible]遂亡矣

論曰南唐之被圍也以守倚任皇甫繼勳以外援付朱令贇繼勳既懷二心而令贇稿亡後非大將材其亡宜矣使林仁肇不以間死盧絳得當攻守之任胡則申屠令堅宣力圍城中内外夾力雖宋祖親臨未豈易遽亾哉然則江南雖弱曹彬等得以成功者獨乘其用人乖刺而已吾以此知伐國之有倖也

唐餘紀傳卷第十四

吳興陳霆脩

家人傳第十一

先主元敬皇后宋氏小名福金父韞江夏人后幼流離亂兵中昇州刺史王戎得后先主娶戎女后爲媵得幸生中主王氏早卒義祖命先主禮爲繼室累封晉國君治內有法不妄言笑義祖卒于金陵先主特在東都將奔喪后密以大計諫止焉先主位齊王封王妃及受禪立爲后從容裨贊多所弘益先主嘗曰吾思有未適后已悟矣昇元末先主服金石藥多暴怒賴后以免譴者甚衆及先主殂中書侍郎孫晟俱魏岑馮延巳延魯以東宮舊僚用事欲稱遺詔奉后臨朝聽政后不許曰此武后故事吾豈爲之中主嗣位尊后爲皇太后保大三年十月殂祔葬永陵

先主夫人种氏名時光明艷頴慧年十六以選入宮初隷樂部未幾得幸生景逷先主以受禪後所得子甚愛之种氏寵由盛封夫人先主性嚴重嘗大怒聲如乳虎殿門金環爲震動左右皆喪膽褫魄种氏左手進食右手牽之從容如平時先主怒亦頓解他日先主幸齊王宮值王親理樂器大怒數日未解种氏因寵輒乘間言景逷才過齊王先主正色曰子有過父教之常禮也若何敢爾叱下殿去簪珥幽于別宮數月命度爲尼景逷愛亦弛終先主世獨不加封爵中主嗣位始封景逷保寧王許种氏居景逷宮就養進封王太妃宋后挾舊怨屢欲加害中主力解乃免

中主光穆皇后鍾氏父太章事吳爲義祖裨將義祖謀誅張顥令嚴可求喻太章伏死士二十輩斬顥于府太章許諾義祖疑其怯夜半往止之曰僕母老惧事不成欲徐圖之如何太章勃然曰言已出口豈有可已之理明旦竟斬顥後頗恃功頡頏先主疑其難制欲夷之義祖曰昔吾舉族之禍間不容髮微太章豈有今日

富貴耶乎何以溥物細故而疑之也乃命以太章次女配中主昪元中封齊王妃中主即位立爲皇后後主嗣立爲太后以父名改尊爲聖尊后后寢疾後主朝夕侍側衣不解帶藥必親嘗乃進宋乾德三年殂是日雨沙于金陵後主毀瘠骨立杖而後起哀動左右祔葬順陵

後主昭惠國后周氏小字娥皇司徒宗之女十九歲來歸通書史善歌舞尤工琵琶嘗爲壽中主前中主嘆其工以燒槽琵琶賜之蓋中主寶

惜之器也后於采戲基弈靡不妙絕後主嗣位立爲后寵嬖專房創爲高髻纖裳及首翹鬢朵之粧人皆效之嘗雪夜酣宴舉杯請後主起舞後主曰汝能創爲新聲則可矣后即命牋綴譜喉無滯筆無停思俄頃譜成所謂邀醉舞破也又有恨來遲破亦后所製故唐盛時霓裳羽衣最爲大曲亂離之後絕不復傳后得殘譜以琵琶奏之於是開元天寶之遺音復傳于世內史舍人徐鉉聞之於國工曹生鉉亦知音問曰

法曲終則緩此聲乃反急何也曹生曰舊譜實緩宮中有人易之非吉徵也後主以后好音律因亦耽嗜頗廢政事監察御史張憲切諫賜帛三十疋以旌敢言然不爲輟也未幾后臥疾已革猶不亂親取燒槽琵琶及平時約臂玉環爲後主別乃沐浴粧澤自納含玉殂于瑤光殿年二十九葬懿陵後主哀甚自製誄刻之石與后所愛金屑槽琵琶同葬又燔祭文與訣自稱鰥夫煜其辭數千言皆極酸楚或謂后寢疾小周

后已入宮后偶褰幔見之驚問曰汝何日來小后尚幼未知避嫌對曰既數日矣后恚怒至死面不外向故後主過哀以揜其迹云

後主繼國后周氏昭惠后女弟也昭惠卒未幾後主居聖尊后喪故中宮久虛宋開寶元年始議立后爲繼室命太常博士陳致雍考古今沿革草具婚禮又命學士徐鉉史官潘佑參定文安郡公徐遊評其異同時佑被寵眷方盛遊多主佑議遂施用之后初以戚里間入宮爲聖尊

后眷愛㪅立焉被寵過於[illegible]嘗於群花
間作亭。幂以紅羅。押以玳瑁[illegible]繪[illegible]修而制極
迫小。僅容二人。每與后酣飲其中。他寵莫預
也。國亡從後主北遷。封鄭國夫人。歲時例隨命
婦入宮朝謁每入必留内數日出對後主輒涕
泣罵詈後主嘗宛轉避之太平興國三年後主
暴殞后悲痛不自勝旬日亦卒

後主保儀黄氏江夏人父守忠事湖南馬氏爲
將領邊鎬入長沙得黄氏納後宮後主見其美

選爲保儀以工書札使專掌宮中書籍二周后
皆以明艷相繼專房故保儀雖見賞識終不得
數幸御中主父子俱喜書法中主學羊欣後主
學柳公權皆得十九購藏鍾王以來墨帖至多
保儀實掌之城將陷後主謂之曰此皆先帝所
寶城若不守汝即焚之無爲他人所得及城陷
悉焚無遺者保儀亦從北遷卒于大梁

流珠喬氏皆後主嬪御也流珠性通慧工琵琶
後主嘗製念家山破昭惠后製邀醉舞恨來遲二
破流傳既久樂籍皆忘之後主追念昭惠后理
其舊曲則無能知者流珠獨能追憶無失後主
特喜後不知所終喬氏善書居金陵宮中嘗出
家奉佛後主手書心經一卷賜之及入宋掖庭
聞後主卒乃出其經捨之相國寺以資冥福書
其卷後云故李國主宮嬪喬氏伏遇國主百日
謹捨昔時所賜心經在相國寺塔院伏願彌勒
尊前持一花而見佛云云詞極悽婉後江南僧
持歸故國見者悲之

先主五子六女宋皇后生中主楚王景遷[illegible]
景遂齊王景達种夫人生江王景逷第四女[illegible]
興公主有所見餘豐城盛唐太和建昌玉山五
公主皆不知其所出併亡其終始

楚王景遷字子通幼警敏讀書一覽輒不忘先
主輔吳景遷尚吳公主爲駙馬都尉歷衙内馬
步軍都指揮使海州團練使左右軍都軍使遂
以左僕射叅政事留東都輔政特甫成童尋加
同平章事知左右軍使寢疾罷歸金陵爲諸道

副都統以景遂代輔政景遷病逾年竟卒謚曰
定無子初術士皆謂景遷貴不可言且壽最永
故先主於諸子中特鍾愛之至是卒年十九
晉王景遂始封齊王保大初爲諸道兵馬元帥
居東宮初先主欲立景達以中主長不可越次
乃已及中主立緣先主意欲傳位景遂以及景
達遂宣告中外約以次及之意景遂自誓必不
敢爲嗣更其字曰退身然中主意未已一日下
詔俾景遂代總庶政爲諸臣切諫而止五年立

爲皇太弟淮甸用兵以爲天策上將軍徙封晉
王周人罷兵景遂因十表辭位出爲洪州大都
督太子弘冀持法嚴刻所爲多踰矩度中主聞
之怒甚以毬杖擊之且曰會須召太弟回弘冀
懷懼覘知洪州都押牙袁從範素怨景遂遣人
密諭毒之會景遂擊毬渴甚從左右覓漿從範
毒漿以進飲畢遂暴卒年三十九未斂體已潰
中主素友愛聞訃悲悼左右欲慰釋乃妄曰太
弟初得疾忽語人曰上帝命我代許旌陽中主

悲少解故被酖之事竟不之知廢朔七日謚曰
文成
景達生於吳順義四年是歲大旱先主方輔政
極於焦勞七月既望雩而得雨景達以是日生
先主喜故小名雨師稍長神觀爽邁異於他兒
先主深器之受禪封信王始欲以爲嗣難於越
次故不果先主殂景遷已前卒中主稱疾固讓
景遂欲以次及景達承先主之意爲群議阻自
不得行乃立景遂爲太弟景達自燕王徙封齊

王兼諸道兵馬元帥中書令景達孝友純至嘗
從遊後苑泛舟池中忽中主舟覆景達在別舟
初不善泅遽躍入水中負中主出人以爲精誠
所感性剛正疾惡朝廷嚴憚之中主每召宗室
近臣曲宴馮延巳兄弟魏岑陳覺輩憑寵笑呼
旁若無人景達屢呵詰之復極諫中主他日宴
於東宮延巳愧二弟之命不出於己欲以虛詞
爲德佯醉撫景達背曰爾勿忘我景達不勝忿
拂衣入奏請斬延巳中主諭解久之乃已張易

語景達曰殿下力未能去群小而数面折之使之惧而自謀何可測哉景達悟自是畏説遇曲宴輙辭疾不預保大末淮南交兵景達以元帥督師陳覺爲監軍使軍政皆决于覺景達署成牘而已未元叛壽州陷皆覺爲之景達不能詰初出師五萬已而俘死亡叛者四萬景達引殘兵歸金陵上還印綬中主恐其自愧乃拜天策上将軍浙西節度使景達不敢當要郡力辭改撫州大都督臨川牧後主嗣位加太師尚書令

甚尊禮之卒于鎮年四十八在先主諸子中最爲壽矣贈太弟謚昭孝遺命留瘞江州廬山初景達好神仙道家之説記室徐鉉獻述仙賦以諷行於世

景逷字宣遠先主初受禅以十二月二日爲仁壽節景逷以是日生故小名仁壽先主甚愛之母种氏得譴宋后鞠養景逷如已出中主嗣位封保寧王徙封信王出爲虔州節度使㑹易節儉虔人安其政顧令卒尉邵継良攝令以令成

衰日張樂宴飲景逷立奏黜之每有小過掌書記孫峴苦言規正景逷大重之峴卒言及必流涕厚卹其孤後主立進封江王中主後主皆酷好浮屠群臣化之政事日廢景逷獨尊六經名教排斥浮屠不少撓在鎮十一年卒年三十一贈中書令謚昭順

永興公主嫁爲吳太子揚璉妃賢明温淑容儀絶世先主受吳禅改封永興公主聞呼公主輙流涕而辭宫中爲之慘戚初讓皇徙居丹陽宫

是歲令使命至徙所讓皇方誦佛書于樓使者趨前讓皇以香爐擲之俄而報卒詔舉恤禮葬平陵至是璉謁陵歸於舟中飲醉一夕暴死或云左右承風旨爲之永興自是還居金陵宫終身縞素斥去容飾不茹葷血自稱未亡人焚香對佛自誓曰願兒生生世世莫作有情之物年二十四歲無疾坐亡有光如剪長丈餘自口而出凡五夕始滅至斂温軟如生先主悼痛詔李建勳勒碑宫中紀其異云

中主十子弘冀弘茂後主從善從鎰從謙從慶從信凡八人可見而從慶失其官封與從信俱逸其行實又二人并逸其名鍾皇后生弘冀後主從善從謙自弘茂以下及二女太寧公主永嘉公主皆不知其母二女止旁儀以事見云

弘冀中主長子故唐之末民間傳讖曰東海鯉魚飛上天既而先主果得政于江都以至開國稱帝因信符讖又有讖云有一真人在冀川開口張弓向左邊中主欲其子應之乃名之曰弘冀初封東平公從王南昌中主嗣位以弟景遂為兵馬元帥景達為副元帥誓於先主梓宮前約兄弟相傳因出弘冀留守東都及景遂為太弟又從鎮潤州封燕王弘冀為人沉厚寡言周師陷廣陵吳越亦攻我常州中主念弘冀尚少不習軍旅事遣使召還都部將趙鐸曰王雖當於春秋然元帥之重衆心所恃忽棄而歸則部下必亂歸將何之弘冀善其言聞於中主即日大為戰守之備部分諸將皆帳服士心中主遣龍武都虞候柴克宏右衛將軍陸孟俊救常州至潤州樞密副使李徵古白以神衛統軍朱匡業代克宏歸弘冀察克宏有才略謂曰君第前戰吾當拒守表言克宏決可破賊常州危在旦暮臨敵易將兵家所忌臣請以身保其功克宏亦感激思奮馳至常州果大破吳越兵斬首萬級獲其將佐數十人俘至潤州弘冀以時方艱難悉驅出轅門斬之人壯其決然中主以其專誅殺不悅者久之及太弟景遂力請歸藩而景達出師奔潰南歸獨弘冀有功遂立為太子參決政事中主仁厚群下多縱弛至是弘冀以剛斷濟之紀綱稍振起而中主頗謂其所為踰法一日甚怒遽朴之曰吾行召景遂矣以故景遂遭毒死語在其傳中主既請盟于周以在位久恥於降屈屢遣使請于世宗欲傳位弘冀俾為大國附庸世宗賜書力止之其詞曰皇帝致書敬問江南國主眩睹來章備形縟旨敘此日傳繼之事述向來高尚之懷仍以數載以來交

兵不息備陳追悔之語無非克責之誠雖古人
省咎責躬因難致懼亦無以過也況君血氣方
剛春秋鼎盛爲一方之英主得百姓之驩心豈
可高謝君臨輕辭世務與其慕希夷之道孰若
懷康濟之心且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昔之聖哲
蓋不能逃苟盛德之日新斯景福之來備諒惟
英敏必照誠忱書辭溫潤畧侶敵國中主傳位
之念乃已世宗遣使至亦別賜弘冀國信以爲
常交泰二年七月弘冀屬疾數見景遂爲厲九
月丙午卒有司加謚宣武句容尉張洎上言太
子以武功顯非所以示後世中主以爲然改謚
文獻

弘茂字子松初頴異善歌詩格調清苦年十四
爲侍衛諸軍都虞候封樂安公騎射擊刺皆精
習又領兵戰然不喜戎事每與賓客朝士燕遊
惟以賦詩爲樂初弘冀剛果人多憚之故時望
歸弘茂保大九年七月卒追封慶王弘茂之幼
有異僧言人壽夭禍福多驗中主使視弘茂書
九十字以獻及卒年十九

從善字子師中主第七子器度凝遠封紀國公
使周會宋太祖受周禪厚其禮遣翰林學士王
著送之初從善與鍾謨相結謨輒請以從善爲
嗣中主雖不從然意亦自愛從善其遷南都也
使主邑從諸軍中主殂于南都未御梓宮從善
輒從徐遊求遺詔遊厲色拒之至金陵具以事
聞後主素友愛殊不介意愈益雍睦進封韓王
及貶制度降南楚國公開寳四年遣朝京師時
太祖已有意召後主歸闕即拜從善泰寧軍節
度使留京師賜甲第汴陽坊後主聞命手疏求
從善歸國太祖不許以疏示從善加恩慰撫幙
府將吏皆授常參官以寵之後主愈悲思每憑
高北望泣下沾襟左右莫能仰視常作卻登高
文以見意其畧云愴家艱之如燬縈離緒之鬱
陶又云原有鴒兮相從飛嗟予季兮不來歸於
是歲時賞燕多罷不講從善妃屢詣後主號泣
後主聞其至輒趣避去妃憂憤而卒國人哀憐

之國亡宋授右神武大將軍太平興國初從右
千牛衛上將軍雍熙四年卒年四十八
從鎰中主弟八子初封舒國公改封蔣國宋太
祖親征楊州李重進中主遣從鎰朝行在進封
鄧王出鎮宣州後主宴餞綺霞閣與近臣俱賦
詩而後主自為序及貶制度降江國公太祖以
後主不朝來伐遣從鎰貢帛三十萬疋白金二
十萬斤特宋兵悉已南渡從鎰留京師館懷信
驛捷奏至百僚稱賀閤門趣隨班入郎吏亦謂

當有貢獻其介潘慎脩以為國被討瀕亾使者
旅賀非禮但奉禮物以待罪太祖嘉其知禮為
易供帳加牲餼上樽命知制誥李穆送從鎰歸
國諭旨令後主亟自歸仍命曹彬等緩攻以俟
之而後主卒不行以至城陷從鎰從後主北遷
改名從浦卒
從謙中主第九子数歲為奕棋詩有思致後主
賞嘆之歷封鄂國公宜春王進吉王及貶制度
降鄂國公歸宋為右神武大將軍淳化五年九
月以本官出為安遠軍行軍司馬後不知其所
終
芳儀者中主女失其行第封號後主失國隨族
北遷寓京師嫁為供奉官孫某妻孫出任武彊
都監挈之行宋太宗下太原遂欲乘勝取幽州
已而契丹兵大至宋師潰而歸河北郡縣被兵
武彊失守芳儀被擄遼主得之悅其都美且詢
知其家世遂納之宮中俾隷樂部封芳儀蓋遼
人內職名也按中主享國日嘗脩廬山九天使

者觀刻施財者氏名于石內列太寧公主永嘉
公主不知孰為芳儀云
後主二子仲寓仲宣皆昭惠周后所生
仲寓字叔章初封清源郡公國亡北遷宋授右
千牛衛大將軍居後主喪哀毀逾制太宗臨之
遣使勞問終喪賜積珍坊第一區久之自言族
大家貧求治郡拜郢州刺史在郡以寬簡為治
吏民安之淳化五年八月卒年三十七子正言
好學亦早卒於是后主之後遂絕初江南聞後

主國問父老皆巷哭及是其嗣續殄絕遺民猶爲之興悼云

仲宣小字瑞保與仲寓同日受封仲宣封宣城公三歲誦孝經不遺一字宮中燕侍合禮如在朝廷昭惠后尤愛之宋乾德二年仲宣纔四歲一日戲佛像前有大琉璃燈爲猫觸墮地劃然作聲仲宣因驚癎得疾竟卒追封岐王謚懷獻時昭惠已疾甚聞仲宣夭悲哀更遽數日而絕

唐餘紀傳卷第十四

唐餘紀傳卷第十五

吳興陳霆脩

忠節傳第十二

孫晟高密人一名忌又名鳳少舉進士如洛陽時名進士者類倜儻邉幅尚名檢晟豪舉跌宕不能蹈繩墨遂棄去南遊廬山爲道士于簡寂宮性喜爲詩畫賈島像置之屋壁晨夕事之道衆以爲妖驅之出乃復儒服北走趙魏謁唐莊宗于鎮州莊宗建號以豆盧革爲相革雅知晟辟

爲判官遷著作郎明宗天成中與高輦同事秦王從榮從榮敗晟亡命至正陽未及渡邏騎奄至疑其狀偉異睨之晟不顧坐淮岸捫弊衣齧虱邏者乃捨去渡淮至壽春節度使劉金得之延與語晟佯瘖不對授館累日忽謁漢淮南王安廟金先使人伏神座下悉聞其所禱乃送詣金陵時先主方輔吳四方豪傑多至晟口吃初與人接不能道寒暄坐定辭辯鋒起人多憎嫉之而先主獨喜其文辭使出教令輒合指遂預

禅代祕計每入見必移時乃出尤務蒐密人莫窺其際先主受禅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中書侍郎中主立齊王景遂排之出爲舒州節度使治軍嚴急有歸化卒二人正晝挺白刃求殺晟入自府西門吏士倉卒莫能禦適晟閒行在東門聞亂得民家馬乘之奔桐城叛卒不得晟乃殺都押衙李建崇而逸晟坐貶光祿卿中主素重之不以爲罪累遷左僕射與馮延巳並相每鄙其爲人嘗誦言曰玉盃金碗以盛狗屎可乎

然爲延巳排侮卒先罷進位司空保大十四年淮南交兵周師圍壽春破滁州擒皇甫暉江左大震以晟使周奉表請得內附晟見延巳曰公今當國此行當屬公然晟若辭是負先帝也既行知不免中夜嘆息語其副禮部尚書王崇質曰吾思之熟矣終不負永陵一杯土世宗以樓車載晟於壽州城下使招劉仁贍仁贍望見晟拜城上晟遙語之曰君受國恩不可開門納寇世宗怒詰之晟對曰臣爲唐大臣豈可教節度

使外叛耶於是遣王崇質歸而留晟會冒暑雨班師晟從至大梁館都亭驛遇入閤使班東省官後屢召見飲以醇酒問江南事晟但言寡君寘北面無二心周將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能倡言重進且反金陵聞之以爲有間可乘遣蠟書招重進重進上其書于朝皆斥瀆反間之言世宗遂發怒時鍾謨亦奉使在館俱召見責讓晟正色請死無撓詞又問江左虛實終不肯對比出命都承旨曹翰護至右軍巡院猶飲之酒數

酌翰起曰相公得罪特賜自盡晟怡然整衣索笏東南望再拜曰臣受恩深謹以死謝從者二百人同時詠死世宗性暴急真敢誅殺晟已死乃始追悔中主聞之流涕贈太傅追封魯國公諡文忠厚恤其家擢其子爲祠部郎中賜名賁嗣

論曰觀人者不以以其人孫晟以一羈客也其来南唐存歷事仕中□預謀詐戰辭命出鎮方維入秉國鈞考論前後無所表見計其醒

籌文告閩才相業無以逾人殆夫人而已臨朝之議幾生厲階使其遂行雖謂之誤國可也及其體國之難則慨然奉使而不辭脅使諭降則毅然執義而不變議當還禀本國寧遣其介而不惜已留敵人問國虛實寧忤其旨而不露其跡其乃心本朝天日可鑒至當遇害之頃整衣索笏南向再拜從容就義有古烈丈夫之風當時劉仁贍之死較其表裡明白莫能逾矣人有言風疾知草性世亂顯

臣節嗚呼孰謂區區偏據之國而無人哉

劉仁贍字守惠淮陰洪澤人父金事吳武王有戰功歷官節度使仁贍少喜兵書畧通儒術其性輕財重誼仕先主歷黃袁二州刺史所至以治辦聞進武昌軍節度使中主伐楚仁贍帥舟師克岳州撫納降附甚得人心保大中湖南戍兵潰歸楚地全失上書者多謂周人有南侵之謀淮上石偶作人言中主聞而惡之命斷其首時值亢旱長淮可涉我民流入周境遮殺之不能禁由是增脩邊備以壽州最為要害徙仁贍為清淮軍節度使自楊氏有吳每當歲暮淮涸輒增戍以備謂之把淺監軍吳廷紹以為無事徒費粮餉罷之仁贍表陳不可未及添戍周已遣將李穀等帥師大入詔書暴我誘納叛將結約契丹之罪報至上下失色仁贍獨部分號令宴勞吏士閒暇如平時十一月出兵破城南大柵殺周兵數千中主遣神武統軍劉彥貞將三萬人救壽州次来遠鎮軍容甚盛李穀燒營夜

遁繕保正陽彥貞遂率戰艦泝淮而上仁贍謂曰敵已畏君矣要當持重養威以俟間若遽求戰倘不能勝則大事去矣彥貞不從進戰敗死伏尸三十餘里亾戈甲三十萬周世宗自將攻城屯淝水之陽徵丁夫數十萬備攻擊雲梯洞屋下臨城中數道進攻填塹隳壁晝夜不少息如是者累月鼓角聲震墻壁皆動援兵屢敗仁贍意氣彌壯周人以方舟載礮自淝河中流擊其城又束巨竹數十萬為栰上施版屋號為竹

龍載甲士以攻之仍决其水砦俾入淝河凡此殫盡其力竟不能下周兵多死世宗益忿坐城下督攻愈急仁贍素善射引弓射世宗箭至胡床前數尺輒墮世宗命移床進前箭至數尺前復墮去仁贍投弓于地曰天果不佑唐耶若然吾有死耳世宗遣中使諭曰知卿忠義然士民何罪又親駕臨城招之自正月至四月不能下予從諫乏小舟渡淮將謀自全爲軍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于中門又求救

于仁贍妻薛氏薛曰崇諫吾幼子固所不忍然貸其死則劉氏遂爲不忠之門促命斬之然後成服聞者皆出涕十五年二月世宗復親征屢戰皆克唐軍被俘馘者四萬人餘衆不復能整朱元叛降元帥景達亦潰會周將李重進張永德不協兩軍相疑仁贍意有間可乘再請會師不報由是扼吭憤嘆遂成疾不能理軍世宗知壽州且下獨心嘉仁贍之忠下詔使自擇禍福三月甲辰又耀兵城北仁贍已困篤憤不知人周廷構孫羽等乃爲之署表請降世宗次城北受之舁仁贍至幄前撫勞拜天下軍節度使兼中書令舁歸理疾越三日晝晦雨沙如霧世宗在下蔡疑有變馳騎覘之乃仁贍卒年五十八州人皆哭偏裨及士卒自剄以徇者數十人薛氏哀慟五日不食亦死世宗遣使弔祭贈恤加厚中主聞仁贍死哭之慟贈太師中書令諡忠肅或言周亦加贈中主歎曰仁贍有知其肯捨我而受周命耶加封衛王後主立進封越王開

寶中仁贍子崇諒爲進奏使宋太祖嘉其忠臣之後特命爲都官郎中仁贍至今廟食壽春不絕

論曰劉仁贍於唐臣既死忠妻亦死義於戲何劉氏夫婦之並懿也按仁贍死後家世零落獨一裔孫貴藥新安市客死無後仁贍生前告身遂爲一金姓者所得噫忠貞之後於今竟絕天之栽培微亦不稱矣史言世宗下壽州廢爲壽春縣而徙壽州於下蔡今考宋

之南渡下蔡入金宋復壽州於前此壽春之
地然則今之壽州即仁贍所守之故土也正
德初予自諫垣謫倅六安壽州盖嘗經行之
地所謂下蔡者廢墟蕪址隱約于淝淮之濱
聚落無跡鷄犬寥絶壽州則在下蔡之南約
三十里而遠仁贍之廟位其城中之西北隅
敕額旌忠香火維盛然自仁贍之死迄今幾
六百年訪求其故則生長其地者皆不能知
而考論其忠則脩舉其祀者訖不敢廢嗚呼

人臣死國之報先王顯忠之典其流逮遠哉
張彥卿史失其鄉里家世保大中周世宗南伐
彥卿爲楚州團練使兼戎防禦周師銳甚旬日
間海泰州靜海軍皆破中主亦命焚東都官寺
民廬徙其民渡江世宗親御旗鼓攻楚州自城
以外皆已下發民濬老鸛河遣齊雲戰艦數百
自淮入江勢甚震霆烈熘彥卿獨不爲動及梯
衝臨城鑿城爲窟實薪而焚之土石皆摧圮城
遂陷彥卿猶列陣城內誓死奮擊謂之巷鬬日

暮轉至州廨長短兵皆盡彥卿取繩床搏戰及
兵馬都監鄭昭業等千餘人皆死之無一生降
者周兵死傷亦甚衆世宗怒盡屠城中居民焚
其室廬然得彥卿子光祐不殺也中主下詔贈
彥卿侍中天長縣時陞爲雄州刺史建武軍使
易文贇亦固守聞楚州陷遂降彥卿或以爲彦
能亦莫知孰是也
論曰張彥卿守楚州孤壘無援當百倍之師
身可碎志不可奪雖劉仁贍殆不能過而記

者傳載獨畧至其名亦或不同於乎何其重
不幸也
李延鄒鄱陽人郭廷謂守濠州延鄒爲其錄事
參軍淮南交兵廷謂頻發捷周世宗怒親攻濠
州事勢危急孤城無援廷謂度不能支因請于
本朝得報許降廷謂率將吏將出召延鄒作降
表延鄒以大義責廷謂不肯爲草廷謂愧其言
然業已降必欲得表衆因以兵脅之延鄒擲筆
詬曰大丈夫死耳終不負國爲叛臣作降表遂

謁宮中主聞之悼惜召見其子命以官
陳喬字子喬廬陵王笥人父濬事吳爲翰林學士先主代吳進爲兵部尚書喬幼敏悟文辭清麗事親以孝聞濬歿收恤族黨均財給之親踈靡間起家爲太常奉禮郎遷屯田員外郎中書舍人淮南兵興中主憂甚不知所爲陳覺李徵古請以宋齊丘攝政中主怒然度辭臣必持議乃召喬草詔如覺徵古所請喬請對排宮門入見泣曰陛下既署此則百官朝請皆歸齊丘尺

地一民俱非已有陛下縱脫屣萬乘獨不念中興大業之艱難乎讓皇幽囚丹陽宮陛下所親見也他日乘輿求爲田舍翁不可得矣中主笑而命止引喬入見后及諸子曰此忠臣也及齊丘暨黨與皆死喬與齊丘素善獨得不坐遷都豫章以喬輔太子居金陵後主嗣位歷吏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樞密副使遂以門下侍郎兼樞密使既制度改右內史侍郎兼光政院使輔政喬風度淹雅小心守法時譽歸之宋太祖遣

使召後主入朝後主欲行以喬爲介喬曰往必見留如社稷何後主懼見討喬曰陛下不得已當以臣爲辭及宋師圍金陵太祖又遣進奉使江國公從鎰諭指欲後主自歸且命曹彬緩攻以俟之喬堅持不可及城將陷後主自爲降款命喬與清源郡公仲寓詣彬喬持款歸府授承宮中復入見云自古無不亡之國降亦無由得全徒取辱耳請背城一戰而死後主握喬手涕泣不能從喬曰如此則不如誅臣歸臣以逆命

之罪後主又不從乃掣手而去至政事堂召二親吏解所服金帶與之曰善藏吾骨遂自縊二吏撤榻瘞之金陵平家人謀收葬求屍不獲或見一丈夫衣黃半臂舉手障面及得瘞所發視如所見云

廖居素將樂人仕昇元保大間爲人堅正不爲當國者所喜由校書郎二十年始得大理司直後主嗣位稍遷至瓊林光慶使檢校太保判三司後主昬昏而群臣取充位保富貴國蹙削居

素獨慷慨驟諫冀後主一悟終不見聽乃閉門卻食服朝衣立死井中於其篋笥中得大字手書云吾之死不忍見國破也徐鍇爲文弔之以比屈原後幾百年將樂父老猶叩頭稱之盱江李覯爲之傳云

廖澄順昌人少負忠義後主時仕爲大理評事宋太祖取江南師圍金陵勢既危急校書郎林將勸與同降澄不可謂林曰吾父仕唐君臣之義不可廢也矢死不貳乃預以身事囑蒼頭遣

之間道歸報其家城陷遂從容更衣仰藥死

鍾蒨字德林豫章人屬詞敦行綽有時譽仕唐與二徐等游從初爲藩府從事累登著郎還集賢殿學士保大九年爲東都少尹交泰中中書舍人齊王景達都督撫州朝廷慎選僚佐除觀察判官檢校屯田郎中後主末爲勤政殿學士宋師南伐進圍金陵未幾城陷後主率群臣出降蒨獨不屈朝服坐于家亂兵入門蒨舉族就死不去同時將軍呂彥馮承信及弟承俊帥壯士數百力戰皆死

張雄或云李姓淮人中主時周師南伐雄爲義軍首領拒周有功歷遷袁汀二州刺史後主嗣位進爲統軍仍守二州宋師取江南金陵危急雄謂諸子曰吾必死國難爾曹勉之時國被重圍雄不忍端坐以地介西偏不獲遇敵遂糾兵東下以救之至溧陽與宋師遇猝與戰雄師失利父子俱殁于陣他子不從行者亦死于別戰一家殉國凡八人云

胡則保大末爲軍校後主立進爲諸軍使金陵既陷曹彬諭后主以手書命郡縣悉降則時爲江州指揮使書至刺史謝彥賓集將佐謀納款則憤形于色亟出謂其衆曰吾屬世受李氏恩安可負之且都城受圍久此書真僞不可知刺史不忠欲汚吾州耳爾輩能從我死忠義乎衆皆曰諾乃率同列宋德明等大譟入攻彥賓殺之衆推則爲刺史號令肅然莫敢不聽則嘗從劉仁贍守壽州及得其方略乃日夜閱丁壯勤

部伍爲死守計宋遣行營巡檢使曹翰攻之城帯江負山樓櫓高險堅不可破屢遣使諭降則誓死不從翰軍死傷者衆詔書督戰峻急閲二年不能下徒增圍以俟其斃一日則怒其庖人鱠魚不精欲殺之其妻諫曰士卒城守踰年矣暴骨滿地柰何以一食之故而殺士乎則乃捨之庖者夜縋城投翰具言城中虛實先是城西南依險不設備庖者引翰兵從西南攻之會則病劇不能戰於是城陷兵入則臥牀上翰前執之數其遺命之罪則對曰犬吠非其主爾何怪也郎縛置木驢上將磔之俄死腰斬其屍以狥遂屠則家并殺宋德明而隳其城七尺時軍士掠民家民與之鬭翰因發怒屠城死者數萬人投屍井坎皆滿餘悉投江流民家貲皆鉅萬翰悉有之宋祖聞江州垂破遣使詔翰使勿多殺使者至獨樹浦大風阻渡比至已無噍類矣初翰攻城莫能破有善視地者言于翰曰城形爲上水龜攻其腹脇則破矣至是陷從西南果城之脇云

論曰南唐之世淮南瀕殆孫晟死于使命劉仁贍張彥卿鄭昭業死于封疆金陵覆陷陳喬死于宰執鍾蒨死于侍從他若周弘祚之赴水李延鄒之擲筆廖居素之沉井廖澄之仰藥張雄之父子殺身胡則之一門無類皆天下偉丈夫事雖其仇敵不敢訾議也區區江淮之地有國僅四十年覆亡不暇而後世追考猶爲國有人焉蓋自先主以來傾心下士士之避亂失職者以唐爲歸先主於宋齊丘字之而不敢名齊丘一語不合則挈衣箇望泰淮門欲去先主追謝之乃已中主接群臣如布衣交間御小殿以燕服見學士必先遣中使謝曰小疾不能着幘欲冠褐可乎其待士有禮如此是足以維固人心而激發其義槩矣固宜其伏節死義之多其人也九經之説曰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嗚呼不其信矣不其信矣

唐餘紀傳卷十五

唐餘紀傳卷第十六

吳興陳鱣修

義行傳第十三

廖偃彭師暠皆楚馬氏之臣偃虔州虔化人祖爽父匡圖仕皆至刺史偃少倜儻喜奇節通左氏春秋班固漢書馬殷有國自秘書郎爲裨將戍衡山縣師暠自殷時爲將至其子希崇代立猶守右戰希崇與兄希蕚爭國希蕚被執希崇避殺兄名知師暠與之有舊怨乃命其幽希蕚於衡山使甘心焉師暠嘆曰留後欲使我弑君耶吾豈爲是哉至衡山偃在焉相與護視希蕚未嘗失人臣禮希崇意不快復遣召希蕚還長沙欲終害之偃擇勇士百人執兵衛希蕚晝夜擊柝以警非常遂築行府與師暠奉希蕚爲衡山王請命于金陵中主爲出師定楚亂希蕚遂入朝偃與師暠從行而偃爲部署輜重指揮使尤勤瘁希蕚流涕曰吾遂於逆豎非偃盡忠曷能免禍至金陵中主召見兩人歎奨之授偃左殿直軍使師暠殿直都虞候繼使偃守道州以備南漢會朗州叛潭州亦潰偃所部多潭人中夜作亂偃率親卒力戰不能支遂極罵而死中主下詔哀悼贈右領衛大將軍容州刺史謚曰節師暠未見用卒于金陵

論曰甚哉史之難於取憑也廖偃彭師暠之事五代史謂馬希崇遣師暠偃囚希蕚而師暠奉希蕚爲衡山王是偃同受囚希蕚之旨在師暠獨能全之者也江表誌則謂師暠且從希崇害希蕚偃之計誘諭而竊其謀是師暠實有害希蕚之意賴偃而僅能免者也南唐書則謂師暠奉希蕚至衡山與偃護視維謹立之爲王是二人同有衛希蕚之功而効忠於故君者也夫事出於一而詞異者三然則俾後世安據哉自今觀之江表志出其國人五代史南唐書成于宋代尚論其世則以本國之人而紀當時之事耳目所逮疑爲實録春秋之例有所見所聞所傳聞之別代史

則所聞而唐書則傳聞者也二家之言要未足據然二人齊心戮力同功紫陽綱目亦據之同辭矣吾又安得執已見而主他說哉張巡許遠之事昭如日星然兩家各有異同而朝論亦多疑信逮昌黎之言出然後是非會歸于一援昌黎以例綱目幾亦近此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姑從南唐書以成人之美云

鄭文寶福州人彥華子也初仕後主以文學選爲清源郡公仲寓掌書記遷校書郎後主歸朝群臣皆從北遷有詔南唐故臣皆許錄用文寶獨不肯言以是羈絀大梁不預仕列後主以環衛奉朝請禁絕賓謁文寶乃被簑荷笠作賣魚者以見宣譬久之後主爲之感嘆既後主卒久之文寶乃始舉進士中第仕至兵部郎中宋史有傳文寶工詩其過緱山及題綠野堂爲晏殊歐陽脩所膾炙惜諸作不傳

論曰鄭文寶詭形而謁故主隱名而不求錄于新朝視夫路人目君朝秦暮楚者相去遠矣雖其終于仕宋然跡其起家乃由策名進士省闈釋褐是直宋之舉子而非唐之故臣也故予得以義其行而異其傳云

李元清濠州人徙金陵趫捷善走能及奔馬常步入梁宋刺事後主嗣位以吉州永新與湖南聯境命元清爲永新制置使每數月一託疾不坐衙輒微服入湖南境人無知者敵人動息元清常預知之治境累年邊隍寧晏國亡以故官

起發赴京師元清心誓不復仕二國因僞稱失明召驗之揮刃將及頸目不爲瞬乃放歸濠州卒

鍾離君失其名保大中爲鍾離縣令與鄰邑許令締姻鍾離女將出適置一媵婢一日使執箕箒治地至堂前熟視地之窊處泫然淚下鍾離君適見之詰其所以婢泣曰幼時吾父於此穴地爲毬窩導我戲歲久矣而窊處未改也鍾離驚問曰而父何人婢曰吾父前兩政縣令也身

死家破我遂落民閒而更賣爲婢鍾離君遽呼牙儈質之復詢于老吏具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鍾離君急以書抵許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吾特憐之義不可久辱當以吾女之資粧先求婿以歸此女更俟閱歲別治裝于吾女俾歸君子可乎許令答曰蘧伯玉耻獨爲君子君何必自專高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然後君別求良輿以嫁君女何如則令女遂歸許氏

陳褒江州徳安縣人故唐給事中京之後也其家十世同居長幼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敦睦人無間言每食群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爲一席有犬百餘亦置一槽共食一犬不至諸犬亦皆不食有彭李者世爲其傭父以喪明嘗聞褒之子弟言舜至孝爲父瞽叟舐目而致明歸而効之不數日父目開朗陳氏嘗建書樓於別墅延四方之士肄業其間鄉里率化爭訟稀少

隱逸傳第十四

史虛白字畏名世家齊魯虛白隱居嵩少閉門著書中原喪亂與北海韓熙載來歸時先主輔吳方任用宋齊丘虛白誦言曰吾可代彼齊丘不平欲窮其技能召與宴飲設倡樂棊奕博戲酒數行使製書檄詩賦碑頌虛白方半醉命數人執紙口占筆不停綴俄而衆篇皆就詞采磊落坐客驚服虛白數爲先主言中原方橫流獨江淮豐阜兵食俱足當長驅以定大業毋失事機爲他日悔先主不能從虛白乃謝病去南遊

至九江落星灣因家焉常乘昔犢版轅掛酒壺車上山童總角負一琴一酒瓢以從往來廬山絕意世事保大初熙載爲史館修撰薦虛白可用中主召見訪以國事對曰草野之人漁釣而已安知國家大計賜宴別殿醉溺于殿陛中主曰真隱者也賜田五頃放還山及中主南遷豫章次蠡澤虛白鶴衣藜杖迎謁道旁中主駐蹕問之曰處士居山亦嘗有所賦乎曰近得谿居詩一聯使誦之曰風雨揭却屋渾家醉不知中

主變色厚賜粟帛上樽徐鉉高越謂之曰先生
高不可屈盍使二子仕乎虛白曰野人有子賢
則立功業以道事明主愚則負薪捕麋以養其
母僕未嘗介意也不敢以累公鉉越愧嘆卒年
六十八將終謂其子曰官賜吾美酒飲之略盡
尚留一榼吾死置藜杖及此酒於棺中四時勿
用祭享無益死者吾亦不歆予皆從之孫溫天
聖中仕爲虞部員外郎獻虛白文集仁宗皇帝
愛之追諡虛白沖靖先生

陳況閩人爲性夷澹操行古朴衣食乏絕未嘗
動心居廬山四十餘年學者多師事之苦思於
詩得句未成章已播遠近中主聞其名以幣聘
致之況入見布裘鹿鞹進止閒雅時方祁寒中
主見其衣單薄降手札曰欲以綾綺衣賜卿卿
必不受今賜朕自服紬綿衣三十事卿其須之
況獻景陽宮懷古詩中主稱善詔授江州士曹
掾固辭乃賜粟帛遣還山卒年七十五
張陳二將失其名字爵里保大中從查文徽攻
建州屯軍于五夫里有吳翁者善卜二將召翁
占軍事六吉未幾王延政降二將從文徽班師
復經五夫因召翁與語賚遺甚厚謂翁曰吾欲
棄人間事與翁爲林泉交可乎翁遂爲二將卜
居于隱仙岩之旁曰大將栫小將栫其駐馬之
地曰馬鞍山埋鼓角之地曰鼓角峯藏刀劍之
地曰劍山棄旗鼓之地曰鼓子逕辭文徽文徽
爲表之朝如所請二將從翁學長生久視之道
皆百餘歲而卒

沈彬洪州高安人唐末浪跡湖湘隱雲陽山好
神仙喜賦詩句法清美先主輔吳表授秘書郎
與中主游俄慨求還山以吏部郎中致仕中主
遷南都彬年八十餘矣見曰臣久處山林不預
世事臣妻曰君主人郎君今爲天子何不一往
臣遂忘其衰老而來中主命毋拜厚賜粟帛以
其子爲秘書省正字彬嘗杖策郊原指一穴謂
家人曰吾當藏骨于此遂手植一樹識之及卒
伐樹掘地至丈餘得一石槨制作精巧光潔可

鍇蓋端司篆書云開成二年壽櫟舉桁就之虔
褒中虔次子兆瑞有道術嗜酒卻粒寒暑一單
褐數十年不易跣行日數百里林栖路宿多在
玉笥浮雲二山老而不衰後不知所終
陳曙蜀人嘗舉進士唐末避地淮南多遊于蘄
州山中鄉人有會集或祭祀曙不待召而至醉
飽乃辭去由是人多虛席設醴以俟之間日或
至數家舍中惟一榻素書數十卷與蛇虎雜居
不設扃户雨雪滿室亦自若人有乘其出往闚

之者曙必自外來凡數十年顏髮不少異中主
命中書舍人高越召之不肯起後徙居鄂渚及
洪之西山不知所終
陳陶劍浦人家世業儒性沉敏博學善屬文於
聲詩曆象悉精究嘗以台鉉之器自負昇元中
來洪州將詣先主聞宋齊丘秉政自度不能合
乃止不赴嘗自嘆曰世豈乏麟鳳國家自遺之
耳因築室西山日以詩酒自娛保大末有星孛
于參芒東南指陶語人曰國其幾亡乎果失淮

南中主南遷豫章至落星灣將訪以天象恐陶
不肯盡言以其嗜鮓乃使人偽往賣鮓至門陶
果出唱鮓喜甚賣鮓者曰官舟至落星矣處士
知之乎陶笑曰星落不還中主聞之不懌遂不
復問是歲果晏駕西山產靈藥陶與妻日斸而
餌久之忽變姓名徙去宋開寶中南昌市一老
翁丫結被褐與老嫗賣藥得錢則沽酒市鮓相
對飲唱既醉歌舞道上其歌曰藍采和塵世紛
紛事更多何如賣藥沽美酒歸去青崖拍手歌

或疑為陶夫婦云
毛炳洪州豐城人隱居廬山時為諸生講經得
錢即沽酒嘗醉卧道旁有里正掖起之炳瞋目
呵之曰醉者自醉醒者自醒亟去毋撓予睡後
徙居于南臺山數年忽書齋壁曰先生不住此
千載惟空山因大醉一夕卒
許堅嘗往來雲泉寺其所居地重峦喬木人號
小將山堅性嗜魚每得魚即於火上炙之不去
鱗而食每和巾帶入溪澗中浴出即坐乾于風

日中衣服黷氣人頗近之然有異術太虛觀有
池堅放所炙魚于池中頃之化生魚遊去保大
中以異人召堅辭其名不起性喜作詩嘗題幽
栖觀云仙翁上昇去丹井寄晴壑山色接天台
湖光照寥廓玉洞絕無人老檜猶栖鶴我欲學
青蛇他時冲碧落後不知所終

唐餘紀傳卷十六

唐餘紀傳卷第十七

吳興陳霆脩

藩附傳第十五

王延政閩主曦弟也曦立拜延政建州節度使封富沙王曦淫虐不道延政累貽書諫之曦怒遣兵攻延政為延政所敗兄弟遂相讐敵延政乃以建州開國稱殷改元天德明年連重遇弒曦立朱文進為主以黃紹頗守泉州程贇守漳州許文縝守汀州泉州軍將留從效詐其衆曰富沙王兵取福州矣吾屬世為王氏臣安能交臂事賊乎遂與州人共殺紹頗迎王繼勳為刺史漳州聞之亦殺贇迎王繼成為刺史文縝懼以汀州降延政延政已得汀州即命繼勳繼成守泉漳二人皆延政子弟也重遇乃殺文進傳首建州以自歸裨將林仁翰又殺重遇遣迎延政都福州延政未即徙遣其從子繼昌守之中主聞閩亂遣查文徽率師致討閩人苦王氏之亂皆刊木開道以通我師於是延政兵屢敗詳

在文徽傳保大三年八月克建州執延政遷其族于金陵拜延政羽林大將軍封鄱陽王
留從効泉州牙將也朱文進以黄紹頗守泉州從効不附乃與州人攻殺紹頗迎王延政族子繼勳爲刺史州歸延政及延政降唐從効乃執繼勳歸之金陵遂據泉州會李弘義據福州雖受唐節鉞而崛強不朝唐發兵攻之竟敗福州附于吳越從効亦遂更擅漳州朝不能討郎以泉州爲清源軍拜從効節度使封晉江王嵗通職貢而已周世宗時從効遣牙將蔡仲興作商人間道至汴都求置邸内屬是時世宗與中主盟書淮爲界遂不納從効仍附于唐宋建隆三年從効卒牙將陳洪進執其子紹鎡歸之金陵推張漢思爲留後乾德元年洪進復幽漢思而身代其位請命于宋宋改清源爲平海軍仍授洪進節度遂與唐絶
馬希萼馬希崇皆殷子也殷傳位至希範希萼以庶長當爲朗州節度使希範卒同母弟希廣襲位希萼來奔喪希廣感於衆言謂其來必不善遂以兵迎之于砆石止之碧湘宮厚賂以遣之希萼憤而去送欵于金陵舉兵以攻希廣且誘溪洞諸蠻爲助希廣遣劉彦瑫許可瓊等禦之戰於湄洲大敗希廣恨遣使請兵中朝漢師不能出希萼率舟師沿江而上下湘鄉遂至長沙屯水西希廣將彭師暠請令可瓊等陣山前而已趨岳麓後夜擊之當必得志會可瓊已陰送欵于希萼遂沮其議明日希萼攻長樂門始戰微卻既而可瓊奔于希萼於是内兵皆潰希廣匿于慈堂擒而縊之保大九年正月希萼遣使貢方物中主加之冊禮封爲楚王希萼悉以軍政任其弟希崇希崇與楚舊將徐威陸孟俊魯縮等謀作亂縱悪馬十餘匹以壯士執檛隨之突入其府刼庫兵以縛希萼迎希崇嗣位希崇命彭師暠囚希萼于衡山將使甘心焉師暠不從與廖偃相護視共立希萼爲衡山王請命金陵中主爲出師定楚亂時希崇亦來請援詔

便宜進討希崇以見伐也謀出兵拒戰或
迟童謠云鞭打馬馬急走此舉應之矣不
之便希崇不得已遂降希萼亦來見鎬稱
[illegible]勞遂犒遣其兄弟俱入朝湖南悉下詳在
以史及鎬傳希萼等至金陵中主封希萼楚
王居之洪州希崇領舒州節度使居之揚州周
世宗攻淮南揚州陷下詔撫安馬氏子孫已而
唐復揚州希崇率其兄弟十七人奔于周周
希崇右羽林統軍餘皆爲節度行軍司馬希

晉金陵而終初湖南既平望氣者言南楚之
氣色猶盛當有王姓者起焉中主思厭之問
之將領處南楚者孰爲王姓或以永州刺史
王溫對中主疑其當之遣使拜溫征南將軍賜
郎綾巾縹密置毒于巾中溫拜賜着巾俄頃
裹而死一云王逵舉兵襲長沙擒之蓋其徽
云

文傳第十六

氏閩將 余洪妻唐師下建州裨將王建封得
之以其有色而自持堅貞不撓不敢犯獻之大
將查文徽文徽欲納之鄭大罵曰王師弔伐當
褒錄節義以表勵風俗建封出行伍尚知見憚
君元帥也乃欲爲禍首耶文徽大慚亟訪其夫
歸之

吳媛淩儀人唐史官競之後父志野義不仕梁
南遊于吳遂家廬陵媛適段甲生子未晬段卒
父母以媛少議嫁之媛勞而自誓乃不敢奪事
舅姑極孝謹教所生子爲善士韓熙載使江西
爲表其節云

聶氏太平縣民聶其女父早歿女與母居一日
隨母入山採薪母爲虎攫去蹲踞方食女持柴
刀自虎後躍登其背用手按連割其頸同樵見
者呼噪助砍之虎奮擲不得脫遂自困殪女捨
歸告隣里共收母屍時女年方十三歲衆皆異
之

方技傳第十七

吳廷紹爲太醫令先主因食飴喉中噎國醫皆

其龍治廷紹尚未知名獨謂當用楮實湯遂進
一服疾失去馮延巳苦腦中痛數日不減廷紹
密詰廚人曰相公平日嗜何等對曰多食山雞
鷓鴣廷紹曰吾得之矣以甘草湯亦愈群醫
默識之他日取用之不驗或扣之答曰噎因甘
起故以楮實湯治之山雞鷓鴣皆食烏頭半夏
故以甘草湯解其毒耳聞者大服
潘扆往來江淮間自稱野客嘗依海州刺史鄭
匡國不甚見禮館之馬廐一日從匡國獵近

南唐書卷十五　本十六

郊匡國妻行至廐中因視扆所居四壁蕭然葦
席竹笥而已發笥視之一錫丸亦頗怪之扆歸撿
視大驚曰何物婦人觸吾劍賴吾攝其光否不
然身首殊矣或以告匡國匡國神之然曰劍客也
求學其術扆曰姑一試之乃俱至靜院探懷出
二錫丸置掌中俄而氣出指端如二白虹旋繞
匡國頸鏘然有聲匡國汗下如雨曰先生之術
神矣觀止矣扆笑引手收之復爲錫丸匡國表
薦于先主召居紫極宮數年卒

李廷珪又造墨如其父超自易水徙江南定居
歙州初姓奚朝廷賜姓李氏廷珪弟廷寬子文
用皆襲其業然皆不及廷珪南唐以澄心堂紙
龍尾溪硯及廷珪墨爲文房三寶當其時有貴
族嘗誤遺廷珪墨一丸於池中以爲水所壞因
不復取既踰月臨池飲偶墜一金器乃令善
水者下取之併得其墨光色不變表裏若新緣
是世皆知寶藏
譚紫霄泉州人先有道士陳守元者掘地得木

南唐餘紀傳卷十七　本十七

札數十貯銅盎中皆漢張道陵符籙朱墨若新
紫霄盡得通之遂自言得道陵天心正法劾鬼
神治疾病多效廬山僧闢路有大石當道堅不
可去紫霄索杯水噀之令工施鑱應手如粉後
主聞其名召見賜官不受宋開寶初年百餘歲
隱化于廬山栖隱洞之道館
木平者不辨其爲名號保大初中主聞其異徵
至金陵出入宮掖賜賚頗厚他日從中主登百
尺樓中主謂曰新建此樓制度佳否對曰樓甚

佳。左宜望火。上初不諭其旨居數載木平卒交
淮甸交兵自壽陽置烽候以應詔安山中主曰
夕登此樓瞻望動靜木平蓋前知云
耿先生者父雲爲大校耿少爲女冠玉貌纖爪。
常著碧霞帔。自稱北大先生。始因宋齊丘以進
嘗於宮中搦麥顆成圓珠。光彩奪目。粲然郎真
大食國進龍腦油。中主秘惜。耿取視之曰。此未
爲佳者。乃以夾練囊貯白龍腦數斤。懸之。有頃
瀝液如油。香味愈於所進者。遂得幸于中主。居

久之。宮中忽失宋太后所在。耿亦隱去。中外大
駭。有告者云在都城外方山寶華宮。中主亟命
齊王景達往迎太后還住宮。道士皆誅死。耿亦
自此不得入宮。然猶往來江淮不絕。宋開寶中
人猶傳寫其像云
裴長史失其名新羅國人慕華歸唐唐居之建
州長史則其本國官稱也後主朝金陵危困建
通守查元方知其有伎術遣赴金陵五月行至
歙州長史託疾不進密告刺史龔慎儀曰有狀

託之附奏言金陵事者五一金陵立春節後有
灾謐寧無事二潤州城九月當陷三朱令贇舟
師氣候不過池州四江州血氣覆城五明年春
末夏初血塗原野已而皆如其言

伶人傳第十八

申漸高昇元中爲教坊部長時關征苛急屬畿
內旱先主一日宴北苑顧侍臣曰近郊頗得雨
獨都城未雨何也得非刑獄有冤濫乎漸高遽
進曰大家何怪。此乃雨畏抽稅。故不敢入京耳。

先主大笑明日下詔弛稅額信宿大雨霑洽周
本自吳時有威望先主既代吳慮其懷異因內
宴引鴆酒賜本本覺之輒取御杯均酒之半以
進曰願以此上千萬壽爲明君臣一心先主失
色左右莫知所爲漸高詐徘戲舞袂升殿曰勅
賜臣漸高併飲之納金杯懷內趨而出先主密
遣中人持藥解之不及腦裂而死賜酒事或謂先主賜徐知
訓按先主有國時知訓死久矣且知訓柄吳所嘗欲害先主家非先主可加鴆者也故從周本
爲是

楊花飛者保大初居樂部中主初嗣位春秋鼎盛留心内寵宴私擊鞠畧無虛日嘗乘醉命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飛惟歌南朝天子愛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上悟覆盃大懌厚賜金帛以旌敢言且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固不當有衘璧之辱也翼日罷諸宴賞留心庶事圖閩予越幾致強覇

李家明與楊花飛爲同伍保大初宋齊丘止十子輒死悲哭踰月齊王景達勉之不肯止家明曰是易喻爾作紙鳶大書其上云一子不能捨如讓皇百口何縱之墜其第中齊丘取觀爲拉涙而出中主失江北遷都豫章龍舟至趙屯舉酒望皖公山曰好青峭數峰不知何名家明對曰此舒州皖公山也因獻詩曰皖公山縱好不落酒盃中中主太息爲罷酒

李冠者散樂也善吹洞簫悲壯入雲中主將召隷教坊會軍旅事興不暇未幾中主殂國家多故音樂之事遂成衰減初司徒李建勳號知音遇冠絶嘆賞之建勳死冠無所依因渡江北游流落梁宋間每醉輒登市樓作數曲聽者慘怛人以比李龜年丁天寶之末云

唐餘紀傳卷第十七

唐餘紀傳卷第十八

吳興陳霆脩

別傳第十九

徐鉉字鼎臣廣陵人十歲能屬文與韓熙載齊名江南謂之韓徐仕南唐擢累翰林學士御史大夫吏部尚書鉉在江南善談吐以名臣自負當宋師見伐欲以口舌存其國乃奉使求緩師宋祖知其有口辨不欲使眩其能特以班行武弁之憒書者爲之館伴鉉詰論終日卒無以對

未如之何既入見緩頰言曰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名久之宋祖令更敷奏鉉曰陛下如天如父天乃能葢地父乃能庇子煜事陛下如子事父畏天服大極其恭順奈何見伐其說累數百言宋祖曰爾謂父子是矣然可爲兩家乎鉉無以對默然而退及江南下鉉隨後主至京師宋祖責之鉉對曰臣仕江南國亡不能死臣之罪也不當問其他宋祖宥之以爲太子率更令仍直學士院加給事中散騎常侍太平興國中太宗問鉉卿見李煜否對曰臣安敢私見之太宗曰卿第往且言朕有命可矣鉉遂徑詣門者以朝禁拒之鉉言我乃奉旨來頋見太尉門者爲通使俟庭下頃之後主紗帽道衣而出鉉方拜後主遽引其手以上鉉固辭後主曰今日豈有此禮因延坐鉉引席少偏處之後主起持鉉大笑已而默不言忽復長吁曰當時悔殺却潘佑鉉無語而辭出已而有旨再對詢後主何言鉉不敢隱太宗銜之是歲七夕値後主生辰因命

故妓作樂侑飲聲徹第外太宗聞之怒又聞其故國不堪回首之詞加怒焉遂命秦王移具過飲竟有牽機藥之賜庭前反卻數十回首足相就俄仆而卒葢太宗於諸降王固有不能相容之意然後主之禍則鉉之一見亦其一驂乘也鉉仕宋貶靜難軍行軍司馬卒于邠州鉉好李斯小篆尤得其妙隸書亦工平時尺牘士大夫皆珍藏之有集三十卷

論曰人臣之義有死無貳臣之事君猶婦之

適夫也婦從一曰貞臣不貳曰忠是故易主
則臣爲無取改適則婦爲可棄自有天地以
来固未有能逃此義者也六人者在唐以其
文學之長而受國中外之寄首而宰執次而
法從内而朝貴外而牧守其平時受眷加于
諸臣而臨難背君俛首新主斯二心之夙懷
而三嫁之不耻者也別而傳之使自異于唐
之諸臣豈爲過哉或曰唐之死節者衆矣如
郭廷謂之出降龔愼儀之懷異盧絳之就招

鄭彦華之自全凡皆悖義者也子不彼之責
而獨不貸于此六臣者何歟曰廷謂彦華武
夫也愼儀戍士也盧絳俠徒也彼其見誼不
明執德不固固當然者又其臨事也廷謂則
内禀朝旨愼儀則繼郞遇害盧絳以戕賊而
受戮彦華圖再舉而自救是皆有可諉而以
爲不足責乃若六臣平居誦法孔孟論説詩
書君臣大誼講之不爲不熟一旦國亡縱不
能蹈殺身成仁之節亦復不思隱身抗志之

義顧貪冒榮寵委身新朝靦焉無恥所見曾
不如開封逆旅之婦人然則奚取于文學若
此而無恥則江總之負主恩德林之受周命
皆無足議者矣故今列其行實於伶人之後
契丹之前而異其名曰別傳以爲是夫也在
人品則居末去夷狄則非遠例唐臣則不類
斯春秋責備之意也嗚呼後有秉良史之筆
者其能異諸

殷崇義夫其事始仕南唐擢累翰林學士除大

丞出主遷南都命以樞密使與嚴續輔太子留
守金陵後主嗣位進右僕射同平章事宋開寶
二年五月罷爲潤州節度使同平章事改制度
以司空知左右内史事後主納款崇義率百官
降于軍門入宋以其在江南久居文學之任命
處之館閣人之諸降王死多出非命其故臣或
宣怨言太宗命俱録之館中俾脩太平御覧等
書洎其編帙豊其廪餼諸臣多卒老其中崇義
其一也崇義入宋改名湯悦太宗嘗命其撰江

南録十卷筆削之際不無高下當時識者徵
少之
張洎始筮爲句容縣尉時太子弘冀卒有司加
謚宣武洎上書謂世子之職在問安侍膳今標
顯武功垂示後世非所以防微杜漸也洎既知
中主猶銜弘冀專殺事其說蓋出於揣摩中主
果謂然改謚曰文獻洎由此遂爲中主所識擢
登朝以文學授館職擢累中書舍人比苑有清
輝殿洎與徐遊爲學士谷心堂建亦預機密于
其中張佖以内史舍人知禮部貢舉洎言其有
遺才於是命洎覆試復放進士王倫等五人其
爲人主寵信如此洎嘗與潘佑善並官西省既
而所趣馴異情好頓衰佑每嘆曰堂堂乎張也
難與並爲仁矣後佑抵罪死洎頗有力焉江南
内附貢奉事與洎嘗奉使大梁中朝公卿喜其
有文頗加愛賞宋師圍金陵事勢日迫洎與陳
喬約同死國已而城陷喬要洎同死竟背去之
喬嘆既自縊死後主比遷洎隨入朝太祖責曰

汝教李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洎所草召援兵
蠟書示之洎謝曰書實臣所爲犬吠非其主此
其一耳他尚多今得死臣之分也太祖奇之以
爲太子中允久之遷諫議大夫太宗朝宰相請
用爲翰林學士竟以其行義不及不許初洎將
命入貢作十詩以詆訾汴京風物至本一堆灰
之句蘇易簡時得其親書及是與易簡同事爭
寵不相能易簡語同列曰清河更作畢郎以一
堆灰之句進呈矣洎聞之爲少屈然以巧宦竟
至參知政事洎初爲寇準所薦奉準甚謹繼知
上嫉準遂揣摩百端奏準誹謗於是準坐免其
險詖如此至道三年病卒
張佖毘陵人後主朝仕爲考功員外郎進中書
舍人開寶五年既損制度改内史舍人後主雅
好文事雖當末運猶留意于科第以佖有文使
知禮部貢舉揭榜之前夕有程貞者夢人報已
與王倫等五人及第貞驚喜詣省門遇閽遂張
觀智顗謂曰榜在雞行街何勿勿至此既寤則

聞楊遂等三人中選其夏後主疑似頗任私意命張洎覆試遂再放王倫等五人乃知洎雖矯似之弊然前定固如此明年癸酉附榜則雞行之應也似隨後主附宋以故臣見叙太宗朝似在史館一日問曰卿家每食多客叙談何事似曰臣之親舊多客都下困窮乏食臣累輕而俸優故常過臣飯臣不得拒焉然止菜羹而已明日上遣抉行者伺其餓客郎其坐取食以進果止糝飯菜羹仍皆陶器上喜其不隱遷官郎中其第宅在故里人稱菜羹張家云

周惟簡鄱陽人隱居明易後主聞其名召至金陵起布衣爲集賢殿侍講頃之以虞部郎中致仕還山金陵受圍間道召還使入後苑講否卦賜之金紫後主思得奇士能使兵間者張洎薦惟簡可以談笑和解乃授給事中副徐鉉使宋後主手疏言惟簡託志如門存心道典伴臣脩養不預公途嘉爲之聲價聳動朝聽比至太祖召見詰責鉉猶懇奏不已惟簡惶恐反言曰臣

本野人未嘗仕宦李煜強遣來未嘗預聞使指伏聞終南山多靈藥願得棲隱太祖許之金陵平命爲國子周易博士判監事居久之或謂曰終南之言不酬且得罪惟簡不得已上表求解官以遂初志改虞部郎中致仕授其子繕京兆鄠縣主簿使就養太平興國中復表求仕授太常博士遷水部員外郎卒

查元方文徽長子事後主爲水部員外郎以有文俾兼吉王從謙掌書記從謙朝京師宋祖命知制誥盧多遜燕從謙于館多遜奕棋次顧元方曰江南竟何如元方歛袵曰江南事大朝十餘年極君臣之禮不知其他多遜推枰愧謝曰勿謂江南無人使還守建州江南國亡盧絳據歙州謀起義傳檄至建元方立斬其使及絳平太祖聞元方所爲大悅擢殿中侍御史改知泉州卒官元方子道龍圖閣待制始徙家海陵純厚長者以文行稱於時自金陵破士族流離多貧困失職惟道盡力收卹聚食或至數十人得

任子恩則以史族人無親疎之間異姓亦分俸
給之時其婚姻由是查氏在宋遂爲海陵望族

志界第二十

南唐之疆上其始有楊吳之舊南接五嶺而界
於虔北抵淮泗而限於淮東距大海西連鄂岳
此其四境之大勢也處之内向則有袁吉鈞撫
饒信江洪而洪爲都會其北則海泗光爲兩淮
之外藩淮之内甸楚泰通楊障其東而楊爲東
都雄濠廬壽舒黄蘄擁其西北南而濱江則滁

和二州爲江南之屏蔽泰以海陵縣升建雄以
天長六合縣割置此則受代之後分創於昇元
保大之世者也絶江而南其鉅鎮則昇潤池雄
遠雄遠古當塗郡宣歙興之聯屬盡東西相倚爲輔東
南距吳越則常爲邊境西隣湖南則鄂從畫疆
保大初出師平王延政凡得建汀漳泉四州継
割延平劒津之地創州曰劒湖南平後奄有全
楚其要劉則潭朗岳三州並歸版圖南撫宜桂
討其前後覬摹亦雄張矣初建州既平諸將欲
乘勝取福州宋齊丘獨薦陳覺往諭謂可不煩
兵戈而下既而李弘義拒命吳越借援唐兵凡
再敗於是福州竟入吳越泉漳亦乘勢崛強相
継自擅唐雖授之節鉞徒羈縻而已先是保大
中偏師平楚唐勢幾振惜乎邊鎬非材楚平之
頃凡其金帛珍玩倉粟下及舟艦亭館花果之
美者悉收迸于金陵楊継勳徵湖南稅賦務爲
苛刻粮料使王紹顏復減尅士卒粮賜是致奉
節軍使孫朗曹進等搆怨作亂奔投朗州時劉

言乂懷叛志問朗欲復取湖南可乎朗曰某在
金陵数年見其政事無章蓋朝無賢臣軍無良
將忠邪無別賞罰靡當朗請爲公先驅取湖南
如拾芥耳於是言大喜遣其將王逵襲鎬諸將
胥遁全楚復失岳州雖夙據亦併沒焉交泰之
初周師卒伐折北不支淮甸之地爲州十四悉
表獻于周其外在江北者蘄黄漢陽汉川亦行
割隷自是與周畫江爲界地褊勢迫止限一水
乃用唐鎬謀遷都洪州是爲南都時以迫遷凡

百草創地既狄隘制復踈畧既遷之後府寺營
兆十不容一中主殊懊悔群下讚〻咸思東還
未幾中主殂後主於金陵嗣立南都遂罷飾矣
東都廢燬于淮南丧師之際入周之後改爲節
鎮終唐之世相與始終者惟饒金陵之西都初
唐天祐中布衣錢亮寓居于昇嘗謂人曰金陵
王氣復興當有申生子應運于此至先主典郡
亮謁之退謂其左右曰建業之地復興帝都郎
郡侯是也徐温心忌乃徙先主于潤因廣脩廨

署濶布城隍期已當之亮又言曰此修道之主
也既而先主受禅竟于此刱建帝都先主生戊
申即申生應也唐之有國雖肇跡于楊而實𥝩
本于昇比其盛也二都並建列郡聯輔長淮爲
之外限而大江爲之内阻于時天命未一中國
有故用能據形便以定基扼隘塞以固境厲兵
將以威侮自中朝而視隠然南服一敵國也迨
保大末淮甸入周稱藩内附於是國勢頓弱亡
形著矣後主継立雖以文雅飾國仁厚結民柰

之何酷奉浮屠廣營塔寺國用耗竭朝政無章
上下蠹積廢然弛惰如一病瘵久虚之人曾不
能振起都城被兵長圍容合其亡滅係諸旦夕
而張洎笙乃妄謂宋師已老將自遁去后主益
甘其語晏然自安方召隠士周惟簡講易否卦
命員外郎伍喬放進士孫確等二十八人及第
其所施爲大抵如是故雖地險可以固國而其
人事卒不能保邦君臣係縲國社竟墟要有可
咎者云

附録第二十一
契丹事見唐書及五代史今取其事之繫南唐
者爲傳先主昇元二年契丹主耶律德光及東
丹王各遣使　馬未獻別持羊三萬口馬二
未斷以　市羅紈茶藥先主從之於是
[illegible]詔中書舍人江文蔚作
[illegible]神功遹於三古皇
[illegible]結軼粤六月契丹
[illegible]寺少令高徒煥奉

書致貢咸集都邑公卿庶尹拜手稽首稱賀以
爲文德所服受命之符若乃鴻荒以降驪馬速
師耀武以信威有所不及任筭以御物有所不
從詩頌太原之師則用伐矣漢開朔方之地則
崇力矣若我宣猷大麓偃德無私刑于朝廷以
及于荒服旃裘左袵捧日分光殊方異産充庭
納貢曰垂衣裳而天下治斯之謂矣有司紀美
列于繪事傳曰主上明聖而德不聞有司之過
也臣職在翰墨親睹隆平敢獻替白赫矣聖武

纂唐之緒要荒之長駿奔來附伏波之柱單于
之臺遺鏃徒費獻琛靡來我后穆穆我網恢恢
重譯曰貢皇哉唐哉四年德光遣使獻馬百疋
於是先主遣通事舍人副四方舘事歐陽遇借
鴻臚少卿使契丹假道于晉高祖不許遇及境
而復中主嗣位遣使者公乘鎔航海繼好既至
而契丹主兀欲被弑弟述律遺中主書曰大契
丹天順皇帝謹致書大唐皇帝闕下貴朝使公
乘鎔等自去秋已達東京海岸適遭國禍今年

正月二十六日部署一行并諸儀物兵鎧已至
燕京茲蒙敦念先朝踐脩舊好既增摧痛又切
感銘貴國長直官工朗陳篆取間道先回用附
谷報公乘鎔等已遣伴送使陳植等同回止俟
便風即令引道公乘鎔亦進蠟書曰臣鎔自去
年六月離甖油七月至鎮東關遣王朗奉表契
丹九月乃有畨官夷離畢部牛車百餘乘及鞍
馬沿路置頓十月至東京留三日契丹主遣閤
廐使王廷秀稱詔勞問兼述泰寧王燕王九月

同行大事兀欲即世母妻併命又遼東以西水
潦壞道數百里車馬不通今年正月方至幽州
舘於愍忠寺先迎御容入宫言先欲見唐皇帝
面乃引見加舊儀問國書中機事臣即述奕世
歡好當謀入分裂之事契丹主喜問復有事否臣
云軍機別有密書契丹主接置袖間乃云吾與
唐皇帝一如先朝往來因置酒合樂又諭臣曰
使人泛巨海而至不自意衣粼骨肉道路有聞
必亦憂恐手斟一玉鍾酒先自啜乃以勸臣令

飲醻自旦至日晡始罷自是数遣使宣勞二日一賜食謹遣王朗賫殿號于歸閩奏殿號手不知何等語也初宋齊丘謀間晉會契丹使燕人高霸来聘歸至淮北唐陰遣人刺殺之霸有子乾從行匿之濠州於是契丹頗信以為霸之死出於晉人保大十二年述律遣其舅来夜宴淸風驛起更衣忽仆于地視之失其首矣厚賞捕賊不得久乃知周大将荊罕儒知契丹使至思遣客刺之以間唐乃下令能得吾枕者賞三百緡俄有劍客田英得之即給賞如約仍舁人語之曰能得江南首使首賞三千緡英果得之自是契丹與唐遂絶及世宗攻淮南叔暴我罪曰倆敢拒抗大邦垂数十載奉累朝多事與北虜交通厚啓戎心誘為邊患所罪狀我雖非一然首以通契丹為興師名方石晉以父事契丹而契丹每以兄事南唐蓋戎狄習見唐之威靈故聞後裔在江南猶尊之不敢與他國齒南唐頗亦恃以自驕其實相結約撓中原皆虛辭非實能為南唐助也

高麗事具唐書及五代史今書南唐所載異聞及高麗通南唐之見於傳記者高麗至五代初國名大封其王高氏名躬乂躬乂晚年果於誅殺吳順義二年當梁之龍德二年為海軍統帥王建所弒建自立去大封之名復稱高麗以開州為東京平壤為西京吳天祚二年當晉之天福元年敗新羅百濟於是倭耽浮騅千羅鐵勒東夷諸國皆附之有二京六府九節度百二十郡内列十省四部官朝服紫丹緋綠青碧青碧以年序遷綠以上選才能賜之俸祿賜以田租尚冠禮畧如古制婚姻男女執手自相媒許俗喜匾頭生男旦旦按壓其首惟恐不匾也昇元二年遣使来貢方物所上書稱賤大畧云今年六月内當國中原府入吳越國使張訓等回伏聞大吳皇帝已行禪禮中外推戴即登大寳者伏惟皇帝陛下道契三無恩涵九有堯知天命已去郎禪瑶圖舜念曆数在躬遂傳王璽逮夙

惟膺隨護託生成所恨沃日波遥浮天浪潤李
過龍飛之旦阻申燕賀之儀無任歸仁戴聖鼓
舞激切之至儀式如表而不稱臣先主御武功
殿設細仗見其使自言代主朝覲拜舞甚恭宴
於崇英殿出龜茲樂作番戲召學士承旨孫晟
侍宴三年又遣其廣評侍郎柳勲律來貢方物
其後史冊殘缺來否不可考矣

是書脩成 南淮先生取而後讀謂其延唐
病宋蓋史斷系東周之誼書時起例蓋綱目
處要統之法徵文考獻蓋春秋取實書之意
遂出俸餘付之梓且命邑民吳同德氏董其
事閱月以刊本呈屬之記室士林謂 南淮
斯刻蓋將嘉惠來學豈惟雅好文事而已抑
吳子之率義共事宜得附書曰併識於右

是歲冬孟吉陳霆跋并書

唐餘紀傳卷第十八終

唐餘紀傳十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陳霆撰霆字聲伯德清人宏治壬戌進士官至山西提學僉事是書凡圖紀三卷列傳十卷家人傳一卷忠節傳一卷義行傳一卷隱逸傳一卷藩附傳一卷列女傳一卷方技傳一卷伶人傳一卷別傳一卷志略一卷附錄一卷大旨以南唐承唐之正統蓋與姚士粦後梁春秋均欲竊取通鑑綱目帝蜀之意而不知其似是而非者考陸游南唐書謂唐憲宗第八子建王恪生超超生志仕爲徐州判司志生榮榮生昪而歐陽修五代史則云家世微賤與游說迥殊則其系出唐後與否宋代已多異議且自李璟已附於周李煜又始終奉宋正朔當時已以藩臣自居後世忽以正統歸之尤爲乖剌其體例多學步新五代史如唐莊宗亡於伶人事關興廢故歐陽修別傳伶官至申漸高等四人其事微矣乃亦別立傳將修唐書者必爲黄幡綽等立傳乎唐六臣新五代史別傳以其賣國也乃亦摭徐鉉殷崇義張洎張佖周惟簡查元方以足六臣之數不知其隨主而降與許善心一例也

如此之類皆有效肇之失況旣以南唐繼唐自應
正其爲帝而羿曰先主璟曰中主煜曰後主復仿
陳壽蜀志之例尤進退無據至於雜採稗官漫無
刊削又其小失矣胡恢之書雖佚馬令陸游二書
具在何必作此屋下屋也

吴越紀餘五卷附襍詠一卷

〔明〕錢貴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初花橋水閣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吴越紀餘五卷附雜吟一卷》提要

吴越紀餘目録

吾錢氏由越而徙于吴于兹九世矣古人云越人宜知越之故余吴越人也可不知吴越之故哉顧其事之所遺散出於羣書不可勝紀爰摭其大綱爲三百雜擬其事之可信者又三十五首爲吴越紀餘用備全書之一指以俟正於有道云正德庚午春日長洲錢貴元抑著

吳越紀餘卷第一

敘編年

夫垂統莫大於魯史故編年以魯爲主然必表歲於周王之上而以魯繫之君臣之分也吳越分注魯君之下又中外之辨也壽夢能大其國故吳始列於編年越則以句踐之世爲入春秋之始而編年不預焉然舉吳而越亦因可考矣

丙子 周簡王元年
魯成公六年 吳子壽夢元年

丁丑 簡王二年
成公七年 壽夢二年

戊寅 簡王三年
成公八年 壽夢三年

己卯 簡王四年
成公九年 壽夢四年

庚辰 簡王五年
成公十年 壽夢五年

辛巳 簡王六年
成公十有一年 壽夢六年

壬午 簡王七年
成公十有二年 壽夢七年

癸未 簡王八年
成公十有三年 壽夢八年

甲申 簡王九年
成公十有四年 壽夢九年

乙酉 簡王十年
成公十有五年 壽夢十年

丙戌 簡王十一年
成公十有六年 壽夢十一年

丁亥 簡王十二年
成公十有七年 壽夢十二年

花橋水閣

戊子 簡王十三年
成公十有八年 壽夢十三年

己丑 簡王十四年
襄公元年 壽夢十四年

庚寅 靈王元年
襄公二年 壽夢十五年

辛卯 靈王二年
襄公三年 壽夢十六年

壬辰 靈王三年

襄公四年　壽夢十七年
癸巳　靈王四年
襄公五年　壽夢十八年
甲午　靈王五年
襄公六年　壽夢十九年
乙未　靈王六年
襄公七年　壽夢二十年
丙申　靈王七年
襄公八年　壽夢二十一年
丁酉　靈王八年

襄公九年　壽夢二十二年
戊戌　靈王九年
襄公十年　壽夢二十三年
己亥　靈王十年
襄公十有一年　壽夢二十四年
庚子　靈王十一年
襄公十有二年　壽夢二十五年
辛丑　靈王十二年
襄公十有三年　諸樊逾元年
壬寅　靈王十三年

襄公十有四年　諸樊二年
癸卯　靈王十四年
襄公十有五年　諸樊三年
甲辰　靈王十五年
襄公十有六年　諸樊四年
乙巳　靈王十六年
襄公十有七年　諸樊五年
丙午　靈王十七年
襄公十有八年　諸樊六年
丁未　靈王十八年

花橋水閣

襄公十有九年　諸樊七年
戊申　靈王十九年
襄公二十年　諸樊八年
己酉　靈王二十年
襄公二十有一年　諸樊九年
庚戌　靈王二十一年
襄公二十有二年　諸樊十年
辛亥　靈王二十二年
襄公二十有三年　諸樊十一年
壬子　靈王二十三年

襄公二十有四年　諸樊十二年
癸丑　靈王二十四年
襄公二十有五年　諸樊十三年卒
甲寅　靈王二十五年
襄公二十有六年　餘祭元年
乙卯　靈王二十六年
襄公二十有七年　餘祭二年
丙辰　靈王二十七年崩
襄公二十有八年　餘祭三年
丁巳　景王元年
花橋水閣
襄公二十有九年　餘祭四年弑
戊午　景王二年
襄公三十年　夷昧元年
己未　景王三年
襄公三十有一年　夷昧二年
庚申　景王四年
昭公元年　夷昧三年
辛酉　景王五年
昭公二年　夷昧四年
壬戌　景王六年

昭公三年　夷昧五年
癸亥　景王七年
昭公四年　夷昧六年
甲子　景王八年
昭公五年　夷昧七年
乙丑　景王九年
昭公六年　夷昧八年
丙寅　景王十年
昭公七年　夷昧九年
丁卯　景王十一年
花橋水閣
昭公八年　夷昧十年
戊辰　景王十二年
昭公九年　夷昧十一年
己巳　景王十三年
昭公十年　夷昧十二年
庚午　景王十四年
昭公十有一年　夷昧十三年
辛未　景王十五年
昭公十有二年　夷昧十四年
壬申　景王十六年

昭公十有三年　夷昧十五年
癸酉　景王十七年
昭公十有四年　夷昧十六年
甲戌　景王十八年
昭公十有五年　夷昧十七年
乙亥　景王十九年
昭公十有六年　僚元年
丙子　景王二十年
昭公十有七年　僚二年
丁丑　景王二十一年

花橋水閣

昭公十有八年　僚三年
戊寅　景王二十二年
昭公十有九年　僚四年
己卯　景王二十三年
昭公二十年　僚五年
庚辰　景王二十四年
昭公二十有一年　僚六年
辛巳　景王二十五年
昭公二十有一年　僚七年
壬午　敬王元年

昭公二十有三年　僚八年
癸未　敬王二年
昭公二十有四年　僚九年
甲申　敬王三年
昭公二十有五年　僚十年
乙酉　敬王四年
昭公二十有六年　僚十一年
丙戌　敬王五年
昭公二十有七年　僚十二年弑
丁亥　敬王六年

花橋水閣

昭公二十有八年　闔廬元年
戊子　敬王七年
昭公二十有九年　闔廬二年
己丑　敬王八年
昭公三十年　闔廬三年
庚寅　敬王九年
昭公三十有一年　闔廬四年
辛卯　敬王十年
昭公三十有二年　闔廬五年
壬辰　敬王十一年

定公元年　闔廬六年
癸巳　敬王十二年
定公二年　闔廬七年
甲午　敬王十三年
定公三年　闔廬八年
乙未　敬王十四年
定公四年　闔廬九年
丙申　敬王十五年
定公五年　闔廬十年
丁酉　敬王十六年
花橋水閣
定公六年　闔廬十一年
戊戌　敬王十七年
定公七年　闔廬十二年
己亥　敬王十八年
定公八年　闔廬十三年
庚子　敬王十九年
定公九年　闔廬十四年
辛丑　敬王二十年
定公十年　闔廬十五年
壬寅　敬王二十一年

定公十有一年　闔廬十六年
癸卯　敬王二十二年
定公十有二年　闔廬十七年
甲辰　敬王二十三年
定公十有三年　闔廬十八年
乙巳　敬王二十四年
定公十有四年　闔廬十九年
丙午　敬王二十五年
定公十有五年　夫差元年
丁未　敬王二十六年
花橋水閣
哀公元年　夫差二年
戊申　敬王二十七年
哀公二年　夫差三年
己酉　敬王二十八年
哀公三年　夫差四年
庚戌　敬王二十九年
哀公四年　夫差五年
辛亥　敬王三十年
哀公五年　夫差六年
壬子　敬王三十一年

哀公六年　夫差七年
癸丑　敬王三十二年
哀公七年　夫差八年
甲寅　敬王三十三年
哀公八年　夫差九年
乙卯　敬王三十四年
哀公九年　夫差十年
丙辰　敬王三十五年
哀公十年　夫差十一年
丁巳　敬王三十六年

哀公十有一年　夫差十二年
戊午　敬王三十七年
哀公十有二年　夫差十三年
己未　敬王三十八年
哀公十有三年　夫差十四年
庚申　敬王三十九年
哀公十有四年獲麟　夫差十五年
辛酉　敬王四十年
哀公十有五年　夫差十六年
壬戌　敬王四十一年

哀公十有六年孔子卒　夫差十七年
癸亥　元王元年
哀公十有七年　夫差十八年
甲子　元王二年
哀公十有八年　夫差十九年
乙丑　元王三年
哀公十有九年　夫差二十年
丙寅　元王四年
哀公二十年　夫差二十一年
丁卯　元王元五年

哀公二十有一年　夫差二十二年
戊辰　元王六年
哀公二十有二年　夫差二十三年

聖經絕獲麟之歲而辛酉壬戌二年亦有經文者弟子欲記聖師之卒故采魯史記以續夫子之經也癸亥而下左氏有傳故致吳之亡年猶可考

吳越紀餘卷第二

敘書法

吳爲泰伯之後於周爲伯父之國越又禹之苗裔而夏后少康之庶子由此言之吳越之地雖夷狄而人則中國也春秋以其僭竊稱王不居中國之壽殘是以因其地而狄其人然猶不絶其類故上不使於中國等下不使與夷狄均雖每加貶斥而亦進焉蓋惟據事而直書。時正其罪亦未始沒其善云

吳自壽夢稱王以魯成公七年始見春秋是年正月書吳伐郯談惡其伐中國也八月書吳入州來（楚邑）著陵楚之漸也（是時巫臣教吳伐楚吳始大通於上國）九年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男莒子杞伯同盟於蒲（衛地）所以著吳人之不至也十五年十有一月書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於鍾離（楚邑）見中國始通吳也襄公三年書楚伐吳見吳始爲楚所伐也六月書諸侯同盟於雞澤（衛地）亦著蜀子之不至也五年夏書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於善道（吳地）又書公會吳人於戚（衛地）見吳始與中國盟也不書盟爲晉諱也善道之會吳爲主則貶而稱國戚之會吳不爲主則進而書人也十年書會吳子柤（楚地）見晉之勤於通吳也十二年秋書公子乘（即壽夢）卒蓋始以卒重之也至是諸樊以嫡長受位矣十四年春書會吳於向（鄭地）見吳至於向諸侯會之也（是年諸樊除喪欲立季子季子棄其室而耕）二十四年夏書楚子伐吳著楚不勝吳也二十五年書吳子遏（諸樊）伐楚門於巢卒著吳子之自輕而見殺也（吳子伐楚引師至巢入其門巢人牛臣射諸城上矢中吳子而卒）諸樊卒而餘祭立矣二十六年冬楚子伐鄭著侵吳不可乃侵鄭也二十九年書閽弒吳子餘祭著刑人在君側之禍也（吳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吳子觀舟閽以刀）於是餘眛立矣九月書吳子使札來聘著其通嗣君也書子褒也札不書公子示貶也（札何以不稱公子貶也辭國而生亂者札爲之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胡氏之說如此亦未爲論之當也）昭公元年莒与出奔吳見吳納外孫也四年秋七月書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見楚因中會以事也五年書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所以著通越之失也此越入春秋之始也十三年書吳滅州來見吳用大師以勝楚也十五年書吳子夷眛卒見吳王以壽終也（如書門子巢閽弒之類則不以壽終可知）王僚於是受位於父矣（是時夷眛欲致位于季札季札讓逃去國人立夷眛之子僚）十

花橋水閣

七年冬書楚人及吳戰于長岸見吳楚始戰勝負均
也二十三年戊辰書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於雞
父　見吳敗中國吳益強也二十四年冬書吳滅巢
著吳入郢之漸也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時沈尹戌曰亡郢之始于此見矣
二十七年書吳弑其君僚所以彰闔廬之謀止大臣
之罪也光所當立故書國吳之大臣不能早定儲嗣
而啓光之謀故書弑也闔廬名光三十年冬十二月書吳
滅徐徐子章羽奔楚著楚納徐子以速吳禍也三十
二年書吳伐越見吳始用師於越也定公二年春
書楚人伐吳貶囊瓦也四年十有一月庚午書蔡侯

以吳子及楚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囊瓦出奔鄭又書
庚辰吳入郢見吳伐楚勝之極也吳之伐楚一也然
救蔡有卹鄰之義故進而稱爵胡氏曰荊楚暴橫盟主不能制其討天王不能遏其命長惡不悛漢興師而圍蔡法所當討而不救也吳能自卑聽蔡侯之義以達天子之命興師救蔡戰于柏舉大敗楚師成伯討之功
入郢有藉館之虐則貶而稱號
也吳入郢以班處宮君舍於其君之室大夫會于大夫之室以辱楚之君臣狀通也　五年書
於越伐吳杜氏曰於發聲也范氏曰於越夷言也春秋即其所以自稱者書之見其不能慕中國故以本俗通劉氏曰於越者其自稱者也越者中國稱之者也或云於越猶云句吳　見吳
伐楚久越乘其虛也十四年五月書於越敗吳於檇
李又書吳子光卒見闔廬之死於句踐也哀公元

年吳敗越於夫椒而不書者太湖湫山春秋不書常事吳
爲僻之師乃常事故不書也六年春吳侵陳著其
修舊怨也七年書公會吳於鄫琅琊鄫縣著吳徵百牢也
八年書伐吳伐魯著吳之加兵於魯也九年冬吳城邗
寔吳伐齊皆不書至十年公會吳伐齊則書重魯也
是年書吳救陳者傷中國無救災之師而有待於吳
也爲曰吳尚能救之云也十一年又書公會吳伐齊
見吳不用子胥之謀也子胥欲先伐越王不聽故伐齊十二年夏書
公會吳於槖皐在淮南逡遒縣東南十里云吳地道故城在廬州慎縣東南著
魯有賢臣所以全也子貢說太宰嚭十三年書公會晉侯及

吳子於黃池衛地吳稱子正名也書及者內晉而外吳
也是年於越入吳又因黃池之會以擣其虛也明年
則爲西狩獲麟之歲而經終於是矣　十七年越子
伐吳敗之笠澤十八年越人侵楚誤吳也二十年十
二月越圍吳二十一年越人始來冬十一月丁卯越
滅吳

敘世家

吳以豐大抵以亡越以衰微而終霸史記多有
世家具載其事而雜出於傳記諸書又足以相
考覈取而互觀之庶幾於勸懲之道爲易見云

吳王闔廬吳泰伯之後泰伯仲雍皆周太王之子王
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
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
用（左氏謂泰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祼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與此小異）
荆蠻義而歸之立為吳泰伯泰伯無子傳仲雍五世
至周章廣仲武王克商封之吳又十四世至壽夢國
愈大始稱王焉壽夢四子諸樊餘祭餘眛季札壽夢
知季札賢欲立之札讓不受乃立長子諸樊諸樊亦
欲傳季札以成先志乃傳餘祭餘祭傳餘眛將以次
傳札札終讓不受故餘眛卒而國人立其子僚於是

花橋水閣

諸樊之子光謂季札不受國光所當立乃使專諸刺
僚而自立（僚[illegible]二十七年）是為闔廬蓋吳之嫡長也越王句
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
以奉守禹之祀斷髮文身披艸萊而邑焉二十餘世
至允常與闔廬戰而相怨允常卒子句踐立（是[illegible]十四年）
是為越王闔廬聞允常死興師伐越既而伐楚報爭
桑之怨（初楚平邑卑梁氏之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二女怨相滅兩國邊邑長因相攻滅吳之邊邑故吳怨楚）
楚之亡臣伍子胥伯嚭從焉初伍奢以忠見
殺於楚平王伯州犁亦為楚所殺子胥奢之子伯嚭
州犁之孫也故從至郢與將軍孫武俱前五戰楚五

敗昭王亡出郢（平王子）遂入郢子胥伯嚭鞭平王屍以
報父仇越聞吳王在郢國空乃伐吳吳別兵擊越楚
申包胥告急於秦秦遣兵救楚擊吳吳師敗闔廬弟
夫槩見秦越交敗吳而吳王留楚不去乃亡歸吳而
自立為吳王闔廬引兵歸攻夫槩夫槩奔楚昭王復
入郢封夫槩於堂谿為堂谿氏吳又伐越越王句踐
使死士挑戰三行（杭）造吳師呼自剄（呼而自刎以亂吳師）吳師
觀之越因襲而擊之吳師敗于檇李（檇李今嘉興地）射傷闔
廬指闔廬在位凡十九年於是病創且死告其子夫
差曰爾忘句踐殺而父乎對曰不敢忘三年句踐聞

花橋水閣

夫差日夜勒兵將以報越乃欲及吳未發而伐之范
蠡曰不可夫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陰謀逆德好
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不聽
遂興師吳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五
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使大夫種因
吳太宰嚭行成於吳種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
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臣妻請為妾吳王
欲許之子胥諫曰夫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
過氏殺斟灌以伐斟尋殺夏后帝相（斟灌斟尋夏同姓也夏后相依斟灌而國故曰夏后相）
相之妃后緡（緡名）方娠逃於有仍而生少

康有過又欲殺少康少康奔有虞有虞思夏德不忘
妻之以二女而邑之於綸遂收夏衆滅有過氏今吳
不如有過之強而句踐大於少康不因此滅之又將
寬之不亦難乎天實越賜吳勿許也種以還以告句
踐句踐欲殺妻子焚寶器觸戰以死種止之曰吳太
宰嚭貪可利誘以利於是越以美女寶器間獻於嚭々
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請赦句踐嚭因說吳王
許之罷兵而歸於是越行臣妾之禮甚謹獻衣則絺
葛材則楠女則西施間夜迎兵卑辭厚礼九術之出
於種者悉施焉太宰嚭又從而調護之子胥當曰句

花橋水閣

踐與我同壞世為仇敵於是乎克而弗取違天而長
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也食消已止也又曰越非忠心好
吳亦非畏吳也將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
固知吾王之蓄威 以好勝也故悅約其辭以從主声
逞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為虺弗摧為
虵將奈何又曰狐雉之戲也狐體卑而雉懼之數虽
且然而況於人乎又曰狼子野心仇讎之人不可親
也夫鼠忌壁々不忘鼠今越不忘吳矣吳王不聽方
句踐之困會稽也喟然歎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繫
夏臺文王拘羑里晉重耳奔翟齊小白奔莒其卒王

伯由是觀之何遽不為福乎句踐既反國苦身焦思
置膽於坐々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汝忘會稽之
恥乎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味衣不重采折節
下賢厚遇賓客賑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挙國以屬
大夫種使范蠡與大夫柘為質於吳二歲而歸蠡越
之君臣日夜謀報吳而吳不知也及吳將伐齊句踐
率其衆以朝吳厚獻遺之吳王喜惟子胥懼曰是棄
吳也左傳是棄吳也吳有越腹心之疾齊於吳疥癬也雖得
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之願王釋齊而先越不聽子
胥歎曰王不聽吾言後三年吳其墟乎[illegible]

花橋水閣

太宰嚭聞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与逢同共謀讒
之王々不從乃使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
吳王聞之始大怒賜子胥屬鏤亦作屬之劍曰子以此
死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嚭為亂矣告其舍人曰
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抉吾眼懸吳東門以
觀越兵之入也乃自剄死於是吳任嚭政居三年句
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圖乎對曰未
可及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欲伯諸侯以雄中國吳
精兵悉從王惟老弱與太子留守句踐復問范蠡吳
可圖乎蠡曰可矣及發兵伐吳々師敗遂殺吳太子

吳告急於王王方在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秘之既盟則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敗吳師於笠澤因而留圍之吳師又敗越遂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句踐不忍欲許之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句踐。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曰於是蠡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去君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句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百家（甬東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遂自殺句踐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以其不忠於君而外受重賂與已比周也夫差在位凡二十三年句踐已平吳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為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諸侯畢賀號稱伯王范蠡以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乃辭句踐去之齊變姓名為鴟夷子皮耕於海畔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因稱病不朝越王疑之種自殺蠡相齊又去之陶（今濟陰定陶）自謂陶朱公三徙皆成名卒老死於陶句踐在位二十七年薨子王鼫與立又五傳至王無彊無彊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彊既而釋齊伐楚楚威王興兵伐之大敗越殺無彊盡取吳故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周顯王四十六年）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于江南海上而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閩君搖諸侯平秦漢高復以搖為越王以奉越嗣東越閩君皆其後也

太史公贊曰夫差誠有可亡之道矣然而亡之速者越有賢大謀臣因也句踐誠有可興之道矣然而興之決者吳有庸主忠臣誅也吳越之勢如水火其不相容也久矣而其遇也又多有以成之（吳成越之伯越成吳之亡）是以棄越闔廬之讎而遺泰伯之恥成先常之志者禹之遺烈焉於戲吳有幽厲越無愧於桓文千載而下斯言足徵矣

花橋水閣

觀樂

季札使魯觀周樂觀周南召南之詩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　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　歌王（以王國風為王下之詩也）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　歌鄭曰美哉其細也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譏其政事煩碎民不堪命言其先亡）　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　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　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夏之諸樂）　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　歌魏（魏）曰美哉渢渢（汎）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　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其能若是　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　歌鄶曾無譏焉　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歌大雅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　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音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此上皆觀樂之言下皆觀樂之舞）　見舞象箾南籥者曰（象箾舞所執南籥以籥舞也）美哉猶有憾　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　見舞韶濩者曰（湯樂）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謂其伐紂）聖人之難也　見舞大夏（禹樂）曰美哉勤而不德（自勤勞而不矜其德）非禹其誰能脩之　見舞韶箾者（舜樂）曰德至矣哉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

夫樂至大舜而止故季札觀樂止於韶舞其曰雖甚盛德蔑以加於此矣亦猶孔子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非有德於神會之餘而能然哉方孔子適齊之時去季子觀舞之歲凡二十有八年而魯非其魯矣（季札觀樂在魯襄公二十九年孔子以昭公二十五年適齊）故聞韶在齊而不在魯然孔子嘗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豈魯有聖人而札之所觀復還其故與然自聖人既往而魯庭歌舞亦遂不復振嗚呼此志古之士所以每幸季子之言之具在也

擇人

花橋人閣

札使魯見叔孫穆子悅之謂之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於擇人。能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

叔孫穆子好善季子曰子其不得死乎謂其不足以治魯也至於樂正子好善孟子則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夫好善一也豈謂於昔日之魯則不足於今日之魯則有餘哉蓋惟能擇人乃所以為好善好善不能擇人者也故治魯國為不足季子之言亦豈与孟子異哉威公見郭氏之墟而問故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為墟也是亦季子告叔孫穆子之意也至於孔子告子路之言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怨之不肖者讎之讎欲毒已豈可得乎嗚呼以季子之言質諸聖人尤見不誣矣

歷聘

札去魯遂適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難免於難齊之政將有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欒高之難（晉昭八年）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立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以禮時札與子產縞帶子產獻紵衣各獻其之所貴也。地　去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有君子未有患也去衛如晉將舍於宿聞鐘聲（孫武子鐘作樂）歎曰異哉吾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以爭）（辯而不以溫厚此刑戮之賠也）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可以畔乎夫子於此猶燕之巢於幕也（言至危）君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　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三家即韓魏趙也）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季子無聘一國輒知其政之得與其國之安危。失而所以為之處之者多周旋會禮一言之下國或賴焉其賢之過人益遠矣論者謂其不知吳之變而不為之處以為明於遠而昧於近嗚呼孰知君子之於其家有不可以處他人者處之乎且正人之言能施於其所信而不能施於其所不信凡季子之於吳入可以告其君出可以語諸人者雖史氏亦烏得而傳之哉史不可傳而人執其見宜乎後世之說紛紛也

挂劍

季札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不能言札心許之為使上國未獻及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寶劍繫徐君冢樹而去

就季札挂劍而論之過徐君而得其好劍之心獨幾微也心即許之通愛好也好去声使上國而不與至有事也歸而與之死不背心崇信義也不私其愛棄之如遺一人已也其至善為或謂其似好劍亂日相尋札獨恥之而欲變其俗且欲示吾無事於劍也故托徐君以為棄劍之說耳非識有所謂心許也夫心許而與之則信恥俗而棄之則智無事於劍則仁札亦何往而不為往賢乎

花橋水閣

葬子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齊二邑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隨死時之寒暑所衣也既葬而封謂築土為墳廣去声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横曰廣直曰輪下則僅足以揜坎上則才至於可隱皆儉制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左袒以示陽之變右還以示陰之歸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再言之歎其隨已所歸也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田其

臨川王安石氏謂先王之制為長子三年服之如此其重則哀戚不可不稱是季子三號而遂行哀不足矣夫子稱其葬之合禮譏其哀之不足也哀不足則不可謂仁矣延陵之言蓋莊周魏吳之徒也莊周喪妻鼓盆而歌魏東門吳子死不憂日與無子時同君命雖急少遲緩之亦何為而不可乃遂行之乎

吳澄氏謂詳經禮之文右還其封且號者三八字為句所謂三者乃記其圍繞之帀數非謂其號哭之聲數也荊國王氏以此為哀之不足蓋誤分一句為兩句也況季子於子之喪自初死至喪葬雖甚促亦必旬日初死之時哭必盡哀其再哭三哭朝哭夕哭非但有此既葬還封之一哀也烏得以此而議其哀之不足哉荊國天資偏僻慈愛篤至賢者過之而不合乎中庸其長子雱死悲戚不堪力辯相任以己方人而議季子季子情理兩得無可議也

花橋水閣

夫荊國過譏季子吳氏辯之當矣然謂右還其封且號者三為一句亦未免有牽合不經之弊記者但以三號志葬時之哭其未葬以前固多矣豈可以三號

為季子少哉即此可以屈荆國矣

狗名辯

昔獨孤氏嘗言諸樊。季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無。
而季札為泰伯々々之讓是狗名也季札閎達博物慕義
無窮使當壽夢之眷命接夷昧之絶統則大業用康
多難不作闔廬安得謀於窟室專諸何所施其匕首
哉嗚呼斯言誠責備賢者々之意也然予於季札有辯
焉諸樊々々賢雖不及季札然觀其終能輕位而好德
重父命而不為子孫謀要亦非不賢者也繼君々君
為天々所廢必若祭與付如諸樊豈遽為天々所廢

哉壽夢雖欲傳季札然不強其從而終歸位於嫡長
蓋亦有以識此矣又況長幼之序天之經也有諸兄
在國而弟居其位於人心獨無安乎故使泰伯不為
荆蠻之行仲雍不為文身之舉則古公之位亦季歷
之所不受也孰謂季歷之賢而肯安處諸兄之上哉
吾以是知其不當壽夢之眷命非狗名也至於諸樊
欲傳位以成父志約兄弟繼立以次及札々於是可
以無讓矣然予觀屈狐庸聘於晉趙文子問季子立
乎對曰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有此國者必此
君之子孫實終之趙文子問曰季子立乎巢隕諸樊閽戕戴吳天似啓之對曰云云

當是時夷昧方在位相之者屈狐庸也而其言若此
又安知當時無豈容再誤之說如趙普々謀者乎趙普
告宋太宗曰先帝既誤陛下豈容再誤太宗遂不傳任子弟而傳子子由此言之札於
夷昧之卒也雖欲變子臧之節以成父兄之志子臧書公
子諒任者也札肯曰願附子臧之節亦自有不可得而為者矣史言夷
昧卒欲授季札札讓逃去又安知當時無不容不讓
之譏乎夫定約以傳札者諸樊也守約以授札者夷
昧也諸樊之約雖在而夷昧之意不堅札亦何由而
得其位哉吾以是又知其不接夷昧之絶統非狗名
也至于光行窟室之謀使專諸刺僚而自立而又詭

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雖於大義所在不能無畏然
吾且能殺之又何有於一公子哉史又言光數殺位
於季子夫殺人以取富貴而猶欲歸之於人此又必
無之事也使札於是時而受其國是利其謀也而札
亦豈為之哉然則聲罪致討札亦不可為乎曰以札
之賢聞於諸侯一言倡之何不可也顧闔廬縱弒之
罪雖大而立國之名亦正且其賢又足以大吳非僚
之碌々比也故札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業社
稷無　奉乃吾君也雖不稱闔廬之賢而稱之々意
固有在矣立國之名既正而其賢又足以大其國則

亦何容于致討也哉況不殺之仁又札之所守而又
豈容或變乎（公羊傳君子以札之不受爲義不殺爲仁）然則札於春秋之
義無譏邪曰不能無譏也札當爽昧在位之時苟能
用觀变之明以察其幾施救々陳之力以正其國吳
之大臣共主嗣位之君不歸僚而歸之光使國本預
定爭奪無自起焉其庶幾乎無譏也

春秋書札

春秋書襄公二十九年書吳子使札來聘札不書
公子而稱名之者（賤者不名）杜氏以爲其禮未同於中
國公羊以爲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不全許也）穀梁以爲

花橋水閣

成尊于上（重吳子）而陳氏又以楚秦之使皆以再至
而後進之今吳一聘而遂於楚楙　秦術
之例者吳驟強也獨常山劉氏謂不書公子爲貶
辭胡氏從之今遂爲春秋之定論蕭氏曰有吳之
興也泰伯讓以得之有吳之衰也季札讓以失之
交治亂時也興亡運也故至々而不可却終々而
不可留當濁亂之世名力勝之我讓與爭讓皆乎
季子之見可謂知幾矣可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
其正矣至于聽樂辯列國之興亡審賢智之數之
存殘桂劍亦不言之信避國保無欲之真故有吳

之札冢寥而延陵之響如在刻風而想至德興歎
吳之辭哲人其萎表墓著嗚呼之篆向徵德仁兩
至則夫子不復歎焉詳其精義被物鈞深致遠之
旨焉可究其津涯而窺其墻仞哉然則讓之爲德
在於生靈不獨在其子孫明矣

潁濱曰春秋之際世不知義而以權利爲賁至齊
桓晉文皆之爭國成名者也如子臧之於曹季子
之於吳皆有可取之義又棄而不顧而況於爭乎
子臧反國而致事々不復是季子事吳九十餘年
觀其挂劍於墓不以死背其心葬子嬴博不以思

花橋水閣

累其志引兵避楚不以名害其德蓋其所以養心
者至矣雖祿之以天下有所不顧而況於吳乎彼
其所養者誠至也

季子以讓國聞於諸侯名於當時而傳於後世稱至
著於史冊子家無間言焉其言之數而雖顯而易知
者莫過于蕭氏蘇氏若是者豈皆不知春秋之義耶
要必有至見在也況朱子論札之言曰可以受可以
無受亦自寓斟酌於其間故三傳之言与杜氏陳氏
之論今皆不敢廢愚有一說亦備于後

夫春秋之際俗漸不古以爭奪爲利者豈惟夷狄哉

吳讓之風雖中國莫之講也札生於吳而獨能讓國
父子兄弟之倫賴以不隊聖人固當深嘉而樂與之
以爲苟勸也不忍以弒立之變歸罪於三十餘年之
前季子使魯凡三十年而吳始弒僚使人不知讓之爲德也吾曰以
札之賢爲吳公子而爲父兄之所信任乃不能革其
僭王之號思自成乎夷禮故雖以吳子進其君而札
亦不以公子稱此或聖人秉筆之意也蓋聖人之於
吳望其君者恒淺而責乎札者每重望之淺故見其
有來聘之善使賢之賢遂進而褒之穀梁曰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
謂吳子之使札是使賢也責之重故雖有可進之事進其君亦宜進乎札也
亦因以示貶焉此春秋之法也子西亦賢公子也聖
人因其不能革王號於楚遂以彼我外之季子之賢
大於子西賢愈大責愈重然則因其來聘則而貶之
亦豈爲過哉春秋以正名分爲重使札之讓國果能
生亂亦止於亂吳其罪比諸僭王則已緩矣聖人亦
豈肯舍其所重而罪其所輕哉但胡氏之說已爲今
之定論亦非愚之所敢議也姑存之以備一說伺博
洽君子覽而正之云爾

救陳

哀公十年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
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
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札顯達謂昭襄之傳稱延州來季子皆季札也此
說務德而安民是大賢之事亦當是札
孫毓以爲季子食邑於州來世稱延州來季子猶
趙氏世稱趙孟智氏世稱智伯延州來季子或是
札之子與孫延陵州來皆季札所封邑故稱延州來孫小異
世稱季子不義闔廬之爲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
且季子至此九十餘矣假令尚在亦豈能爲吳將兵
哉以是知救陳必札之子若孫也此誠有說然延陵
之地近吳之郊季子雖不入其國亦必與聞其事况
季子壽而康古所稱也仁人之言施無不服老能救
陳亦固其所孰謂季子有能救陳之子孫而不著名
於當時乎此不必深辯也獨季子至此尚能救陳則
子胥以忠斥宰嚭以佞而夫差以讒瞶皆其所聞
而見者乃無一言及焉是季子之於吳似漠然不加
之意時季子極言而夫差深拒之乎抑孰知其言之
不可而終身默也

表墓

孔子亦嘗表人墓也而獨於季子著嗚呼之歎其賢

之也至矣或者目於戲為不足之詞蓋因胡氏春秋之說而附會之非聖人之本意故曰孔子未嘗至吳表其墓者僞也此誠有說然安知非哀其外望其墓而為之言耶尚論千載而欲過為之辯恐未免失其真也

吳越紀餘卷第四

吳通上國

壽夢之世楚令尹屈巫臣奔晉為刑大夫既而請使於吳（魯成公七年）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巫臣以一卒百人奉使於吳也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巫臣留小偏九乘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人習之）又寘其子狐庸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尋入州來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吳於是始大通於上國巫臣之在楚也楚令尹子重請申呂二邑之田共王許之巫臣止之勿許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既而自取以行子重反子反遂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於是巫臣教吳伐楚報二子也（是時子重子反一歲十奔命）巫臣私夏姬而出走秦忍荒於色而棄其家其教吳伐楚忘故國也君子無取焉然使吳變其俗而通於晉因以大其國抑亦吳之元功乎

孫子

孫子武者齊人因子胥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

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
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
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
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
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
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
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
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
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弗斬也孫子曰臣
既以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

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
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

嗚呼吾於是知孫子不獨以戰爭事吳其所以為吳
謀者遠矣知宮闈為教化之本原。國色實國家之而
鴆毒故假兵法以正君於始見之時不勞力而奪其
所愛使不能怒非有所養而能之乎然則微孫子則
闔廬之業不能致大如是而已吳之亡或不待納西
子而後見也故予於兵法不暇為孫子是非而竊有
取於二寵姬之斬

始計　作戰　謀攻　軍形　兵勢　虛實
軍爭　九變　行軍　地形　九地　火攻
用間

二公子奔楚

王僚既殺其弟蓋餘奔齊燭庸奔鍾吾既而俱奔
楚楚大封之欲因以拒吳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
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吳周之
冑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
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吾疆其讎以重怒之
無乃不可乎弗。至是吳用子胥之謀伐聽楚楚於
是乎始病

吳楚之怨其來久。以闔廬之賢足以大其國矣楚雖
無釁可乘尚或不能免於吳之伐也而況自速其禍
如此哉是宜吳師之入郢也夫楚多淫刑其大夫迷
以予四方析公雍子賁文皇子靈（巫臣）四人皆楚產
而為晉之用楚日削焉故聲子（蔡太師子朝之子）曰晉大夫
皆卿材也（大夫有卿之才）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
晉實用之嗚呼國有賢才且不能自用而使用於他
國顧欲因吳公子之力以拒吳師之至猶之自廢耳
目假聰明於人也烏可得哉卒之吳之入郢子胥伯
嚭實為之而亦楚產也之縱淫刑於大夫畜舟中之

敵國〻必自伐而人伐之其楚王之謂乎

子尚

楚平王使費無忌為太子建取婦於秦無忌馳歸報王曰秦女美王盍自取王自取之無忌恐終不容於太子乃譖太子於王使殺之伍奢曰王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王乃殺太子卒而囚伍奢〻有二子曰子尚子胥皆賢無忌言於王曰不併誅其二子必為楚患於是王以其父質而召之奢曰尚為人仁呼必來員為人剛戾忍詬遠能成大事必不来尚果歎曰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耻終為天下笑耳遂就執子胥奔宋既而奔鄭去鄭奔吳

子死孝臣死忠天地之大義也伍奢盡言以全父子而不避讒臣之鋒子尚欲全其父不疑楚君之虐遂應其召與父死俱焉是奢死以忠尚死以孝也死亦人所不免如奢与尚斯為得其死矣人徒知能復讎者之為孝而不知能赴死者之為孝嗚呼吾不忍子尚之名不傳也孔子獨稱管仲為仁而不稱召忽此春秋不書常事之義苟遂謂召忽為未仁則非所以論臣子

蹶由

始吳人敗楚師於鵲岸(昭公五年)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人問焉曰女卜来吉乎對曰吉寡君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以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君若好逆使臣是滋敝邑休殆(休解也殆一作怠若觀迎使臣吳師不備)是(益吳之解怠)今君奮焉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吉孰大焉国之守龜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楚與晉戰得吉兆而敗其報乃在邲之戰師)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其後令尹子瑕言於楚王曰蹶由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謂怒於室家而作色於市人)楚之謂欤乃歸蹶由

花橋水閣

吳公子蹶由臨難而言有序邏激匪諂使聽之者不能怒而有感焉卒之自全其身卜不誣吉君不廢命而國勢以張可謂善於應對者矣

申包胥

始子胥與楚臣申包胥反謂包胥曰我必報楚包胥曰吾欲教子報楚則為不忠教子不報則為無

親友也子胥曰吾必覆之包胥曰吾必存之及吳兵入郢子胥求昭王不得乃掘平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時包胥亡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已甚乎子故平王之臣嘗北面事之今至於僇死人豈無天道之極乎子胥不聽求昭王愈急包胥乃求救於秦立秦庭哭七日夜不絶聲秦王憐之出師擊吳昭王尋入郢

申包胥一哭秦庭而昭王歸郢其存楚則忠感秦則誠拒吳則亦勇矣而君子或病其謀始之未善也子胥欲報楚而謀之包胥其為交不可謂不深也交之

深則言有可盡言之盡則事有可回此理勢之所必至也包胥於此獨不可盡言為子胥陳乎夫父子之愛激於天性而不能自已則知有父而不知有君固子胥之至情也若包胥則知有其君者也使於是時以君之不可讎者反覆曉告務入於子胥之心而後已子胥固曰如是則無父包胥固曰則無君如是以吾之知啓其所未知則其心之忿然不平者或不能不從而少抑也心有所抑則其所戮必不至於已甚矣包胥不知出此乃忍不報無親之説以狥故人之心雖曰我必存之亦無折其必為之志卒之北面事平王之語徒戮於鞭屍之後使楚邦之慘從而為秦庭之哭若包胥者抑亦自遺其勞者歟漢后欲王諸呂平勃不能報高帝之盟以諫君子雖終稱其功而不滿於其始予於申包胥亦然

救蔡

子胥誅於楚也挾弓持矢而干闔廬闔廬曰大之甚勇之甚將為之興師而復讎子胥曰臣聞之諸侯不為興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弗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与為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得歸歸乃用事於河漢一作曰天下諸侯苟有

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為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於吳子胥曰蔡非有罪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戰於柏舉楚師敗績吳遂入郢

子胥復讎之事載于典策辭多不類惟公羊穀梁所載一也觀子胥之言如此則復讎似在所緩然要之其情則未嘗不急也使專於救中國何則何怒及於平王之屍乎此理甚明不待辯而知也胡氏謂闔廬子胥宰嚭皆懐讎謀楚之心蔡人往請會逢其適嗚

呼斯誠不易之論也

子貢存魯

史記謂子貢存魯亂齊破吳彊晉霸越蘇子曰此戰國說客設爲子貢之辭以自托於孔氏而太史公遂信之耳若公孫衍張儀之術固孔氏之所諱也而肯身親爲之乎嗚呼蘇氏之言可以破萬世之惑矣

姑胥畫夢

夫差與九郡之兵將與齊戰道出胥門過姑胥之臺忽畫假寐夢入章明宮見兩鑑鬲蒸而不炊兩黑犬嘷以南嘷以北兩鋘刎殖吾宮墻流水湯湯越吾宮堂後房鼓震篋篋有鍛工前園橫生梧桐

太宰嚭曰章者德鏘鏘也明者破敵聲聞功朗明也兩鑑蒸而不炊者大王聖德氣有餘也兩黑犬嘷以南嘷以北者四夷以服朝諸侯也兩鋘殖宮墻者農夫就成田夫耕也湯湯越宮堂者隣國貢獻財有餘也後房篋篋鼓震有鍛工者宮女悅樂琴瑟和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樂府鼓聲也吳王悅然未安也復問王孫駱駱薦公孫聖聖至占曰章者戰不勝走傽偟也明者去昭昭就冥冥也入門見鑑蒸而不炊大王不得火食也兩黑犬嘷以南嘷以北者黑者陰北者匿也兩鋘殖宮墻者越兵入吳伐宗廟掘社稷也流水入者宮堂虛也後房鼓震篋篋者坐太息也橫生梧桐者梧桐心空不爲用器但爲俑僮與死人俱葬也願王按兵修德無伐於齊以謝句踐則可銷也王怒聖言不祥使其身自受其殃顧力士石番以鐵椎擊殺之

嗚呼夢一也佞臣以爲福忠臣以爲禍使夫差移公孫之刑刑太宰嚭則越兵何由而騁哉聖然則聖一死而吳已墟固不殺子胥而後決也

子胥卜夢

夫差伐越敗兵就李謂子胥曰寡人晝臥夢井嬴溢大與越爭彗越將掃我軍其凶乎孰與師還子胥曰王其勉之臣聞井者人所飲溢者食有餘越在南火吳在北水水制火王何疑乎風北來助吳也武王伐紂彗星而興問於太公曰臣聞以彗鬭倒之則勝胥聞災異或吉或凶物有相勝此乃其證越將凶吳將昌也

子胥卜伐越之夢其言與太宰嚭卜伐齊之夢一也胥何以爲忠嚭何以爲佞哉蓋越所當伐齊所不當伐也闔廬死於句踐而夫差親受遺命顧惑於下吏

之餔餟於歲幣之貢而迷於西子之獻遂忘後艱之義逡巡不前此子胥所為忿激而不能忘者也是以因事納忠以成其進取之志非以夢卜直以義卜之也若齊無可伐之名而吳有肆暴之舉嚭豈可因而成之乎此又於不仁之甚者也夫豈可與子胥同日而語哉

慶忌

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忌不聽遂適楚（哀公二十年）聞越將伐吳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於越吳人殺之

左氏記慶忌之事諫曰驟諫適楚曰遂適楚歸曰遂歸又述其言曰不改必亡又謂欲除不忠者以說於越而終之曰吳人殺之蓋所以著其徑情直行不量力而殞其生也夫以不量力而責之此誠有說然論人者不當因其功之無成而併遺其心也慶忌當夫差之時豈不知宰嚭之寵不可奪子胥之轍不可蹈哉惟百姓之親義不可絕國存與存國亡與亡吾盡其心而已夫庸知吾力之不足耶此慶忌之心也寧以義死不苟倖生特立獨行俯仰無愧當與子胥之忠俱垂不朽矣

子西論兵

哀公元年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彫鏤（器用朴素不加彫刻）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視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君內食者分而後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卒乘之賤亦得與之）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疲勞死知不曠（民知致死）（不見棄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必自敗而已矣安能敗我

吳之興以闔廬之賢其亡以夫差之不肖子西之言足以為當時之斷案矣

吳侵陳

吳侵陳斬祀（伐祠祀之木）殺厲（殺疾病之人）出竟（出陳之竟）陳太宰嚭使於師（今當作陳行人儀使于師）夫差謂行人儀曰（今當作夫差謂太宰嚭曰）是夫也多言（謂行人儀能言也）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謂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問人曰此師何名也）嚭曰（今作

僞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不擒斑白之人）
今斯師也殺厲與（平声）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語言）
反爾地歸爾子（子謂俘獲之民）則謂之何曰（僞言）君王討敝
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平声）有無名乎
初吳子光伐楚召陳懷公不至夫差克越乃修先君
之怨自以為師有善名不知吳之名陳適欲肆虐於
楚陳之不至本非得罪於吳也而為修怨之舉其何
善之可名哉况斬祀伐厲古道所禁而吳已犯之則
又不但無善名而已也行人儀以修怨之非言之無
益故但因其好名之心示以殺厲之過遂獲尺地而
歸子一問荅之間吳有善名陳有實惠善言之功大
矣

要離

要離至小而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然能屠椒丶
丘訢（齊勇士嘗与水神闘者）於萬衆之中刺公子慶忌於渡江
之際雖舉事不經然例諸勇士則萬夫之敵也太史
公叙刺客五人（曹沫專諸豫讓聶政荊軻）謂其立意較然不欺其
志名垂於後世嗚呼以荊軻聶政而有是稱則要離
者豈可遺而不錄也哉（與刺客則長吾盟惡甚矣故云）

太宰不以

子貢與夫子坐告夫子曰太宰以夫子曰不以也
如是者再子貢問何以知之子曰天生宰嚭欲以
亡吳丶丶今不亡宰何病乎果不以
越絶述孔子之言如此而以為聖人不妄言以愚觀
之此非聖人之言也知禮如季札固聖人之所樂與
盡忠如子胥亦大道之所不棄也使太宰■於屬鏤
未誅之前而季子用於子胥諫之日（夫差信任宰嚭使季子老）
（於不用季子九十餘尚能救陳則佐夫差以成治大業不能哉）則傾否為泰反夷狄
而中國焉或尚可為也此豈非聖人之所樂聞乎子
貢之問雖未知其發於何時然利吳之亡而決太宰

花橋水閣

以不以此則衆人嫉惡之事非聖人之所宜有凡春
秋所以許吳者亦不一而足此可以觀聖人之心矣

吳越紀餘卷第五

行成（成平也求平於吳也）

始越王棲於會稽之上乃求能退吳師者大夫種進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取也）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之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蓑笠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求謀臣無乃後乎句踐曰苟得聞夫子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以與之謀遂使行成於吳

方句踐入臣於吳羣臣送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各

陳其言葉慮深言遠周悉無遺（種蠡大夫苦成皐如后庸逢同計硯諸稽郢皆陳其說出吳越春秋）越之謀臣可謂衆矣而句踐文種方且不自滿假有惓惓戒勉之意嗚呼此越之所以終能勝吳也

史黯

史黯者晉大夫蔡墨也魯昭公三十一年日食趙簡子夢童子裸而歌史墨占之曰後六年吳其入郢乎然吳不勝楚明年吳伐越史墨曰越福德在歲後四十年吳受其凶至越圍吳夫差見楚隆問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吳王自謂所問不急猶溺人不知所為而反笑）

史黯何以得為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史黯以日食知吳當入郢又知吳不勝楚既又以越得歲知其不出四十年為越所有卒如其言不爽毫髮然則禍福果一定而不可易乎請證以春秋之事旱所以饑也臧文仲行政則旱久而不饑火所以災也鄭子產修德則火逸而不災熒惑所以禍也宋景公昌言則熒惑出而不禍故士踰曰國亂無象不可知也子產亦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知也由此言之禍福豈真不可移哉使吳能自強於入郢之後防禍

於伐越之餘兢兢業業不以強大自驕則既奔之昭王可使長性而既臣之句踐可使終屈也必矣顧忍入郢而肆勝越而驕卒之疲忠任佞視民如讐遂使楚未有禍之言不驗於逢滑吳其為沼之說卒驗於子胥（吳入郢逢滑曰吳未有福楚未有禍吳伐齊子胥言）至於卜夢占象之士亦滑以擅君子之名焉豈不深可痛哉後之為國而處勝者盍亦有鑒於吳王

吳劍

吳王闔廬始得越之寶劍三一曰魚腸（即專諸以刺王僚者）二曰磐郢亦名豪漕三曰湛盧（即去吳入楚者）得此三劍

復使劍匠作為二劍一曰干將二曰莫邪干將吳人莫邪其妻也始干將鑄劍三月不成莫邪斷髮剪爪投於罏中金鐵皆濡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邪陽作龜文陰作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獻之闔廬又鑄劍三千並號扁諸之劍

嗚呼自古好劍之主孰有過於闔廬者哉宜足以固其國威天下而傳不朽然未幾而屬鏤之劍滑以加子胥步光之劍滑以頸夫差（句踐賜夫差步光之劍以）而吳遂以亡然則闔廬之所好適足以遺臣子之禍耳其何以利於國君子曰步光所以報魚腸也好還之理宜如是

陳音

楚人陳音善射范蠡進之越王王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願子一其辭音曰臣聞弩生弓弓生於彈彈起於古之孝子王曰孝子彈奈何音曰古者人臣朴質饑食禽獸渴飲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之于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絶鳥獸之害也於是神農黃帝弦木為弧剡木為矢黃帝之後楚有孤父習用弓矢所射無脫以其道傳於羿羿傳于逢蒙逢蒙傳于楚琴氏琴氏傳之楚三侯所謂句亶鄂章人號麋侯翼侯魏侯也（熊渠三子長子康為句亶王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三侯者未僭王號時所稱也）三侯傳至靈王臣前人受之於楚五世於臣矣

王曰弩之狀何法焉音曰郭為方城守臣子也教為人君命所起也牙為執法守吏卒也牛為中將主內裹也關為守禦檢去止也錡為侍從聽人上也臂為道路通所使也弓為將軍主重負也弦為軍師御戰士也矢為飛客主教使也金為實敵往不止也衛為副使正道里也又為受教知可否也縹為都尉執左右也敵為百死不得駭也鳥不及

飛獸不暇走弩之所向無不死

王曰願聞正射之道音曰夫射之道身若戴板頭若激卵左足蹺右足橫句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舉弩望敵翕心咽烟與氣俱發得其和平

王曰願聞望敵儀表投分飛矢之道音曰夫射之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周禮正射二曰參連前發一矢後三矢連續而道也）弩有斗石矢有輕重石取一兩其數乃平遠近高下求之銖分道要在斯無有遺言

孫武善戰吳用之而越以弱陳音善射越用之而吳以亡人知二子有功於吳越而不知孫武之用子胥

進之陳音之用范蠡進之也國有賢臣則所以利於其國者豈獨一武士之進哉蓋必有大於此者而武士其一耳吳無子胥則亡武在何益越有范蠡音以何損余於此知越之霸不在孫武吳之亡不以陳音也

彌庸

始越王見吳與晉會于黃池國空遂伐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王孫二人彌庸曰壽）曰四人自泓上觀越師彌庸姑蔑之旗（姑蔑越也）曰吾父之旗也（彌庸父為越人所獲故姑蔑人傳其旗）不可見讐而弗殺也衆不能止遂進獲疇無餘謳陽（疇無餘謳陽皆越大夫）明日越子至大敗吳師於兆獲王子友王孫彌庸壽

彌庸之在吳也見讐而奮一日獲越之大夫二焉抑亦至性之所激可謂偉丈夫矣惜其見可知難之義未聞也

吳晉爭長

吳晉方在黃池而吳為越所敗晉猶未知也及將盟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日旰未決司馬寅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墨國勝乎（知其必為越所敗）

晉之君臣不能自強至與吳盟而始爭長又幸吳之災而以自別不亦可恥之甚乎

報吳

越將伐吳楚申包胥使越越王問焉曰請問戰奚以而可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於諸侯敢問君王所以異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極味也）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對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王曰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恤其老慈其幼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對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修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對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對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布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絶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對曰善哉蔑以加矣然猶未也夫戰智為先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則不知民之極以銓度天下之衆寡（銓衡也）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阨不勇則不

能斷疑以發天下計王曰諾乃召五大夫問曰戰
奚以而可大夫舌庸（左氏舌作石）對曰審賞可以戰乎
王曰聖大夫苦成對曰審罰可以戰乎王曰猛大夫
種曰審物可以戰乎王曰辨大夫蠡對曰對審備
可以戰乎王曰巧大夫臯如對曰審聲可以戰乎
王曰可矣王於是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
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
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又命大
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修內有辱于國是子也軍
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見

子於此止矣王遂出軍於河南中分其師以為左
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銜枚潛涉不
鼓不譟以襲攻之敗吳師於笠澤又敗之於津又
敗之於郊乃至於吳遂入其國

吳越皆報復之師也吳欲報越者父之讎也越欲報
吳者已之讎也闔廬與句踐戰於檇李患創而卒是
闔廬死于句踐也故夫差即位使人立於庭苟出入
必謂己曰而忘句踐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
年而伐越至棲句踐于會稽而臣妾其夫婦使服役
於冀除箕帚之間夫差自謂父之復讎矣遂聽太宰

嚭之言縱之歸國而不知句踐以此為己之讎也嘗
膽臥薪期於必報君臣同心外內一志而羣謀斯協
卒以亡吳句踐可謂怯而能勇屈而有終者矣然於
復讎之義或不免於已甚也禮曰父母之讎不共戴
天夫以不共戴天為言則父母之讎在所必報矣魯
論曰以直報怨夫以直為言則己之讎又有不必報
者在焉故入臣之辱以闔廬之死準之夫然後知句
踐之報吳亦有愧於直道

九術

大夫種謂越王曰夫報怨復讎破吳滅敵有九術

花橋水閣

一曰尊天事神以求其福二曰重財幣以遺其君
多財賄以喜其臣三曰貴糴粟藁以虛其國利所
欲以疲其民四曰遺之美好以惑其心而亂其謀
五曰遺之巧工良材使起宮室以盡其財六曰遺
之諛臣使之自伐七曰彊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
君王國富而備利器九曰利甲兵以承其弊凡此
九術君王閉口無傳守之以神取天下無難而況
於吳乎

孟子以王天下之道告齊梁之君曰仁義而已矣今
觀九術皆棄於仁義者也然越何以亡吳哉要之非

越能亡吳〻自亡也循意求福而尊天敬神則其誠意略矣福必不與敵國有廉君臣則財幣貨賄無由而投知粟藁之當重而守之則貴糴無能為也彼不邇聲色則姦聲亂色無自入也彼不事宮室則巧工美材無自進也諫臣非明君之所用而能諫之士則其所納也何至好諫而惡諫哉我國富器備有堅甲利兵而彼無弊可乘亦徒為無用之積耳奈之何夫差安不知危迷而罔覺是以甘棄人民墟社稷以授種之謀成越之霸也使夫差稍為中材之主而九術豈能為哉故曰非越之能亡吳〻自亡也世傳句踐賜文種劍曰以術教吾先人於地下以伐吳之先人予謂句踐之待有功空不至刻薄如是或以其術不根於仁義亦終惡之而為是言也然則種之見殺抑亦自有以致之乎

陶朱公

范蠡於伐吳之後去越王句踐浮海至齊變姓名為鴟夷子皮齊人舉以為相沭幾又去之止於陶自稱陶朱公資累巨萬中男殺人囚於楚始欲命少子以牛車載金至楚既而長男請行乃命長男朱公以始與楚莊生善也於是遺莊生書使長男進千金聽莊生所為莊生乃以其星犯楚說楚王使大赦長男聞將赦則以弟當出重千金虛棄遂謁莊生得其金莊生羞為兒子所賣復說王使殺富人朱公之子以杜人言而後赦王乃及未赦而殺之朱公長男持其弟喪歸朱公歎曰長男少与吾居知生之難也故重棄財吾固知其必殺其弟也

范蠡去越王句踐浮海而行自晦形迹以避禍也使當時僻處遐壤以窮約遺諸子姓期厥全終斯不亦計之善乎顧不忘富貴棄彼耻此馳逐於商賈牧豎之末資必巨萬而所性轍以富人名焉自是自失遺安之道宜乎諸子之擾〻也（蘇子曰好貨天下之賤士以蠡之賢精金何為哉才有餘而道不足也）至於仲子殺人因楚乃委金於不能棄財之子亦已誤矣而復於莊生托馬又何其不知人如是哉莊生始私富人之故則假天變以誣禮賢之王至慚兒子之侮則造人言以殺將赦之囚於楚君為非臣於故人為非友蓄狠人也夫不能拯人之患則亦已矣乃以金之去留而生殺之此在市井之交且不忍為而莊生獨何忍耶得交如此其亦不幸甚矣此耻交之始所以貴乎能擇也或曰韓愈氏謂范蠡

花橋水閣

去越遺書文種使逃長頸之難遂致種稱疾不朝竟承賜劍之詔是為人謀而不忠也由此言之蠡亦莊生之儔歟余曰蠡特処之未善耳非有意於禍種也凡吾所以不足於蠡者責備之道也春秋以來用舍進退未有如蠡之全者。特其瑕疵之不可揜者也。一二耳莊生之行豈蠡之所宜有哉

子胥種蠡

蘇子曰子胥種蠡皆人傑而揚雄曲士也欲以區區之學瑕疵此三人者以三諫不聽鞭屍藉館為子胥之罪以不強諫句踐而棲之會稽為種蠡之過雄聞古有三諫當去之說即欲以律天下士豈不陋哉三諫而去為人臣交淺者而言也如宮之奇洩冶乃可爾至如子胥吳之宗臣與國存亡者也去將安往哉樂毅報燕惠王書亦曰吳王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于入江而不知此則有激之言非所以誣子胥也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父受誅子復讐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屍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雄獨非人子乎至於藉館闔廬與群臣之罪非子胥意也句踐困於會稽乃能用二子若先諫而強諫以死

之則雄又當以子胥之罪〻之矣是皆兒童之見無足論者不忍三子之見誣故為一言

論人而不知其過不明也深言其過將遂遺其善焉不仁也無過惟聖人如子胥種蠡豈能無過哉特不當求其過而遺其善耳故凡論三子者旁求諸家之說而折衷之以蘇子之言斯為善論三子矣

蠡湖

蠡湖即今之漕湖也距吳城西北四十里其南北廣可八里東西十餘里其浸皆属長洲之儒教鄉惟湖之西為泰伯鄉則無錫之境也初范蠡之舟出入於此為久故湖以蠡名湖東由錢涇而南十里地名蠡塘俗云蠡口湖西由荻澤而北十五里地名蠡尖夫以口為首以尖為尾則湖其腹也有蛇勢焉蠡以功名才識高一世故其所經歷之地多因其名以傳至唐孟簡濬伯瀆通此湖故又名孟湖具載錫山舊志其曰漕湖則吳越武肅王世至宋南渡實轉運之通故以名也蓋予嘗聞諸故老云

花橋水閣

觀樂篇

延州来季子（延陵州来皆季子所封邑故云）觀樂於魯此吳人尚
文之始也王仲淹指其瑕疵曰小雅烏乎衰其周
之盛。乎豳烏乎樂其勤而不怨乎以是為季子不
知樂将因小失而棄其徳之大焉過矣辯之不足
系之詠云

温〻吳公子心境融歌彝文言一華夷古意兼三五
八風嘘太和萬象列庭户至樂北歸明朝吳是魯
吁嗟彼何人餽樂受齊女延激入梨園霓裳隨羯鼓
大雅从绝響新聲會成譜公子久冥作令人仰千古

桂劍

劉向述季子挂劍有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
金之劍兮帶丘墓

徐君墓前樹与劍傳千年高名不隊地耿光長倚天
虎丘山上池云埋劍三千難洗寶空寃至今愧龍泉

呼餘皇

始吳伐楚戰于長岸楚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艎
守之不力吳公子光使長鬣者三人潛伏舟側曰
我呼餘艎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師亂吳
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吳人驕餘皇西下何壮哉長風挟千里水面山崔嵬
一朝入楚非吳有剛笑吳人不能守終然公子策亦
奇長鬣傳呼楚人走楚江風定夜師還依舊崔嵬水
上山不知辛苦當年夢都付悠〻越水間

子胥論

余讀史至子胥鞭屍輒傷平王受辱之慘而悲費
無忌流禍之深乃激而為誅附於庵子援琴之義
（庵子傳楚王信讒援琴而歌之）以昭用讒之戒而不暇為子胥是
非也其詞曰

楚王信讒言伍奢以非辜蒭皇遺少子忿激奔強吳
身懸七寳劍隱躍龍光儲始辭子尚避楚使行歌乞
食甘馳驅終引白喜相与俱為闔廬用〻闔廬雄兵
在我〻仇可圖神發百年三軍一呼楚之悔之誅讒
夫（是時平王已死子常請昭王誅費無忌）終然不救郢丘墟昭王犒妹
踰河濉乃發平王墓鞭屍肆鞭屠於戲用讒自是生
前事誰知死後仍災禍讒夫成烈焰煨燼還復墟遺
鞭自是費無忌畢竟鞭屍非子胥

蘆中人

始子胥逃楚至江上漁丈人艤舟渡之後為取餉

子胥隱於深葦丈人呼為蘆中人出而飯之既而
以子胥疑其淺也遂沉於江後子胥以破楚之師
伐鄭報辱之怨也鄭君大懼令於國曰有能回吳
軍者与分國而治有漁人應募以一棹過子胥之
前歌曰蘆中人如是者再子胥驚而問則前丈人
子也子胥歎曰吾蒙子前人之恩今以鄭國報子

遂委之而去

漁丈人蘆中人昔年避逅江之濱藏亡蹈險時已迫
憐饑耴餉情何親間言繼之以成義直以身惟德難
忘久不報子胥今豈蘆中人提兵入楚大仇雪力能
報德求無因為鄭移師戈一指三字棹歌忽驚耳停
車為問歌者誰語合方知丈人子丈人子来何遲丈
人遺汝吾何知見德已忘怨於鄭室還師於戲秦庭
七日包胥哭正是漁人分鄭時

解劍篇

始子胥既渡江解百金之劍贈漁丈人丈人不受
蓋有意以成子胥之謀者

漁人何所事安流風一縷為君犯楚令（楚令匿子胥者死）此
身倏阽危君去吾有以持劍將何之願君自持去奮
勇乎當時巨室雖已壞努力猶可支圖大忽悲困処

逆還韜奇劍光亦易露莫使蛟龍知

義女

子胥渡江至溧陽史氏女擊綿於瀨水之上筥中
有飯子胥求之得飽而去既而女子悔曰妾與母
居三十年獨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餽飯而与丈
夫虧越禮度妾不忍也遂投瀨水而死
楚江沉丈人瀨水投義女遺名在子胥至今同不死
（子胥嘗解劍贈丈人投金報義女）

西施

西施諸暨苧羅山賣薪女也句踐得之以獻夫差
吳由以亡越由以興
西子賣薪時擔雲自朝夕豈知塵埃中一日顯傾國
越以去汝得吳以留汝失得失去留間令人三歎息

越女劍

越有処女出於山陰南林善劍國人稱之范蠡言
於越王王使使聘之王問曰劍之道奈何女曰其
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門戶亦有陰陽
開門閉戶陰衰陽興凡手戰之道內實精神外示
安儀見之似婦好奪之似懼虎布形候氣与神俱
往杳之若日偏如騰兔追形逐影光若彷彿呼吸

往來不及法禁橫縱橫逆順一可當百百可當萬
越王賜號女曰越女劍曰越女劍天下無敵焉
越女劍天下無英風吟吟能破吳呈真此劍能破吳
越王能勇劍與俱曾聞湛盧辭闔廬

武怒蛙

越王伐吳見怒蛙而式焉所以作士氣也

吳王平生惡忠義劍剸子胥如剖蛙屬鏤毒一試衆解體徒然軍士紛如麻誰知敵國有深計食無兼味衣無華一蛙奮怒且用敬千夫感激因忘家浩氣薄斗牛噓吸生雲霞越士已作虎與人誰改騶（言無悔禍者也）君不見姑胥無王鶖鵒含餅（宋時常以騶近郊改為騶）牙至今道上蛙交加

漕湖

漕湖距吳城北三十里始名蠡湖後名益湖最後名漕湖吾家世居湖東之錢涇與湖相去僅百步故得与同志之士時一游焉

天開此湖水疏瀹經禹謨功高不可指名實俱悠悠蠡名始何時越臣起春秋一言辭故主千里移扁舟湖水因有托人去名還留李唐惟益簡治水功能收伯瀆既以濬籍此受上流湖姓乃隨益益作蠡以休武肅保吳越康王下杭州相傳轉運日此湖聚千艘因以漕易益至今落歌謳我朝大轉運江腹淮為喉與此漕湖水与物俱無愁農以供灌溉士以資遨遊鄰湖近惟湖咫尺堪負猶盃功未能逮蠡志先須罥明月鑒我懷流光故沉浮沙鷗識吾意狎呢如有求擧杯試邀月放棹還隨鷗遨游此自適聊為江湖憂

吳越紀餘五卷附雜吟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錢貴撰貴字元抑長洲人是編採輯吳越故實分題編錄亦多附以論斷前有正德庚午自記稱撫其大綱爲三首雜擬其事之可信者又三十五首所謂三大綱者一編年一書法一世家所謂三十五事者季札觀樂之類也其編年有吳而無越餘亦越略而吳詳葢貴爲吳人故以吳爲主亦各私其鄉之錮習也所載皆習見之事無一新異而又皆不著所出且以吳越爲名而别出伍尚一篇申包胥一篇陶朱公一篇申包胥尚有關於入郢陶朱公之子事雖在楚而范蠡猶有關於霸越至伍尚則人爲楚人事爲楚事與吳越如風馬牛綴之伍員傳首以爲緣起已嫌其贅乃别立一題則伍奢亦員之父楚平王費無極等皆員之讐又何不可類及乎其亦昧於斷限之例矣末附雜吟一卷亦貴所作以咏吳越舊跡者詞旨淺近亦無取焉

陳張事略一卷附方國珍本末略一卷

〔明〕吳國倫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陳張本末略一卷附方國珍本末略一卷》提要

陳張事略

明　武昌吳國倫明卿編

倫先世從嘉禾徙居鄂渚每聞祖父言國初陳友諒張士誠事甚悉因誌其始末大略而以方國珍附焉後閱洪武日錄及諸野史所記載往往不符倘望熟於掌故者爲我正之

陳友諒本末略

陳友諒沔陽漁人子也與其弟友仁友貴至正中聚眾剽掠于鄱落官軍累討不能平率所聚往從羅田徐壽

輝蓋徐初起紅巾其時甚盛國號天完友諒至使隸元帥倪文俊下友諒心不平十七年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乘釁襲殺之遂并其軍自稱平章十八年陷安慶守將余闕死之復陷龍興路并瑞州時壽輝聞而欲徙都之友諒忌其來不利于己不從壽輝固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陽爲出迎伏兵城西俟壽輝入而閉門伏發盡殺其部屬惟存壽輝徒擁虛器而已還以江州爲都自稱漢王改元大義事權一歸于己遣將康泰等寇邵武等府又遣將陷吉安撫州贛州襄陽等

府陷信州則守臣伯顏不花的斤死之聲大勢重統有湖湘江右二十年挾壽輝率舟師以行謀死壽輝於采石江中及來陷池州太平等府遂與天兵接戰連年互有勝負遣將張定邊陷安慶復犯建康太祖乃下令諸將曰觀其所為不滅不已爾等其厲士卒以從大將軍徐達進曰師直為壯今我直而彼曲焉有不克翰林學士劉基曰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遂督諸帥率師乘風遡流而上遂克安慶長驅向江州分舟師為兩翼夾擊友諒大破之友諒挈妻子奔武昌友諒忿其疆

埸日蹙乃作大艦來攻洪都自為必勝之計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以兵圍城其勢甚盛兵戴竹盾禦矢石攻城城且壞守將朱文正趙德勝鄧愈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城壞復完友諒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隨方應之已而德勝中流矢死內外阻絕音問不通文正乃遣使詣建康告急太祖親率諸將發舟師二十萬進次湖口自友諒圍洪都至是凡八旬有五日聞援兵至即解圍出東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實至正廿三年七月也乃與書曰昨兵對泊渚磯嘗遣使齎往事不睹使回公度量何淺淺哉大丈夫謀天下何有深讎自辛卯以來天下豪傑紛然竝起英雄與問罪之師挾天子以令諸侯今淫虐之徒一掃而亡之湘陰劉氏亦懼而徃此公心腹人也部下諸將自此而夸江淮英雄惟存吾與君耳何乃自相吞併公今又將舟騎與吾較勝公之土地吾已得之縱使力驅騎兵來死城下不可再得也設使公僥倖外逃亦宜修德勿作欺人之寇卻帝名而待主可也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逡巡至于戊午我師分為十二屯徐達常遇春等諸將擊敗其前軍甯

威大震明日諸軍接戰至晡東北風起焚其水寨舟數百艘其弟友仁友貴及平章陳普略皆焚死遂不敢出然勢猶盛也又與之書曰方今取天下之勢同討元人以安中國是為上策結怨中國而後元人是為無策曩者公犯池州吾不以為嫌生還俘虜將欲與公為約從之舉各安一方以俟天命此吾之本心也公失此計乃先與我為仇我是以破公江州遂蹂蘄黃漢沔之地因舉龍興十一郡奄為我有今又不悔復起兵端既困於洪都兩敗于康山殺其弟姪殘其兵將損數萬之命無

尺寸之功此逆天理悖人心之所致也今乘尾大不掉之舟損兵弊甲遲遲與吾相持以公平日之暴正當親決一戰何徐徐隨後若聽吾指揮者無乃非丈夫也乎公早決之辛卯復聯舟大戰自辰至午敵兵大敗友諒奪氣其將張定邊欲挾之退保鞋山爲我師所扼不得出斂舟自守不敢戰是夕我舟渡淺泊于左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壬戌友諒冒死突出將奔還武昌太祖麾諸將邀擊之舟聯比隨流而下自辰至酉力戰不已友諒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諸軍潰散實八月二十七日

也其時擒太子善兒友諒自稱帝至死僅五年餘年四十四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子理徑趨武昌立理爲帝改元德壽二十四年天兵克武昌擒之悉平右陳氏本末如此我太祖書辭如此陳亦可謂勁敵也使劉伯溫不勸上先伐之養勢再大欲一時克除亦難矣哉觀其初犯建康臣下欲誠降者有欲走據鍾山者及戰龍江石灰山功臣錄皆曰殺傷相當戰鄱湖則御舟膠于沙灘韓成假帝投水使無金木相犯之日以決一勝岌岌乎殆哉然而天命有在固不能逃貫睛之流矢也哉

張士誠本末略

張士誠泰州白駒場民至正十三年與弟士義士信士德壯士李伯昇等攻陷泰州十四年僭號大周建元天佑十五年據高郵十六年由通州渡江遂陷蘇州以承天寺爲府遣兵陷湖常松江諸路七月攻破杭州丞相達識帖木邇畏遁或以苗軍楊完者勇猛有軍引其黨自嘉興擊敗士誠然完軍尤殘虐也十七年太祖駐師金陵既與接境雖常通書被其拘使遂用師京口溧陽等地互有勝負三月命徐達攻常州擒其弟士德毋痛

令士誠請和每歲輸粟十萬金幣若干太祖初許之後復書數其開釁拘我使臣之罪每歲要糧五十萬歸使等事已而降元浙省左丞達識爲請命于朝授士誠太尉遣參政周伯琦招諭之被其留吳至二十年闢土益廣南自紹興北至濟甯太祖發跡之地亦遣其將李濟據之時皆稱張吳王太祖欲取士誠謀于劉基基曰方今陳友諒據上游名號不正兵力且强宜先取之友諒既平取士誠如探囊中物耳太祖用其言始置之二十三年復據杭州因以弟士信爲平章二十五年太祖命

遣徐達常遇春等水陸竝進遂克泰州明年克高郵興化又明年祭江告神大舉伐之數士誠之罪曰私販鹽貨行刦于江湖兵興則守聚兇徒負固于海島其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區難抗天下全勢詐降于元坑其參政趙璉囚其待制孫撝其罪二也厥後掩襲浙西兵不滿萬數地不足千里僭號改元其罪三也初寇我邊一戰而生擒其親弟再犯浙省揚矛直擣于近郊首尾畏縮又乃詐降于元其罪四也占據浙江錢糧十年不貢其罪五也陽受元朝之召陰行假王之令挾制達丞相謀

害楊左相其罪六也知元綱已墜公然害其江浙丞相達識帖木邇南臺大夫普化帖木兒其罪七也誘我叛將卻我邊民其罪八也詔諭江南使常遇春等先攻湖州湖州既疲然後移兵姑蘇秋攻湖州弁山水寨與五太子大戰遇春稍卻薛顯率舟師直前奮擊敗之五太子及宋逞呂珍等以舊館降五太子養子本姓梁短小精悍平地能躍丈餘又善没水邊珍驍將也誠倚之至是奪氣繼而張天祺李伯昇亦降于是達軍直擣姑蘇十一月癸酉圍姑蘇達督軍攻婁門士誠出兵拒戰指

揮剅使茅成左脅中矢死之于是攻圍益急吳元年丁未太祖又以書諭士誠書略曰帝王之興兵勢相加乃爲常事天命所在豈容紛然雖有智者亦當革心順天以全身保族如漢竇融宋錢俶是也今爾能附順其福有餘無爲困守孤城自取滅亡不報伯昇知其勢急使客詣士誠門說降又不報六月士誠既被圍久欲突圍決戰覘閶門少疏將奔遇春覺其至分兵北濠與鬬久未決士誠復遣參政黃哈喇把都率兵千餘助之又自出兵山塘爲援陣少卻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皆稱爾

爲猛將能取此乎弼遂揮雙斧徑擊敵勢轉卻遇春率衆乘之士誠兵大敗溺死沙盆潭甚衆士誠馬驚墮水幾死肩輿入城忽忽不出一日士信張幙城上踞銀椅與參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忽飛礮碎其首九月城將破熊天瑞教城中作飛礮以擊城外雖多中傷奈城中木石俱盡達督將攻破葑門城遂陷時八日辛巳也達又遣李伯昇往諭士誠自經伯昇趙世雄抱解昇出舟中閉目不食至龍江堅臥不起舁至中省竟自縊死

方國珍本末略

方國珍台州甯海人力能走及奔馬其居有山在中曰楊氏嘗有童謠曰楊氏靑出賊精至正八年蔡亂頭剽刦海商方乃爲國宣力勦賊而總管焦鼎納蔡之賂反黜其功方忿曰蔡能亂我不能耶遂與弟國彰等叛至十六年降元爲海道漕運萬戶羈縻而已十八年天兵取婺州自料非其敵也十九年降太祖遂獻款書曰國珍生長海濱魚鹽負販無聞于時向者因怨搆誣逃死無所迯于自救而已惟明公倡義濠梁東渡江左據有

形勢以制四方奮揚威武國珍向風慕義欲歸命之心久矣道路壅遏不能自通今聞親下婺城撫安浙左威德所被人心景從不棄獷愚猥加訓諭開其昏瞶俾見天日此國珍所素欲也謹遣使奉書上陳懇款或有指揮願效奔走然既入貢陰復泛海北通擴廓帖木兒南交陳友定圖爲犄角至吳元年王師討姑蘇擁兵坐視太祖反覆以書數其十二過惡其略曰爾起事時元尚承平倡亂海隅遂陷三吳之地扼海道之衝竊據山島二十餘年朝送款于西暮送款于北此豈大丈夫之爲

一也吾下婺時破敵甚多豈暇與爾較勝爾遣子納降吾不逆詐數年之閒卽生兵隙二也近者浙之東西諸郡漸下爾陰蓄異志覘吾虛實三也未有釁端先自反覆四也易交輕悔五也擴廓帖木兒以曹操之奸旋爲俘虜吾中原已得其半爾泛海遠交聲言擊我以速怨尤六也彼若有事爾遠難救彼若無事交疏禮薄禍亂由生七也爾兄弟無功于元坐要名爵跋扈萬端今歸順又不能保八也爾兵數出上帝好生違天虐民九也爾能盡驅溫台慶元之民與決勝負丈夫事也今復遣

數弁狗偷鼠竊十也吾遣兵入浙張士誠將士盡皆降附爾誘我海上土豪作亂近來匿其首惡十一也爾窺陳友定之謀稔惡乃陰扇潛結遙爲聲援以詐交詐反自疑吾十二也爾乃擇交大國有一無二尙可以保全矣不報六月責國珍貢糧二十萬仍以書諭其略曰汝初獻款謂杭城在卽來歸豈意挾詐張士信接境取爾甚易不敢加兵者吾力制之故爾安享三州爾卻遣奸覘我潛結陳友定今明告爾師下姑蘇卽取溫台水陸竝進爾早改過以小事大尙可保富貴也不然與我較

一勝負亦大丈夫之爲也不然揚帆竄入海島吾恐子女玉帛反爲爾累舟中自敵國也宜愼思之國珍于是有航海之計然又遣子明完奉表謝罪乞歸降曰臣聞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王者體天法地于人無所不容臣前負荷至上覆載之恩久矣不敢自絕于天地故略陳其悃衷知必有以容臣者臣本庸材昧于學術遭時多故起自海島非有父祖承藉之勢與衆馳逐又非有圖成望大之心必欲得湯武爲之依附而已向者王師之渡江左霆雷忽至于婺城遠近震驚是以遣子拜

師歸心効順惟時固已知主上有今日矣但無以依日月之末光望雨露之餘澤而主上推誠布公賜手札歸質子俾守城邑如錢鏐故事奉遵約束不敢有違豈意從子明善不戒邊疆擅搆釁端得罪故不可解今日守疆之吏馳走飛報言天兵遠臨聞之不勝駭愕惶惑失措遂俾守者奉迎王師然而未免浮海何也昔者孝子于其親過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適與相類竊自咎拾年之閒非主上無以至今一旦隳墜天下後世必有以議臣者敢冒斧鉞之誅遣子入侍伏望復全覆育之恩更

子生成之賜容歸海島老死深淵使子姪輩得全餘生以聽驅策實爲萬幸太祖始怒其反復覽表憐之乃賜書曰汝外示歸誠中懷譎詐吾姑容之待汝自效豈意汝行小智愈肆奸宄竟背前約致勞我師汝尙不歸命乃逃于海上猶欲覩望成敗今辭甚哀懇吾當以汝此誠爲誠不以前過爲過汝勿自疑率衆來附悉從原宥不報九月命參政朱亮祖討之初亮祖至台方國瑛欲遁去會都事馬克讓自慶元還言國珍治兵爲守城計國瑛始拒守然士卒懷懼我師攻擊國瑛度不能守以

巨艦載妻子夜走黃巖亮祖遂入城徇下仙居等縣追至黃巖國瑛燒殿宇民居遁海守將哈兒普降十月己巳亮祖進兵至溫州陣於南城國珍部將率兵拒戰敗之破其太平寨餘兵奔入城亮祖四面攻打哺時克之獲員外劉本易方明善先挈妻子遁去十一月亮祖率舟師襲敗明善于樂清之盤嶼追至楚門海口己丑又命湯和共討之和旣至慶元國珍遁入海島國瑛及明善來降送之建康後洪武二年湯和降執國珍于海中朝以之爲廣西行省左丞但不之官食祿于朝實祿之

言也又見誠意伯曰太祖威震華夏不能致者方國珍深入海島王保保遠去沙漠惟二子未誅恐不然也

陳張本末略一卷附方國珍本末略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吳國倫撰國倫字明卿興國人嘉靖庚戌進士官至河南布政司叅政明史文苑傳附見李攀龍傳中是書於陳友諒得姓爲吏諸事張士誠與李伯昇等起事之由方國珍弟國瑛國珉諸人俱未臚敘所載明初攻戰諸事更爲疎漏前有國倫自序曰每聞祖父言國初陳友諒張士誠事甚悉因誌其始末大略而以方國珍附焉後閱洪武日錄及諸野史所記載往往不符尚冀熟於掌故者爲我正之則國倫先不自信矣

越嶠書二十卷（卷一卷二配清鈔本）（一）

〔明〕李文鳳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藍格鈔本

越嶠書序

正德末安南黎氏政衰亂者相繼嘉靖初其臣莫
登庸篡而有之已而傳其子方瀛退居海東以與
方瀛為掎角屢叩關求　封守者絕弗與通丙申
冬
上欲遣使詔諭其國下有司擇所遣廷臣以其國
久不庭不宜遽遣使乃議征討會黎氏故臣鄭惟
憭航海赴京告變廷臣復疏登庸之罪請討之
命將出師行有日矣未幾大臣有諫者復緩師期
而遴選文武大臣臨邊以廉察之自始議迄今數
年矣顧安南建置興廢之由散在載籍議者或病
於考焉鳳因政暇乃取而詮次之得二十卷始之
以輿地風俗物產者原民生也繼之以書詔制勑
者重王言也繼之以編年立國始末制度者紀其
實也繼之以書疏移文者盡其詳也繼之以表箋
者見服役於中國也繼之以文賦詩詞及其國臣
妾凡有一善亦得備錄者見一方之風俗好尚美
惡也合而名之曰越嶠書夫安南越之荒嶠也隋
唐以前被中國人文之化姜氏兄弟出焉自後没
於群蠻而中國之逋逃者投止焉是故蠻而為狙
獪狡詐君子羞道也或問今日黎氏可救乎曰自
昔黎利益據我土地戕殺我官軍滔天之罪我

祖宗赦而不誅恩至大矣爲利者不思輸誠悔罪
乃外爲臣服裏懷不軌僭號改元以與中國抗衡
其子若孫輒有二名龍僞名麟基隆僞名濬宜民
僞名琮思誠僞名灝鏳僞名鏳暉滓僞名敬濬僞
名誼瀅僞名晭椅僞名譓椿僞名應㯖僞名寧其
正名以事天地神祇播告國中僞名以事中國以
示不臣雖以黎㯖顛沛之餘尚僞名以相欺誑是
百餘年間其心未嘗一日肯臣中國也其可赦也
乎哉是故登庸父子在黎氏雖有篡國之罪在中
國則有討賊之功忘其功而録其罪是謂獵師以
哭虎也何以服其心哉曰然則莫氏可恕乎曰不
可登庸父子僭號改元又僭擬中國官名尤而效
之益又甚焉聲罪致討以長纓繫其父子之頸獻
之
闕下可也曰莫氏悔罪去帝號改官名率吏民待
於境上而聽斷於中國則將若之何曰逆而討服
而舍哲土之典也
嘉靖庚子夏六月既望宜山李文鳳序

越嶠書目録

越嶠書卷之一

宜山李文鳳編次

總叙

古交州在九服之内顓頊時北至幽陵南至交阯堯命羲和宅南交舜命禹南撫交阯是後淪於蠻夷周成王時越裳氏重九譯來貢曰天无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周公作越裳氏琴操云於戲嗟嗟非旦之力乃文王之德越裳即九真在交阯南應劭漢官儀曰始開朔方遂昉於南爲子基阯今作址非秦以交阯隷象郡秦亂南海尉趙陀擊併之自立爲王都番禺在蒼梧東北後徙都南海後屬駱越漢高帝遣陸賈立陀爲粵王高后禁粵關市鐵器陀乃僭號爲帝黄屋左纛後之盜據交阯者悉以陀爲稱首複發兵攻長沙文帝遣使讓之陀恐去帝號願爲藩臣奉貢職然竊帝其國中如故景帝建元三年陀卒子孫傳立四世九十餘年孝武遣終軍往諭南越王與八朝王欲行其相呂嘉諫止王王不聽嘉遂反攻殺其王及漢使者而立王異母兄建德元鼎五年遣衛尉路博德等帥師拾萬討之六年攻敗粵斬其王建德併丞相嘉懸其頭於北闕

下定其地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
南珠崖儋耳皆置郡守元帝初元元年罷珠崖
儋耳交阯等七郡初賈捐之奏云珠崖儋耳在
海中洲恃險數叛以至用兵無用之地棄何足
惜遂詔罷之顔師古云七郡皆屬交阯蓋漢制
以州領郡置交州刺史總之光武建武十六年
交阯女子徵側徵二反十九年馬援率兵誅之
立銅柱爲漢界漢獻帝建安十五年移治南海
王範云刺史治在交州漢末移南海孫權初受
魏九錫之命亦以持節督交州領荆州牧因有
交阯太守孫諝貪暴郡吏呂興殺諝九真日南
俱叛降晉孫權以交阯遠方分交州置廣州徙
交州治龍編孫皓建衡元年遣將薛詡陶璜復
取交阯殺晉所置守將九真日南皆還吳吳亡
歸晉迨宋齊染(梁)陳隋唐並因之或改九真爲愛
州日南爲驩州皆設刺史或置交州總管安南
都督護統之唐始分嶺爲東西道各置節度置
桂管邕容安南五管隷焉西道置安南都護兼
本管經畧招討使張伯儀築安南羅城未就元
和三年都護張舟增築之林思云城週廻二千
步力役二十五萬宣宗文宗時都護阮政雪(虐)視
其民乃結南詔蠻反攻安南累歲兵戈不息懿
宗咸通三年南詔蠻攻陷羅城經畧使蔡襲死
之遂命高駢爲都護以兵克復斬蠻帥段酋遷
等三萬餘級加脩羅城以府爲靜海軍授駢節
度至五代間交愛土豪曲顥楊廷藝矯公羨等
相以力篡奪藝故將吳權乃殺公羨自傳數世
至吳昌文卒其下吳坪爭立有丁部領者殺吳
坪領交址事自稱萬勝王私署其子璉爲節度
使宋初璉遣貢太祖封部領爲交阯郡王詔璉
爲節度安南都護後璉與父俱歿弟璿立大校
黎桓廢而篡之僞作璿上表令桓代之宋太祖
封桓爲王傳三世共三十年爲李公蘊所奪真
宗封公蘊爲交阯郡王又累封爲南越王死子
德政嗣德政死子日尊嗣日尊自帝其國僭號
法天應運崇仁至道慶成龍祥英武睿文尊德
聖神皇帝尊公蘊爲太祖神武皇帝國號大越
自是以後其子孫及陳黎莫氏皆踵其故事僭
帝號焉孝宗興隆三年李天祚入貢封天祚爲
安南國王國名自此始李氏八傳無子女昭聖
主國事紹定庚寅昭聖遜位于夫陳日煚宋封
安南國王癸丑元世祖既平雲南丁巳冬命兀
良合觧統師經安南邊邑取廣西道會兵攻宋
與戰不勝遂納欵臣附遣陪臣上表歲奉貢職

中統辛酉世祖封陳光昺爲安南王至元丁丑光昺死世子陳日烜不請命自立世祖遣禮部尚書柴椿召入覲以疾不朝明年再召以疾辭止令其叔父陳遺愛代覲世祖怒其稱疾遂立遺愛爲王辛巳授柴椿安南行宣慰使都元帥以兵千人送遺愛就國至永平界安南弗納遺愛懼夜先逃歸遣陪臣迎柴椿入國諭旨而還至元壬午右丞唆都等統兵收附占城遣使假道進兵令助軍給糧日烜不聽至元甲申冬世祖議征之命鎮南王脫懽平章阿里海牙進兵臨境日烜拒敵潰走其弟益稷歸順入見世祖乃封益稷爲安南國王封近親陳秀峻爲輔義公同附官吏授爵有差至元丁亥世祖命鎮南王暨平章粤魯赤統師平定其國師至日烜戰敗逃匿海島間明年春鎮南王班師至元癸巳世祖復命大王益吉烈解平章劉金授都護等乜兵侯甲午秋進討是歲世祖崩成宗立詔罷兵遣禮部侍郎李衎郎中蕭泰登使其國赦日烜罪并放其來使陶子奇等還國諭旨時日烜先殁數年子日燇率諸臣僚迎拜遣陪臣上表謝願爲藩臣奉貢職成宗許之復封爲安南王傳十二世入我

國朝至日焜爲其臣黎季犛所簒僭稱皇帝國號大虞改元紹聖易其子名爲胡奝稱爲陳氏之甥求主國事

太宗不逆其詐許之已而陳氏孫名添平昔者赴

京訴之

太宗遣使讓之季犛僞請迎歸至其境遂伏兵併

使者殺之

太宗大怒遂命朱能爲大將張輔副之親禡於龍江遣討之朱能卒於軍命張輔代領其衆入其國擒季犛父子械送京師遂定其地爲交阯布政司建置府衛而以黃福董其政已而其地數反張輔累討平之最後黎利僞稱陳氏孫暠潛至自老撾請復立爲陳氏後

宣宗命王通柳升累帥兵討之稍失利因其再請遂封暠爲安南王使者至云已死矣因令利權國事利遂僭號改元順天死子龍嗣

英宗初立乃封龍爲安南王賜金印十二傳共九十九年而爲其臣莫登庸所奪登庸僭號改元明德在位六年傳其子方瀛僭號改元大正登庸退居古齋海陽之地自稱太上皇控扼海東之師蓋欲爲三窟也越裳日南金羅城淸池乂安即其故地

州郡沿革

漢以前其郡縣未詳武帝滅粤以其地爲九郡安南居其三交阯日南九真是也魏晋以後建置不一唐高宗調露元年改交州爲安南都護府後遂因之大抵規制樸陋埤墻茅屋非人所居李公蘊後漸倣中國開設郡縣然其地止當中國之一省或十餘村爲府數村爲州一二村爲縣官衙簡甚中國人初至其地每竊笑之今考黎李陳三姓所轄路府州縣沿革併存其槩于左

宋寧宗時直閣張洽撰安南志内所載郡縣

安南路　安平　太平　交阯

朱鳶　龍編　平道　武平

峯州　嘉平　新昌　奉化

嵩山　洣緣

瀼州　瀼江　波零　鵠山

弘遠

巖州　常樂　思封　高城

石農

田州　都救　惠桂　武龍

橫山　如賴

愛州　九真　安順　崇平

日南　軍寧　長林

驩州　九德　浦陽　越裳

懷驩

陸州　烏當　筆清　寧海

福禄州　柔遠　唐林　福禄

長州　文陽　銅蔡　長山

奇常

湯州　湯泉　綠水　羅韶

演州　忠義　龍池

林州　金龍　海界

景州　北景　朱吾　由文

山州　龍池　盆池

古州　樂古　樂興　古書

籠州　武勒　武禮　羅龍

扶南　籠額　武觀　武江

環江　正平　福零　龍源

饒勉　思恩　武石　歌良

都家

武義州　武義　武勞　武緣

江山

粤州　龍水　崖山　東璽

天河

平琴州　容山　永義　福陽

古符

德化州　德化　歸衆

武安州　武安

郎茫州　郎茫　古勇

羅武州　龍丘　福武

陳氏有國建置路府州縣 古附

大路城路 古交趾漢仍之唐置安南都護府其城在瀘江西岸唐伯義始築城舟高駢繼增脩之真宗時李公蘊於此建國陳繼李以其屬邑增置

龍興天長長安

龍興府 舊多圓鄉陳祖微時夜過溪橋既渡四顧橋不見矣未幾陳氏有國人號其水曰龍溪改多岡爲龍興

天長府 舊多塞鄉陳祖所生地及其有國建其行宮於此歲一至示不忘本更名曰天長府潮水繞城岸邊花木香氣襲人盡船往來類仙境也

長安府 本華閭崗丁部領所生地五季末丁氏立國於此

歸化江路 接西南界

宣化江路 接持麻道

陀江路 接金嵐界

諒州江路 接左右兩界

南栅江路

北江路 在羅城東岸瀘江分通于海江有十橋皆傑麗

如月江路

平崖書屋

大黃江路

快路

烘路

州皆接廣西雲南界雖名州縣其實洞也

國威州 在羅城南　古州 在北江

仙州 古龍編　富良州

思農州 一云楊舍　定邊 一云媚

萬崖 一云明黃　文周 一云門州

七源州　思浪州

太原 一云黃源　通農州

湄龍州 一云乙舍　光州

羅順 一云來臣　道黃 即平林場多類此不載

古州名 更革少存

峰州 吳曰新昌　蘇茂

蘇匆　長州

峨州　唐州芳林

縣

武寧縣　萬載

丘溫　新立

恍縣　紙縣

歷縣　闌橋

追延　古勇

供縣　窟縣
上坡　門縣 餘不載
古縣名
龍編 西漢交州刺史治所
朱鳶 漢縣唐改蔦州置高陵定縣
羸接 上連下婁句曲漢交州刺史置
麋冷 漢交州刺史治　曲易 音陽
句漏 葛洪為令　安順 唐順州
崇平 唐安平　海平
古都　安定
清化古府路 西漢九真郡隋唐愛州其屬邑今日江日陽日甲日社

梁江　波籠江　茶江　貢江
采舍江　安暹場　文場　古藤甲
支明甲　古弘甲　古戰甲　緣甲
典史甲　結悅甲
古縣名
都龐 顏師古音都龐　居風 馬援擒徵側餘黨處
无功 漢九真都尉治所　越裳 一云九德
又安府路 西漢日南郡隋唐為驩州
幼津江　明道江　偈江　南路社
唐家社　張舍社　餘不載
演州路 本日南屬縣曰扶演安仁唐改演州

巨賴江　池表江　孝江　多壁場
巨藍社　高家社　班剩社　餘不載
布政府路 本西漢日南郡象林縣漢末邑人叛今自立國曰林邑唐元和初復隸安南府今名布政地山林重復柳子厚詩林邑東回山似戟
閣黎江 接占城界
國朝永樂間安南既平開置交阯布政司并改
置所轄府州縣
交州府 領五州一十三縣
慈廉州　福安州　威蠻州　利仁州
三帶州　東關縣　慈廉縣　石室縣
英茖縣　清潭縣　清威縣　應樂縣

平陸縣　利仁縣　安朗縣　安樂縣
扶寧縣　立石縣
北江府 領三州七縣
嘉林州　武寧州　北江州　嘉林縣
超類縣　細江縣　善才縣　東岸縣
慈山縣　善誓縣
諒江府 二州十縣
諒江州　上洪州　清遠縣　那岸縣
平河縣　鳳山縣　陸那縣　安寧縣
保祿縣　古隴縣　唐安縣　多錦縣
諒山府 領七州五縣

上文州　下文州　七源州　萬涯州
廣源州　上思州　丁思州　丘温縣
鎮夷縣　淵縣　丹巴縣　脫縣
新安府領四州十三縣
東潮州　靖安州　南策州　下洪州
至靈縣　峽山縣　古費縣　安老縣
水棠縣　支封縣　新安縣　安和縣
同利縣　萬承縣　雲屯縣　西岐縣
清沔縣
建昌府領一州六縣
快州　建昌縣　布縣　真利縣
東結縣　芙蓉縣　未涸縣
鎮蠻府領四縣
廷河縣　太平縣　古蘭縣　多翼縣
奉化府領四縣
美祿縣　西真縣　膠水縣　順爲縣
建平府領一州六縣
長安州　懿安縣　大懿縣　安本縣
望瀛縣　安寧縣　黎平縣
三江府領三州五縣
洮江州　宣江州　沱江州　麻溪縣
夏葉縣　清波縣　西蘭縣　古農縣

宣江府領九縣
曠縣　富道縣　文安縣　平原縣
底江縣　收物縣　大蠻縣　楊縣
乙縣
太原府領十一縣
富良縣　思農縣　武禮縣　洞喜縣
永道縣　宣化縣　弄石縣　大慈縣
安定縣　感化縣　太原縣
清化府領四州十一縣
九真州　愛州　清化州　葵州
安定縣　永寧縣　古藤縣　梁江縣
東山縣　古雷縣　農貢縣　宋江縣
俄樂縣　磊江縣　安樂縣
乂安府領四州十二縣
驩州　南靖州　茶籠州　王麻州
衙儀縣　友羅縣　丕祿縣　上油縣
偈江縣　真福縣　古社縣　土黃縣
東岸縣　石塘縣　奇羅縣　盤石縣
河華縣
新平府領二州三縣
政平州　南靈州　衙儀縣　福康縣
左平縣

順化府 領二州十一縣
順州 化州 利調縣 石蘭縣
巴閒縣 安仁縣 茶偈縣 利蓬縣
乍令縣 思蓉縣 蒲台縣 蒲浪縣
士榮縣
升華府 領四州十三縣
升州 華州 思州 義州
黎江縣 都和縣 安蒲縣 萬安縣
具熙縣 禮梯縣 特羊縣 白烏縣
義純縣 鵝盃縣 溪錦縣
廣威州 領二縣
麻籠縣 美良縣
嘉興州 領三縣
籠縣 蒙縣 四忙縣
歸化州 領四縣
安立縣 文盤縣 文振縣 水尾縣
宣化州 領三縣
赤土縣 車來縣 瑰縣
演州 領三縣
瓊林縣 茶清縣 芙留縣
黎利僭據安南分其國爲十三道每道設承政司憲察司總兵使司倣中國都布按三司也

并改置府州縣
清華承布政 治紹天府領四府
山南承布政 治交州府領十一府
乂安承布政 治乂安府領八府
山西承布政 治三帶府領六府
京北承布政 治河北府領四府
海陽承布政 治海陽府領四府
太原承布政 治太原府領三府
興化承布政 治興化府領三府
順化承布政 治順化府領三府
廣南承布政 治廣南府領三府
安邦承布政 治海東府
諒山承政司 治長慶府
明光承政司 治宣光府
夷人欲示其土地之廣強分析爲郡縣其實一承政不能及中國一府或自舊縣升爲府如慈山蒞仁之類或一承政只管一府如安邦諒山之類於舊名多有更改割裂猥多不能盡紀
僞東都即古龍編城在富良江之南漢置交阯郡唐置都護府其外大羅城唐所築也宋以來李氏陳氏黎氏皆居之其西都

即清華府古九真之地

府

奉天府 東都　紹天府 西都

應天府　海東府　海陽府　荊門府

平昌府　新興府　天長府　下洪府

南策府　長慶府　順安府　交州府

上洪府　莅仁府　河中府　義興府

常信府　慈山府　北河府　高平府

太原府 舊同　通化府　歸順府　鎮安府

三帶府　國威府　興化府　廣威府

天關府　長安府　演州府　靖寧府

新平府 舊同　德光府　清都府　肇平府

乂安府 舊同　奇華府　思義府　廣南府

順化府 舊同　茶麟府　玉麻府　葵州府

昇華府 舊同　鎮寧府　奠都府　沈江府

臨洮府　歸化府　端雄府　宣光府

安西府

州

永安州　雲屯州　忠州　江州

上思州 舊同　憑祥州　文淵州　祥平州

上石西州　思陵州　新安州　萬寧州

下石西州　安博州　溫州　脫朗州

文蘭州　武崖州　龍州　安平州

廣源州 舊同　下朗州　上朗州　石林州

七源州 舊同　大蠻州　平元州　北通州

上下涑州　六安州　收物州　文盤州

水尾州　照晉州　萬陵州　俞州

諒州　合肥州　莱州　黃巖州

華州 舊同　綏草州　木州　梅州

順州 舊同　鉞州　良岐州

縣

枝封縣 舊同　璠英縣　西開縣　安陽縣

安老縣 舊同　順山縣　金城縣　新明縣

水棠縣 舊同　神溪縣　延河縣　清蘭縣

膠水縣 舊同　御天縣　南昌縣　陸岸縣

美祿縣 舊同　東潮縣　四岐縣　水縣

至靈縣 舊同　清沔縣　長縣　安勇縣

保祿縣 舊同　安越縣　武寧縣　安世縣

古隴縣 舊同　司農縣　良才縣　清縣

唐安縣 舊同　錦雲縣　茄福縣　官豪縣

上元縣　青廉縣　真定縣　淳佑縣

仙遊縣　新福縣　廣德縣　宋昌縣

東岸縣 舊同　寧山縣　福祿縣　仟鳳縣

嘉林縣 舊同　章德縣　山明縣　富源縣

慈廉縣舊同　金縣　福安縣　千陸縣
清威縣舊同　樂土縣　嘉遠縣　寧化縣
美良縣舊同　奉化縣　摩義縣　廣平縣
安定縣舊同　端水縣　東山縣　端源縣
清波縣舊同　壽春縣　嶠山縣　玉山縣
弘化縣　雷陽縣　山圍縣　清源縣
不拔縣　灩水縣　三農縣　鎮安縣
夏華縣舊同　白鶴縣　洽和縣　晉安縣
安樂縣舊同　平泉縣　山陽縣　定化縣
安朗縣舊同　大慈縣　文郎縣　保樂縣
立石縣舊同　東蘭縣　福安縣　沃寧縣
底江縣舊同　花溪縣　山元縣　安立縣
感化縣舊同　文鎮縣　維新縣　洞喜縣舊同
西蘭縣舊同　宜陽縣　鳳眼縣　超類縣舊同

入交路道

入交有三道一由廣西一由廣東一由雲南廣東水軍伏波以來皆由之廣西路宋始開雲南路元及我
朝始開廣西之道亦分爲三其從憑祥州入者由州南關隘一日至交之丈淵州坡壘驛復經脫朗州北一日至諒山衛又一日至溫州之北險徑半日至鬼門關又一日經溫州之南新麗村經二小江一日至保祿縣半日渡昌江又一日至安越縣南市橋江下流北岸一道由思明府入過摩天嶺一日至思陵州過辦強隘一日至祿平州州西有路一日半至諒山府若從東南行過車里江此江永樂中黎李犨堰之以拒王師後偵知其堰處乃決之以濟師一日半至安博州又一日半過耗軍峒山路險惡又一日至鳳眼縣又分二道一道一日至保祿縣亦渡昌江一道入諒江府亦一日至安越縣之南市橋江北岸各與前道會其自龍州入者一日至平而隘又一日至七源州二日至丈蘭州平茄社又分爲二道一道從文蘭州一日經古隴縣北山徑出鬼門關下四十里渡昌江上源經古隴之南沿江南岸而下一日至世安縣平地半日至安勇縣又一日亦至安越縣之中市橋江北岸一道從平茄社西一日半經武崖州山徑二日至司農縣平地又一日半亦進至安越縣之北市橋江上流北岸市橋江在安越縣境中昌江之南諸路總會之處隨處皆可濟師一日至慈山府又至東岸嘉林等縣渡富良江以入交州雲南亦有二路其一道由蒙自縣經蓮花灘入交之石瀧關下程瀾峒循洮江源古岸四日

至水尾州又八日至文盤州又五日至鎮安縣又五日至夏華縣又三日至清波縣又三日至臨洮府洮水即富良江上流其北爲宣光江南爲沱江所謂三江者也臨洮二日至山圍縣又二日至興化府即古多邦城自興化一日至白鶴神廟三岐江又四日至白鶴縣渡富良江其一道自河陽隘循洮江左岸十日至平原州又五日至福安縣又一日至宣光府又二日至端雄府又五日至白鶴三岐江然皆山徑欹側難行其循洮江右岸入者地勢平夷乃大路也若廣東海道自廉州烏雷山發舟北風順利一二日可抵交之海東府若海沿岸以行則烏雷山一日至永安州白龍尾白龍尾二日至玉山門又一日至萬寧州萬寧一日至廟山廟山一日至屯卒巡司又二日至海東府海東二日至經熟社有召堤陳氏所築以禦元兵者又一日至白藤海口過天寮巡司南至安陽海口又南至多魚海口各有支港以入交州自白藤而入則經安陽縣至荊門府亦至黃徑等江由南策上洪之北境以入其自塗山而入則取古齋又取宜陽縣經安老縣之北至平河縣經南策上洪之南境以入其自多魚海口而入則由安老新明二縣至四岐遡洪江至快州經鹹子關以入多魚南爲太平海口其路由太平新興二府亦經快州鹹子關口由富良江以入此海道之大畧也

山川

佛跡山 在交州府石上有巨人跡下有池景物清麗爲一方勝槩

勾漏山 在石室縣相傳古勾漏縣在其下漢書勾漏縣有潛水牛上岸共鬬角軟入水還復堅

東究山 在北江府嘉林州一名東皐唐刺史高駢建塔其上

仙遊山 在北江府武寧縣一名爛柯相傳有樵夫觀二仙奕棋於此不覺斧柯已爛後樵女野合其上石覆且裂

金牛山 在武寧縣相傳唐刺史高駢欲鑿其上見金牛奔出遂止漢書九真郡居風縣有山出金牛往往夜見光耀十里

崑山 在諒江府鳳山縣上有清虛崗山腰有漱玉橋白云庵林岫之勝

丘嶓山 在諒江府丹巴縣上有石門廣三丈相傳漢伏波將軍馬援所鑿

安子山 在新安府東潮縣一名安山或名象山高山云霄之上漢安期生得道處宋海嶽名山圖此山爲第四福地宋皇祐初處州大中祥符官賜紫衣洞淵太師李思聰進海岳名山圖并讚詠詩云數朶奇峯新蹬綠一枝巖谿嫩採藍跨鸞仙子修真處時見蒼龍戲碧潭

雲屯山 在新安府雲屯縣大海中兩山對峙一水中通蕃國商舶多聚于此

大圓山 在新安府新安縣大海中突起圓嶠永樂十六年此山獲白鹿二來獻

鳳翼山 在三江府夏華縣邑人歲時登覽于此

三島山 在宣化府揚縣三峯突起

芃山 在太原府吳石縣下有巖洞水穿洞中可行舟

隴山 在太原府洞喜縣四面峭壁中有村墟

戲馬山 在清化府水寧縣一名遊英巍然特立橫枕長江為邑人九日登高處

安護山 在清化府東山縣出美石堪為碑硯濱據章太府范甯嘗遣吏于此採石為磬置于學

大琴山 在又安府奇羅縣東海邊相傳陳氏主遊此夜聞天籟聲故名本國永樂初天兵擒黎賊于蒼于此

橫山 在又安府清華縣昔林邑告交州刺史朱蕃求以日南北鄙橫山為界即此

傘圓山 在嘉興州形如傘其勢高峻雄偉

艾山 在嘉興州蒙縣面臨大江峭石環立人跡罕到相傳上有仙艾每春間花雨後漂水群魚吞之硬遠龍門江化為龍

武寧山 俗傳下有趙越王墳

普賴山 至元丁未元兵築木柵儲糧于此

萬劫山 前控大江後山萬重茂林脩竹小橋流水之勝興道王陳峻隱其中

傑峙山 入山徑路花木繁茂玉泉漱石岀谷迎賓脩然世外境

前山 有烟蘿洞子于岩俱勝絕善樂王常置弟子其間

地觀山 尤嶮峻有古松俗傳龍蟠其上陳日煚建行宮於此

天養山 秀且嶮潮汐始道舟楫土族攜第其中以避國難

武林洞 陳日烜棄位隱其中號曰竹林大士有香梅印詩集傳於世

神投山 羅城清化二郡界山也山連兩岸海潮中流昔人往鑿南岸三峯來往於李日尊攻占城欲濟海烟浪不能渡禱于山神遂濟軍還即立祀此後諸

山皆隸清祀

龍岱岩 一云寶臺巍然獨秀岩內事佛外懸閣宇清江橫前紅荷繞後松數里山万重昔傳有大形鼠居洞中俗名蝙蝠岩

文場山 岩石淨白堪為水晶珠

下山 在海洋昔有立化者蜿胃貫石竅尚存

東山 臨文明江萬凡秀山洞上有竅登而遠望水天一色真佳景也元黎前父遠為令書舍中年休官自號思惟居士常隱其中

驅儺山 高曠多山鬼每出焚香有僧名奉府日夜誦大悲呪鬼畏遠避免其害山多雜菓人至任取之依歸者則迷其歸路

立石山 孤石特起昔儕有神人聳巨石為愛演州界

陀伎山 有地國遠在海演出墨石碁子包可愛或云山迴遺百餘里又出白石碁子俗傳仙人嘗奕於此

香象山 極高廣產名香犀象

崇山 唐沈佺期流驩州促從山向越裳詩朝登崇上下暮生越裳陰西從沙口渡北出竹溪深㟁澗道明水矜谷石崇本差池將不合綠繞復相尋桂葉藏金嶼藤花開石林天齋盧的、雲霄下沉、造化功偏厚真仙跡累臨豈徒拯恆與聊復綏歸心

分山 一云裂山安南占城以山為兩國界俗傳草木亦分南北而俯

金牛山 右載石赤色其中有金夜光如螢

都隆嶺 有劉方敗林邑王所

水 古載滄水瀘渝水漏水西隨水自越東南流注交阯尚龍揚雄日交阯荒裔

海 環交州等府東南唐沈佺期渡海詩嘗聞交阯郡南與貫朐連四氣分寒少三光置

日偏越人遥捧翟漢將軍看蔦北斗崇山掛南風漳海峯别雖頻破容
驩縣催年塵道崩成湊明心不應天

富良江 在交州府東關縣一名瀘江上接三帶州白鶴江經府城東下通利仁縣大黃江以達于海宋郭逵破蠻決里隘次富良江 本朝張輔等嘗破黎寇于此處

天德江 一名廷蘊又名東岸永樂初黎寇懼討役民堙塞已久天兵既平寇重加浚治舟楫復通

瀘江 水曰三帶江至羅城白瀘又通于海

來蘇江 舊名蘇歷自交州府城東北料而西行直抵銳江府有人名蘇歷者開此故名瀘江分為統羅城江有五橋皆係至元內子宋亡參政曾子淵歸安南避歷江橋詩白首蘇郎天一涯武皇仙去處南來歷汗橋上望天北今見秋風第九迴 本朝永樂初工部尚書黃福重浚因 王師弔伐乃更名來蘇

三帶江 歸化江水自雲南宣化江水自特磨道沱江水自檯尨因名為

宣光江 在宣化府曠縣源自雲南教化長官司入境流七百餘里以達宣化江永樂初沐晟自雲南引兵駐此

海潮江 在建昌府快州自阿魯江分流下通玉球江昔陳氏破占城軍處

龍門江 在嘉興州蒙縣漢書封溪縣有隄防龍門水即此源出雲南寧遠州至此横截江流中分三道飛湍聲聞有里舟過必此昇上岸方可復行傍有穴多出鸚鵡魚色青綠口曲而紅似鸚鵡嘴相傳此魚能化龍云古載交趾茄寧縣有龍門水深百浮大魚盆此化為龍不得則曝腮點額

夜澤 在建昌府東結縣梁武帝時李賁叛因命陳霸先擊破賁逃澤中夜則出掠因號夜澤

龍溪 在鎮蠻府廷河縣昔陳氏夜遁此江不能渡忽見一橋跨江既渡回顧不見及有國改名龍溪

天威涇 唐高駢以交州至邑州海多潛石濟運不通遂鑿開五道有三日石涇或傳溪馬援所不能治既而震碎其石亦得通因名天威涇

東津渡 在交州府東關縣瀘江舊以舟楫往來阻於風濤永樂初張輔沐晟始置浮橋橋歲一易

大惡江 一云大安

婆呂淵 水深多水恠

慈廉水 九域圖慈廉水在交阯者李乾德君水邊見弟十人並慈孝因得名焉

越裳苑 扶南記山溪瀨中日遠

九得苑 一云捕苑

邊境服役

占城國 立國於海濵中國商舟泛海往來謂蕃者皆聚於此以積薪水為南方第一馬頭

占臘　王土琴　蒲加　道覽　涑淮

稔婆羅

獠子 獠子者蠻子興名也服役於交阯又有彫題鑿齒者裡類頗多周載有頭形獠子赤裩獠子鼻飲獠子皆居岩竇或檜渠飲蘆酒好戰敵多奪弩擊銅鼓以高大者為貴

測景

宋文帝元嘉中南征林邑五月立表望之日在

表北九寸一分交州影在表南二寸三分交州
去洛陽水陸七千餘里蓋山川回折使之然也
以表取其絃直當下千里唐開元十二年則交
州夏至影在表南三寸二分與元嘉所測畧同
王充論衡曰日南郡去洛且萬里爲日南李筌
曰安南府至長安七千二百五十里孟館云以
四方揆之安南道當中國末地耳今自羅城至
京師約一百一十五驛計七千七百餘里

物產

田土任延云田種白穀五月作十月登赤穀十二月作四月登所謂國稅兩熟之稻
鄉育八蠶之綿麻粟地狭種山平處無之

蠶桑劉欣斯交州記一歲八蠶繭出日南桑則大小二種桑孟春培之枝葉繁茂自
三月至八月皆養蠶收絲事織

珊瑚有黑赤二種在海直而軟見日曲而堅漢初趙佗獻珊瑚名火樹

玳瑁狀類龜而殼稍長其足有六後兩足無爪

鹽煑海取鹽其白如雪安南富皆鹽鐵利也

黃白金太原諒山人安府出陳氏有令富良廣原等州採金銀而採金戶若具彼
納不足則貿他金輸之

明珠晴安云屯中出蚌生東海監採官禱其海神輒獲大珠海賈云中秋有月是歲
珠多孟嘗守合浦先時太守多貪穢採求無厭珠潮徙於交趾嘗到官易
前弊求民利病去珠復還民稱為神明陶弼還珠亭詩合浦還珠珠有靈
君侯方侶古人情昭中蚌蛤珠常滿滿澤魚龍睡不驚唐貞觀四年林邑
獻大珠

蘇合油樹生膏可爲藥

胡椒蔓生似山藷春花秋實

羚羊角高石山出一角而中實虫堅能碎金剛石

丹砂晉葛洪欲煉丹求爲勾漏令杜詩云交趾丹砂重韶州白葛輕

香古載日南有千畝林產名香南越志交趾有香不欲取先研待終年皮爛取木心及
節堅黑沉水者爲沉香浮者爲鷄骨一名半水麄者爲箋香

安息香樹如苦楝大而直葉類羊桃而長中心有脂而香

金顏一云甘麻然俗燒辟邪

排香以根合臺佳

香附子一云鷄頭海岸者佳

平座書屋

降真香久年者勝

蜜

鉛

鐵

桂皮薄肉厚

紫草中州載麒麟紫草物蛾之所造如蜂作蜜紫草色赤而黃似松枝交州志作紫
非與血竭俱作於交而非一物明矣本草云二物去五臟邪氣止痛破血
愈金瘡

訶黎勒中州載出交愛花白子似梔皮肉相着味無毒主冷氣腹脹滿

常山二程俗名黃力白力

蒲黃刀傷以末乾敷則愈

阿魏

風薑切片貼額左右止頭痛

茶古載出諒州古都縣味苦難爲飲

薏苡馬援征交趾載歸比伐五溪遺種坡詩云伏波飲薏苡禦瘴傳神良能除五溪

毒不採譊言傷

火姜 色猜紫俗獨用爲酒麯絕美

高凉姜 木出高凉交州亦有之雷州產者佳江左曰杜若味大溫治積冷腹痛者對
木微炒米飲調服癨亂吐瀉用五兩重煨熱擊碎淨洗入酒一升煮三五
沸服之立効益脾氣好顏色豪家煎湯飲之

黃薑 木草海南生者逢木味辛苦大寒無毒主心腹結積除風熱消臃腫生喉治氣
千金方治瘡癬始生積痒以一兩重入桂猨三兩作末醋湯下

欝金 味辛苦寒主血積冷下氣生肌止血劉禹錫云草用治女人宿血心氣痛冷氣
結聚溫醋磨服病後爲末調粥食

通天犀 劉欣期交州記犀毛如豕頭有三角鼻上有角短頴上角長與物志角中
時有光耀白理如線自末達本爲通天犀

辟水犀 舊傳安陽王有七寸文犀戰敗投犀于海水開王入水免禍

辟寒犀 唐開元二年冬至交阯進犀一株色黃如金使者請金盤置殿中角溫溫
煖氣襲人上問其故使者曰此辟寒犀也隋文帝時常進一株至今日上
悦犀贈之杜詩云金盤犀惟慎

象 林邑出象其至還於占城俗以象駝載令有布政郡乃古日南象裕縣也土豪殺令
立國日林邑宋理宗時安南貢象八公卿上表賀太學生獻詩三象都來
尺高江湖高里凡民勞公卿盡上昇平表惟有鯀生誦旅婺至元丙子平
宋驛桂始近安南屢貢馬雄者兩牙雌無之力在于鼻取象者以堅其雌
入山從甘蔗誘其雄至設穽以陷初甚咆哮以收教之漸解人意過節以禮
收奴以錦覆象背令跪拜國王喪則被鞍淚流性極靈居山林每雄擁雌
四五十以爲強好飲酒以鼻川山民壁飲盡而氣不損若二者以行得一物

而均分之喜浴于江月夜聞氣浮水者及歸林民後從擎鑼鼓喊鬧驚之群
象爭走經路狹屬陷溝墊者不能起民刺殺之其牙皎白爭麗自死及退
落之牙不以爲貴林邑人殺象象怨布陣以圍人人屏樹解衣掛樹枝緣
宅樹而走象見衣以爲人有以鼻汲水灌樹且枝倒不見人怒踏碎其衣
而去象病有必向南而死肉麄連皮煮易熟足掌肉稍佳

兕 交州記出九德生一角長二尺漢時九真獻爲奇獸元至元門安南嘗貢馬

白鹿 晉元康初白鹿見交阯武寧縣宋文帝元嘉末交阯獻白鹿

潛水牛 交州記勾漏縣有潛水牛上岸闘則角軟入水則復堅

猩猩 南中志狗形人面在山谷中行元常路百輩爲群人以酒并草屐數十相連結
置於路間猩猩見之即知其人先祖姓名呼而罵曰奴欺我亟捨去已
而復還相呼嘗酒着草屐人進一二升大醉屐輒絆倒即擒之昔人餉封溪
令問有何物猩猩酒及僕耳

狒狒 郭璞云出交州山中形如人面長背黑身有毛反踵上唇長被髮迅走食人見
人則笑唇蔽目多爲人所擒左思云狒狒笑而被格者也

蟻子鹽醢 古載交州溪洞酋長多收蟻盐以醬非官及親族不得食按郊特牲
稱蚳脩用蟻醢祭統云陸產之醢謂蚔蝝之屬也周禮醢人饋食之豆有
蚳蟻子也范蔚云中國失求之四夷非夷部也

蒙貴 狀如貍而小紫黑色畜之捕鼠甚於猫

白雉 周成王時越裳氏來獻漢光武時日南九真貢

翡翠 羽可爲首飾

蚺蛇 形大而長其膽性極冷能療眼疾及諸瘡

菴羅果 俗名香蓋乃果中極品或謂種出西域實似北梨四月熟多食無害

波羅蜜 大如冬瓜皮有軟刺五六月熟味最香甜核可煮食能飽人奉化府嘉林州出者尤佳

烏木 堅緻可為器

蘇木 一名多邦

古蹟

越王城 在又安府東岸縣又名螺城以其屈曲如螺漢時安陽王所築安陽王舊都越地故又稱為越王城城中宮址尚存俗名可縷城有古池國王每歲採珠用此水洗珠色鮮麗

壘城

望海城 俱在交州府安朗縣漢建武中馬援平交阯分置封溪望海二縣築此二城守之

大羅城 在交州府城外漢交阯郡唐安南都護府皆在此其城唐張伯儀所築高駢嘗修廣之宋時李公蘊立國於此

雒王宮 在交州府三帶州未有郡縣時有雒田隨潮水上下墾其田者為雒民統雒其民者為雒王副二者為雒將皆銅印青綬號文朗國以淳樸為俗以結繩為治傳十八世蜀王嘗遣子泮將兵三萬降諸雒因據其地自稱安陽王趙佗舉兵襲之有神人名泉通下為安南王輔佐治神弩一發殺萬人趙佗知不可敵因往武寧縣遣太子始詐降以圖之後通衆去語王曰能持弩則興否則亡安陽王有女名媚珠見太子始悅之遂為相通媚珠取弩視之陰易弩機趙佗進兵安陽敗持避水犀入海趙佗奄有其地今手地縣有安陽王宮城跡存

天使館 元傅與礪使安南題詩云使旌入館青雲動仙蓋臨江白日迴喻蜀豈勞司馬徽朝周終見越裳來

浪泊 在交州府東關縣一名西湖馬援即平交阯謂官屬曰吾弟少遊常哀吾慷慨有大志嘆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纔足乘下澤車騎款段馬為郡縣吏守墳墓使鄉里稱為善人足矣至求贏餘自若耳吾在浪泊西里閒賊未滅時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見飛鳶跕跕墮水中念少游語何可得也

銅柱 漢馬援既平交阯立銅柱為漢界相傳在欽州古森洞上有援誓云銅柱折交阯滅唐馬總又建二銅柱續看唐德以明其為伏波之裔今未詳所在日南郡西有屠夷國援嘗經其地亦植二銅柱表漢界及北還留十餘戶於柱下至隋乃有三百餘戶悉姓馬按林邑記林邑大浦口有五銅柱唐天寶中何履光代雲南收安寧城立援銅柱以定疆界亦未詳所在志畧曰昔傳欽州古森洞有馬援銅柱誓云銅柱折交阯滅交人每過其下以瓦石擲之遂成丘杜詩云雨來銅柱北意洗伏波軍占城界亦有銅柱孟浩然詩銅柱曰有端

威武廟 東坡記漢兩伏波皆有功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邳離路侯後伏波新息馬侯南越自三代不能有秦雖遠通置史旋復為夷邳離始滅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女子徵側反震動六十餘城時世祖初平天下民勞厭兵才閒玉關謝西域南國荒裔何足以辱王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衽至今矣由此論之兩伏波廟食嶺南均矣海上有伏波之祠元豐中詔封忠顯王凡濟海必卜焉謂可濟則濟否則止使人信之如度量權衡必不吾欺者嗚呼非盛德其孰能如此某以罪謫儋耳三年今乃復還海北往返皆順風無以答神貺乃碑而銘之至險莫測海與風至幽不仁魚與龍至信可恃頼二公寄命一葉萬仞中自此而南洗必胸撫循良民必清通自此而北

端汝躬屈伸窮達常正忠生爲人奚死愈雄神雖無言我意同

冲天廟 在扶董鄉昔境內亂忽見一人有威德民皆歸之遂領衆平其亂已而騰空去就爲冲天王民乃立祠祀之

古州佛 春驟雨山之巨水流至州津回旋不去民興而觀之內有石類佛民以爲神驗即雕木爲佛遇旱祈雨輒應故曰法雲法雨

服天寺塔 昔李日尊攻占城得能造塔者今梵下三層號天資爲壽塔銅鑄塔頂日物利天爲雷擊去莫知墮處後田夫得之復立雷又擊去

九重臺 昔李乾德構台於水晶池上得成雷擊之再構再擊後雷發發王以紅帕頭佩劍登台焚香呪曰天不誘其裡當加誅我台何與焉有頃情霽台成迨三葉孫李龍翰閩雷畏之几元左右以卦白雷興刖以手抱佛背處免從之畏息焉

粉驛亭 俗以者熱多搆一亭於通衢以憩行旅陳京職時嘗憩此驛有僧謂曰少年後當大貴言記失僧所在及陳氏有國命圖中有驛亭之處皆塑佛一尊以荅之

金牌州 有老父宅江濱其子得一卵歸父畜之乃生一蛇尤加愛養後蛇大入水夜常繢魚庭中老父殁過祭時蛇來蟠結庭下而去後江邊聚沙洲子孫得利人謂蛇報德云

銅鼓 交阯服役有頭飛獠子赤裩獠子鼻飲獠子皆竄居巢處好飲酒擊銅鼓初成置庭中招同類來者盈門豪富女子以金銀釵擊鼓叩竟留與主人或云銅鼓乃諸葛亮征蠻鉦也

風俗

安南風俗其美者交愛人倜儻有謀驩演人淳秀好學男耕稼女蠶績一歲再稻八蠶遠人漂至其國數相存問率以爲常然其地褊小其俗矜誇陵犯弒君賊主簒奪之轍相尋爲帝爲王爲公爲侯猙然奮臂抗衡　天朝王侯以下跣足二輿夫舁以笠過市不以爲恥夷風猶存焉餘皆愚詐與蠻獠同蔑禮義喜擴悍富者稱雄爭奪兼併役屬貧弱日事俘掠斷髮文身黑齒方領侏離輕既暑即浴于江故善水黎植莫登庸既貴尚跣足裸體入水捕魚平居不冠席坐盤雙足謁尊者跪膝三拜待客婚姻俱以檳榔爲禮嗜鹹酸多羸弱五十歲免役國王元日前二日王乘輿從官章服導前禮帝釋殿除日王坐端拱門臣僚行禮畢觀伶人呈百戲晚如洞仁宮謁先是夕僧道入內驅攘民閒門首鳴爆竹杯盤祀祖貧家男女無媒娠禮者則自相配正旦五更王坐永壽殿宗子近侍官先賀次入宮拜祖陵晨坐殿上嬪妃列坐內官錯立殿樂奏於大庭宗子臣僚分班拜賀酒三進賜宗子登殿侍宴內官僚坐西傍小殿外官僚坐西廡飲燕晡時稍出匠者即殿前搆衆仙台兩層頃刻成之金碧炫燿王從燕其上前後九拜九觴而散二日臣僚各行家禮三日王坐大興閣上

看宗子內侍官拋接繡團毬接而不落者爲勝團毬以錦製之如小兒拳綴綵帛帶二十條五日閑暇宴罷縱吏民叅禮寺觀遊賞名園元宵立燈樹于廣庭名廣照燈萬點交輝光徹上下僧繞諷經群僚羅拜謂之朝燈二月起春台伶人粧十二神歌舞其上王觀衆鬪于庭觀勇夫與兒需搏勝者賞之公侯馬上擊毬吏士博奕樗蒲蹴踘角鬪山呼侯等戲寒食以捲餅相饋四月四日宗子內侍官會山神廟誓無興志八日沉檀水浴佛精團餅供獻端陽節江中構閣王坐觀競渡中元結盂蘭盆會超薦亡者廣貴

無惜中秋重九貴族賞之良月朔具饌祭先曰薦新縱臣僚視田收稻捕獵爲樂臘月祀祖如上家禮立春命其宗長鞭土牛畢臣僚簪花入內宴會婚娶禮者陳氏女自配其國族蓋懲得國於昭聖也士族春月媒氏請女家通問既成財物以百至千庶民以至百爲數好禮家不論多寡海濵之女正月至于三月咸連袂歌於野少年男子率衆往和之悅則相從亦有因成妃匹者喪制宮室器用與中國畧同樂有飯古波本占城體圓長研器飯粘鼓面中拍之清亮合篳篥小管小鈸大鼓名爲大樂惟國主用之宗室貴官非祭醮不得用琴箏琵琶七絃雙絃立笛簫類名小樂貴賤通用曲有南天樂玉樓春踏青遊夢遊仙更漏長不能彈紀或用土語爲詩賦樂譜使於歌吟歡樂愁怨一寓其情

越嶠書卷之一

越嶠書卷之二

宜山李文鳳編次

書詔制勑

漢

文帝賜越王趙佗書曰皇帝謹問南越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群臣孝惠帝即世高后臨朝不幸有疾諸呂爲變賴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廼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之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今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嶺以南王自治之雖然號之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以王分棄前過終今以來通使如故

宋

宋太祖開寳八年制封交帥丁部領曰部領生交趾之邦勵拱辰之節世爲右族能保遐方志慕華風常思內附九州混一岳嶺廓清遂達梯航乃輸琛貢具嘉令予稱藩之意錫乃公列土之封秩以維師疇之井賦用褒耆德豈限彝章服我興恩介爾遐壽

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八月征交趾詔曰國家聲教所覃威靈咸暨故乃交趾之境未歸輿地之圖刬茲一方近接五嶺唐末亂區內剖分遂爲僭偽之邦思成聾瞽之俗及番禺底定正朔始頒雖稽首以稱藩頗繕兵而自固事大之禮當如是乎弔民之行蓋不得已宜躬行於天討用丕變於蠻陬宜以孫全興等率師進討時黎桓篡丁氏

雍熙三年十月制封黎桓曰王者懋建皇極寵綏列藩設邸京師所以勝會同之禮胙土方而所以表節制之雄刬茲交趾之隅克脩翠羽之貢或當易帥爰利建侯不忘請命之恭用舉酬勞之典權知制三司留後黎桓資兼義勇性稟忠純能得邦人之心克謹藩臣之節屬者丁璿方在童幼怠於撫綏爾乃肺腑之親專掌師旅之事號令自出威愛兼行丁氏自解三使之權以循衆人之欲遠輸誠悃來領節旄士燮強明化越俗以咸乂尉佗恭順謹詔汝以撫遠宜以

元戎之稱並列通侯之寶控撫夷落對揚天休可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尉使持節都督諸軍事

神宗熙寧八年十二月諭交趾詔曰眷惟安南世受王爵撫納之厚實自先朝函容厥愆遂至今日而乃攻犯城邑傷殺吏民干國之紀刑茲無赦奉天之討師則有名已差趙卨充安南道行營馬步軍都總管經畧招討使李憲充副使燕達充馬步副使都總管須時興師水陸並進天示助順既兆布新之祥人之悔亡咸依獻馘之氣然王師所至弗迓克奔咨爾庶民久淪塗炭如能諭主内附率衆自歸執廣獻功援自効順爵賞祿賜當倍常科舊惡宿負一皆原滌乾乾幼稚政非己出造廷之日待遇如初朕言不虛爾聽毋惑比聞編戶極困誅求已戒使之具宣恩旨畧政橫賦即爲蠲除冀我一方永爲樂土時李乾德入冠

神宗加李日尊恩制曰朕紹膺駿命稽用上儀祇事郊宮並受三神之福推恩方夏外交四表之歡告于有司錫是在服推誠保節同德守正順化翊載功臣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同中書平章李日尊材懷德善世濟忠勤奠茲南邦居有扞城之効衛我中國使無疆埸之虞賜之大將之旄服之真王之爵往踐厥位欣戴於寵章獻來其琛用協我於熙事陪登采邑衰進文階載加食邑之封式允懋功之典於戲人之所助惟怙冒於王靈國以永存碩循守於侯度率時新命保爾舊邦

寧宗賜李龍輸〔翰〕開禧二年曆日勑書曰勑安南國王李龍輸〔翰〕鳳曆載新預謹人時之授龍編維遠有嘉侯度之循績維懋於守藩禮尤嚴於頒朔既廣暨南之聲教宜堅拱北之忠誠率爾海邦共我德意

理宗制封安南陳日煚曰周建諸侯之國錫以山川漢封異姓之王及其苗裔美矣家傳於恭順比之世襲其藩宣奄錫履之舊疆出敬綸之新渥安南陳日煚挺資英毅秉性忠純在邦在家終始安民而和衆是父是子後先作室以肯堂過庭雖命以維恭馳驛尚勤於奉稟際天所覆嚮風慕文軌之同重譯而來効貢忘梯航之遠載加謹恪愛示寵褒爵超五等之榮秩視三公之貴節旄長安於本色錫盾瑚戈名號元勳之舊功高冠長劔分茅如故食采有加益堅屏翰之心庸視君親之德於戲衆星拱北仰瞻象

絺之書百川流東孰謂鯨波之隔欽奉恩遇永
底予懷可持授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持
進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安南國王食
邑三千户實封一千户特賜効忠順化功臣仍
賜緋衣金帶等至日施行
度宗賜安南陳威晃詔曰朕丕亨庶邦惠綏南
服放海而準舉同錫類之仁貢土之宜不替朝
宗之義脩其職貢申以文辭閱十歲而荐來歷
重波而靡憚式昭忠順良用歡嘉乃若篤愛親
門為求殊禮子嚴父詔稟彝訓之有聞君前臣
後在常經之素定天所秩者誰以易之漢文帝
之勞陀匪由所請我藝祖之待俶特示優崇剏
是廣恩用之專屬比轉詢於群議雅有合於舊
章匪朕敢私茲事始制庸錫執致之品仍加實
藩之將推篤近舉遠之心朕不忘於謹德昭以
孝福忠之旨爾亦懋於奉休今錫卿銀伍百兩
細色物帛一百匹至可領也故茲詔示

元

元中統元年十二月初三日世祖諭安南國陳
光昺詔曰我祖宗以武功創業文德未脩朕纘
奉丕緒鼎新革故務綏萬邦遂以庚申歲建元
為中統元年誕敷詔赦次第頒行其不泄邇不
忘遠誠之所在事有未遑也適大理守臣安撫
職聶陌丁馳驛表文爾邦嚮風慕義之誠及念
卿在先朝已歸款臣附遠貢方物故頒詔旨遣
禮部郎中孟甲充安南諭使禮部員外郎李文
俊充副使諭本國官僚丁庶凡衣冠典禮風俗
百事一依本國舊例不須更改況高麗國比遣
使來請已經下詔悉依此例除戒云南等處邊
將不得擅興兵甲侵掠疆場撓亂人民卿國官
僚士民各宜安治如故故茲詔示念宜知悉
至元四年七月諭安南詔曰太祖皇帝聖制凡
有歸附之國君長親朝子弟入質編民數出軍
役輸納稅賦仍置達魯花赤統治之以數事以
表來附之深誠也卿今來貢不踰三年之期其
誠足知故告以我祖宗之法亦以誠諭也且君
長來朝子弟入質籍民定賦出軍相助古亦有
之豈今日創為之式卿能備行數事朕復何言
彼卒未能朕亦不貴卿行而全之也畧舉出軍
一事無以征行遠戍為慮但來人楊安又稱有
占臘山獠之患彼二寇如能皈向復有何事交
兵之道孰以為易倘不用命必當討伐況雲南
之駐兵於彼汝即助軍以成其功又當來奏嘗
有一家之言今聞耨剌丁在彼中多有回鶻禁

約不使交趾果如所言一家之禮豈有如是耶君臣之義實同父子豈有臣子而背其君父者耶朕若不言是又不以誠卿待也當熟思以全終始之好

至元四年賜安南國王詔曰朕即位以來籓海內外親如一家夫任土作貢古今常制三年一貢今已旅庭事大以信禮也元遣達魯花赤耨剌丁卿等相安其政所諳宜允余臣在邊驗擾已別戒敕卿其知之今回賜禮物具諸別幅至可領也

至元十二年詔曰祖宗定制凡內外歸附之國君長親朝子弟納質籍戶口輸稅賦調民助兵仍置達魯花赤統治之此六事往年已諭卿矣歸附踰十五年未嘗躬自來覲數事竟未舉行雖云三年一貢所貢之物皆無補於用謂卿久當自悟遂暑而不問何爲迄今猶未知省故復遣合撒兒海牙往爾之國諭卿來朝倘有他故必不果來可令子弟入朝此外本國戶口若有未定籍輸賦調兵何由斟酌苟爾民實少或多取之力將不及今籍爾戶口蓋欲量其多寡以定兵賦之數其所調兵亦以今遠適他所正從雲南戍兵相與協力故茲詔示

至元十五年八月詔諭安南世子陳日烜曰曩者爾國內附之初凡有所請皆賜允從意謂事大之禮久當自知能舉而行也歷年滋遠禮意浸薄故於至元十二年復降詔旨責以親朝助兵等事頃黎克復等至省所上表親涉誕妄有謂爾國歸附在先且四方諸國先爾來降者衆矣在爾後者惟亡宋偏師一出舉國悉平計爾亦已聞知所言非妄而何又謂占城等二譬爲患不能助兵且彼之與爾爲隣匪姑息今日至謂地遠不克入覲黎克復等安能至哉二者之妄亦已明矣昔爾與宋通好固所素知及宋平之後所以慕奉之禮者之載籍可覆視也天下之事以至誠爲本今欺紿若是將誰信之苟以爾又衰老不任踐涉備去可也今爾年方強仕入朝受命此正其時況彼境土接我邕欽莫憚一來也爾或不安全固拒朕命則脩爾城隍繕爾兵甲以待禍福轉移之機在此一舉宜審圖之今遣禮部尚書柴椿等奉使

至元十八年諭安南宗族官吏詔曩安南國王陳光昺生存之日嘗以祖宗收撫諸蠻舊例六事諭以彼來嘗奉行既歿其子又不請命而自立遣使遠召托故不至今又以爲辭故違朕命

止令其叔父遣愛入覲即欲興師致討緣爾內
附入貢有年矣其可效爾無知之人枉害衆命
爾既稱疾不朝今聽汝以醫藥自持故立汝之
叔父遺愛代汝爲安南國王撫治爾衆境內官
吏士庶其各安王業毋自驚懼其或與汝百姓
輒有興圖大兵深入戕害性命無或怨懟實乃
與汝百姓之咎

至元二十三年四月諭安南國官吏百姓詔曰
曩以爾國陳日烜既稱臣服歲輸貢獻而不躬
親入朝因彼叔父陳遺愛來以安南事委之至
則以爲戕害所遣達魯花赤不服帖木兒又却
之弗納至於出師占城宜相餽餉而略不供給
以致鎮南王脫懽行省阿里海牙進兵彼兵交
之際互有殺傷今因爾國近親陳益稷陳秀峻
慮宗國覆滅殃及無辜屢勸爾來庭終不見從
自拔來歸朕憫其忠孝特封陳益稷爲安南國
王陳秀峻爲輔義公以奉祀申命鎮南王脫
懽平章政事奧魯赤興兵平定其國前此罪戾
止於之身吏民無預詔書到日其各復歸田里
安生樂業故茲詔示

至元二十五年十二月諭安南世子陳日烜詔
曰朕君臨萬邦德威並用豈於爾名爲向化實
未造朝累示徵書輒辭以疾及命爾叔假守彼
公然拒違敢行專殺至若阿里海牙占城之役
就爾假途俾之繕治津梁飛輓芻粟不惟失言
又復抗師此而不征王憲何在民殘國破實自
爾取今爾表稱伏罪似已知悔外據來人代奏
謂爾自責者三被召不來一也脫懽撫軍而不
迓二也唆都根底魯遮當三也若蒙赦宥當遣
其子進美姬歲貢方物凡茲謬敬將焉用此若
果出誠悃何不來此面陳安有聞遣將則事遁
逃見班師則聲言入貢以斯奉上情僞可知爾
試思與其嶺海偷生無慮兵禍曷若闕庭歸命
羅被榮還二策之間孰得孰失爾今一念違悞
彼係一方存仁故遣遼東道提刑按察司劉廷
直禮部侍郎李思衍兵部郎中万奴同唐兀解
合散氣吉利解等引前差來阮全等二十四人
回國親諭朕意朕當悉宥前過復爾舊封或更
遲疑決難寬恕但脩爾城廓礪爾兵甲聽爾所
爲俟吾此舉爾嘗臣事亡宋自揆氣力何如今
爾知機毋貽後悔爾知悉戾機忝爲族類以禮
遣還彼乃有過謫戍之人辟言如此飾辭合將
烏馬兒唆都軍官等一同來彼中所宜事理朕
當區處完備津道回還故茲詔示念宜知悉

至元二十八年諭世子陳日烜詔曰祖宗立法
凡諸國歸附親來朝者俾人民按堵如故抗拒
不服者無不殄滅汝所具知故遣使召汝父來
庭竟不聽命止令其叔父入覲以其來庭遂封
其叔父遣不眼帖木兒同往汝父殺其叔遂我
使我以致興師問罪汝之生靈殺戮實多在我
軍旅無不損傷蓋鎮南王脫懽年幼水道進兵
想聽從唆都烏馬兒落在汝手因是苟安至今
汝能親赴闕庭其王爵符印朕所不惜土地人
民庶永保之
至元二十九年諭安南詔曰王天眷命皇帝聖
旨諭安南國陳日燇省表具悉去歲禮部尚書
張立道奏曾到安南識彼事體請往開諭使之
來朝因遣立道往使令汝國罪愆既已自陳朕
復何言若曰孤子在制及畏死道路不敢來朝
且有生之類能有長入安全者乎天下亦復有
不死之地乎朕所未諭汝當具聞徒以虛文歲
幣巧飾見欺於義安在故茲詔示念宜知悉
至元三十一年四月成宗皇帝諭安南國陳日
燇詔曰先皇帝新棄天下朕嗣奉大統踐祚之
始大煒諱赦宥恩霈所及無內外遠邇之間惟爾
安南亦從寬貸已勑有司罷兵陪臣陶子奇即

與放還茲命禮部侍郎李衎兵部郎中蕭泰登
齎詔往諭自今以往所以畏天事大者其審思
之故茲詔示念宜知悉
至大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仁宗詔諭安南世子
陳日燇曰惟我祖宗受天明命撫有萬方威
德所加柔遠能邇乃者先皇帝龍馭上賓朕以
王侯臣民之故於至大四年三月十八日即皇
帝位遵踰年改元之制以至大五年為皇慶元
年今遣太中大夫禮部尚書乃馬歹奉直郎兵
部郎中杜興可齎詔往諭仍頒皇慶曆日一本
卿其敬授人時益脩臣職毋替爾祖及事大之
誠以副朕不忘遠之意故茲詔示念宜知悉
皇慶元年制加內附安南國陳益稷品秩曰委
質來朝既去逆而效順以爵馭貴宜崇德以報
功誕播明綸用孚衆聽銀青榮祿大夫遙授湖
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安南國王陳益稷
知畏天以事大期保境以全民慕帝王之有真
見几而作懼祖宗之不祀自拔而來以忠孝之
誠而受知世皇恢天地之量而錫封故國始者
周王之赫怒伐罪弔民終馬舜帝之誕敷斑班師
整旅執迷不悛爾守彌堅拯弱救焚從我王師
凡一再舉適館受粲卜居湖右幾三十年身歷

事於四朝志不忘於初節肆朕踐祚兹其來庭
是用增新秩以示恩仍舊封而授職嗚呼內寧
外撫朕不忘銅柱之南近悅來遠爾益拱星辰
之北對揚休命永堅一心可加金紫光祿大夫
餘如故
延祐五年制加安南國王陳益稷品秩曰國家
所重莫先忠孝之褒爵賞至公豈有遐邇之間
咨爾益稷歷事四朝服勤三紀識知君父之大
不顧兄弟之私嘉此前功蔚爲舊德蓋委質以
自効終秉節而不踰文之以禮樂衣冠同進於
中土加之以詩書道義化及於南交是用秩一
品之隆儀視三司之峻嗚呼信順者臣之偉績
益勵初忠懷柔者君之厚恩再班新命往膺恩
命尚廸予懷可加儀同三司餘如故
至治元年八月英宗皇帝諭安南國世子陳日
㷆詔曰惟我國家法天繼統奄有四方先皇帝
仁涵義浹罔間遐邇臨御十年遽棄天下朕以
世嫡之重宗戚大臣合辭推戴已於延祐八年
爲至治元年令遣亞中大夫吏部尚書教化奉
議大夫禮部郎中文矩齎詔往諭推朕德意保
爾人民體昭代之同仁堅誠心於事大故兹詔
示念宜知悉

泰定元年八月詔諭安南國世子陳日㷆曰我
國家誕膺景命撫綏萬邦德音普加靡間夷夏
乃者先朝奄棄君臣朕以裕宗嫡孫爲宗戚大
臣之推戴爰自太祖皇帝肇基之地入奉天序
於至治三年九月四日即皇帝位遂以甲子爲
泰定元年令遣亞中大夫吏部尚書馬合謀奉
議大夫禮部郎中楊宗瑞齎詔往諭爾國授時
曆一帙惟乃祖乃父脩貢內附有年矣我國家
遇卿甚厚比者占城守臣上表稱卿之邊吏屢
發兵相侵朕爲之惻然於中不知卿何爲至是
豈信然耶朕君臨天下視遠猶邇務輯寧其人
俾各得其所卿其體予至懷戒飭爾衆慎保爾
國人民毋忽盡累世忠順之意故兹詔示念宜
知悉
元統三年詔曰朕纂奉正統君臨萬方洪惟我
祖仁恩廣洽聲教誕敷一視同仁無間中外乃
眷安南之國世勤事上之誠方物貢輸臣禮靡
闕良用嘉尚遣奉議大夫吏部尚書鐵柱奉直
郎禮部郎中智熙善往諭朕旨賜元統二年授
時曆一本卿其敬脩藩職益謹農時用安遐邇
之人或副寵綏之意故兹詔示念宜知悉
國朝

洪武元年頒即位詔于安南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無有遠近一視同仁故中國尊安四方得所非有意於臣服之也自元政失綱天下兵爭者十有七年四方遐裔信好不通朕肇基江左掃群雄定華夏臣民推戴已主中國建國號曰大明改元洪武頃者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統方與遠邇相安於無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惟爾四夷君長酋帥等遐邇未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洪武元年封安南國王詔曰咨爾安南國王陳日煃惟乃祖父昔守境於南陲傳之子孫常稱

藩于中國克恭臣職以永世封朕荷天地之靈肅清華夏頃馳書而往報冀率土以咸寧卿能奉表稱臣專使來賀法爾前人之訓以安遐壤之民睠茲勤意深可嘉尚是用遣使齎印仍封爾爲安南國王於戲視廣同仁思效哲王之盛典爵超五等俾承奕葉之遺芳益茂令猷永爲藩輔

洪武二年封安南嗣王陳日煃詔曰朕恭膺正統撫有天下眷爾安南素知尊慕中國去歲國王陳日煃奉表稱臣朕遣官齎詔印封爲安南國王比至境而日煃已逝今世子日熞能繼先志專使請命考於典禮宜嗣其位是用命爾日熞襲封安南國王授以金印於戲父子之親既謹承其基業君臣之義尚永守於藩方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諭安南占城詔曰朕本布衣因天下亂起兵以保鄉里不期豪傑雲從數年之間土地開廣甲兵强盛遂爲臣庶推戴君臨天下以承正統于今三年海外諸國入貢者安南最先高麗次之占城又次之皆能奉表稱臣合于古制朕甚嘉焉近占城遣平章蒲旦麻都來貢言安南以兵侵擾之事是非難知以朕詳之爾彼此世傳也

久保土安民上奉天道尊事中國爾前王必有遺訓不待諭而知者朕爲天下主治亂持危理所當行今遣使往觀其事諭以畏天守分之道如果互執兵端連年茶毒生民上帝好生必非所悅恐天變於上人怨於下其禍有不能逃二國之君宜聽朕言各遵其道以安其國庶幾爾及子孫皆享福於永久豈不美歟

諭安南陳叔明詔曰春秋大義亂臣賊子在王法之所必誅不以夷夏而有間也向者安南王日煃薨我國家賜以璽書而立日熞爲王今觀所上表章乃名叔明詢諸使者日熞爲盜所逼

悉自剪屠其羽翼身亦就斃此皆爾叔明造計
傾之而成簒奪之禍也揆於大義必討無赦如
或更弦改轍擇日煃親賢命而立之庶可贖前
罪不然十萬大軍水陸俱進正名致討以昭示
四夷爾其毋悔
十一年安南陪臣阮士諤來貢方物辭歸上降
手敕諭之曰爾阮士諤入貢來朝久馳山川其
勞甚矣今命爾歸復達爾邦當與叔明言昔者
安南國王陳日煃荒昏以致滅亡然既亡之後
國中多事連年今王若不德勝前王又恐宗祀
不安若欲久安之道務以仁治國毋以虐爲政
儻有小愆當自省脩以釋貴可回天意

諭安南來使敕曰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洪
武十一年爾王差陪臣阮士諤來貢朕知彼中
多難特以心腹之言敕諭阮士諤歸朕恐待王
之禮薄專命内臣與阮士諤親往安南何至其
境士諤星奔日馳兼程先至及我内臣既達爾
邦其士諤罔知所在故以出門入戶之禮排筵
席晏之間興端非一此果禮之誠歟抑侮之設
歟然看如細務實相愛之大端此禮既非其於
他者何且安南中國雖稱假居遐荒實是容通
雖曰容通地不足以廣疆人非我用在昔中國
之君雖統朕思限山阻川實爲疆制若我中國
有道内安四夷守分何欲事大之來者今安南
與朕本無嫌疑若較斯非必後有餘愆洪武十
一年阮士諤來朝及其至國觀況似非有官今
爾等來若欲令見入非有官故不令見爾等歸
告陳叔明安分高枕雖不來朝亦也無虞通來
朕失務德人神有變惶懼無已爾勿我干故玆
敕諭
諭安南陪臣謝師言等歸曰盛暑時來涉山川
之遥晨進昏止呑烟服霧勞已至矣然是脩職
貢而以小事大之行爾承安南國王之令今事
畢而歸盛暑未終潦水汗漫非舟不濟舟則舟

矣爾當中庸其心疑然其神則天假颺風渡衡
陽之浦不期而濟之必矣不然巨魚尾浪鼇背
風生蛟蜃噓氣而雲横八極非一誠心而無二
者豈不危然而懼乎是持檣傾而舵摧欲良工
以完之奚速成也我朕以天道人事表裡而諭
一如朕命古我故玆敕諭
上遣使至安南見其君臣譎詐歸奏其狀乃降
敕命中書省曰使者自安南歸即日奏陳安南
人情禮義其彼中動以侮詐爲先非以小事大
之誠乃生事之國不可數令人往來近者歲貢

將期爾中書速遣人至臨境正行人歸毋尚虛
禮令安南國王省己脩仁
陳叔明屢遣使入朝貢物甚豐上降勅諭之曰
爾安南國王陳叔明前者爲大貢之禮繁所貢
之物廣然廣則廣矣以物度之上不足以備内
廷之供下無利於軍民復往勞苦致生嗟嘆爲
斯正貢三年一至至必貢微而情厚乃國王之
大體也何王不知我之至意數來無誠物廣寡
用安得爲萬里神交者邪且王遐荒山川險阻
封疆之際密邇中國之邊隳若欲互生情愛福
及黎民則送往迎來毋必自侮若民常施以小

詐將非重輕則大體一失禍不拒而自至又非
無事而生事乎今王不如我約貢物之廣勞民
從事行移字興莫辨真僞阮士諤非人國王之
爲也今陪臣行人歸特諭王知適來朕中書御
史臺朋黨相尚事覺已行誅畢因是王知故茲
敕諭
十二年冬十二月安南陳煒遣使來貢上以安
南怙強欺侵占城境土故致敗亡乃遣使詔諭
煒凡前安南王陳叔明曰朕聞春秋諸侯之國
相繼而滅亡者何盖由逆君命而禍黔黎故天
鑒若是有不能逃於禍也使當時諸侯惟天王

之命是從豈不同周之故何其捨久長之富貴
而貪高位致富貴若草杪之朝露先賢不云乎
毋爲禍首毋爲福先爾叔明自臨事以來國中
多故民數流離此果爾兄弟慕富貴而若是耶
抑民有怨而致是耶固往者不可諫豈不知來
者之尚可追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
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斯言若行則天意可回耳
且天地之廣長民者衆若邦有道固封疆勿外
求則永爲世福若越境而殃他民則福未可保
也爾安南與占城忿爭搆兵十年矣是非彼此
朕所不知其怨未銷其讐未解將如之何爾如

聽朕命息兵養民天鑒在上後必有無窮之福
若否朕命而爲之又恐如春秋之國自取滅亡
也古人有云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何
也其殺伐之事好還故知者有不爲也爾如鑒
春秋之失而毋蹈往轍其不美乎宜悉朕意毋
有所忽
安南陳煓尋復篡立遣使者入貢詔諭之曰前
者朕令安南來見期以三年遣使一朝所貢之
物惟是表誠而已苟事大之心永堅何在物之
豐盛今年使者黎公等至仍前遠貢豐物何不
遵朕至意豈彼中紊亂紀綱更主易位有所疑

猜而如是乎然君臣之分本定奈何昔主荒昏
於上致令如斯豈非天假手歟朕又聞方今之
王亦族中人爲之誠者耳吁中國聖人有云將
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也
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陳端奪位而爲
之必畏天地而謹事鬼神保乂黔黎庶膺王爵
儻或慢天地而虐庶民又非久長之道且安南
阻山隔海遠居蒼爾天造地設帝命王於彼者
以主生民中國有道之君必不伐尚強無知者
必征令朕天下惟願民安而已無強凌弱衆暴
寡之爲安南新王自當高枕無慮加兵

既而陳端率兵攻占城國病死海濱使來告哀
上自製文遣使往祭之其文曰上古受祚方隅
者一王紀綱而無二所以固封疆遣逋逃却有
罪睦鄰邦而恤鰥寡故得二者之懽心以事先
人爾端爲民上於安南失固封疆未審曾侮於
鰥寡而乃至占城有是果遏迫而若此歟彼占
城無禮致徂征而若是歟使者來告爾歿海濱
朕不覺痛心嗚呼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
邦其部臣之佐奚用其道有此耶嗚呼顛而不
扶危而不持焉用彼相然雖云爾亡邦家無虞
特遣使奠祭爾其有知尚饗

二十八年諭安南勅曰初安南閣人阮廷檜從
陳端攻占城國端死海濱廷檜遂落占城後浮
海至嶺南送詣京師上留爲內臣供事凡六年
告歸許之且降勅諭安南王曰前者占城之役
祗候內人阮廷檜行中之一爾國前王終於占
海之濱廷檜留於占國因浮至嶺南有司送至
朕見淨人授以內臣之職今六年矣特令省親
弃養疾若痊王必令再至今因廷檜朕復諭尚
兵相加之役自今已後王毋再興勤脩睦鄰之
道以樂安南之民其福無窮故茲勅諭
洪武二十八年欲征龍州以其地界安南先命
禮部尚書任亨泰等奉制書往諭其國畧曰龍
州之役其師略衆然地連安南彼中必疑宜令
預之趙宗壽之罪且古哲王之令分茅土者不
循王命有伐之誅今宗壽所爲必當問罪師行
遣人諭安南慎邊守毋再生納匿之機王若一
如朕命彼此邊徼之民萬全矣
太宗賜胡奃嗣封安南國王詔曰覆載之中皆朕
赤子立之司牧惟順民情昔爾安南乃中國邊
隅列郡宋因衆志肇錫王封密邇中州嚮慕聲
教朕
皇考太祖皇帝臨御之初率先歸附朕嗣大寶爾

胡奃輸誠効職奏謂前國王陳氏嗣絶爾外孫
主祀于今四年詢之于衆所言亦同今特命爾
爲安南國王於戲作善降祥厥有显道事大恤
下往懋乃誠欽哉黎季犛說稱陳氏甥胡奃朝廷不虞其詐故降此詔
永樂四年七月十五日勅諭說與總兵官征夷
將軍成國公朱能在途凡遇見安南逃來人及
朝廷提取到安南使臣就便帶去或爲嚮道或
審問聲息庶爲便益故勅
永樂四年七月二十一日勅總兵官征夷將軍
成國公朱能等可於軍令增入一條凡有妖言
講說朝廷及軍中事務者許諸人綁縛前來首
告依律治罪此令盖因近日齊黃餘黨造言誹
謗恐傳播到彼惑亂軍心使其不能用命最宜
禁治故勅
發去獅子七副可點時收之
永樂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勅總兵官征夷將軍
成國公朱能等朕料黎賊父子聞大將軍至率
其逆黨經往占城奪其地土以爲巢穴此雖未
必然亦不可不防師入安南之境須禁伐人墳
墓園林焚人廬舍虜人妻女凡宜撫綏其民其
國中老者待之以禮如此則人心自安樂其生
業黎賊父子之頭不日可懸於麾下傳於京師

兵法不曰百戰百勝非戰之善者也不戰而屈
人之兵戰之善者也此舉盖不戰而屈人之兵
也矣師行之際凡一應大小事務須要處置謹
慎周密勿致疎虞已遣人齎勅諭占城國王令
水陸防備就錄勅稾一本來與爾觀庶知此意
故勅
續一件軍入賊境及臨陣之際務在十分謹慎
切不可輕看賊兵越容易越以爲難事平後更
須用心無怠無忽
永樂四年閏七月初一日勅總兵官征夷將軍
成國公朱能等已勅吏部取福建叅政王平及
北京取爲事官張顯宗劉本劉昱周觀政俱來
爾處各官到時可令王平張显宗總率一應文
職爲事官吏辦事其武職爲事官員俱令復職
隨征及原發去祿州等處充吏及伴儅文武官
吏軍人就便起取帶去文職官吏亦發與王平
管領武職官亦令復職征軍人入伍故勅
永樂四年閏七月初四日勅諭占城國王占巴
的賴往者爾爲安南賊人黎季犛父子暴虐兇
征屢肆兵禍侵據爾土地殺擄爾人民毒害欺
凌不一而足陳詞哀訴朕甚憫之已特降勅戒
諭俾悉還所侵之地黎賊畧不省咎詭詞飾過

固執不還近者前安南國王陳氏之孫被其戕害逃入京師黎賊上表請迎歸國朝廷不逆其詐即遣使護送出境黎賊預於境上設伏藏衆阻遏使者竟執前王之孫而殺之惟黎賊父子兇悖恣肆下則痛毒國人外則虐害鄰國上則誣侮朝廷天地不容神人共怒自取滅亡已於七月十六日命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等率兵八十萬前往安南誅滅賊人黎季犛父子以撫綏安南官吏軍民復立陳氏之後惟爾占城與之接境被其禍害亦既有年斬刈兇殘所宜奮力可預發兵於水陸要衝接界境上就爲防遏遇有安南賊人逃來即便擒戮果係賊人黎季犛父子及教誘黨惡之人則牢固械繫送請京師仍下令國中安南逃來之人毋得容匿今特遣内官楊進保禮部侍郎李琦鴻臚寺丞呂淵等齎勑諭意王宜敬遵朕命勉盡乃心以共滅兇賊暴惡黎季犛父子以永安良善以雪爾國中數年之憤故諭

勑總兵官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等所有軍中事宜今遂一開示爾等皆宜用心不可怠忽故勑

計事十件

一精健赴敵之兵必須滿足臨行所命大數不可以少一人其運粮守營編橋造船採伐竹木諸雜差使及其事餘故皆在此數之外昔秦伐楚王翦以爲非六十萬人不可李信止用二十萬人竟爲楚所敗後秦復從翦言用六十萬人乃遂滅楚命黎賊氣力雖不敢擬楚然以朕料之必得臨行所命大數乃可成功朕所見固若此爾等尤宜臨事熟計之

一兵入安南凡其府庫倉廩所儲及戶口田賦甲兵籍冊郡邑圖誌並令尚書劉儁掌之爾總其大槩

一兵入除釋道經板經文不燬外一切書板文字以至禮俗童蒙所習如上大人丘乙巳之類片紙隻字悉皆燬之其境内凡有古昔中國所立碑刻則存之但是安南所立者悉壞之一字勿存

一訪問古時銅柱所在亦便碎之委之於道以示國人

一國中徧行訪問有精細通達長於謀略及奸詐詭譎之徒悉以懷才抱道名色盡數舉保送來

一國中諸色匠人及樂工連家屬盡數起送赴京

一軍中凡有誹謗妖言惑亂軍心者不計名數
悉斬之以警其餘
一平定之後令各府州縣原任官吏輪次赴京
朝見
一閒黎賊多備火器以拒敵我師夫軍旅之行
凡遇山林險阻尚且避之不使疲勞軍力況聞
賊有所備而不思所以防之乎故勅工部計較
造成挨牌以當火器初編竹一層箭直透過入
地翎花俱没再用二層縒編之以牛皮入道
纏裹試之三十步箭透三寸五分二十五步箭
透四寸十五步箭透五寸甚是堅固以是擁敵
火器不能爲患軍士自然輕敵今就發去一面
爲式高五尺二寸六分上闊一尺八寸下闊一
尺三寸六寸
一令遣朱勸張瑛齎禮部咨文往安南索其金
象比計蓋欲弛其關志非真實意也朱勸等臨
行朕曾面諭之令到彼只住五日若五日內措
辦不足許隨多少先將來納後却差人納足爾
侍朱勸等人去大軍隨後亦進若遇差出納金
象之人就執之詰問聲息須勿令彼知差來被
執令朱勸等到處爾事機切不可令人知之恐
將士聞此其心懈怠并錄咨文示爾須要謹密

古人云事機不密則害成爾等功宜慎之
永樂四年閏七月初八日禮部爲征討安南事
永樂四年七月二十九日本部右侍郎趙羾於
奉天門欽奉
聖旨前者已調大軍往征安南以弔民伐罪今廣
西奏來安南遣人來貢謝罪原胡奃父子罪本
難容今既改過自新只着他辦黃金五萬象一
百隻以贖其罪金象不足許以珠玉寶貝代之
以足其數即止大軍不進若貢不如數勅大軍
即進以行天誅那時雖悔無及恁禮部使行文
書差人去說與他知道欽此除欽遵外合行移
咨差行人朱勸張瑛齎捧前去本國欽遵施行
記事一件
一臨敵之際不可以爲容易越容易越要緊慎
務在號令嚴明隊伍整肅賈勇將士奮力向前
如此則必可成功若或以爲容易倘有疎虞悔
之何及我的言語都是實實落落行得有受用
的爾等十分要子細謹慎勅
續一件所用神機銃一應火器最宜密之不可
泄與外人知此法回軍之日尤宜謹密收拾
永樂四年閏七月初八日勅總兵官征夷將軍
成國公朱能等平定安南之後自雞翎關至其

國中沿途必須設立衛所築城以鎮守之務要鋒火相望聲勢相接遇有警急可以應援某某處可以立衛某某處可以立所某衛某所合留軍士多少合存糧多少何人可守某衛某所爾等皆宜預爲計議悉奏以聞故勅

永樂四年八月初一日勅總管兵官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等昔云南僻在萬里山川險固歷代罕有能平惟諸葛孔明以天下奇才忠信智謀南征北伐功蓋一時遂芟夷之循至後世叛服不常莫能制馭我

皇考太祖皇帝聖文神武超軼帝王弘謨睿算卓冠萬世指授賢能之將一鼓而平之創立自古所無之功與天地共爲悠久者也今安南雖在海陬自昔爲中國郡縣五季以來力不能制歷宋及元雖欲圖之而功無所成貽笑後世今黎賊逆命朕命爾等率師往問其罪欲爾等勉成大功然師行之際屢見嘉兆朕嘗夢親率爾等致討黎賊父子銜璧輿櫬獻地受罪既而朕復指畫爾等撫其人民脩其城郭老幼皆俯伏馬前懽喜拜舞茲兆甚吉周報爾等知之然詢察賊兵必來迎敵觀其如此必有所備未可易視之爾等宜夙夜盡心謀慮不可忽畧今特切要事宜條示爾等凡此數者務在詳審此賊狡譎不可恃我師情強謂可易致宜無所不謹庶可成功爾等宜盡厥心以副朕委托之意勅

計事十八件

一不可聽偏執之言狐疑不決以誤大事

一古人用兵隨機應變有如轉圜若周瑜自擬得兵三萬足以破曹蓋其計已定後因黃蓋言舳艫首尾相接縱火焚之之策適天與順風竟焚破之遂成大功假使黃蓋之言雖用周瑜必用其素定之計矣爾當以此爲法不可固執己見須采衆謀所長斷而用之庶幾無失

一若未知彼之虛實勢之可否却不可輕視故曰較之以計而索其情此之謂也

一宜精詳審察賊之勢情可以即戰則乘機以成大功不可猶豫故兵聞拙速未聞巧之遲也

一不可輕信間諜之言以爲賊易致卷甲倍道趨利墮其奸計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

一軍力常使有餘毋令困之

一不可因勝之後即便驕懈恐爲賊所乘雖獲大捷猶如未勝常持戒警愈加防備故曰戰勝如始克

一臨陣之時彼拒敵之賊飭將士盡殺乃已降

者慎毋坑殺之慎毋坑殺之
一宋元皆發兵征討安南將驕兵懦貪財好色以此不能成功安南自我朝以來陳氏歸心朝廷數十年不曾用兵其國中富庶今興師征討黎賊務要盡滅之不許將士貪財好色耽酒誤事
一所畫安南地圖其西抵哀牢國考之地志哀牢國即今雲南永昌府觀於其西已是我腹裡地面彼用詭譎故寫右圖名以眩我也爾等慎之
一大軍至富良江賊必阻水以拒我師今深入賊地我爲客而彼爲主雖與久持久則恐有詐謀必謹而察之多方設計以渡務在使其不能禦備渡江之時尤恐賊亦用計擊我兵法所謂令半渡而擊之利如韓信敗龍且唐太宗破黑闥是也若我軍來渡而賊乃先渡以擊我切宜詳察事機特重以待若輕爲進退恐爲賊所乘如謝玄之破符堅是也此二者觀之古人可以爲戒亦可以乘機夫兵法不可執一預期務在臨時審察賊之情計通變而用之切宜謹慎謹慎
一平定安南之後但有各色官吏僧道醫巫卜筮陰陽術數之人盡數遣發來朝此最緊要
一諸色技藝人匠盡數搜索連家小盡數起赴來京
一賊必盡空富良江北之地據江南岸以拒我師我師至嘉林若欲渡江必要具舟筏然後可濟如此豈不曠日勞師乎計今莫若選出遊騎於嘉林與城相對處往來始焉用百騎逐日旋增至五百騎或千騎而止夜舉火燒煙放炮眩惑賊國以乘之所遣游擊之將務擇嚴密之人其機只可令將知之軍士切勿令知此機但令其知大軍皆來聚衆會嘉林以聾瞽其耳目大軍却於未至嘉林二三日程潛行取道趨富良江上流淺處與西平侯會合渡江如此雖費數日之程然免軍士伐木之勞亦免相持稽緩之久如或西平侯先得上流淺處賊多且勿渡賊少或無賊即乘其虛弱先渡以據守渡口賊來勿與之戰爾軍速繼渡合勢以滅賊衆又在觀其地勢及賊情奸計虛實臨機應變隨時處置務在成功我之遙度止於如此爾宜用心爾宜用心故善戰者因敵而致勝
一安南官吏察其有可付託留在彼鎮守者先發四五十人來朝與官職賞賜即令其回然後

將其餘應起來之人盡發來朝見
一大軍深入賊地勢不可分故曰深則專
一令將放秀夫等所供情詞發來爾觀然各人
所言不一難以憑信自宜斟酌
一西平侯從水尾來賊必嚴備西路爾游騎在
嘉林以眩之賊必慎防嘉林爾軍從上流有空
隙賊不隄防之處有淺可渡即便渡師不必待
西平侯至爾師既渡聞西平侯與賊相抗爾循
江南岸而上與西平侯腹背夾攻之爾宜臨時
相機度情處置
永樂四年八月初一日勅總兵官征夷將軍成
國公朱能等可挑選精馬軍一千名委十分能
幹頭目管領使其認定黎賊旗號若黎賊敗走
即遣此千騎窮追務在生擒成功之日重加陞
賞故勅
永樂四年八月初六日勅總兵官有人來言聞
黎賊有二萬人渡江駐太原州考安南地圖富
良江北無有太原州只有七源州若有哨得賊
衆果然在彼不可去遂之恐爲所牽制難於動
移只依者前所諭遣沛騎於嘉林舉燒烟放炮
眩之大軍却富良江上流淺處會西平侯合渡
只從此策而行最妙軍行之際毋露跡使人知
之若其事體與料偶有不合又當隨機應變不
可執爾等晝夜協心謀慮務在萬全故勅
永樂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勅總兵官征夷將軍
師行之際所有機宜條件已嘗節次諭爾可相
機詳審斟酌而行然兵難遥度爾自勉力以建
勳功成萬世良將之任名豈不偉歟爾等勉之
毋怠毋忽故勅　計事二件
一前者諭爾等焚其廬舍今立郡縣凡一應室
廬不可焚燬平安之後即用居守切宜戒飭軍
士
一軍行至某處及得賊情詳審一一具錄固封
就與差來人回報
永樂四年九月初三日勅總兵官征夷將軍近
得廣東都司奏欽州守禦官軍於今年六月內
獲到黎賊遣來伺探船隻恐其知海道無人并
力向爾一隅可加意謹防不可忽畧占城拿象
之人舊逃在安南者不要遣回其爲首者送赴
京來賞賜撫綏令回安南領人拿象故勅
永樂四年九月初六日記事一件安南金場銀
場遥聞原是占城之地兩界相爭已久亦未可
信平定之後只以見得地界爲準縱然占城有
請亦不可撥還勅

永樂四年九月十六日勅總兵官征夷將軍
中諸事前勅已具爾等務在用心謹慎隨機處
置臨敵之際敢有拒戰者切不可輕留但歸降
者慎勿傷之若有已納款之人心雖猶豫未決
而迹未露者當用計制之毋使為害其有年少
而罪當死者宜處以宮刑亦可以保全其命他
日又得以充使令故勅
永樂四年九月二十日勅總兵官令遣神宮監
太監苗青來平定安南之後就留在彼鎮守於
鎮守軍士内撥與跟隨凡都司布政司按察司
有合行事務與之討議而行故勅
永樂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勅右副將軍新城侯
張輔右參將雲南伯陳旭尚書劉儁今命張輔
充總兵官掛征夷將軍印爾等可相度賊情事
機進兵於西平侯合務在同心協力以滅黎賊
其先後條畫算策付於成國公者爾等可檢閱
細觀隨宜處置亦不可執一今發去制諭一通
可將先領去制發回故勅
續一件說與兵部尚書劉儁爾前與國公節次
而聽朕所授之言可一一詳細與新城侯雲陽
伯談說使其知之與爾一應等策文書務要嚴
密收貯雖片紙隻字不可失落大小事務皆須
謹慎
永樂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勅右副將軍總兵官
新城侯張輔右參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
儁可嚴令神機將軍程寬等銃務要牢固收什
班師之日必須一一點對如數不可失落一箇
老實面對庶幾無罪故勅
永樂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
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參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
書劉儁宜同心協謀奮威鼓勇撲滅黎賊以安
邊境切不可一毫怠忽昔
皇考太祖皇帝命總兵官開平王常遇春偏將軍
岐陽王李文忠等率師北征未幾開平王卒於
柳河川偏將軍岐陽王率諸將士攄忠効力掃
蕩殘胡終建大勳著名青史光耀無窮爾等皆
宜立志自強取法前人乘冬月瘴癘肅清之時
殄除兇孽及期班師建萬世之奇功成萬世之
善名以副朕委用之意故勅
永樂四年十一月初四日勅諭總兵官征夷右
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參將雲陽伯陳旭神機
將軍程寬等遊擊將軍毛八丹等橫江將軍魯
麟等鷹揚將軍呂毅等驃騎將軍朱榮等坐營
官及兵部尚書劉儁將士養之於平日而用之

於今日所有挺身破關門將士及奮勇先當衝
堅破陣攄忠盡力報効者須籍記其姓名待班
師之日重加陞賞故諭
永樂四年十一月初四日勑總兵官征夷右副
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
書劉儁大軍入安南但有助黎冦來拒敵者殺
之若有能棄甲卸戈降者一人不可妄殺善加
撫綏凡一應事務前勑已詳細可相機斟酌行
之故勑
永樂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勑總兵官征夷右
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進兵
之後久不聞報爾等宜夙夜盡心務在擒滅賊
人黎季犛父子撫安其衆以建大功不可一應
息忽故勑
永樂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勑諭總兵官征夷右
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聞爾
等頓兵江上與賊相持黎賊之計正欲持久以
待瘴癘之發破之責在神速不宜遲緩務於來
年二月半前後回軍切不可過期若軍事未能
即完待來冬再舉餘事前勑已具宜詳觀之故
勑
永樂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勑總兵官征夷右副
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
書劉儁巡按御史奏柳州武宣千户所及水竹
屯桂林永福縣三處有賊人在彼作耗殺擄人
口深為民患回軍之際就便發軍勦除此冦若
見安南大捷之後必來向化然其心叛服不常
難以聽信雖不盡殺亦遷彼北邊充軍毋使復
為民患切戒飭官軍毋得傷及良善令就錄奏
本與爾觀之故勑
永樂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勑總兵官征夷右
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
尚書劉儁平定安南之後就以都指揮僉事呂
毅鎮守黄中副之量撥官軍據守要害去處其
東西二都審其何處要害只守一處其不係要
害之處即平其城池富良江北有要害處可樂
城據守務在與西平侯豐城侯用心商議處置
停當然後行事故勑
永樂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勑總兵官征夷右
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
尚書劉儁近得廣西都司等衙門奏桂林府脩
仁縣地面有賊人將軍前差來報聲息舍人并
馬匹擄去及永福理定古田尋州府桂平等處
俱有賊在彼行刼前因柳州府武宣等處被刼

已勑爾等回軍之日就便勦除今觀此賊無
忌憚居民多被其害回軍勦除之切不可聽其
歸降必殄滅之殺戮不盡者亦當遷發遠處充
軍庶不貽患亦須戒約官軍毋得誤傷善良今
就錄奏本與爾觀之故勑
永樂五年正月初九日勑總兵官征夷副將
軍新城侯張輔右參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
劉儁爾等前日不能出奇運謀奮力渡江破賊
今聞爾諸將士先登破寨已破東都此亦可嘉
差來指揮奏彼處所得粮儲甚多真愛惜收拾
不可狼籍棄毀爾等當精熟計議除給大軍食

用外盡數收拾起運赴東都與守禦軍士食用
廣西所運之粮即時住罷如已運在路者就所
到堡內頓放如法守備運粮軍民即便遣還若
彼處粮儲已足而使輸運不已一則虛勞人力
二則徒多費耗三則妨誤農種此事最為切要
若雖已得其地而賊黨未盡平除爾等更當審
機度事隨宜而行朕遥度如此不可執一今天
氣向暖軍士不宜多留宜晝夜用心嚴督諸將
火速火速急忙急忙平定地方勦滅賊寇及早
班師恐瘴癘雨潦不便故勑　續三件
一做香匠磚匠不問高手低手盡數連家小先

發赴京其餘一應技藝人匠陸續連家小先發
將來
一古時銅柱不知果在何處須尋究掘出擊碎
棄之於道
一東都近江便於轉運可厚築城垣深浚池濠
就內鎮守其西都城池就便平除其餘凡有小
城不係要害之處悉皆平之人有餘力則除之
如力不及始聽之俟後平除事畢速班師為要
永樂五年正月二十二日勑總兵官征夷右副
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參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
書劉儁凡安南官吏來歸降者即陸續遣之來

朝聽朕面諭給與印信俾還管事如或事勢未
可又在隨宜處置不可執一故勑
永樂五年二月初一日勑得奏知爾差都指揮
花英去廣東調船此舉甚為不當且此時南風
已作海道豈可行舟若卒然遇賊力不能支則
反為其所有況滅賊之功今已就緒若必待海
舟之至何日得班師已勑廣東都司止之爾等
須疾早掃除更勿延待誤事故勑
永樂五年二月初八日勑總兵官征夷右副將
軍新城侯張輔右參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
劉儁近得奏已平賊境欲立衛所鎮守今議得

交州在城立交州左右中三衛富良江北岸立
交州前衛昌江丘溫各立衛市橋隘留關各立
千户所惟市橋以兩所軍守之西都既平其餘
去處不設衛所只立府州縣粮儲已勅都督韓
觀及都指揮葛森督廣西各處土官率土兵赴
各堡儹運如土兵不敷而可摘發軍士相參轉
運尤宜相天時度人力不可重勞軍士如已足
半年粮食即將彼處鎮守軍士攏布自種并於
已附人内收稅相兼供給驛傳緊要去處已勅
都督韓觀於軍衛有司及附近土官衙門摘撥
堪中馬匹船隻添撥人夫相貼走遞所缺官員
已勅吏部選土民自行招諭來降者准與職事
廣東船隻仍勅三司收拾待朝廷文書至日調
遣啓日就發去工匠人等陸續起赴京來其存
留守城軍士計三萬六千九百六十名廣西都
司二千五百名廣東四千七百五十名湖廣六
千七百五十名浙江二千五百名江西一千五
百名福建都司及行都司各一千五百名雲南
四千名其餘之數就於本處收集土軍相參守
禦官員選留故勅

永樂五年二月初八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
軍新城侯張輔右參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
劉儁安南境内有懷才抱德賢能智謀之人及
有一善可稱一藝可用者即廣爲詢訪盡數以
禮敦請起送赴京以備擢用故勅

永樂五年二月十五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
軍新城侯張輔右參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
劉儁前者勅爾於二月中班師今曾日彰來奏
賊之殘黨尚未盡滅說大軍鎮守且言交阯無
瘴癘丘溫龍州數處此時瘴癘雨潦正作爾等
宜詳審會議度事相機可班師即班師如未可
班師果無瘴癘則擇高亢向陽之地屯營駐兵
則百疾不作尤須嚴固守備防殘孽豕突之患
渠魁務在得獲黎賊親戚餘黨務盡掃除其親
戚餘黨有來投降者遣送赴京朕撫慰之俟十
月班師交人爲黎賊困虐已久撫治之道必先
寬恤故勅

永樂五年三月初一日安南平詔告天下曰朕
祗奉皇圖恪遵成憲弘敷治化期四海之康樂
永保太和俾萬物之咸遂夙夜兢業弗敢怠遑
仰惟
皇考太祖高皇帝混一天下懷柔遠人安南陳日
煃慕義向化率先職貢嘉其勤悃頒錫洪恩封
爲安南王長有其土子孫世襲與國咸休比者

其臣季犛黎蒼久蓄虎狼之心竟爲吞噬之舉
弑其國王戕其本宗覃被陪臣重罹慘酷掊尅
殺戮毒痛生民雞犬弗寧怨聲載路狐兢俱伏
鼠黠狼貪詭易姓名爲胡一元子爲胡蒼隱蔽
其實矯稱陳甥誑言陳氏絕嗣請紹襲王朕思
國人無所統屬不逆其詐聽允所云俾成姦譎
之謀輒四跳梁之志全無忌憚靡所不爲自以
爲道優於三王德高於五帝以禹湯文武爲不
足法周公孔子爲不足師毀孟子爲盜儒誘周
程張朱爲剽竊欺聖欺天無倫無理僭國號曰
大虞竊紀年曰紹聖稱爲兩宮皇帝冒用朝廷
禮儀非惟行恣於偏方實欲抗衡於中國佯奉
正朔受頒曆而燒之招納逋逃聞追索而隱匿
朝貢之禮不行兇暴之情益四逞淹卯育厲有
圖大之心蜂蠆毒滋益動侵擾之勢覬覦南詔
窺伺廣西據思明府之數州侵寧遠州之七寨
劫朝廷之命吏供彼家之歲金虜其子女以備
髡鉗毆其人民以蹈湯火敗占城之孱弱立伐
其國之遺喪奪其疆之要其貢賦逼授僞印冠
服令其從己背朝屢被殘殃數來告急朕矜其
愚昧不絕終之時遣使臣曉以禍福啟其自新
之路開其向善之門諄切再三俾其改悟益其

冥頑很愎怙惡未悛未幾安南王孫奔竄來京
訴陳其事黎賊一聞詐來效款求釋誣罔之罪
仍立陳氏之孫亦彼至公曾無芥蒂即遣送歸
黎賊乃伏兵要殺於途并殺朝使朕遣臣賜占
城禮物又殺使臣而奪之廷臣請加兵致討謂
昔苗民逆命禹有徂征之師葛伯仇餉湯有侯
蘇之旅矧茲兇堅積惡如山四海之所不容神
人之所共怒此而可紓孰其懲戒朕以五兵戢
櫜之日正萬國臣妾之時獨茲叛夷忝干天憲
蛇虺之毒無厭生靈之害曷已興言及此良切
傷懷志在弔民豈忍黷武實不得已告于神祇
聿興問罪之師爰舉九伐之典用除殘暴以解
倒懸撲兇燄於方張興陳氏於既絕乃命征夷
將軍成國公朱能等率偏師帶兵八十萬以討
之勑諭將士其臨陣來敵者殺無赦其來降者
悉宥之師渡富良江賊率衆兵七百萬來拒戰
尚逞怒蛙之勇以嬰霆擊之威兵刃纔交陣即
披靡我師躪之如摧枯拉朽斬首數百萬級直
擣東都遂平西都四郊無結草之固前途有倒
戈之師黎賊孽黨即時殄滅其有投兵乞命者
即釋不誅所至秋毫無犯市不易肆人民安堵
遍求陳氏子孫立之其國官吏耆老人等衆稱

黎賊盡滅無可繼承陳祀安南本古交州爲中
國郡縣淪污夷習及兹有年今幸遇汎掃攙搶
剗夷蕪穢顧立郡縣與民更新庶再覩華夏之
淳風復見禮樂之盛治俯狥輿情從其所請置
交阯都指揮使司交阯承宣布政司交阯按察
司及軍民衙門設官分理廓清海徼之妖氛變
革遐方之陋俗於戲威武載揚豈朕心之所欲
元惡既殛實有衆之同情廣施一視之仁永樂
太平之治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永樂五年三月初三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
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
劉儁后差來奏事者務要選差的當之人備細
諳曉事情周知軍前一應事務及地里山川者
庶幾訪問得其情實便於行事往往差來之人
皆不知軍中詳悉惟遣一奏本來他事並不得
知及至問之全不能荅惟說謊支吾而已亦有
問數十聲而不荅一語者此等之人豈不失誤
軍機以情論之實是奸詐再以情推之但愚蠢
無知於事全不經意今後凡遇遣人務要慎選
不可輕忽故勅
永樂五年三月十一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
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交阯人陳
恭甫枚秀夫蔣貲陳金鼎郭攸五名比先爲黎
賊遣來奸細覘伺朝廷今安南已平但渠魁未
獲殺死數人亦無益於事故遣來爾處如未獲
黎賊此人見齎禮部文書即放令過去若已獲
黎賊則散遣鄉爲民故勅
永樂五年三月二十日勅得奏言裴伯耆事爲
將之道在於用人一裴伯耆不能用何以能成
事功使朕有南鄙又憂古人用人之法具在方
冊爾宜審觀故勅
永樂五年四月初二日勅聞爾等與西平侯等
聽人言不和未知然否爲將貴和事乃有濟耳
若不和安能成事今安南既平已定俾餘孽偷
存喘息宜戮力一心以殄滅之乃不思朝廷倚
託之重懷童竪之私忿互相爭鬪數聞諸將校
軍士皆賈勇奮發故爭先殺賊爾等乃委靡不
振以孤將士之心昔元氏所以懷天下事者皆
爲將不和故也我
太祖皇帝平定天下神謀睿算授之諸將莫有敢
違其有違命者必加顯戮的不輕恕勅至爾等
可夙夜謀議同心一力掃盡餘孽早休士馬毋
得淹延誤事以速罪愆昔關先王破高麗乘席
卷之勢寡算無謀不能持謹爲高麗中之以計

悉以婦人金寶誘之爲高麗所殺所遺而脫者
不滿二百人此爲明鑒爾等可不慎之故勅
計一件坐營頭目及神機等將軍都以此勅與
之看
永樂五年四月十九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
軍新城侯張輔右參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
劉儁彼中但有秀才智謀及懷才抱道之士隨
其多寡即以敦遣差人送京來以備擢用故勅
永樂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
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參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
書劉儁得奏知已破賊黨餘孽盡平向爾等令

花英回廣東取粮及船朕計賊未盡擒蟠據海
上若花英粮船去人既軟弱只爲賊資墜於魚
腹所以急遣人止之今賊平定爾等仍須遣人
海上巡邏若寇賊果平海上無事粮或不敷可
與西平侯計議即差人來奏一面差人催督花
英海上儹運如已足用不必海運可即奏來庶
好散遣廣東軍民見今擺堡但有瘴癘去處止
令土軍在彼守堡土軍盖練習風土其餘守堡
官軍移散於無瘴地面或出或入權蹔屯駐俟
瘴癘清時仍令各還原堡其來降大頭目仍以
好屋宇居其家小令其子姪親人看家遣之來

朝爾等與西平侯各有印信今後軍中處置事
務必須齊心協力和同計議而行凡具奏及行
移文書毋得共一紙僉押庶省爾等收童忿爭
之氣故勅
續一件勅西平侯沐晟朕以新城侯張輔與爾
皆國家之親命同征討黎賊新城侯年少能奮
勇戰闘撫循士卒親當矢石克盡勤勞爾乃不
能撫慰之遂謀事不和昔開平王能奮力勇戰
中山王又善撫慰之所以事皆和同卒能成平
定之功今爾等乃自相毀罵效牧牛童子所爲
使外國人聞之徒資其哄耳今後一應大小事

務必和同謀議若仍效牧童所爲定治以國法
畧不加恕爾其省之勅
永樂五年五月十二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
軍新城侯張輔右參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
劉儁近人來言彼中瘴癘軍中病者甚多爲將
之道當撫循士卒同其甘苦今瘴癘如此爾等
乃坐視不顧惟事飲酒忿爭私氣又不預爲奏
聞兼往來之人相傳不一不知爾等用心何爲
先聞彼中有瘴癘屢勅期以二月班師以俟再
舉爾等乃以餘孽未盡掃除且言交阯無瘴丘
温龍州數處瘴癘正作有妨歸路乞留軍在交

阯以畢其事朕聞有瘴則促使班師及奏無瘴則准令留鎮朕之此心無非欲爲軍士之便今瘴癘大發軍士病且甚一旗有一二十名者有之有二三十名者有之豈可不思處置爾宜急與西平侯沐晟等審思詳慮如有善策從便行之隨即奏來務在兩無所妨朕初命爾等滅此海島之小醜多方用心籌度用兵大畧丁寧面諭師行之後朕復晝夜思惟節次條畫諭爾爾乃視爲常談不用一語以致遲延歲月困頓軍士朕縱不知彼中地里人事難以遥制爾等親臨行陣亦未見纖毫神謀奇策若非諸將士奮勇効力天地神明協相豈能成事爾等徒聽利口巧舌之徒妄言誇眩聞之可聽於事大有損爾等不能辨其真僞此等之徒事成則要爲己功不成則歛手旁觀今事勢如此誰任其咎爾今急與西平侯及諸老將有謀畧者計議一應事務須要處置停當朕命爾爲將軍中利害必預先奏聞今不見奏聞但人來言瘴癘有無難信果有瘴無瘴從實具奏庶不負朕委託之意故勅

續一件屢有人來言交阯土軍土民攄忠効義遇修築堡皆欲爭先用力以代我將士之勞爾等却之不用未知有無即回將話來

又續一件洪武年間曾將捕魚兒海子獲到達達元氏子孫二人發在安南爾可容地着緊挨尋如得見即差的當人送赴京來如不可得務要得下落緣由回報

永樂五年五月十九日勅令安南已平可將節次發去手勅及記事小帖成國公原帶去小冊一本及條畫事件劉儁檢點明白俱令見在彼處内官一員同差去内官一員進來故勅

續二件一除制諭外一應發去手勅記事小帖及成國公領去小冊子及條畫事件盡數檢對容封繳來不許存留一字倘有一字漏落在彼不便今安南已平至今不見繳回

一交阯但有醫巫卜筮樂工行院及香匠轎匠諸色工匠技藝人等盡數連家小起送赴京有身材長大者能使銃者能修合銃藥者善駕船諳曉海道者及諸色捕户連家小送來

永樂五年五月二十一日記事一件説與總兵官張輔等交阯醫者鄒洞玄并其徒即皆以禮遣送赴京沿途給與口粮脚力仍發落伴送人途中用心溫存其來毋違勅

永樂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

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爾等與
西平侯沐晟等同受朝命討賊今旣安平凡事
須會議僉同而行豈可自分彼此近聞兩處各
自除官彼此皆不相知使在下之人難以奉承
貽笑於蠻夷今勑大理寺卿陳洽仍任吏部左
侍郎職掌其事吏部印完勘洽差官送去陳洽
與同兵部尚書劉儁收掌遇有合除官員爾等
務要與劉儁陳洽公同會議授以官職就填寫
勘合與文憑照到任管事待來朝日賫執所給
勘合精考其有已授職者補與勘合前者屢勑
將彼處有秀才智謀及香匠瓶匠瓦匠諸色技
藝樂工陸續起送赴京至今並無一人來者未
知何故可以一如前勑處置發來故勑
續一件屢嘗諭爾凡安南所有一切書板文字
以至俚俗童蒙所習如上大人丘乙己之類片
紙隻字及彼處自立碑刻見者即便毀壞勿存
今聞軍中所得文字不即令軍人焚毀必檢視
然後焚之且軍人多不識字若一一令其如此
必致傳遞遺失者多爾今宜一如前勑號令軍
中但遇彼處所有一應文字即便焚毀毋得存
留

皇帝勑諭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
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交阯一應有
懷才抱德山林隱逸明經能文博學有才賢良
方正孝悌力田聰明正直廉能幹濟練達吏事
精通書筭明曉兵法武藝智謀容貌魁偉語言
利便膂力勇敢陰陽術數醫藥方脉諳經僧道
及挺身自拔者爾等用心訪求悉以禮敦遣沿
路官司應付脚力口粮送赴京來以備擢用故
諭

永樂五年五月二十一日皇帝勑諭近得尚書
劉儁奏雲南廣東廣西征進軍士數內間有事
故缺伍其交阯土著軍民之中多有勇徤情願
効力者欲選拔收補軍伍分守地方合准所奏
仍給與月粮故諭

永樂五年五月二十一日皇帝勑諭總兵官張
輔從征將士遠離父母妻子跋涉山川勞勩筋
骨勤苦至甚方今夏熟即揀高爽之地以休息
之養威畜銳如探知黎賊父子的在何處則遣
偏師往掩捕之近聞將士所俘獲人口爾等悉
欲拘之夫將士奮不顧身冒炎暑犯矢石衝鋒
渡險為國平除寇盜今大功已成諸將士所得
人口勑至即賞之以備使令亦且途中可以代
其擔荷之勞爾等奏稱交阯地平無瘴即令憑

祥丘温雞翎坡壘龍州之地瘴癘難行但俟瘴
癘肅清即便班師故諭
永樂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勅今天氣炎暑雞翎
坡壘等處皆有瘴癘爾等不用心計較又不奏
來往往差人至中途間多染瘴癘成疾一二十
人之中止有一二人得達者然亦因病不支凡
有所問皆昏憒不能荅應致人如此爾等何不
仁之甚今後果係緊要事務不可緩者則差人
來如非緊急重事可以緩者姑俟秋涼途中瘴
癘稍清却一一奏來若由廣東路便無瘴奏事
者則由廣東而來故勅
永樂五年六月十一日皇帝勅諭總兵官征夷
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及
諸大小將校軍士人等安南黎賊兇暴不仁侵
據廣西雲南之地毒痡于衆殺戮無辜越禮逆
天僭稱大號隱慝逋逃不供職貢邊境之民受
其殘酷嗷嗷無訴朕為天下主念恤生靈不得
已命將出師往討其罪殄除殘賊撫安良善師
行之際親授成筭冀早殄奸兇即時班師不意
總兵者違朕所言各逞私志以至淹延歲月逗
遛軍旅天氣炎熱暴露于外而諸將士忠誠通
于天地感動神明貫于金石照映日月人懷闘
志思報朕恩奮力於鋒鏑之下爭先于行陣之
間奪雞翎猛烈之關斬柵華遊仙之隘舁舟間
道夜出洮江涉富良之鯨波破多邦之虎穴數
百尺之危城須臾就拔九百里之連柵瞬息皆
空東西偽都指日而平困放黃江旋見殲定一
夫作氣而百夫莫當一騎橫衝而萬夫披靡摧
堅破銳斬馘無筭而黎賊父子率其餘黨奔竄
於日南假息於旦暮爾等躬率將士窮追二十
餘月九渡長江身先士卒直至奇羅海口與賊
兵對敵以少擊衆所尚無前發一矢以奔群衆
操一艦以獲群舟遂擒逆賊黎季犛子黎澄黎
蒼與其眷屬及偽將相官僚獻俘京師其惡黨
悉平居民安堵尚念爾等跋履艱難觸冒炎暑
始雖玩愒怠事終能勉勵成功所謂失之東隅
而收之桑榆者也盛名偉烈何下古人昔宋元
之時安南逆命嘗發兵征之委靡不振師出無
功今舉之如摧枯拉朽若太山之壓累卵順風
之飄鴻毛也其去宋元諸將遠甚垂光青史萬
世不磨然其地既平方當炎暑宜擇高爽之地
以休息士馬宜敎朕寬厚之意以撫輯人民俟
暑氣清涼奏凱班師爾等其體朕至懷故諭
永樂五年六月十二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

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前勑爾等回軍之時就行勦捕柳州等處作耗賊人將班師之日可預先遣人密報韓都督約定期會令其與爾等合兵勦除之爾更擇能事都督及都指揮管領三萬人別由一路俱進務必殄滅盡絕毋遺民患茲事尤在謹密不可令一人知之尤不可使人知爾班師定期庶賊無預有所備故諭

續一件已勑廣東湖廣貴州三都司調軍限十月初一日到廣西取齊令敕錦衣衛指揮程達率約期分路征勦山賊報爾知之

永樂五年六月十六日勑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但有諸匠人及燒磁器一應人匠與樂工行院閑良頭目盡數起送來京其閑良頭目若有就留在彼任用者亦遣之來朝并挨出前後奉使來京僞官大中大夫黎師凱潘和甫通議大夫范安周謝壽甫范誨通奉大夫同彦絅少中大夫王子雲王汝相陳駿潘季祐嘉議大夫陳恭甫黎的大夫劉光庭行人阮翼王阿檜阮宗堅陳駁吳應辰范師郎黎憲黎的隨行阮應原譚子亮亦皆差人伴送來京故勑

永樂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勑總兵官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今將各項事件條列如左爾等如勑奉行故勑

一尚書劉儁奏請武職勘合已勑兵部編完一千道差人送去就令劉儁收掌遇土官土人征進拿賊報効有功者爾等會同左副將軍沐晟等僉議允當量授職事依式填寫勘合付與執照及其來朝之日賫此勘合以憑稽考其日前已曾授職於事無碍者一體補與勘合底簿填完日奏繳

一爾等奏欲先於清化府先立一衛將原定留丘溫隘留官軍調去相兼土兵守禦合嘉所言其丘溫隘留既用土兵鎮守合於爲事立功等項官員調撥在彼與同土官相兼管治

一交阯都司城池堋塌合准修理其餘去處且不築

一先據廣東揭陽縣民林宗蔭等告海陽縣人鄭子富等逃在安南雲屯鎮萬泰莊居住已三十餘年又有周皮等鍾狗奴鍾奴哥在安南結交蠻人共鄭子富封亞下郎又封察海官累勑廣東挨拿不獲勑至爾等即於交阯地面挨捉

鄭子富周皮鍾狗奴鍾奴哥四名差人押解赴
京
一黄中在軍前能奮勇効力追補前過已勅兵
部給與家小全俸可省令知之
永樂五年八月初一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
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朕先命爾
等凡遇對敵及拒命不服當殺戮之家有年幼
者閹爲火者庶可曲全其生今聞爾等將無罪
者一槩閹割失州甚矣今後當體朕心不宜濫
及無辜故勅
永樂五年八月十七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
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近勅湖廣
貴州廣東三都司調軍二萬期以十月初一日
齊到廣西聽征爾可頭目內選擇能幹者或都
督或都指揮二員先回廣西率領調到官軍勦
捕潯柳等處作耗賊人務在盡絕餘事一依前
勅處置故勅
永樂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
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得鎮守
交阯內官苗青奏演州府東欄縣及茶清縣強
寇放火刼獄殺死縣官人等爾不即發兵勦捕
以杜其源却調軍往清化府鎮守致使蠻人作
耗不已日後傚傚延蔓又必出師討之今若不
即便勦捕縱其殺人班師之日諸將士皆許回
惟爾總兵者每人只留一百名與爾報爾在彼
捕勦賊衆看爾何策處置勅至務要乘機將此
等反賊勦戮盡絕毋遺後患故勅
永樂五年九月初七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
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所獲阮大
陳日堅皆爲反逆之人罪皆當死爾等既將陳
日堅處死獨存阮大不殺未審有何情由勅至
即將阮大等以反逆之罪：之故勅
永樂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勅諭總兵官征夷右
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
尚書劉儁及交阯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前者
命爾等用心訪求但有懷才抱德山林隱逸明
經能文博學有才賢良方正孝悌力田聰明正
直廉能幹濟練達吏事精通書算明習兵法武
藝智謀容貌魁偉語言利便膂力勇敢陰陽術
數醫藥方脉誦經僧道及捷身自拔者以禮起
送赴京以備擢用至今未見一人來者大朝庭
用人何間遠近況交阯平定正欲得以任庶聰
不可便有遺才也勅至爾等更宜十分用心廣
爲訪求以禮起送前來付朕拳拳之懷故諭

永樂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及交阯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近黎季犛所保新平范世矜順化鄧悉及陳日招陳叔瑤陳季玦阮景真阮均同彥翊并大祝仝范僴之子號日月者爾等可用心訪求將此數人作懐才抱德等名目悉以起送來京仍密遣人監護以防其逃竄務在致其必來也今冬月瘴癘肅清可及期遣行不可稽緩又聞有阮嚕投歸占城已勅占城王起送如或復回交阯可即遣人送來黎季犛等又言西都雲龍鄉東都司慈廉阿雷多美社及東湖南策九真連興等處皆是黠驁之鄉昔嘗出強盜今其人猶多懐惡爾等九須密察其動靜用心關防若其民安居無事亦不可輕撓之故勅

比勅最宜慎密不可泄機與人知之

永樂五年十月十五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近得廣東都司奏廉州及永安州二處九月初三日有草寇聲言整萬餘賊衆攻打交阯今計其月日已及五旬爾等未有報來況此言出於賊人之口蟲惑良善似難憑信但賊人造爲此言恐別有奸計爾等須謹慎隄防不可以賊之少而易之可選的當人探聽實情作急奏來仍委能幹都督或都指揮率領旗軍一萬五千或二萬或二萬五千乘機勦捕務在盡絕毋遺民患今將原來奏本就封與爾觀之故勅

永樂五年十月十六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等得內官苗貴等奏新安建平諒江等府東湖太原等州及生蕨等江蠻民不服聚衆作耗爾等受朕委任率師討賊不肯用心盡力以靖一方惟務酖酒好色貪圖貨賄豈爲人臣之道勅書到日即便設法勦捕惡徒必使盡絕班師之日毋得更留餘孽庶幾可釋前罪若仍前所爲朝廷自有處置呂毅等所奏撥守旗軍數少不敷恐卒有寇盜難以應敵爾等不從宜會議存留務在停當使寇盜不敢生發故勅

永樂五年十一月初二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所奏裴伯耆陳藻之事雖處各許出其情狀亦未委虛實勅至即差的當人伴送來京途中仔細關防不許妄誤故勅

永樂五年十一月初三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

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
書劉儁令交阯已平尚有無籍之徒自作不靖
固當掃除以絕孽黨若玉石不分使良善一體
就戮不惟無辜抱怨抑且有傷天和今後凡遇
勦除之際宜戒飭軍士果是爲惡之人則殺之
不可一槩誤殺良善凡爲惡之人其家幼小男
子免死一等驅入腹裡或爲民或爲奴從爾區
處無得盡殺臨陣對敵者不可輕恕故勅
永樂五年十二月初十日勅爾奏於原設七衛
三外再撥官軍五千六百名開設交州後衛通
前撥過官軍三萬二千六百名措置已定宜准

所奏又欲開設鎮夷諒山二衛及添設十五所
該用官軍二萬二千七百有餘朕命爾爲將務
在見事洞徹若是二萬二千七百可留若不可
留則一千亦不可留爾等宜以古之名將爲鑒
勅
永樂六年正月初四日勅朕向者以軍士久勞
于外爾等撫安平定及時班師以息其戰陣之
勞今已正月春氣向暖尚不聞爾等班師之期
不知軍士在彼何如或事有所妨可明白具奏
來聞故勅
永樂六年三月十三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
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
劉儁交阯人范必大等十名俱在諒江府陸那
縣山洞裡一處居住爾可設法擒拿務在得獲
如法枷杻差的當頭目人等牢固管押赴京若
輕泄事機致使在彼之人傳遞消息驚恐逃竄
者論罪不輕故勅
計十名　范必大　阮復右　阮元禮
阮岳飛　阮能　阮表
范多補　阮堯僕　阮踐
陳罕夫
永樂六年三月十三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將

平庠書屋

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
劉儁近得交阯布政司奏坡壘丘溫隘留三處
乃交阯咽喉其地有瘴官軍難於服習欲於附
近思明大平田州等處量起土軍設立衛所照
依陝西潼關四川瞿塘軍隷廣西民屬交阯庶
凡人習水土又得互相制馭勅至爾等會集計
議斟酌行之務在兩便故勅
永樂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勅總兵官征夷右副
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叅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
書劉儁等朕以將士久處於外夙夜思念不忘
於心故屢勅爾等及時班師以解其勤勞今天

氣喧熱正值瘴癘發作爾等不從朕命及時班師今朕不料於此時妄行班師若此行大小軍全無百疾而回則爾等可爲全功但瘴癘喪失一軍不得爲全功矣其審思之故勅

永樂七年二月初九日皇帝勅諭英國公張輔掛征虜副將軍印充總兵官清遠侯王友充副總兵統領軍馬前往交阯征討叛逆賊寇遇有攻戰會合征夷將軍黔國公沐晟等所領軍馬并力行事大小官軍悉聽節制如制奉行

永樂七年二月十八日皇太子諭總兵官英國公張輔副總兵清遠侯王文奉父皇命發宋帖木黃鉉及岷府文武官員旗軍校尉人等來交阯征進遇戰即令當先賊軍之後就留於彼鎮守故諭

永樂七年二月十八日皇太子諭總兵官英國公張輔副總兵清遠侯王文發去岷府文職官員止令随征辦事班師之日就留在交阯除用宋帖木作爲事官名頭當先出力餘如前論故諭

永樂七年三月初二日皇太子諭總兵官英國公張輔副總兵清遠侯王文近得雲南都司啓軍務事邊境之民爲餘寇所擾于心良爲之不寧已遣人奏達行在今令兵部原録來啓木付卿知之故諭

永樂七年五月二十日勅總兵官征虜副將軍英國公張輔副總兵清遠侯王文前者黔國公總戎失律挫損軍威遂至兇徒嘯聚兇斥殘寇鄧悉既除被殛餘孽奔潰漸已蕩平今聞八百老撾運粮不息未審供饋何人且廉言有象五萬欵敵官軍謂將帥皆易與爾蓋因前失策啟蠻夷輕視朝廷欺箋無良將帥故爲賊逞張聲爾等可差人緝探嚴加防捕掃清餘寇毋勞再舉故勅

永樂七年十一月初一日勅總兵官征虜副將軍英國公張輔等交阯餘孽閒斬已藩平爾度無他虞即班師回京如彼中事勢未可即離止令清遠侯王文都督朱榮蔡福林帖木兒先回北征胡寇有能領馬指揮千百户度彼不用亦遣其同回故勅

永樂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欽奉本年九月二十三日勅旨未膽

永樂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勅總兵官征虜副將軍英國公張輔勅至爾即啟程赴北京往征

永樂八年二月十七日皇太子諭英國公張輔
卿昔以智勇之才侍從乃父克樹崇勳今天下
承平正宜安享祿位以息其勞乃者安南黎冠
狂悖干犯天誅不得已命卿率師征討卿能遵
奉父皇成算奮揚武威瞬息之間馘滅充渠成
功凱還朝野稱嘆比以遺孽小醜假息弄兵復
勞卿提師遠出卿撫綏芟夷恩威並著俾邊境
肅清綿岷樂業奇功偉績千古不磨然數年之
間跋履山川衝冒瘴癘勤勞爲甚予旦夕在念
未嘗忘之茲命召還良用慰懌特遣洗馬楊溥
以羊十五牽酒七十瓶賜勞于途至可領也禮
部尚書呂震自北京回言父皇屬望卿至卿其
知之故諭

宣德二年二月勅廣西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曰
交阯叛冠聚衆攻圍諒江等衛府把截道路總
兵官鎮遠侯顧興祖已調都指揮孫聚等統領
官軍前去禦備待總兵官安遠侯柳昇等至日
通行勦捕其急缺軍粮爾三司即各委堂上官
員量起軍夫於附近衛見有倉粮內設法星夜
儧運前去接濟毋得遲悞如勅奉行

三月又勅廣西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曰得奏交
阯賊情已勅總兵官太子太傅安遠侯柳昇等
星馳前去廣西附近交阯便利地方駐劄待催
所調官軍齊備約會總兵官太傅黔國公沐晟
等齊進外勅至爾等即晝夜用心設法儧運粮
儲星夜前去接濟毋得稽悞故勅

十月又勅廣西都司布政司按察司令命都指
揮張貴同丘溫衛土官指揮黄瓏仍領土軍士
民守禦城壘等處接應交阯爾等即照舊於丘
溫府等處調撥土軍士民前去聽其管理守禦
此係軍務重事毋得稽緩故勅

十一月又勅廣西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曰今交
阯用兵廣西往來衛要之路其供給粮儲及所
用軍需百費皆出於民至爲勤勞除供給交阯
軍儲及所用軍需應付外其餘在京在外衛門
坐派買辦一應物件及一切不急營辦之務悉
皆停止但是差出內外催辦官員人等即令回
京毋得托故因而生事擾民違者處以重罪其
所司不奉勅旨輙敢擅自承行者一體治罪不
饒故勅

天順六年二月二十六日詔安南國曰惟我
皇明誕膺
天眷統馭華夷同文軌于萬方覃聲教於四表凡
居覆載罔不歸心惟安南慕義稱藩蓋有年矣

故國王
天事大稟命受封保境安民恪脩職貢繼以子瀞
不替前脩屬茲告終統承之亂其攝國事黎灝
乃國王麟之子象賢濟美素得邦人之心奉表
輸琛益謹藩臣之禮今遣正使翰林院侍讀學
士錢溥副使禮部給事中王豫持節封爲安南
國王凡爾國中臣僚耆舊尚宜同心翼贊協力
匡扶懋績先猷動脩禮度撫一方於寧謐享多
福於久長故茲詔頒想宜知悉
天順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勅安南國勅諭安南
國王黎灝今遣同禮監太監柴昇奉御張榮同
正副使侍讀學士錢溥等前去冊封就齎錢物
收買香料等項物件勅至王宜領價速一收買
堪中者交付柴昇等進來故諭
嘉靖十六年五月二十日勅提督兩廣右副都
御史潘　曰朕惟人君代天理物臨御海宇凡
厥有生悉歸統馭未嘗有夷夏之分也安南國
粵在先朝職貢罔廢自正德十年進貢以後迄
今二十餘年貢使不至朕登極下詔道阻而
返叛逆之罪昭然明著在法當與問罪之師及
及節據守臣奏稱該國賊臣作亂國無定主分
裂竊據不能歸一但恐夷情譎詐難以遽信已

勘侯罪狀明白即當命將率領漢土
而進聲罪致討若不先事有備何以
近該武定侯郭勛久諳戎務料用兵
上奏隨下廷臣議覆前來相應依擬
特命爾會同巡按御史督同各該將領土官整
搠兵馬鋒利器械侯總督官進兵之日聽其調
取前去隨宜應用仍督令布按二司掌印并該
道守巡兵備等官多方處置粮草凡兵馬經住
去處足彀支用毋致缺乏各該官員敢有遲延
違悞者聽爾等指實參奏從重究治爾爲憲臣
見有地方之責務須計慮周詳區畫停當使兵
強食足大振軍威可以攝遠夷之膽收征討之
功斯副朕意毋得視爲泛常怠緩悞事責有所
歸爾其慎之慎之故勅 有翰提督勅同
嘉靖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勅提督兩廣軍
務兼理巡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
史蔡經先該安南國黎寧奏稱國主黎賙故絕
被賊臣莫登庸作亂竊據國城阻絕道路因而
久廢職貢已經差官查勘是實近該雲南鎮巡
等官提獲莫登庸奸細阮璟等及偽造書印具
奏前來的知此賊僭擬名號偽置官屬好生背
叛朝廷罪在不赦特勅爾等各宜遵照該部題

請事理即便調集兵粮多方籌畫分道進兵協力征勦招撫歸順之人用爲鄉導凡該撫勦事情爾等宜相機酌處務要計出萬全期於僭亂底平罪人必得以彰天討以安遠夷斯副朕委託之重毋或怠因循玩愒致悞事機爾其敬之慎之故勅

嘉靖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勅總督軍務總兵官咸寧侯仇鸞曰先該安南國黎寧奏稱國王黎睭故絕被賊臣莫登庸作亂竊據國城阻絕道路因而久廢職貢已經差官查勘是實方欲興師問罪節該兩廣雲南撫鎮等官奏稱莫方瀛父子聞天聲征討恐懼省悔上表乞降願以土地人民悉聽天朝處分據其哀請似亦可矜下廷臣會議僉謂夷情叵測詞雖卑懇意或詭秘故法不可不正義不可不彰今特命爾同叅贊軍務太子賔客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毛伯溫前去兩廣雲南適中去處會同彼處提督節制各該撫鎮并副叅以下三司等官將兩廣雲南應調漢土官兵及征討機宜悉照該部題准事理聽爾便宜處置其賊臣父子如果悔罪請死束身待命將具乞降聽處真實情由星馳具奏若執迷不悛必誅不宥用兵之際爾等宜相機酌處務要計出萬全期于僭亂底平罪人必得必彰天討以安遠夷斯副委任之重鎮撫三司等官拒違悞事者叅奏處治其餘文武職官三品以下有不用命者聽爾即便拿問干係軍機不分文武官悉以軍法從事爾受茲重委其敬之慎之兵部尚書毛伯溫勅同

越嶠書卷之二

越嶠書卷之三

宜山李文鳳編次

唐虞三代

堯命羲和宅南交乃駱越之地舜命禹南撫交阯交阯之名其來最久考諸王制南方曰蠻雕題交阯蓋題額也雕之謂刻其肌涅以丹青也阯又作趾謂南方夷人足大指開廣若並足而立其指相交故曰交趾漢書云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阯交阯之南有越裳國當周公居攝時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周德既衰於是稍絶

春秋戰國

楚子稱霸朝貢百越及悼王任吳起爲相撫養戰鬪之士要在強兵於是南平百越

秦

秦始皇三十三年既并天下畧定楊越始開五嶺遣任囂攻取陸梁之地遂平南越置南海桂林象三郡而安南屬於象是特安南人有阮翁仲者身長二丈三尺氣質端勇異於常人少爲縣吏爲督郵所笞嘆曰人當如是耶遂入學究書史始皇使之將兵守臨洮聲振匈奴秦以爲瑞仲死遂鑄銅爲其像置咸陽宮司馬門外匈奴至有見之者猶以爲生

一云始皇發諸道逋亡贅婿賈人爲兵使尉屠雎將樓船之士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畧取陸梁以爲七郡以謫徒五十萬人戍之秦末南海尉趙佗擊併之自立爲王

漢

漢高因封佗爲南越王時高后禁南越關市鐵器佗乃僭帝發兵攻長沙邊邑將軍隆慮侯擊之會暑濕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歲餘高后崩即罷兵

漢高后時南越趙佗使其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箪上書謝罪不返佗乃僭帝號子孫仍之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漢高祖定天下名爲辯生常使諸侯特中國初定趙佗椽南越高帝使賈賜佗印爲南越王賈至佗魋結音髻 箕倨音據見賈賈曰足下中國人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天子聞君王南越不助天子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定勞苦且休之遣臣授王印綬剖符通使王宜郊迎北望稱臣迺以新造未集之越崛強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塚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

乘臨越則殺王降漢如覆手耳於是尉佗乃蹶
然起坐謝曰居蠻夷中久殊禮義乃大悦陸生
留與飲數月賜賈橐中裝直千金賈卒拜佗爲
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悦拜賈太
中大夫高后特禁南越關市鐵器佗乃僭號元
帝復遣賈往使讓之佗恐稱臣奉貢職皆如意
旨
莊助孝武時人建元四年閩越擊南越邊邑南
越王胡上言曰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
帝命王恢等率師討閩越師還帝進莊助諭南
越王胡感德遣子嬰齊入質

終軍字子雲年十八爲博士孝武異其文拜爲
謁者給事中終軍擢諫議大夫南越與和親帝
遣使説南越王入朝王稱疾不朝軍士請願受
長纓必羈南越王致之闕下帝乃遣軍説南越
王請許内屬其相呂嘉發兵攻殺王及終軍等
（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安國少季霸陵人初南越太子嬰
齊入質在長安時娶邯鄲樛氏女生興嬰齊立
薨興嗣立母爲太后未爲嬰齊姬嘗與少季通
元鼎三年帝遣少季與終軍往諭王王太后入
朝少季至越復與王太后私焉國人不附王太
后太后恐亂起詐誅其相呂嘉乃反攻殺王太
后少季等
韓千秋孝武時人越相呂嘉反帝遣莊參以二
千人往使參白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
人無足爲也辭不可千秋謂帝曰以區區之越又
有王太后獨應呂嘉爲害願得勇士二百人必
斬嘉以報於是遣千秋等將二千人入越境將
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將至番禺越兵擊千秋等
滅之帝曰千秋雖無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
年爲成安侯
樛樂南越太后弟也帝命副韓千秋將兵臨越
呂嘉殺之帝封其子廣德亢龍侯

大今平屋書屋

呂嘉越人也爲趙佗相輔政三世嘉年已老男
尚王女女嫁王子兄弟居中國甚重越人言之
得衆心愈於王王上書求内屬比内諸侯三歲
一朝除邊關天子許之賜嘉銀印及内史中尉
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黥劓刑用漢法使者皆
留鎭撫之王太后欲入朝嘉諫止王弗聽遂有
叛心遂稱疾不見漢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
王王太后亦恐嘉先事發置酒介漢使者權（晗）
（也）謀誅嘉乃會宴宮中坐間酒行太后謂嘉曰
南越内屬是國之利而相君若不使者何也以
激怒使者嘉覺而起太后怒欲鏦嘉以矛王止

太后嘉遂出分其弟兵戟舍稱疾陰與大臣作亂王素無意殺嘉以是數月不發太后獨欲誅嘉力又不能天子聞嘉不聽王王太后孤弱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王已附漢獨嘉為亂不足以舉兵故遣終軍安南少季往使諭旨嘉遂反下令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亂事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取悅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而立越妃之子建德是時韓千秋兵未至番禺四十里嘉及千秋遂殲之使人函封漢使節置塞上（大庾嶺也）發兵守要害處帝聞之怒銳欲討之

元鼎五年以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越人歸義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出零陵下離水抵蒼梧越人義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十萬師分道而進六年樓船將軍精兵先至石門得越船粟與博德俱進至番禺嘉等城守漢兵攻敗縱火燒城日暮伏波乃為營令相使招降者黎旦城中皆降嘉等已夜亡入海復遣其故校尉司馬蘇弘追獲建德封為海常侯越郎都稽得嘉封為二品蔡侯（越郎南越郎也）伏波戈船下瀨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遂以其地為九郡（交州記曰是時越自全三侯牽牛酒千鍾待交阯九真日南三郡戶籍迎降路博德因拜三侯為三郡守雖王雒將治民如故）置交阯九真日南等九郡兼置交阯刺史治羸𨻶僂以領之凡交阯所統雖置郡縣而言語各異重譯乃通人如禽獸長幼無別項髻徒跣以布貫其頭而著之後頗徙中國罪人使雜居其間乃稍知言語漸見禮化

胡剛漢太傅廣西世祖清高有節王莽居攝解衣冠掛府門而去亡命交阯隱於屠肆莽敗乃歸鄉里

東漢

光武皇帝建武五年交阯太守錫光遣使奉貢初王莽之亂交阯諸郡皆閉境自守征南將軍岑彭與交阯牧鄧讓厚善因遺讓書陳國家威德又遣偏將軍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詔命於是讓率錫光等七郡守入貢悉封列侯錫光漢中人在交阯教民夷以禮義帝復以宛人任延為九真太守延教民耕種嫁娶故嶺南華風始於二守焉

十三年南越徼外蠻夷獻白雉白兎

任延字長孫年十二明詩易春秋顯名大學中

號曰任聖童建武初守九真俗以漁獵爲業不
事耕種乃教懇闢歲歲開廣百姓充給貧民無
禮聘者延令長吏以下省俸祿以賑助之同時
聘者二千人是歲風雨順調禾稼豐衍其產子
者名爲任視事四年召還九真人爲之立生祠
十六年交阯女子徵側及其妹徵貳反攻郡徵
側者麊令縣雒將之女也嫁爲朱䳒人詩索妻
甚雄勇交阯太守蘇定貪暴以法繩之側怨怒與
妹徵貳反於是九真日南合浦蠻里皆應之凡
略六十五城自立爲王交阯刺史及諸太守僅
得自守光武乃詔長沙合浦交阯具車船修道
橋通障谿儲糧穀以俟討伐焉
十八年遣伏波將軍馬援以扶樂侯劉隆爲副
及樓船將軍段志發長沙桂陽零陵蒼梧兵萬
餘人討之明年夏四月援破交阯斬徵側徵貳等餘
皆降散進擊九真賊都陽等破降之徙其渠帥
三百餘口於零陵於是嶺表悉平援乃立銅柱
爲漢界始於交郡立城郭置井邑援又與越人
申明舊章俾之遵守自是駱越奉行馬將軍故
事二十年振旅還京後交阯七郡貢獻皆從海
從東冶上供（冶福州侯官縣也）
章帝元和元年日南徼外蠻夷究不事人邑豪
獻生犀白雉
李善字次孫南陽人漢太子舍人顯宗時守日
南以惠愛爲政懷來異俗遷九真太守
張恢顯宗時守交阯贓敗伏法以資物簿入司
農詔頒群臣
胡貢廣父也爲交阯都尉
梁竦字叔敬坐兄松事遷徙先是松以怨望作
書誹謗竦與弟恭及松家屬俱徙九真歷江湖
沅湘弔屈原以寄沉身作悼騷賦後詔還本
郡常登高遠望嘆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
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閑居可以養志詩酒足自
娛外郡之役徒勞人耳後復命守交阯並無所
愛
和帝永元十二年夏四月日南象林蠻夷二千
餘人寇掠百姓燔燒官寺郡縣發兵討擊斬其
渠帥餘衆乃降於是置象林將兵長史以防其
患
安帝永初元年九真徼外夜郎舉土內屬闢境
千八百四十里
延光元年九真徼外蠻貢獻內屬三年日南徼
外蠻復來內屬
順帝永建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使遣使貢獻

帝賜金印紫綬
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蠻夷區憐等數千人攻象林縣燒城寺殺長吏交阯刺史樊演發交阯九真二郡兵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役遂反攻其府二郡雖擊破反者而賊勢轉盛會侍御史賈昌使在日南即與州郡并力討之不利遂爲所攻圍歲餘而兵穀不繼帝以爲憂明年詔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其方畧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兖豫四萬人赴之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駮曰若荆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盤結不散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兖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鬬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爲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古升小故曰五升也)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到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閒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阯今日南兵單無穀守既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阯事靜之後乃命歸本土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爲其資有能反閒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故并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爲雲中守哀帝即拜龔舍爲泰山太守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四府悉從固議即拜祝良爲九真太守張喬爲交州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畧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爲良築起府寺由是嶺外復平良字群卿臨湘人

永和六年守交阯周敞上書云交土既遠處九國之外北望京師若轄雲漢宜用方伯爲國南藩遂拜敞交州刺史敞字子教吳人

建康元年日南蠻夷千餘人復攻燒縣邑遂扇動九真與相連結交阯刺史九江夏方開恩招

誘賊皆降服時梁太后臨朝美方之功遷爲桂
陽太守
桓帝永壽三年居風令貪暴無度縣人朱達等
及蠻夷相聚攻殺縣令衆至四五千人進攻九
真九真太守倪式戰死詔賜錢六十萬拜子二
人爲郎遣九真都尉魏朗討破之斬首二千級
渠帥猶屯據日南衆轉強盛朗字少英會稽人
以彭城令爲九真都尉
祝恬字伯休中山人南越志云恬爲司徒以直
言犯上斥爲交州刺史政清恩溥甚得民心延
熹二年以光祿大夫祝恬爲司徒三年恬薨
延熹三年詔復拜夏方爲交阯刺史方威惠素
著日南宿賊聞之二萬餘人相率詣方降
延熹六年賊執交州刺史蕭祗
丁宮自桓帝時爲交州刺史石爲司徒
張磐字子石丹陽人延熹中爲交州刺史
虞韶翻父也後漢日南太守惠澤及民身死歸
鄉有鴈隨棺會稽棲塚而去
靈帝熹平二年冬十二月南徼外國重譯貢獻
方物
李琴交州人初平中宿衛在臺遂鄉人卜龍等
以本郡所舉孝廉數寡正旦詣殿下稽曰黃恩
不平上問狀琴曰南越偏不爲皇天所覆后土
所載上舉茂材一人琴後爲瀘江六合令終司
隸校尉
光和元年交阯烏滸蠻反叛招誘九真日南合
數萬人攻沒郡縣四年刺史朱儁擊破之六年
日南徼外國復來貢獻儁字公偉會稽人靈帝
光和四年交州梁龍與南海太守孔芝叛拜儁
交州刺史道過本鄉募家兵及所調伍千人家兵
家童調發也從兩道入先使詣覘賁宣威揚德以
震動其心既而七郡兵進剿之斬梁龍降數萬
人以功封都亭侯
李進字登高靈帝時爲交州刺史
中平元年交阯吏民作亂以賈琮爲刺史平之
交阯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故吏民怨叛
執刺史及合浦太守三府選賈琮爲刺史琮到
部遣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
役誅所渠帥簡選良吏歲問蕩定百姓以安爲
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
飯治事三年爲十三州最後有交阯人李進代
賈琮爲刺史請依中州例貢士其後玩琴竟
才仕至司隸校尉人才得與中州同選蓋自進
始

初周乘爲御史以直忤意出爲交州刺史上書
云交州絶域習俗貪濁彊宗聚姦長吏肆彼侵
漁萬民臣欲爲聖朝掃清一方時爲城觧受三
十餘人
五年大常江夏劉焉建議以爲四方兵寇由刺
史威輕宜改置牧百焉内欲求爲交阯牧蓋以
交阯僻遠可僻禍也
賴恭零陵人劉表遣爲交州刺史仁謹不習世
故爲蒼梧太守吴巨所逐劉先主用爲太守
綦毋闓會稽人劉表遣爲交州刺史
獻帝建安伍年朱符刺史交阯候雷強賊明逐
殺之
朱治字君理丹陽人建安七年孫權表治爲行
扶義将軍九眞太守討平夷越
獻帝建安八年南陽張津爲交阯刺史士燮爲
交阯太守共上表請立交州置牧乃以張津領
之
初刺史朱符以侵重爲夷賊所殺州郡擾亂士
燮表其弟壹領合浦太守有黄領九眞太守武領
南海太守燮體器寬厚中國士人多往依之雄
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儀衛甚盛震
服百蠻津好鬼神事常著絳帕頭鼓琴燒香讀
道書云可以助化爲其将區景所殺
十五年吴主孫權以番陽太守臨淮步騭爲交
州刺史初朝廷賜士燮璽書以爲綏南中郎将
董督七郡領交阯太守如故及騭爲刺史士燮
率兄弟奉承節度權加燮左将軍遣子入質由
是始服屬於吴
暹蘭漢交阯太守
賴先交阯太守至元二十二年内附安撫使賴益歸乃其後也
桓曅字文林初平之亂避地會稽浮海客交越
人化其節至閭里不爭訟後爲凶人所誣死于
合浦獄

後漢

昭烈帝建武四年吴呂岱誘交阯太守士徽殺
之是歲交阯太守士燮卒吴主以燮子徽爲安
遠将軍領九眞太守以校尉陳時代燮交州刺
史呂岱以交阯絶遠表分海南三郡爲交州交阯九眞日南也
以将軍戴良爲刺史海東四郡爲廣州蒼梧鬱林合浦也
岱自爲刺史遣良與時南入而徽
自署交阯太守發宗兵拒良自漢末之亂南方之人率宗黨相聚爲兵以自衛
良留合浦交阯桓隣燮舉吏也叩頭諫
徽吏迎良徽怒笞殺隣隣兄治合宗兵擊徽不
克呂岱上疏請討徽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而

性或謂岱曰徽藉累世之恩為一州所附未易
輕也岱曰今徽雖懷逆謀未知吾之卒至若我
潛軍輕舉掩其無備破之必也稽留不速使得生
心嬰城固守七郡百蠻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
能圖之遂行過合浦與良俱進岱以燮弟子輔
為師友從事遣往說徽徽率其兄弟六人出降
岱皆斬之傳首秣陵徽大將甘醴及桓治率吏
民共攻岱岱奮擊破之於是除廣州復為交州
如故岱進討九真斬獲以萬數又遣從事南宣
威命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入貢
於吳

士燮字彥威其先魯國汶上人遭王莽亂避地
交趾六世桓帝時燮父賜為日南太守燮本師
潁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為之經解舉孝廉補
尚書郎公事免官舉茂才遷交趾太守董卓亂
交趾刺史朱符為賊所殺燮至郡氣宇寬厚謙
屈下士國人加愛中州士人往依避難衆以一
守合浦凡弟薰例侯雄長一方出入鳴鐘磬笙
笳簫鼓車馬滿道夾轂焚香常有數十妻妾乘
輜軿子弟漢兵騎當時貴重震耀百蠻尉佗不
足踰也初朱符張津被殺州郡擾亂帝賜璽書
曰交州絕域南帶江海上恩不宣下義壅遏知

逆賊劉表遣賴恭窺南土今以士燮為綏南將
軍董七郡領交趾太守如故燮乃遣吏張旻奉
貢京師時天下喪亂道路斷絕而燮不廢貢職特
復下詔拜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建安末孫權
遣步騭為交州刺史騭到燮兄弟並受節度權
以燮為左將軍遂遣子廞入貢遷燮武衛將軍
龍編侯每遣使詣權致雜者明珠大貝珊瑚琥
珀孔雀犀象奇物異果芭蕉龍眼之屬無歲不
致燮在郡四十年壽九十

呂岱字定公廣陵人吳黃武五年為交州刺史
初交趾士徽懷逆拒命岱督兵浮海進討徽懼
率兄弟六人內迎降岱皆斬之又遣從事宣命
徼外扶南林邑諸夷遣入貢以功遷鎮南將軍
追封番禺侯孫亮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所在
可述初在交州歷年不殉家妻子饑乏權聞知
賜錢楮年九十六（孫盛曰柔遠能邇莫善於信岱殺降以要內君子是以知呂氏不延也）

步騭字子山淮陰人避亂江東為吳中郎將征
南將軍劉表所置蒼梧太守吳巨外附內逆騭
誘斬之權遷騭為交州刺史到郡威聲大振南
土平定建康初權遣呂岱代之騭將交州義士
萬人出長沙會劉備東下乃拒於益陽備敗績而

零陵諸郡循驁樓鴻討平之
趙嫗九真軍寧縣女子少不嫁亂長三尺置於
背外看金搨齒履乘象頭與敵戰居山中聚黨
爲盜交州刺史陸胤誅之
薛綜字子敬沛郡人少依旅人避地交趾從劉
熙學權以爲合浦交阯太守爲交州刺史從呂岱
平士徽亂
陸胤字恭宗凱之弟也吳赤烏十一年交阯九
真賊攻没城邑遂以胤爲交州刺史入界諭以
恩信務崇招納遣以財帛賊衆及民莫不稽顙
交域清泰就加安南將軍永安初封都亭侯
陳襲臨淮人永安七年爲交州牧值孫晧虐政
後復分海東四郡爲廣州以熊牧爲刺史海南
三郡爲交州以襲爲刺史移治龍編
虞記字世洪翻子也孫晧建衡初爲監軍後與
諸將薛珝陶廣李勖徐存等擊交阯擒殺所置
守將九真日南皆復爲吳虞記以功拜交阯刺
史封餘姚侯
秦母俊吳交州刺史
黃蓋吳日南太守貪冒見逐
董俸字君異侯官人士燮在交阯嘗病死三日
俸與藥丸含之食頃顏色漸復半日能起見仙

傳
許靖字文休河南人舉孝廉爲尚書郎與太常
避董卓亂往依稽會太守王明及孫策渡江走
交阯以避難士燮厚加禮遇與陳國袁徽同寓
交阯徽遺荀彧書云許文休英才偉士自流宕
荒城群士相隨每有急緩常先人後己與九族
中外同其饑寒守鉅鹿張翔銜王命更交部乘
勢募請欲與要誓拒不許靖與曹公書云三江
五湖昔爲虞廷與京師劉子孝傳浮滄海南至
交外歷東甌經行萬里不見漢地輕濟海南與
孝德相見知足下忠義奮發整飭元戎西迎大
駕即與袁師徐元賢復共嚴裝刺外水陸無津
交部驛使絶斷又張子雲者昔在京城志扶王
室今居荒城不復參預本朝國之藩鎮足下
外援也翻恨靖不相納搜其書投於水劉璋使
使招請入蜀先主用爲巴郡廣漢太守終于司
走
劉巴字子初零陵人劉表辟幾次不就曹公辟
爲掾使招納零陵桂陽長沙會先主略有三郡巴
復逃遂適交阯與士燮計議不合又入蜀諸葛
亮稱之因爲尚書請倣恭然先主稱號策命皆
巴所作

顧譚字子默吳相雍之孫也爲尚書以上疏論
魯王覇由是覇與譚有隙又衛將軍全琮子寄
爲覇賓素輕邪求交譚不納遂共搆黨陷譚坐
徙交阯

顧承譚弟也字子直爲西部使都尉平山越後
與譚俱徙交阯卒

張休字子叡爲侍中拫威將軍與顧譚顧承以
論事從交外竟爲孫洪所譖詔賜死

劉熙不知何郡人與薛綜程秉避亂交阯熙論
大義帝昭曰熙作釋名八卷物類至繁難復詳
究

程秉字德樞逮事鄭玄避地交阯與劉熙論大
義博通五經士燮命爲長史孫權徵拜太子太
傅

俞益期豫章人性剛直不能從俗遠適日南

後帝延熙二年蜀將廖式攻零陵桂陽動搖交
州諸郡時　與陸遜共領荆州文書年已八
十自表輒行星夜兼路吳遣使追拜交州牧及
遣諸將唐咨等絡繹相繼攻討一年破之斬式
及其支黨郡縣悉平

十一年吳交阯九真夷賊攻没城邑交部騷動
吳主以衡陽督軍都尉陸胤爲交州刺史安南
校尉胤入境喻以恩信降者五萬餘家州境復
清炎興元年吳交阯殺其太守孫諝以降魏諝
爲太守貪暴會吳主遣使至郡又擅調孔雀三
十頭送建業民憚遠役遂作亂郡吏呂興殺諝
及使人而請吏於魏九真日南皆應魏以興爲
將軍者督爲其下所殺詹萌守九真以私怨殺
功曹潘歆歆弟殺萌

爨谷蜀命領交州事或云晉交州刺史

毛炅蜀交阯太守或云晉將軍

晉

武帝泰始四年吳交州刺史劉俊大都督脩則
將軍顧容前後三攻交阯交阯太守楊稷皆拒
破之鬱林九真皆附從稷稷遣將軍毛炅董元
攻合浦戰于古城大破吳兵殺劉俊脩則餘兵
散還合浦稷表炅爲鬱林太守元爲九真太守
時吳寶鼎三年 脩允湛父也吳交州都督爲交阯牧楊
稷所殺後竟報讐

吾彥字士則吳建平太守才兼文武手格猛虎
吳亡歸晉爲交州刺史後陶璜死九真戍兵作
亂彥討平之斬賊師趙祉在鎮二十年恩威宣
著南州寧謐

顧祕字公直吳將軍邕子也代吾彥爲交州刺

史顧參秘子也秘卒州追參領州事顧壽參事
也參卒壽求領州事交人不服乃殺長吏胡肇
等又欲殺梁碩碩先以兵擒壽並其母皆鴆殺
之
七年吳復取交阯是年秋七月吳大都督威南
將軍薛珝與蒼梧太守陶璜由陸路進以監軍
李勗徐存由建安道會於合浦往擊之合兵十
萬兵攻交阯城中粮盡援絶爲吳所陷虜楊稷
毛炅等璜愛炅勇欲活之炅謀殺璜璜乃殺之
脩則之子允生剖其腹割其肝曰復能作賊不
炅猶罵曰恨不殺汝孫皓汝父何死狗也王素
欲逃歸南中吳大獲之九真日南皆降於吳吳
大赦以陶璜爲交州牧璜討降夷獠州境皆平
增置新興九德武平三郡新興主昔太康三年更名新昌特吳
建衡三年
石崇武帝時以散騎常侍中爲交阯採訪使
太康元年平吳克江陵交州諸郡望風送印綬
內附社稷杖節稱詔而譙之
是年交州牧陶璜上言交廣東西數千里不賓
屬者六萬餘戶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
州唇齒唯兵是鎮又盜 州諸夷接壤上流水陸
並通州兵未宜約損以示 單虛伏 肘山濤亦言

不宜去州武備帝不聽及永寧以後盜賊群起
州郡無備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所言然
其後刺史復蕪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
陶璜字世英丹陽人吳蒼梧太守也初呂興殺
孫諝以郡附晉晉武拜交州太守爲李統所殺
後遣爨谷及巴西馬蘭皆病卒以霍弋楊稷捕
其欽興毛炅董元孟幹李松王業爨能等自蜀出
交阯破吳軍於古城斬脩則劉俊吳建衛三年
秋遣吳記薛珝陶璜拒楊稷等戰分永瑞破退
保合浦珝怒謂璜曰若自表討賊而反失利其
責安在璜曰下官不得先其意諸君不相順故
致敗耳珝欲引軍還即夜以兵出其不意徑至
交阯董元拒之將欲戰璜疑斷墻內有伏兵乃
備長戟於其後纔兵接元僞退璜追之伏兵果
出璜以長戟逆之大敗元衆獲其寶物珝乃謝
璜以所得物遣襲師梁奇之報其助人之功也
董元有男將解系同在城內璜令其弟爲書與
系又遣象乘輅鼓導從而行元曰象若此系必
久有去志即殺系璜攻元殺之九真日南皆降
遂拜璜爲交州刺史璜有謀策周窮好施得人
心夷獠捷化者璜討平之璜役召士人請留凡
三十輩於是遣令復任孫皓遺留手書物歸煩

瓚流涕數日遣使送印綬詔洛晉帝詔復其本職宛陵侯改爲冠帶將軍瓚在交南三十年卒舉州號哭陶威 威一作成 瓚子也初梁碩殺顧壽迎威領交州刺史得民心陶淑威卒繼爲刺史

懐帝永嘉元年交州刺史吾彦奉詔遣其子咨將兵救李釗子寧州初釗之父李毅領寧州頻歲饑疫五苓夷逼盛州兵屢敗吏民流入交州者甚衆夷遂圍寧州城毅病篤綏絕乃止疏請罪不報卒積數年子釗自洛往省之州人奉釗領州事治中毛孟爲釗屢奏求刺史不見省孟以寧州閑未解欲自刎朝廷憐之以王遜爲寧州刺史仍詔交州出兵救之

愍帝建興三年江夏太守陶侃討交州刺史王機等平之初交州刺史顧秘卒州人以秘子壽領州事帳下督梁碩起兵攻壽殺之碩遂專制交州王機自以盜據廣州恐王敦討之更求交州會杜弘詣機降敦欲因機以討碩乃以降杜弘爲機攻轉交州刺史機至鬱林碩迎前刺史脩則子湛行州事以拒之機不得進更與杜弘及交州秀才劉沈等反謀還據廣州侃至廣擊弘破之執劉沈於小桂遣督護許高討機機敗走病死于道高堀其屍斬之尋追獲邵温於始興杜弘詣王敦降廣州遂平以侃爲廣州刺史

陶侃字士衡鄱陽人性聰明勤於吏職爲江夏太守時王機反欲據廣州侃討平之斬機等傳首京師侃以功遷侍中太尉加都督交廣七州軍事薨領交州刺史征南大將軍封鄉侯

王機字令明長沙人就敦求廣州不許會廣人怨刺史郭訥而叛遂與温邵迎機爲刺史郭遣參軍督邕追至盧陵機叱曰求取死耶邕不敢逼訥聞邵附機遣兵擊邵爲邵所敗訥遂由節避之機入城恐王敦所討就求交州刺史敦以機難制從之機趨交州爲梁碩所拒遂往鬱林會杜洪據臨賀機勸洪取廣州於是洪與機俱反尋爲陶侃所誅

元帝永昌元年以册陽王諒爲交州刺史使諒將收交州刺史脩湛新昌太守梁碩殺之既而諒誘湛斬之碩舉兵圍諒於龍編廣州刺史陶侃遣兵救交州未至梁碩拔龍編奪刺史王諒節諒不與碩斷其右臂諒曰死且不避斷臂何爲踰旬而卒

王諒字幼成少有才幹王敦擢參府事初梁碩專威交土敦以王機爲刺史碩拒機而迎故都

督脩則子湛行州事永興三年敎以諒爲交州
刺史敦謂諒曰脩湛梁碩國賊也卿至即斬之
諒到境湛退還九眞廣州刺史陶祝遣人誘湛
來諒因執之碩爭故將之子有罪可遣不可殺
諒曰是君家故毋預我事即斬之碩怒而行諒
陰使客刺碩不克碩衆圍諒於龍編侃遣兵救
未至諒敗而死
明帝太寧元年陶侃遣叅軍高寶攻梁碩斬之
梁碩據交州凶暴失衆心侃因攻而斬之詔以
侃領交州刺史進號征南大將軍未幾吏部郎
阮放求爲交州刺史許之放行至寧浦遇高寶
爲寶設饌伏兵攻之寶兵擊放走得免至州少
時病卒
張重日南人舉計入洛正旦大會晉明帝曰日
南北視日耶重曰今郡有雲中者不必有其實
日亦在東井耳至於風氣暄暖曰影仰於民之
上以重爲金城太守
成帝咸和九年成主雄分寧州之興古永昌牂
柯越巂夜郎等郡爲交州以爨深爲刺史
穆帝永和三年林邑王文攻陷日南徼交州刺
史請以郡北横山爲界〈北横山在日南郡北界上非邕州之横山〉初
日南太守夏侯覽貪縱侵刻胡商又科調船材
云欲有所討由是諸國恚憤文因攻陷日南將
士死者五六千殺覽以屍祭天檄交州刺史朱
蕃請分其界交既去藩使督護劉雄戍日南
孝武帝大元五年冬十月九眞太守李遜據交
州叉明年秋七月交阯太守杜瑗斬之交州平
拜瑗龍驤將軍交州刺史瑗字道言朱鳶人或
云本京兆人祖元守合浦因居交阯盧循據廣
州遣使通好瑗斬其使
安帝義熙七年夏四月交州刺史杜慧度破盧
循於龍編南冲斬之慧度瑗之第五子也瑗卒
朝廷以其斬李遜功授慧度爲交州刺史適盧
循寇番禺不克敗走襲合浦竟奔交州慧度帥
州府文武拒循於石碕破之循餘衆循三千人
李遜子李奕與餘黨李脫等結集俚獠五千餘
人以應循是月庚子循晨至龍編南津慧度悉
散家財以賞軍士與循合戰擲雉尾炬焚其艦
以步兵夾岸射之衆艦俱燃兵衆大潰循自投
于水慧度取其屍併其父嘏及三子與李脫等
俱斬之函七首送建康封慧度龍編侯進號輔
國將軍其弟慧贈爲交阯太守
十一年林邑寇交州州將擊敗之
王敦晉鎮東大將軍都督江楊荆襄交廣六州

諸軍事
下展晉交阯太守
楮陶字季雅晉九真太守
張建字君器按晉武紀之咸平三年秋交阯刺史張建張知洪及進攻廣州曹偲擊破之按王頎之記云建爲交州刺史封高漢途任吉山是其風土因居之其所紀不同未知孰是
阮放字思度孚族弟也爲交部侍郎成帝幼沖庾氏執政放求爲交州乃授揚威將軍交州刺史到州暴疾卒追贈廷尉
夏侯覧晉穆帝永和初守日南躭酒亂政民怨之夷帥范文襲殺覧以屍祭天遂據日南

朱藩永和三年爲交州刺史初林邑王范文據日南潘使督護劉雄戍日南文攻陷之又攻九真士九千十死八九護督滕畯率交廣兵伐文於盧容爲文所敗揚平永和七年爲交州刺史與滕畯討林邑其王范佛子戰敗而縛諸軍門請罪與盟而還
阮敷永和九年爲交州刺史討林邑王破十五餘壘
温放嶠之子也爲侍郎遷交州刺史晉咸平中將軍征林邑太守杜寶別駕阮朗不從放怒其沮衆誅之遂領兵擊敗賊衆范佛子降林邑城東五里令有温公二壘
杜寶爲交州太守
滕含晉交州刺史咸平末再征林邑平之
葛洪字稚州年老欲煉丹延壽聞交阯出丹砂求爲句漏令
姜莊晉交州刺史
傳詠穆子交州太守
滕遯脩子交州刺史
爨谷交阯太守馬容代之
孟幹屬將軍霍戈矛乇隨毛炅自蜀出交阯爲吴所擒後歸晉陳伐吴之計晉武帝以爲日南太守

庾道愍鄢陵人晉司空永玄孫有孝行頗能作文少孤悴所生之母漂流交州時道愍尚在襁褓及長永爲交州永綏寧府佐而去交州尚遠乃自昌儉至交州尋求經年日長悲泣嘗入一村日暮雨即寄止其家俄有一嫗負薪還道愍心動因訪之乃其母也遂相持號泣見者莫不揮淚道愍仕齊爲射生校尉
黎田愛州人爲洛陽尉
姜神翊愛州人爲舒州刺史
宋

武帝永初元年交州刺史杜慧度擊林邑大破
降之慧度擊破林邑所殺過半前後爲所鈔掠
者皆遣還慧度布衣蔬食儉約素質禁淫祠脩
學校歲饑以私賑給爲政纖密吏民畏愛之卒
贈左將軍
阮彌之宋交州刺史元嘉中征林邑其王范陽
邁出外婚婿阮彌之領七千人先襲區粟城彌
之兆海遇風三日無頃止所夜遇賊於壽𠂤范
陽邁部船五百來救謙之射中陽邁拖上船兵
敗縱橫罩舸接得陽邁而追彌之胥溺餘里難
制勝遂北還

阮卲宋交州刺史善草書
張稜之字思静梁張君父也少方雅爲散騎侍
郎深被始興王濬引納稜之鑒其禍萌乃求交
阯太守政有異蹟
文帝元嘉四年夏四月以廷尉王徽之代杜弘
文爲交州刺史詔徵前刺史杜弘文弘文慧度
子也爲鎮遠將軍交州刺史以寛和得衆襲爵
龍編侯被徵已有疾自輿就道或勸之待病愈
弘文曰吾杖節三世常欲投軀帝庭況被詔乎
遂行卒于廣州
二十三年二月詔遣交州刺史檀和之討林邑

王范陽邁克之和之高平人元嘉末爲龍驤將
軍交州刺史有威名盜賊屏息初陽邁雖遣使
入貢而寇盜不絕使貢亦薄陋帝遣檀和之討
之南陽宗慤世儒素慤獨好武事常言願乘長
風破萬里浪及和之代林邑慤自奮請從軍詔
以慤爲振武將軍和之遣慤爲前鋒陽邁聞軍
出遣使請還所掠日南民輸金一萬斤銀十萬
斤帝詔和之若陽邁果有款誠亦許其歸順和
之至朱梧戍遣府戶曹參軍姜仲基等詣陽邁
諭降陽邁執之和之乃進軍圍林邑將范扶龍
於區粟城陽邁遣其將范毗沙達救之宗慤潛

兵迎擊毗沙達破之　五月和之等拔區粟斬
扶龍乘勢入象浦陽邁傾國來戰以具裝被象
前後無際宗慤曰吾聞外國有師子威服百獸
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林邑兵大敗和
之遂克林邑陽邁父子挺身走所獲未名之寶
不可勝計宗慤一無所取還家之日衣裝蕭然
張融字思光特爲封溪令由渤海至交阯海中
遇風無懼方詠曰乾魚可自還本鄉肉脯何爲
者哉作海賦文詞詭譎顧愷之曰此賦實超玄
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即笔益曰鹿沙構白熬波
出素積雪中春形霜早露

明帝泰始四年三月交州刺史劉牧卒州人李
長仁殺牧北來部曲據州反自稱刺史
戊子以南康相劉勃爲交州刺史
桓閎字叔通宋交州刺史貲財巨萬宋武二年
帝貪欲二年不罷任還必限使獻奉又以蒲戲
取之

齊

高帝建元元年四月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劉善
明上言以爲交州險遠宋末政苛遂至怨叛今
大化創始宜懷以恩德且彼土所出惟有珠寶
非聖朝所須之急討伐之事謂宜且停　六月
詔以李叔獻爲交州刺史初李長仁死從弟叔
獻代領州事以號令未行遣使求刺史於宋宋
以南海太守沈煥爲交州刺史以叔獻爲煥寧
遠司馬武平新昌二郡太守（吳建衡三年討扶嚴夷以其地置武平郡進交阯新昌見前註）叔獻既得衆命人情服從遂發兵
守險不納煥煥停鬱林病卒至是年帝不詔曰
交阯比景獨隔書朔斯乃前運方季因迷遂往
宜曲赦交州即以叔獻爲刺史撫安南土
武帝永明二年詔欲討李叔獻初叔獻即受命
斷割外國貢獻用是上欲討之
三年正月以大司農劉楷爲交州刺史討李叔
獻降之時詔發南康盧陵始興兵以討叔獻叔
獻聞之遣使乞更申數年獻十二隊純銀兜鍪
及孔雀旄（以孔雀毛爲飾也）上不許叔獻懼爲楷所襲
間道自湘州還朝初楷拜交州刺史將行聞羽
監桓深者故刺史桓閎子也雅而好學遂令同
行深未至交州卒
八年十月以伏登之爲交州刺史初交州刺史
房法乘專好讀書常屬疾不治事由是長史伏
登之得擅權改易將吏法乘聞之大怒繫登之
於獄登之厚賂法乘妹夫崔景叔得出因將部
曲襲執法乘因之啓法乘心疾不任視事詔以
登之爲刺史
劉渤鑄祖也齊交州刺史

梁

武帝天監二年二月交州刺史李凱據州反長
史李畟討平之
十五年十一月交州史李畟斬交州叛賊阮宗
孝傳首建康
大同七年交阯李賁世爲豪右任不得志會交
州刺史武林侯蕭諮（鄱陽王恢之子）以刻薄失衆心
特賁監德州因連結數州豪傑俱反諮輸賂于
賁奔還廣州詔遣諮與交州刺史孫冏新州刺

史靈子雄將兵擊之以春瘴方起請待至秋廣
州刺史新渝侯映不許諮又追之罔等至合浦
死者十六七衆潰而歸結奏問及子雄與賊交
通逗留不進勅于廣州賜死雄弟子略子烈等
帥子雄之衆攻廣州欲殺映諮爲子雄復寃吴
與陳霸先帥精甲往救大破之

十年李賁自稱越帝置百官改元大德建萬春
臺以居

十一年詔遣交州刺史楊瞟討李賁敗之瞟既
奉詔又以陳霸先爲司馬命定州刺史蕭勃爲之
于也會瞟於西江勃知軍士憚遠役因詭說留瞟
瞟集諸將問計霸先曰交阯叛渙罪由宗室蕭指
諮也遂使涸亂數州逋誅累歲定州欲偷安日前
不顧大計節下奉辭伐罪當死生以之豈可逗
撓不進長寇沮衆也遂勒兵先發瞟以霸先爲
前鋒至交州賁帥衆三萬拒之敗于朱鳶又敗
于蘇歷江口賁奔嘉寧城諸軍圍之

中大同元年陳霸先敗李賁子典澈湖賁帥衆
二萬自獠中出屯典澈湖大造船艦充塞湖中
衆軍憚之陳霸先謂諸將曰我師已老將士疲
勞且孤軍無援入人心腹若一戰不捷豈望生
全今藉其屢奔人情未固夷獠烏合易爲摧殄
正當共出百死決力取之無故停留時事去矣
諸將皆默然不敢應是夜江水暴起七丈注海
中霸先勒所部兵乘流先進衆軍鼓譟俱前賁
衆大潰竄入屈獠洞中

太清元年李賁伏誅交州平屈獠洞斬李賁傳
首建康賁兄天寶遁入九真收餘兵二萬圍愛
州高州司馬陳霸先帥衆討平之霸先字興國
吳興人意氣雄傑涉獵經史以廣州參軍爲交
州司馬與楊瞟討李賁會西江集諸將問計霸
先賁瞟瞟推霸先爲先鋒所向推陷以功作高
要太守督七郡諸軍事

簡文帝大寶元年詔以陳霸先爲交州刺史

敬帝紹泰元年十二月交州刺史劉元偃率其
屬數千人歸王琳

王奕梁交州刺史

陳

武帝元定初仍於交州置都督府交阯隷之

宣帝初歐陽紇督交廣取十九州軍十餘年威著
百越高宗疑之詔徵還紇懼遂反大建中紇
平歐陽紇交阯夷獠往往相聚爲寇抄陳留阮
卓奉使招慰之日南象郡復通時交阯多金翠
珠具珍恠之物前後使者皆致之惟卓挺身而還

衣裝無他特諭成服無底
揚縉陳交愛諸州都督封武康郡公
揚作浦字衛卿縉亡代領交州都督

隋

文帝開皇十年交阯李春反詔楊素平之
仁壽元年改交州都督府爲總管府
二年交州俚帥李佛子作亂詔交州道行軍總管劉方討降之佛子據越王故城遣其兄子大權據龍編城其別帥李普鼎據烏延城楊素薦瓜州刺史長安劉方有將帥之備詔以方爲交州道行軍總管統二十七營而進軍令嚴肅有犯必斬然仁愛士卒有疾病者親臨撫養士卒亦以此懷之至都隆嶺遇賊擊破之進軍臨佛子營先諭以禍福佛子懼其桀黠者皆斬之請降送之長安
文帝末有言林邑多寶貨累世未名會劉方新平交州煬帝大業初授方驩州道行軍總管率大將軍張以尚書右丞李綱爲行軍司馬舟師趣比景夏四月征林邑其王梵志遣兵守險方擊走之師度闍黎江賊乘象四面而志方乃潛掘小坑草覆其上與戰僞退賊兵逐之象坑陷顛躓方以弩箭射象象却蹂主因以銳師繼之賊大敗俘馘爲計過大緣江賊據險又擊走之經馬援銅柱南行八日至其國都梵志棄城奔走海獲其廟主金人十八板（蓋有國十八葉）汙其宮室刻石紀功而還士卒死者十四五方亦得疾卒於道
煬帝大業末交州大守丘和擊寧長真丘破之
和洛陽人隋大業末拜交阯大守撫緩盡心荒域安之煬帝崩和未知鴻臚寧長真以欝林附蕭銑馮盎以珠厓番禺附林士洪各遣使招和不從林邑諸國數遺和明珠文犀金寶故富埒王者銑聞之命長真以南粵蠻子俚攻之和懼欲出迎司法佐書高士廉長真遠來糧少勢不龍久城中勝兵尚可以戰柰何受制於人命廉爲行軍司馬擊長真走之隋亡和納款於唐即拜交州總管
高儉字士廉齊清河王丘之孫隋文帝中舉文才中甲科召補群吏辭政奔高麗連貶朱鳶主簿以母老不得居瘴癘地留辭于屯奉養而行會世亂交阯大守丘和補司法佐蕭銑令寧長真以兵侵交阯命儉爲行軍司馬迎擊破之唐初爲中書門下

越嶠書卷之三

越嶠書卷之四

宜山李文鳳編次

唐

高祖武德四年隋交州太守丘和長史高士廉司馬杜之松悉降和既破甯長真兵有饒果自江都至得隋煬帝凶問即欲陳款歸唐而嶺嶠閉阻乃權附蕭銑銑平遂詣孝恭降

五年三月詔以隋交州太守丘和為交州總管和遣高士廉奉表請入朝十年四月交愛之道始通日南太守李畯與廣州賊帥鄧文進合浦太守甯宣並來降

太宗貞觀元年二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為十道以交陸鋒愛等州屬嶺南道

四年有司上言林邑國蠻表疏不順請發兵討之太宗曰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漢光武云每一發兵不覺頭鬚為白自古以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也苻堅自恃兵彊欲必吞晉室興兵百萬一舉而亡隋主亦欲必取高麗頻年勞役人不勝怨死於匹夫之手至如頡利往歲數年侵我國家部落疲於征役遂至滅亡朕今見此豈得輒即發兵但經歷山險土多瘴癘若我兵士疾疫雖克剪此蠻亦何所補言語之間何足介意竟不討之

十二年十一月明州獠反（武德五年以越裳地置明州）州都督李道彥討之

李大亮貞觀初為交州都督

李壽唐宗室為交州都督貪冒得罪

裴虔通唐辰州刺史貞觀二年通煬帝欲人為逆亂雖更赦令不可牧民斥居驩外

盧祖尚字季良光州人貞觀初李壽得罪太宗思求良牧朝臣咸言祖尚才兼文武廉平公直召至帝謂之曰交州大藩須賢牧治之前後都督皆不稱職卿有安邊之略為我鎮之勿以道遠為辭祖尚既謝而復悔之稱疾辭上遣杜如晦諭旨 祖尚固辭又遣其妻兄周範往諭曰匹夫相許猶存信卿面許朕豈得悔之宜可早行三年必召卿勿推拒朕不食言對曰嶺南多瘴去無還理太宗大怒曰我使之不行何以為政命斬於朝堂尋悔復其官蔭

李進興唐宗室也封廣寧郡王以屬疏降封縣公貞觀九年為交州都督以南方瘴癘憂卒於官

李鑒邑王神符子也任交州刺史

柳楚賢蒲州人貞觀中為交桂二州都督

杜正倫相州人太宗素知名為中書侍郎太子

左庶子以太子承乾敗貶正倫交州都督
竇德明愛州刺史
褚遂良字登善錢唐人亮子也爲中書貞觀末
遷潭州桂州都督後許敬宗李義府誣奏遂良
不軌武后怒貶愛州刺史歲餘卒二子彦甫彦
仲亦流愛州皆殺之鉞適五年高駢平安南始
表歸葬陽翟
高宗調露元年詔改交州爲安南都護府
柴哲威高宗朝坐弟令武與房遺愛反流邵州
起爲交州都督
余慶爲吏清而刻累遷御史中丞引御史坐與

議論因遷交州刺史
杜朋舉鳥傷人唐景龍末爲濟原尉夢中入一
府見一碧衣相揖甚恭曰少府當爲安南都護
某安南編户也故先敗恭願自保後果爲安南
都護
王福疇勃父也高宗時爲雍州司户參軍坐勃
事遷交阯令勃往交阯省父渡海溺水卒
李巢字孝義刺子也幼豪俠上書陳利害拜監
察御史以忤旨貶龍編主簿李友益義府族也
附杜正倫伺察義府釁義府使人告正倫友益
交通罔上有異計高宗恚之流驩州

沈全期字雲卿相州人累遷給事中考功受財
流驩州後歷中書舍人
杜審言字必簡襄陽人爲監察御史政績嘉美
太白晝見勸帝脩德以答天譴帝責李義府曰
八品官能言得失而卿胄浸富貴主者何義府
與諸武僭審言自免去上元初高宗復召見用
審言久去朝儀踈捷丹忌蹈舞李欽元奏徙朱
鳶丞卒
天后垂拱三年交州丁建反殺都護劉延祐桂
州司馬曹植靜討平之延祐爲安南都督舊俚
户歲半租稅延祐責全入衆怨謀反延祐誅其

渠李嗣先其餘黨丁建殺延祐據交州桂州司
馬曹植靜討建斬之延祐家巨富每養儲雖死
則勒奴僕歸填未嘗以充口腹召賓客
以寇達爲愛州刺史
盧藏用字潛田州人舉進士不第與兄忘游士
於冀蜀間武后用爲黄門侍郎坐附太平公主
玄宗欲斬之意解乃流新州或告謀反推無狀
又流驩州會交州又藏用扞禦有勞進黔
州長史
宗晉卿武后從夷子兄楚客爲户部侍郎晉卿
典羽林兵坐楚客黨第僭侈過度流峯州

李乾祐爲刑鋭二州刺史坐事流驩州
嚴思善則天時監察御史公直敢言垂拱以後
任用酷吏誅宗室殺大臣特告密者不可勝數
太后亦欲其煩命思善按問引虛狀罪者八百
餘人羅織之黨爲之不振乃相與陷思善坐流驩
州
玄宗開元四年安南都護府江中有大陀首尾
横出兩岸經日而腐寸寸自斷數日江魚盡死
蔽江而下十十五五相附着江而良安南渠帥
梅叔鸞叛號爲黑帝外結林邑真臘等衆號三
十萬寇安南詔左監門衛將軍楊思勗都護元
楚客討之由馬援故道大破賊衆封尸爲京觀
而還元楚客江陵人
宋之悌之問弟也長八尺開元中歷劔南節度
使太原尹坐事流朱鳶特虜陷驩州就受交州
總管擊平之
康謙北方商人爲安南都護
朝衡日本人開元中奉幣來朝慕中華之
俗易氏名朝衡歷仕中國永泰二年爲安南都
護時生蠻侵德化龍武二州境詔朝衡往禦之
天寶十年以何復光爲安南都護率兵代雲南
收復安寧城再立馬援銅柱以定疆界復光挂

州人
以張伯義爲安南經略使始築大羅城
德宗建中三年以輔良交爲安南都護時演州
司馬李孟秋峯州刺史李伎岸叛自稱安南節
度良交斬之
以高正平爲安南經略使
安南經略張應卒於官其佐李元度與兵曹州
縣爲姦賊唐帥李復渝捨元度南窮爾然
趙昌字洪祚爲虔州刺史會安南酋僚杜英翰
叛拜昌爲都護夷落向化居十年足疾請還以
兵部郎中裴泰代之未幾州將王季元逐泰德
宗召昌問狀年踰七十占時尚精明帝奇之復
拜安南都護遣人致書相賀叛兵即走
憲宗元和三年以張舟爲都護鎮撫安南先是
舟爲安南經略判官大羅城前經略張伯義築
才高二丈二尺都門三重門各有樓東西門各
三門南門五門上置鼓南城内造左右十營裝
泰特驩愛二城被環三次破壞殆盡環三占
城王也舟又築之初軍中器械八千事三年以
來計三十餘萬事令左右起甲伏樓二十間貯
之先有戰船數十艘且遲鈍舟造成艨艟三千
二百艘每船載戰士二十五人棹手二十三人

連努二按棹船向背疾如風自占城真臘悉脩貢職冊殘柳子厚作祭文

馬總字元會元和間以虔州刺史遷安南都護清廉不撓用儒術教其俗夷僚安之建銅柱鑄著唐德以明總爲伏波裔韓愈送行詩紀禮然海獻南蠻

裴行立唐安南經畧使時環王國叛人李樂山謀篡其君來乞師行立斬之歸其尸蠻人悅服部將杜英策討之者溪洞豪也捧子軍化經畧使多段借累恣難治行立每持其罪代之許自效故英策効廷之掌沐浴久不還行立召其之約白軍法踰日者斬異時復然遂皆殺以尸還范氏吏律良子弟以代於是威風盛行徒挂管觀察使黃家洞叛行立平之代桂仲武爲安南都護李元喜爲安南都護宝慜奏初移府於北岸

德宗貞元十九年春二月乙亥安南牙將王季元逐其觀察使裴泰泰奔朱鳶明日左兵馬使趙勻斬季元及其黨迎泰而復之

姜公輔神翊孫挺子也貞元初第進士補校書郎以制策異等受右拾遺翰林學士歲滿當遷以母親祿而養求兼京兆戶曹參軍公輔高材每見數奏詳亮德宗器之朱泚還京師公輔諫曰陛下厚待泚不如誅之養虎無自遺害帝不從俄而京師亂帝自苑門出公輔叩馬諫曰泚常思從泉得志向以朱滔叛奪其兵權居常怫鬱請馳捕以從無令群兇得之帝倉卒不及聽既行欲駐鳳翔倚張鎰公輔曰鎰雖信臣然文吏也所領皆朱泚部曲漁陽突騎泚若立涇原爲變非萬全策也帝遂之奉天有言泚反者請爲備乃盧杞曰泚忠貞篤實奈何言其叛傷大臣心臣以百口保之帝知群臣勸泚奉迎乘輿者乃拒諸道兵距城一舍而止公輔曰王者不嚴羽衛無以重威靈今禁旅單寡而士馬處外爲陛下危之帝曰善悉內之泚兵果至如所言乃擢公輔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從梁長女唐安公主道薨上欲造塔厚葬之公輔表諫以爲山南非久居之地且宜輸以濟軍中之急上謂陸贄曰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贄曰公輔官諫議職宰相獻替宜其務本且輔臣朝夕納諫違而弼之乃其所職帝曰不然以公輔才不足以相而自求罷朕既許之內知且罷故賣直售名遂遷太子左庶子以母喪解復爲右庶子久不遷陸贄相公輔數求官贄密

謂曰丞相竇參嘗公擬官屢變上不悅公輔懼
請爲道士帝問故公輔不敢泄贄語以參言爲
對帝怒貶泉州別駕遣使責參順宗立拜吉州
刺史未就官卒姜公復公輔從也終比部郎中
廖有方交州人柳子厚送詩人廖有方序交州
多南金珠璣玳瑁象犀其產皆奇怪在草木亦
殊異吳嘗旺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瓌麗而
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重厚孝悌信讓質內而
文乎外其餘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
邪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恒人其餘紛葩瓌麗
則凡知貴之矣其亦有貴生者邪果能如是則
吳不謂之恒人實亦世之所罕也
竇參德宗相爲相外悪孝選出爲常州刺史及
參貶洐州節度使劉士寧遺參絹五十疋奏參
交結藩鎮上怒欲殺之陸贄力救乃貶驩州司
戶尋賜死
李仁鈞礎父也唐貞元中大傳隴西公董晉平
津外仁鈞爲侍御史管理鹽鐵隴西公薨軍亂
司馬從事皆賜死仁鈞亦被繞貶爲日南民
杜英策溪峒豪也唐德宗時爲安南副都護
全節婦安南賊師陶齊亮也常以忠義誨齊
亮頑很又不受遂絕之自田而食績而衣州里

化焉唐大曆初詔賜兩丁侍養令本道四時撫
問
憲宗元和十四年冬十月壬戌容管奏安南賊
楊清陷都護殺都護府李象古丙寅詔以唐州
刺史桂仲武爲安南都護赦楊清以爲瓊州刺
史象古道古之兄也以貪縱苛刻失衆心清世
爲蠻酋象古召爲牙將遂鬱鬱不得志尋遣其
將兵三千討黃洞蠻清因人心怨怒引兵夜還
襲府城陷之殺象古及妻子官屬部曲千餘人
初蠻賊黃少卿自貞元以來數反復桂管觀察
使裴行立容管經略使楊旻欲徼幸立功爭請
討之嶺南節度使孔戣屢諫上不聽大發江湖
兵會容桂二管入討士卒被瘴癘死者不可勝
討安南乘之遂殺都護行立旻竟無功二管彫
弊
十五年二月安南都護桂仲武執楊清斬之仲
武至安南楊清拒境不納時清用刑慘虐其黨
離心仲武遣說其酋豪數月間降者相繼得
兵七千餘人朝廷以仲武爲逗留是月甲午以
桂管觀察使裴行立爲安南都護辛未安南將
士開城納仲武執清斬之裴行立至海門而卒
復以仲武爲安南都護

武宗會昌三年安南將士作亂監軍段士則與
平之初安南經畧使武渾役將士築之遂作
亂燒城郭劫府庫渾奔廣州士則撫安亂衆
裴夷直爲中書舍人武宗即位夷直視冊牒不
肯僉書出抗外判史又斥驩外司戶參軍宣宗
時召爲常侍
宣宗大中十二年春正月以王式爲安南都護
經畧使式宰相起子也有才畧至交州樹芳木
爲柵可支數十年深塹其外泄城中水塹外植
竹寇不能冒選教士卒甚銳頃之南蠻大至去
交阯半日程式意思安閑遣譯諭之中其要害

蠻一夕引去遣人謝曰我自執叛獠耳非爲寇
也時安南都校羅行恭久專府政麾下精兵三
千都護中軍纔羸兵數百式至杖其背黜于邊
徼初忠武軍精兵皆以黃冒首號黃頭軍容管
經畧使宋涯使麾下效其服裝亦定容州安南
有惡民屢爲亂之聲曰黃頭軍度海來襲我聞
矣相與夜爲交阯城鼓譟願送都護北歸我須
此城禦黃頭軍王式方食或勸出避之式曰吾
足一動則城潰矣徐食畢擐甲率左右登城建
大將旗坐而責之亂者反走明日悉捕誅之安
南饑亂相繼六年無上供軍中無犒賞式始脩

貢賦饗將士占城真臘皆服通使是年六月蠻
寇安南初安南都護李涿爲政暴貪强是蠻中
馬牛壹頭止與鹽一斗又殺酋長杜存誠群蠻
怨怒導南詔侵盜邊境峯州有林西原舊有防
冬兵六千其旁七綰洞蠻其酋長曰李由獨常
助中國戍守輸租知峯州者言於涿請罷戍兵
事委由獨防遏於是由獨勢孤不能自立南詔
柘東節度使以書誘之以甥妻其子補柘東押
牙由獨遂帥其衆臣於南詔自是安南始有蠻
患起居注張芝上疏曰令狐綯用李涿鎮安南
首亂南方賦賄流着使天下兵伐調歛不給史

日休作詩刺之
崔耿大中六年爲都護爲褚遂良別之碑記田
在宥布子也爲都護頻立邊功
韓約爲安南都護文宗泰和二年峯州刺
史王昇朝叛約討平之後爲亂軍所逐馬
植字存之文宗開成初爲安南都護以文雅
綢飾其政清靜不煩民安之化外諸酋皆
來納款
懿宗咸通元年十二月安南土蠻引南詔兵合
三萬餘人乘虛攻交阯陷之都護李鄠與監軍
奔武州 武州在宜州界

二年春　正月詔發邕管及隣道兵救安南擊南
蠻夏六月以鹽州防禦使王寬爲安南經畧使
侍李鄠自武州收集土軍攻群蠻復取交南朝
廷責其失守貶儋州司户鄠初至安南殺蠻酋
杜守澄其宗黨遂誘道群蠻陷交阯朝廷以杜
氏強盛務在姑息冀収其力用乃贈守澄父存
誠金吾將軍再舉鄠殺守澄之罪長流崖州
三年二月南詔復寇安南經畧使王寬數來告
急朝廷以前湖南觀察使蔡襲代之仍發許滑徐汴
荆襄潭鄂等道兵各三萬人授襲以禦之兵勢
既盛蠻遂引去襲請諸道兵在安南西道節度

使蔡京忌之恐其立功奏稱南蠻遠遁邊徼無
虞武夫邀功妄占戍兵虛費餽運蓋以荒陬路
遠難於覆驗故得肆其姦詐請罷戍兵各還本
道朝廷從之襲累奏群蠻伺隙日久不可無備
乞留戍兵五千人不聽襲以蠻寇必至交阯兵
食皆闕謀力兩窮作十必死狀申中書時相信
京之言終不之省　十一月南詔帥羣蠻五萬
寇安南襲告急敕發荆南湖南兩道兵二千桂
管義征子弟三千詣邕州受鄭愚節度領南東
道節度使韋宙奏蠻寇必向邕州若不先保護
遽欲遠征恐蠻於後乘虛扼絶餉道乃敕蔡襲

屯海門鄭愚分兵備禦　十二月襲又求益兵
敕山南東道發弩手千人赴之時南詔已圍交
阯襲嬰城固守救兵不得至
四年春正月南詔陷交阯蔡襲左右皆盡徒步
力戰身集十矢欲趣監軍船船已離岸遂溺海
死荆南江西鄂岳襄州將士四百餘人走至城
東水際荆南虞候元惟德等謂衆曰吾輩無船
入水則死不若還向城與蠻鬭人以一身易二
蠻亦爲有利遂還向城入東羅門蠻不爲備惟
德等縱兵殺蠻二千餘人逮夜蠻將楊思縉始
自子城出救之惟德等皆死惟幕府樊綽取襲

平厓書屋

印先走渡江得免南詔兩陷交阯所殺虜且五
十萬人留兵二萬使思縉據交阯城溪峒夷獠
無遠近皆降之詔諸道兵赴安南者悉召還分
保嶺南西道　是年夏六月廢安南都護府置
行交州於海門鎮以右監門將軍宋戎爲行交
州刺史以康承訓兼領安南及諸軍行營　秋
七月復置安南都護府於行交州以宋戎爲經
畧使發山東兵萬人鎮之時諸道兵援安南者
屯聚嶺南江西湖南餽運者皆泝湘江入澪渠
灕水勞費艱澁諸軍乏食潤州人陳磻石上言
請造千斛大舟自福建運米泛海不一月至廣

州從之軍食以定然有司以和顧為名奪商人舟委其貨於岸側舟入海或風濤没溺有司囚繫綱吏舟人使償其米人頗苦之

五年以客省經畧使張茵兼句當交州事益海門鎮兵滿二萬五千人令茵進取安南康承訓至邕州蠻寇益熾詔發許滑青汴兖鄆宣潤八道兵以授之承訓不設斥堠南詔帥群蠻近六萬寇邕管將入境承訓乃遣六道兵凡萬人拒之以獠為導始之敵至不設備五道兵八千人皆没惟鄆兵後一日至得免承訓聞之惶怖不知所為節度副使步行素帥衆治壕柵甫畢蠻軍

已合圍留四日治攻具將就諸將請夜分道斫蠻營承訓不許有天平小校再三力爭乃許之隨將勇士三百夜縋而出散燒蠻營斬首五百餘級蠻大驚間一日解圍去承訓乃遣諸軍數千追之所殺虜不滿三百級皆溪獠脅從者承訓騰奏告捷云大破蠻賊中外皆賀加承訓檢校右僕射自餘奏功授賞者皆承訓子弟親昵燒營將校不遷一級由是軍中怨怒聲流道路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具知承訓所為以書白宰相承訓亦自危懼累表辭疾乃以承訓為武衛大將軍分司以張茵為嶺南西道節度使特南

詔知邕州空竭不復入寇茵久之不敢進軍取安南夏侯孜薦驍衛將軍高駢代之乃以駢為安南都護本管經畧招討使茵所將兵悉以授之駢頗讀書好談今古兩軍宦官多譽之歷遷書右神策都虞候屢有功故委以安南駢字千里

六年秋七月高駢治兵於海門未進監軍李維周惡駢欲去之屢促駢使進軍駢以五千人先濟約維周發兵應援駢既行維周擁餘衆不發一卒以繼之九月駢至南定峯州蠻衆近五萬方穫田駢掩擊大破之收其穫以食軍

七年六月南詔酋龍遣善闡節度使楊緝勒安

南節度使段酋遷守交趾以范昵些二為安南都統趙諾眉為扶邪都統監軍陳判使韋仲宰將七千人至峯州高駢得以益其軍進擊南詔大破之捷奏至海門李維周皆匿之數月無聲問上怪之以問維周維周奏駢駐軍峯州玩寇不進上怒以右武衛將軍王晏權代駢鎮安南詔駢至闕欲重貶之是月駢大破南詔蠻於交阯殺獲甚衆遂圍交趾城十餘日蠻困蹙甚城且下會得王晏權牒已與維周將大軍發海門駢即以軍事授韋仲宰與麾下百餘人北歸先是仲宰遣小使王惠贊駢遣小校曾袞入告交止

之健兒海中望見旌旗東來問遊船云新經略
使與監軍也二人謀曰經略必奪表留我乃匿
於島間候維周過即馳詣京師上得奏大喜即
加駢檢校工部尚書復鎮安南駢至海門而還
晏權闇懦動稟維周之命維周凶貪諸將不爲
之用遂解重圍蠻遁去者太半駢至復督勵將
士攻城遂克之殺段酋遷及土蠻爲南詔鄉
導者朱道古斬首三萬餘級南詔遁去駢又破
土蠻附南詔者二洞誅其酋長土蠻帥衆歸附
者萬七千人　十月詔安南邕州西川諸軍各
保疆域勿復進攻南詔委劉潼曉諭如能更脩
舊好一切不問置靜海軍於安南以高駢爲節
度使自李琢侵擾安南爲安南患殆將十五年
至是始平駢築安南城周三千步造屋四十餘
萬間駢以南海至交州有石隱水中常覆巨舟
遂鑿前去其石交廣之民舟楫安行
萬尋從高駢收復安南有功後代之治拜節度
使
曾兗高駢裨將也章爲駢告安南績乾封四年
爲安南都護時南詔王酋龍卒子法嗣自號大
封人舉衆侵安南邕州戍兵潰會僖宗幸蜀諫
敬諠議和親于南詔盧携豆盧瑑乃請說帝云

咸通以來蠻始叛淪沒安南邕管黔州四川天
下騷繹十有五年賦輸不納京師者過半中藏
空虛士死瘴癘燎骨傳灰人不念家戶命爲俗
可謂痛心況安南戍卒單寡涉冬寇禍可虞誠
命使者通好以伐其謀以㢘服內得休息也帝
曰然會黃巢平不果
敬彥宗愛州人是時爲州刺史
崔立信爲安南都護其婿裴維岳攝驩州刺史
貪累無度
楊收字藏之南詔蠻自大中以城大邕外掠交
阯調華人往來屯戍涉瘴氣死者十七賊勢益
強收議豫章募萬人置鎮南軍以拒蠻又泛舟
餉南軍上嘉之進尚書僕射懿宗時爲相初尚
書右丞裴坦子娶收女資送甚盛器用飾以犀
玉坦怒曰破我家矣立命壞之而收竟以賄敗
咸通十一年流驩外尋賜死
康鐇史爲至德令見懿宗荒不視庶政委任路
岩岩奢靡績通賂遺鐇史上言請破邊家可
驂軍三年上問威爲誰對曰路岩親吏上怨流
愛州
劉瞻字幾之桂陽人罷相爲刑南節度使咸通
十一年同昌公主薨詔捕醫官二十餘人全家

紫獄隆與京戶溫璋刀諫言陛下徇愛女囚
平民謚宗怒出隆爲驩外司戶璋爲振外司馬
鄭畋字台文僖宗朝爲相初交廣邕南兵舊取
嶺北五道往來餉運之船多敗没畋請以嶺南
鹽鐵委廣州節度使韋荷歲泛海取鹽直四十萬
緡市舟米以贍安南罷荆洪等漕役軍食遂饒
昭宣帝天祐三年加靜海節度使曲承裕同平
章事時承裕乘亂據有安南之地

後梁

太祖開平二年以檢校太尉劉隱兼靜海軍節
度使安南都護次年封南平王先是交州曲顥
與桂州劉士政邕州葉廣略容州龐巨昭等分
據諸管隱盡以兵事付弟巖令取之

後唐

明宗長興元年南漢主劉巖（巖襲兄隱位更名龔又名龑）遣
其將梁克貞李守鄘攻交州拔之執靜海節度
使曲承美以歸以其將李進守交州自曲顥據
交阯至承美而敗
二年愛州將楊廷藝養假子三千餘復交州漢
交州守將李進知之受其賂不以聞是歲廷藝
舉兵圍交州漢主遣承旨程寶救之未至城陷
進逃歸漢主殺之寶圍交州廷藝出戰寶敗死

後晉

高祖天福二年交州將皎公羨殺安南節
度使楊廷藝而代之
三年楊廷藝故將吳權自愛州舉兵攻皎公羨
於交州羨遣使以賂求救於漢漢主巖以其子
萬王弘操徒封交王將兵救之漢主自將屯于
海門援因問策於崇文使蕭益對曰今霖雨
積旬海道險遠吳權桀黠未可輕也大軍宜持
重多用鄉導然後可進不聽命弘操帥戰艦自
蘇江趣交州權已殺公羨據交州引兵逆戰先
於海口多植大杙銳其首冒之以鐵遣輕舟乘
潮挑戰而僞遁須臾潮落漢艦皆礙鐵杙不得
返漢兵大敗士卒覆溺者太半弘操死漢主慟
哭收餘衆而還

後周

顯德元年靜海節度吳權死漢主自弘操戰
没遂罷權不復攻權因得人據交州權死子昌
岌立昌岌死弟昌文立請命於南漢漢主晟以
昌文爲靜海節度使兼安南都護俊昌文死其
參謀呂處坪峰州刺史喬知護武寧州刺史楊
揮平將杜景碩等爭立管內十二州大亂部民
嘯聚起爲寇盜以攻交州先是楊廷藝以牙將

丁公著攝驩州刺史兼禦蕃都督生子部領公
著死部領繼之生子璉至是部領與璉率兵擊
敗處坪等賊黨潰散境內安堵部民德之乃推
部領為交州帥自號大勝王署璉為節度使南
漢主鋹因而亦以節度受璉

宋

太祖開寶六年交阯丁璉入貢初丁部領傳位
于璉聞太祖克平嶺表劉鋹既降璉遂遣使貢
方物表求內附制授檢校太師靜海軍節度使
安南都護其進奉使皆命以官
七年丁璉遣鄭琇王紹祚江巨塭貢金帛犀象
香藥是歲秋制授璉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
封交阯郡王
八年交阯帥丁璉遣貢詔封璉爵遣高保緒以
鴻臚卿偕王彥符為官告使
太宗太平興國元年丁璉又入貢璉聞太宗皇
帝即位遣使再貢方物
五年交阯黎桓篡丁氏自立太宗命張權以供
奉官往諭旨復命供奉官盧襲使交阯　秋七
月詔蘭州刺史孫全興等將兵討交州黎桓初
丁部領及其子璉相繼死璉弟璿僅行軍府事
年尚初大將黎桓擅權樹黨漸不可制幽璿於
別館舉族禁錮之而代領其衆太宗怒舉兵討
之以蘭州團練使孫全興陳欽祚郝守浚左監門
衛大將軍崔亮為陸路兵馬總管自邕州路以
寧州刺史劉澄鞍轡庫使賈湜供奉官閤門祗
候王僎為水軍兵馬總管自廣州路以許昌裔
知交州行營全興等辭赴營詔引進使梁迥供
帳於玉津園以餞之時知邕州侯仁寶趙普女
弟之夫也盧多遜與普有隙出仁寶放邕九年
不代仁寶恐因循死嶺外乃上言交州亂可以
偏將取之願乘傳詣闕面陳其狀帝喜將驛召
仁寶多遜遽奏曰交州內擾此實天亡之秋但
先召仁寶其謀必泄蠻寇預為之備未易取也
不如密令仁寶經度其事發兵長驅勢如萬全
帝以為然以仁寶為交州水陸轉運使孫全興
劉澄等並為部署將兵討之孫全興張璿崔亮
以陸路兵自邕州路入劉澄賈湜王僎等以水
路兵自廣州路入是歲黎桓遣使貢方物仍為
丁璿上表乞襲位上察其欲緩王師寢不報是
時王師進討破賊萬餘衆斬首萬餘級明年又
破賊於白藤江口斬首千餘級獲戰艦二百艘
甲胄萬計轉運使侯仁寶率前軍先進全興等
頓兵花步七十日以俟澄仁寶累促之不進登

仁寶及至并軍由水路至多羅村不遇賊復擾
回花步桓詐降以誘仁寶遂爲所害會炎瘴軍
士多死轉運許仲宣馳奏其事遂班師上遣使
就劾澄湜僎澄尋病死湜等具伏並戮於邕州
市全興至闕亦下吏坐誅餘抵罪有差仁寶贈
工部侍郎仁寶太師益子也
七年春黎桓入貢上表謝罪桓懼朝廷終行討
滅復以丁璿爲名遣使貢方物奉表以謝上未
報
八年黎桓再遣使入貢上表自陳桓自稱權交
州三使留後遣牙將入貢奉表陳訴上賜詔書
因而撫之諭以丁傳襲三世朕欲璿爲統帥以
爾副之若璿將材無取循有童心則宜遣母子
入朝必示優禮却授爾以節旄凡茲二途爾宜
審處其時桓已專據其上不聽命是歲五月上
言占城國水陸象馬數萬來寇壘以部兵擊走
之擊斬千計
雍熙二年黎桓復遣使貢方物求正領節上未
報
三年秋黎桓又遣使入貢冬遣李若拙以主客
郎中昭文館與禮記博士李覺充官告使賜桓
飾鉞封邑時邕州上言占城國人蒲遜遲率其
族百餘衆內附言爲交州所逼故也是歲十月
制授桓檢校太保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安
南都護充靜海軍節度交州管內觀察處置等
使封京兆郡侯賜食邑功臣號
端拱元年詔加黎桓檢校大尉進邑千户實封
五百户
五年封黎桓爵以虞部員外郎魏庠借直史館
李度克官告使
淳化元年詔加黎桓特進邑千户實封四百户
遣左正言直史館宋鎬右正言直史館王世則
往使交州鎬等歸闕上令條例山川形勢事跡
以聞乃具奏曰去歲秋末抵交州境桓遣牙內
都指揮使丁承正等以船九艘卒三百人至太
平軍來迎由海口入大海冐涉風濤頗歷危險
經半月至白藤徑入海汊乘潮而行凡宿泊之
所有茅舍三間營葺尚新目爲館驛至長州漸
近本國桓張皇虛誕務誇詑盡出舟師戰櫂謂
之櫂軍自是宵征抵海岸至交州僅十五里有
茅亭五間題曰茅徑驛至城一百里驅部民畜
產妄稱官牛數不滿千揚言十萬又廣率其民
混於軍旅衣以雜色之衣乘船鼓譟近城之山
虛張白旗以爲陳兵之像俄而擁從桓至長郊

迎之禮飲馬側身問皇帝起居畢揖僭行時
以檳榔相遺馬上食之此風俗待賓之厚意也
城中無居民止有茅竹屋數十百區以爲軍營
而府署湫隘題其門曰明德門桓質陋而目眇
自言近歳與蠻寇接戰墜馬傷足受詔不拜信
宿之後乃張筵飲宴又出臨海汊以爲娛賓之
游桓跣足持竿入水標魚每中一魚左右皆叫
譟歡躍凡有宴會預坐之人悉令釋冠戴以帽
子桓多衣花纈及紅色之衣帽以真珠爲飾或
自歌勸酒莫能曉其辭嘗令數十人扛大蛇長
數丈饋於使館且曰若能食此當治之爲饌以
獻爲又覊送二虎以備縱觀皆却之不受士卒
殆三千人悉黥額曰天子軍量以禾穗日給令
自舂爲食兵器止弓弩木牌梭鎗竹鎗弱不可
用桓輕脫殘忍昵比小人腹心閹豎五七輩錯
立其側好狎飲以手令爲樂凡官屬善其事者
擢居親近左右有小過亦殺之或鞭其背一百
至二百賓佐小不如意亦捶之三十至五十黜
爲閽吏怒息乃召復其位有木塔其制樸陋桓
一日請同遊覽地無寒氣十一月猶衣夾衣揮
扇云（王世則廣西永福人伏元）
四年交州黎桓遣趙子愛張紹憑入貢詔封爲
交阯郡王桓遣使來貢并上丁璿讓表朝廷懲孫
全興之敗許之以度支對官國子博士王則順
偕殿中御書院祗侯李居簡充安南官告使以
桓爲静海節度使封交阯郡王
五年黎桓遣牙校費崇德來脩貢桓性本凶很
負阻山河屢爲寇害瀕失藩臣之禮命廣西轉
運使陳堯叟賜黎桓詔書乃遣 康尉李建中
賫詔往諭
至道元年春廣西路轉運使張觀欽州如洪鎮
兵馬監押衛昭美皆上言有交州戰船百餘艘
寇如洪鎮掠居民刼倉廩而去其夏桓所管蘇
茂州又以鄉兵五千寇邕州所管祿山都巡檢
揚文傑擊走之太宗志在撫寧荒服不欲問罪
觀又言風聞桓爲丁氏斥逐擁餘衆海島聞未
知取據故以寇鈔自給今桓已死觀新上表稱
賀故命太常丞陳士隆爲採訪使察其實知尚
存而觀所言傳聞之誤二年詔劾觀罪觀病卒
論斬衛昭美於如洪鎮是夏命陳堯叟充廣西
轉運使因賜詔書仍遣李建中賫往先是欽州
如洪唯步如音三鎮皆濱海有交州潮陽民文
勇等殺人閩家亡命如音鎮將黃令德等匿之
桓令潮陽鎮黃成雅逐捕之令德不遣於是剽

掠而去尭叟至如音鎮得藏匿之由乃盡擒獲
凡男女老小有三十口召潮陽吏與之城稚得
其人以狀謀叟桓遂上章感恩具言已約勤溪
峒不復騷動矣初建中至交州桓禮甚薄因附
未起居且言刼知洪乃外境海賊尙即執蠻人
不曉華言者二十七人送轉運使及桓表至故
遣李若拙賚詔并美玉帶往賜既至桓出郊迎
然詞氣尙悖慢謂若拙曰何者刼如洪鎮乃外
境爾皇帝知否倘交阯構叛則先攻廣州次及
閩中諸郡豈止如洪鎮而已若拙從容答曰主
上聞如洪被寇未能辨其虛實以足下拔自牙
校授之節鉞禮合盡忠豈有他志詔執送海賊
其事甚明然大臣同議以為朝廷比連鄞以寧
海表今既海賊之亂乃交州力不能獨制宜發
精兵數萬會州軍同擊海賊俾絕後患帝慮交
州不測朝肯或致驚駭不若事淩是故不復會
兵桓楞然曰海賊犯邊守臣之罪也聖人寬大
思遇父母未即誅責自今願稟恭朝化肅寧瘴
海因北望稽首稱謝
至道三年四月制加桓兼侍中進封南平王以
真宗嗣位覃恩也　九月桓貢金銀七寶椅犀
角象牙細絹譯以方物陳於萬歲殿之靈坐許

其使人行奉奠禮　是歲占城危逼桓擊退走
乃上表賀畧云本道境接占城一二年間隣部
擾動掠近鄉之税戶侵邊境之馴良累總兵戈
御彼捍禦致稽朝貢深負愆章優詔答之仍賜
帶甲馬
六年三月欽州言交州勃城場民及頭目八州
使黃慶集等挈其屬四百五十餘口入居州界
身步江島上村詔遣使慰撫之令黃還本道黃
慶集等懼罪不還近居欽州海崖
真宗咸平元年封黎桓南平王桓遣使來貢賜
詔書慰奨之先是使至交州桓即以貢賦爲辭
因緣賊欽上聞之止令疆吏召受綸命而不復
專遣使者
景德元年黎桓遣其子攝驩州刺史明提來貢
召至使殿勞問之懇求加恩使至本道慰撫遂
詔許之
三年夏五月黎桓死子龍廷殺其兄龍越而自
立桓死之中子龍越其兄龍全刼庫財而逃弟
龍廷殺龍越自立其兄明護率扶蘭寨攻戰明
提以國亂不能還　六月知廣州淩策言准詔
以交阯兵亂臣與沿邊安撫使邵曄同經度便
宜以閩臣等至日州遇廣州部送到交阯黃慶

集等百姓千餘口且言黎桓既死諸子各集兵散設寨柵官屬离析人民憂懼慶集等以不從驅率戮及親族今奔走來告乞量出兵平定交州慶集等願爲先鋒刻日攻取臣等會議茍朝廷允其所請乞以廣南諸州屯兵並以荆鄂卒五千水陸齊進立俟平定真宗曰黎桓既脩貢亦嘗遣子入覲海隅寧謐不失忠順今聞桓死未聞弔卹遽伐其喪豈王者所爲乃詔策等依前詔安撫務令謐静其慶集等計口給廩食時服賜令補職各着條例以聞當優與恩命乃令貽書交州諭以朝廷威德如自相魚肉久無定位偭師問罪則黎氏無遺種矣龍護懼即奉龍廷生軍事欲脩貢詔許之

景德初以邵曄爲假光禄卿交州安撫國信使復改爲沿海安撫轉運使及黎桓卒國亂詔曄典廣外畫策同經畧使討事宜以聞八月二十三日邵曄上邕州至交州水陸圖真宗以侍近臣曰交州瘴癘若興兵攻取死傷必多且祖宗開疆廣大若此當慎守而已何必勞民動衆貪無用之地如照臨之內有叛亂者則不得不除耳周按真宗此言乃萬世守成者所當去也曄又言交州黄慶集等先避亂歸化種族稍多若復遣還慮遭屠戮望就賜恩秩乃授三班借職柳州監税

四年七月權安南静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留後黎龍廷遣弟黎明昶與掌書記黄成雅貢龍廷表乞九經及佛經一藏從之八月十七日制授龍廷檢校太尉静海軍節度使安南都尉交阯郡王賜推誠功臣賜名至忠又贈故静海軍節度使南平王黎桓中書令追封南越王布帛羊酒爲之賻禮制初授交州者止加節鉞未賜王爵真宗以遠俗須朝廷恩命方可鎮服特命賜之十八日授明昶爲特節交州諸軍事副使黄成雅爲朝散大夫殿中丞知安南事明昶以兇倖制命未赴崇政殿告謝乃召升殿帝撫問之

九月鑄交阯郡王印詔廣南轉運使就賜之

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制加至忠翊戴功臣 九月交州王言真臘商賈二人爲交州所逃至州境欽配隸本州真宗曰遠方之人窮而來歸詔給時服緡錢遣使伴送歸國 十二月制授至忠依前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安南都護交阯郡王兼節度觀察處置等使

二年十二月至忠貢金銀器馴犀方物真宗以犀遠至違性將還之慮逆至忠意令候使人回縱之海濱至忠表求甲胄金貝裝從之又移牒

轉運使求於邕州互市真宗以海濱之民數被
交阯侵寇懲前止許廉州及如洪互市蓋爲邊
隅控阸之地今或直趨內地事頗不便也詔本
州以制詔諭之　是歲交州將李公蘊殺其主
黎至忠遣陪臣梁文任黎再嚴入貢詔封公蘊
爲交阯郡王授文任等爵命至忠纔年二十六
奇害不法國人不附大校李公蘊尤爲至忠親
任嘗令以黎爲姓遂逐至忠出城而殺之其二
弟明提明昶爭立公蘊又殺之自稱留後遣使
奉貢廣西轉運使何亮言公蘊移文言見率方
物等貢請降制帝曰黎桓不義而得之公蘊又
效尤焉甚可惡也然蠻俗何足責哉即詔亮安
撫邊民察事機以聞（鳳按真宗此言乃萬世侍夷狄者所當法也）
十月制授權靜海軍留後李公蘊持進檢校太
傅安南都護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交阯郡王食
邑三千戶實封一千戶兼御史大夫上柱國特
賜推誠順化功臣仍賜襲衣金器幣　十二月
公蘊遣使賀祀汾陰后土又表乞大藏經及御
札八體書法從之仍以大藏經太宗御書一百
軸降詔書賜之
四年正月授安南進奉使梁任文等以爵從分
陰成禮而還五月以汾陰恩制加公蘊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
五年四月公蘊遣李仁美貢金銀紗羅犀角象
等物對於崇政殿仁美乞赴謝寺觀燒香瞻禮
及觀天竺國所進獅子仍令使臣管伴　五月
授任美爵　十一月制加公蘊開府儀同三司
翊戴功臣賜器幣鞍馬
七年二月公蘊已奉禮制封又加奉節守正功
臣七月十日詔諭交阯占城大食闍婆三佛齊
等諸國遣使進奉所在差使臣接伴入闕郵傳
供須務令豐備時交阯入貢沿路傳舍供給鹵
莽故有是命　七月十日公蘊上言鶴拓蠻三
萬衆於本州界至寨圖本道臣發人騎與戰於
茅林賊衆大敗擒其主軍楊丘會及蠻黨人馬
遣使詣闕貢馬六十疋獻捷召見崇德殿賜其
使人冠帶器幣秋八月公蘊貢方物仍求賜介
胄及大藏經從之　十二月廣西轉運使高惠
連上言交州寇欽州如洪寨鈔人畜甚衆詔連
惠移牒交州遣追索之先是獠戶張婁者避罪
來奔知欽州穆重召之中路復拒扃都巡檢副
感遂令如洪寨犒以牛酒交州偵其事因捕獠
故來寇鈔遂詔諸外自今不得誘召蠻獠及行
宴犒以致生事

天禧元年二月以上徽號加公蘊爲南平王加
食邑一千户二年五月賜公蘊道藏經從其請
也
三年公蘊遣弟鶴來貢十二月加公蘊檢校
太尉
乾興元年制加公蘊太師崇仁功臣因以仁宗
嗣位遂及之公蘊遣李寛大來賀旱賜遣還
仁宗天聖元年十二月加公蘊食邑及功臣號
六年三月三司言作坊物料庫佑交州人使遣
納香藥價錢二千七百六十貫詔回賜五千貫
以示懷遠也

全子弟與女壻申承貴等領衆入本道剽掠邊
民累行跟尋並不放還刼去人口慮久役轉爲
邊患今欲量添差本路教閲兵士與部巡檢部
領會合請溪峒壯丁以取索刼去人口爲名接
便檢去惡黨宜下本路更勘會承貴等若委實
拒抗占留刼去人口不還即與邕州同其體量
如須合剪除取刼去人口仰預先密切探候被
不作支吾即依所奏施行
六年三月三日公蘊卒子德政遣使來告哀自
領留後事
李德政舊名閲天既襲父位其時廣西轉運使

奏聞天弟開國暗畜兵甲勢必争立乞於邕欽
廣惠精益兵戍以備非常詔本司暫勾桂宜等
州巡檢張斌領所部兵士就近防之候其寧静
即依舊
七年四月德政言父既沒今會秦佐将士者壽
請臣權鎮州鎮遣使入貢詔廣西運使章頻充
弔祭使贈公蘊侍中進封南越王授德政官如公
蘊初景佑三年交阯寇思陵等州掠馬牛焚廬
舍而去詔遣問令捕首領正其罪
明道元年詔加李德政同平章事
景祐元年交部人陳公永等六百餘人内附李

德政遣兵千餘境上捕逐之詔遣還仍詔德政
毋輙誅殺尋遣使入貢加檢校大師
三年交阯甲峒及諒州門州蘇戍州廣源州大
發峒冊波縣等蠻寇邕州之思陵州西平州石
西州及諸峒略居人馬牛焚室廬而去下詔責
問李德政且令捕首長正其罪以聞
寶元元年冬十二月封德政爲南平王
康定元年李德政遣使入貢詔官其貢使
慶暦三年李德政遣使貢方物詔賜貢使以官
六年李德政再遣使入貢詔官其貢使初德政
發兵取占城朝廷疑其内蓄姦謀乃訪自唐以

來所通道路七十六處令轉運使杜杞度其要
害而戍守之然其後亦未嘗寇邊前後累貢馴
象
至和二年李德政死其子日尊遣人告哀詔遣
使弔祭贈德政爲侍中南越王賻賚甚厚尋除
日尊特進檢校大尉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
封交阯郡王
嘉祐三年交阯貢異獸二初國本稱貢麒麟狀
如牛身被肉甲鼻有角食生芻果必先以杖擊
其角然後食既至而樞密使田況辨非麟詔止
稱異獸

四年交阯寇欽州思稟官
五年交阯與甲峒賊寇邕州詔知桂州蕭固轉
運使宋咸提刑李師中同議掩擊又詔安撫使
余靖等發兵討捕靖遣諜誘占城同賓南路兵
甲趙交阯日尊惶怖上表待罪詔未得舉兵懲
其貢奉
皇祐元年秋九月嶺南蠻儂智高寇邕交阯請
國出兵助討初余靖以爲便奏許諭于朝及狄
青爲大將遂奏曰假兵於外以除內寇非我利
也以智高橫蹊而力不能制乃假外境兵其或
因而起亂何以制禦之願罷交阯助兵五年正
月詔止交阯助兵從狄青之請也
儂智高廣源州人其先全福知儻猶州弟全祿
知萬崖州俱服役交阯一日全福殺全祿而并
之李公蘊怒舉兵擄全福及子智聰以歸其妻
阿儂嫁交阯商人生智高年十二殺其父曰天
下豈有二人耶因冒儂姓久之復與其母出據
儻猶州建國曰大歷交阯援之釋罪使知廣源
州居四年內復叛交阯襲據安德州智高僭稱
南天王改年景瑞
二年邕州誘交阯蘇茂州帝紹嗣紹欽等三千
餘人入居省地李德政表求所誘詔盡還之仍

令德政率兵二萬由水路欲入助王師朝廷優
賜而却其兵
四年夏五月智高陷邕橫等州僞建大南國僭
號仁惠皇帝改年啓曆赦境內其黨黃師宓稱
中國官名於是進圍廣州五十餘日不克復還
邕州　秋九月命狄青討之
五年春正月青大軍至賓州一以晝夜絕崑崙
出賊不意陣歸仁鋪智高列陣以拒青擊破之
智高復趍邕是夕燒城走入大理國遲明青按
兵入城梟師宓等首收金帛牛馬鉅萬獲其母
儂氏弟智先子繼宗繼隆檻至京後智高死乃

悉棄市
八年李日尊遣使貢馴象
九年夏四月以仁宗皇帝詔及遺留物賜李日
尊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日交阯使辭命内
侍省押班李繼和喻以申紹泰入寇本路屢乞
討伐而朝廷以紹泰一夫肆任又本道已遣使
謝罪故未欲興兵
英宗治平元年知桂州陸詵言交州來求儂宗
旦男日新及欲取温悶洞等地帝問交阯於何
年割隸輔臣對曰自唐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
梁貞明中土豪曲承美專有此地韓琦曰向以
黎桓叛命太宗遣將討伐不服後遣使招誘始
效順交州山路險僻多濕霧瘴毒之氣雖得其
地恐不能守也
神宗熙寧元年進封李日尊南平王又加開府
儀同三司
二年李日尊表言占城國闕入貢臣親率兵討
之虜其王詔以其使郭士安爲六宅副使陶宗
元爲内殿崇班日尊自帝其國僭稱法天應運
崇仁至道慶成龍祥英武睿文尊德聖神皇帝
尊公蘊爲太祖神武皇帝國號大越改元寶象
又改神武

五年李日尊死其子乾德嗣來告哀詔遣使弔
贈授乾德襲封如故乾德幼母黎氏號大妃與
宦人李尚吉同主國事於是知桂州沈起籍溪
峒丁爲王氏擅納知恩情州農善美於内地帝
惡其妄發以激蠻禍亟罷之代以劉彝乾德乞
還善美并其屬民七百人不許彝又言廣源州
劉紀以兵略邕管歸化州儂智會其子進安逆
戰有功詔授進安供奉官初廣西屯北兵二十
指揮交人畏之彝奏罷正兵而用鎗仗手分戍
聽偏校言以爲安南取大治戈船交人來互市
率皆遏絶表疏上訴亦不得通
八年冬交人遂分三道入寇一自欽州一自廣
府一自崑崙關陷欽廉二州廉土丁八千守城
皆驅令負擔登舟已而盡殺之又陷邕州殺守
將蘇緘屠其民五萬餘口詔以趙卨爲安南道
行營都總管經略招討使李憲爲副使帥大軍
南征尋罷憲而以宣徽南院使郭逵爲招討使
改卨副之
時王安石爲相欲求邊功用沈起知桂州妄議
有攻取之儀起及劉彝相繼遣官入海峒集土
兵爲里保甲給命於海濱集舟師預教水戰禁
止州縣與交人貿易交人疑之遂舉衆分道入

寇乘號八萬圍邕州十月陷欽州至是陷廉州
所破城邑必爲露布揭之榷路言所部叛入中
國者官吏死匿許　桂管不報故我帥兵追捕
叛者又言桂管點閱溪峒丁言欲見伐又言中
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
急救安石怒發趙卨爲安南招討使總九將進
討李憲爲副仍自草制諭之制詞有云天
示助順既兆布新之祥人知悔亡咸懷敵愾之
志安石最不信洪範災異之說甚星乃推交阯
云正月陷邕州廣西都監張守節率兵救邕州
敗于崑崙關死之州被圍四十日知州蘇緘日

夜行旁士卒緘以神臂弓射殺人不可勝計交
人欲引去會有教賊囊土傅城而登者遂陷緘
曰吾義不死賊手乃還州命其家三十六人皆
先死於坎縱火自焚賊至求緘不得殺吏卒民
下且萬餘人并欽廉死者數十萬人並毀其城
初邕州受圍人儲糧既竭皆饑渴飲井泉水多
病死相枕而民無叛志事聞贈緘奉國軍節度謚
忠勇賜東城甲第一區士田十頃官其親族十
人以其子元爲閤門祗侯尋召募母師副將賜
對便殿上撫慰甚至且言邕州若非卿父守禦
如廉欽二州城至破乘勝奔走則象桂林皆不

得保矣昔張巡許遠以睢陽蔽捍江淮戴之鄉
父誠遠矣祈安石秉政欲立邊功於是有獻言
者謂交阯已爲占城所敗衆不滿萬亦可計日
取安石乃以沈起知桂州起於南方千賞妄自
擅招納以罪罷之安石又用劉彝代之彝至復
生事於是交人舉寇乃亂起卽州彝隨用
九年十二月郭逵等破交阯蠻於決里隘次富
良江蠻以精兵乘船逆戰逵擊破之殺其王子
洪有乾德懼遣使奉表詣軍門納款富良去其
國不遠逵不敢度官軍八萬死者什六得其廣
源州門州思浪州蘇茂州及机榔縣而還逵尚

皆罪詔改廣源爲順州命西上閤門使陶弼知
州事餘皆郎用其酋長乾德乞再修職貢還所
奪州縣詔報之曰卿撫有南交世受王爵而乃
背德姦命竊寇邊軍棄祖考忠順之國煩朝廷
討伐之舉師行深入勢蹙始歸迹其罪尤在所
絀削今遣使脩貢上章致恭詳觀詞情灼見後
悔朕撫綏萬國不異邇遐但以邕欽廉之民還
劫夷陬久失鄉井俟盡送還者畀卽以廣源等
賜交州乾順初約歸三州官吏千人久之才送
民二百二十一口男子年十五以上皆刺額曰
天子兵二十以上曰投南朝婦人刺左手曰官

客以舟載之而况其户牖中設燈燭每日行一
二十里則止而僞作更鼓以報凡數月乃至益
以給示海道之遠也順州落南深置戍鎮守被
羅瘴霧多病没陶弼亦終於官朝廷知其無用
乃悉以四州一縣還之然廣源舊隸邕管羈縻
本非交阯所有也
初王安石與吳充以交阯事爭於神宗前安石
以爲可取充曰得之無益至是李乾德降神宗
許之師還謂禼有功而逵玩敵貶左衛將軍西
京安置遷禼爲右查言龍圖閣知桂州彭百州
緬交阯事前之功有禼而逵有逗留之罪若後

則謂功在逵而禼不預姑兩存之
許仲宣字希粲青州北海人舉進士中等解褐
曹州主簿初謁引對於便殿擢授太子中允知
北海軍及征南爲步軍轉運使神宗興兵討交
阯不利仲宣以交阯炎熱瘴癘士卒未戰死者
十二三雖得之不能守抗疏極陳其事又恐議
論稽緩即以便宜從事罷其兵命諸郡開府出
緡錢賞賜士卒自劾矯詔之罪太子嘉之降璽
書襃諭仲宣即徹以諭交州渠帥遂欲内附脩
貢遷仲宣陳議大夫領軍使如故
元豐五年獻馴象三犀角象齒百

六年交阯以追捕儂智會爲辭侵歸化州又遣
其臣黎文盛來廣西辨理順安歸境界經畧使
熊本遣左右巡檢成卓與議文盛稱倍臣不敢
爭執詔以文盛能遵乾德順恭之意賜之袍帶
及絹五百疋仍以人隘之外保樂六縣宿桑二
峒予乾德
哲宗元祐元年詔加李乾德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後乾德數上表求忽惡忽陽峒地詔不許
二年交阯遣使入貢進封李乾德爲南平王
徽宗建中請國及崇寧間累加李乾德開府儀
同三司檢校太師大觀初交阯貢使至京師乞

副馬二足天祚遣貢故有是命
九年詔廣西帥司毋受趙智之入貢初乾德有
側室子奔大理變姓名爲趙智之自稱南平王
閙陽煥死大理遣歸與天祚爭立求入貢欲假
立納之帝不許
十七年詔文思院製鞍轡以賜李天祚
二十一年累加李天祚崇義懷忠保信嚮德安
遠承和功臣
二十六年命右司郎中汪應辰安南使者於
玉津園是歲八月李天祚遣使李國等以金珠
沉水香翠羽良馬馴象來貢詔加天祚檢校太

師增食邑
三十年冬十二月獻馴象高宗謂大臣朕不欲
異獸勞遠人可令帥臣詳諭今後不必以入貢
孝宗隆興二年李天祚遣使尹子思鄧碩儼等
貢金銀象齒香物
乾道六年累加李天祚歸仁協恭繼美遵度履
正彰善功臣
九年李天祚復遣使入貢自上即位每安南遣
使來邊吏以聞諭使歸國至是復遣尹子思李
邦正求入貢懇悃備至上嘉其善意許之詔館
於懷遠驛禮部以安南使久不至移文客省詢
訪士俗人物圖畫衣貌如舊制焉于特廣南西
路經畧安撫使范成大言本司經畧諸蠻安南
在撫綏之內其陪臣豈得與中國王官抗禮政
和間貢使入境皆庭參不復報謁宜遵舊制於
禮爲得朝廷從其請
淳熙元年正月引見安南進奉副使二月詔安
南入貢禮意可嘉令有司討論賜國名典故以
聞於是特賜安南國名制封南平王李天祚爲
安南國王仍加號守謙功臣上以天祚嗣位四
十年故厚其禮封以安南國焉舊日章奏行移
止稱安南道加封之後浸自尊大文書稱國不

復可改矣押伴安南進奉渠衍言安南入貢所
過州縣差夫數多自靜江水路可至容州又自
北流運陸一百二十里至鬱林自鬱林州水路
可至廉州皆有回腳鹽艘運鹽牛車可顧自漁
航海一日之程即交阯則從靜江而南二千餘
里可不役一夫而辨詔遂路帥臣詳具陳行既
而尹子思等以爲涉夏水溢乞依例由欽州路
以歸
二年安南國請印以安南國王之印六字爲文
賜之其印比附樞密尚書省印方寸仍給牌皆
以銅鑄塗金爲飾
三年賜安南國曆日李天祚死有司言其子未
有封爵欲作賜安南國王嗣子龍翰勅書從之
四年李龍翰嗣位受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
使特進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國特封安
南國王加食邑仍賜推誠順化功臣其至初立
即封交阯郡王久之進南平王死則贈侍中南
越王特詔臣周必大行制曰即樂國以肇封既
後世襲杜真王而錫命何待次升言不復封郡
王蓋異禮也
五年李龍翰遣使上表貢方物稱謝
九年詔卻安南所貢象以其無用而煩民他物

亦上受什一

十六年累加李龍翰守義奉國履常懷德功臣

光宗紹熙元年經畧司言安南國脩章表備上宜貢賀詔受一分於界首交割本司又言紹興中壽皇登極貢物皆盡受今若止受什一之數却恐本國致疑禮部勘當如隆興例全受不回賜

寧宗慶元元年賜李龍翰衣帶器幣累加謙受思忠濟美勤禮保節歸仁崇讓協恭功臣及食邑

嘉定五年李龍翰死詔以廣西運判陳孔碩充吊祭使特贈侍中仍前安南國王制以其子昊旵襲封其爵位給賜如龍翰始封之制仍賜推誠順化功臣其後謝表不至遂輟加恩昊旵死無子以女昭聖主國事遂爲其婿陳日煚所有李氏有國自公蘊至昊旵凡八傳二百二十餘年而國亡

安忠王集李氏宗室也號閑庵寬仁愛士與其下談諧滑稽每抵忤之不以爲介安忠每行夜泊橋下聞歌者曰西風冷衣着無常耿耿時光迅速老催人百事忙誰復省乃豁然頓悟棄家遠隱

威明王其李宗子也隨李聖王攻占城道過布政威明以梢鼻戲楊沙磧候爾成山又以劍截甕之中斷而水不流觀者驚異兵還卒於布政郡人哀之立祠祭禱輒應郡有攘竊者即立死民謂威明殛之俗遂以化至今道不拾遺

理宗淳祐二年詔安南國王陳日煚元賜効忠順化保節功臣增守義二字

寶祐六年詔安南情狀叵測申飭邊備

景定二年安南貢象二

三年安南表乞世襲詔陳日煚乃檢校太師安南國大王加食邑男威晃授静海軍節度使觀察處置使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安南國王効忠順化功臣賜金帶器幣鞍馬

日煚遣使入貢理宗回賜禮物并獎諭詔即令廣西經畧使賜之遣武節郎劉昜賷詔入安南諭旨

度宗咸淳五年詔安南國王父日煚國王威晃加食邑也

八年明堂禮成詔安南陳日煚威晃各加食邑賜鞍馬等物

陳仲微字致廣瑞州人宋理宗嘉熙戊戌登第咸淳間爲朝士嘗論賈似道以是連斥外任轉

從嶺南元至元丙子元軍入臨安以帝昺歸之
王航海仲微從瓊外入見至廣州擢爲吏部尚
書使召其丞相陳宜中宋亡仲微入安南陳光
昺尤加禮遇（宇作時云）死爲越國歸鄉児生作南朝
拒諫臣數年卒葬于安南張弘毅哀詞云交外
方返覊翻骨靈武註明杜甫心後安南國家陳
璀坐罪陰遣仲微子陳文孫詣北乞師代安南
甲申冬大兵南討鎮南王權授陳文孫爲千户
引導日烜怒斧仲微之棺
曾淵子字廣微撫州人宋理宗淳祐庚戌登第
由侍從知隆興兼安撫召爲臨安府尹執參政
府乙亥春以臺端貶雷外至元丙子元兵入杭
以帝顯歸二王浮海至廣州淵子入見授廣西
宣慰使兼知雷外戊寅復拜侍讀加金紫光禄
大夫瑞宗崩厓山之敗參政陸秀夫負帝昺沉
于海淵子越水爲其下所援不死乃寄身蘇劉
義舟中馬旺等殺劉義以淵子奔安南陳日烜
禮遇之至元甲申冬大兵入安南淵子歸服後
不知所終
蘇景由宋安撫劉義子也至元丙子元兵入臨
安二王航海其父爲廣東西策應大使加少保
厓山亡義不降言與弟魚腹遂爲馬王復馬旺
等殺之共推何文傑爲長以劉義妻屬焉時景
由才十歲文傑即領衆歸安南景由以父冤白
陳日烜王令撿法官丁拱垣推問文傑厚賂之
拱垣日是未有我將事不必詰問至元甲申冬
官兵入安南文傑舉衆降景由後以其事訴鎮
南王悶之令人廣問得實斬文傑景由從師還
北遣歸故里

越嶠書卷之四